

# 古龙作品集

## 苍穹神剑

作者：古龙

第一回 柳丝翠直，秣陵春归双剑；梅萼粉褪，禁苑寒透孤鸿  
第二回 剑影鞭丝，苍星银月殒落；风住尘香，孤鸿落花飘零  
第三回 金粉笙歌，多少酸辛往事；淡烟横素，几许别离情绪  
第四回 七年学剑，秦淮金粉似梦；九月高歌，中原豪士如云  
第五回 初露头角，江南已传侠影；再展身手，临城又挫飞龙  
第六回 前途传惊耗，断魂剑刻已魂断；太行来异客，生死判难辨死生  
第七回 计中计，临城道上群豪失意归去；人上人，泰山绝顶奇侠翩然而来  
第八回 山中壮燕，怎知人间世；河边娇莺，长向望城啼  
第九回 清秋飘冷雨，一抔黄土佳人归宿；武林传飞柬，飞灵堡里快聚英豪  
第十回 成仇因片语，一剑傲然突遇强敌；倾心为一笑，孤鸿北来得伴同行  
第十一回 名已动江湖，三秀并起独称神剑；情生难自抑，鸳鸯同命本是连心  
第十二回 英雄初对掌，惺惺相惜顿成莫逆；奇士喜相逢，浩浩江湖隐伏杀机  
第十三回 惊起见神魔，且惊却悟奇技；错会在朱履，就错反得神兵  
第十四回 四仪掠飞鸿，粉蝶多事凌云狂傲；一剑斗铁胆，回风舞柳塞外飞花  
第十五回 水流千里，豪士壮语；壁立万仞，异客奇行  
第十六回 青芒紫电，流星落地；百媚千娇，玉璞归真  
第十七回 松籁微鸣，人入山去；飞珠溅玉，剑化龙飞  
第十八回 解剑池畔，千幻剑气；黑煞掌下，二挫煞威  
第十九回 心如赤子，飞鹤意静；矫若游龙，神剑无敌  
第二十回 贪学奇功，且施妙计；急访踪迹，权去鄂城  
第二十一回 疑惧参半，芳踪突渺；嫉仇交集，孤剑施欺  
第二十二回 滑稽突兀，怪叟传语；剑起丸飞，娇娃怯敌  
第二十三回 语惊四座，煞费唇舌；横来夺剑，漫天风雨  
第二十四回 丸落风雨，掌起阴煞；仇迹乍明，战讯初传  
第二十五回 双美何来，一往情深；兼程赴约，群芳迎宾  
第二十六回 情话绵绵，同伸积愆；芳心曲曲，辜负春光  
第二十七回 腥风血雨，辣手摧花；鞭影征尘，壮士失剑  
第二十八回 疑云点点，剑踪迷离；长笑声声，人迹扑朔  
第二十九回 名马归来，美人生色；令旗所至，侠女惊魂  
第三十回 逞强梁，蓝鬼受创；献殷勤，黄怪多情  
第三十一回 喜怒无常，怪老僧负气；神明内疚，虬须客迎仇  
第三十二回 珠泪成行，檀郎义愤；阵影回环，侠女突围  
第三十三回 间关探魔窟，捷径轻驰；妾意感郎心，深仇难解  
第三十四回 铸此大错，情天难补；摄人心魄，鸳梦孰温  
第三十五回 仙子重诺，壮士托友；鬼蜮弄人，剑客追踪  
第三十六回 荒山寂寂，分道扬镳；良夜悄悄，曲径通幽  
第三十七回 甘为情死，可怜弱女；渴慰芳心，羞对檀郎  
第三十八回 河畔定情，黯然销魂；月下蹑踪，阿谁共语  
第三十九回 轻信谰言，惊碎芳心；横渡烟波，倏陷魔掌  
第四十回 绿树迷离，蟾魄幻彩；碧波浩荡，青凤生姿  
第四十一回 三龙投毒，尊者受愚；双剑合璧，侠士轻生

## 第一回 柳丝翠直，秣陵春归双剑；梅萼粉褪，禁苑寒透孤鸿

江南春早、草长莺飞、斜阳三月、夜间仍有萧索之意，秣陵城郊，由四百横街通到太平门的大路上，此时行人早渺，但见树梢摇曳，微风飏然，真个寂静已极。

忽地远处蛰雁惊起，隐隐传来车辚马嘶，片刻间，走来一车一马，车马撵行甚急，牲口的嘴角，已喷出浓浓的白沫子，一望而知，是赶过远路的。马上人穿着一领银白色的长衫，背后长剑，面孔瘦削，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宛如利剪，只是眉心紧皱，满脸俱是肃杀之气。

此时银辉满地，已是中夜，万籁无声，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在寂静中分外刺耳。马上的银衫客把缰绳微微一紧，侧脸对着赶车的那人说：“老二，轻些，此刻已近江宁府的省城，要小心些才是。”

赶车的也是个遍体银衫的中年汉子，身材略胖，面如满月，脸上总是带着三分笑容。听了马上人所说的话，像是并未十分注意，车行仍急，只是笑着说：“大哥也是太过谨慎了，咱们从北京到这儿，已是几千里路咧，也没有一点儿风吹草动，我真不知道您整天担的哪门子心？”语音清脆，竟是一口纯粹的官话。

马上人微摇了摇头，张口像是想说什么，向赶车的侧睨了一眼，又忍住了。

赶车的忽地将马鞭随手一抡，在空中划了个圈子，鞭子抡得出奇地慢，但竟隐隐有风雷之声，此时他笑容更见开朗，大声地说：“就算有哪个不开眼的狗腿子，来找咱们的茬，凭咱们手里两把剑，还怕对付不了他们。”

话声方歇，只听得远处有人冷冷地说：“好大的口气！”语音不大，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入耳却极清晰，一字一声，锵然若鸣。

马上人脸色顿变，手朝马鞍微按，人已如箭般直窜了出去，宽大的衣袂，随风而起，人在空中微一顿挫，将手里拿着的马鞭，向下一抡，人却又身上窜了丈许，放眼一看，只见四野寂然，哪有半条人影。

赶车的端坐未动，回头向车里看了一眼，车里的人呼吸甚重，都已睡熟了。

此时马上人用极快的身手往四周略一察看，银白色的衣服在月光下宛如一条白练，忽又冲天而起，飘飘地落在马上，眉心攒得更紧，说道：“此人武功深不可测，若真是京里派下来的，只怕……”

赶车的此时笑容已敛，长叹了口气，接着说：“是祸不是福，反正这付千斤重担，已落在咱们肩上，咱们好歹得对地下的人有个交待，只好走着瞧吧。”

于是手中缰绳一紧，车马又向前赶去。

原来此二人并非等闲人物，骑在马上名叫戴梦尧，赶车的是他师弟陆飞白，他俩人本是中表兄弟，后来家败人亡，弟兄随着采人参的药贩流亡关外，经过居庸关时，偶得奇缘，被隐居在八达岭，青龙桥的一位长白剑派名宿看中，收为弟子，这位长白剑派的名宿行辈甚高，从不示人姓名，也是他弟兄有缘，在青龙桥一耽七年，廿年前他弟兄初入江湖，在紫荆关南的西陵旷地上，双剑歼七刹，听说紫荆七刹的七件外门兵器，竟未能掳过十招去，紫荆七刹雄踞多年，竟被一举而灭，没有逃出一个活口，江湖闻讯大惊，都想一睹此二人的真面目。

不久西河江湖黑白两道在高碑店群雄集会，谈判走镖的道儿，自是越谈越僵，此时他弟兄突然出现，以“苍穹十三式”镇住在场群雄，这才扬名天下，江湖上人称星月双剑，苍星银月从此饮誉南北。

可是后来这两人忽然一齐失踪，江湖上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后有略知内情的人说出他们被仇家毒计陷害，已经亡命，这消息越传越

广，似乎真实性也越大，于是江湖中人个个抚掌称快。

星月双剑生性傲岸，形踪飘忽，绝少真心的朋友，而且仇家事情做得甚是干净，侠义中人虽会倡言复仇，但事过境迁，逐即渐渐淡忘了。

其实他们被仇家陷害是真，人却侥幸未死，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笑面人屠申一平，不知怎么得到苗疆秘术，远赴苗山，采集在深山中蕴郁千年的桃花瘴毒，凝炼成一种极厉害的毒汁，装在一个用百炼精钢煅成的极小钢筒里，机括一开，毒汁随即喷出，只要中上一滴，不出十二个时辰，全身腐烂而死，端的是霸道已极。

原来笑面人屠和紫荆七雄本是生死之交，对星月双剑，早就恨之切骨，但却惧于他们的武功，迟迟未敢动手，此时仗着这歹毒的暗器，定下一条毒计。

申一平五十大寿那天，在北京城郊的马驹桥大宴黑道群雄，却早就派人专程到峰山畔去找星月双剑，等了旬日，才找到他们，说是申一平决定在五十大寿那天，金盆洗手，从此息影江湖，并且借此解散两河绿林道，所以特请星月双剑前往主持。

星月双剑不疑有他，于是欣然前往，申一平却在上酒的时候，手

中暗藏毒汁钢筒，溅在他们身上，星月双剑就在毫无所觉之下，中了他的道儿。

寿堂上宾朋满座，烛影摇红，酒过数巡，星月双剑发觉离去的人越来越多，寿堂上剩下的，俱都是些申一平的死党，陆飞白发觉情形异样，把酒杯一举，朝着申一平笑道：“咱弟兄承总瓢把子的抬爱，能眼见总瓢把子解散两河绿林道，造福行旅的盛举，此时酒足饭饱，希望您吩咐一声，让咱们也好早点高兴。”

只见申一平阴恻恻的一笑，说道：“您说的是什么话，两河绿林道的基业创办已久，哪能从我申一平手上毁去，我看陆侠客想是醉了。”

堂上群豪哄然一笑，笑声中带着异样的轻蔑，陆飞白不觉大怒，将手中酒杯啪地一声，打得粉碎，朗声说道：“申一平，你这算是什么意思。”

笑面人屠哈哈狂笑，说道：“你们星月双剑称雄一时，现在也该收收手了，我申一平宽大为怀，让你们落个全尸，老实告诉你，你们身上已中了我用千年瘴毒炼成的毒汁，一个对时之内，全身腐烂而死，知道吗？”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得意已极。

戴梦尧听完全身一震，低头一看，膝上的衣服已烂了碗大一块，

里面隐隐传出恶息之气，知道申一平所言非虚，用手一拉陆飞白，低低地说：“老二，别动气。”随即朝着申一平将手一拱，朗声笑道：“笑面人屠果然名不虚传，我们栽的总算不冤枉，既然总瓢把子网开一线，我弟兄从此别过。”

陆飞白此时也自觉，一言不发，随着戴梦尧往外走去，申一平并不拦阻，朝着群豪大声笑道：“星月双剑果然聪明，现在就去准备后事了。”大堂上笑声哄然，申一平笑声更厉。

陆飞白不能再以忍受，身体蓦然往后倒纵，长剑顺势抽出，头也不回，反手刺去，长剑宛如一道银虹，带着凄厉风声直取申一平，这正是“苍穹十三式”中的绝招“天虹倒划”。申一平笑声未落，剑已临头，只得往桌下窜了出去，陆飞白剑势一转，右腿往后虚空一蹴，“星临八角”，长剑化做点点银星，向申一平当头罩下，申一平就地一滚，冠罩全失，躲得狼狈已极。

须知这种趟地救命的招数，武林中多不屑为，申一平乃绿林盟主，武功本自不弱，却因毫未料到陆飞白出手之奇，故此身形慌乱，当着手下如许多人，用出这种身法，实是万不得已，然却丢脸到极，当下申一平不觉大怒，厉声说道：“好朋友不卖面子，并肩子动家伙招呼他。”



堂上群豪顿时大乱，抽兵刃，抛长衫，眼看就是一场血战。忽地有人厉声一喝：“都给我住手。”

申一平仗以成名的一对奇门弧形剑正待出手，听见有人发话，不禁一顿，陆飞白却不理这茬儿，长剑一点桌面，人又借势向上拔了几尺，身形略一顿挫，剑势由第五式“落地流星”化做第十式“泛渡银河”，银光如滔滔之水，往申一平身上逼去。

“星月双剑”以“苍穹十三式”饮誉武林，剑式自有独到之处，他不仅快，最厉害的是身形不须落地，剑势可在空中自然运用，申一平不但没遇过这种对手，甚至连这种剑法都未曾见到，如何能够抵挡，只得大抑身，往后急窜，又是一阵忙乱，方才躲过这剑。

戴梦尧眼见陆飞白连用绝招逼住申一平，想置之于死地，心中暗自思索：“即使将申一平杀死，自己性命也是难保？何不先设法出去，如能万一救得自己的性命，日后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于是他也大声喝道：“二弟住手。”音如洪钟，入耳锵然。

陆飞白身随剑走，“云如山涌”又待向申一平发招，听见戴梦尧的喝声，硬生生将已发出的剑招收了回来，游目四顾，只见大堂上的人虽都已抽出兵刃，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手的。

此时刚刚发话的那人已缓步走了出来，神态甚是从容，却是一个中年文士，他朝申一平朗声说道：“他二人已中了总瓢把子的极毒暗器，谅也活不过明晚，我看你还是个高手，把这两人交给我带回去算了。”话虽说得客气，神情却甚是倨傲。

申一平手里拿着一对孤形剑，怔怔地站在那里，甚是狼狈，听了这人的话，非但不以为忤，仿佛这人对他倨傲，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想了一会，中年文士已是不耐，拂然说道：“想是总瓢把子不卖我这个面子了。”

申一平连忙弯下腰去，说道：“但凭熊师傅的吩咐，只是以后……”

中年文士立刻接着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两家的事从此已了，以后的事，包在我的身上。”

申一平听了这话，又是弯下腰去，星月双剑不禁大奇，为何此看来全无武功之人，会令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如此服贴，而且说话之间，连别人私人的恩仇，都全包揽了下来。

此时那中年书生已笑着朝他们走了过来，说道：“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星月双剑的确不凡。”突然他把话声放得极低：“二位何必跟这班小人们动怒？‘桃花瘴毒’子不过子，两位不如跟在下同去，也

许还有活路。”

戴梦尧虽觉此人太已诡异，但人在求生的欲望之下，也就管不了这许多了，只得说道：“一切遵命。”那人听了，展容一笑，似乎很是高兴，将手朝申一平一拱，眼光朝四周略一睥睨，笑着说：“瓢把子的高义，兄弟心领，今日就此别过了。”

笑面人屠心中虽是不满，但却丝毫没有露出不愉之色，反而连连拱手，高声叫着送客，人也随着中年文士及星月双剑走了出去。

绿林群豪俱都躬身垂首，恭送如仪，似乎也对那中年文士甚是恭敬。

他们走出门外，星月双剑只觉一阵清凉之气扑面而来，酒意全消，但脚步却愈形沉重，腿弯已然麻木，中年文士将手一摆，一辆装璜甚是华丽的套车急驰而来，他们默默地走上了车，想着他们已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一个素昧生平的诡异角色手上，不禁在心里暗笑自己的糊涂，但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千年瘴毒的霸道，江湖上传云已久，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姑且一试了。

车门闭后，那中年文士并未和他们同坐车内，陆飞白正想开门问故，转瞬间车已开动，想了一想也就罢了，只见车内之装置更华美，

窗帘椅套，全是绝上品的贡缎，星月双剑不觉疑团更重，那中年文士究竟是何等身份？为何缘故仗义伸手来管这件闲事呢？

车行甚急，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他们只觉腿弯上的麻木，已渐渐蔓延到腰部，触手一摸，只觉满手腥液，不禁大骇，试一用功调息，只是四肢软瘫，没有着力之处，须知此药霸道之处，即在于药性完全蔓延在皮肤之上，任你有绝顶内功，却也无法逼住毒性，星月二人也知道这点，方才罢了，他们斜倚在厚软的坐垫上，不觉思潮涌伏，想起许多已往的事，想起许多他们熟悉的面孔，但是他们并未能想很久，他们觉得神思渐乱，慢慢，脑中成了一片空白。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时，却是躺在一张非常柔软的床上，这和他们以前所睡过的迥不相同，屋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靠壁放的是堆列齐齐的书架，一琴一几，安放得俱都恰到好处，仿佛是富贵人家的书房。窗户向外支起，从窗口看出去，只觉林木葱郁，庭院很深，渺无人迹，偶有鸟语虫鸣，从远处传来，令人有出尘之感。

戴梦尧首先醒来，移目四望，入目俱是精美绝伦的物件，心中不觉更异，偶一转侧，身上若有万千虫蚁爬行，痛痒交加，侧顾陆飞白仍在邻床未醒，于是也没有叫醒他，只是独自在思索怎样应付这个新的转变。

不一会，陆飞白也醒了，他却没有戴梦尧的深沉，见到此情此景，再也难忍，身体一弓，刚想坐起，又扑地倒到床上，不禁望了戴梦尧叹道：“想不到这桃花瘴恁的厉害，我总算开了眼了，”接着又低声问道：“这是何等所在，我们怎会到了此处。”

戴梦尧眉头一皱，也低声说道：“二弟切莫乱动，我们此刻凶吉尚不自知，最好还是先试试能否运气行功，万一有变，也好应付。”

陆飞白正想答话，突然门帘一掀，进来一人，他转脸一看，正是那诡异的中年文士，笑吟吟地站在门口，一进来就笑着说：“两位暂且好生休养，托天之幸，现在总算已脱离险境了，这瘴毒恁的厉害，两位能否脱险，事前我也难以预料呢！”说完微笑着向前走了几步。

戴梦尧挣扎着想要坐起，但是力不从，那中年文士连忙走上将他扶着睡好，正色说道：“我知道两位此刻必在怀疑我是何等人物，有何居心，只是两位尚未痊愈，不宜伤神，好在来日方长，彼此即是一家人了，什么话都好说。”

戴梦尧止住正想开口的陆飞白，说道：“活命之恩小弟实不敢言谢，不知可否请教阁下高姓大名，也好让小弟们铭记在心。”

那中年书生却又笑着说：“休再提起道谢的话，日后两位痊愈时，

小弟自会向两位解释清楚的。”

说完竟自走了，等他走后，陆飞白气愤愤地说：“这厮恁的这股夹缠，依着我不问他个清楚才怪。”戴梦尧朝他摇了摇手，却自睡了，陆飞白别无他法，只得也在屋里安心养伤。

此后那中年文士未再来，只时不时有些穿着郁丽的俊美小童，送来些参汤补品，却是一言不发，问他的事情，也是一概不知道，陆飞白几次忍不住要发火，都被戴梦尧止住了。

这样过了两三天，他们已能下床走动，但却使不出一丝力气，陆飞白又想出去看看，戴梦尧又是劝阻，陆飞白生平所服膺的除了他们的师傅外，就只戴梦尧一人，只得罢了。

又过了一日，那中年文士果然来了，这才将事情始末，说了清楚，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当今储君胤初的后院，那中年文士，却是胤初的教师熊赐履。康熙末年，各贝勒争夺皇位，手段层出不穷，胤初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极力地想拉拢武林好手作自己的帮手，所以笑面人屠申一平五十大寿时，胤初得到手下报告，特派熊赐履去，想相机物色高手，作为自己的护卫，只是绿林道群豪，不是失之粗野，就是没有惊人武功，并无一个被熊赐履看中的，后来银月剑客陆飞白拔剑动手，熊赐履自是识货，一眼便看出他是内家高手，再加上星月双

剑名满武林，他知道申一平纵然再是凶横，也不敢得罪胤礽，这才不惜得罪申一平，将他们救了回来，再用大内秘方用尽心力替他们解了毒，目的自然是想利用星月双剑的武功，来替胤礽效力。

江湖中人本重恩怨，戴、陆二人感恩图报，就在王府留了下来，胤礽对他们也是优礼有加，极力地拉拢，特辟后院做他们练功静习之处，侯门深似海，何况王府，于是江湖上遂有了他们已死的传说。

熊赐履本是一介书生，丝毫不懂武术，但却满腹文才，谈吐高雅，丝毫没有酸腐之气，星月双剑也颇敬重他的为人，再加上救命之恩，渐渐不觉结成莫逆。

后来胤礽被其弟胤禩、胤禵等所收养之喇嘛邪术所乱，失了本性，变成一个淫虐的疯子，康熙召他到塞外，在皇营中被废，熊赐履知道太子既废，太子府必然不保，胤禵等手段毒辣，必谋斩草除根之计，自己身受胤礽知遇之恩，势必得为他留一后代，但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于是才将胤礽的长子尔赫及嫡女尔格泌交托给星月二人，他自己却准备法古之豫让，为知己者而死了，戴陆二人本不肯让他尽愚忠而死，但是熊赐履书生固执，他二人也无法劝阻。

星月双剑本是大汉子民，民族观念很甚，当初留在太子府，亦是逼不得已，现在怎肯为一异族卖命，但侠义中人，受点水之恩必报涌

泉，兄弟俩商量了许久终于答应了下来，后来太子府里的人，果然被杀的被杀，发放的发放，熊赐履自是不免，可是星月双剑却已带着两个在皇室的阴谋手段下被残害的小孩远赴江南了。

星月双剑名头太大，江湖中人识之本多，何况各贝勒府耳目遍布，风声即刻传出，于是京中高手纷纷南下，企图截住这带着胤初子女潜逃的星月双剑，但戴梦尧人极机智，一路上潜形隐伏，躲过不知多少次危险，但却想不到在这远离京城已数千里的地方，会让人给窥破了行迹。

此时戴梦尧骑在马上，脑海中思潮如涌，紊乱已极，他暗自思量，自己所作的事，究竟该是不该？非但京中爪牙，对自己是千方百计，欲得之而甘心，就是江湖中白道的朋友，也会不耻自己的为人，须知满清初年，武林中人俱是反清复明的倡护者，怎会同情自己的为胤初卖命，可是又有谁会知道自己的苦心呢。

他想到自己和陆飞白将胤初的子女带出皇城，又不惜冒着万险偷回已是“众矢之的”的太子府，将熊赐履的儿子熊倬救了出来，然后又狠着心将胤初的儿子抛在大红门外小红门村一间小山神庙的门口，听着一个八岁的幼儿在寒夜里啼哭，却不顾而去，他仿佛觉得那孩子尖锐的哭声此刻仍停留在他的耳边。



他又想到为了灭口，在经过香河县时，杀了从太子府带出的尔赫的奶妈，当他拔出剑时，那年青而妩媚的眼睛正乞怜地望着他，用各种方法来乞求一命，但他却不顾一切，将剑插入她那坚实而丰满的胸脯，杀死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他不禁深深责备自己，为了自己的恩怨，自己所作的确是太过份了。

想到这里，戴梦尧不禁长叹了口气，仰首望天，只是东方渐白，已近黎明，于是他回顾正在赶着车的陆飞白，叹道：“噯！总算又是一天。”

## 第二回 剑影鞭丝，苍星银月殒落；风住尘香，孤鸿落花飘零

车进太平门，只见金陵旧都，气势果是不凡，时方清晨，街道上已是热闹非常，戴梦尧不禁心神一松，赶着马车混在杂乱的人群中，此时车内传出儿啼，陆飞白笑道：“是孩子们该吃点什么的时候了，咱们也该打个尖，歇息歇息了。”

戴梦尧回顾左右，并无注意他们的人，也笑着点了点头，车往庙南的大街缓缓走去，停在一间并不甚大的客店门口，店里的小二赶紧过来接马招呼，满脸带着笑容，车子一停，车帘一掀，却走下来一个年轻的妇人，一走下车，就伸了个懒腰，眼睛一飞，竟是个美人，只是眉目间带着三分淫荡之色，她朝着戴梦尧娇声一笑，说：“噯唷，真把我累死了。”接着朝四周略一打量，又笑问：“这就是江宁府吗？怪不得这么热闹。”

戴梦尧又是一皱眉头，并未答话，却朝着正在呆望着的店小二说：“快准备两间上房，给牲口好好的上料。”店小二是干什么的，他一眼就看出这一伙人透着奇怪，男的不但穿着打扮奇怪，而且背后还背着剑，再加上还有个女的，却又生得千娇百媚，荡态撩人，又俱都是一口纯粹的官话，可是奇怪是奇怪，却更不敢多啰嗦，就连平常说惯了嘴的一些客套，都紧紧地收在腹里，喏喏连声地张罗去了。

陆飞白跳下车来，随着戴梦尧走进店里，此时那俏妇人已带着两个小孩走进屋里，戴梦尧回头一望陆飞白，低声埋怨道：“我早叫你不要用这个女人，看她的样子，迟早总要生事。”陆飞白笑了笑，说：“不用她怎么办，难道咱们还能抱孩子，除了她有谁肯跟咱们跑这么远的路。”戴梦尧没有说话，两人走进屋里，店小二已把洗脸净口的水送上来了。

他们擦了擦脸，吩咐店小二送上些酒菜，又叫店小二也送些吃食给邻房里的那个俏奶妈，正想稍为歇息一会，忽然外面有人在大声吆喝，接着就有人来敲房门，戴陆不禁一惊，蓦地站起。

敲门之声愈大，陆飞白去开了门，只见门外站了两个皂隶，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冲着陆飞白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陆飞白不禁大惊，以为他们已知自己的身份，略一迟疑，正在寻思应付之策，那店小二却贼眉贼眼的跟了过来，陪着笑说：“爷们请多包涵，这是店里的规矩，见了生客不敢不报上去。”说完又打着千走了。

陆飞白这才松了口气，知道这又是些想打个秋风的公差，想到“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话的是确论，嘴里却说：“咱们带着家眷到南边去寻亲，请两位上差多多关照。”

哪知那公差却又喝道：“尔等身上带着兵刃躲躲藏藏的，分明不是好人，快跟我们到衙门里去问话。”陆飞白听了，不觉大怒，剑眉一竖刚想发作，忽地有人跑来，冲着他说：“呀，这不是陆二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接着又对那两个公差说：“这两位爷是我的熟人，我担保他们出不了错。”那两个公差对望了一眼，笑着说：“既然是孟大爷的熟人，那就怪我们多事了。”说完竟笑着走了。

陆飞白定睛一看，并不认识此人，但只得应酬着说：“许久未见了，您好？”心里却在奇怪着，此人怎会认得自己。

戴梦尧一直站在那里一言未发，此时走了过来，笑着说：“老二还记不记得，这就是北京城里振武镖局里大镖头银钩孟仲超。”陆飞白听了，也自想起，赶紧拱手说：“幸会，幸会，请里面坐坐。”

三人寒暄了一会，孟仲超突然说：“两位既然到了南京，不可不去看看宝马神鞭，我也知道二位此次南来，实有难言之隐，但宝马神鞭义重如山，也许二位见了他事情更好商量。”

戴梦尧略一寻思，问道：“这宝马神鞭又是何人，听来甚是耳熟。”

孟仲超哈哈笑道：“二位久隐京城，想不到对江南侠踪如此生疏，您难道不知道江湖人称‘北剑南鞭，神鬼不占先’，南鞭就指的是宝

马神鞭萨天骥了。”

陆飞白好胜心重，接着问道：“那么北剑又是指的谁呢？”孟仲超又是一阵大笑，说道：“除了星月双剑，还有谁能当此誉。”

戴梦尧微笑着说：“孟兄过奖了，倒是有听人说起，南京镇远镖局的总镖头萨天骥不但掌中丈四长鞭另有精妙招数，而且骑术精绝，善于相马，若真是此人，确是值得一见。”

孟仲超一拍腿道：“对了，就是此人，我看二位不如搬到镖局去住，也省了好多麻烦，何况镇远镖局在江南声名极大，江宁府里也有照顾，二位若要前去，我先去告诉他一声，北剑南鞭这次能得一聚，真是武林中一大盛事。”

戴梦尧望了陆飞白一眼，沉吟了许久，慨然说道：“好吧，只是麻烦孟兄了。”孟仲超连忙说道：“哪里的话，既是如此，我先告辞了，二位请马上就来，镇远镖局就在城南，一问便知。”说完拱了拱手走了。

戴梦尧等他走了，掩上房门，对陆飞白说道：“咱们这样无目的乱走，也非良策，宝马神鞭既是名重武林，想必是个角色，咱们不如在他那里暂且耽一下，再慢慢打算打算。”陆飞白自是点头笑着说好。

师兄弟二人正在笑谈，多日来的紧张奔驰，今日才得稍息，此刻忽又有敲门之声，不等回应，却就推了门进来，戴梦尧抬头一看，见是那他素所厌恶的奶妈，眉头又是一皱，起身整了整衣服，说：“我随便出去看看，老二你去不去。”

陆飞白笑着摇头说：“我累得要命，还是在这躺一会儿的好。”戴梦尧自管去了，那奶妈本俏生生地站在门边，戴梦尧出去时她轻轻一闪，眉目向陆飞白一飘，娇笑着说：“唷，你们还喝酒来着，怎么也不叫我一声。”说完袅袅婷婷地走到桌边，自己倒了一杯酒，仰头喝干了，陆飞白见到，却笑着说：“原来你也会喝酒，那我倒又找着一个酒友。”停了停，他又问道：“孩子呢？”

那奶妈倒了一杯酒，送到陆飞白的面前，口里说道：“他们累了这么多天，都早就睡了。”

陆飞白人本不羁，接过酒杯也一口喝干了，那奶妈见他如此，横波一笑，百媚俱生。

原来那奶妈姓夏名莲贞，在娘家本就不贞，嫁到夫家复又在外面勾三搭四，被夫家休了，清初礼教甚重，被丈夫休了的妇人休想再嫁，正好这时戴、陆托客店里的小二找一个妇人，随他们远行照料小孩，

香河县虽大，却无一人愿意跟他们离家奔波，店里的小二本就认识夏莲贞，这才将她找了来，她在香河县无法再住，再加上她本是个胆大的女流，有此机会，自是愿意，戴梦尧先是不愿用她，但行路匆匆，又不能等，只得罢了。

陆飞白生性外和内刚，看起来甚是和气，一路上夏莲贞就不断挑逗他，陆飞白也没在意，可是夏莲贞却误会了，以为陆飞白对她亦是有意，此刻她转了身，回到桌边，又斟了杯酒，正待送去，忽地外面戴梦尧高声叫道：“老二，快出来。”陆飞白不知出了何事，匆匆去了。

走到门外一看，只见戴梦尧正和孟仲超以及另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把臂走了过来，看见陆飞白，孟仲超就笑着说：“喏喏，这就是星月双剑里的二侠银月剑客陆飞白。”那汉子向前走了一步，满脸堆笑说：“大名早已如雷灌耳，听见孟兄说贤昆仲驾到，来不及等就跑来了。”说完哈哈一阵大笑。

陆飞白也赶紧抱拳施礼，想到此人必就是名动江南的宝马神鞭了，说道：“阁下想必就是萨大侠，小弟怎敢劳动大驾。”孟仲超在旁接着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我看还是免了这些客套吧。”

萨天骥一把抓住了陆飞白的手，大声笑着说：“你们到了南京，怎么还住在客店里，真是太瞧不起小弟了。”不等回答，回头大声叫

着小二，说：“快把这两位爷台的东西收拾好，送到我的镖局去。”又回过头来，对星月双剑说：“我早已吩咐局里准备了酒筵，替两位接风，我们先赶去喝两杯，东西叫他们送来好了。”说完拉着陆飞白的手就往外走。

陆飞白看到萨天骥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知道此人是个豪爽汉子，也就不再推辞，戴梦尧回身嘱咐了店小二几句，也跟着出了大门。

镇远镖局靠近水西门，离六朝金粉所聚的秦淮河也不太远，门朝北开，门前挂着黑底金字的大招牌，气派果自不凡，他们到了门口，早有镖局里伙计过来接马伺候，进了大厅，酒宴早已备齐，他们都是英雄本色，也不多谦让就坐下喝起来了。

酒是花雕，虽和北方喝惯的高粱风味迥异，但却酒力醇厚，后劲最足，星月双剑本都好酒，酒逢知己更是越喝越多，不觉都有些醉了。

孟仲超忽然哈哈笑道：“北剑南鞭，今得一聚，我孟仲超的功劳不小，你们该怎么谢谢我。”戴梦尧接着说：“久闻萨兄以狂飏鞭法，称霸江南，今日确是幸会。”

孟仲超忽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对了，对了，北剑南鞭，俱都名重武林，今天你们不如把各人的武功，就在席前印证一下，让我也



好开开眼界。”

萨天骥性本粗豪，又加上七分酒意，听了立刻赞成，笑着说：“苍穹十三式兄弟听到已久，今日能得一会，我真是太高兴了。”说完竟自脱去长衫，走到厅前的空地上，准备动手了。

陆飞白看上去虽甚和气，但个性却最傲，看了萨天骥这样，也将长衫脱去，手朝桌面一按，人从席面窜了过去，戴梦尧看了，大为不悦，但也无法。

陆飞白尚未落地，萨天骥手朝腰间一探，随手挥出一条长鞭，长逾一丈，鞭风呼呼，宛如灵蛇，陆飞白腿一顿挫，人从鞭风上越了过去，抽出长剑，头都不回，反手一剑，又是一式“天虹倒划。”

萨天骥听见风声往前一俯，堪堪避过这剑，乌金长鞭往回一抡，“狂风落叶”，陆飞白人在空中，招已遽出，鞭风已然卷到，躲无可躲，孟仲超在旁惊呼一声，以为此招已可分出胜负。

哪知陆飞白长剑乱点，“漫天星斗”，剑剑都刺着萨天骥的鞭身，恰好将鞭势化了开去，孟仲超不禁又叫起好来。

萨天骥觉得鞭身一软，长鞭往下一垂，忽地鞭梢反挑，搭住陆飞

白的长剑，竟自黏住。

原来萨天骥自幼童身，从来以内力见长，此番他又想以内力来克住陆飞白怪异的剑法，何况陆飞白人尚未落地，自是较难运力。

哪知“苍穹十三式”剑法自成一家，天下的剑派除了天山冷家兄妹的“飞龙七式”之外，就只星月双剑的“苍穹十三式”能身不落地，在空中自由变化招术，当下陆飞白知道自己身无落脚之处，与萨天骥较量内力，自是大为吃亏，突生急智，将剑把一松，人却借着一按之力，越到萨天骥的身后，并指如剑，“落地流星”，直指萨天骥的“肩井穴”。

萨天骥正自全神对付陆飞白由剑尖渗出的内力，突觉手中一松，正觉惊讶，右肩已是微微一麻，高手过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萨天骥微一失着，即已落败，心中虽是不服，但也无法，长鞭一挥，黏在鞭上的剑直飞了出去，陆飞白跟着窜出去，去势竟比剑急，将剑拿到手上，又斜飞出去数尺，才轻飘飘落到地上，身法美妙异常，宝马神鞭称霸江南，二十余年未逢敌手，如今在十招之内就此落败，心中实是难受已极。

陆飞白仗着身法奇诡，侥幸胜了一招，对萨天骥的难受之色，并未觉察，抱拳微笑道：“承让，承让，萨兄的内功确实惊人。”

萨天骥只得强笑了笑，没有说出话来，孟仲超察言观色，恐怕他二人结下梁子，忙跑来笑着说：“南鞭以雄厚见长，北剑以灵巧见长，正是各有千秋，让我大开眼界，来来来，我借花献佛，敬二位一杯。”

戴梦尧人最精明，知道萨天骥已然不快，再坐下去反会弄得满座不欢，当下站起身来，微笑说道：“我已不胜酒力，还是各自休息了吧。”

此时突然有个镖局的伙计跑了进来，打着扞说：“两位的行李及宝眷都已到了，现在正在南跨院里休息。”戴梦尧正好就此下台，说道：“今日欢聚，实是快慰生平，此刻酒足饭饱，可否劳驾这位，带我到南跨院去看看。”说着走了出来，萨天骥忽然大笑了几声，说道：“那时如果我用‘旱地拔葱’躲过此招，再用‘天风狂飙’往下横扫，陆兄岂不输了。”接着又朝戴梦尧说：“来来来我带你去。”

戴梦尧也觉此人豪爽得可爱，笑着跟他走了出去，孟仲超朝陆飞白看了一眼，将陆飞白脱下的长衫抛过去给他，于是大家都走了出去。

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不愉之事，当天晚上的晚饭，就草草吃过了，孟仲超是个没遮奢的汉子，看到这个情景，喝了几杯酒就走了。晚饭过后，戴梦尧和陆飞白被安置到南跨院相邻的西间房里，戴梦尧一路

上奔波劳碌，俱是他在操心，此刻虽尚未有目的之地，但总算离了险境，心情一宽，很容易就入睡了，陆飞白却不知怎的，在房中思绪反复，心情不宁已极，陆飞白不禁大奇，须知内功深湛之人，多是心如止水，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稍变的，即是稍有杂念，微一调息，即可平伏，陆飞白此刻却是心乱如麻，不能自己，陆飞白自是万分诧异，廿余年来，这种现象倒是第一次发生。

他开窗外望，只见群星满天，虽无月亮，院中仍是光辉漫地，他长叹了口气，盘膝坐在床上，屏息运气，做起内功来了。

那夏莲贞本是淫娃，在香河县几乎夜无虚夕，如今久旷，一路上奔驰，因为太累，倒还能忍耐，如今一得安定，再加上江南的春天，百物俱都动情，何况她呢。

她斜倚床侧，身上只穿着一件鲜红的肚兜，身旁的一双孩子，鼻息均匀，都入睡了，她只觉春思撩人，红生双颊，跑下床去，喝了一杯冷茶，仍是无法平息春夜之绮念。

忽然，他听得邻房似有响动，渐渐响声不绝，她知道邻室的陆飞白定尚未睡，她想到陆飞白对她和气的笑容，再也无法控制欲念，起床披上一件衣裳，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

陆飞白窗尚未关，夏莲贞从窗口望里去，只见陆飞白外衣已脱，端坐床上，体内发出一连串轻雷般的响声，知他尚在练功，却也不顾推门走了进去，轻声娇笑道：“这么晚了你还练功夫，也不休息休息。”

陆飞白正在练习“天雷行功”，“天雷行功”本是长白山不传之秘，练到火候，举手投足，皆可伤人，只是陆飞白廿余年来俱是仆仆风尘，从未能勤练，此时他正是吃紧当儿，突听夏莲贞所说的话，真气一泄，只觉四肢一软。

夏莲贞扭着走到床边，两只充满了欲念的俏眼狠狠盯着陆飞白，陆飞白看见她深夜走了进来，自是惊诧，但仍未在意，朝她一笑，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陆飞白的一笑，是他素性如此，从来都是笑脸向人，但夏莲贞欲火焚身，只觉这一笑有如春日之风，吹得她欲火更盛，装作无意将披着的衣服掉到地上，粉腿玉股，蛮腰丰乳，立刻呈现在陆飞白的眼前。

陆飞白虽是铁血男儿，但他正值壮年，“饮食男女”本是人之大欲，如何能够禁得，再加上夏莲贞颊如春花，媚目动情，他只觉心神一荡。

夏莲贞见他未动，缓缓地走向前去，两只勾魂荡魄的眼睛，瞬也

不瞬地望着他，突地往前一扑，一把搂住陆飞白的肩膀，娇喘微微，张口咬住陆飞白的颈子。

陆飞白人非木石，此刻也是四肢乏力，轻轻伸手一推，却恰巧推向夏莲贞身上最柔软的地方，心神又是一荡，夏莲贞就势一推，将他压在床上，陆飞白此刻正是理智将溃，多年操守眼看毁于一旦。

两人翻滚之间，放往床边的剑，忽地铛的一声，掉在地上，陆飞白蓦地一惊，须知他毕竟不是好色之徒，受此一惊，理智立刻回复，随手一推，将夏莲贞推到地上，厉声说道：“不要胡闹，快回房去，不然……”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刚才的情况，觉得自己也非完全无错，凶狠的话再也说不出口，走下床来，直向门口走出。

夏莲贞欲性正自不可收拾，被他一推，先还茫然不知所措，再听得他厉声说话，不禁又羞又怒，伸手一撑地上，想要站起，却正按到落在地上的长剑，须知人在性欲冲动之时，最无理性，任何事都可做出，夏莲贞咬一咬牙，将长剑抽出，两手握住剑把，向陆飞白连人带剑，刺得过去。

陆飞白头脑亦是混乱异常，甚是矛盾，他听得身后有人扑来，再也未想到夏莲贞会用剑来刺他，却以为她又要前来纠缠，转身正想骂她，哪知夏莲贞正好扑上，又是用尽全身力气，陆飞白毫无所备，长

剑正好由他的左胸刺入，穿过胸膛，鲜血溅得夏莲贞满身，陆飞白凄厉一叫，一代人杰，却葬送在一个淫妇手上。

戴梦尧正在熟睡，被陆飞白惨叫声惊醒，大为惊骇，急忙跑下床来，大声叫问道：“老二，什么事。”来不及去开房门，双臂一振，穿过纸做的窗户，飞了出来。

夏莲贞要刺陆飞白本是一时冲动，并非真的想杀他，此刻只觉又悔又怕，听见戴梦尧一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连爬带滚，躲到床下去了。

戴梦尧一进房门，只见陆飞白倒在地上，鲜血满身，身上的剑，尚未拔出，知道事情不妙，急得声泪齐下，将他一把抱起，嘶声叫着：“老二，你怎么啦。”

陆飞白此刻已命若游丝，张眼看到戴梦尧，眼中不禁流下泪来，他只觉呼吸渐难，张口正想说话，却只说了一个“夏”字，双目一闭，竟自去了。

星月双剑自幼在一齐长大，四十余年多，患难相依，生死与共，戴梦尧再是沉稳，也不能保持冷静，他不禁放声痛哭，捧着陆飞白的尸身，只是说：“老二，我一定为你报仇。”

他将陆飞白的尸身，轻轻放到床上，将尸身上插着的剑抽出，呆呆地看着陆飞白的尸身，血泪俱出，倏地把脚一顿，挥手一挥，将床上的支柱，斩断了一根，呛说道：“今夜我不杀萨天骥，誓不为人。”

原来陆飞白临死前话音不清，戴梦尧误认所说的是“萨”字，戴梦尧怎会想到夏莲贞一个毫无拳勇的女人会杀死陆飞白，须知陆飞白身怀绝艺，寻常人根本不能近身，若非高手，怎能将剑由他的前胸刺入。

南跨院这一番乱动，早已惊动了多人，戴梦尧走出房门，刚好有一镖局里的趟子手闻声跑来，看见他手执长剑，满面杀气，不由大惊，连忙跑去告诉萨天骥，萨天骥自是莫名其妙随着那趟子手走到南跨院，只见戴梦尧赤着双足，衣衫不整，看见萨天骥目眦俱裂，话都不讲，长剑连递三招，剑剑都是朝着萨天骥的要害动手。

萨天骥糊里糊涂吃了三剑，左避右躲，嘴里大声喝道：“你在干什么，疯了吗？”

戴梦尧口里答道：“跟你这种无耻小人还有什么话说？”手里可不闲着，长剑由上到下，带着风声，直取萨天骥，剑到中途，忽然化做三个圈子，分取萨天骥六阳、乳穴三个要害，这正是“苍穹十三式”



里的绝招“顷刻风云”。

萨天骥不觉大怒，骂道：“你这忘八旦，怎么疯了。”双脚踩着方位，“倒踩七星步”躲过此招，右掌一圈，掌风将戴梦尧的剑势压住，左手一拳，拳风呼呼，直打面门，戴梦尧也觉此人内力实是深厚，身体右旋，将拳风避去，突地剑交左手，萨天骥方才一掌一拳俱都无功，知道今日此战，实非易事，突见他剑交左手，左手亦变拳为掌，急锐地向他手腕切去。

戴梦尧左手一缩一伸，不但化了来势，而且反取萨天骥的右乳，萨天骥长啸了一声，只见他拳势一变，忽掌忽指，在戴梦尧的剑光中递招，丝毫不见示弱，须知宝马神鞭享名多年，实非倖致，败给陆飞白，只是一时大意，戴梦尧虽然剑气如虹，招招俱下毒手，但也一时奈何萨天骥不得。

此时镖局里的镖师以及趟子手也全闻声而来，团团围住他们两人，但是俱都没有插手，原来萨天骥最恨群殴，讲究的是单打独斗，要有人帮他，他反会找那人拚命，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再加上两人俱是冠绝一时的高手，动得手来，分毫差错不得，别人就是要插手，也插不进来。

这里两人正作生死之搏斗，躲在床下的夏莲贞悄悄地溜了出来，

神不知鬼不觉的往房里溜去，院中的人都被这百年难得一见的比斗所吸引，竟无一人注意到她。

她走进房内，悄悄地解下了肚兜，抹净了身上的血迹，将满沾着血的肚兜，塞在床后，忽然她发觉正在睡觉的两个孩子却只剩下一个，三岁大的尔格沁尚在熟睡，那比她大四岁的熊倜却不知去向了。蓦地外面又是一声惨呼，她奔至窗口一望，只见院中大乱，戴梦尧已不知去向，萨天骥怔怔地站在那里，两眼空洞地望着前方，上前去搀扶他的人，都被他挥手赶走，夏莲贞不知在这转瞬间生了何事，又不敢问。

萨天骥脑中正在思索：“如何戴梦尧不分皂白就来找我拚命，而陆飞白却始终不见呢，照理说，戴梦尧在这里作殊死之斗，陆飞白是不可能不露面的呀，莫非……”想到这里，萨天骥将脚一顿，忽忽跑到陆飞白的门口，推门一看，灯光正照在僵卧在床上的陆飞白的尸身上，白色的衣服，沾满了血迹。

萨天骥又是一顿脚，自语道：“我真该死，陆飞白怎会死在这里，戴梦尧定是以为我杀了他，我又怎会那么急燥，没问个清楚就动上了手呢？如今这么一来，大家都会疑惑我是凶手了，反让那真的凶手逍遥法外。”他望了陆飞白的尸身一眼，暗忖道：“但又会是谁杀了他呢？他内外功俱都已臻上乘，又有谁能有这力量，难怪戴梦尧会疑心我，

现在戴梦尧身受重伤，又带着一个小孩，恐怕难逃活命了，这难道是我的过失吗？”他听得吵声很大，回头看到门外已挤满了人，大喝道：“你们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开。”

人都渐渐走了，院中又恢复了平静，萨天骥仍站在房中思索，夜已非常深，隔壁的房中，忽然有孩子的哭声，他想：“呀，这一定是他们带来的另外一个孩子了，我该去看看他。”

于是他走了过去，轻轻地推开房门，他看见夏莲贞正坐在床上，抱着那女孩子，夏莲贞看见他走了进来，只望了望他，没有说话，那孩子哭声仍然未住，萨天骥忽然觉得非常愧疚，心里想道：“呀！我不该乘着戴梦尧心乱而疏忽的时候，重伤了他，如今他带着只有七、八岁的孩子逃亡了，若他一死，那孩子怎么办呢，现在还剩下的这个，我该好好的照顾她。”

他走到床边，拍着正在啼哭着的孩子的头，轻切的说：“不要哭了，从今我要好好的看顾你。”他低着头，从夏莲贞敞开的衣襟里，看到一片雪白的皮肤，他不禁心跳了，四十余年来的童子之身，第一次心跳得这么厉害，他喃喃地又重复了一遍：“我要好好地看顾你们。”

此时一片愁云笼罩镇远镖局，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好几个人在谈论着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总镖头心太狠，手太辣，

乘着戴梦尧被扰乱的时候，却下毒手伤了他，何况总镖头还杀了陆飞白呢，为了一点胜负，就去杀人，大家的心都寒了。

原来刚才萨天骥和戴梦尧打得正是激烈的时候，院里的声音，吵醒了正在熟睡的熊倜，他爬了起来，看见睡在身边的奶妈已不见了，就跑了出来，院中正围住一堆人，人堆里剑气纵横，他从小就受着太子府里武师的熏陶，知道有人在那里比斗，就悄悄地从人堆里挤进去，一看却是他最喜欢的戴叔叔正和人打架，他就蹲在旁边看。

他看了一会，觉得他戴叔叔还没有打败那人，心里很急，原来熊倜自小就胆大包天，专喜欢做些冒险的勾当，力大无穷，又从星月双剑那儿学上些拳脚上的基本工夫，现在他想到，戴叔叔还打不赢，我去帮他忙，他想到就做，站了起来，这时萨天骥正背着他，他就跑过去想一把抱住萨天骥的腿，让戴叔叔好打得方便，此时戴梦尧势如猛狮，将“苍穹十三式”里的微妙招数都使了出来，萨天骥正感不支，忽地他听得背后有人暗算，双肘一沉，身形一弓窜了上去，熊倜一个扑空，往前冲到戴梦尧的剑圈里，戴梦尧正是一招“北斗移辰”，剑势由左方到右方划了半个圈子，忽从圈子里将剑刺了出来，蓦地看见熊倜冲了进来，不由大惊，剑式已出，无法收回，左手一用劲，猛打右手的手腕，长剑一松，铛然掉在地上。

萨天骥正在戴梦尧的上面，看见戴梦尧这样，心生恶念，想到：

“反正今天你不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两脚一沉，往外一蹴，戴梦尧心神正乱，防避不及，这两脚正正踢在他的后心上，只觉胸口一甜，哗地吐出一口血水。

须知萨天骥素以内功见长，这两脚更是平生功力所聚，就算是一块巨石，也会被踢得粉碎，况血肉之躯，戴梦尧知道已是不保，想着非但陆飞白的仇已不能报，自己也眼见不支，惨啸了一声，抱起正在惊愕中的熊倜，一言不发，鼓起最后一丝力量，双脚一顿，飏地窜到墙外。

他一阵急窜，也不知跑了多久，脚步愈来愈慢，出了水西门，即是莫愁湖，此刻但见水波静伏，已无人迹，戴梦尧放下熊倜，在湖边坐了下来，试着运气行功，但是真气已不能聚，他知道自己命在顷刻，他唯一不能瞑目的是熊倜，又想到他一个稚龄孺子，连遭惨变，茫茫人海，何处是他的归宿，自己和陆飞白飘泊半生，落得如此收场，不禁流下泪来，熊倜看见他如此，孩子气的脸上也流出成人的悲哀，扳着戴梦尧的手，呜咽着问道：“叔叔，你怎么啦？是不是倜儿不好，害得叔叔难过。”

戴梦尧英雄末路，看了熊倜一眼，只见他俊目垂鼻，大耳垂轮，知道他决非夭折之像，心中不禁一宽，拿得他的手，慈祥地说：“叔叔马上就要死了，从今你只有一个人了，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你怕

不怕。”

熊倜摇了摇头说：“我不怕。”想了想，忽然扑到戴梦尧的怀里，哭了起来说：“叔叔，你不要死嘛！你不要死嘛！”

戴梦尧长叹了口气，把熊倜扶着坐好，看了很久，正色说道：“你爱不爱你爸爸。”熊倜哭着点了点头，戴梦尧又问道：“你爱不爱你的陆叔叔和戴叔叔。”熊倜也哭着点了点头，戴梦尧接着说：“你要记住，你的爸爸和戴叔叔、陆叔叔是被满州人和一个叫宝马神鞭萨天骥的人害死的，你长大了，一定要为他们报仇！”熊倜哭得更厉害，戴梦尧忽地厉声喝道：“不许哭，给我跪下来。”熊倜惊慌地看了他一眼，抽泣着止着了哭，跪在他的面前。

戴梦尧挣扎着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了二本册子，慎重地交给熊倜肃然说道：“你要发誓记得，这两本书是我和你陆叔叔一生武功的精华，你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他学会。”讲到这里，他想到熊倜只不过是个九岁大的孩子，让他到何处去求生呢，他不禁将口气变得非常和缓，拍着熊倜说：“你懂不懂。”熊倜哭着说：“叔叔不要气，倜儿知道，倜儿一定会把武功学会，替叔叔及爸爸报仇。”

戴梦尧此时呼吸已是异常困难，听了熊倜的话，脸上闪过一丝安慰的笑，说道：“这才是好孩子，你是记着，是满洲人和萨天骥害得

我们这样的，你记得吗。”熊倜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紧抱着那两本册子，已不再哭了，他觉得他好像已长大许多，已经大得足够去负起这份艰巨的担子。

戴梦尧踉跄着站了起来，走到湖边，俯身搬起了一块大石块，转身对熊倜挥了挥手，说：“你走吧，不要忘记了叔叔的话。”熊倜又哭了起来，又不敢哭出声来，低下头哭着说：“我不走，我要陪叔叔。”

戴梦尧仰首望天，但见苍穹浩浩，群星灿然，心中凄惨已极，缓缓地将那块大石系进衣襟里，狠了狠心，大声喝道：“快走，快走，走得愈远愈好，你再不走，叔叔要生气了。”

熊倜爬了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戴梦尧一眼，戴梦尧又朝他挥了挥手，看着那弱小的身影渐渐走远，水涛拍岸，如怨妇低泣，戴梦尧转身向湖，觉得已有寒意，胸中的石块，更见沉重，沉重得已将他窒息，他双臂一振，只窜了丈许，就扑地落入湖里，湖中水花四溅，又渐渐归于沉寂。

天上的银月苍星，亘古争皓，地下的银月苍星，却永远殒落了。

熊倜无助地望前走着，只觉前途一片黑暗，他想回头跑去，抱着戴叔叔痛哭一场，又是不敢，他觉得无依无靠，稚弱的心里，惧怕已

极。

又走了一会，他仿佛看见远处竟有灯火，连忙加快往前走去，他拭干了眼泪，把戴梦尧给他的两本册子，仔细地收在怀里。他本是百世难遇的绝顶聪明之人，经过的灾难，又使他成熟了许多，他知道要想为自己的父亲和戴叔叔报仇，就要活下去，为了“生”，他愿意做出任何事，虽然他不知道怎样生存，但是他发誓，他要生存下去。



### 第三回 金粉笙歌，多少酸辛往事；淡烟横素，几许别离情绪

秦淮河花舫笙歌，聚六朝金粉，此时已是子夜，但寻欢逐乐的公子阔少仍未散尽，熊倜走到河边，看见画舫如云，灯火通明，他年纪太小，自是不知这是何等所在，心中暗忖道：“这些一定是豪富人家的游船，记得以前我家也有的。”转念又想道：“我家以前有许多书童，年纪也都和我差不多大，我不如到上面去求求他们，也许他们会收留我。”

熊倜向前走了一阵，看到每只船上都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名字，有些船灯火仍亮，里面有喧笑之声，有些船却已熄了灯火，他又觉胆怯起来，不知上哪条船好，走了一会，他看见有一只船停在较远之处，不像别的船那样一只连着一只，而且灯火仍然亮着，他就走了过去。

那只船的窗户向外支着，他站在岸边看了一会，里面并无哗笑之声，停了一会，窗口忽然爬出一个小女孩的头，大约也只有八、九岁，这晚月色甚明，熊倜站在月光下，被船里的小女孩看见了，秦淮河酒肉征逐，很少有孩子们来，那小女孩看见熊倜，就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熊倜远远看到她两只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像是有两个酒窝，也不觉向前走去，忽然脚底一滑，他惊叫了一声，倒下河去，那小女孩看了，也吓得叫了起来。

船里的人也都跑了出来，那小女孩尖声叫着姐姐，不一会从后舱走出一个年纪亦不太大的少女，云鬓高挽，貌美如花，身材甚是清瘦，脸上似有愁容，颦眉问道：“甚么事呀！”那小女孩指着水面说：“有一个小孩子掉下去了，姐姐赶快叫人去救他。”

那少女探首窗外，看见一个小孩的头离岸渐远，慌忙叫道：“你们怎么搞的，快点下去救人呀。”船上有几个卷着裤腿的粗汉，跳下了水，所幸岸近水尚不深，不一会，就将熊倜救了上来。

那些粗汉把熊倜倒着放在膝上，吐出了许多水，云鬓少女和那小女孩也走了出来，熊倜正自慢慢醒转，此时舱内走出一个四十许岁的妇人，一走出来就朝那少女说：“那么晚了还站在这儿，也不多穿件衣服，小心着了凉。”又转头看了看熊倜，朝那些粗汉说：“这小孩是哪里来的，弄得船上都脏死了，快把他送走。”

那少女听后微一颦眉，朝妇人说：“阿妈怎么这样，这孩子冻得浑身发抖，怎么能够送他走呢？”语言脆丽，如黄莺出谷。

那妇人尚未答话，熊倜突然跳了起来，朝那少女及小女孩一跪哀求着说：“这位阿姨和这位姐姐救救我，不要赶我走，我没有家了，情愿替你们做事，做什么事都行。”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那小女孩看了，不禁拉了拉她姐姐的衣角，低声说道：“姐姐，你不要赶他走嘛，瞧他样子怪可怜的。”少女看了熊倜一眼，只见他虽是从水里捞出的，衣服淋漓，非常狼狈，但却生得俊美已极，一点都没有猥琐的样子，心里也很喜欢，侧脸对那妇人说：“这小孩既是无家可归，我们就把他收下来吧，也好替我打打杂。”

那妇人说道：“姑娘，你有丫头们服侍你还不够吗？这小孩来历不明，怎么能收下他呢。”那少女一甩手，生气道：“不行就不行，我求你做一点事都不行，看下次你求我，我也不答应你。”那妇人连忙陪着笑道：“行行行，姑娘的话我怎么敢不听。”又大声对着正站在旁边的两个丫头说：“快把这小孩带到后面去，找件衣服替他换上，听到了没有。”那两个丫头赶紧把熊倜带到后面去了。那小女孩高兴得只笑，牵着少女的衣角，笑着说：“姐姐真好。”那少女听了，叹了口气，似有无限心事，轻轻说道：“什么还不都是为了你。”

那小女孩听了，眼圈一红，扑进少女怀里，两人紧紧地拥抱着，竟都流下泪来。

原来此二人遭遇也是异常凄惨，她们的父亲原本是一个通儒，虽然才高八斗，但却气质清高，不愿应试，为异族作奴才，在城郊一个名叫金家庄的小村落里，开设了一家蒙馆，靠一些微薄的束脩来讨生活，妻子早死，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善解人意的女儿，生活自是清苦，

但却也很安静。

这位老先生姓朱，字鸿儒，本是大明后裔，大女儿若兰，小女儿若馨，他因为没有儿子，从小就把两个女儿当做男子，教以诗书，等到若兰十六岁那年，朱老先生忽然得了重疾，竟告不治，临死时望着两个悲凄欲绝的女儿，自是难以瞑目。

朱家本就贫寒如洗，朱鸿儒一死，根本无法谋生，朱若馨才七岁，每天饭都不能吃饱，饿得皮包骨头，朱若兰姐妹情深，看着难受已极，这才落溷烟花，做了秦淮河畔的一个歌妓。

朱若兰丽质天生，再加上本是书香世家，诗词书画，无一不精，不到一年，即艳名大噪，成了秦淮群花里的魁首，朱若兰人若其名，幽如空谷兰花，能得稍亲芳泽的，可说少之又少，可是人性本贱，她越是这样，那些走马章台的花花公子越是趋之若鹜。

秦淮笙歌金粉，本是筵开不夜，但朱若兰却立下规例，一过子夜即不再留客，船上的老鸨把她当作摇钱树，哪能不听她的话，所以熊倜晚上来的时候，已是曲终人散了。

朱若兰命薄如纸，知道熊倜也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同病相怜，对熊倜爱护备至，朱若馨年纪尚幼，一向都是做别人的妹妹的，现在有

了个比她还小的熊倜，也是一天到晚忙东忙西地，照料着熊倜，熊倜劫后余生，得此容身之地，实不啻如登天堂。

熊倜这半年来经过的忧患太多，人在苦难中总是易于成长，他也变得有一些九岁大的孩子所不应有的世故，而且他知道自己身世极秘，所以对于对他视如手足的朱家姐妹，也是绝口不提，只说自己父母双亡，又是无家可归罢了。

朱若兰白天没事，就教着若馨、熊倜两个孩子念书，熊倜生长王府，启蒙极早，文字已有根基，再加上聪明绝顶，过目成诵，往往若馨念了好几遍还不能记得的书，熊倜一念就会，若兰更是喜欢。

有时夜深梦回，熊倜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就偷偷地取出戴梦尧给他的册子流泪，于是白天他更加刻苦念书，只因那册子上所载字句均甚深奥，他要有更多的知识，方能了解。

晚上，前舱有客，度曲行令，热闹已极，熊倜虽也年幼爱闹，但他却绝不到前舱张望，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是不允许他享有欢乐的，只是一个人躲在后面念书，有时若馨也来陪着他。

若兰在前舱陪完酒回来，自己感怀身世，总是凄然落泪，渐渐熊倜也知道了这是何等所在，不禁也在心里为若兰难受，发誓等自己长

大成人，一定要把她们从火炕中救出来。

这样过了一年，熊倜非但将幼学琼林等书背得烂熟，就算是四书五经，也能朗朗上口，这才捡了一个月明之夜，偷偷溜到岸上荒凉之处，将那两本册子放在前面，恭恭敬敬拜了四拜，默祈父叔在天之灵，助他成功。

此时月色如银，秦淮烟水，浩渺一片，熊倜极仔细地翻开那两本册子，那是用黄绫订成的封面，里面的白绢上，整齐地写着字，和一些图式，熊倜翻开第一本，正是星月双剑仗以成名的“苍穹十三式”，但“苍穹十三式”内尽些些腾刺击的精微剑式，熊倜既无师傅指导，又无深厚的武功根基，如何能够学得，他翻阅了一会，不禁失望得哭了，于是他再翻开第二本册子。

那本册子正是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内家初步功夫，也正是星月双剑始终未能登峰造极的天雷行功，须知戴、陆二人壮年武学，又是终岁飘泊，自是不能潜心于这等性命双修的内家调息之术，但熊倜以一天资绝顶的幼童，再加上胸怀大志，刻苦自励，却是正宜于此，而且戴梦尧记下这这册秘功的时候，写得异常详尽，是以熊倜日后能初入江湖，即名满武林，虽是他屡得奇缘，但如他未扎成极深厚的根基，又怎能得此呢。

此后每日天尚未亮，熊倜就偷偷爬了起来，独自跑到静僻的河边，迎着朝气学习吐纳之术，初学时，他自有不少困难，但他却都以绝大毅力去克服了，有时遇着难解之处，竟终日恹恹，偶一得解，却又雀跃不已。

这样练了年余，他不分晴雨寒暑，从未间断，受尽了常人所不能受的磨折，但是他也得到他所应得的报偿，须知天下无论任何事情，俱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受的磨折愈大，所得亦是愈多。

两年来的苦练，他觉得自己的周身肌肉，已能随着呼吸自由收缩，而且气力倍增，身体像是蕴藏着千百斤力量，只是无法发泄而已，他不知道他这些日子的苦练，已到了内功中极深奥的境界，正是武林中人终生想往的“三花聚顶”、“五气朝元”，所差的只是“督”、“任”两脉，尚未能打通，否则就算是武林高手，都也不能伤他了。

两年多来，若馨也十余岁了，出落得自是清丽异常，熊倜本是和她姐妹睡在一起，现在一来因为人都大了些，二来因为熊倜晚上要练功，和她姐妹睡在一起甚是不便，就搬在后面后舱一间角落上的小房去睡，更是尽夜不息地练着调息之术。

一天浸晨，熊倜又溜了出来，到河边去练功，他心里正在想着“天雷行功”里的精微之处，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船板，一脚踏空，全身将

要落水，他本能的往上一提气，哪知却出乎意外地全身似有大力吸引，向上拔高了数尺，他心中一喜，真气一散，却又扑通掉进水里，所幸秦淮乐户不到日上三竿，不会起床，也没有注意到他。

但是从此他却知道自己已能练习“苍穹十三式”了。

岁月倏忽，瞬又三年，熊倜已是十四岁了，他削竹为剑，举剑已有三年，“苍穹十三式”已能自由运用，“天雷行功”却未见进步，他除了觉得自己运气时，体内雷响较前稍大之外，但每每练到紧要关头，体内真气总不能融而为一，心里懊恼已极。

若馨也已十五了，江南春早，十五岁女孩子已经长得像个大人了，渐渐地，她对熊倜形痕上变得生疏起来了，可是在内心的情感上，却对他更是关怀，熊倜自是不知女孩子的心事，还以为她不喜欢自己了，心中很是惆怅，须知他俩从小耳鬓缠磨，两小无猜，五年来已有情愫，自古英雄最是多情，他每日除了若兰的殷殷垂注外，心里觉得甚是空虚。

这五年来最苦的是若兰，她忍辱负重，眼看着自己喜爱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不禁感到自己年华渐逝，归宿茫茫，终日更是忧悒，常常一哭就是好几个时辰。



熊倜这么多年来都处身在青楼花舫里，早就想脱身远去，但是看到若兰对自己的关注和爱，又不忍就此一走，亦是苦闷已极，更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到武功上去，希望自己武功早成，能了结自己的恩仇，但是他武功究竟已到何种地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熊倜练功时，因为怕别人知道，总是随时换着地方，不是在浸晨，就是在深夜，这天他天色尚未露出曙光，就跑了出来，四周一看，只见晨雾颇重，笼罩得秦淮水波与大地苍天，结成迷迷濛濛的一片灰色。

他站在岸边，迎着清新而潮湿的空气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看着四野无人，一口兴起，朝着前面的浓雾一伏身，身如离弦之箭，向外窜了两丈开外，下面即是河水，眼见他就要下落，忽地两臂一振，右脚尖找着左脚面，用力一踩，人又向前窜了丈余，接着又是一弓身形，左右脚互踩，转瞬间已飞越过秦淮河的河面，这时远处浓雾里有人轻轻地“咦”了一声，但熊倜正在高兴头上，他自己也未想到竟能将“苍穹十三式”里最难练的一招“巧渡鹊桥”运用这般纯熟，所以虽然有人“咦”了一声，他却毫未听见。

须知熊倜五年来，日夜不停的苦练，人既绝顶聪明，何况再加上那本册子是“星月双剑”一生精力所聚，里面全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绝顶武功，他照书勤练，虽然无师自通，但已比那些苦练十年廿年的普通武师，高明多倍。

熊倜坐在那里行了一会内功，看见天色尚早，从背后衣服上系着的绳子里，拔出一根用竹子削成的短剑，就地一站，剑尖下垂，慢慢右手平伸，剑尖向上挑起，这正是“苍穹十三式”的起手式“金乌初升”，看似呆板，但其中却包涵着无穷变化。

熊倜正在运气，将体出真气通到剑尖上发出，忽觉肩上有人一拍，他一惊之下，本能地反手一剑，剑势上挑，虽是竹剑，但在熊倜手里运用，已可斩敌伤人。

熊倜剑方刺出，忽觉右肋一软，浑身真力俱失，手里的剑也同时失去，竟似他将剑交给别人一样，他尚未有任何动作，眼前一花，多了一条人影，冲着他冷冷的说：“你的剑法是谁教给你的。”

熊倜大惊之下，定睛一看，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似人似鬼的怪物，通体纯白，非但衣履是白的，就连头发，眉毛也全是白的，脸色更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像是刚从坟墓里跑出来的。

熊倜强煞也只是一个十四岁大的孩子，见了这种形同鬼魅的角色，吓得转身就跑，哪知他人刚纵出，浑身又是一软，又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点了一下，叭地一声，落到地上，跌得臀部隐隐作痛。

那人根本未见走动，人却移了过来，还是冷冷地说：“你的剑法是谁教给你的。”

熊倜个性本强，何况此人所问的，又是熊倜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他怎会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听，更何况此人太觉诡异，根本不像人类。

那人问过之后，即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熊倜伏在地上调息了一会儿，猛地腰、腿、肘一齐用力，人像弹簧般弹了起来，往前一窜，就是三、四丈，他满以为这次定可逃出了，哪知他脚尖刚一沾地，那怪人却又正正地站在他面前，他毫不考虑，双臂一振，人往上拔去，哪知那怪人也同时随他拔起，完全同样快慢，他拔到哪里，那怪人也拔到哪里，只要熊倜往前看，那怪人冷而苍白的面孔总是赫然在他在眼前。

熊倜不禁急了，连人带头，向那怪人撞去，那怪人却不躲闪，眼看即可撞上，哪知那怪人却随着他的来势向后飘了开去，熊倜力量用完，他又跟着停止，仍是保持着刚刚的距离。

熊倜东奔西窜，却始终逃不过那怪人，他想到自己苦练五年，第一次碰到的人，反但打不到他，竟连逃都逃不出去，这样怎能谈到报仇雪恨，不禁坐到地上哭了起来。

那怪人本是坚冰般的面孔，看见熊倜哭了起来，却开始起了变化，接着浑身扭动，像是不安已极，却极力忍耐着的样子。

熊倜哭了一会，想起了戴梦尧临死前对他讲的话，哭得更是伤心，那怪人似是忍耐不住，也坐到地上，跟着熊倜哭了起来，而且哭得比熊倜还要伤心。

原来那怪人本是孤儿，生出后就被抛在居庸关外的八达岭上，却被产在深山里的一种异种猴子捡了去，喂以猴奶，那怪人长大后跟猴子一样深山乱跑，遍体长着粗毛，吱吱喳喳地说着猴语，有一天被一个游山的剑客发现，把他带了回去，用药水把他遍体的毛皮去了干净，授以武技，而且还替他起了个名字叫侯生。

那剑客在八达岭一耽十年，传得侯生一身本领，侯生本就生有异禀，内外功学起来比别人事半功倍，出师后即常到关内游侠，不论黑白两道，只要惹他不顺眼，他就把人家弄死，而且行踪飘忽，轻功高得出奇，无人能奈得他何。

后来他年纪大了，渐渐懒得走动就娶了个太太在八达岭隐居起来，星月双剑的师傅那时在青龙桥隐居，两人都是武技高强性情孤僻的老头，一谈之下，竟是非常投缘。

侯生内外功俱都已臻绝顶，几乎已是不坏之身，可是不知甚的，却最怕听见人哭，只要有人一哭，他也会跟着哭了起来，而且哭的时候武功俱失，和常人完全一样。只是江湖人士从未有在他面前哭过的，故也无人知道他的这宗短处。

可是侯生晚年娶的这位太太却最好哭，她一哭侯生也跟着哭了起来，要是别人不停，他也不能停止，后来他太太发现他这个毛病，没事就拿哭来要挟他，弄得他实在不能忍耐，竟逃了出来。

他跑到星月双剑的师父那里，住了几个月，想到关内一游，星月双剑的师父就托他照顾徒弟，这时刚好星月双剑带着熊倜及尔格沁同逃，他就跟在后面保护，后来在南京城郊陆飞白口发狂言，他一怒之下，冷冷地说句“好大的口气”就不管走了，他却不知道星月双剑都遭了毒手。

他一个人各处游玩了好几年，再回到江南，却听得人说星月双剑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却人言人殊，他这才一急，觉得自己对不起星月双剑的师父。

他也知道星月双剑是带着两个孩子同走的，现在星月双剑已死，他就想找着两个孩子，来补偿自己的歉疚，哪知找了许久，也无法找

着。

这天他正浸晨到莫愁湖去看雾，偶然走到秦淮河边，看见有人正用“苍穹十三式”里的功夫飞渡秦淮，“苍穹十三式”武林中会的可说绝无仅有，他才“咦”了一声，跟了过去，他看到熊倜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心想也许就是他要找的人，这才跑过去问，他个性奇僻，喜怒无常，看见熊倜想走，就逼着熊倜，哪知道熊倜却哭了起来。

熊倜又哭了一会，发现侯生也在哭，而且哭的样子很滑稽，不觉一噗哧笑了一声，侯生听他笑也不哭了，熊倜觉得好玩，就问道：“喂，怎么我哭你也哭，我不哭你也不哭了。”

侯生两眼一瞪，冲熊倜说：“怎么你哭得我就哭不得呀！”熊倜见他白发白髯，已是个老头子，但说起话来却像小孩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侯生看到他笑，就站了起来，拍拍沾在白衣服上的尘土，想了一会，问道：“星月双剑是你什么人？”

熊倜笑声顿住，惊异地看了侯生一眼，没有答话，侯生看了看他，觉得他年纪虽幼，但两眼神光饱满，肤如坚玉，内功已有根坚，遂起了怜才之念。侯生飘忽江湖，辣手毒心，人称毒心神魔，数十年来，

从未对人生出如此好感，这也确是异数。

停了一会，侯生把语声放得和缓，说道：“你不要怕，只管说出来，我不会害你的。”

熊倜见他脸上已再没有冷酷之色，突然对他也起了亲切之感，这五年来除了朱家姐妹之外，别人对他都是冷眼相待，侯生虽是行踪诡异，令得他害怕，但是现在他语气却在严厉中露出关切，熊倜想到他最敬爱的戴叔叔也是这种样子，不禁又哭了起来。

侯生见熊倜一哭，急得只是顿脚，但他血液里有了八达岭里异种猿猴的天性，只要看见人哭，自己也不能控制地哭了起来。

熊倜本是聪明绝顶之人，见他如此，心里明白了几分，突然福至心灵，止住了哭，说道：“这位伯伯，我不哭了，只是因为 I 想起死去的戴叔叔，所以才忍不住哭了起来，请你不要怪我。”

说也奇怪，他不哭，侯生也不哭，觉得这样大的人，在小孩子面前哭，有点不好意思，又于是面孔板板紧紧地说：“戴梦尧是你的师父？”熊倜此时已不再怕他，就点了点头。

侯生又看他一会，突然说：“你把戴梦尧教你的天雷行功练一遍

给我看。”熊倜也是与他有缘，话都没说，就坐在地上练了起来，只是又像往日一样，练到紧要关头就泄了真气。

侯生动也不动看着他练，脸上竟有喜色，此时突然跑了过去，不知怎的将手一伸，将熊倜倒提了起来，将他浑身一阵乱拍，熊倜只觉浑身舒服，丝毫没有痛苦之感。

他拍打了约有盏茶时候，将熊倜放了下去，两手板住熊倜的肩膀，叫熊倜张开嘴来，他也把嘴一张，对着熊倜吹出一股气来，只见有一条宛如实质的气体，投入熊倜的嘴中。

那气体一入熊倜口中，熊倜只觉浑身一冷，有一股寒气在他体内运转，过了一会，侯生额上已然见汗，熊倜觉得那股寒气渐渐变得火热，烫得他浑身又酸又痛，侯生的两只手像铁匠似的板住，他动也动不了。

又过了一会，侯生将手一松，却扑地坐到地上，累得气喘不已。

熊倜四肢一松，浑身觉得从未有的舒泰，看见侯生已在对面瞑目调息，也坐了下来，试着稍一运气，真气即灌达四肢，融而为一，不禁大喜。



此时天已大亮，阳光自东方升起，照得秦淮河水，粼粼金光，侯生站了起来，对熊倜说：“我已为你打通‘督任’两脉，此后你练功已无阻碍，等到你练得体内轻雷不再响时，可到居庸关来，你也不必找我，我自会找你的。”说完身形并未见动，人已不见。

熊倜站了起来，心里高兴得无法形容，自思道：“这人怎地如此奇怪，像是我戴叔叔的朋友，我起先还以为他是鬼呢。”转念又想道：“呀？我连他姓名都不知道，连谢也没有谢过他，真是该死，下次见到他……”他正想到这里，忽然白影一晃，侯生又站到他的面前，熊倜不禁大喜，正想跪下，侯生把手一拦，从背后撤出一把形式奇古的长剑，伸手抽了出来，只觉寒气沁人，他把剑套往熊倜手上一递，口里说着：“记着。”就虚空刺了几个剑式，像是毫无连贯，却又剑剑奇诡，熊倜都记了下来。

侯生把剑一收，也往熊倜一递，说道：“此剑我已用它不着，你可拿去，只是此剑在江湖上太已扎眼，轻易不可显露。”他想了一想，又说道：“此后你如找着你的妹妹，可把我刚刚教你的剑招也教给她，除此以外，你却不能教给任何人，知道吗？”

熊倜赶紧跪了下去，低头说道：“弟子知道。”等他再抬头，侯生已不见了。

熊倜手里拿着那把古剑，喜爱已极，他仔细看了许久，只是剑把上用金丝缕成“倚天”两字，随手一挥，剑尾竟有寒芒，知是一把宝剑，就站在当地，将侯生教他的剑招，按着方位，练了起来，总是觉得招招仿佛不能连贯，运用起来缓慢已极，但他知道，侯生武功深不可测，教他的剑招，必也是武林绝学，所以牢牢记在心里。

他放眼一望，天色虽是大亮，但秦淮河畔却仍渺无人踪，他纵身一掠，人已往前纵出五、七丈远，连他自己也觉意外，想不到片刻之间，功力竟会增加一倍，他却不知体内督任二脉一通，只要再稍加勤练，便是不坏之身，星月双剑威名那样之盛，但都不能达此境界，熊倜若不是侯生拚着两年坐功，不惜消耗自身的真气替他打通的话，就算再练个十年，也未必有此成就。芸芸武林群豪，能练到督任两脉自通的，可说少之又少，天下之大，除了侯生及有数一两个人间难得一见的隐侠之外，能替人打通此两脉的，更是绝无，而且此举最是耗费真气，不是有异常的关系，也绝不会做，熊倜得此旷世难逢的奇遇，确是难以解释的异数。

熊倜静悄悄地回到船上，船上人尚高卧，他回到他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舱，将剑收了起来，才出去漱洗，他想到今天的奇遇，心里就高兴，他想：“要是戴叔叔他们还在，看见我这样子，也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今天那位伯伯说我还有个妹妹，我真该死，这样多年我竟把她忘了，现在不知她怎么样了，我真奇怪，为什么以前竟从未想起过

她，呀！我还记得她那么小，整天只会哭，现在她该也长大了些吧，我真希望能找着她，把我全部会的武功都教给她，让她也可以跟我一齐去报仇。”

他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此时忽然若馨也跑了来，看见熊倜就脚步一缓，低低地说：“你好早呀！”熊倜看到她来了，就转头跑开，嘴里说道：“小姐姐早。”

若馨见他走了，也没有叫，轻轻地叹了口气，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

转瞬又是两年，熊倜早将“天雷行功”练得无声，“苍穹十三式”他更是练得熟之又熟，只是侯生教给他的怪异剑招，他尚未能完全领悟，他本早想走了，但当他看到朱家姐妹时，他仿佛觉得有一条无形的线在系着他，使他不能离去。

等到熊倜十六岁那年，他长得已完全像个大人，聪明人本就多半早熟，何况他自幼练武，身材又高，脸上虽仍有童稚之气，但已无法再在秦淮河的花舫上耽下去，他想了许久，本想就此偷偷溜走，免得难受，但想到若兰七年来的恩情，实是不忍。

终于在一天夜里，船上的人都睡了，他悄悄地跑进朱家姐妹住的

那间舱房将若兰叫到船舷旁。

夜已很深，河边寒意甚重，若兰不知有什么事，跟着熊倜走了出来，问道：“弟弟，你有什么事呀！”熊倜呆呆地望着她，只见她满脸俱是关切之容，这七年来她终日忧郁，更是清瘦得可怜，而且月移人换在芸芸金粉中，她也没有以前那么红了，熊倜想到就要离开她，心里一酸，眼角流下泪来。

若兰见熊倜哭了，就跑到熊倜跟前，这时熊倜已比她高很多了，她抬头望着熊倜的面孔，轻轻伸手替熊倜擦了擦眼泪，关切地说：“弟弟，你哭什么，是不是又受了谁的委屈？”

熊倜更是难受，回过头去，只见秦淮河水，平伏如镜，倒映着天上点点星光，微风吹来，仿佛置身广寒深处。

若兰只觉寒意渐重，轻轻地靠近熊倜，她第一次感觉到他已不再是个孩子了。

熊倜低下头来茫然说道：“姐姐，我要走了！”话尚未说完，眼泪又漱漱落下，若兰听了一惊，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熊倜伸手扶着若兰的肩膀说：“姐姐，我要离开你们，到很远很

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很多事等着我做，但是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我一定要将姐姐接出去。”若兰听了这话，心里如被刀割，推开熊倜扶着她的手，幽幽地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走的，但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呀！反正姐姐也活不了多少年了，你难道不能再等一等吗？”说着说着，已是泪如雨下。

熊倜突然一把将若兰抱住，哭着说：“姐姐，我真不想离开你，只是我实在有难言之隐，有许多事我都要去把它做好，但是，姐姐，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会一直陪着姐姐，让姐姐好好地享受几年，不要再在这种地方耽下去了。”

若兰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她止住了哭推开熊倜，低低地说：“你什么时候走呀！”熊倜又低下头去，说：“我跟姐姐说过，马上就要走了，若馨姐姐那里，你代我说一声，我不再去跟她告辞了。”

若兰想到七年相依为命的人，马上就要走了，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说：“你难道不能多耽几天吗？让姐姐再多看你几天。”熊倜狠着心摇了摇头说：“不，我马上就走了，多耽几天，我心里更是难受，姐姐快回房去吧！小心着凉了。”

若兰突地一转身，哭着跑了进去，熊倜望着她的背影消失，觉得像是失去了什么了，落寞地走回房，收拾了几件常换的衣服，将宝剑

仔细地用布包好，斜背在身后，留意地看着他那小舱，这平日令他难以忍受的地方，如今他都觉得无限温暖。

他呆呆地站在床前，房门轻轻地被推了开，若馨流着泪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绢包的小包，看见熊倜出神地站在那里，强忍着泪，走到熊倜的身旁，将手里拿着的小包放到床上，垂目说道：“这是姐姐和我的一点首饰，还有一点儿银子，你拿着吧，路上总要用的。”

熊倜转脸感激看着她，只见她长长的睫毛上挂满了泪珠，心里突然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张口想说些什么，又不知该怎么说，两人沉默了一会，若馨抬眼凄婉地看了他一眼，眼光中充满了悲哀的情意，慢慢转身走了两步。

熊倜压集在心中的情感，此时再也忍耐不住，哽咽着叫道：“小姐姐。”若馨听了脚步一停，熊倜走上一步，站在她身后，若馨突然一转身，熊倜乘势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两人顿觉天地之间，除了他俩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

若馨顺从地依偎在他怀里，伏在他胸膛上，低低地说：“你要走了也不来跟我说一声，难道你除了姐姐之外，就不再关心任何人了吗？”

熊倜温柔地摸着她的秀发，期艾着说：“我还以为，你不……”  
若馨抢着说：“你不要说了，我也知道你想着什么，你真傻，难道一点也看不出我对你的情感吗？”

她说完了，又觉得很羞涩，把头一钻，深深地埋藏在熊倜宽大的胸膛里。

此时万籁寂然，只有水涛拍击，发出梦般的声音，两人也不知相互偎依了多久，熊倜轻轻地推开若馨，说：“我该走了，再不走天就要亮了。”若馨眼圈一红，又流下泪来，幽怨的说：“你等天亮再走不好吗？”

熊倜摇了摇头，说：“我要乘着黑暗走，到了白天，我就再也没有走的勇气了。”

若馨拿起那手绢包的小包，擦了擦眼泪，紧紧地塞在熊倜的衣襟里，垂首说：“不要弄掉了，这上面有我的眼泪。”

熊倜此时，真恨不得将一切事都抛在脑后，只要能 and 若馨紧紧依偎一辈子，可是他怎能忘了国仇家恨，他怎能忘了临死殷殷垂嘱的戴叔叔。

他一咬牙，转身拿起包袱，忽然看见若兰也站在门旁，他觉得他再不走，就永远不能走了。

他走到若兰的跟前，说道：“姐姐，我走了。”若兰慢慢地让开路，说道：“路上要小心呀！你还小呢？”

熊倜回头又看了若馨一眼，她已哭得如带雨梨花，熊倜强忍住悲哀，朝若兰说：“我会小心的，姐姐放心好了。”

说完他就冲出舱门，消失在黑暗里，若兰走过去拉起若馨的手，像是告诉若馨又像是告诉自己，坚定的说：“不要哭了，他会回来的。”



## 第四回 七年学剑，秦淮金粉似梦；九月高歌，中原豪士如云

熊倜走下船的时候，大地仍然一片黑暗，此时四野无人，他本可放足狂奔，但他觉得脑海里混混沌沌，茫然若失，像是有许多事要思索，又不知从何处开始。

他信步向前走着，在黑暗里，他觉得心灵较安全些，七年来，他足迹未离开秦淮河，外面的一切事物，对他都是太陌生了，面对茫茫人海，他心里有些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他想到：“我该先去莫愁湖，去看看戴叔叔和我分别的地方，然后呢……”他抚摸着包在衣服中的长剑，思索着：“我就要去找杀死戴叔叔的仇人了，宝马神鞭萨天骥，这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直到他的血染红我的剑为止。”

他脚步一歪，脚下踩着一块石头，他拾起它，用力地抛上天空，那石子直线地冲上去，久久都不落下。

他想着：“然后呢？我就要去找我的妹妹了，记得那时她还小，总是好哭，有一个奶妈总是陪着她，她叫什么名字，怎么我永远都想不起了？记得陆叔叔曾经告诉过我的，那天陆叔叔在晚上把我带了出来，抱我到一辆马车上，告诉我爸爸已经死了，叫我跟着他走，他要

教我武功，替爸爸报仇，他又指着一个小女孩，对我说是我的妹妹，而且还把她名字告诉了我，叫我记住，可是现在我却把她忘了，叫我怎么去找她呢？”

他转念思索着：“真奇怪，怎么那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好像从不知道我有个妹妹，也从来没有见过她，也许她太小了。所以爸爸不让我跟她玩吧！”

他走过秦淮河边一条狭小的街道，街的两边那些茶楼和小店，仍然两门紧闭，他回头又看了秦淮河一眼，笼罩在黑暗里的秦淮河，仿佛比白天更美了，他站着了脚步，刹那间七年来若兰、若馨的柔情关切，重重地问他心灵压了下来，然后凝成一个难解的结，他沉重地呼了一口气，转身急速地向前奔去，他离开秦淮河越远，心里的负担就像是少了些。

他一阵急驰，片刻已至莫愁湖，七年人事虽然全非，但莫愁湖还是原来的样子。他伫立湖边良久，心中反复思索，渐渐远处已有鸡啼。

熊倜自沉思中惊起，此时天已微明，他整了整衣服，暗想着：“江宁府如何走法，我都不知道，萨天骥在哪所镖局，我也忘了，我只得先找行人问路，到了江宁府之后，再设法打听萨天骥的镖局了。”

但此时天色太早，路上哪有行人，熊倜只得信步走去，他虽未施出轻功，但脚步仍比常人快得多，他走了一会，只见前面已是金陵城墙，原来他误打误撞，竟已走到水西门了。

此时城门已开，城内外已陆续有人出入，熊倜放眼一望，眼界不觉一新，他慢慢走进城内，腹内略感觉饥饿，就随便找了一家小茶馆走了进去。

那茶馆并无房间，只有一间大食堂，布置了几张方桌和一些圆凳长凳，厨房就在食堂的里面，除了卖茶之外，还带卖些蒸食干丝，小笼包子之类的面点，熊倜叫了一笼包子 and 一碗干丝，叫堂倌再泡壶龙井，一起送上来，堂倌嘴里吆喝着走了。

熊倜游目四望，只见这茶馆除了自己之外，只有三五个客人，坐往那里聊天。不一会堂倌送上吃食，替熊倜倒着茶，熊倜一想：“听说茶馆的茶房最是多话，不如我向他打听打听萨天骥的所在。”于是他就向堂倌问道：“喂，伙计，你知不知江宁府有个叫宝马神鞭萨天骥的人。”

那堂倌果然喜欢多嘴，听见有人向他问话，把毛巾朝肩上一搭，笑着说：“南京城内镇远镖局的总镖头宝马神鞭萨天骥的大名，谁人不知呀！”熊倜听了心里一喜，赶紧接口问道：“那么镇远镖局在哪里

呢？”

堂倌听了，又是哈哈一乐，说道：“你老原来是要找萨天骥呀！镇远镖局倒是好找，从这里过两条街口，朝左一转弯，你老就可以看到镇远镖局的大招牌，不过你要找萨天骥，却来晚了五年。”

熊倌听了一惊，问道：“难道他已死了。”那堂倌打开了话匣子，往熊倌旁边的板凳一坐，好在生意消闲，他笑说着：“这话你问我，倒真是问着了人，你问别人，还真没人知道。”他干咳了几声，熊倌急得催着快讲，那堂倌却说道：“只是这件事太秘密，我不能随便讲给人听。”说完站起来要走。

熊倌一急，伸手刁住那堂倌的手，那堂倌只觉半身发麻，痛得叫了起来，熊倌急忙松手，他久在乐户，虽是年轻，却懂不少人情世故，心中一想，知道这堂倌想要银子，伸手入怀摸了摸，掏出一小块银子来，约有两许，那店倌看到银子，痛也不痛了，走也不走了，伸手接过，转过笑脸说：“其实我告诉你老也没有关系，只是你老却不能说是我讲的。”熊倌不耐烦的点着头，那堂倌这才说道：“好多年前，镇远镖局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小孩，听说那两个男人也是有名的武师，后来不知怎地，萨天骥把那两个男人弄死了，大的小孩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萨天骥却和那个女人拼上了，本来大家还不知道，哪晓得过了一年，萨天骥竟和那女人结婚，而且还把那小女孩子

做了女儿，镖局里的都是好汉，大家都不满意他，不过因为镖局是他开的，也没得办法，哪晓得过了不久，萨天骥把镖局的事务忽然都交给二镖头金刀无敌镇三江骆永松，自己却带着那女人和小孩走了。”堂倌说完，又起身来。

熊倜听完，浑身发冷，知道堂倌所讲的，就是他自己所发生的事，和萨天骥拼上的那女人，定就是那个奶妈，他越想越是难过，忽然看见堂倌已要走了，马上问道：“那么萨天骥现在在哪里呢？”

堂倌看见熊倜又像要拉他的样子，连忙缩住手，说道：“这个我却知道了，你老不如到镇远镖局去打听打听，也许那里有人知道。”说完就跑了。

熊倜此时悲愤交集，哪里还吃得下东西，匆匆付了账，就往外走。

他照着那堂倌的话，果然找到镇远镖局，此刻时光太早，熊倜看见镇远镖局两扇黑漆的大门尚自紧闭，他也不管，走上前去，大声敲起门来。

过了一会，只听里面有人咕咕嘟嘟地骂道：“是哪个丧气鬼，这么早就来叫丧。”熊倜听了大怒，大门呀地一声，开了一条小缝，钻出一个人来，睡眼惺忪地说：“是谁呀，来干什么的。”

熊倜正没好气，随手一推，门嘭地开了，那人也随着跌跌冲冲地往后倒了去，熊倜大声对那人说：“快把你们总镖头找出来。”

那人见熊倜年轻，以为好欺，嘴里骂道：“你他妈的也配。”反手一个巴掌，向熊倜脸上搥去。

这等庄稼把势，熊倜怎会放在眼里，右手一挥，左手抓着那人的衣襟，一抛一送，那人叭地一声，远远地跌在地上。

须知大凡镖局的伙计，虽是些无知的粗汉，平日仗着镖局的威力，横行街里，别人也都让他们三分，可是真若吃了大亏，却最乖觉不过，此刻那人见熊倜毫未作势，就把他抛到晕头转问，也知道了厉害，身上的疼痛也顾不得了，爬了起来，转身往里面跑去。

熊倜仍然站在当地，并未移动，他心中在想：“自己只是这样轻轻地一挥，就将看来那样精壮的一个汉子抛了出去，是何等令人惊异的喜悦呀……”

他仰头望天，已有些许阳光，从屋顶后斜照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子，斜阳照在地上，把熊倜的影子拖得长长地挂在身后，他自负地笑了起来，自语道：“要是戴叔叔看到，他也一定会非常常高

兴的。”

院子本是静静地，但突然间，嘈声从里面传出来，熊倜知道那汉子定将镖局里的人都叫了起来，但是他毫未作慌，一种奇异的自信支持着他，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去应付一切事。

不一会屋子里出来一大群人，一个个俱都是衣冠不整，睡眼惺忪的样子，显然是刚从被窝里拉出来，其中走在前面的，是个身材特别高大的汉子，浑身皮肤黑黝黝地，远看活像生铁铸成的金刚，此人正是镇远镖局里的台柱镖头之一，神力霸王张义。

他走到屋门口，突然停了下来，将两手大大的分开，拦住了后面的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熊倜，蓦地大笑起来，说道：“我听王三说有人来踢镖局子，我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好汉，却原来这样个小兔蛋子。”

后面跟着的，也哄笑了起来，像是完全没把熊倜看在眼里。

熊倜倒底是初入江湖，沉不住气，一看这些人的狂态，气得满面通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张义看了，笑得更是厉害，转身对身后的人说：“这兔崽子长得

倒挺标致，只可惜又小又嫩，只怕挡不住大爷我一下子。”

后面那些高高矮矮的鲁莽汉子，听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熊倜生在王府，自幼即和朱家姐妹长成，若兰、若馨，虽是身入乐籍，但却是书香世家，熊倜如何听得懂此种不文之话，但他看到那些汉子的笑态，又知决非好话，正准备全力一击，以泄怒气，却见那黑汉摇摇晃晃地走下台阶。

熊倜连话都没说，突地窜上前去，也未用什么招式，朝张义搥了正反两个耳光，张义万万料想不到，面前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后生，会出手如此之快，只觉眼前一花，脸上已着了两记，张口一喷，连牙带血，溅了一地。

熊倜轻易一击，竟然得中，以为眼前这个黑长大汉，也是先前开门那汉子一流人物，不免有些轻敌，哪知张义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名人物，生性虽然鲁莽，但却久经大敌，是个钻过刀山剑林的狠角色，此刻他脸上着了两记，已知熊倜并非等闲人物，但当着手下如许多镖伙，也不能就此罢手，想了一想，只得把心一横，准备今天豁出去了。

须知这等在刀尖上讨饭吃的朋友，只要将性命置之度外，连皇帝老子都敢招呼两下子，当下他张口怒喝道：“好个小兔蛋子，连招呼



都不打就下手了。”刚说完，长臂一伸，一招“金豹露爪”向熊倜抓去。

熊倜轻敌过甚，冷笑一声，右臂一挥，左手前探，准备照方抓药，像刚才一样，摔他个四脚朝天，哪知张义却远非刚才开门的王三可比，他素以神力著称，何况熊倜这一挥，只用了二成力，竟未能将他格开，张义将招就式，反手一招“金丝绞剪”竟将熊倜右手刁住，长大的身躯，微往外倾，“魁星踢斗”，右手猛力回带，疾的一腿，朝熊倜踢到。

熊倜骤逢险招，又是初次出手，不免有些心慌，但他毕竟是出自名门，又有极厚的内功根基，轻功更是绝妙，微一用气，真气即灌达四肢，左掌弯式往下去削踢来的脚，右手微一用力，张义即觉把持不住，蓦地回手收腿，左脚跟一用力，“金鲤倒穿波”往后猛窜，以求自保。此时熊倜只要顺势前往，再施一击，即可竟功，但是他倒底临敌经验太少，竟未能连环用招，须知他练功全是独自一人，连对手过招的都没有，自然初出手时，难免有此现象。

张义身刚立定，气虽已馁，但仍不肯就此收手，正准备往前冲，突回念一想：“此人年纪虽青，武功却深不可测，不知何门何派，来此又有何事，是敌是友尚未分明，我何必这样苦撑，即使伤了性命，又有何用……”

于是他不再出招，但他是个莽汉，不善言词，竟也未出言相询，熊倜见他怔怔地站在对面，不解何故，暗自忖度道：“常听若兰姐说，世人心最是险恶，你不伤人，人便伤你，现他虽是呆站在此，但心里却不知在转什么坏念头，不若我先发制人，先打发了他再说，免得吃人亏。”

此刻他轻敌之心已泯，一出手，就是“苍穹十三式”里的绝招，身驱微一顿挫，人已如箭般离地而起，“泛渡银河”以掌为剑，带着一股劲风，向张义当头挥下。

张义正自盘算如何开口，熊倜人已袭到，“神力霸王”久历江湖，知道这种身在空中，已发出的招式，你愈是伸手格拒，所受的也愈重，于是他猛力右旋，想避开此招，但“苍穹十三式”一招即出，其它的招式自会连环运用，除非对方亦有极高的武功，否则绝难逃出，熊倜右腿外伸，双手齐下，张义只觉漫天俱是熊倜的掌影，连躲都无法躲得。

此刻突地一人自内奔出，眼见熊倜正施杀手，忙喝道：“快往下躲。”但张义已在掌风笼罩下，已是身不由主，熊倜右手斜削“落地流星”，张义右颈一麻，人已昏了过去。熊倜在空中轻轻地一转折然后飘落地上，多年来的苦练，使他的姿势极安详而曼妙，他茫然地朝地下躺着的张义瞥了一眼，心里开始生出一丝歉意，为什么人类是这

样的一种动物，有时你会残忍地将第一次谋面的人，伤在你的手里。

他正在呆呆的思量着，不禁开始对自己和人类生出了厌恶，他想，这是他第一次伤人，以后呢？也许会有更多的人伤在他的手下。

这时里面奔出的那人，忽然朗声笑着走了过来，熊倜把停留在地面上的目光收了回来，打量着这个笑着的人，他又想：这人好奇怪呀，他的同伴被我伤在地上，他却会毫不介意的笑着。

不过他对这人却一时也没有恶感，这缘因是因为这人是个极为俊秀的男子，虽然年纪已很大了，但却有着一种成熟地、世故地男性的英俊，这使任何人在第一眼看到他时都会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

熊倜仍然站在那里，那人笑着走到他面前，说道：“好身法，好身法，想不到昔年威震江湖的‘苍穹十三式’又在此地重现。”

说完又深深一揖说道：“小弟是此间镖局的管事的，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粉面苏秦，王智述便是在下，其实呢，这都是朋友的抬举罢了。”说完又大声笑了起来。

熊倜连忙还了一揖，但他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他心里在暗自惭愧着，自己莽然地跑到人家的镖局里，又打伤了人家的同伴，但人家

却对自己如是客气。

王智逮见熊倜纳地似乎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的样子，顿时心中雪亮，知道此人武功虽高，却是个初出道的雏儿，不觉笑容更是开朗。

他又走前一步，笑着说：“看兄台的身法，想必是当年以‘苍穹十三武’饮誉江湖的星月双剑的后人，想当年江湖上人，谁不拥戴、陆两位前辈景仰得五体投地，只是自从星月双剑故去后，‘苍穹十三式’竟成绝响，想不到兄弟今日有缘，能再睹奇技。”

熊倜听了，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淡淡的高兴和骄傲，他想着当年的戴叔叔和陆叔叔挥剑江湖快意恩仇，不禁体腔里烈血奔腾，平添了几分豪气，于是也大声说道：“小弟正是星月双剑的嫡传弟子，此刻到贵镖局，便是有几件家师当年未了之事想来请教。”

说到此处，他俘目四望，只见镖局的伙计们仍然磨拳擦掌地站往后面，他略停了停，又说道：“只是贵镖局的大镖头们却恁地厉害，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拿小弟试手，小弟这才得罪了，还请总镖头多原谅。”

他这番话讲得虽是客气，但却有些不讲理，镖局里的伙计虽不好，

但张义却是先挨了打的，而且话里锋芒外露，他少年挟技，怎比得王智述世故圆滑，当下王智述哈哈笑道：“这都怪小弟太懒，起床太晚，接待来迟。”他看了仍然倒在地上的张义一眼，目光里流露出一丝奇异的光茫，但一闪而没，回头招了招手，叫伙计们照料张义进去，叹了口气，说道：“我这个兄弟，就是这样鲁莽脾气，想必是他开罪了兄台，您才惩戒惩戒他，这是他咎由自取，如何能怪得别人。”

熊倜听了，双眉一展，心中想道：“此人倒是个讲理的人，我不妨和他交个朋友，萨天骥的去向，也或许可以从他那里问出来。”他初出江湖，自以为知人甚明，却不知日后吃了大亏。

王智述又接口说道：“兄台高姓大名，小弟尚未得知，请里面叙茶，兄台如有事吩咐，小弟若能办到，一定效劳。”

说完他回头向镖伙喝道：“你们还不进去。”熊倜连忙说道：“小弟正有几样事要请教，只希望阁下能坦诚相告，小弟感激不尽。”

于是王智述拱手让客，熊倜也坦然入内。

这是极为宽敞的大厅，镇远镖局素负时名，为江南第一镖局，昔年宝马神鞭，单鞭匹马，闯荡出这番事业，端的是名动江湖，黑道上的朋友，只要看见镇远镖局的宝马镖旗走过，没有一个不卖个面子的，

自萨天骥神秘归隐后，镇远镖局盛况虽不如前，但新任的总镖头粉面苏秦王智述，却是个极工心计，长袖善舞的人，故此镇远镖局仍能执江南镖业之牛耳。

熊倜游目四顾，见这大厅布置得虽不能说是富丽堂皇，但却气派非凡，王智述将熊倜让到客座，忽地从里面又跑出来一人，神色甚是忿怒，眼角斜睨了熊倜一眼，大声向王智述说道：“大哥，老三的伤……”

他话尚未说完，王智述已大声笑了起来，指着熊倜说：“你来得正好，让我给你引见一位出类拔萃的朋友，来来来，这位就是昔年星月双剑的唯一传人……”他忽然记起尚未知道熊倜的名姓，但熊倜已站了起来，拱手说道：“小弟姓熊，名倜。”

王智述又高声笑着说：“呀！小弟真是荒唐，兄台的大名此刻方才知道，”他干笑了一会又接着说：“这位便是敝镖局里的副总镖头，江湖人称夺魂剑吴诏云的便是，两位以后多亲近，亲近。”

熊倜连忙拱手说：“岂敢，岂敢。”哪知吴诏云却只冷冷地点了点，忿然望了王智述一眼，很快地转身进去了，连头都未向熊倜再点。

熊倜不禁有些气忿起来，他想此人怎地如此不通情理，正想发话，哪知王智述却长叹了口气，说道：“我这两个把弟全是火爆性子，我

也不知劝过他们若干次，但说是说，他们却如过耳春风，听完就算，熊兄，您说我可有什么办法。”

王智速又说：“熊兄只怕不知，这几年，江湖上人材辈出，无论黑白两道，都有几个震动武林的后起之秀，其中最以使江湖侧目的，有天山冷家兄妹的传人，冷如水、冷如霜和钟天仇，十三省丐门的新选龙头帮主，蓝大先生，四川唐门的七毒书生唐羽，江苏虎邱的东方兄妹，此外峨嵋孤峰一剑，峨嵋双小，武当的四仪剑客，俱都是百年难见的武林俊彦，更可惊的是据说昔年纵横天下的天阴教又在山西的太行山左近死灰复燃，教主是一男一女两个不知姓名出身的年轻男女，如传闻是实，只怕武林又难免蒙劫了。”

他说完了又是哈哈一阵大笑，举起大拇指向熊倜一扬，说道：“不过据我看来，这些人虽都是武林之杰，但比起熊兄来，只怕都有逊色，熊兄此番出来闯荡江湖，我担保不出数月，定然名动江湖。”

少年人有哪个不喜被人捧的，熊倜听了王智速滔滔一番话，虽然其中的人物他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想来这些俱是响当当的角色，恨不得马上叫他们来，一个个看看才称心意。

他心里在想，脸上自是神采飞扬，于是他也笑道：“总镖头过奖了，只是小弟此番前来，确真有几件异常重要的事，待一一了却。”

他停了一下，见王智述正在全神凝听，便说道：“此间镖局，昔年是萨天骥所创，近闻人言，此人经已远飏，想总镖头定必知道他的去处。”

说完他双目紧盯着王智述，王智述眉目一皱，随即开朗，说道：“熊兄若是打听别的人物，只要是江湖上稍有名气的，小弟不敢说了如指掌，但也略知一二，但是这萨天骥……”

他故把语声拖长，偷目一望熊倜，见熊倜一提到萨天骥，就显得异常忿恨，心中暗喜，知道自己所料的不差，连忙接着说：“按说南鞭萨天骥，也是极负盛名的人物，但是自从他当年手创星月双剑后，想必自己心虚，埋头一隐，从此便不知去向，要找他实在困难已极。”

熊倜听了，忍不住面色突然变得失望和悲愤，站起身来说道：“这姓萨的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就算是上天入地，也要找他出，总镖头既然不知这厮的去处，那么小弟就此别过。”

王智述连忙将他拉住，说道：“熊兄切莫太过急躁，想熊兄初入江湖，朋友自少，小弟虽不成材，但无论黑白两道，都还有个交情，熊兄若把小弟看成个朋友，此事自管交给小弟，小弟决定尽全力探访出萨天骥的下落，岂不比你独自探访要好得多么。”



熊倜此刻方寸已乱，闻言一想，也是道理，扑地拜倒，含悲说道：“小弟举目无亲，凡事只有仰仗总镖头了，日后粉身碎骨，必报大恩。”

王智速忙也对面拜倒，双手揽扶熊倜，说道：“熊兄切莫这样，折煞小弟了，有话慢慢商量，我总要替熊兄想个万全之计，但却千万心急不得。”

于是王智速把熊倜扶到椅子上，熊倜仍然含悲未住，王智速说道：“熊兄单身入江湖，想必无甚牵挂，如果不嫌此地简陋，不如就搬来住下，一来省得别处不便，二来日后有事，也好商量。”

熊倜虽是聪明绝顶，但终究是历练不够，竟也一口答应下来，他竟未想到，他方才伤了镖局中的镖头，而吴诏云对他态度又是如是不满，他如何能安居在此，至于别的，他更未想到了。

王智速见他已答应，心中暗喜，忙道：“熊兄还有什么行李、衣物，可要一并取来，熊兄日后若有所需，也请只管开口，此后你我便是一家人了。”

熊倜忽地站了起来，哎呀了一声。

王智速忙问道：“什么事？”他心中另有所图，还以为熊倜要变卦了，是故神色甚是张惶。

熊倜却随即笑了起来，说道：“小弟真是糊涂，刚才心里有事，竟将随身的包袱忘在一家茶馆里，小弟孤身一人，身无长物，只要将这小包取来便可，此外就别无他物了。”

王智速这才松了口气，说道：“这原来如此，熊兄的包袱里，若无什物件，我看就算了，只因茶馆中茶客品流最杂，熊兄此刻回转去取，只怕已经没有了，何苦徒劳往返一次呢。”

熊倜沉吟道：“只是小弟换洗的衣服……”王智速忙接口道：“这个熊兄不必担心，但些许小物，小弟还能照料，但望熊兄不要见外就是了。”

熊倜自是无话可说，心中暗想：“这王智速确称得上是义气朋友，自己和他素昧平生，他却肯这样帮忙，若兰常说人情险恶，想不到我初出江湖，便遇到这等人物……”随又想到：“大丈夫知恩必报，日后我也定要找个机会来回报他这份好意。”

此刻王智速已在吩咐手下，为熊倜准备寝室，看起来真可算是仁至义尽，却不知粉面苏秦王智速，却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奸狡人物。

原来王智述、吴诏云、张义并称金陵三杰，其中吴诏云武功最高，掌中剑得自点苍派的真传，人也最是正派，张义人虽粗鲁，但也无甚心机，空自力大无穷，武功却不甚高，至于王智述呢，他除了轻功尚可观外，一无所长，反居金陵三杰之首，江湖上人提起粉面苏秦，谁都头痛三分，皆因他诡计多端，眼皮杂，手面宽，官的、私的、黑道、白道，只要碰着他，无不被他占了便宜去，但却无话可说，张义对他更是口服心服，吴诏云虽对他时有不满，但他们结义在先，他只得罢了，什么也敬他三分。

他之所以结交熊倜，亦是别有用心，原来当年萨天骥走时，并未交待任何事情，是故当时镖局群龙无首，大家都想夺取总镖头之位，这时吴诏云、张义都是初入镖局，王智述便利用此二人，取得总镖头之位，其余的镖师一气之下，也散了大半。

于是镇远镖局偌大一份基业，眼看就要风消云散，哪知王智述却另有手腕，他竟取得官府合作，这样一来，镇远镖局的业务才又蒸蒸日上。

就在熊倜到镖局前不久，在浙、皖、苏交境处的茆山脚下，忽然出了一枝成形首乌，这种东西本是天地间的至宝，哪知却被一樵夫无意间得到，那樵夫终年劳苦，也不知道此物究竟是什么，只想到一定

值钱，跑到药铺里，卖了几十两银子。

这药铺老板，却是个官迷，得了此物，喜不自胜，他这才带至江宁府去，想献给皇上，自己也能博到一官半职，好也光耀门楣。

这就是人类的心理，以自己所有的，去换取自己所期望的，人们所有之物不同，期望也有大小，江宁府也想借此升官，但他知这种东西常人吃了，自是延年益寿，练武之人吃了是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解百毒，此时大明方灭，江湖群豪，尚以崇明为荣，听到这种消息，沿途势必前来抢夺，于是他就把这难题交给镇远镖局，让他将此物送至帝京。

镇远镖局的镖旗虽能卖几分交情，但这种东西却大非别物可比，消息刚传出，王智述便知道有许多人在动脑筋了，甚至有些已归隐的前辈，也都来淌这趟混水，皆因此物于练武之人大为有益。王智述既是再多计，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尤其此物关系太大，万一失落，真是不堪设想了。

是故他一见熊倜，非但武功深妙，而且初出道，是个雏儿，容易瞒哄，就心中有了计较，想利用熊倜，将这个至宝安送至京师。他这才故作和熊倜相交，甚至毫不计较自己的把弟被伤，他本是城府极深之人，表面上丝毫不露，熊倜如何能看得出。

吃过午饭之后，王智速陪着熊倜闲谈，他口才本好，把些武林遗事，描绘得天花乱坠，把自己更说是朱家郭解，信陵孟尝一流的人物，然后再说些江湖中成名豪杰的奇行，年轻人谁不好胜求名，把个熊倜说得雄心万丈，恨不能立即成名江湖。

王智速慢慢把话引入正题，说道：“不是我说句大话，像你这样的人，武林中我非但未尝得见，而且连听都未曾听到，我久历江湖，见闻不可谓不广了。”他话说到此处，故将语译一停，眼看熊倜的表情，果然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不禁大喜。

于是他干咳了几声，又说道：“大丈夫立身处世，谁都该扬名立业，像贤弟这样的人才武学，若是默默无闻于天下，岂非憾事。贤弟，你我知己，待愚兄说几句知心之言，你此番出江湖，恩仇固然待了，但也该做一番事业才是，你说我话可对吗？”他越说越拉近乎，先是兄台徐徐已经是贤弟了。

熊倜未尝不心动，沉吟了半晌，说道：“小弟有此心，只是恩仇未了，教我如何能够心安。”

王智速忙说道：“贤弟此话差矣，想那萨天骥隐姓埋名，甚至早已死了，贤弟若一世找他不着，岂非一世一身无成，贤弟若信得过愚

兄，愚兄此处倒有个计较，今晚待我先介绍几个金陵成名的豪杰与你，过几日你我兄弟同行，押一支镖入京，这样沿途一闯，一来增长见识，二来扬名立万，三来也可乘便打听萨天骥的下落，这样岂非一举而三得吗？”说完他得意地大笑着。

熊倜思索了一会，也认为此举实是有益无损，遂也一口答应了。

当晚金陵的镇远镖局灯火辉煌，大张筵席，江南地面成名的英雄豪杰，差不多全被请到，镖局的总镖头，江湖上大大有名的粉面苏秦王智逮具柬相邀，说是要引见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与大家。

到场的豪杰们总有一、二十位，其中较负盛名的有东山双杰、王氏兄弟，长江的水路英雄浪里神黄良骅，四通镖局的正副镖头，八手神刀客徐葆玉，飞燕子徐铸，以及江宁府省城内外，一万多个靠横胳膊混饭吃的龙头老大小山神蒋文伟，此外还有一些，也都是些成名的江湖道。

粉面苏秦带着熊倜将这般人物一一引见了，而且将熊倜的武功夸得天上少有，地上无双，这般人物看他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虽然知道他是星月双剑的衣钵传人，但听着王智逮如此吹嘘，心里多少有些怀疑和藐视，但大家看在金陵三杰的面子上，对熊倜也是极力恭维，拼命拉拢。

酒已喝了三分，粉面苏秦站起来道：“今日我请诸位来，一则是想跟各位聚聚，最重要的还是将这位百年难见的武林奇才，给各位引见引见，兄弟口说无凭，各位看他文质彬彬，心里一定不信我说的话，今日各位欢呼痛饮，若请我这位贤弟出来露一手，非但不大合式，而且显得对我这位贤弟不大恭敬。可是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并非虚语。”

他说到这里，游目四顾，然后向大家道：“各位可曾发现，今日席上少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我的三弟神力霸王张义，各位与我兄弟相交非止一年，谅也知道我那兄弟的武功，虽只是几手粗稼把式，但等闲角色还没看在他的眼里，可是今晨他因些许误会，和人争吵，被人一出手，就制止了。”

这时断魂剑吴诏云，攸然站了起来，离开了大堂，神色甚是愤怒，群雄各自愕然，不知出了何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但王智速只淡然笑了一下，又接着说：“我那三弟就是被我刚刚引见给各位文质彬彬的熊倜所伤的，各位俱都武艺高强，但要在一招半式内伤得我那三弟，只怕也不能吧。”他说完哈哈一阵大笑，熊倜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

他望着堂上群豪，都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他，脸上不禁变得绯红，他想站起来解释一下，谦虚几句，又不知从何讲起。

王智述笑声住后，接着说道：“各位想都已得传闻，说兄弟接了一趟极贵重的镖，送上京师，当然，镖货越贵重，打它主意的人也就越多，可是现在有了这位贤弟，陪我直上京都，我还有什么顾忌呢？”说完，他又是一阵狂笑。

这时群豪才对熊倜的印象大有改观，皆因张义亦是武林中的角色，何况他们久知粉面苏秦的为人，料到熊倜若非真有高深的武功，凭王智述的为人，决不会把他如此恭维的。

酒越喝越多，小山神蒋文伟忽然站了起来，高声说道：“各位兄弟，今日承蒙王总镖头的宠召，得幸识得了这等少年英雄，我知道大家一定很痛快，只是酒色相连，英雄定必要配美人，你我众家兄弟，虽不能称得上英雄，但也差不了哪里去，我主张飞柬相传，把秦淮河上的那些娘儿们都叫了来，大家在一块乐乐。”

他话刚讲完，立刻就得到一片哄然附议之声，有的竟鼓起掌来。

于是小山神更加得意，又说到：“听说那里的若兰有个妹妹，现在也出落得像朵水葱花似的，把她叫来，和我们这位熊老弟正是一对。”



说完又是一声大笑。

谁知笑声未落，熊倜叭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请你说话放尊重一些，怎么自称是英雄人物，却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来。”

须知熊倜自幼和若兰、若馨长大，又有真情，听到别人讲她们，自是怒火上升，也顾不得如许多人，就变脸相询了。

小山神蒋文伟，在江宁府也算得上是一霸，怎能受得了这样的话，也是一拍桌子，粉面苏秦一看事情要僵，连忙站了起来，高声劝道：“算了，算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什么话都好说。”

哪知蒋文伟又加上一句：“朱家那两个臭娘儿们，老子有什么说不得的。”

熊倜一听，气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本是坐在王智逮身旁，这时王智逮眼看不对，想把他拉到位上。

熊倜却蓦地一跃，身子从桌面上飞纵出来，竟使出苍穹十三式中的绝技，身形顿挫之下，从人群上跃出去，落在大堂门口，指着蒋文伟说：“你这种不要脸的人，我也不用和你多说，快跟我滚出来，让

我教训教训你。”

熊倜初显身手，就震住了满堂群豪，连素以轻功著称的粉面苏秦王智述，和飞燕子徐铸，一看熊倜的身法，都暗叹差得太远，小山神蒋文伟看了也是心惊，但他到底是个成名人物，在江宁府也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人家指名骂阵，怎能缩头不出呢？头皮一硬，他可没有这份功力飞跃出来，众目所注之下，一脚踢开桌子，骂道：“敢情那婊子是你的大妹子。”人也随着纵了出来。

皆因小山神虽是成名人物，但他终究不是正派武林中人，大家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情，袖手旁观，王智述却想借此敲山震虎，让熊倜露露功夫，他知道只要堂上这般人看到了，不出半天，熊倜立刻就是江宁的风云人物，是故他也索性不管了。

这可苦了蒋文伟，熊倜盛怒之下，一出手就是绝招，他安心一掌就把蒋文伟废在掌下，他伤了张义之后，又听到王智述对他所说的话，此时已有充分的自信，小山神刚纵出来，看到熊倜的身躯已盘旋在他头上，他慌乱之下，身驱一矮举手一格，一招“霸王卸甲”，但招式尚未用完，就觉得手已被人擒住，接着一阵痛彻心腑的痛苦，随即晕了过去。

王智述这才跑了出来，他一看之下，小山神的一条右臂，竟被熊

倜生生的折断了，不禁眉头一皱，看了熊倜一眼，见熊倜仍然怒目注视着小山神，心中一动，想道：“这朱家姐妹定是和熊倜有着深切的关系，不然不会别人稍一侮辱到她们两人，他就会如此的愤恨，可是我久在金陵，朱家姐妹那里我也常去，怎会对此毫不知情呢？这倒要仔细打听打听。”

这时群豪也纷纷跑了出来，他们眼看小山神蒋文伟一招之内，就伤在熊倜掌下，连熊倜怎样出手的，都没有看清楚，这才知道王智述所言非虚。

大堂里的灯火，把院子照得宛如白昼，这么多人站往院子里，竟没有一个出声发话的，王智述看着倒卧在地上的小山神，想后日长的纠纷，但他为了要达成将成形首乌要送至京师的目的是，其他的任何事，他都不能顾及了，何况他在江宁府，官私朋友都极多，势力又非小山神能比，他自信还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于是他心胸一敞，开言笑道：“蒋文伟自讨没趣，吃了苦头，可是各位连带在下，却都沾了他的光，得以能够看见武林中罕见的‘苍穹十三式’的绝招，各位别扫了兴，还是喝我们的酒吧。”

他又吩咐镖伙道：“把蒋大爷用辆车送回去，告诉他的弟兄，什么账都算在我姓王的账上。”熊倜心中，更是觉得感激。

众人一见，事情已了，既然事不关己，而且熊倜这一施绝技后，马上成了群豪争欲结交的对象，于是他们蜂拥着熊倜，重回到堂上，众口纷纷，谈的莫不是赞赏熊倜的武功，王智述见计已得授，不禁心花怒放，把个熊倜更是捧上了天。

席终人散后，熊倜独身躺在床上，回忆他这一天来的遭遇，早上，他仍是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除了朱家姐妹外，他的行为，没有影响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影响过他，可是此刻，他却成了人群中的英雄，已有两人的终生，在他的手中改变了命运，而他的命运，也被别人染上了鲜明的色彩。

于是他独自笑了。

挂在壁上一盏并不十分明亮的油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纱帐照往他的脸上，经过这多彩的一天，他的面容也好像成熟多了，他翻了个身，左手掀开帐子，右手朝那油灯攸然一挥，灯火立即熄了。

房间里变得异样的黑暗。

## 第五回 初露头角，江南已传侠影；再展身手，临城又挫飞龙

第二天江宁府的下层社会里，立即传出他们的龙头老大，小山神蒋文伟，被一初出道的少年所伤，而那少年却是金陵三霸新交的好友。

于是茶楼、酒馆、街头、巷尾，以及一些下级的私娼馆里，都在喧腾着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后来，熊倜竟成了神话中的人物，不可思议的英雄，他们说他们非但武功不可思议而且还会道术，只要他高兴，可以置任何人于死地。

小山神蒋文伟最亲密的几个弟兄，也在开着“紧急会议”，商量着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这其中，他们又分成了两种意见。

有的人是主张设法为小山神复仇，他的力量原也不小，可是他们所顾忌的不是熊倜，而是粉面苏秦王智述，他非但在江宁府的下层社会里，有着巨大的威望，而且官府上，又有密切的往来，这些都是他们所顾忌的，更是他们所惧怕的。

另一些人，根本平时就对小山神不满，而且还有的早就有取代小山神的野心，这一次，小山神受伤，折了右臂，日后再也无法在江宁府称雄，所以他们内心，非但没有复仇的意念，反而暗暗在感激熊倜，替他们做了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

这两派人的想法虽不一致，但他们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在不能也无法复仇的情况下，只得将事情压下来，等待机会，来为小山神争得一些面子，可是他们自己知道，这机会是太渺茫了。

于是熊倜，在江宁府成了大大有名的人物，在熊倜来讲，他当然无法想到，在一夜之间，他本身有了如许巨大的改变，但这些，都是王智述所期望的，也可说是他造成的。

晚上，秦淮河边的画舫里，也是同样的在谈论着熊倜，可是不知是命运还是什么，也许是到朱家姐妹那里去的客人，都是些较为斯文的人物，在她们那里，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熊倜在镇远镖局住了一天，就不绝的有些江湖道中的朋友，慕名来访，王智述都以十分高兴的心情，替他们引见了熊倜，并且还宣扬着，熊倜是他在这次护镖的路途上，所倚靠的朋友。

于是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宁到北京，线上无论黑、白两道的江湖豪杰，都很快的知道了熊倜的名字，也都知道了他成了镇远镖局这一次为官府护送一件至宝至京途中的护送者。

须知江苏省里，这次发现成形首鸟的消息，在江湖早就流传很广，

因这件东西有夺天地造化之功，对练武的人，更是一种莫大的诱惑，故此很惊动了不少本已隐居的黑道中的魔头，甚至白道中的人物，除了几个名望太高，武功本已炉火纯青，不须再借这种草木来更进一层的老前辈，或者一些真正是一丝不苟的正直人物外，也都在打这件东西的念头。

故此凡是有关这件东西的消息，在江湖中流传也就特别快。

这些都是王智逮早已料到的，他到这消息已经散开了的时候，就决定动身启程，他自然先和熊倜说好了，可是他的一切打算，和他真正的计策，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谁也无法知道。

就在他们要走的头一天，江宁府来了两个江湖上极有名气的人，而且是专程来拜访熊倜的，江宁府的豪杰，听了他们竟然来到此地，都觉得非常地的兴奋和高兴，这缘因是此二人在近年的武林中，几乎成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一来是因为他们武功之高强，再来是因为他们家中极富，人又是疏财仗义，无论是哪一道的朋友，只要有求于他，莫不是称愿而回。

原来此二人就是江苏虎邱，飞灵堡的东方兄妹，出尘剑客东方灵，和他的妹妹粉蝶东方瑛，粉蝶东方瑛，除了剑法自是不弱，还凭着灵巧的心思，打造了几件奇怪的外门暗器，而且嫉恶如仇，碰到她手底

下的恶徒，十九难逃公道，不像她哥哥，什么事都是仁义为怀，得饶人处，总是网开一线的。

以此两人之声望，居然会来拜访熊倜，这倒是出乎粉面苏秦的意料之外的，他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熊倜居然惊动了如此人物，怕的是熊倜一个应付不来，他所苦心策划的一些事情，非但不能实行，而且反而弄巧成拙了。

是以王智速很慎重的去找熊倜，告诉他有两个如此的人物，就要来看他了，而且还再三叮咛，千万不可任意行事。

在熊倜来讲，也十分兴奋，他虽已会过不少武林中人，但大都是些二、三流的角色，今天能看到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在一个初入江湖的人说来，确是不易得到的荣幸。

黄昏，秋阳已落，晚霞绚丽，灿烂得大地多彩而辉煌，东方灵白衫白履，带着一身粉红劲装的东方瑛，轻骑简从，悄然来到镇远镖局。

他们极安详的下了马，缓步走到门口，将马系在柱上，丝毫没有一些即使他们有，也不为过的骄矜，显得盛名之下，自有过人之处。

然后东方灵略整了整他的文士衣衫，走到门口，将名刺交给坐在



门口的几个闲汉和镖伙，说道：“请转告贵局总镖头，就说虎邱的东方灵特来拜访，还请总镖头拨冗一见为幸。”

镖伙们接到名刺，极惊讶地望了东方灵一眼，心中暗自惊异，想不到如此大名的英雄人物，是这样的文秀，但嘴上腿上，可都不闲着，急急诺诺连声的答应着，赶快跑进去了。

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片刻，粉面苏秦王智述，断魂剑吴诏云，以及熊倜，带着镖局中几个较为得力的镖伙，迎到门口。

东方灵和粉面苏秦王智述、断魂剑吴诏云都有一面之缘，此刻他走上两步，拱手向王智述笑道：“有劳总镖头远迎，实是心中难安，小弟也实是冒昧，骤然就来打扰，还请总镖头海涵。”

王智述也连忙拱手道：“堡主近来可安好，怎么对小弟说这等话，像堡主这样请都不能请到的，今日光临敝局，小弟真是高兴极了。”

说完他一看粉蝶东方瑛还远远站在那边，连忙说道：“那边站的，想必就是东方女侠了，赶快请过来，让小弟见见久仰大名的女英雄。”

东方灵笑着谦虚，招手将东方瑛叫了过来，东方本是世家，家教极严，东方瑛虽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唯独对于哥哥，却是

怕得要死。

此刻她站在东方灵身后，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谁也看不出，她竟是江湖中出名难惹的人物。

进到堂上，王智述这才将熊倜引见给东方灵兄妹，说道：“这位就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江苏，虎邱，飞灵堡的东方堡主兄妹，这就是近日传名江湖的熊倜，希望你们多亲近亲近。”

熊倜很谨慎，但毫不慌张的和他们客套了一番，仔细的打量东方兄妹，见东方灵才三十岁不到，生得俊秀已极，尤其是丰神潇洒，真是飘飘有出尘之概，不愧名为出尘剑客。

而东方瑛却才二十未到，熊倜见她身材妙娜已极，面孔却不敢仔细打量，只觉得她两道眼光，宛如利剪，只盯着自己，吓得他赶紧低下头去。

东方灵将熊倜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忽然笑道：“兄弟近日听得江湖过客传言，说江宁府出了个少年英雄，心里高兴已极，恨不得马上能得见高人，今日一会，只觉得熊兄真个是人中之龙，兄弟自问两眼未盲，像熊兄这样的人物，兄弟走遍大江南北，倒真是头一次见到。”说完，朝着东方瑛一笑。

东方瑛却也连忙低下头去，红生双颊，竟像羞得抬不起头来。

粉面苏秦是何等人物，两眼一转，心下当时恍然大悟，暗笑道：“好个出尘剑客，我当他真是英雄相惜，特地来拜访熊倜的，却不知他是替妹妹来找妹夫的，你既有此心，我也不妨起哄，落得个皆大欢喜，若熊倜真成了东方堡主的好妹夫，那我的那趟镖不用再用别的花样，就蛮保险的了。”

他思量至此，于是也笑着附和道：“堡主的眼光果然不差，我这位贤弟不但武功没得话说，而且文才也好，真可说是文武双全了。”

东方灵哦了一声，又盯了东方瑛一眼，看见她那副样子，不禁笑了，他们兄妹感情素好，他这次来访熊倜，倒真被王智逮料中了，是想替他的这位妹妹找一个如意的郎君。

须知那时的习惯，女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该定了婆家，愈是世家，订婚愈早，东方灵父母早亡，就只这个小妹妹，平日长兄为父，什么事他都替她操心，更何况这等终身大事。

但东方瑛人既聪明，武功又高，再加上是出名的刁蛮性子，平常的人，她怎会看在眼里，东方灵，本属意天山的神龙冷如水，只是东

方瑛却一万个不愿意，只要她看到冷如水，就想尽方法避开他，而冷如水，也永远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这样东方灵也是无法。

所以他听到江宁府出了个少年英雄，端的十分了得，他马上就想起妹妹的终身大事，这才带着东方瑛直奔江宁。

他一眼看到熊倜，就知道确非凡品，可是他心里还在想：“此人年纪太轻，最多也只有十六、七岁，只怕不太好……”转念又想：“只是两人若是相配，看我妹子的样子，又非无意，那么年龄又有何妨。”

须知越是生性倔强的女孩子，反会喜欢较为温柔的男孩子，东方瑛久历江湖，所见到的不是纠纠武夫，就是些生具奇僻个性的人，是以她一见熊倜，在温柔中不失男儿本色，而又是个英俊的少年，就一见而倾心了，这就是人的缘份。

可是熊倜却茫然不知道这些，他的心里，已经被若馨占去了一半，另外的那一半，也俱是复仇雪恨，扬名江湖的壮志，已不再有多余的地方，来容纳东方瑛的这一份柔情。

他尽量地避开东方兄妹对他投来的目光，心中杂乱的在想一些事，甚至他们所说的话，他也没有留心去听，他像是完全跟这一切没有一丝关系，他也开始对人们的并非十分真诚的客套，觉得有些嫌恶，虽

然他对东方兄妹有着非常好感，但只是像任何一个见过他们兄妹的人，对他们所发生的好感一样，并非是另一种特别的情意，何况他也自知以自己的声望和一切，都无法和他们兄妹相比，即使是他一向极有自信的武功，他都觉得应该不会是他们兄妹的对手。

等到王智速用肘去碰他时，他才从幻梦中醒过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失态，向王智速抱歉地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

断魂剑吴诏云，此时也渐渐对熊倜生出好感，他虽不知他的义兄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深知王智速的为人，东方兄妹的来意，他虽也不能全部猜中，但却也能猜到一二，这却是他也高兴的，江湖中人，谁不希望能和东方兄妹相交呢。

于是他也在暗中希望他的判断正确，但是他像往常一样，也是沉默着的。

粉面苏秦口才虽佳，却不是东方灵说话的对象，谈了一会，东方灵始终未能将话转入正题，这才急坏了东方瑛，她虽对熊倜有意，但一个女孩儿家，总不能先向对方开口呀。

这样谈了一会，东方灵想道：“这种事最是性急不得，反正来日方长，日后不怕没有机会，何况粉面苏秦若果知道，也定会在暗中作

成，因为这对他也是有利的事呀，不如暂且回去，日后再作打算！”

于是他站起身来，向粉面苏秦说道：“打扰已久，也该告辞了，日后得空，千万请到敝处去坐坐，小弟还有事相托。”

东方瑛一听哥哥要走，心里虽不愿意，但也无法。只得也站了起来，狠狠盯了熊倜一眼，暗想道：“你倒是说说话呀，我对你的意思，你就是不知道，也该说说话呀。”

王智速连忙也站起来，说道：“堡主此刻怎地就要走了，一会小弟预备一些水酒，千万请堡主赏光，此刻就走，未免瞧不起小弟了。”

东方灵笑说道：“不用了，总镖头盛情，在下心领，只是小弟还有些俗事，下次定再来扰。”说完他又朝熊倜一拱手，说道：“今日得会，实是快慰生平，熊兄少年英才，若不嫌弃愚兄妹，日后我们定要交个朋友，小弟近日也想北上京都，说不定路上还会碰到呢。”说完他又看了东方瑛一眼。

熊倜连忙站了起来，目光偶然和东方瑛一触，东方瑛朝他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熊倜顿时手足无措，红着脸，勉强说道：“小弟年轻识浅，一切事都要堡主多指教才是，日后小弟还望能常诲教益。”

王智速哈哈笑道：“自古英雄惜英雄，此话果真不假，你们两位俱都是武林中千百年难见的奇才俊彦，日后真该多亲近……”他又笑向东方瑛斜睨一眼，接着说道：“两位若能结成一家，那更是武林佳话了。”

东方瑛顿时粉面飞霞，一低头，先走了出去，东方灵知道老于世故的王智速，已知他的来意，也含笑向王智速微一颌首，跟着往外走。

只有熊倜，他仍站在当地，细细地在玩味着王智速的话，想了一会，他总觉得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摆在一边了。

第二天早上，天方破晓，镇远镖局内就忙碌起来，套车、上牲口，显见得是有一趟极贵重的镖要起程了，镖伙们全体出动，竟没有一个闲着的。

总镖头粉面苏秦王智速，更像是一夜未睡，精神虽然不佳，在疲惫中，却显得有些高兴，就像是这趟镖定然会安全送到的样子。

不一会，人多手快，诸事俱已完毕，奇怪的是，镖车竟套了七辆。

须知此趟镖所保的，只是一支成形首乌，哪用得如许多车辆，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暗暗奇怪着的，但却无人问出来便是了。

王智述将熊倜和吴诏云，悄悄地召至内室，熊倜入内一看，静室内放着七口同样的小红木箱子，装璜俱都甚是考究，箱子用钢条、铁片，紧紧的包住，上了极大的锁，这七口箱子，唯一的分别，就是每一口箱子，都系着颜色不同的丝带。

王智述极小心地将门关上，指着那七口箱子对熊倜、吴诏云二人说道：“这七口箱中，只有一个内中真放有那支成形首乌的，其余的都是空箱，只是借此以乱人耳目的。”

说着，他走到那七口箱子前，用手指着箱子上的丝带，说道：“这七口箱子分别用红、黄、蓝、白、黑、褐、紫，七种颜色的丝带系着，两位贤弟可要记住，只有系上黑丝带的这口，是真的，万一有人夺镖，就要特别注意这口箱子，但平时却不可显露出对这口箱子特别关心，免得泄露风声。”

熊倜默默的听着，暗想道：“粉面苏秦果然是心思周密，他这些江湖上的历练，都是我该仔细学着的，这些对人的成功与否，往往是极重大的关键。”

王智述又对吴诏云道：“路上若是遇到朋友，或者路过镖局，千万记得托他们打听打听，宝马神鞭萨天骥的下落，告诉他们一有消息，



就飞骑来通知我，一刻也耽误不得。”

熊倜听了心中更是感激，忽地王智述走过来拉着他的膀子，极恳切地说：“此趟镖关系着镇远镖局的前途，以及愚兄的身家性命，这些都全靠贤弟，这趟镖我就交给两位贤弟了，愚兄神思已乱，去了也是无益，再者镖局中尚有许多事待了……”

熊倜急忙打住他的话，说道：“您不去怎么行，路上的一切，非您不可呀。”

王智述微微一笑，说道：“路上的一切，自有我那二弟可以照料，他一切，都比我行得多，贤弟不要顾虑，反正生死有命，若真的丢了镖，也是无法，但愚兄关心太过，去了实是百损无益。”

熊倜转眼一望吴诏云，见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地沉默，丝毫没有因为王智述的不去，露出不安或是惊异的神色，也就不再说话了。

镖车出太平门，过四百横街，仍然是当年星月双剑，带着两个幼儿，由京亡命而来的旧路，只是熊倜这次却不再躲在车厢里，他骑着高大的骏马，虽然他不曾习过骑术，但他深湛的武功，使他骑在马上丝毫没有一些不安的神情。

人世间的变幻，往往是这样的巨大，新生的一代，接替了逝去的一代，是这样的自然，只是这其间的辛酸和困苦，除了当事人，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

熊倜和吴诏云并肩骑在镖车的行列之后，趟子手偶然喊着镖，声音舒旷的散布在林野之间，他望着那蜿蜒在前面的行列，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于是一夹马腹，将马远远地放到前面去。

镖车启行的晚上，王智述忽然穿着一身行路商贾的服色，由镇远镖局走了出来，身上斜背着一个包袱，骑的却是匹良骏，忽忽的由水西门穿出城去，没有人知道他的行意和去处。

镖车过汤山，很平安地到了镇江，然后自镇江渡长江，行至扬州。

扬州位于运河西，向为江北繁华之地，尤其是两淮盐商多集于此，因此市面繁华，歌楼酒榭，酒绿灯红，比之江宁，尤有过之。

熊倜初入江湖，这一切在他都充满了新奇，虽然负有重责，但是当他看到这多彩的一切，心中仍然觉得十分地兴奋。

吴诏云在这条道上，却早已来往多次，他淡淡地望着他身旁的年轻人，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却使他也觉得有一丝青春的欢乐，他年

纪虽然不大，但是十年来的奔波，已使他失去了那一份年青的欢乐，此刻他虽觉也有些高兴，但他知道，这一路上险阻尤多，从江宁至此，虽是风平浪静，但是过了高邮，从宝应，经山东，到京都的这一段路途，他和熊倜两人来保护着这武林中人人垂涎的至宝，是极不乐观的。

而且他始终在怀疑着一件事，那就是王智述的不肯同行，他与王智述多年相处，知道他绝不是一个会神思慌乱的人，那么他所托言的借口，也定是虚言了，只是王智述葫芦究竟卖的什么药，他虽费尽心力去思索，却仍然得不到结果。

是以他们在热闹的扬州，并没有多所停留，就连熊倜再三说想到城北的瘦西湖、小金山等地一游，他都婉言劝止了。

镖车经过邵伯湖，而至高邮湖滨，熊倜放眼望去，只见湖水浩渺，波平如镜，一片千里，与他所曾看过的莫愁湖相比，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不禁暗自在感叹着天地之大，万物之奇，这时趟子手又在前面高喊道：“镇远扬威……”声音在这寂静的湖滨，显得更是异常的响亮，微风吹过，衣袂飘然，熊倜只觉此身又非他属。

忽地远处尘头大起，奔来几匹健马，吴诏云将手一挥，镖车立即

停住，熊倜以为是那话儿来了，急忙全神戒备着。

霎时马已奔到，从马上跳下几个劲装大汉，远远就向吴诏云抱拳道：“这次原来是二镖头押的镖，我们瓢把子分水狡狴倪当家的，听得镇远的镖号，特遣我们前来致意，请问二镖头有何吩咐，让我们回覆他老人家。”

吴诏云却并未下马，只在马上抱拳道：“倪当家的盛情，在下心领，这次敝镖局借道高邮，承倪当家的高手放过，下次吴某定必登寨道谢。”

那为首的大汉朝熊倜也是一拱，说道：“这位想必是名动江宁的熊英雄了，我们当家再三嘱咐我们，见到熊英雄定要代他问好。”

熊倜忙也在马上抱拳为礼。

于是那劲装大汉将手一挥，向两人微一躬身，窜上马背，转头而去。

熊倜这才知道自己只不过一场虚惊，不觉叹了口气，吴诏云笑顾他道：“此地本属高邮水寨的分水狡狴倪允中，镇远镖局的镖车，到此向是通行无阻，分水狡狴与我大哥交情甚好，只是我却有些看不惯他。”

停了半晌，他又说道：“我们这次所须顾虑的，倒不是这些安窑立寨的瓢把子，和那些专吃横梁的黑道朋友，镇远镖局的镖，谅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子动，所怕的只是些武林中的几个扎手人物，也要来淌这趟浑水。”

熊倜似懂非懂点了点头，他始终不能明了的是，为何专为人保送财物的镖局人物，会和专门打劫别人财物的绿林中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两种极端不同的人物呀，照这样说来，岂非是一种可笑的矛盾现象，一些人互相利用，串通着骗取别人的财物。

但是他不再往深处想下去，他知道世上有些事是非他所能了解，他全心希望着的，只是能找着他未尝一日忘怀的仇人，宝马神鞭萨天骥，再就是一日他能以自己的力量将朱家姐妹救出火坑。

他对朱家姐妹的感情，是他心里唯一的秘密，每当他念及她们，他心里就出泛一种痛苦的温馨，他永远忘不了她们。

镖局沿着官道走，天还没黑就打尖住店，一到天亮他们就全力赶路，这样走得很快，没几天，他们经南北交通要冲，淮、运两河交点之清江浦，过宿迁，由台儿庄入境山东。

这一路上居然也是太平无事，道上即使碰到江湖中人，吴诏云也

和他们握手言欢，他也帮着向他们打听宝马神鞭的下落，但所得到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有名人物，竟如石沉大海，不知下落了。

熊倜有时甚至以为王智速所忧虑的只是小题大做罢了，于是他的警觉开始松懈，但吴诏云却正相反，他每过了安稳的一天，便更忧虑日后的路途。

镖车进入山东，熊倜就感到有些地方甚是不便，尤其是语言方面，但幸好吴诏云，以及镖车的趟子手等，都熟知各省方言，熊倜这才知道，若要只身走遍天下，是如何的困难。

山东西南部，为黄河冲积之平原，因此他们所行走的，亦无甚崎岖的山路，这是吴诏云取道于此的原因。

这日到了临城，时已黄昏，吴诏云知道前途已无大站，不能再往前赶，天没全黑就投店了。

镇远镖局的镖车，曾来往临城多次，故此吴诏云对此地甚是熟悉，他找了当地一间颇为有名的客栈住下，那客栈中的店小二，知道这类江湖豪客，最是慷慨，绝不计较些须小钱，而吴诏云又是熟客，因此格外巴结，特地将西面整个跨院，腾了出来，让给他们。

卸镖，牲口上料，吴诏云招呼着镖伙将七口箱子卸到屋里，店小二送上茶水，这些都是惯例，吴诏云一看天色尚早，料想不会出事，叫过店小二问道：“这几天临城可有些什么扎眼人物的行踪，有没有什么特别人物前来投店。”

店小二想了一想，说道：“这小的倒不知道，只是这两天临城的叫饭花子像是特别多。”

吴诏云哦了一声，也未在意，挥手叫店小二退去，遂与熊倜说道：“山东的扒鸡烙饼，最是有名，现在反正无事，你我同去街上看看，随便也尝尝扒鸡烧酒的风味，你看可好。”

熊倜听了大喜，略洗拭了下脸，带好身上的剑，就跟着吴诏云走了出去。

须知熊倜之所以寸步不离他的佩剑，皆知他知此剑确是神物，昔日毒心神魔将此剑给他时，他尚未知此剑之妙用，此后他在镖局中，得能眼看别人所用剑，一比自是相差太多，他这才珍惜起来。

熊倜随着吴诏云走到街上，这临城并非大城，自不比与江宁、扬州等处相比，但小城风味，每每有醉人之处，他们信步走到街上，也

没有什么目的之地，熊倜随便买了几件山东的土产，拿在手上，他少年好奇，觉得样样东西，都极有趣。

闲逛了一会儿，吴诏云见前面有个酒楼，规模像是还大，与熊倜随意走了上楼。

虽然正是吃饭的时候，但这里生意并不太好，楼上口，疏疏落落坐了几个客人，吴诏云目光四扫，见俱都是些寻常人客，遂与熊倜捡了个临街靠窗的位子坐下，跑堂的连忙走了过来，张罗茶水，吴诏云点了扒鸡、烙饼等物，就和熊倜闲谈起来。

这时忽地又走上一位客人，灯火下只觉得面色苍白，最奇怪的是全身黑衫黑履，头上的辫子，梳得更是漆黑发亮，盘在顶上，相衬之下，显得面孔更是没有一丝血色，他上楼来四周略一打量，竟向熊倜等的坐处走了过来，吴诏云面色登时一变。

哪知那人走到他们的邻桌，就坐下了，招手唤过店伙，自管呼酒叫菜，吴诏云看见如此，才像放下心来，仿佛对此人甚为顾忌。

熊倜见了，心中觉得奇怪，但那人坐在邻桌，两台相隔很近，他又不能问吴诏云究竟此人是何许人也，只是暗自纳闷。



酒菜来得很快，吴诏云像是有着急事，话也不说一句，很快地吃完了，对熊倜轻声说：“吃完快走，不然准有麻烦。”

熊倜正自奇怪，突然邻桌那黑衣人大声笑了起来，说道：“你倒聪明，只是此刻想走，却已来不及了。”笑声听来，阴寒澈骨，直不似人类所发。

那黑衣人说完之后，吴诏云的脸色变得更是难看，一拉熊倜，想一走了事，那人影一晃，那黑衣的怪客已显然站在眼前，冲着吴诏云冷冷一笑，说道：“你可认识我是谁。”

吴诏云方待答，那人又冷笑了几声，说道：“凭我的穿着打扮只要在江湖上稍走动两年了的，就算不认识，也该听说过，何况阁下堂堂镇远镖局的大镖头呢。”说完双目一瞪，寒光外露。

吴诏云干笑了几声，说道：“天山三龙，武林中谁人不识，只不知钟少侠降临此间，有何吩咐。”

熊倜一听，蓦地记起，此人必是王智述所提及的天山三龙之一，墨龙钟天仇了，心里想道：“此人怎地如此狂傲，这样看来，那出尘剑客东方灵，到底是与众不同，无怪武林中人人景仰了。”

钟天仇目光一扫两人，说道：“区区这次到临城来，就是专诚恭候两位的大驾，想来此位必定是近日闹得轰轰烈烈的少年英雄熊侗了。”

说完他又冷笑了一声，神色间像是十分不屑，熊侗不禁气往上撞，反口道：“是又怎么，不是又怎么，你管得着吗。”

钟天仇神色一变，连声说道：“好，好，此地也非谈话之处，钟某人虽然不才，但也并非特为那二位所保的东西而来，只是熊少侠吗……”他略停了停，干笑了数声，说道：“钟某人倒要领教领教。”

吴诏云双眉一皱，正想发话，哪知钟天仇已转身走了，临行时说道：“今夜三更，钟某人必定特来拜访，请二位稍候。”

待他走下楼梯，吴诏云才叹了口气，说道：“贤弟有所不知，这天山三龙，最是心狠手辣，虽然他们并非是什么邪派人物，但只要犯着他们的，从没有一个逃出手去，愚兄并非怕事，只是我们现有要务在身，又惹下了这个魔头，岂非是天大的麻烦。”

熊侗赌气道：“这是我惹下的祸，什么事我都一人担当，你放心好了。”

说完也下楼去了，吴诏云知道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但也不愿解释。

回到店里，熊倜就开始练起天雷行功，这些天来，他未有一日断过，吴诏云早知他的习惯，也未来打扰，练至初更过后，他略拾掇了下衣服，将剑斜背在背后，独自走到院中。

这时夜已很深，镖伙们辛劳一天，都已睡了，熊倜徘徊了一会，就在院中的一块石墩上坐下，仰望天上繁星，不禁思念起秦淮夜月。

夜渐深，也更寂静，熊倜数着远处传来的更鼓，知道已近三更了，他抚摸着身后的剑把，出神想着：“今天晚上，就该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候了，我如能将那钟天仇击败，固是万幸，可是我万一败了，即使侥幸未死，那我所计划的一切，所幻想着的一切，也都随着完了，钟天仇能在江湖上享受如此大的声名，武功当然不是张义等人所能比拟的，我苦练七年，今天才是我真正的考验，我该尽我的全力，去应付它，奇怪的是，我以往的自信，今夜怎么都消失了呢。”

更敲三响，熊倜的心神随着紧张起来，他紧握着拳头，视觉和听觉都在尽力搜索着，他开始希望钟天仇早些前来，让一切事早点作个了断。

这时，远远已有夜行人衣袂带风的声响，但是熊倜的江湖历练太差，他丝毫未曾听出，但是吴诏云的房门蓦地开了，吴诏云像箭一样地自屋中窜了出来，低声说道：“注意，钟天仇已经来了。”

果然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钟天仇瘦削而精练的身躯已至屋顶转折现出，夜色之下，只见他像是一只苍鹰，盘旋而下。

熊倜忙站了起来，思量道：“这钟天仇的飞龙身法，倒和苍穹十三式有些相像，只是他转折之间，显得那么霸道，看起来像是没有苍穹十三式那样的安详和自然，我想，我该应付得来的。”

钟天仇飘飘落在地上，说道：“两位倒久等了，此地倒甚清静，在下正好讨教。”

他话说得虽然客气，但声音却是冷冰冰的，像是自坟墓中所发出来的，再加上他那如坚冰般的容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吴诏云道：“钟大侠与我等素无仇怨，但望能点到而止。”

钟天仇道：“你大概弄错了，我找的可不是你，什么点到不点到，你难道不知道天山三龙的脾气，我钟某人还算是最客气的呢。”

熊倜不禁大怒，将身一横，拦在吴诏云的前面，说道：“姓钟的，你卖的哪门子狂，有人怕你们天山三龙，在我眼里看来，你们只是些未成气候的小泥鳅罢了，神气些什么？”

熊倜从来不会骂人，今夜他见钟天仇实是骄狂太甚，才逼出来这几句话。

钟天仇听了，气得也勃然变色，天山三龙威名四播，从未有人当面对他如此奚落，他眉心一皱，顿起杀机。

于是反手抽出剑来，说道：“我二十招内，若不能将你伤在剑下，就算我学艺不精，立刻磕头拜你为师，而且从此有你姓熊的在的地方，就算没有我墨龙钟天仇这号人物。”

若论钟天仇此时的功力与经验，要胜熊倜，实也非常可能，只是他也太过低估了熊倜，苍穹十三式妙绝天下，更何况他不知道熊倜还有一口切金断玉的长剑，是他的剑万万不及的。

熊倜冷笑一声，并不答话，也抽出剑来，在黑夜之中，宛如电闪，钟天仇一看，这才知道吃了大亏，可是话已出口，不过他以为熊倜再强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是故他以为仍然稳操胜算。

两人剑拔弩张，已是一触即发之势，断魂剑知道无法再说，而且他自忖武功，绝非钟天仇的对手，只得远远站开，待机应变。

钟天仇自恃为武林前辈，自然不肯抢先出手，熊倜却不客气，长剑反撩，由下而上，一招“金乌初升”，陡然向钟天仇刺去。

钟天仇微一躬身，瘦长身躯笔直拔了起来，避开熊倜攻来的一招，左脚往后一伸，右脚横踢，飏、飏、飏，一连三剑，带起斗大三朵剑花，直袭熊倜，这正是“飞龙七式”中的绝招“云龙三现”。

熊倜不避不闪，剑势回领，拿捏时候，竟是又快又准，反剑直削钟天仇的剑光，钟天仇知道若然被他撩上，自己的剑必定要断，平着剑身一拍，猛然一个转折，“神龙摆尾”，直刺熊倜左面的空门。

熊倜猛一提气，往右上窜，刚好避过此剑，钟天仇剑一落空，毫无再可借力处，双脚一沉，仍是头上脚下落到地上，此时熊倜已反客为主，“顷刻风云”，刷、刷、刷，也是三剑，分取钟天仇“六阳”、“乳穴”，三个要害，既准又狠，看得吴诏云心中不禁暗叹，换了自己，只怕此剑就不易躲过。

钟天仇不敢用剑来挡，低头一窜，从熊倜的剑光下窜出，剑光擦头而过，惊得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轻敌，步步为营，和熊倜大战起来。

他这一小心发招，才可看出“飞龙七式”能称雄武林，端的非同小可，剑影如风，剑剑狠辣，宛如一条青龙，在空中张牙舞爪。

此两人这一番大战，确是吴诏云前所未见的，只看点点剑影，如流星飞坠，自空中流到地上，又攸然自地面跃到空中。

熊倜在招式上未能占得什么便宜，皆因他临敌太少，常常失去许多千钧一发之机会，但是他聪明绝顶，知道钟天仇的长剑，不敢和自己相碰，于是每到要紧关头，拿剑不刺敌身，反找钟天仇的长剑，这样钟天仇空自吃了许多暗亏，但却无法可想。

两人势均力敌，打了不要说二十招，连四十招也有了，吴诏云心中一动，猛然叫道：“熊贤弟快快住手，钟大侠说二十招内，便见胜负，现在二十招已过，想钟大侠言而有信，不会再打了。”

他这一讲，熊倜虽未住手，钟天仇脸上可挂不住了，此时他正用到“金龙探爪”长剑下击，闻言猛地将剑式一收，双脚一面一伸，长剑平旋，硬生生将身躯拔了上去，转身落在屋顶之上，一言不发，朝屋后的暗影里，飘然而退。

吴诏云知道他亦是自命为武林中的有数人物，此刻虽然未败，却

也不好意思，何况他发出狂言，说二十招内不能取胜，就要向熊倜磕头拜师，他自知不能实行诺言，是以逃去。

于是吴诏云走过去，拍拍仍然站在那里熊倜的肩膀，说道：“贤弟，我真的服你了，今后武林道中，全要看你的身手了。”

熊倜呆呆地笑了一下，他还被方才那一场生死的搏斗，占住了他全部的神思。

伸手一探鼻梁，他觉出已微微见汗，于是他默默转回房去，他知道自己若想扬名四海，现在的武功还差得太远，就算是钟天仇，自己若非手上的长剑，恐怕也不能胜得，遑论其他。

吴诏云看到熊倜不但毫不高兴，反而愁容满脸，他不知道熊倜心中的抱负，“但是总算难关已过，今后的事，明天再说。”他口中自语道，也默然回到房去。

这时远处已有鸡啼了。



## 第六回 前途传惊耗，断魂剑刻已魂断；太行来异客，生死判难辨死生

镖车出了临城，断魂剑就觉得事情不对，一路上不绝的有飞骑往来，马上的也俱是些疾装劲服的精壮汉子，服色各各不同，神色之间，也是各不相关，但满脸都是风尘之色，像是都奔过远路的。

从寅时起镖，此刻已到晌午时分，人马也都有了些倦意，本该是吃饭打尖的时候了，但是吴诏云不敢丝毫大意，仍然催着镖车前行。

快到滕县的时候，突地前面奔了几骑健马，吴诏云略一打量，约有七、八个人，片刻之间，他们已迎着镖队飞奔而来，马上的骑士，俱都是浑身黑色劲装，头上戴的也是黑色的马连坡大草帽，脚上是黑色的搬尖洒鞋，打着倒赶千层浪的黑色裹腿，最妙的是连马都是黑色的，而且背上俱都斜背着一口似剑非剑，似刀非刀的外门兵器，黑乌乌的没有一丝光泽，非钢非铁，不知什么打造的。

这群人急驰而来，对面前的镖队恍如未见，分成两队，擦着镖队的两旁过去，吴诏云暗暗一数，不多不少，正是八人。

此刻连熊倜都觉得事情不妙，赶着马走到镖队前面，留意提防着。

不一会功夫，前面又急驰过来几骑士，这次带马带人，却是通体

纯白，马上的骑士却个个都是女的，但也是疾装劲服，从镖队两旁擦过。

熊倜咦了一声，掉头一望吴诏云，后面的吴诏云也觉得事情太过离奇，这两队男女，简直看不出是什么路道，吴诏云不禁心中暗自打鼓，希望这两队骑士和自己的镖车无关。

于是他催马赶上前去，对熊倜道：“我也看这天的路道不对，等会到了滕县，最好早些歇息……”

他正说着话时，泼喇喇一阵蹄声，方才过去的那两队骑士，又策马奔了回来，这次他们却十六骑一同回来，而且奔驰的时候，黑马与白马相间，一样一匹，又是从镖队两旁急驰而过。

吴诏云暗思道：“这又不像是黑道中踩盘子的，而且附近也绝无安窑立寨的，那么这些究竟是何等人物，气派声势，又都如此之大。”

他正自思索间，前面路上现出一片树林，树林并不太大，但青纱帐里，正是强梁出没的去处，断魂剑不禁眉头一皱。

转眼之间，镖已近树林，后面忽又蹄声大作，吴诏云方待回头查看，前面的树林一阵响动，片刻转出数十骑健马，此时后面的马队也

正包抄上来，于是镇远的镖队被百数十匹健马围在核心。

吴诏云赶忙扬起左手，镇远镖局的镖伙们倒是经过大阵仗的，并不慌乱，俱都紧靠在镖车旁边，静待吴诏云的吩咐。

吴诏云略一打量这些马上的汉子，就知道俱是手下的喽啰，正主儿尚未到呢，于是傍着熊倜并骑而立，静待变化。

熊倜此刻也曾经过些许风浪，故此并不紧张，低声问吴诏云道：“怎么这些人却都不是刚才那些骑士？”

吴诏云心中也自纳闷，果然刚才那黑白两队骑士，此刻一个也没有看见。

不一会工夫，又有数十匹马自后赶了过来，吴诏云心中暗自发慌，绿林中人在道上夺镖，还没听说过出动如许多的人。

又过了一会工夫，树林背后转过七匹马来，当先那人头如巴斗，身材高大，骑在马上好像骑在驴上一样，两条腿直可沾着地上。

吴诏云一看认得，此人便是抱犊岗的瓢把子，托塔天王叶坤然。

第二匹马上坐的是个戴发头陀，吴诏云也认得，那是江湖上有名的独行盗日月头陀。

第三、四两人，是两个面貌完全一样的瘦削汉子，吴诏云一想，记得便是劳山双鹤，在山东半岛大大有名的郑剑平、郑剑青。

第五人却是个文士衣履的年轻后生，容貌十分清秀，赤手空拳，只是左边挂着一个鹿皮镖囊，双手戴着一双似绿非绿，乌光闪闪的手套。

第六人更是奇怪，全身金色甲冑，身材高大，竟像个阵上的将军。

第七人是个枯瘦老者。

吴诏云只认得前面四人，但镇远镖局却和他们素无冤仇，不知此次为何联手来夺镖，皆因绿林中除非又有着深仇大怨的人，从不联手夺镖的。

且说这七匹马来到近前，那为首的托塔天王微一抱拳，说道：“吴镖头一向可好，近来少见得很，倒教兄弟非常想念。”说完哈哈一阵狂笑。

吴诏云也含笑点头笑道：“叶当家的这一向也好吗，怎的两位郑当家的和日月法师也一齐来了，难道敝镖局有什么地方礼貌不周吗？”

那日月头陀哈哈笑道：“什么话，什么话，待贫僧先替二镖头引见几位高人。”

他指着第五人说：“这位便是人称七毒书生的唐羽唐大侠，这位便是黄海中的总瓢把子海龙王赵佩侠，这位便是昔年威镇边陲的生死判汤孝宏汤大侠，想吴镖头必有个耳闻。”

吴诏云一听这三人的名号，不禁倒抽了口凉气，此三人只要有一个在此，便是无法收拾之局，何况三人竟全都来了。

于是他立即抱拳拱手道：“久仰三位的大名，今日得见，实是快慰生平。”

那七毒书生也在马上抱拳道：“阁下想必是镇远镖局的二镖头断魂剑吴大侠了。”他斜眼一看熊倜说：“这位却陌生得很。”

吴诏云接着说：“这位便是昔年星月双剑的衣钵传人熊倜。”

唐羽“哦”了一声，满脸堆欢道：“这几天常听江湖朋友说起，

江宁府出了个了不得的英雄，想不到今日却有缘碰到了。”

熊倜也在马上微一拱手。

唐羽又说道：“明人不说暗话，咱们今天的来意，想两位必也知道了，本来叶当家的和两位郑当家的和贵镖局的王总镖头另有梁子，但今日王总镖头既然不在，此事也就不提算了。但是贵镖局这次所押的镖，小弟和这几位却非常有兴趣，吴镖头若能将镖车留下，那我唐某人担保不损贵镖局的一草一木，如若不然，想吴镖头是个聪明人，你请看今日的情势，也用不着小弟多说了，还望吴镖头三思。”

吴诏云此时方寸已乱，实是不知如何是好，额上的汗珠，簌簌往下直流，一时竟怔在马上，不知究竟应该如何答复。

熊倜虽然不知海龙王与生死判的名头，但七毒书生唐羽，他却听王智述说过，再加上这百数十骑，知道今天自己这面确难讨得好去，但受人之托，在此情况之下，为人为己，势又不能将镖车双手奉送，想了许久，他竟挺身而出。

他朝对面马上的七人一举一拱，朗声说道：“小弟年轻识浅，又不懂得江湖规矩，但是想各位都是成名的英雄，今日即使以多凌少，将镖夺下，日后传将出去，于各位的颜面必甚有损，但各位势在必得，

小弟受人之托，也是定要拚死保护，那么小弟倒有一愚见，不知各位可赞成否？”

他说完即静坐马上，等待答复，众人俱未想到熊倜会挺身而出，怔了半晌，还是唐羽说道：“想不到这位熊英雄倒真是快人快语，怪不得能名动江南呢。不知熊英雄有何高见，请赶快说出来，若真是合情合理，小弟们一定无话可说。”

于是熊倜招手叫镖伙将那七口箱子完全卸下来，放在地上，说道：“这里共有七口箱子，但真装有宝物的只有一口，而诸位又恰好是七人，现在我就将这七口箱子放在地上，诸位每人可拿一口，谁人运气最好，谁就得到这件至宝。”

熊倜话一说完，日月头陀、托塔天王等俱都齐声赞成，而唐羽及汤孝宏却不发一言。

须知日月头陀、劳山双鹤、托塔天王的武功，比起生死判及唐羽，是万万不及的，他们这次前来截镖，是因曾经吃过粉面苏秦王智述的大亏，故此随唐羽等前来报复，至于成形首乌，他们却不敢妄想得到，而海龙王此次仅是适逢其会，前来凑凑热闹，也没有什么想得到这至宝的野心。

现在熊倜所提出的意见如此，他们一想自己也有一分机会得此至宝，当然赞成。

于是熊倜又接着说：“这么镇远镖局既将宝物双手奉送，各位当然俱无话说，也不会留难镇远镖局的人了，可是小弟受人所托，来保护这件宝物，自也不甘白白被人拿去，诸位谁拿了那箱真的宝物，小弟却是知道的，小弟本着良心，自要从那人手中将宝物抢回，想各位俱是成名英雄，若然被小弟打败，那自然该将宝物还给小弟，各位想这办法可行得通吗？”

唐羽等被熊倜绕着弯子说了一大堆，竟都默然了好一会，唐羽突然心一动，回头向生死判看了一眼，见他正在颌首微笑，遂立即回答道：“这办法甚是公平，就照熊英雄所说的做好了。”

于是熊倜将七口箱子，极整齐的排在一列，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

此时突然树枝一声响动，从树上跃下九人，也是极整齐排成一列，跃至箱子前面，圈子里立刻一阵骚动，熊倜也立刻大惊，定目一看，这九人全是鹑衣百结的乞丐，笑声兀自未停。

这九个乞丐落在地上后，未等别人开口，当中的那一个已朗声笑道：“这主意确是好极了，只是我们弟兄也要算一份。”



熊倜尚未答话，唐羽已自马上跃出，轻飘飘地落在箱子上，答道：“我当是谁，原来是蓝大先生到了，蓝大先生既然也有兴趣，那么也算一份，自然是应当的了，只是我虽答应，别人若不答应，小弟亦是无法。”说完一阵咯咯大笑。

蓝大先生听了，两眼一瞪，说道：“我穷要饭的远道来此，谁好意思踢开我呀。”

此时那海龙王赵佩侠突地大声说道：“此事小弟本觉无甚大意思，既是这样，小弟退出好了，小弟的这一份，让与蓝大先生如何。”

须知海龙王海上称尊，珍奇之物，多到不可胜数，他自知这成形首鸟虽非什么易得之物，但却犯不上为了这东西打得落花流水，何况倒底谁能得到，尚在未可知之数，即使自己得到，他深知唐羽及生死判的为人，绝不肯就此放手的，那么又何必惹了这身麻烦，因此一想，他就放弃了。

熊倜上下打量着这位在江湖上势力极大的丐帮帮主，只见他乍眼望去，和普通乞丐并无二样，只是双目神光饱满，衣服虽是千创百孔，补了又补，洗的却极干净，尤其刺眼的是双手宛如白玉，右手中指上戴了个奇形戒指，式样奇古。

秋阳尚烈，照得诸人额上微微见汗，随着蓝大先生而来的八个门下弟子，此刻都走了开去，往圈子里的地上一坐，一言不发。

蓝大先生笑说道：“既然有人割爱，那是最好的了，此刻时光已不早，我看一人先拿一个箱子才说，看看是谁的福大命大，得到这件东西。”

唐羽说道：“敝人也有此意，早些了断最好。”说着随手捡了个箱子。

群豪也都下马，一人拿了一口箱子。

唐羽所捡的那口，是紫色丝带所缚住的，蓝大先生选的是蓝的，劳山双鹤所取的是黄、红两口，生死判拿的是白色的，托塔天王的是褐色的，那系着黑色丝带的一口，却被日月头陀取去。

熊倜朝日月头陀说道：“这位当家所取的，正是那口真正藏宝之箱，现在废话少说，你若能胜得过我，这口箱子理应归你所有，否则的话请当家的将箱子交回，请，请。”

说完他就全神凝视着日月头陀。

场中立刻又是一阵骚动，没有得到的脸上随即露出失望之色，但唐羽及生死判却神色不动，像是将得失并未放在心上。

这突来的惊喜，使得日月头陀呆了许久，才大声狂笑道：“我和尚真是佛祖保佑，偏偏得了宝物，好，好，小弟弟，我就陪你走上几招，让你没得话说。”说完笑声不绝，得意已极。

熊倜仍然伫立凝神，全神戒备，日月头陀将宽大的袈裟扎了扎紧，向他走了过来，说道：“洒家就空手陪你玩玩。”

他话尚未说完，熊倜突地无招无式，斜劈一掌，出掌的位置极为刁损，这正是从侯生所教他的几个剑式变化而出的。

日月头陀未曾看出奥妙，随便一躲，举手一格，他心中还在想：“这娃娃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我还当他真有两下子，哪知却是这样的松货……”他念头尚未转完，只觉熊倜的右掌忽地一顿，极巧妙的从他肘里穿了过来，化掌为拳，砰地击在他右肋之上，他连躲闪的念头都未及生出，已着了一下。

熊倜笑道：“承让了。”

按说武林中人较技，半招之差，便得认栽，何况他着着实实挨了一拳，但日月头陀为了这成形首乌，却也顾不得颜面了，大喝道：“小子暗中取巧，算什么好汉。”拳风虎虎，又攻了上来。

日月头陀本是少林寺的弃徒，此刻他“伏虎罗汉拳”一经施出，倒也拳风强劲，颇见功力，但熊倜却不还招，只凭着巧妙的身形，围着他乱转，日月头陀空自着力，却连衣服都碰不到一下。

场中诸人泰半俱都是武学高明之辈，此种情况，一目便可了然，知道日月头陀决非敌手，蓝大先生看着不住点头，唐羽及生死判更是全心凝住，极小心地观看熊倜的身法。

半晌过后，日月头陀已现疲倦，须知这样打法，最耗精神，熊倜突然长啸一声，身形腾空而起，双臂如铁，硬生生从日月头陀的拳影中穿将过去，用了七成力，一掌打在日月头陀的肩头上。

幸好日月头陀一身横练，但也支持不住，全身一软，倒在地上。

熊倜脚尖微一点地，突又窜出，将日月头陀放在马鞍上的那口系着黑色丝带的箱子擢到手中，双手微一用力，人又借力窜了回来。

蓝大先生顿时喝好，说道：“我老叫花子今天虽然没福得到这件

至宝，但总算眼福不差，眼看武林中出了这等后起之秀，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一般新人换旧人了。”说完又大笑了数声，向坐在那里的门下弟子道：“小要饭，戏已看完了，还坐在那里干吗，还不站起来走路吗？”

熊倜高兴已极，连忙也笑着说：“承让，承让，此事过后，小弟必到各位前辈府上，替各位请安，今天就请各位放小弟们过去吧。”

唐羽哈哈笑道：“慢来，慢来，这位兄台刚才所讲的，自是极有道理，但是却未说明不准别人再从你手上抢回呀，何况阁下所击败的只是日月头陀一人而已，与我们无涉，若阁下能将我等全部击败，我等自是更无话说，各位看我说的可有道理。”

熊倜听了真是怒火中烧，但却无话可答，一时竟愣着了。

蓝大先生眉头一皱，正准备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哪知树顶上却传来银铃般一阵笑声，接着一个清脆的女孩子口音说：“白哥，你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这么大了，还都是这么笨。”

另外一个童音接着也笑道：“是的，为了几只空箱子，居然打得你死我活的还不肯放手，真是好笑呀。”说完两个声音一齐笑之不已。

众人听了俱都一愕，七毒书生突地一探镖囊，拿出两颗他那囊中唯一无毒暗器“飞蝗石”，反手向发声的树上打出。

哪知石子打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那轻脆声音女孩子又说道：“哎哟，这些人不识好心人，我们巴巴地跑来告诉他们那箱子是空的，他们却拿石头打人，你说可恨不可恨。”

那男孩子又接着说：“是呀，他们再不客客气气的请我们下去，我们索性就不管走了，让他们打破头去，也不管我们的事。”

场中各人一听此话，俱都神色大变，知道此中必定大有文章。

蓝大先生道：“是哪一路的豪杰，何故躲在树上相戏，有什么话快请下来说明，要不然我老要饭的可要亲自去树上请了。”

只听那女孩子又咯咯笑道：“怪不得师父说就数这老花子最难惹，要是得怪了他，被他打了师父也不管，我看我们还是下去吧。”

语声刚完，众人不觉眼睛一花，面前已多了一黑一白两个小孩，白衣的是女孩子，黑衣的是个男孩子，都长得粉妆玉琢，可爱极了。

众人见这两个小孩子最多只有十二、三岁，身法却是极快，心知

必定大有来头，可是饶是各人见多识广，却不知道两个孩子是什么来路。

那全身黑衣的小男孩一落地后，居然也是抱拳为礼，说道：“太行山天阴教主坛司礼童子白景祥、叶清清，奉教主法旨，特带上便函一封，并向各前辈问好。”说完罗圈作了一个大揖。

他这一说不打紧，倒把在场的这些英雄豪杰，各各吓出一身冷汗。

那白衣的女孩子也是一躬身，说：“教主并且说，叫我们将这里一位叫生死判汤孝宏的，立刻带往泰山，教主有事面商。”

黑衣童子白景祥，随即自怀中掏出一信，蓝大先生忙接过去，撕开信皮，看了之后，神色更是大变，两眼仰视太空，像是责怪太空，为何又将一些灾难，降临到这本已多难的世上。

## 第七回 计中计，临城道上群豪失意归去；人上人，泰山绝顶奇侠翩然而来

太行山，南北蜿蜒于山东省之北部，为山东与河北之分界，山势磅礴，纵横千里。

三十年前，太行山里建立了一个天阴教，教主苍虚上人夫妇，武功霸绝江湖，手下罗致的也俱是黑白道中顶尖儿的高手，主坛下分玄龙、白凤两堂，各统三个支坛，支坛下又分为十六个支堂，七十二个舵主，遍布于南七、北六十三省。

当时之天阴教真可谓之纵横天下，武林侧目，江湖中的任何纠纷，只要有天阴教涉及，莫不迎刃而解，天阴教里的徒众，更是结党横行，做出许多不法之事，但官府却也莫奈得他何。

可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时侠道中的领袖，铁剑先生展翼，这才连结十三省武林好手，由南至北，将天阴教的分舵逐个击败，后来并得到一位异人所助，竟将天阴教一举而灭，但十三省武林好手，几竟伤在此役之中。

可是天阴教的余威仍在，这么多年来，武林中人提起天阴教，仍然是谈虎色变。



是以方才那黑白两个童子，说是天阴教下的人物，想必是天阴教又重振江湖，在场诸人，除了熊倜之外，谁不知道天阴教的威风。

其中尤其是生死判汤孝宏，当年他亦是天阴教下的分舵舵主，但后来是大势已去，竟悄然远引了，此刻听叶清清说，天阴教主要找他面谈，他深知天阴教教规之严，手段之酷，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那蓝大先生看完字条后，又将字条交给唐羽，唐羽接过字条，高声念道：“武林诸前辈大鉴：诸位业已受愚，粉面苏秦金蝉脱壳，只身带着成形首乌由水路上京，此事本属极为秘密，但愚夫妇却得已知悉，现已将此人拿下，为免诸位受其愚弄，特此奉达。

下月月圆之时，愚夫妇候各位大驾于泰山玉皇顶，到时有要事相商，望各位准时到达勿误，专此问好。焦异行、战璧君同上。

又及，生死判汤孝宏乃我教中叛徒，今特派教下正礼童子请之回教，届时万望各位袖手而观，盖天阴教中私事，尚不容人过问也。”

七毒书生唐羽念完信后，场中各人心里俱是砰然打鼓，不知天阴教主在泰山绝顶相召，究有何事，熊倜心里更是难受，他忠心为友，却不知反被王智速玩弄，吴诏云亦是在心中盘算，怎样来应付这件事。

熊倜又气又悔，将那箱子上的锁用力扭开，里面果然空空如也，于是他向诸豪说：“此次粉面苏秦所施之计小弟实是不知，所以才致弄成如此局面，还望各位多多见谅。”

此时那叶清清突地一声娇喝，说道：“那面想走的可就是生死判汤孝宏，我们教主特来相请，难道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原来生死判知道天阴教主相召，定然凶多吉少，竟想乘着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悄悄一溜，此刻他听到叶清清的娇喝，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谅他们两个小孩，也不能捉到自己。

于是他猛一躬腰，竟自施出“蜻蜓三抄水”的绝顶轻功，往外逃去。

黑衣童子白景祥冷笑一声，拱拳说道：“那敝教中叛徒妄想逃跑，实在自讨苦吃，晚辈们有公务在身，此刻早告辞了。”

说着与叶清清同时一躬，也不知用的什么身法，两条身躯如箭一般直窜而出，一眨眼失了踪迹，真个是轻快绝伦。

诸人看到天阴教中两个司礼童子已是如此了得，心想那天阴教主更不知是何许人物了，这次天阴教重现江湖，必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又不知有多少武林中人，要身罹此劫。

各人心中俱在发愁，对那成形首乌的事，倒全都淡忘了，须知生命才是人类最基本的渴求，那成形首乌的事到底是身外之物。

于是蓝大先生首先说道：“此间的事，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先告辞了，下月月圆玉皇顶再见吧。”说完带着门下弟子，径自穿林而去。

群豪纷纷拱手散去，受伤的日月头陀，也被托塔天王手下的好汉，抬起救去。

七只精工打做的红木箱子，零乱的散在地上，镖伙们惊魂初定，松懈了下来，熊倜的心里难受已极，他所付出的一份友情，竟浪费在一个存心利用他的人的身上，这是他最感悲哀的。

吴诏云心里更是难受，在难受还加了一份惭愧，他和粉面苏秦结义多年，这次竟连他也出卖了，惭愧的是他和王智速到底是结义兄弟，王智速欺骗了熊倜，他心中自也难安，再加上王智速现已身落天阴教之手，谅必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镇远镖局经过这一次打击，也无法再抬起头来，前途实是不堪设想。

他想起他初出师门，抱负甚大，满想凭着一身武艺，创出一番事

业来，但现在落在如此，再者技又不如人，就连那两个幼童，自己都不能相比，还说什么闯荡江湖，创业扬名呢。

他愈想愈是心灰，对熊倜说道：“想不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再也没有想到王智速居然如此，反正日久见人心，彼此终有互相了解的一天，现我也无颜再去泰山与天下英雄相会，贤弟年少英发，日后必成大器，我带着镖队回转江宁后，决定远引江湖，再练武功，你我后会有期，但望贤弟能在泰山会上，出人头地，扬名天下，愚兄得知，也必替你欢喜。”

他说着说着，心酸不已，熊倜也是非常难受，但也说不出什么劝解的话来，两人黯然相对，彼此心意相通，日后竟成了好友。

吴诏云替熊倜留下了一匹马及许多银两，又再三叮咛了许多江湖上的忌禁和习俗，才互道珍重，带着镖车，返回江宁了。

熊倜独自骑在马上，茫然向前行走，这许多天来他虽已学会很多，知道了江湖的险恶，人心的难测，他也知道，友情，是患难中得来的才最可贵，可是前途茫茫，他要独自去闯了。

他路径虽然不熟，但顺着官道走，天还没黑就到了滕县，他找了个客店胡乱住下，思潮反复，一夜未得成眠，天亮便又上道了。

他沿途问路，知道前途就是曲阜，曲阜乃春秋旧都，孔子诞生之地，熊倜熟读诗书，自然知道，他此时距离泰山之会尚早，何不在曲阜多耽几天瞻仰瞻仰孔夫子的圣迹。

于是到了曲阜后，他就找了一间较为干净的客栈住下，向店小二打听曲阜各处的名胜古迹，他准备寄情于胜迹之中，来忘掉一些事。

头一天，他先到城内的孔庙、杏坛游玩了一会，回到店中时，小二跑来说道：“好教客官得知，明天绝早，赶车的王二就来店里，客官要不要搭他的车到孔林去，免得路上迷失了。”

熊倜道：“这样也好，免得我到处问路，他车来时，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孔林在曲阜城外，为有名的胜地，到曲阜来的，差不多全要到孔林去瞻仰一番，林外绕以红垣，松柏参天，碑碣甚多，熊倜到了此处，只觉得人世间的荣辱，都不再是他所计较的了。

他随处观望，忽见一个青衫老者，拄杖而来，随口歌道：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

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舵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鲈美菰香，秋风又起。”

此词本是南宋爱国词人陆游所作，此刻这老者歌来，但觉苍凉悲放，豪气干云。

熊倜见这老者白发如霜，面色却异常红润，走在古柏苍松之中，衣袂飘然，直似图画中人，不觉看得痴了。

那老者漫步到熊倜跟前，冲熊倜微微一笑，说道：“这位老弟驻足这里，想必也是被此间的浩然之气所醉，”他微一叹气，又说：“人生百年，转眼即过，要落得庙祝千秋，真是谈何容易。”

熊倜礼仪本周，对这老者又有奇怪的好感，闻言躬身称是。

那老者朝熊倜面上看了半晌，点头说道：“果然年轻英俊，聪明忠厚，兼而有之，是个可造之材。”说着又拄杖高歌漫步而去。

熊倜站在那里愣了许久，想道：“人人都说我年轻有为，我定要奋发图强，不可辜负了自己，何况我恩怨俱如山重，如不好自为之，怎生了却，岂可为了些须事故，便意志消沉起来。”

于是他开始面对着现实，不再惧怕一些未来的事，他相信，世上任何一件事，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空自发愁，又有何用，他自知武功、经验俱都还差，但事在人为，只要努力，何患无成。

对于即将来到的泰山之会，他也不去多想了，天阴教主，也只是个人而已，人与人之间，又有什么值得惧怕的呢？

在曲阜他又耽误了几天，才动身渡泗水，直奔泰安。

从曲阜到泰安的路上，熊倜已无所忧虑，他漫步而行，尽量领略着田野风光，每到一地，他就歇息一天，这样走了五天，才到泰安。

泰安在泰山南麓，是个极为古老的大城，但古色古香，规模较之曲阜，又显得要大得多。

熊倜进城时，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找了客栈住下，那客栈是座平房，而且院子很宽，曲径回廊，小有亭台花木，熊倜连日劳顿，风尘满身，此刻处身于岚影横窗，菱荷香里，直觉身在琼楼。

第二日清晨，熊倜叫过店小二，问道：“从此地到泰山，是怎么走法，可要多久。”

那小二道：“你也许是初来，其实泰山好找极了，从这儿出北门，再走一里多路，有个岱宗坊，一问便知，登山就从那里开始。”

熊倜哦了一声。

那小二却也是个多嘴的，又说道：“泰山上万仙楼、歇马崖、五大夫松、经石峪，好玩的地方可多呢？包你几天几夜也玩不完，还有您老别忘了到斗姥宫去玩玩，那里除了房子整齐，树木又多，显得清静、凉快之外，最有名的却是那里的姑姑子，面孔生得又好，又是诗词书画，吹弹歌唱样样精通，像您老这样的少年公子，到了那里准不想回来了。”

熊倜一想，此时离月圆虽还有数天，但自己何不先到泰山游览一番，看看这五岳之东，人称岱宗的名山，也算不虚此行了。

熊倜遂问小二道：“我想到山上游玩几天，不知有没有歇息的地方，晚上可打尖住夜。”



店小二忙道：“太多了，太多了，山上住家的也有，此外南天门道院，住着更是清静。”

熊倜点了点头，那小二又说道：“您老可要买些这里的名产包爪带到山上做菜吃。”

熊倜就叫他买了些来，那“包爪”原是一种什景酱菜，装往一个饭碗大小的翠爪里，上面有个小盖子，可以揭开来，爪作黑色，也是经酱过的，一样可以吃，用小簋子装起，油纸封着口，还可以致远，熊倜吃了些，味美绝伦，远非其他地方所产的酱菜可比。

熊倜在那客寓中又住了一天，第二天绝早便走了，临走的时候，那多嘴的店小二又跑来说道：“您老到泰山，可千万要看日出，这时候秋高气爽，可正是看日出的时候了。”

熊倜见那小二甚是殷勤，便多给了些小费，那小二千谢万谢，又说道：“还有一样事，看日出虽然最好是日观峰，可是那里风太大，其实在玉皇顶看也是一样，不过山上总是太冷，尤其是早上，这些衣服可不管用，顶好带一床棉被去。”

熊倜也笑着答应了。

他将马寄放在客栈里，先转到岱庙去寻访“唐槐”和“汉柏”，以及那有名的壁画——“启辟回銮图”，树的古色古香，画的优美，使熊倜在那里流连了许久，许久，最后才带着一份余味离开。

然后他雇了部驴车，穿北门而出，到了岱宗坊，到此仰头直见青天，反而不见泰山了。

熊倜沿着宽广的磴道，向上走去，往来的游人，三三二二，交臂而过，但却并不太多。

熊倜到一处玩一处，从万仙楼、歇马崖、而到御帐坪，再上便看到五大夫松，相传是秦始皇所封，但这几株看去并不苍古，当然不会是秦代物，不过仅仅袭其名号而已，也无人深究。

熊倜虽不敢施展出轻功，但走得总是比常人快得多，经过斗姥宫时，他想起店小二所说的话，但却没有勇气进内一试。

再上便是经石峪，石坡斜平如掌，广宽之极，约有数亩，熊倜仰望上面凿着的隶书金刚经，字迹古劲已极，但因年代久远，雨淋日炙，大部分已剥落了，他不禁暗自感怀，岁月之无情，每每如此。

泰山为五岳之长，虽然雄伟有余，但却秀润不足，因为多石少土，

半山以上树木，多借云气沾濡而生，不易繁茂，只有对松山，很多松树皆生于两面峭壁之上，远望黑簇簇一排，有如马鬣、白云出没其间，实是一大胜处。

熊倜在此仰望南天门，神霄绛阙，去天尺五，石磴蜿蜒一线，上接苍穹，要不是熊倜身怀奇技，有恃无恐，真不免望而却步了。

熊倜正在出神，忽地远处又有人作歌而来，歌曰：“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熊倜定睛一看，却原来又是在孔林中所遇老人，拄杖飘然而来。

那老者走至近前，看到熊倜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及我们又在此相见。”

熊倜也躬身问道：“老丈何处去呀？”

那老者哈哈笑道：“来处来，去处去，飘浪人间，快哉！快哉！日后若再相逢，那时你便是我的了。”

说完又自大笑高歌而去。

熊倜眼望他背影消失，那老者所说的话，令他觉得既奇怪，又惊异，他愣了一会，也自管上山了。

熊倜漫步而行，不觉已到了十八盘，坡子又陡又窄，旁边有专为游人所备的铁链，但熊倜一身武功，岂会在乎这些。

既登南天门，熊倜放眼远眺，只见万山起伏，皆罗足下，正是古人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这两句话，令人油然而生豪气。

熊倜不禁暗自感概：“我在泰山之傲徕、徂徕两峰，直觉山高万丈，到了此处一看，却简直像两座小小塔楼，卑不足道，即使汶水、泗水，当我渡河之时，也觉河水奔湃，气势不凡，此刻看来，却狭小得像两带衣带，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是一样，我当初一击而败神力霸王张义、小山神蒋文伟，自觉武功不凡，已沾沾自喜了，但后来会墨龙钟天化，心中已有些气馁，等到日后见了天阴教下两个小小童子，更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世内奇人，高过我熊倜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若不能暗自警惕，日后还能成什么大业。”

南天门之西有日观峰，两石张立如扉，为西天门，下为桃谷。

熊倜再往东走，看见竟有条小小的街道，街上也有几家小店铺，卖些杂货、香烛等物。

熊倜见这些店铺的招字都并不大，但却全附有一种花图做标记，如双钱、升斗花果等等，不禁觉得甚是新奇。

这晚，熊倜就在南天门道院的东厢宿下，夜寒人静，孤灯莹莹，令人油然而生出世之想。

第二天，熊倜付了些香火油钱，那道院的老道说道：“一人游山，不嫌寂寞吗？”熊倜笑了笑，那老道又说：“施主要看日出，此刻已太晚了，只是登封台的秦皇没字碑，却万万不可错过。”

熊倜问道：“此碑又有何异。”

那老道说：“施主有所不知，此碑高约一丈五尺，南北宽约三尺许，东西侧厚二尺，壮观已极，而且此碑灵异甚多，其中必有所藏，说不定就是金简玉函之类，旧日有一巡方，本想撤去，但稍一异动，马上就风雷大作，吓得再也不提了。”

熊倜知道这不过是道家故作惊人之说，遂也就唯唯答应了。

这日熊倜游日观峰、玉皇顶，也去看了下秦皇没字碑，又去瞻仰了下山唯一的大庙宇，碧霞元君祠，然后潇洒下山。

过南天门后，他取道山径，沿着黄西河到百丈崖，只是瀑泻若垂绅，下汇一潭，深碧无底，气势壮观，熊倜不禁暗叹泰山景物之美，与造物之奇，暗思道：“古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我能畅游泰山，亲见奇景，也算不虚此行了。”

熊倜回到泰安，时方黄昏，店里的小二迎上来笑说道：“客官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普通人游泰山，总要花个三五天的。”

熊倜方待回说，忽见店里走出三个黑衣大汉，装束和前见的黑白八骑，完全一样，走出店门时，狠狠盯了熊倜几眼，内中一人，突地转回身来，朝熊倜说：“阁下看来眼熟，可是镇远镖局的英雄。”

熊倜怔了一怔，回答说：“在下熊倜，不知阁下有何见教。”

那大汉哦了一声，答说：“原来阁下就是近来江湖传言的熊倜，好极了，好极了，想来阁下必是前来赴敝教泰山玉皇顶之约的，现在距时还有一日，后天便是正日，阁下万勿忘记。”

说完就抱拳走了。

熊倜这才知道这大汉原来是天阴教下的人物，怪不得这等诡异。

熊倜回到房中，正觉无聊，唤小二送来些酒菜，胡乱吃了，正想早些就寝，房门一动，突地一人走了进来，也未等回应。

熊倜见那人全身也都着黑色衣服，但却不是劲装，只是普通长衫，乍一看他还以为是墨龙钟天化，连忙惊讶地站了起来。

那人走过来却深深一揖，笑对熊倜说：“冒昧得很，前来打扰，在下江湖小卒吴钩剑龚天杰，现在天阴教，玄龙堂龙须支坛下效力，今番听说熊大侠到泰安，急忙赶来相会，还请原谅唐突之罪。”

熊倜这才看出此人并非钟天化，不禁暗笑自己的紧张，但此人是天阴教下的人物，但样子却比那些黑衣大汉高了一级，却不知来此何为，遂说道：“原来是天阴教下的英雄到了，不知有何见教。”

龚天杰不等招呼，便自笑嘻嘻地坐下，说道：“兄台这次在江南确实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出来，敝教非常景仰，故此特地叫小弟前来拜访。”

原来这天阴教组织甚是严密，教主分为玄龙、白凤两堂，玄龙堂下又分龙须、龙爪、龙尾三个支坛，白凤堂也有稚凤、凤翼、凤隐三个支坛，这三个支坛各有所司，龙须坛是专司为教中吸收人才，新教徒入教等事，龙爪坛专司刑责，龙尾坛掌管教中各类计划，凤翼坛专司教中各种祭礼，凤隐坛是为教中归隐或受伤之教徒而设。

那稚凤坛却管的是一宗极为奇异之事，原来天阴教徒必须夫妇同教，若有新人入教，而未婚娶，那稚凤坛在一年之内，必定要为他们找到配偶，完成婚娶，故此坛中大多俱是些未婚少女。

那吴钩剑龚天杰既是龙须坛下的人物，到此不问可知是想吸收熊倜入教，皆因熊倜虽入道未久，在江湖中却已略有名气。

龚天杰又说道：“敝教这次自太行主坛大举而出，便是想在江湖创一番大事，同时也是想找些真正挟有奇技的人物入教。”

他端起熊倜放在桌上的茶，呷了一口，滔滔不绝地将天阴教中的梗概，全说了出来，把个天阴教，更说成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而且除暴安良，造福生民，是个救世救人的组织。

熊倜虽觉不耐，但他却是对天阴教一无所知，也不知道龚天杰此话的真假，于是唯唯答应着，若他知道天阴教的真相，怕已早已翻目



相问了，哪里会容得吴钩剑龚天杰信口雌黄。

龚天杰歇了口气，说道：“现在敝教中虽是奇人辈出，教主夫妇的武功，更是妙绝天下，深不可测，但像熊兄这样前途无量的少年英雄，正是敝教中渴求的，熊兄若能加入敝教，不但熊兄从此能借此扬名立万，称雄武林，便是敝教，也因能得着阁下这样的一位人物为幸，不知熊兄意下如何。”

熊倜沉吟了一会，他虽对天阴教一无所知，但他的直觉告诉他，此教总是太过诡异，而且定要夫妇同教，听来简直有些荒唐，但他也不肯无端开罪于人，考虑了许久，遂说道：“阁下的好意，小弟自是知道，但小弟还要考虑几天，等到小弟在泰山玉皇顶见到贵教教主之后，再作答复好了。”

龚天杰把脸一沉，忽又笑着说道：“这样也好，那么小弟就告辞了，入教之事，还望熊兄三思，此事对熊兄来说，实是有益无损的。”说完又自是长揖到地，笑容满面，告辞而去。

这晚上熊倜反复不能成眠，暗道：“天阴教组织庞大，分布更广，我若加入了，想必与我复仇之事有利，他们教徒各省都有，寻找起萨天骥来，必定容易得多，总比我孤身一人要好……”

他转念又想道：“只是此教，看来却太已不正，教规更是离奇，若是个无恶不作的邪教，我加入了，却怎生是好。”

他想来想去，总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恍眼过了一天，十五日凌晨，他就起身了，拾掇好一切，就去泰山赴会，心神既紧张，又兴奋，暗想道：“今日就是我决定今后的重大关键了，若天阴教真如吴钩剑所说，我不妨就加入了，再有我若是见到那粉面苏秦王智述，倒要看看他对自己有何交待。”

他沿路毫未耽误，走得极快，过了岱宗坊，一路上只见游人绝少，霎时便过了经石峪，直上十八盘，便是南天门了。

到了南天门，熊倜远远就望见有十数个黑衣汉子伫在那里，走到近前，一人笑着过来，却是吴钩剑龚天杰，熊倜忙抱拳为礼，龚天杰也抱拳笑道：“熊兄来得怎地如此之晚，小弟已恭候好久了，就请赶快上山，玉皇顶上，此刻已是群雄云集了。”

说着拉着熊倜便走，熊倜见那十数个劲装大汉仍然徘徊在南天门处，想是阻止游人再上的。

熊倜走过那条小街，是那些卖杂物的铺子，此刻也是双门紧闭，

不做生意了。

快到玉皇顶时，有几个白衣妇人走了下来，吴钩剑忙迎了过去，低声说了几句话，遂叫熊倜过去，说道：“这就是我的内子，玉观音汪淑仙，现在教中稚凤堂下，这位就是我说的少年英雄熊倜了。”

那妇人笑着对熊倜福了一福，熊倜见她甚是硕白，身后那几个少女也均甚娇美，那些少女见熊倜望着她们，均掩口娇笑起来。

龚天杰哈哈大笑道：“熊兄日后若加入敝教，小弟必叫内子替熊兄物色一个国色佳人。”

熊倜听了此话，再想起他所说的稚凤堂所司之事，不禁红生满面，玉观音见了，也笑着打趣着：“你若要找个好太太，不先拍拍我，那怎么成。”说完媚目横盼，词色更是不正。

熊倜心中不禁大忿，想道这些天阴教下的人物，果真俱都如此不正，但他到底面嫩，此刻被那少女一笑一睬，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惹得龚天杰更是一阵大笑，但他怕熊倜脸上挂不住，旋即拖着熊倜直上玉皇顶了。

玉皇顶便是泰山绝顶，前面有一个登封台，熊倜到了玉皇顶一看，

只看顶上到处都散铺着黑白两色的坐垫，垫上已坐了几十个人，高高矮矮，胖胖瘦瘦，都是武林人物，熊倜看了一眼，都不认得，龚天杰带他上来后，也忽忽走了，不知去做什么，熊倜四周探望，见穿黑衫的只有三、五个在来回走动，心想大概天阴教主尚且未来，正想也找个座子，随便坐下，忽地听见背后有人在叫着他。

他回头一看，见有一个穿着黑衫的人向他走了过来，他原以为又是龚天杰，不想那人走将过来，却是粉面苏秦王智述。

熊倜不禁心中觉得奇怪，这王智述怎地做了亏心事后，还有脸前来招呼自己，但他也不愿太过给王智述难堪，也就走了过去。

王智述一见到他，就紧握着他的手，说道：“这番苦了贤弟了，但愚兄也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实因为丢了此镖，关系实在太，愚兄也担当不起，还希望贤弟能原谅愚兄。”

熊倜一想，也觉王智述实有苦衷，遂也罢了，他见王智述竟也是全身黑色衣服，宛如天阴教徒，不禁问道：“您怎地如此打扮？”

王智述笑道：“此事说来话长，愚兄不知怎地走了消息，被天阴教主知道了我的计划，刚到山东就被截住，愚兄怎是那天阴教主的敌手，但宝物被夺，人也被擒了，好在教主甚是看得起愚兄，一定要愚

兄入教，愚兄考虑再三，心想宝物已丢，事已不了，就也入了天阴教了。”

说着他又问道：“我那吴诏云二弟，怎么没有和你同来呢。”

熊倜道：“吴二哥已回镖局了，他似对江湖上事，已经厌倦，说要重访名师，再求绝技，回到镖局后，就要撒手一走了。”

王智述神色甚是黯然，隔了一会儿，他才说道：“这样也好，但愿他能偿所愿，只是那辛苦多年，才培养出的镇远镖局，毁于一旦了。”说完他又自摇头太息不已，神色难受已极。

此时忽然远处有金锣声响，王智述听了，忙说道：“金锣声响，教主已快来了，愚兄还有些事，贤弟随便坐下好了。”

说完他忽忽走了。

熊倜靠在一堵石垣坐下，竟看到劳山双鹤、七毒书生等人俱都早已来了，散坐在前面，那蓝大先生领着几个弟子，坐在旁边，看到熊倜也来了，远远地向熊倜笑着打了个招呼。

熊倜抬首前望，见到黑衣童子白景祥，和叶清清漫步走了上来，

各人手上掌了一个小锣，金光灿然，像是纯金所造。

锣声铛铛敲了三下，白景祥开口说道：“教主法驾已来，请各位静肃。”

随即是八个长衫黑衣男子，和八个白衣妇女，排队走了上来，走到顶上后，就两旁分开，极整齐的排列成两行，接着又走上十数个黑白衣衫的男女，熊倜也未曾看得清楚，只觉个个都是神情诡异之人，不禁对天阴教大大起了恶感。

最后走上两个老者，一男一女，却不是黑白色的衫，那老者浑身杏黄袍服白发白眉，两眼神光充足，显得异样威严，那女子装束却更离奇，她竟穿着全红色的宫装长裙，曳地生姿，脸上却又脂粉满脸，在日光之下，面上皱纹隐约可辨，看上去不伦不类，不知像个什么样子。

熊倜心中暗暗好笑，只见众人对此两人俱甚恭敬，还以为此两人就是天阴教主了，哪知众人忽然全躬下身去，接着又走上一男一女，俱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男的也全身黑色衣裳，但却闪闪生光，似丝非丝，似绢非绢，不知是什么料子，女的全身白色宫纱，亦是长裙曳地，再加上宫鬓如云，娇美如花，望之直如神仙中人，那男的亦是剑眉虎目，亦是双颊瘦削，但看起来却令人觉得更是严峻，望而生畏。

此两人一走来，熊倜不禁暗中喝彩道：“好一对璧人。”众人也都眼睛一亮，天阴教众更是屏着气，连大气都不敢出，熊倜知道，这才是教主到了。他暗自奇怪，这两人一个看来像是文士，一个看来更是娇弱，有什么本事降伏得住这许多山魁鬼怪。

此二人正是天阴教主焦异行、战璧君夫妇，他俩本是当年天阴教下的司礼童子，自幼便从教主夫妇处，学得一身绝顶武功，后来天阴教被铁剑先生等人所灭，他俩人却乘隙逃出的，寻得一个隐秘所在，苦练武功，将近二十年来，他们的武功实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位，这才重入江湖，寻得几个当年天阴教中的魔头，及一部分尚未散失的秘笈，于是又在太行山里重振旗鼓，打算再立天阴教。

此刻焦异行、战璧君走到顶上，战璧君哈哈娇笑道：“哟，你看来这么多位英雄好汉，真是赏我们的光，不过实在太不敢当。”

焦异行也一拱手，笑道：“敝夫妇这次重立天阴教，许多地方都全靠江湖朋友的帮助，这里先谢了，这次敝教在此邀请各位前来，也不过是希望各位对敝派的一切加以认识，此刻敝教先处置几个教中的叛徒，请各位稍候。”

熊倜见天阴教主夫妇，却客气得紧，不觉又对他们起了好感。

谁知焦异行把脸孔一板，立时又是一番面容，厉声说道：“龙爪坛坛主黑煞魔掌尚文斌何在。”

那先来的十数个黑衫人中，端步走出一人，是个形容枯瘦的老头，最奇的是不但衣履皆黑，就连面孔肤色，也是黑的，双目黯然，令人望之生畏。

在场众人除了熊倜因对武林群魔，一无所知，只觉得此人可怕还不觉怎样之外，其余各人，听了黑煞魔掌的名头，俱都头皮发麻。

皆因这黑煞魔头在武林中，称得上最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当年与毒心神魔侯生，并称武林双魔，却比侯生更是阴毒，后来也是洗手归隐，此刻却又在此现身，且是天阴教下的坛主，于是在场的每个人对天阴教的实力，更觉可畏。

焦异行又说道：“请龙爪坛下，将汤孝宏、陈文龙、薛光祖等叛徒带上，静待裁决。”

黑煞魔掌躬身称是，走开了去。

焦异行遂又一挥手，那司礼童子白景祥、叶清清齐声说道：“恭



请玄龙堂主、白凤堂主入坛。”那黄衣老者与红服女子齐走了出来，对焦异行夫妇只是微一拱手，便自站住。

众人俱知玄龙、白凤两堂，在天阴教中，地位极高，仅次于教主夫妇，但对此两人，群豪却无一人识得，各在腹中纳闷不已。

片刻两个黑衣劲装大汉，带来四人，熊倜一看生死判在其中，但那时骄气，此刻半点也没有了，面孔看去，像是惧怕已极，另外那三人，也是垂头丧气，而且全身发抖，怕得更是厉害。

焦异行见了这四人，更是面如秋霜，厉声说道：“你等四人的罪状，我也不必当着天下英雄揭露，但问你等知罪与否。”

那四人俱都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只是连连叩首，状甚可怜。

焦异行又说道：“你等四人既然知罪，本教主宽大为怀，必定从轻发落。”他遂又转头向那黄衣老者及红服女子说道：“两位可有意见？”那两人齐都说道：“但凭教主发落。”

焦异行沉声说道：“汤孝宏、陈文龙、聂重彬三人罪状尚轻，削去左手，发在凤隐堂下效力，如日后表现良好，再行录用，薛光祖欺

师叛教，罪无可恕，除刺去双足外，发送回乡。”

熊倜见焦异行说从轻发落，心里以为还多打几个板，或是禁闭两年，此刻一听居然削手剜足，吓得浑身冷汗直冒。

然而更惨的还在后头，焦异行话刚说完，那黑煞魔掌已走了过来，极快的往四人身旁一转，群豪尚未看清是什么身法，那四人却已俱都晕倒，原来全都被黑煞魔掌点了极重的穴道。

那两个黑衣大汉，随即抽出钢刀，嗖嗖几刀，片刻只见血流满地，那四人手足，已被剜了下来，呈到焦异行的面前。

群豪哪曾见过这等场面，熊倜更是汗流夹背，暗道：“这天阴教主，看去文秀已极，哪知却这等残忍，将人的性命身体，只看做粪土一样，随意宰割，由此可见天阴教之阴狠毒辣，幸好我那时没有答应龚天杰，不然却甚么得了。”

焦异行挥手命人抬走那四个宛如尸体的人，立刻又是满面春风，笑道：“适才的事，倒教各位见笑了，我先替各位引见两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各位也许生得较晚，但这两位先辈的名头，想必一定听到过的。”说完他遂一指那杏黄衫的老者及红服女子说道：“这两位便是三十年前天下知名的铁面黄衫客仇不可仇老前辈及九天仙子缪天雯缪

老前辈，这两位前辈的奇人奇行，各位虽然没有看到，但总听到过吧。”

诸豪一听，这一惊，比方才听到黑煞魔掌时更要厉害十倍，有的甚至惊呼出来，这二人当时在武林中的名头，可称得上是皓月当空，黑煞魔掌虽也大名鼎鼎，比起他们来，只是皓月旁边的小星罢了。

焦异行见众人惊惧之色，溢于言表，心中更是得意，说道：“我天阴教创于太行山，远来山东，一来为了宣扬教威，再者便是希望武林群豪，能投入我天阴教下，我之今日邀请各位前来泰山，除了丐门诸侠是请来观礼不在此例外，也是为着这个缘故。这点想敝教龙须坛下的弟子，在各位上山之前，也俱都向各位解说了，此刻诸位已算入我天阴教下，但各位俱都创有事业，我自也不会作那不通人情之事，硬要各位放弃，故我不惜稍改教规，各位入我教中后，只要不犯教规，不作叛教之举外，仍可随意行事，哈、哈，我这番苦心，还不是为了爱惜各位，各位可曾明白。”

熊倜越听越不像话，此人之强词夺理，可谓已到顶点，他强迫入教，却还说“很有人情”、“费了苦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等焦异行说完，熊倜便想抗议，方待站起身来。

谁知战壁君又咯咯笑道：“哟，你说得可好，但是人家要是不愿意呢。”

焦异行哈哈笑道：“此话正是，只是上山容易，下山却难了，各位要是有人不愿入我天阴教下，也请站出来，只要有能搪得过我夫妻十招的，敝教不但恭送他下山，而且还要将一件至宝奉送，可是各位却要自问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然白送了性命，却是大大的不值得呢。”说完他又一招手，喝道：“快把那‘成形首乌’取来，放在此处，看看有哪位英雄好汉，能够取得。”说完哈哈狂笑，傲气毕呈。

熊倜听了再也忍耐不住，他本坐在最后，此刻站了起来，诸人俱都面现惊讶地望着，却再也没有一人站起来了。

焦异行见有人站起来走了过来，不禁变色冷笑道：“好，好，这是哪一位英雄，有此胆量，我焦异行真是佩服得很。”

熊倜走上前来，微微一揖，昂然说道：“小子熊倜，本是江湖末流，教主高论，我也听过了，但是人各有志，谁也不能相强，纵然我挡不过教主十招，就算葬身此间，也是情愿，若是定要强迫我作违愿之事，却是万万不行。”

他话尚未说完，远处有人哈哈大笑道：“好，好，有志气。”声音并不大，但震得众人耳朵作响，群豪不禁大惊，抬头一看，只见一人盘膝坐往那“秦皇没字碑”上，笑声兀自未绝。

在场的这许多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竟没有一个知道此人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的。

焦异行亦是大惊，厉声说道：“碑上的是哪路高人，请下来说话。”

那人说道：“好，好，既然教主相召，敢不从命。”话刚说完，群豪眼睛一花，那人已到了面前，仍然是盘膝而坐，竟不知他是怎么来的。

熊倜一见，此人竟是在孔林遇到的红面老人，心中大喜，知道救星到了。

老人冲着焦异行夫妇点首笑道：“教主贤夫妇还认得我老头子吧，二十年不见，贤夫妇居然出落得如此英俊，真教我老头欢喜。”

焦异行、战璧君二人，一见此老人飘然而落，先是一惊，待仔细一看之后，脸上的倨傲之气，顿时消失无踪，换上了惧畏之色，但他以教主身份，虽然已知面前是何人，也绝不能露出惊惶之态。

焦异行拱手说道：“原来是飘然老前辈，晚辈久违风范，想不到老前辈还是这等矍健。”

那老人无人知他的姓名，俱称他为飘然老人，数十年始终独来独往，也无人知他来处去处，人们数十年前看见他时是这样子，数十年后他也依然不变，故此也无人知他的年龄，人们只知道他的武功深不可测，昔年铁剑先生若不是得到飘然老人之助，独力击毙了天阴教主夫妇，也不能将天阴教瓦解，他一别人间二十年，此刻又重现了。

飘然老人听焦异行说完，哈哈笑道：“想不到你还记得我这老头子，我老头子这番前来，并非要管教主的闲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想要他们入教，他们愿意，我老头子怎能管得。”

他哈哈又笑了一阵，又说道：“只是有两件事，我却要管管，第一件事，便是姓熊的这小孩子，我看着甚是欢喜，我老头子想带他去做徒弟，当然他就不能加入你们的教了，第二件事，我老头子难得收徒弟，第一次收徒弟，总要给见面礼，想来想去，这个‘成形首乌’倒满对我的胃口，你就送给我吧。”

焦异行面有难色，说道：“这第一件事当然没有问题，只是这第二件事么……”

飘然老人道：“怎样。”

焦异行咬了咬牙，说道：“既然老前辈开口，此物就在此处，老前辈只管取去便是。”

熊倜走到老人面前，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老人笑道：“你我总是有缘，起来，起来，把那匣子拿来，我们就要走了。”

那铁面黄衫客始终寒着脸站在旁边，此刻突然说道：“慢来，别的都无所谓，这成形首乌却动不得。”

飘然老人斜睨了他一眼，说道：“你还没有死呀，不错，不错，只是你却还不配来管我的事。”

仇不可怒喝道：“我管定了。”身体也未作势，倏地拔了起来，虚空一掌，同飘然老人击去。

老人袍袖一展，众人只听轰然一阵大响，仇不可已震落地上，须知这种内家真气相撞，比有形之物还厉害得多。铁面黄衫客聚毕生功力当头一击，却被飘然老人的一挥挡了回去。

熊倜已将成形首乌取到手中，老人哈哈笑道：“各位，我们告辞了。”左手牵着熊倜，右手袍袖一展，呼地一声风响，人已自众人头顶上飘了出去。

正是泰山绝顶，奇人倍出，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 第八回 山中壮燕，怎知人间世；河边娇莺，长向望城啼

熊倜之轻功，在武林中已可算是一流好手了，此刻被老人携带而行，只觉两耳风生，如同御风而行。

原来飘然老人此刻所施的，是他数十年来潜修苦研而成的“潜形遁影”之法，须知所谓轻功，只是凭着一口真炁和身形之灵巧，能空中飞跃而已，轻功练至极处，最多也只是能在空中借物使力，自行变化，但真气一散，或者无力可借，即刻就要落地，星月双剑所使的“苍穹十三式”以及天山冷家兄妹的“飞龙七式”就是轻功中登峰造极的功夫。

但这“潜形遁影”之术，却是大大不同，此术练至极处，漫天的空气、尘埃，俱是可以借力之处，正如同人在水中一般。

是以熊倜但觉老人似是御风而行。

片刻，到了一个所在，仍然是在山上，但却是熊倜未曾到过的，只见满地清阴，景色幽绝，到处生着一些不知名的寄生植物，远望像松，近看像柳，丝毡般遮蔽了多少灰色的山崖，上有一个崖洞，很深，很静，熊倜望不见底，飘然老人将熊倜带了进去，转了两转，又到了一个所在，熊倜只觉得阴黑黑的，空气里有潮湿的味道，耳中可以听到水声。

飘然老人指着上面笑道：“这上面就是天绅瀑布，我们这里已经快到山腹，前几天我遍游泰山，忽然发现这地方，又静，又没有人知道，练功最好不过，所以我把你带到这里来。”

熊倜连忙跪了下来，说道：“多谢师父救我。”说完恭恭敬敬拜了四拜。

飘然老人笑道：“先别忙叫师父，也不要老是磕头，我最不喜多礼，你要做我的徒弟，难是不难，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别的坏事，我知道你的天性为人，也不会去做，只是这个条件，遵守起来却甚不易，你若答应了我，便不得违反，否则我就不要你这个徒弟了。”说完双目凝视着熊倜。熊倜仍然不肯起来，说道：“只要师父说出来，徒弟一定遵守的。”

老人说道：“这条件却非人人可以做到，你若做了我的徒弟，四年内，不许出这壑洞一步，专在此苦练，吃的，用的东西，我自会替你送来，我也不是故意难为你，因为你好胜，好浮之心太重，不是这样，难成大器，何况我所习的武功，都是非常玄妙的，不是这样，你也无法学得。”

熊倜看这洞里，一无所有，既黑暗，又空洞，但他知道这是千载

难逢的机缘，故此毫不犹豫地答道：“徒儿一定遵守。”

飘然老人说道：“好，你先把那‘成形首乌’吃下去，不然，就算你苦练十年十二年，我那‘潜形遁影’之法，你还是无法学得，我脾气很怪，说出来的话，决不容人更改，你也不要谦让，吃完了，就坐到那边去练你以前所习的内功，知道了吗。”

熊倜不敢多说，打开匣子，见里面是支形同人参之物，已具人形，头手俱备，宛如胎儿，他闭起眼来，囫囵吃了下去，即盘膝练起天雷行功来，不一会，他就觉得四肢通扬，真炁四达，舒服得难以形容，他将真炁又周身运行了几遍，睁开眼来，只觉洞中光明已极，哪里是先见的阴黑，飘然老人已自站在身前，含笑点头。

从此熊倜就在洞中潜修，老人所教给他的，全是他以前所想过但总想不通的，他废寝忘食地去学，也不知自己到底进步了多少，有时老人和他对手过招，他觉得老人的招式看似平淡无奇，但却招招向你意想不到，防卫不及的地方攻来，老人也未曾说过这些招式是什么名称，只说：“你能将这些招式连贯运用的时候，就是你能‘出山’的时候了。”

当老人外出的时候，他独自一人，也会想到许多事，尤其他感到寂寞，他想找个人来吐露心事，但他的心事又能向谁吐露呢？

他不知道这些日子来，若兰若馨都怎么样了，不能忘去她们，她们又何曾能忘去他呢？

这些日子对若兰、若馨是一连串苦难的日子，这苦难和折磨，几乎是她们所不能抵御的，她们所凭借的力量，仅仅是对熊倜期望罢了。

小山神蒋文伟被熊倜伤了后，将息了十多天，也就痊愈，他虽断了一臂，但仍有一臂，依然是条精壮的汉子，他共生共死的弟兄，也依然拥戴着他，他威望虽大不如前，但在江宁府的下层社会里，仍有一份势力，登高一呼，归附他的还是很多。

他对熊倜之仇恨，自然不会忘记，但又碍着金陵三杰，只得忍了这口气，但是过没多久，断魂剑忽然回来，将镖局悄悄解散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过几天，断魂剑吴绍云，带着伤还未好的张义，也走得不知去向。

于是金陵三杰顿时却没有了下落，实是在江湖除名了，小山神蒋文伟心中暗暗称快，觉得是复仇的时候了，但是熊倜已走，他也无处去寻，于是他就把所有的怨气，迁怒于朱家姐妹的身上。

若兰、若馨，做梦也没想到会横祸飞来，小山神蒋文伟却认定了

她们是仇人，他想，若不是她们，自己就不会落得残废，他又想，熊倜为了她们伤了自己，可见熊倜必定和她们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打了朱家姐妹，不也等于打了熊倜一样。

他可没想到这做法是否合理，每晚华灯初上，他就带着五、七个弟兄跑到若兰的花舫上去滋事吵闹，吓得若兰花舫上客人们个个面色如土，再也不敢上门。

若兰先还以为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钱而已，所以拿了一些银子去给他们，哪知小山神却将银子丢在地上，大骂道：“你把老子们当做什么人，快叫若兰、若馨那两个婊子叫出来。”说完一拍桌子，他力气本大，这一拍差点没把一张红木桌子拍碎。

这一声巨响把若兰吓得心直跳动，她正看着若馨在穿花，若馨也是一惊，手上的铜丝穿着的茉莉花儿，抖抖的颤动。

她们看了小山神穷凶恶极的样子，自然不敢出来，那鸨母向小山神赔话道：“蒋大爷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若馨她们就算有什么得罪了你老，你老大人不见小人怪，饶了她们吧。”

小山神蒋文伟自也不能将别人打伤了他，他却拿若馨姐妹来出气的话说出口来，直管把桌子拍得山响，骂了一会便走了。

那小山神蒋文伟却有一个狗头军师，外号叫赛吴用，他对小山神说：“大哥这样做法，真是一点也没有用，我们又不能冲进她们的房间，把她们抓出来，如若这样一来，官府的鹰爪爪孙又要找上门来了。”

蒋文伟便问道：“依你之见，该怎样呢？”

赛吴用说道：“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每天派两个弟兄远远地守在船边，那两个小娘儿们只要一出来，就叫那两个弟兄去痛打她们一番，大哥的气不也就出了吗，只要事情做得秘密些，又有谁会知道呢？”

蒋文伟一听，连忙大喜称是。

过了几天，若兰姐妹见已无人前来吵，以为不过是流氓滋事，也就渐渐淡忘了，每天依然陪酒、唱曲，客人又渐渐来了。

这天若兰要到水西门里去买些花粉胭脂，若馨本来也要去，后来忽然身子不舒服，若兰就叫了个丫头陪她一块去，但船夫叫了半天，只叫到一顶小轿，若兰只好独自去了。

若兰上了轿后，轿子抬得飞快，她揭开帘子一看，根本不是往水西门去的路，而且越走地方越偏僻，不禁吓得叫起来，但那两个轿夫

不闻不问，原来这两个轿夫却是小山神的手下。

轿子到了一个荒凉所，那两个轿夫将轿子放了下来，一把将若兰拖了出来，若兰大喊救命，但连鬼也听不到，那两人见若兰叫得厉害，一个找了块破布，塞住若兰嘴巴，你一拳，我一脚，打了一会，想那两个轿夫是什么好东西，见若兰那么娇滴滴地一个美人，一面打，一面去脱她的衣裳连打带掐带摸，若兰又气又急又痛，竟昏了过去。

若兰醒过来的时候，那两个轿夫已走得不知去向，她一摸身上，幸好那两个轿夫胆子还不太大，小衣还没有脱下来，她挣扎着起来，浑身痛得像是骨头都要散了，她心里奇怪得不得了，心想：“我又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何这两人这样打我，欺凌我呢。”

穿好衣服，她挣扎着往回走，她原是小脚，浑身又被毒打，走了半天，幸亏碰到一个赶着牛车的农夫，见她可怜，将她带了回去。

若兰回到家中，就发起寒热来，浑身疼痛难忍，她一向娇生惯养，皮娇肉嫩，哪禁得这等痛打，身上伤痕累累，但伤的多是不可告人之处，怎敢示人，吓得若馨胆战心惊，赶快将鸩母叫来，若兰只有自己咬牙忍受，她知道将这样事告诉别人，也是无用，若是传了出去，反而落个笑话，她日后更无法见人，偶尔呻吟两声，也只能推说是头痛而已。

她在河边受那两人痛打时，受了风寒，外加惊恐，遂使邪风入骨，有时她想起自己命薄如纸，无亲无靠，一向疼爱的熊倜，一走至今，音信全无，这些身体上的痛苦，再加以心灵上的创伤，不消两日，已使这一个绝代美人，形销骨立了。

若兰卧病在床，不能起来，这可苦坏了若馨，急坏了鸩母，她的摇钱树病倒了，不免令她慌了手脚，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那便如何是好，赶快延请江宁府中的名医，来携若兰医治。

这时江宁府最有名的医生，是黄岐秋大夫，今年七十年岁，曾在北京太医院做过御医，后来告老还乡，江宁府的绅士殷富，却不肯让他休息，有什么病痛，即使是伤风鼻塞，也要找他来把脉，黄岐秋人虽已是古稀，却最贪财，见了如此，就把诊例定得高高的，人家只收三钱银子，他却要三两，虽然如此，请他诊治的，依然川流不息，户限为穿。

黄岐秋有个儿子，叫黄少川，才二十岁，是黄老夫人在五十岁上生他的，身体荏弱，面目姣好，外表虽然秀致，却是个浪荡成性的花花太岁，成日与些豪富公子在外花天酒地，江宁府尹的二公子，也是他的莫逆之交，这些人仗着势，更是胡做非为起来。



黄岐秋看见自己的独子如此，闹得实在不像样子，但宠爱已久，也无法管束，无可奈何，只有每次替人诊病，都带了他去，加紧训练他的医术，希望日后接替自己的医务。

那鸩母为了医治若兰，就把黄岐秋请来，黄老夫子只要有银子可拿，居然带着少川同到秦淮河的花舫里去，草草把了下脉，黄岐秋竟看不出病源来，胡乱开了些草药得了三两诊金银子便走。

那黄少川却是识得若兰，一向贪恋她的美貌，却苦无机会下手，现在见有机可乘，赖着不肯走，黄岐秋马上发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才垂头丧气地跟了他的父亲回家。

那若兰服了黄岐秋的药后，病势非但不减，而且发起高烧来，整日昏昏迷迷的，烧得两颊绯红，并且还说些呓语，有时不断叫着：“打煞我了，打煞我了。”有时又在梦中叫着熊倜的名字，若馨急得暗自流泪，只得抱着姐姐，轻轻拍着，突然她见若兰零乱的衣襟里露出一块青痕，仔细一看，只看她浑身全是青色的伤痕，纵横错乱，惨不忍睹。

若馨见了，吓得面白唇青，她再也想不出为什么姐姐会被人打成这般样子，知道事情已不对，赶紧去把鸩母请来，那老妇人看了也是惊惶得不得了，赶快又去把黄岐秋请来。

这次，她才将若兰受了惊悸的病源对他说了，黄岐秋怒道：“为何不早告诉我。”连脉也不把，提起笔便开方子，倒是随来的黄少川一见有机可乘，自告奋勇，上去替她把脉，又叫她张开嘴来，仔细地验舌苔，他是名医之后，医理自然也还可以，自拟了一张方子，黄岐秋不知究竟，还以为儿子改了性了，居然也抢着开方子，看了看，竟采用了。

哪知若兰服了黄少川的药后，顿觉得宁贴起来，神智已清了，但热度却还没有全退。

自此那黄少川竟每天都来，细心替若兰把脉，作出十分殷勤体贴的样子，又问了若兰被打的经过，若兰不能再瞒，唯有把事情全说了出来，黄少川听了大怒道：“光天化日之下，怎能容得这类匪徒横行，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查出来，替你出这口气。”

次日，他果然跑去找那府尹的二公子，如此这般，把事情全说了，他们本是死党，二公子听了，赶快叫师爷传来差役，叫他去细细查访。

那江宁府尹的二公子，叫金祖龄，也是个好事之徒，知道黄少川对若兰有意，自是热心帮忙，那天下午，居然同了黄少川一齐去到秦淮河边，朱若兰的花舫上去，那鸨母见了府尹的二公子，自然恭维，

殷勤得无所不至。

金祖龄久历欢榻，倒是和和气气的，黄少川又进去为若兰把脉，他也跟了进去，这一进去不打紧却闹出许多事故来。

原来金祖龄虽然来过此地，但若馨本不出来接待客人，故他也从未见过，今日一见若馨竟然惊为天人，满腔热情，却飞到若馨身上去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再也不肯放松。

黄少川携若兰把过脉，见她已好了，不禁甚是高兴，又和她闲谈了一会，若兰飘零孤苦，看见黄少川对他如此，却以为是一番真情，遂也不禁暗暗感激，心中对黄少川，已有些活动了。

黄少川见了，知道事情已成了六分，与金祖龄告辞出来的时候，不禁向金祖龄吹嘘道：“祖龄兄，你看小弟的手段如何，不消费得什么功夫，管教那美人自己送上门来。”

金祖龄说道：“少川兄猎艳的功夫，小弟早就领教，只是小弟现也有一事相托，少川兄好事如成，切不可一箭双雕，那妹妹千万要留给小弟，不瞒你说，我一见了她，便已情根深种了呀，哈哈。”

黄少川拍胸脯道：“这个包在小弟身上。”

从此不但黄少川天天往秦淮河跑，金祖龄也是跟在后面一同前去，两人不但不收诊金，还常常留下成锭的银子给那老鸨，金祖龄更是成日对若馨大献殷勤，只是若馨心目中早已有了熊倜，饶是你金祖龄再是位高多金，殷勤体贴，也是无用，始终是冷言相待，不时还给他些难堪，希望他知难而退，但金祖龄却不理会，依然每天和黄少川摇来，一坐就是一个多时辰。

这边金祖龄虽然失意，那边黄少川却甚得意，这么多天来的水磨功夫，他已经使得若兰对他生出一丝情意，他本来是年少翩翩，花言巧语功夫又好，乘着一天房里没人，他一把捉住若兰的手，装出极恳切的样子说：“若兰，这么多天来我对你的意思，你当然也知道，现在你病已痊愈，我却不愿再让你去抛头露面了，我已跟家父商量好了，拨出一栋房子，把你接到我家去，从此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跟我在一起了。”

若兰此次大病，全是黄少川一手调理好的，她就以为他定必是个有前途的少年大夫，再加黄少川人既英俊，又懂得女子心理，若兰在风尘里困溺多年，也实在想得到个归宿，听了轻轻将手挣开，红着脸轻轻说道：“你跟我养母去说吧，只要她肯了，我……”

黄少川听了知道鱼儿已经入钩，连忙跑去找那老鸨，老鸨一想，

这么多年来已在若兰身上赚了不少银子，现在若兰韶华将逝，既有这等好户头来，也就肯了，谈明身价一千五百两银子，什么时候黄少川送银子来，什么时候就可以接走。

其实黄少川说的全是鬼话，黄岐秋治家素严，怎肯儿子娶一个秦淮河的妓女做太太，但黄少川知道如不这样说，若兰是绝不会肯的。

到了外面，黄少川就对金祖龄道：“祖龄兄，小弟现有一事相求。”金祖龄问说是什么事，黄少川如此如此，说给金祖龄听了，又说：“只是家父对小弟的银两用途，一向管得极紧，这点祖龄兄想也知道，小弟最多只能张罗个七、八百两银子，其余千万请祖龄兄帮个忙，还有我素知祖龄兄外面的房地甚多，也请你拨一间给小弟，日后家父千秋之后，小弟必定加倍归还，何况若兰要一上我手，若馨还不容易吗？”

金祖龄原也不在乎这些须银两房子，他父亲是江宁府的知府，随便拨个几栋都不成问题，一口答应了，黄少川连忙大喜称谢。

金祖龄回到家里，心中闷闷不乐，心想黄少川都已事成了，自己却毫无希望，他叫了个平日与他最是莫逆的府中师爷来，说道：“你随便找栋房子，交给黄岐秋的公子少川，就说是我送的。”

那师爷答应了，一看金祖龄甚是不乐，就问是何缘故，金祖龄摇

头叹道：“我最近看上了个秦淮河的歌妓，还是个清倌人，不料她对我毫无情意，想不到我堂堂知府公子，连个妓女弄不到。”

师爷听了哈哈大笑道：“公子也是太痴了，想那秦淮歌女，多是有身价的，只要公子肯花个几千银子，什么人弄不到，为何要白花功夫，此事包在晚生身上，三天之内，定有回音。”

金祖龄听了，喜道：“银子尽管你用，只要事成，我自会重重地谢你。”

师爷问得了名字后，就跑到秦淮河去，找着那老鸨，说道：“听说你这里有个倌人，叫做若馨，我家知府的少爷甚为喜欢，想买她回去作妾，身价多少两银子，你只管开口好了。”

那老鸨作难道：“其实既是府尹大人的公子欢喜她，银子倒不成问题，只是这若馨却非是我买下的，她从小跟着姐姐若兰过来，是个自由的身子，我也做不得一点儿主。何况她姐姐已被黄家的公子黄少川聘了回去，她也要跟着走的。”

师爷一听，知道她说的也是实情，只得走了，但他已向金祖龄夸下海口，路上思索了许久，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这边黄少川既有了房子，又张罗得银子，喜孜孜地跑到舫上将银子交给老鸨，又和若兰私谈了一会，雇了几个下人，把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一清，又悬红挂绿，很像是那么个样子。

又跑去谢了金祖龄，金祖龄和他嘀咕了许久，他只是点头。

第二天晚上金祖龄叫了几个人跑去帮忙黄少川，抬了花轿，吹吹打打地将若兰、若馨接到新房子。那里早已宾客满门，俱是平日和黄少川、金祖龄混在一起的花花公子，又吵又闹，若兰羞人答答的，心里却是喜欢得很。

晚间喜宴大张，摆了五桌，都是些欢场里的好手，硬要新娘子出来陪酒，说是新娘子若不出来，他们就冲进去了。

若兰无法，只得叫若馨陪着一同出去，大家一见新娘子和小姨子出来了，都拼命地向她们敬酒，不喝不行，若馨看着姐姐有了个归宿，她可不知道黄少川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心里一高兴，再加上众人的强迫敬酒，不觉多喝了几杯，她本不会喝酒，几杯下肚，登时迷迷糊糊，别人敬她酒，她就喝得更快，不一会，已是玉山颠倒，醉得一塌糊涂了。

却不知这些都是那师爷想出的圈套，那些宾客，金祖龄也全打过

招呼，那些惨绿少年，听了知府公子的关照还有什么说话，于是，左一杯，右一杯，才大灌起若馨的酒来。

这一夜，月白风清，本不是盗贼活动的时候，但黄少川和金祖龄，却各以不同的方法，盗取了朱家姐妹最宝贵的东西。

一觉醒来，若馨已是落红斑斑了。

她且是痛不欲生，恨不得马上死去，她想自杀，又想杀人，和金祖龄同归于尽，一个人在房中哭了好久，金祖龄已带着满足的笑容溜了。

她想了许久，最使她伤心的就是熊倜，她觉得她对不起熊倜，已经没有面目再见他了，又想到，自己绝不能就这样死去，无论如何，也要再见熊倜一面，告诉他她是多么地想念他，又是多么地命苦，然后再死在熊倜的面前，让他知道她对他的心意。

若兰知道了，也是气得泪下，不禁大骂黄少川，黄少川却推得一千二净，说是毫不知情，若兰又去安慰若馨，暗暗替她妹妹的不幸流泪，她不知道，她的遭遇却也和若馨完全一样呢，只是黄少川和金祖龄所用的方式不同罢了。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

金祖龄和黄少川的心也一天天向外移，整日在外仍是花天酒地，到她们那里去的时候，也一天比一天少了，若兰和若馨也一天比一天憔悴。

当她们流泪的时候，她们就想起熊倜，她们所希望的，就是快些见到熊倜，她们虽然不知道熊倜现在究竟如何，但她们相信，他是一天比一天更强壮的。

## 第九回 清秋飘冷雨，一抔黄土佳人归宿；武林传飞柬，飞灵堡里快聚英豪

四年。

日子虽然过得很慢，但毕竟是一天一天地过去。

江湖上的风云变化，往是瞬息间的事，何况是长长的四年呢。

新生的一代，接替了老朽的一代，坚强的，他生存得也久些，孱弱的，顷刻间就会灭亡了。

这五年来，江湖上的变幻，确是太大了，人们传说的：首先是有江南第一的江宁府镇远镖局瓦解了，金陵三杰中的断魂剑与神力霸王不知去向。

峨嵋的孤峰一剑边浩，自峨嵋绝峰，巧得失传已久的“玄女剑法”秘笈，成了江湖上数一二的剑客，他和江苏虎丘，飞灵堡的出尘剑客东方灵，被武林中称为“双绝剑”。

粉蝶东方瑛，多次地拒绝了许多年青豪杰的婚议，不知她在等待着什么。

西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笑面人屠申一平忽然中毒而死，河北绿林道群龙无首，登时大乱，一个名叫铁胆尚未明的青年豪客，在两河绿林大会上，技压当场，取代了申一平生前的位置。

白山黑水之间，出了个贩马大豪。他的“落日马场”占地千顷，此人别人只知称他为“虬须客”，不知来历姓名，他有个女儿，叫做“雪地飘风”夏芸，更是东三省新近崛起的成名女侠。

北京著名的老镖头，银钩孟仲超，在走镖山西的时候，得罪了天阴教下，被天阴教新扎起的龙须坛主单掌追魂单飞，一掌击断双腿，亡命天涯，不明下落。

最令江湖中人谈之变色的是，天阴教的势力日益庞大，天阴教徒充斥江湖，黑白两道，都有他们的势力，江湖中较有名气的好汉，如七毒书生唐羽，金陵三杰之首粉面苏秦王智述，海上称尊的海龙王赵佩侠，山西临汾的吴钩剑龚天杰，洛阳大豪五虎断门刀彭天寿，以及劳山双鹤，洞庭四蛟，黄河一怪，和一些武林中久已归隐的魔头，都被收罗教下，不是真有绝大来头的武林人物，根本无法在江湖立足。

这些都不过是这些年来江湖中所发生的较为引人注意的事罢了，其实在武林中每一个角落，每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只是那些事所关系的范围，没有这样大，而其本身的价值，也没有那么高而已。

此时又是秋天，八、九月的骄阳，晒得人仍然热烘烘的，江宁府水西门内外的街市拥挤着一些为名禄而辛忙的人们，他们所想的，只是些于他们生活有关的事，谁也不会注意到别人。

从城里缓步走来一人，穿着深蓝色的文士衣衫，脸色不正常的苍白，像是多年没有见过阳光。双目炯炯，脸上的轮廓线条，清俊而显明，瘦削得很，也潇洒得很，只是看上去却仿佛没有什么情感，像是任何事都不会影响到他那坚强的意志似的。

没有马，没有行李，除了身上的衣裳外，他只带了个狭长的包袱，望着熙来攘去的人群，眼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冷漠。

他沿着大街往前走，走到莫愁湖边，对着湖水痴痴地望了一会，是在想着湖水仍旧，而人面全非吧？

越往外走，他就也越走得快，只是你若不仔细去看，是不会发觉的，他的步伐，仍然是那么的从容，像是三家村里缓步的学究似的，但稍一霎眼，他已离开你很远很远了。

他，就是熊倜。

经过四年艰苦的锻炼，他比以前更成熟，更懂事了，但他对朱家姐妹的怀念，经过这漫长的四年非但没有减少，反却增多了，是以他一下泰山，第一件事，就是赶回江宁，到秦淮河边去寻找他所喜爱的人。

他暗自喜悦地想着：“若兰姐和若馨看见我，该是多么的高兴呀，这许多日子来，若兰姐一定比以前更憔悴了，若馨呢，她却该更美丽了，我多希望此刻路上没有行人，那么何须一会儿工夫，就可以见到她们了。”

他一到秦淮河边，即刻感到一切是这样的熟悉，就像他四年来所一步未离的山洞一样，每一样东西，他即使闭着眼，也可以分辨出来。

他深深呼吸了一口，他想：“这温暖而潮湿的空气也是我许久没有呼吸过的了。”他像个远离的游子，在回到故乡时的喜悦，但他却不知道，他所寄望的一切，已不再是他能寄望的了。

沿着河走，很快地就到了那画舫，他急切地走了上去，一个满头珠翠的老妇走了出来，殷勤地问道：“大爷这么早就来了，先喝点茶吧。”

熊倜仔细地看着她，却不是他所熟知的人了，于是他问道：“请

问这里的朱家姐妹，我是说若兰和若馨，此刻在吗？”

那老妇说道：“噢，大爷大约是许久没有来了吧，朱家姐妹早就嫁人啦，现在这里的是郑家的云娜和云华，我想她们又比朱家姐妹标致多啦，你老先到里面坐，我马上就叫她们进来。”

虽然熊倜已不再是当年那样的冲动和幼嫩，但是这老妇人的话却使他回复到以前了，他一把抓住那老妇人，慌乱地问道：“此话可真。”

那老妇哎哟一声叫了出来，说道：“你这人怎么回事，我骗你做什么，她们早不知嫁到哪儿去了，你还找她们干吗。”

熊倜茫然放开了手，一种他所从未曾有过的失望和悲伤，涌到他的心头，他像在万丈江心，突然先足，四顾俱是洪流，找不着一点可以依附的地方，刹那间，他脑海中闪过许多事，他想起飘然老人为他所说的话：“你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孩子，但是记着，世上最不可信任的，就是人类，有时你宁可相信一条狗，也比相信人类好，至少狗是没有狡计的。”

他想着：“四年来，我最思念的，就是她们，我临走时，若馨对我讲过的每一句话，我都没有忘记，可是她现在却已嫁了别人，我真是愚蠢，为什么会相信别人，自我出世以来，值得我信任的人比欺骗

过我的人，多得太多了。”

那老妇人惊吓地望着他，不知道他究竟为了什么，变成这幅失魂落魄的样子。

熊倜茫然了一回转身走了开去，此刻他脑中仿佛成了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想到，过去的，未来的，甚至现在这一刹那，在他都失去意义，他信步走着，不知该何去何从。

回到水西门时，已将近上灯时候了，酒楼饭馆，刀勺乱响，酒菜之香四溢，熊倜信步走着，忽然感到非常需要一些酒来帮助他麻痹自己，于是他选了个较大的酒楼，走了上去，那酒楼叫做“老正兴”，是江宁府颇著盛名的酒馆，分做楼上、楼下两层，楼下较为普遍，随意卖些吃食，楼上是雅座，真正喝酒吃菜，都在楼上，此刻虽然还早，但“老正兴”的吃客已有了不少了，熊倜走上楼去，随便坐了下来，叫了几样小菜，一壶花雕，不过是想以酒浇愁而已。

他忽然听到后面座上有人在说：“讲起来女人也是可怜，昨天江宁府知府的二公子大喜，我也去了，当初他千方百计，骗了秦淮河的朱若馨上手，现在却又轻轻易易将人家丢了。”

熊倜听到朱若馨三字，全身就突然紧张起来，忙留意听着，只有

一人说道：“金祖龄还好些呢，那黄少川去年就又娶了，朱家姐妹也不知道哪辈子造的孽，碰上这两个人，若是她嫁给我，我担保真心去对待她们。”说完一阵笑声。

接着有个第三者的口音说道：“难怪我听说朱家姐妹前几年突然一齐走了，原来是嫁了人，想不到我离开江宁府才几年，当时那些红极一时的倌人，现在不是嫁了人，就是不作了，真是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呀，”他叹了口气，又接着说：“我知道那朱若兰是个很讲操守的歌妓，她妹妹我确不太清楚，却怎地会被人骗了去的。”

那第一个带着点夸味的口音说道：“哈哈，讲起这事来，我最清楚了，当黄少川结婚，我还是座上客之一呢。”他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将黄少川、金祖龄骗婚、灌酒的事，绘声绘形说了出来，只把熊倜听得手足冰凉。暗想：“我险些错怪若馨了，许是老天有眼，让我听到这番话，不然岂不铸成大错，只是那黄少川、金祖龄两人却太已可恶，我若不惩戒他们，日后不知还有多少妇女毁在他二人手上。”

接着又听得那人极低声说道：“朱家姐妹现在就住在太平街第二条巷子里，想来寂寞得很，那黄少川的老头子黄岐秋七十多岁了，精神一天比一天好。知道他儿子在外面有了人，管得笔笔直直的，黄少川除了陪他老子去出诊外一步都不敢离开家门，金祖龄新婚燕尔，更不会到朱家姐妹那里，老兄若有意，倒可以去安慰她们。”说完三人



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熊倜把这些话暗暗记在心里，酒菜早就送来，放在那里都快凉了，熊倜也无心吃喝，接着那三人可说了些极猥亵的话，熊倜听了半天，见他们不再提起有关朱家姐妹的话，就站起来结账走了。

他下楼时，叫住一个跑堂的问道：“这里可有个黄岐秋黄老大夫，他住在什么地方。”那店伙道：“那黄老大夫是江宁府的名医，真说得上是活神仙了，再大的病，只要他老人家开个方子，马上药到病除，你老要找他的住处，到了南大街一问就知了。”

熊倜暗自感叹，只可惜这样的父亲，却生出个败类儿子。

这天晚上，江宁府公馆，和黄岐秋黄老大夫家里出了怪事，他们家里的家丁们只见一条似人非人的影子，极快地一闪，顿时失了踪迹。

于是第二天江宁府轰传出了狐仙，知府的二少爷和名医黄大夫的公子遇着了狐仙，便突然全身瘫痪了，连黄岐秋那样的医道，都束手无策。

朱家姐妹那里，早上老妈子去买菜的时候，也听了这消息，连忙跑回来告诉她们，若兰到底和黄少川有些情份，听了不免暗暗掉泪，

若馨却不禁喜乐得要命，说是他们遭了报应。

她们两姐妹正自暗中各有感怀的时候，忽然老妈子说有人来访，她们在这里四年来，除了黄少川和金祖龄之外，再也无人来过，听了不免暗暗吃惊，以为又是有人前来滋事，忙叫老妈子去问姓名。

那老妈子颤着小脚跑出去，又跑了进来，说：“那人姓熊，说告诉太太便知道了。”

这一个熊字，倒把若兰、若馨说怔住了，这些年来，熊倜已成了她们的幻梦，她们以为今生再也无望相见了，此刻突然有姓熊的来访，不是熊倜还有谁人，怎地不叫她们喜极而呆呢。

那老妈子自作聪明地说道：“要不要我去回说太太不在家。”

若馨突地冲了出去，只见一个长衫少年，负手站在天井里，看见有人出来，回身而望，这一下两人四目相投，只觉得万千滋味，齐都涌上心头，不知是甜？是苦？是辣？

多年不见，两人都长大了许多，也改变了许多，但他们心目中日夕悬念的影子，即使改变得再多，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平时聚在心中的千百句话，此刻相见，却不知先说哪一句好。

若馨看着熊倜已由一个孩子，而成人了，自己也由一个少女变成妇人，心中不知是喜是悲，但自己已是残花，面对着他到底是悲多喜少，哽咽着轻轻说道：“你来了呀！”这四个字包含着无穷辛酸，包含着千万句话，像是埋怨着他来得太迟了，又像是欣慰着他毕竟来了，是悲是喜，她自己也不明白。

熊倜也呆呆地说：“我来了。”

若馨又轻声说：“你进来呀！”

熊倜也说：“好，我进去。”

只是两人却仍站在那里，一步也未曾移动，仿佛只要能彼此相对，便是站个千万年也没有关系，亘古以来，世间最微妙，最可贵的一刹那，便是这男女间的至情流露的时候，有情人冒着万难，只要有这片刻时光，便是立时死去，也是心甘情愿的。

若兰在门旁看着这一双痴情儿女的情态，也不禁暗中神伤。

良久，良久，若兰说道：“弟弟，快进来吧，姐姐有些话，要对你说呢。”

若馨，熊倜，这才从梦中惊醒，若馨也红着脸说：“你倒是进来呀。”熊倜见到若兰已憔悴得不成样子，哪里再复是当年云鬓粉面的绝代佳人呀，不禁悲哽着叫了声姐姐，走上前去。

若兰伸手去扶着熊倜的膀子，觉得隔在他衣服里的肌肉，像玉一般的坚实，抬头望着他脸，说道：“你到底长大了。”又转首望着若馨，心中暗想：“这是多么相配的两个人呀，只是我这妹妹……”

想着想着，再也忍不住心里的酸痛，掩面流泪道：“弟弟，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替你好好地看顾若馨，这些年来，她真是受尽了委屈。”若馨听到姐姐这么说，突地转身伏到椅上，痛哭起来。

熊倜心中也正是百感交集，辛酸苦辣，一起而来，怔了半晌才轻轻地说：“姐姐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我都早已知道，这又怎么能怪得了你，怪得了若兰姐，姐姐快不要哭吧，哭得我心乱极了，现在我已经回来，什么事都会变得好起来的，姐姐应该高兴才是呀，苦难的日子，不是都已过去了吗。”

那老妈子见了，也是慌得不知所措，偏又插嘴道：“两位太太，快不要哭了，我去替太太倒杯水来。”说着，自跑出去了。

若馨听了那老妈子只管叫她太太，越发更是难过，哭得更是伤心，熊倜纵是铁石心肠，见了此情此景，也不免掉下泪来，愣愣地站在两人的中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若兰哭了一会，反去安慰若馨道：“妹妹快不要哭了，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盼望他回来吗，只要他回来，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这么多年没见，我们正该好好谈谈，哭有什么用呢？”

熊倜走到若馨身旁，轻轻地抚着她的秀发，若馨突地扑到他的身上，哭着说：“你既然全知道了，我死也心甘，这些年来，我什么苦都忍受住了，为的就是想再见你一面，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只要你知道，我什么全不在乎了。”

熊倜也紧紧地抱着她，什么事都顾不得了，世间的一切事物，此刻对他们全都失去了意义，他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够了别人的欺辱，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了。”

若馨突地挣开熊倜的怀抱，忍着悲痛，强笑道：“你在外面陪姐姐一会，我进去一下就出来，你看，我的头发都乱了。”

若兰见了这一对，经过不知多少辛酸，现在终于又在一起，但自己呢，人海茫茫，何处是自己归宿，难道真跟他们过一辈子吗，她固

然替妹妹高兴，又何尝不替自己难受呢。

熊倜眼看着若馨走了进去，多年来的相思，在此一瞬间获得了代价，生命也在这一瞬间变得更灿烂，和更充实了。

他沉醉在幸福的憧憬里，许久，才发现若兰的悲痛，忙又走过去安慰她，让她也能分享一份幸福，他觉得除了他自己，世上不再有更幸福的人了，他已得到了他渴望的东西。

若馨回到房里，强忍住的泪，又不住地簌簌落下来，她想：“我心里的痛苦，又能对谁去说呢，他回来了，知道了一切，而且什么都不怪我，但我能无愧地对着他吗，我已不再是纯洁的了，我的身子里，已经有了金祖龄的孽种，我能怎么做呢，除了死，我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一切呢……”

于是她打开箱子，取出一包她久已准备着的东西，吃了下去，就这样，一个聪明而貌美的女子，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爱着也爱着她的人，从此，她不会再流泪了，也不会再受欺凌了，她得到了永久的安息，但这为着什么，是值得的吗。

等到熊倜和若兰发现的时候，世上的一切，对她都无关了。她也无法看到若兰的痛哭，熊倜的悲伤，熊倜的失望，熊倜的喜悦，现在

他却是绝望了，整整三天，他像是已经完全麻木了，不吃，不睡，只坐在若馨的尸体旁，碰也不许人碰一下，幸亏有深湛的内功和成形首乌的功力支持着他。

但是人总要安葬的呀，他眼看着若馨的尸身被抬进棺木，悲痛地想着自己一生的许多悲痛遭遇，一幕幕在心头闪过，他想起了太多的事：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个最亲近的人死去了，最初，当我很小的时候，记得是在莫愁湖畔，戴叔叔抱着我跑到湖边，对我说了许多话，这些话我直到现在还记在心里，然后他挥着手叫我走，我不肯，他大声骂着我，我只得走了。”

“但是我知道戴叔叔是要死了，他中了那恶贼宝马神鞭萨天骥一掌，我看见他痛苦得很，但我那时从‘对’，还不知道得这么多，我虽然难过，但戴叔叔叫我走，我就走了。”

“自此，我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事，也练成了武功，但是我知道我的武功还差得远，在天阴教里，我差点送了性命，多亏我那师傅飘然老人将我救了出来，并且还收我做了徒弟。”

“在泰山壑洞里，我耽了许久，许久，我忍受着酷热、寒冷，苦

练着一切，最可怕的还是寂寞，有许多次，我受不住那种寂寞和空洞，但是我都忍住了，终于，我学会了一切，先前我不能了解，不能连贯的招式，我都懂得了，即使闭着眼，我也能点着人的穴道，分毫不差，而且我的眼力，和听力，出奇的灵敏，而且我不再畏寒冷，和酷热了，这一半固然是我的苦练和师傅的教导，另一半却是因着我服了‘成形首乌’的缘故。”

“有一天，师父告诉我，我已学成了，并且还告诉了我一件令我悲痛的事情，原来师父二十多年前和天阴教主苍虚上人夫妇的一番决斗，虽然将他们两人全击毙，但是身上也中了他们一掌，他老人家没有告诉任何人，二十年来，他老人家试用最高深的内功去治愈这内伤，谁知道苍虚上人的掌力太过厉害，师父这才重出江湖，想找一个弟子来传授武功，于是师父选中了我，他老人家还对我说：‘我因为自知最多再能活四年了，所以我才逼着你在这石洞里用功，我怕你一出走扰乱了心思，那么我的武功你就无法学成了。’”

“接着他老人家又告诉我许多世间的诡恶之事，我听了才知道他老人家的苦心，悲痛得不得了，果然过没有几天，师父就死了。我亲手将他老人家的尸体葬在那山洞里，于是我开始憎恨起人世来，但是，若馨、若兰，却仍然是我最爱的人。”

“若馨现在又死了，她是被恶人欺凌，损害而死的，这世上对我



有恩的人都死了，除了若兰姐之外，剩下的，我还有什么亲近的人呢，唉，老天对我未免太残酷了，人类也未免太卑恶了。”

这时若兰的哭声，又隐约传进他的耳鼓，他又想：“若兰姐真是太可怜了，我怎么能抛下她一走呢，她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但是我也是孤苦一人，我该怎么办呢。”

若馨的棺木，随即钉好了，抬了出去，若兰凄凄切切，全身着素，跟在后面。

熊倜也默默地走了出去，一阵凉风吹来，吹得树上落叶片片飞落。

院子里因为几天没有打扫，已薄薄地铺了一层落叶。

天气本极阴暗，这时竟淅沥下起小雨来了，熊倜走在雨中，雨点打在他身上，他也不觉得，只是他所练成的“潜形遁影”之法，却自然地使他走在落叶上，丝毫没有半点声响。

他跟在后面，也不知走了许久，只觉天色渐渐更暗了，雨也停了。

棺木被安放在泥土里。

一个掘墓的一翻铲子，飞出一块泥块，打在熊倜身上，却又飏地反振出去，远远地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轻轻的的响声。

又静默了许久。

若兰走过来牵着他的衣袖，悲声说道：“该回去了。”

熊倜又默然地走着，心想：“回去，回到何处去呢。”

若兰将他拉上一辆马车，车声隆隆地响着，他突然想起：“我记得人说出尘剑客东方灵，最是仗义，若兰姐孤苦伶仃，又不能将她留在江宁，我还有许多事未了，势又不能陪着她，何不将她送至飞灵堡安住，我虽和出尘剑客仅仅一面之交，但见他对我甚是投缘，想来不会拒绝我，若兰姐若能依附于他，我也甚是放心，从此我就要走遍天涯，去了却怨仇。”

他又想到：“然后呢，我就要为那些受欺凌与损害的人，去做一番事业，这样，我熊倜的一生，也就能算是无愧于心了。”

心结一解，他觉得松快了许多，回头望着若兰，将这番意思说了。

若兰虽然不太愿意，但自己飘零一人，除此又有何法呢，何况她

也知道，这也是熊倜所苦心筹划的，她怎忍拂了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若兰和熊倜悲切的情绪稍稍安定了些，若兰便收拾了些细软，雇了辆车，又花了些银子为熊倜买了匹马，打点好一切，便随着熊倜走了。

出了光华门，留恋地回望着她生长于兹的地方，从此一别，不知何时重来，何况此行是喜是悲，她也不知道呢？

出汤山，经丹阳，而至武进，再由无锡到苏州，一路上熊倜沉默地跨在马上，随着若兰的车子走，心情落寞已极。

过了无锡，熊倜见一路上武林人物往苏州去的很多，多是疾装劲服的大汉，三三两两而去，见到熊倜，也多好奇的望了一眼。

只因熊倜虽是文士装束，但双目神光满充，腰悬长剑，一望而知亦是武林中人。

熊倜暗自奇怪，为何道路上江湖豪客如此之多，但大家又俱是意气扬飞，面上俱是高兴的神色，又不似有什么事情发生。

到了望亭，距离苏州已近不远了，熊倜找了间客栈住下，见这客

栈中，武林人物亦是很多，不禁暗中警惕，以免发生事故。

第二天清晨，若兰尚未起床，那些人便匆匆飞骑而下。

熊倜独自出来张望，有两个青年武士出来搭讪道：“兄台也是去虎丘飞灵堡的吧。”

熊倜奇道：“正是！”

他难以了解这两个少年武士何以知道他的去处。

其中一个圆脸的又说道：“要去就得赶快，去晚了，错过岂不可惜。”

熊倜更奇，问：“错过什么？”

那人也奇怪地说道：“怎地你不知道，那飞灵堡的东方大爷柬邀江南武林同道，同赴英雄大会，听说像是替妹妹找女婿呢。”

说完便笑将起来。

另一人接口说道：“这次若能在飞灵堡扬眉吐气，不但人前显耀，

立即成名立万，而且还可以娶个文武双全的老婆呢！”

那圆脸的又笑道：“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不是我瞧不起这位兄台，连他也算上，再多去几个也不行，听说天山飞龙，武当的四仪剑客也全要去，您想，像我们这样的成吗？”

熊倜听了，不禁皱眉想道：“怎么恁地凑巧，那飞灵堡却在开什么英雄大会，天山飞龙既然全去，那墨龙钟天仇见了，岂不又是麻烦。”

那圆脸的又说道：“要想人前扬名，不但要武功高，还得胆量大才成，像前些年我们江宁府的英雄熊倜，在泰山天阴教大会上，就算他一个人最有种，连七毒书生全给他比下去，现在那熊倜又跟个听说是天下第一高人去学武去了，这下子，他再回到江湖上，呵，我担保又得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出来。”

熊倜听说有人称赏自己，心里不觉也很受用，那人又笑着说：“这位兄台，你老别看我不行，其实那熊倜，还是我的磕头弟兄呢。”

另一人笑骂道：“你别尽往自己脸上点了金了，人家许连你贵姓大名都不知道呢？赶快走吧，去晚了，连热闹都没得看了。”

于是那二人拱手向熊倜告辞，熊倜心中好笑，也微笑着点头。

过了墅关，再走几个时辰便到了苏州，熊倜见天色已晚，心想不如先找个客栈住下，明天再到虎丘去，大黑夜去拜访，总要不大好。

他随意走着，见有一家客栈，叫做侠义居，心想这客栈名字倒是取得古怪，遂叫车夫停下，自己也下了马，走出扶着若兰下车。

这时店中走出十余个汉子，都带着刀剑，看样子也是武林豪客，见了熊倜这个样，笑道：“你看这小两口子多亲热。”

若兰听了，脸上一红，熊倜也是大怒，但当着若兰也不想多事，遂忍下这口气去，走到店中，小二走了过来，接下了车夫手上的箱子等物，答道：“您是要住文屋还是武屋？”

熊倜奇道：“这是怎么说法！”

那小二道：“文屋就是普通客人住的，住店照算房钱，武屋是专为接待江湖朋友的，不但不算店钱，另外还送吃喝，只是有一样，要住武屋的，得先要露个两手给大家看看。”

熊倜想了一想，他不愿太过招摇，便道：“我们住文屋好了，你

先替我们找两个单间，送上点吃的，再到外面去打发那车夫的车钱，把牲口牵进来。”

那小二一听是住文屋的，态度就不如先前那么殷勤了，答应了一声，便领着熊倜他们到房里，好像住店不花钱的，比花钱还受欢迎。

熊倜陪着若兰吃过饭，信步走了出来，见有些人正在院里打拳踢腿，举个石锁什么的，想着这些必定就是想住武屋的人了，觉得有点好笑，心想：“这店倒真的奇怪，立下这等规矩。”

那小二见熊倜站在那里观看，走过来说：“看你老身上佩着剑，想必也会两手，何不走到院子去玩两下，住店还不要钱，多合算。”

熊倜随口道：“我这剑是避邪的。”

那小二失望的哦了一声。

熊倜又说道：“有件事倒要麻烦你，明天一早替我们雇车，到虎丘的飞灵堡去。”

那小二听了，突然陪笑打躬道：“原来你老是东方大爷的朋友，怎不早说，我先前看着你老，就像个有本事的，我们这店就是东方大

爷开的，你老想也是去英雄会的，车子我一早就替你老准备，你老千万不要见怪我不知之罪。”

熊倜见他前倨后恭，心想这出尘剑客在这里倒真是人杰，说道：“我倒不是去英雄会的，只不过去找东方堡主有些事罢了。”

小二连声说是。

第二天一清早，就给预备了辆大车，极恭敬地伺候熊倜若兰上路，熊倜要给店钱，小二怎么样也不肯要，说：“你老既是东方大爷的朋友，怎么能收您老的店钱。”熊倜给了些须赏钱，小二才千恩万谢地收了，还再三再四道着歉。

虎丘山本是苏州的名胜，林木葱茏，景色甚美，那飞灵堡就在虎丘山下，依山傍水建着一大片院落，外面建着围墙，三五庄丁，此刻正站在堡门外，看见有车来了，便迎了上来。

熊倜策马走上去，那庄丁躬身道：“这位可是来英雄会的。”

熊倜翻身下了马，说道：“不是的，我特来求见堡主，麻烦你入内通报，就说江宁熊倜，远道求见堡主。”



那庄丁走了进去，片刻，一个长衫汉子飞步而出，老远便抱拳说道：“来的可是江宁府的熊倜大侠，快请先进去，堡主就来恭迎大驾。”

须知熊倜名震江宁，泰山一会后，更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那长衫汉子乃是飞灵堡里的管事的，听得熊倜来了，连忙迎了出来。

过不了一会儿，出尘剑客东方灵带着几个壮丁大步而出，见了熊倜大笑道：“今天是哪阵风把大驾给吹来了，想得小弟好苦呀。”

熊倜也忙拱手为礼，说道：“久违堡主风范，小弟也是想念得很，久想前来问候，却苦不得便，今番惭愧得很，却是有事要相烦堡主了。”

东方灵上下打量着熊倜，像是越看越高兴，握着熊倜的手道：“快不要说客气的话，这样说未免见外了，你来得倒真是凑巧，江南的豪杰，差不多已尽在我堡中了。”说完哈哈大笑。

又看了那车子一眼，疑惑地说道：“快请进去说话，那车中的可是宾眷。”

熊倜说道：“车中的是小弟的家姐，小弟浪迹无定，然不能照顾家姐，忽然想起堡主高义，故此不嫌冒昧，想将家姐寄居在此，家姐若能得到堡主照顾，小弟就可放心了。”

东方灵疑惑顿解，忙说道：“原来是令姐，快请进去，令姐不就等于小弟的姐姐一样，这些须小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说着就叫庄丁将车子迎进堡去。

熊倜与东方灵并步进得堡来，只见房宇栉比，气派甚大。

转过两排房子，是个极大极大的广场，此刻四旁俱用巨竹搭起棚子，正中是一大台，四周围以栏杆，这时棚里高朋满坐，俱是豪士。

熊倜远远地看见了，说道：“这里看来，想必就是堡主的英雄大会，小弟在道路上已听人说过，只是小弟却不想进去，不知堡主可否先带小弟入内，安顿了家姐再说。”

东方灵道：“那个自然，我先带熊兄到敝舍去，舍妹对熊兄，也是想念得很呢！”笑了几声，又说道：“只是这个英雄大会，熊兄却一定要参加的，江湖朋友，谁不希望能一见阁下风采呢！”

熊倜听了，也觉得有些得意，却不好答话。

东方灵带着他三转两转，走到一个门前，指着说：“这就是寒舍

了。”

熊倜跟着他走了进去，只见那是个极大的花园，前面是三间倒轩，被树影遮得暗层层，沿墙的假山石，种着各式的花木，只是已进深秋，只有菊花，仍然在盛开着，被斜阳照得一片金黄。

东方灵又指着那三间倒轩说：“这是小弟夏日读书的所在，正厅还在前面呢。”

转过倒轩，忽见十亩荷池，虽然荷花全部谢了，望去仿佛仍有缕缕清香。

荷池旁架着重叠回廊，是座极精致，又宽敞的屋子，被一座大假山，向西挡住，假山上梧、榆相接，替房子挡住了西晒的阳光。

熊倜和东方灵走进房里，见东方瑛正陪着朱若兰在厅里说话呢。

东方瑛红着脸对熊倜笑了一下，就拉起若兰来，对东方灵说道：“这个就是我哥哥。”

朱若兰红着脸福了下去。

东方灵也躬身说道：“熊……”

他竟不知该怎么称呼才好，说了个熊字，就接不下去了。

熊倜忙笑着说：“此是小弟的义姐，姓朱，却是从小带着小弟长大的。”

东方灵尴尬地笑道：“朱姑娘千万不要客气，熊兄和我不是外人，朱姑娘在此，就请像在家里一样好了。”

熊倜说道：“堡主的高义，小弟也和家姐说过，家姐也敬佩的不得了，是以小弟才不嫌冒昧地跑来。”

东方瑛娇笑着说道：“你们别堡主，小弟，熊兄的称呼着好吧，听得人怪不舒服的。”

东方灵笑道：“正是应该如此，我们还是免了这些虚套最好。”

此刻忽有一个小僮过来说道：“外面有个庄丁，进来说英雄会上的英雄们却等急了，问堡主怎么还不去呢。”

东方灵笑道：“我尽管着和你们说话，却把外面的客人都忘了。”

东方瑛娇笑道：“让他们等等好了。”

熊倜说道：“你们自去无妨，我陪家姐在这里坐好了。”

东方灵道：“贤弟却是一定也要去的，朱姑娘若是有兴，能一齐去更好。”

若兰刚想推辞，东方瑛却一把拉住她说：“一齐去看看有什么关系，我陪着你就是了。”

熊倜见自己推辞不了，现又饶上一个若兰，势又不能不去，只得苦笑点了点头，盘算着若是见了墨龙钟天仇，该怎样应付。

东方兄妹见了大喜，忙一个拉了一个，走了出去。

那广场里的竹棚分四面搭起，甚为宽敞，每一棚里摆着十余桌酒筵，只要有人坐着，便立即摆上酒菜，此刻三间敞棚，都得近坐满了。

正中朝外的那一棚，是留做主座，和招待些较为知名之士，此刻却只疏落地坐了几个人，其中有武当的四仪剑客凌云子、丹阳子、玄机子、飘尘子，武林中称之为武当四子，此四人行侠江湖，甚为正派，

此外尚有太湖三十六舵的总舵主展翅金鹏上官予，四川峨嵋孤峰一剑边浩的两个师妹，峨嵋双小除小兰、谷小静，但孤峰一剑，天山三龙却未见来到。

东方兄妹来到后，先和主棚诸侠客套了几句，说：“小弟来迟，万望恕罪。”诸侠自是也连声说道：“不敢当。”

接着东方灵向四周抱拳说道：“小弟这次请各位来，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只是小弟想着与江南诸侠，近日甚少连络，特地请各位来聚一聚。”

“想不到的是，居然惊动了武当、峨嵋两派的剑客，和太湖的总舵主上官老英雄，小弟既是高兴又是惶恐。”

“此外，还有一位大大有名的英雄，想不到他也凑巧适逢此会，那就是昔年泰山绝顶，群英大会上独抗天阴教，名传江湖的星月双剑和飘然老人的衣砵传人熊倜，小弟更是高兴得很。”

“此次盛会群豪，实是我飞灵堡建堡以来，最大的快事，各位若是有兴，不妨在正中的英雄台上试试身手，文人骚客们，击鼓行令以助酒兴，我辈武林中人只好击剑行拳了。”说着，群豪哄然称好。

“但此会只是欢叙之会，过招也是点到为止，各位之中若有什么揭不开的梁子，却不可在此煞了大家的风景，”他又道：“小弟话已说完，请各位尽可能欢饮，飞灵堡虽无长物，但水酒却还能供应得起。”说罢，朝四周罗围一揖。

四棚诸豪，一阵鼓掌欢呼，便痛饮起来。

他们俱都是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客，不一会便自热闹非凡。

主棚诸侠，却只坐了一桌，其中还有四人是女客，自是文雅得多。

若兰哪曾见过这等场面，她刚才听东方灵说起，才知道熊倜竟成了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英雄，心中自是高兴，但却也不免暗暗埋怨熊倜不告诉自己。

熊倜彬彬有礼和沉默寡言的性格，引起武当四子极大的好感，坚持着要熊倜日后到武当山去一游，熊倜见能得武当四子的邀请，也是高兴，何况武当派，久为中原内家剑派正宗，武当山更是武林中人人景仰的所在，便一口答应了。

峨嵋双小徐小兰、谷小静，和粉蝶东方瑛本是好友，这次她们前来飞灵堡，也是东方瑛邀来的，此刻笑语风生，席上只有她们讲话的

份儿。

过了一会，英雄台上居然有几个人上去打了两趟拳，练了一段剑，但俱都是些普通武功，哪能入得了这些人的眼里。

原来出尘剑客东方灵此次柬邀英雄会，还真个是为了她的妹妹。

他虽知道东方瑛心目中有了熊倜，但熊倜自泰山大会后，江湖中从此没有消息，而自己的妹子的年龄却一天大似一天，来求婚的人，她又多不中意，他想总不能这样耽误下去呀。

他只才聚诸雄于飞灵堡，想在其中物色一个年少英俊的人物，来做自己的妹夫，此刻一看，却俱是些第三流的角色。

但他反而高兴，这原因是熊倜居然突然来了，他本是最好的人选，自然不必再去挑选了，只是熊倜心里如何，他却没有想到，他以为妹妹允文允武，人又美貌，熊倜岂有不肯之理。

此刻英雄台上，有两个人正在过招，一个使的是“劈挂掌”，一个使的是“少林拳”，一招一式倒也有几分功力。

东方瑛娇笑道：“你看这些人，倒还真上台去打呢，谷姐姐，徐



姐姐，我们也上去练一段好不好。”

谷小静哎哟了一声，说道：“你可别找我，我可不行，你要真有本事，不会去找别人去，怎么就会欺侮我呀。”

说着她眼睛瞅着熊倜，意思是叫东方瑛去找熊倜，原来东方瑛曾经已将心事，悄悄地告诉过她们了。

东方瑛粉面绯红，伸手就要打她。

朱若兰久历风尘，什么不懂，此刻一看，便知道这位小姐对熊倜早有意思，她也甚是喜欢东方瑛的天真，倒希望熊倜能和她结合。

于是朱若兰说道：“我这个弟弟，什么都好，就是嘴严的厉害，什么都不肯说，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连他会武功都不知道，今天非罚他练给我们看看不好，他要是不练，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徐小兰答道：“这样敢情好，我们东方大妹子也正手痒得紧，就让他们两个上去练给我们看看，你们可赞成不。”

东方灵正有此意，一来是撮合他们二人，二来也是看看熊倜的武功，闻言喜道：“好，好，我也赞成，我还出个主意，三十招之内，

要是谁也不能赢了谁，就算不分胜负好了。”

原来他知道熊倜是当代第一奇人之徒，怕妹子不是对手，若败了面子上不好看，这才想出这个主意，他想妹子三十招总可以应付的。

熊倜听了，实是一万个不愿意，望着武当四子，希望他们阻止，哪知武当四子也是笑嘻嘻的抚掌赞成，原来他们也想见见熊倜的武功。

此时比武台上，动着手的两人，已分出了胜负，那使“少林拳”的，一招“黑虎掏心”被对方避开，招式用老，肩着着实实地被劈了一掌，倒在台上，幸亏他身体结实，爬了起来，含羞带愧地走下台去。

那使“劈挂掌”的，一招得手，向四周一拱拳，算是回答了四周疏落的掌声，仍不肯走下台去，意思是还想接个两场。

东方瑛紧了紧衣服，跃跃欲试。

熊倜见了暗暗叫苦，他实不愿出手，尤其对方是个女子，又是东方灵之妹，胜了固是不好，败了却又算个什么。

哪知台上又跳上个直眉楞眼的汉子，和那使“劈挂掌”的动起手来，熊倜松了口气，暂时总算有人替他解了围。

他见上去这人，也是个寻常把式，心里有些失望，暗忖：“江南偌大个地方，难道其中竟没有藏龙卧虎……”

他一眼望去，见那使“劈挂掌”的又以一招“牵缘手”胜了一场，他目光如炬，见这汉子的这一招“牵缘手”用得甚是巧妙，而且含劲未放，似乎此人武功远不止此，只不过没有使出来罢了。

这时比武台下，也有人轻轻“咦”了一声，虽然声音极为轻微，但熊倜耳目异于常人，在这喧闹的声音中，却听得清清楚楚。

这次东方瑛又要上台时，却被东方灵一把拉住，朝她做了个眼色，东方瑛心中纳闷，又不好问出来。

转眼又有两人被那使“劈挂掌”的人击下台来。

最怪的是，那使“劈挂掌”的汉子，武功固似因人而异，对手的武动只有一成，他就使出一成半来，对手的武动若有三成，他就使出四成来，打了几场，仍然是气定神足，满不当一回事。

各棚中的豪客，此刻已多数发现，有的竟窃窃私议了起来。

凌云子沉不住气，低声向丹阳子说道：“此人看来有些古怪，我倒想去接他一场试试。”

丹阳子摇了摇头，却未说话。

坐在旁边的展翅金鹏一捋长须，低笑道：“道长别着急，依我看，好戏还在后头呢？”

东方灵亦在低头沉吟。

东方瑛嘟着嘴，怪哥哥怎么不让她上台一试身手，峨嵋双小见了，偷偷向她取笑着。

恍眼，那使“劈挂掌”的又胜了两场，前后算起来，已有六个豪客败在他手底下。

那六人虽说武功全不甚高，但此人连败六人，仍然若无其事，功力的深厚，使得大家更惊异了。东方灵侧首向展翅金鹏问道：“上官老英雄见多识广，可曾看出此人是什么来路吗？”

展翅金鹏摇头回道：“不瞒堡主说，我也在揣摸此人的来路，此人使的‘劈挂掌’，本是极为普通的掌法，只是到了他手里，却像不

一样了。”

丹阳子接口说道：“依贫道之见，这‘劈挂掌’似乎不是他本门武功，若有个高手下去逼他使出本门武功来，他的来历就知道了。”

展翅金鹏上官予捋须一笑，忖道：“这老道倒滑头得紧，一点是非也不肯惹，方才你师弟要上去，你阻止了，此刻却想别人去顶缸。”

熊倜一声不响，却看出一宗异事来。

原来凡是被那使“劈挂掌”的打下台去的汉子，一下台就有一个黑衣汉子接过去，走到一旁讲话。

熊倜眉头一皱，忖道：“难道此人又是天阴教有什么关连吗。”

展翅金鹏忽地笑道：“好，居然武胜文也上台了，这一下总可以试出他的功夫来了吧。”

东方灵道：“怎地子母金梭武大侠来了，我都不知道，真是……”

熊倜一望台上，上去个中年的瘦削汉子，步履沉稳，两眼神光颇足，看来内功已具火候。

那瘦削汉子一上台，便抱拳说道：“朋友端的好身手，我武胜文不自量力，想来领教领教朋友的高招，只是朋友能否亮个‘万儿’，使天下好汉也知道朋友哪一路的英雄。”

棚中的上官予低笑道：“果然还是他厉害，一上去就想抖露人家的来历。”

哪知那使“劈挂掌”的汉子哈哈一笑，说道：“在下江湖小卒，哪有什么‘万儿’，只是子母金梭的大名，在下却久已闻得，今日有幸，能在鼎鼎大名的英雄掌下讨教，真是幸何之如。”

丹阳子微一皱眉，说道：“此人说话的声音，中气强劲已极，看样子内功已有了十分火候，只是贫道想来想去却想不到此人的来路。”

东方灵也沉吟道：“此人必是内家高手，隐名来此，只是他如此又有何用意呢。”

台上的武胜文却已动怒，喝道：“好朋友既然不肯亮万儿，武某人只得放肆了。”

话未说完，身形一错，“踏洪门，走中宫”一拳打去，竟是少林

的“伏虎拳”。

哪知“劈挂掌”的汉子右肩一沉，右掌从武胜文肘下穿出，一招“拨云见日”直取左肋，却仍是“劈挂掌”的招式。

武胜文微一坐马，双掌一交，化开了来势，右肘一弯，一个“肘拳”，那汉子微微一笑，脚步一错，避开此招，武胜文身躯一扭，右手刷地直点“锁喉穴”，那汉子喝道：“好拳法。”一错掌，刷，刷，刷，一连三掌，虽亦是“劈挂掌”里普通招式，但他掌力带风，风声呼呼，哪里还是什么“庄稼把式”。

那“劈挂掌”在武林中极为普遍，乡下的把式场里的教武师傅，也是总拿这套掌法教人，但此刻到了他手里，却是大的不同。

总之越是在这种普通掌法上，越是见了真功夫，那汉子一招接着一招，快得令人眼花缭乱。

展翅金鹏一看，说道：“此人的确有两下子，连武胜文的‘伏虎拳’还逼不出他的真招来。而且看样子武胜文也快不行了呢。”

东方瑛此刻嘴也不嘟了，一边看一边说道：“这人的掌法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比人家快点就是了。”

展翅金鹏上官予笑道：“姑娘，就这‘快’就够你瞧的，我看武胜文不出十招就要不成了。”

他拿眼望着东方灵，意思是要东方灵下去接下来，哪知东方灵不闻不见，他人最沉稳，在没有弄清人家来历之前，怎会跑去跟人家打架。

果然不出上官予所料，子母金梭额上已见汗，气力也自不继，越打越吃力，那使“劈挂掌”的汉子一声长笑，刷地一掌，“丹凤朝阳”，武胜文尽力右倾，但肩上已被掌缘扫中，只觉火辣辣地生痛。

子母金梭在江南武林，也是成名露脸的英雄，此刻一招落败，便自收手，一言不发走下台去。

展翅金鹏上官予一声长叹，说道：“唉，想不到今天武胜文不明不白地栽在人家手上，连人家是什么来路也不知道。”

东方灵也自摇头，回头嘱咐身后的堡丁，叫他去将武胜文接来，熊倜却又发觉一个黑衣大汉，早已将武胜文引走了。

那汉子一掌击下武胜文，棚里群豪大半知道子母金梭的名头，见



他也落败，自问身手，便没有再上台的，那汉子卓立台上，突地朗声笑道：“在下闻得东方堡主此次聚会群豪，除了以武会友之外，还声言若有技压当场，并且能胜得了粉蝶东方女侠的，就是飞灵堡的东床快婿，怎的直到现在，粉蝶儿还不出来一现身手呢。”说完是一阵大笑。

东方灵一听，双眉立刻紧紧皱到一起，他的确是有过此话，但此刻主意已改，却想不到这汉子锣对锣，鼓对鼓，当面给抖露出来。

武林中人素重言诺，尤其以出尘剑客的名头，岂有说了不算之理，但他却又不愿让自己妹子跟此人动手。

东方灵心中叫苦，朝熊倜连使了几个眼色，希望熊倜能打退此人，哪知熊倜正怕惹着东方瑛，此刻听了那汉子的话，更愈发不出手了。

群豪此刻也自哄然，都想不到这汉子居然敢当面去撩拨出尘剑客，有的更想看热闹，恨不得东方兄妹立刻出手，打个热闹好看的。

东方灵正自无话可答，哪知西棚群豪，突然飞起一条人影，轻功之妙，身手之疾，显见得又是个高手。

那人影轻飘飘地一落在台上，便哈哈笑道：“你要急着娶老婆，

先接我老叫化子几手。”

棚中诸人，也一齐大惊，上官予拍着桌子，道：“咦，想不到，想不到，居然连蓝大先生也出手了。”

原来这人影正是丐帮的龙头帮主，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蓝大先生。

那使“劈挂掌”的汉子也是一惊，但随即平静下来，抱拳笑道：“原来蓝大先生也来了，难道阁下也想要个媳妇吗。”

蓝大先生哈哈一阵狂笑，突地目中射出精光，说道：“我媳妇倒不想娶，不过想来见见老朋友而已，顺便也讨教讨教高招。”

那汉子笑道：“想不到蓝大先生居然还记得在下，真是教在下有点受宠若惊了。”

蓝大先生这一出现，正是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西棚群豪谁不暗暗称怪。

展翅金鹏上官予捋须道：“此人居然和蓝大先生还是素识，这一看来，此人更是大有来历了。”

哪知此刻又极快地掠起一条身影嗖地窜到台上，却原来又是子母金梭武胜文去而复返。

子母金梭武胜文这一现身，群豪更是咄咄称怪，须知无论任何场合比武，哪有败了的人重又上台的道理，何况是子母金梭这样成名的人物呢。

那使“劈挂掌”的汉子也大出意外，说道：“难道武大侠已休息够了，还要再赐教吗？”

他这话明虽客气，骨子里却又阴又损，子母金梭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展翅金鹏土官予也忖道：“今天武胜文怎么搞的，忽然又跑上台去了，难道还想露一露他那手‘子母金梭’吗？唉，这回就算是能够胜了人家，可是也不见得是露脸的呀。”

哪知武胜文面不改色，冷冷地说：“不错，我武胜文是败在阁下的掌下，怎会再忝颜上来跟阁下比武。”

群豪一齐更奇，暗忖道：“你不上来比武，跑上台来又为是什么呢。”

武胜文仰天一声长笑，笑声中却没有一点“笑”的味道，听起来只觉得如枭鸟夜啼，凄厉已极。

子母金梭武胜文说道：“可是我这次上来，却为的是替我的一个好朋友报削足之仇。”

他此话一出，群豪齐都哄然，那汉子也自面上变色。

武胜文目光一冷，指着那汉子说道：“各位知道此人是谁吗？他就是……”

他话未说完，那汉子双掌一错，右手刷地一掌，当头拍去，左手并指，疾点胸坎的“幽斗”重穴。

他一招两式，出手如风，武胜文刷地大仰身，堪堪避过此招，但嘴里的话，却被逼了回去。

那汉子喝道：“好朋友要动手就动手，别多废话。”手底下连环用掌，着着都是杀手。

蓝大先生站在一旁，倒僵住了，他自不能和子母金梭武胜文一齐

动手，只得走下台去，主棚群侠一齐站起身来，朝他招呼着，但他微一抱拳，却又走回西棚，并不走到主棚中去。

展翅金鹏说道：“今日真是怪事层出，连我老头子都有点糊涂了，怎么好好的武胜文又替人报起仇来，这蓝大先生显然是认得这汉子，怎么也不走过来跟我们哥儿几个聊聊。”

台上此刻的这场比斗，又和方才大不相同，两人全是进手招数，而且招招都向致命之处下手。

东方灵微微苦笑，刚刚他才说过“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不得寻仇”，但马上就有人拼起命来，此情此景，他势又不能出头劝解，是以他只有摇头作苦笑之状。

两人瞬即拆了数十招，武胜文一派拼命的打法，那汉子见不易取胜，忽地断喝一声，掌法一变，却不再是“劈挂掌”。

他掌法一变，丹阳子、东方灵、上官予三人齐声惊哦了一声。

丹阳子抢着说：“原来此人竟是‘崆峒’门下，使的居然是‘崆峒’的镇山掌法‘断魂掌’。”

原来“武当”、“崆峒”、“峨嵋”、“昆仑”、“点苍”，乃是内家的五大宗派，是以那汉子一出手，丹阳子便能认出是“崆峒”所传。

展翅金鹏拍案说道：“我倒想起一人，以此人的年纪、功力看来，他一定就是‘崆峒’的后起高手，天阴教的龙须坛主单掌断魂单飞了，怪不得武胜文拼命，他的师兄银钩孟伯超便是伤在此人手下。”

出尘剑客面如凝霜，说道：“想不到天阴教居然跑到飞灵堡来撒野了，说不得小弟今日也要出手了。”

原来此人正是天阴教下龙须坛坛主单飞。

天阴教在江湖上罗致人材，不遗余力，龙须坛更是职责所在，是以单飞一听飞灵堡主以武会友，为妹择婿，便跑了来，一则是乘机网罗人才，再则却是想凭着自己的一身艺业，技压群雄，只要自己能娶得东方灵的妹妹，那么连出尘剑客都成了天阴教的人了。

但他知道若先说出自己的行藏，绝对不能成事，是以隐着身份，想到了已成事实的时候，再说自己的身份。

哪知道子母金梭武胜文，听他手下的人拉他入教，又说出他的来历，他可不同于先前被他打倒的几人，大怒之下，竟不顾一切地又上

了台来。

单掌断魂盛怒中，施展出“崆峒”绝学“断魂掌”，将子母金梭逼得没有回手之力，眼看就要丧在他的掌下了。

哪知道主棚上，飞掠而去一条极快的身影，曼妙在空中微一转折，头下脚上，刷地一掌，硬生生地将两人分开。

四座群豪见了这绝顶轻功，轰然喝起彩来，单飞被他先声所夺，倏地停手一看，却原来是个文质彬彬的年青人。

单掌断魂不由大怒，喝道：“这算什么意思，阁下硬架横梁，是哪一路的英雄好汉。”

那人微微一笑：“在下熊倜，原是无名小卒，怎能和阁下，名扬四海的单掌断魂单坛主相比。”

单飞一听“熊倜”两字，已然色变，再听他一语喝破自己的所藏，更是面色如土。

熊倜这一亮轻功，一报万儿，四座群豪，却高声喝起彩来，先前在客栈中跟熊倜吹牛的那个圆脸汉子，一伸舌头，说：“好家伙，原

来熊倜就是他呀，可真有两下子。”可是一听另外一个竟是天阴教下新扎起的单掌断魂，头一缩，又说不出话来了。

熊倜朗声道：“在下原不拟来淌这趟浑水，只不过见不得天阴教下在飞灵堡撒野，也想领教阁下的断魂掌罢了，正如阁下所说的‘要动手就动手’，我们也不必多废话，就请阁下赐招吧。”

单飞生性本也极傲，但熊倜比他更傲，三句没说完，就要动手，单飞气往上撞，喝道：“好极了，我单某人倒要看看阁下有什么功夫。”

两人剑拔弩张，展翅金鹏叹道：“真是英雄出少年，这位熊少侠不说别的，单只这份轻功和胆气，就叫我老头子佩服得很。”

峨嵋双小里的徐小兰朝东方瑛一挟眼，娇笑着道：“亏好你没有和人家动手，要是真动上手，今天你的苦头就算吃定了。”

东方瑛也反唇道：“我打不过人家就算了，不像你，打不过人家的时候，就赖着要你那位好师哥帮忙。”

原来这徐小兰和她师兄孤峰一剑边浩，已生情愫，是以东方瑛才这样说来笑她，谷小静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徐小兰却老到得很，一点也不动声色，连脸都不红一红，原来她早被人家取笑惯了。



子母金梭自问艺不如人，黯然走下台去，熊倜微一拱手，便要动手，突地“当，当”远处传来几下极奇异的锣声，单掌断魂单飞听了面色骤变，拱手说道：“在下今日突有要事，不能领教阁下的高招，青山不改，只好改日再奉陪了。”

话未说完，脚尖一顿，三起三落竟使出“蜻蜓三抄水”的绝顶轻功，如飞而去。

他这一走，群豪俱都愕然。

熊倜也是一愕，但似随即会过意来，他怕惹出别的是非，微一作势，身形如长虹经空，掠回主棚，群豪又哄然叫起好来。

朱若兰见熊倜如此身手，笑得嘴都合不拢来，东方灵也笑道：“想不到你轻功如此好，只怕……”

展翅金鹏一伸拇指，接口说道：“只怕今日武林中轻功能胜得过熊少侠的，没有几个人了。”

展翅金鹏亦以轻功闻名江湖，此看见了熊倜之轻功，亦不禁自叹不如。

东方灵忽似想起一事，走出棚去转了一转，回来笑道：“那位蓝大先生真是个奇人，行事如神龙见首不见尾，飘然一现影踪，此刻已走到不知去向了，小弟在西棚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有了方才的几场比斗，四座群豪，一个也没有再出手的了，但是大家笑语共饮，多半都是以这二次出现江湖的熊倜为话题。

那圆脸汉子此刻又指手划脚地吹起牛来。

夜色渐满，好戏已散，酒足饭饱，这些江湖上的豪客，虽是动不动就玩命的朋友，但是在飞灵堡里，却也不敢滋事，而且经过方才那一番阵仗，谁也没有再提“招亲”的事了。

这一场群雄快聚，总算没有出什么太大的岔子，但是熊倜心中却生起几个问题，那蓝大先生如何匆匆一现？那单掌断魂为何一听锣声便走了？那锣声是不是代表着天阴教主夫妇已到苏州？若真是他们前来苏州，又为的何事？这些问题一时却也得不到答案。

东方瑛笑语欢然，徐小兰、谷小静不时打着趣，熊倜垂头沉思着，抬起头来，却见棚中已空荡荡地没有多少人了。

群豪陆续散尽，东方灵亲自送到庄门，最后四仪剑客和太湖的展翅金鹏上官予也要走了，出尘剑客再三地挽留他们在飞灵堡歇个两天，但上官予急于回去，四仪剑客也另有事，都要连夜赶着回去，东方灵见挽留不住，只得罢了。

此时虽刚刚起更，但夜色已是甚浓，东方灵站在堡前的小桥上，望着群豪身影逐渐消失，终于仍然是一片黑暗。

他默然伫立在那里，心中生出许多感慨，一种欢聚后突生的寂寞，使他生出了莫名的惆怅，他暗自在感怀着。

许多年来，他以他忠诚和慷慨的个性，以及过人的武功，在江湖上建立了威名，“出尘剑客东方灵”在武林中几乎已取代了昔年的武当掌教“妙一真人”的地位，但仍然是寂寞的。

跟随在他后面的，永远是一群附和他的，甚至阿谀他的人们，使他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这感觉是空虚的。

他渴望着友谊，但甚至是一份最普通的人都能得到的那种纯真的友谊，在他却是那么地困难，渐渐地，他变得孤独了，人们也在说着，出尘剑客是孤傲的人，于是人们离他更远了。

他并未十分长成的时候，他父母就都去世了，他的亲人，只有他的妹妹，他以他的全心、全力去爱她，去维护她，但这份情感，并不能填补他心灵上的空虚，他渴望着一份能爱与被爱的情感。

小桥下的流水，细碎而缓慢的流过，发出一种悦耳的淙淙之声，他想：“这多么像她说话的声音呀，那么地轻巧而缓慢……”

他想着：“这难道就是我多年来渴望的情感吗，当她的目光，轻轻地掠过我时，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是多么温柔的目光呀，为什么我在别的女人身上，就觉不到这种温柔呢。”

人类的感情，永远是难以解释的，千百年来，有许多人试着去了解，但又有谁能解释呢，这永远是个无法知道的谜。

东方灵多年来所见到的女性，已经很多了，在他心里，从未曾激起过一片涟漪，但今天，他见到了若兰，这经受了无数摧残和磨难的女子，那一份幽怨的温柔，却使得东方灵倾倒不已。

他慢慢走进堡里，一份情感使得他既喜悦，也忧郁，他不知道该怎样去应付它，他自思着：“我对她知道的是那么少，甚至连她是不是已经嫁了人都不知道。熊倜和我道义相交，将她托付给我，我又怎能将这份心意向他说出呢，他又怎能相信我对一个第一次相见的女子，

会有这样的情感，若然他误会了，岂非将我当成一个乘人于危的恶徒。”

他想着想着，已走进园里，这晚虽无月色，但星星极亮，房子里的灯光仍然通明，而且隐隐有笑语之声，他知道他们已早回来了。

他走上台阶，束方瑛迎了出来，娇笑着说：“你怎么在外面耽了这么久，我们都等得急死了，那些人都走了吧。”

东方灵笑着说：“其实他们早走了，只不过我在外面想着一件事……”

他说到这里，一望若兰，恰恰若兰此时也在看着他，那种成熟的妇人所特有的温柔目光，使得东方灵的心头激然的起了一阵波浪，他纳纳地呆着了，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向它处。

此时房里的人，每人心头都有一份心事，东方灵是恍然如在梦中。若兰被他的目光这么一看，她久历风尘，男人心中的事，任如何看不出来，此刻只觉心头鹿撞，不知是喜是惊。

熊倜本就沉默，此时他在想着日后打算，对若兰和东方灵的情景，根本没有理会，东方瑛全神望着熊倜，心里只盼望着熊倜能对她一言一笑，别的事都不在她心上。

只是房中却另有两人，她们旁观者清，看了心中却另有滋味。

原来峨嵋双小却未曾回去，她们虽然全是一身武功，但终究是个女子，晚上行路甚是不便，东方瑛就留她们住下了。

徐小兰还不大怎样，那谷小静却恨不得永远在飞灵堡住下才对心思，原来她对东方灵，早已一往情深，她和东方瑛本是手帕之交，两人时相过从，东方灵也将她当妹子般看待，虽然她貌美如花，但心中却未生过丝毫邪念，谷小静虽然如此，但她到底是个女儿家，怎能将心事告诉别人。

她见到东方灵此刻如痴如呆的情形，心里也自有数，不禁暗暗为自己伤心，但她素性倔强，面上却不肯露出来。

在这一瞬间，各人都在自己想着心事，谁也没有出声，徐小兰看得清清楚楚，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笑，只把房中的五人，都笑得脸红起来，东方瑛只当她在笑自己，红着脸不依道：“你笑什么，看我等会可饶你。”

徐小兰听了，更是笑得弯下了腰去，说道：“哎呦！你们看这个

人，人家又不是笑她，她自己做贼心虚起来了。”

东方瑛顿着脚说道：“你还讲，你不是笑我，是笑谁呀！”

徐小兰道：“你只当这房子里就只有你一个才好笑呀。”

东方瑛脸上更是飞红，干咳了两声，说道：“你笑什么，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徐小兰喘着气说：“好，我说给你们听，从前有一个人呀……”  
熊倜始终都在愣愣得想着，他突然想起他的妹妹(他始终认为那跟着宝马神鞭萨天骥及奶妈夏莲贞而去的女孩子是他妹妹)，他想着：“为什么我始终没有想起过她，可怜她此刻落在那恶徒手上，不知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他越想越气，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他这一拍桌子，把房中的人，全惊得呆住了，徐小兰口中的话，也被惊回腹里，大家都惊异地望着熊倜，不知他为何突然生气了。

东方瑛娇嗔道：“你这人怎么搞的，一会儿拍桌子，一会儿又笑了。”

熊倜又觉失态，一时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徐小兰却又笑道：“人家在想着你呢。”

东方瑛做着要打徐小兰的样子，说：“你这丫头，又在嚼舌头。”，心里却高兴已极，忍不住笑了出来，眼角一飘熊倜。

熊倜低下头去。

徐小兰又说：“喂，你别怕难为情呀，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位大妹子还不是一天到晚想着你，都快想疯了。”

东方瑛再是脸厚，也经不住徐小兰这样的打趣，嚤哼一声，跑到后面去了。

熊倜这一惊，却非同小可，东方瑛对他的情意，他丝毫不知，此刻知道了，却不知怎生才好，他暗中思索着：“这真是出乎了意料之外，早知如此，我就不会将若兰姐送到此间，我现在心情如此，怎么消受得了她这番情意，一个应付不好，岂不又是麻烦，我和她相见仅仅两面，她又怎会对我如此呢，我虽然对她也没有恶感，但是经过若馨的变故，情感上的事，我已终生不想牵缠了。”



各人坐了一会，心中各有心事，哪有心情谈话，各都安歇了。

熊倜回到东方灵为他安排的房里，想了许久，觉得事已至此，惟有一走了之，本想留个字柬，但又苦无纸笔，只得罢了。

他推开窗子，窗外星光仍亮，他知道这房子里所睡的，俱是身负绝艺的高人，只要稍有响动，便会被人知晓，但他自负“潜形遁影”轻功妙绝天下，全未任何作势，人已飘了出去。

他施展起身法，极快的离开了飞灵堡，别说没有人看见，即使有人见了，也只是见得一条轻淡的影子，恍眼便无踪迹。

## 第十回 成仇因片语，一剑傲然突遇强敌；倾心为一笑，孤鸿北来得伴同行

此刻夜正深，四野一片静寂，他突然想起，此刻浪迹天涯，他身上的银两，还是当年若馨和吴绍云在离别时所赠的，现已所存无几，而且飘泊江湖，也定要有匹坐骑才行。

他本想再返回堡里，取出他所骑来的马，但又怕惊动了人，他自思道：“反正此后我是真正的无所牵挂了，天下之大，何处没有容身之处，只要我能寻着萨天骥，再寻得我的妹妹，就是再大的苦，我也能去忍受它，我又何必为了贪图旅途上的舒适，而去招惹烦恼呢！”

他回头望了在黑暗中显得异常静寂的飞灵堡一眼，心中却在想着此刻怕已熟睡了若兰，他想道：“现在一别，我不知何时再能见你，出尘剑客东方灵，侠声传颂江湖，我相信他会好好照顾你的，日后若有机缘，我必再来看你。”

他仰天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是觉得无比的轻松，又像是失落了什么，许多年来，情感上的纷缠，虽已了却，但却绝非他所愿意了却的。

此刻四野无人，正是可以施展轻身之术的时候，但他并无目的地，施然沿着大路走着，心中空荡荡的，一无所念。

他穿着的原是儒生装束，随身的衣物，他已用布包起，走进苏州城时，天正快亮了，他将身后的长剑撤下，也用布包好了，随意去街上闲荡着。

他溜达了一会，路上行人渐多，店铺也纷纷开门，他自服了“成形首乌”之后，饥寒两字，已不放在心上，是以他虽行走了一夜，也不觉得疲劳、饥饿，他久闻苏州乃鱼米之乡，此刻一见，果然市面繁荣，行人满嘴吴侬软语，听来别有醉人之处。

突然路边的茶馆里，冲出来一人，一把拉住熊倜，说道：“我找得你好苦呀。”

熊倜一惊，转脸一看，却原来是日前在客栈中所遇到的那个圆脸汉子，想起他的自吹自擂，不禁笑道：“呀，又遇到了你。”

那人遇到了熊倜，仿佛甚喜，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再也想不到兄台就是熊倜熊大侠，你我一见如故，也真算是有缘了。”

说着他就将熊倜推进茶馆，熊倜见他自言自语，心想此人倒是天真有趣，既被他拉着，反正无事，就随他走进茶馆。

哪知那人一进茶馆，就大声嚷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惊天动地

的英雄，各位看着，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名扬四海的熊倜，各位，不是我刚才吹牛，我小蜜蜂陈丰虽然不行，但交的却全都是响当当的好汉。”说完得意地大笑。

熊倜眉头一皱，知道他必定又在茶馆中吹了牛，惹了祸，拿自己来当挡箭牌了。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重重地哼了一声，熊倜一望，只见临街的桌上，坐了两个黑衣大汉，哼声的就是此二人。

小蜜蜂陈丰见这两人一哼，像是有点害怕，忙又拉着熊倜坐到位上，叫堂倌送来许多吃食，熊倜见事已至此，也说不上不来算了。

熊倜见那两个黑衣大汉，虽也是坐往那里喝茶，却是与众不同的喝法，他们两人喝茶的茶杯，竟是两个茶杯叠在一起，心中不禁怪道：“哪有人喝茶是这等喝法的。”

那两人正在恶狠狠地望着熊倜，其中一人忽地站了起来，匆匆向外走去。

小蜜蜂神色大变，虽然仍和熊倜谈天说地，声音却微微发颤了。

不一会，先前走出的黑衣大汉，又领了一人回来，那人淡金色的面孔，像是大病初愈似的，也是一身黑衣，神色倨傲已极。

熊倜念头一转，忖道：“难道又是那话儿……”

茶馆中喝茶的茶客，见到此人来了，俱都突然闷声不响，那人却更奇怪，叫堂倌送来五只茶杯，叠在一起，在最上面的一杯倒满了茶，旁若无人的喝起茶来，喝来啧啧有声。

小蜜蜂陈丰慌忙地站了起来，拉着熊倜说：“熊大哥，我们茶喝完了，坐着也没意思，还是走了吧。”他愈来愈亲热，居然叫起大哥来了。

他话刚讲完，那人阴恻恻地说：“别走，你过来，我问你几句话。”

小蜜蜂陈丰吓得两腿发软，尤自嘴硬道：“我不认识你，你问我什么话。”

那人一拍桌子，厉声说道：“你过来不过来？”小蜜蜂求助地望了熊倜一眼，熊倜也觉此人太已横蛮，冷冷说道：“不过去又怎样。”

那人阴恻恻地干笑了几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想不到苏

州城里，还有敢向我金面韦陀于明叫阵的人物。”

熊倜俊目一瞪，怒道：“管你是什么玩意，小爷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

金面韦陀于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那茶馆的桌子本不结实，哗啦一声，塌了下来，于明也不管，怒喝道：“小子你倒真狂。”

熊倜道：“狂又怎地。”

茶馆里的茶客，一见苗头不对，一个个脚底揩油，溜之大吉。

于明一垫步，窜出茶馆，说道：“来来，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

熊倜见他不但全身黑衣，连鞋也全都是黑色的，更断定了自己的想法，说道：“相好的，瞧你这身打扮，一定又是天阴教下的三流角色，爷倒要看看天阴教里的人物，究竟是怎样地的身手，光天化日之下，就敢随便欺负人。”

于明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小子倒有几分眼力，太爷就是天阴教苏州舵的舵主，相好的也报个万儿吧。”

那两个黑衣大汉在旁说道：“舵主，这个就是叫熊倜的小子。”

于明道：“哦！怪不得你这么狂，原来你就是熊倜，当年你虽然在我天阴教下漏网，今天可容不得你撒野了。”

熊倜微一沉吟：“看这样子，那天阴教主却似未在苏州，不然想必不会生出此事。”

他四周一望，街上空荡荡地，行人都绕路而行，那小蜜蜂陈丰也乘机溜了，心中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自己为他平白无故地，又惹了一场纠纷，他却甩手一溜了之。

金面韦陀于明，伸手一探腰间，撤出一件极奇怪的外门兵刃，似鞭非鞭，似剑非剑，迎风一抖，伸得笔直，竟是用百炼精钢打造的，原来金面韦陀于明，在武林中本也是一等一的角色，当初在江湖中，颇享盛名，自被天阴教收罗后，却郁郁不甚得志，只被派到苏州分舵，做个小小的舵主。

此人行走江湖时，为人尚还正派，与侠义道中之人，也多有交往，只因生性孤僻，独断独行，结下许多极厉害的仇家，被迫得无处容身，这才托庇于天阴教下，以求避祸。

他将手中的奇形鞭剑一幌，说：“朋友，动手吧，这儿就很空僻，我们也不必再拣地方啦。”

熊倜俊目含嗔，朗声说道：“小爷跟你们这种下三流的角色动手，向例先让三招，你废话少说，只管招呼就是了。”

于明亦是大怒，鞭剑一点，笔直地点向喉头胸腹两个要穴，熊倜见此人居然擅能打穴，而且一招两式，显见功力，也知不可轻敌，身形滴溜溜一转，轻悄的避开此招。

于明一挫腕时，鞭剑倏地划起一道光芒，“长鲸吸水”，避开熊倜的一招。

熊倜微一绕步，剑光恰恰自身边掠过，那于明久经大敌，武功亦是不凡，掌中鞭剑眼看力量已失，手腕一挫，又猛地反挑上来，疾点熊倜腰间的“锁腰穴”，熊倜不避反迎，身躯一扭，直欺上来，又极巧妙的躲开此招。

金面韦陀双脚用力，往后猛退，却见熊倜带着一丝冷笑，仍然站在那里，他见熊倜身法太快，心怀戒心，大喝一声，展开独门的阴阳鞭剑连环式，点、削、挑、扎、截、打、敲，卷起青光如练，招招式



式，不离熊倜的要害。

熊倜却伫立如山，毫不移动，双手或抓或格，都从意想不到的部位，去化解对方的剑式，那于明的剑光虽如千重浪涛，到了熊倜跟前，却如遇见了中流之砥柱，向四边分了开去。

于明自是暗里吃惊，他发觉熊倜的武功，远在他意料之外，自己今日，只怕必然讨不了好去，熊倜却也心头打鼓，暗思天阴教下一个小小分舵的舵主，已是如此不凡，看武功竟似在那吴诏云之上，那天阴教中的堂主、坛主，武功当更惊人了，怪不得天阴教雄视江湖，自有其道理的。

又是十几个照面，他心中有事，只管留意于明的身手，并不进击。

突地街的尽头，一骑奔来，马上的人大声喝道：“是什么人这等张狂，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就动起手来，快给我住手。”

于明闻言，正好下台，他忙停下招式，熊倜也放下了手，冷眼打量马上骑士，只见他全身锦绣，穿张打扮，像个贵介公子，背上的剑，金光灿然，剑鞘竟是用黄金打造的，气势桀傲，不可一世，坐在马上用鞭梢指着于明说：“你大概又是天阴教下的人物，怪不得竟敢在飞灵堡附近的苏州地面上，就敢随街撒野、动武，只是东方堡主不

管，我却要替他管管。”

他马鞭一歪，又指着熊倜道：“你又是什么人，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也这样不懂事，大街之上，岂是动手之处。”

熊倜虽觉此人太已倨傲，但他提到东方堡主，想必是东方灵的朋友，再者他所讲的话亦非无理，是以并未如何不忿。

那金面韦陀生性却也最是桀傲，哪里受得了这样教训的口吻，怒喝一声：“凭你也配管大爷的闲事，你也跟我下来吧。”手中鞭剑“阴阳窄分”，不取人身，而取马腿。

哪知此人骑术精绝，所骑的又是千中选一良驹，手一紧缰绳，那马竟人立起来，于明一招走空，马蹄已朝他头顶踹了下来，猛一撤身，剑式上挑，直点马首，他是成心叫马上的人下来。

那人双腿一挟，硬生生地将马向左一偏，冷笑道：“你这算哪门子的英雄，竟和畜生一般，我若不教训你，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说着，手中的马鞭刷地掠下，带着尖锐的风声，直取于明。

熊倜一见他出手，就知此人内功造诣很深，而且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在武林中享有盛名，心中暗忖道：“这人年纪也和我差不多，武

功已是如此，看来武林中确是人材辈出，只是此人太过倨傲，不然，我倒真想交交这个朋友。”

此时那人已和于明动起手来，但却仍不下马，凭着骑术精绝和内力深厚，虽然骑在马上没有于明灵便，但于明也占不了半点好去。

那茶馆隔壁原是一家客栈，里面本有些人在远远观望着，此时人丛里忽地发出一声冷笑，一个少年女子极快的窜了出来，伸手向那锦衣骑士的马一点，那马突地人立而起，竟被制得定在那里，两腿前立，形虽甚是可怖。

马上的骑士和于明俱是未想到有这等变化，各各一惊，马上的骑士见坐骑竟如中魔，动也不动，飘身落到地上，两眼直瞪着那少年女子，像是在惊异着这少女的身手，又像是在惊异着这少女的美貌。

于明也被这手震住，一拱双手，说道：“这位姑娘请了，在下和姑娘素昧生平，姑娘竟插手相助，在下确是感激……”

那少女轻啐了一口，说道：“谁在帮你呀，不过我看这个人太无理，他叫别人不要在街上动手，自己却跟人打起来了，我也来教训教训他。”

熊倜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也暗笑道：“今天的事实在太已离奇，而且越来越乱了，动手的人全是管闲事的，那正主儿小蜜蜂陈丰却溜了，而且不但这马上少年身怀绝技，这少女武功也自可观，看那制马的手法，却极像我师傅曾对我说及的关外马贼的手法，这女子年纪轻轻，不知怎地竟会这手。”

那少女听到有人在笑，目光斜斜一掠，飘向熊倜，却见熊倜正在望着她发愣，两人目光一触，不知怎的，那少女竟也对着熊倜甜甜一笑。

熊倜只觉那少女的冷峭之气，被这一笑，笑得无影无踪，他只觉这一笑对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他有生以来所从未感受到的。

他浑身一热，如沐春风。

此时街头上的情形，甚是怪异，三男一女，俱都呆呆站着，那马更如庙中泥塑，两腿前支，动也动不了一下。

金面韦陀于明见熊倜与那少女相对一笑，以为他二人原是素识，心中自一打算，暗想今日这三人武功俱在我之上，若不乘早下台，定必闹得灰头土脸，讨不了好去。

于是他沉声说道：“今日之事，看在这位姑娘面上，暂且放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我金面韦陀若能再见两位，却要得罪了。”

他说的原是场面话，接着他又向那锦衣少年说道：“朋友好一身武术，也请亮个万儿。”

那锦衣少年冷冷一笑，说道：“你还在江湖上行走，连我孤峰一剑边浩俱不认得，你也不用多说废话，明的暗的，我边某人总接着你的。”

于明一听此人竟是武林中传闻的“双绝剑”之一，面色一变，话也没说，掉头带着那两个黑衣大汉自管走了。

孤峰一剑边浩，斜睨熊倜一眼，他的坐骑虽被那少女制住，但对那少女非但毫无恶感，而且心中油然生出一种爱慕之意，异性相吸，本是血气方刚的年青汉子的常态，但方才熊倜和那少女相对一笑，他在旁冷眼旁观，却觉甚为不是滋味，他平日自视最高，把别人都不看在眼里，此刻暗自思忖道：“这小子愣头愣脑，却不料他竟有如此佳人相伴……”

此刻那少女之目光，又有意无意间飘向熊倜，孤峰一剑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冷冷说：“怪不得阁下随便就敢在苏州街头上动武，

原来有个这么好的女帮手，而且还会对付畜生，哈，哈，这真教我边某人开了眼了。”

那少女起先听得边浩竟将她和熊倜认做一路，眼角扫了熊倜一眼，却也并不否认，但后来边浩话带讥讽，她却忍不住了，当时杏目圆睁，娇叱道：“姓边的，你说话可得放清楚点，姑娘不但会对付畜生，对付对付你，可也并不含糊。”

她出语轻脆，而且是一口北方口音，虽是骂人的话，听起来，仍然是又甜又俏，但孤峰一剑自成名江湖以来，哪里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觉大怒，厉声说道：“好，好，想不到今日竟然有向我孤峰一剑边某人叫阵的人，而且居然是个女子，我边浩行走江湖多年，真还没有和女子交过手，可是今日么……”他目光一瞪，说道：“倒说不得要落个以男欺女的话头，向姑娘领教领教了。”

那少女俏目一张，正想变脸，忽地目光一转，说道：“你愿意我可不愿意在这大街上和你动手，看你斯斯文文地，怎么也不懂事，大街之上，怎么会是动手之地呢。”

这话正是边浩先前对熊倜说的，现在这少女竟拿它来回敬边浩，熊倜听了，又是一笑，那少女也得意的看了熊倜一眼。

孤峰一剑脸上倏地飞红，他到底是江湖上的知名人物，自己说出的话，岂有咽回腹中之理，他愣了许久，话也没说一句，掉头走到马上，想扳鞍上马，但是那马已然不再像一匹能骑的马了。

那少女看了，嘴角一撇，像是想笑的样子，但是并没有笑出来，走到那马旁，伸掌极快地拍了三掌，那马仰首一声长嘶，竟能活动了。

边浩脸又一红，要知道，红脸是心中有些羞愧的意思，而素性狂傲的孤峰一剑，能心中觉得羞愧，简直有些近于不可能了，他强自做出尊严之色，说道：“这位姑娘，真是位高人，我边某人今日总算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边某人日后能碰着二位，必有补报之处，今日就此别过了。”

他狠狠地看了熊倜一眼，跨上马背，反手一鞭，急驰而去。

熊倜见那少女三言两语，就把边浩憋了回去，不禁又想一笑，那少女也转过头来，对熊倜微微一笑，说道：“喂！你这人还站在这儿干啥，快走呀。”

熊倜一抱拳，想说句什么，却不知怎地说法，那少女已袅袅婷婷走了过来，俏说道：“喂，你叫什么名字呀？”熊倜连忙说：“小生熊倜。”说完了又觉小生这两个字用得甚是不妥，脸红着低下头去。

那少女呱呱笑了起来，说：“哟，你倒真文绉绉的，喂，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呀。”

熊倜抬起头来，和她的目光又一相对，蹑蹑着说：“不敢请教姑娘芳名。”

那少女笑得如同百合初放，说道：“瞧你这人，在大街上就问起人家的名字来了，我偏不告诉你。”熊倜愕了一愕，他本不善言词，此刻面对着这少女，如百转黄莺，说起话来，又俏又脆，更是无言可答，红着脸说：“那么在下告辞了。”

那少女说道：“别忙走，我告诉你，我呀，叫夏芸，喂，你说这名字好不好。”

熊倜连声说：“好，好！”

夏芸呆呆地看了熊倜许久，突然说道：“我说熊倜呀，你要到哪儿去呀。”

熊倜本想随处飘泊，也没有什么固定去处，被她一问，竟答不出话来。



夏芸嘴一鼓，俏嗔道：“好，我知道你不告诉我。”

熊倜慌说道：“不是我不肯告诉姑娘，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不过随处走走就是了。”

那夏芸自幼被极溺爱地长大，她家里又是家财钜万，“落日马场”在塞外可称是首屈一指，长大后更是养尊处优，一呼百诺，心里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从来不曾有人拂过她意，这次她从塞外出来，也是素仰江南风物，到各处玩玩的，此刻听到熊倜这样说，大喜道：“那好极了，我也是到各地去走走，我一个女孩子家，好不方便呀，你肯陪着我一块儿吗？”

熊倜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说，为难道：“这样……恐怕不太方便吧！”

夏芸一见熊倜，不知怎地就觉得这人甚是投缘，仿佛觉得他是极老的朋友，又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滋味是她有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她本不知道什么男女之防，只是率真而行，所以她毫不考虑地要熊倜和她结伴。

熊倜话还没有说完，她就抢着说：“什么方便不方便，你到底肯

不肯。”

熊倜心里未尝不愿意，只是他幼遭孤露，生性拘紧得很，心里想做的事，常常自己压制自己而不去做，此刻夏芸这样问“是”或是“否”，这是他从未答复过的问题，他想了许久还没有回答。

夏芸一跺脚，气苦的说：“好，你不肯就算了，我才不稀罕呢？”眼圈一红，很快地跑到客栈进去了。

站在街头，熊倜愣了许久，心中溺起一种奇异的滋味。

然后他回转身，漫步走向茶馆，想取回他放在桌上的包袱和剑，茶馆被他们这一闹，里面早已空空的没有客人，他游目一看，自己放在桌上的包袱，竟不知去向了，急得马上泛起一身冷汗。

茶馆里的堂倌一见他又走进来，如同见了凶神恶煞，连忙跑了过去，带着一脸勉强的笑容，说道：“大爷还有什么吩咐。”

熊倜急道：“我刚才放往桌上的两个包袱，你可见到。”

店伙慌忙摇手道：“没有，没有。”他又手指着墙上的一张字条说：“我们店里的规矩，一向是银钱物品，贵客自理，遗失了我们也不能

负责，这个还请大爷莫怪。”

熊倜面容一横，那店伙吓得一打哆嗦，熊倜想道：“这却如何是好，银钱掉了，尚是小事，那剑掉了，却是非同小可，这茶馆中确非善良之地，我已在茶馆里，掉过两次东西了。”

他转意又想道：“我身上只带了些须散碎银子，银锭也全在包袱中，此番竟然遗失，日后却如何是好呢，江湖上一行一食，莫不需银子，唉，我真是时去运蹇，竟遇到这种事。”

他知道这种事亦无法向店中追问，空自着急了一会，茫然走出店去，此刻他除了一身衣服之外，真是身无长物，他百感交集，愁怀涌生，只是在想到夏芸时，心头不禁掠过一阵温馨。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真是孤身飘零，出了苏州城，他不再沿着官道，只是随意而行，晚间无钱，也不能住店，遇着荒祠废庙，便胡乱歇下，有时化个几文钱，买些果饼充饥，好在他内功深湛，又服过了“成形首乌”，倒挨了不少时候。

往常他都是沿着官道而行，这次他随意行走，经过了许多荒村小镇，田野中秋收已毕，农村夫妇，闲散地坐着，嘻笑着，牧牛童子牵牛高歌，都是自得其乐，熊倜不禁暗暗羡慕着他们。

江南风物，本就胜绝，荒村野店，小桥流水，在在都是极美的图画，有时村里的农夫，看到熊倜斯文一脉，虽然样子甚是落拓，但那时最是敬重斯文，俱都以礼相待，甚而有的还邀请熊倜吃些菜饭，农村的少女，虽都是布衣淡装，江南女子的风味，却是最美的，见了熊倜，也都窃窃相望。

熊倜走了也不知多少天，心里泛起许多感慨，他觉得这些与世无争的小民，却要比城镇中的人善良多了，有时他真想抛开一切，随便找个村落挽起袖子来耕田种地，跟他们一样地渡过安闲的一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心胸里的雄心壮志，以及他无一刻忘怀的复仇之念，却阻止了他。

渐渐地，他衣衫又脏又破，鞋子也穿洞了，有时二、三天不曾梳洗过，有时整日不吃东西，他也不管，遇着旷野之处，他就引吭长歌一泄心中的郁积，头发乱了，他就任它散落下来，衣钮掉了，他就任它散着衣襟，他一切全变了。

有时他想着自己以前实是太傻，人生一世，弹指即过，为甚么不求有生之年，自自然然地去做一些事，而去受着一些不必要的拘束，他又想起夏芸，暗说：“现在我若再遇到她，她再要我陪伴，我一定要好好陪着她，去玩个痛快，别人眼中的看法，与我何关，只要我问

心无愧就是了。”

他又想道：“只是她现在恐怕已不认识我了，唉，其实连我自己，现在又何曾认得自己呢？”他望着身上的衣衫，不禁哑然失笑。

到后来，仅余的一些银子也用光了，他就随声讨些残菜冷饭吃了，虽然如此，他心中却是坦然，他想道：“只要我不偷不抢，我就算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戴陆两位叔叔和师傅了。”

这日他走到一个小村，村子里只有三两户人家，却都是极善良的人，有个年老的农夫，看到熊倜落魄样子，取了件穿旧了的村装出来，给了熊倜，还说道：“唉，看你年纪轻轻，卖力气吃饭，什么事不好做，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熊倜也不说话，笑嘻嘻地接过衣服，谢了谢，又走了，那年老农夫还不住摇头叹息，告诫自己的子女，切莫学他的样子。

熊倜走到村外，找了个小溪，洗了洗脸，换上那套农村的短装，溪水照着他的影子，已不再是文质彬彬的文士了。

他头发蓬乱，面目也显得憔悴，但胸中却是轻飘飘地，无拘无束。

他走走歇歇，也没有人知道此人身怀绝技，他似乎也忘却本来，一日，他走到长江江边，只见滚滚江水，一泄千里，他站在江边看了许久，又生出不少感慨，他也不想渡江，就沿着长江而行，也不管天黑天亮，高兴时就随处歇下，起来又走。

渐渐，他似乎连自己都忘却他自己身怀绝技，又回复到他极小时的心境，对世上的任何事，都不再在意了，这就是人们潜在内心的一种惰性。

一日，走到一个渡头，那渡头虽不甚繁茂，但往来渡江之人倒也不少，还有些闲汉蹲坐在江旁，是为替渡江的客人携揩行李，赚些酒钱的，熊倜一想，这倒是他从未经生活，觉得有趣得很，遂亦混在闲汉边一蹲。

那些闲汉，原是成群结社的，此刻看到突然有个陌生汉子混入，都很不高兴，但熊倜仅仅蹲在一旁，并未去抢生意，所以他们心中虽然不快，但也并没有立刻发作出来。

不一会，长江彼岸又驶来一支渡船，渡船上人虽不多，但箱笼却有多件，那些闲汉遂一拥而上，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提起人家的行李，扛下船来，伸手就要钱，这原是脚夫的恶习，尤其长江一带，这种恶习最是猖獗，旅客也无法制止。

熊倜是久居江南，而且也在江湖上行走了些时，但对这种脚夫却未尝遇到过，但他见那些旅客也安之若素，不禁心里好笑，也并未在意。

船的末梢，是两个模样甚是老实的中年客商，守着两只大箱子，那些脚夫自是也走到那两人面前，要替他们搬那两只箱子，但那两人却死也不让脚夫们搬，只是牢牢守着箱子。

其中一个满脸麻子的稍长大汉，像是脚夫里的头子，见那两个客商如此，张口骂了一句极难听的粗话，跑到脚夫堆中，叽叽咕咕说了两句，就叉着两手站在渡船的头上。

那两个老实的客商，等船上的人将近都走完了，一人搬起一口箱子，走下船来，不料刚走到船口的时候，那满脸麻子的稍长大汉，突起一个踉跄倒在他两人身上。

那两人搬着却似十分沉重的箱子，已是摆摆晃晃的，哪里禁得起这大汉一撞，一声惊呼，连人带箱子朝船外跌去。

且说熊倜正蹲在江岸，极有兴趣的望着，突然看见此事，心急救人之下，也就不再顾忌，猛一长身，便已窜到船头，左手横掠那只箱

子，右手挡住那客商已跌倒的身躯，他无意中竟使出“苍穹十三式”中的一记妙着“日月双分”了。

哪知他这一出手，却出了一宗奇事，他左右双手，本是一齐出手，而且所用的力量也完全相同，因为他认为一个快要跌倒的相当结实的躯体，和一个箱子，所需的力道必是极为相近的。

哪知他横掠箱子的左手，所抓的箱子，竟是意外地沉重，若不是他内功已到极深的火候，潜在的内力，随着突然而来的惊奇，猛地加强，那箱子便要落入水中，兀是这样，那箱子的重量仍是他生平未遇的。

而他的右手，竟觉得仿佛是横挡在一个飘荡的棉絮上，是那么地轻飘和柔软，他心中极快的一转，便知道这看来老实的中年客商，实是个有着非常武功的商人，而且从他和这箱子中的种种迹象，可看出此人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实是诡秘得很。

熊倜这突一出手，非但惊震了那许多围住着的脚夫，也惊震了那两行动诡异，看似迂呆，而实是大有来头的中年客商。

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在这道荒僻的渡头，竟会有这样的内家高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须知那些脚夫惊异的，不过仅是熊



熊倜身手之速而已，而那两个中年客商，不仅如此，而且还知道熊倜此一出手，是用了武林中一种罕见的招式，而且内力深湛，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箱子的重量，若非内力惊人，怎能人悬空中，便能抄住这口箱子。

但是他们并不露出些须锋芒，仍然装做出老实而迟缓的样子，极为小心地站直了将要跌倒的身躯，眯着眼，掩饰着那眼中一种内家高手所特具的神光，呐呐说道：“真谢谢这位老哥了，若不是这位老哥，今天我们非跌死不可。”

熊倜眼珠一转，他知道这类武林高手，这样地掩饰行藏，必是有着些不可告人的事，若是以前，他必要将这些事探个清楚，但在他独自飘泊的这许多日子来，他已养成一种与人无争的陶然性格，哈哈一笑，说道：“不用客气，这算不了什么。”

那客商露出感激的笑音，像是感激熊倜的出手相助，又像是感激熊倜的不揭破他们的行藏，其中一人伸手入怀，想掏些什么，忽又止住了，谨慎地抱起那两口箱子，缓慢的走下船去。

那些脚夫，都是些眼里不揉沙子的光棍，看见熊倜的身手，他们虽不甚清楚其中的奥妙，但也知道那是一种高深的武功，遂都在旁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出来向熊倜寻事。

熊倜看着那两个人沉重的脚步走了一段，他们装作得非常好，完全不像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熊倜笑了笑，他笑自己这回倒真是“多管闲事”了，其实此两人，又何须自己出手呢？

他站了一会，知道那群脚夫已被自己震住，便施然走下船去。

那已渐行渐远的客商，忽地回过头来，走了几步，一齐伸手招呼熊倜过去。

熊倜知道必定有事，便大步走到那两人的身旁，拱手道：“两位有何吩咐。”

那两人其中一个面色赤红，略带微须的也拱手说道：“兄台仗义出手，我兄弟感激得很，看兄台如此身手，必定是位高人，大家心照不宣之处，还望兄台能多包涵。”

他说着伸手掏出一个奇式甚古的制钱，用一根淡黄的丝带串住，伸手递给熊倜，说道：“这是我弟兄一件小小的信物，兄台在皖、浙、湘、赣一带，若有什么不能解决之事，走到门面较大的店家，随便一提，就说是叶家兄弟的好友，兄台无论要什么帮助，必定有个照应，我弟兄虽知兄台身怀绝技，不屑求人，但这却是我弟兄的一番心意，

兄台大名，我等虽不知道，但萍水相交，只要投缘也就罢了。”

熊倜一见此两人虽是行踪诡异，但望上去倒也不似坏人，便笑着称谢道：“两位既然如此，小弟便就此谢过了。”

那两人便又一拱手，说道：“日后有缘，若能再遇兄台，必当谋一快聚，今日就此别过了。”说完便转身走了，熊倜见事已了，随手将那古钱揣入怀中，也未曾在意，此渡头既经此事，他也不愿再留，潇洒向前行去。

走了多日，他见前面竟是个大城，他也只管踱了进去，见城内冠盖云集，来往之人，俱是衣冠楚楚，看到熊倜又脏又臭，个个蹙眉而过，熊倜也不管它，逛了许久，觉得城内甚是熟悉，像是来过，想了半天，突的一拍脑袋，暗笑道：“对了，这里原来是镇江，四年前我随着断魂剑吴诏云曾经此地渡江的，唉，想起那时，虽宛如昨日，但事物的变化，却是太多太多了，那吴诏云一怒而去，现在也不知怎样了。”

他穿过城市，又往前走，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但他自从吃了“成形首乌”后，对寒暑全无甚感觉，虽然只穿了件单衫，也不觉冷，只是看见别人的衣服一天天厚了，他知已是冬天。

这一段路，他却是熟悉的，他知道前面就是江宁府了，那是他最不能忘怀的地方，那里的地下，躺着曾经是他最爱的人，在那里，他经过了苦难，磨折，也享受过欢乐，温馨。

他不敢再回去，他怕太多的回忆刺伤，经过江宁府时，他乘着黑夜，施展起“潜形遁影”的轻功，极快地绕城而过，他想当年自己在此曾经扬名一时，但此时，又有谁认得他呢？

走到前面，他见即是最荒僻的村落，也都是人人喜气洋洋，忙来忙去，他一计算时日，知道快过年了，天上也飘着雪花，有人看他衣衫单薄，捡件破棉袄与他，他也不要。

过了江苏，便是安徽，这日清晨，他来到一个所在，只见临江一块大石，写着“采石矶”三字，他知道此地就是诗仙李白的葬处了，咏怀先贤，不禁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他在这块临江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这时已是隆冬，雪花飘飘飞落，把大地染得一片银白，江水也结起些冰块，他独自坐在雪地里，望着长江流水，及漫天雪花，想着脚下所躺的，虽是千古留芳的人物，但也不过仅余得黄土一抔而已。

他暗叹着人生的短促，又想到自己身世的凄凉，正是暗自唏嘘。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蹄声传来，心中奇怪道：“这倒怪了，在这冰天雪地里，怎么还会有人也到此处来，难道此人也是个无家可归的浪子。”

但他也不回头观望，他想，别人的事，我去管他做什么，也许他是个自命风雅的诗人，到这里来，赏雪吟诗的，我又怎能比得。

蹄声在他身后停了，接着他听得一人下马的声音，落地之声甚是轻微，竟像也是一身武功，熊倜忽听那人呀地一声，叫了出来。

接着停了一会，一个轻俏的女子口音说道：“这么冷天，你一个坐往这里干吗，大年初一，可别想自杀呀。”

熊倜听得这口音，仿佛非常熟，正想回头，那女子又说道：“你要有什么困难，可以说给我听，你别看我是个女子，可也帮得了你忙，你衣服穿得这么少，小心冻死了。”

说着那女子已走到身旁，熊倜本是低着头，只看到这女子穿着一双白皮的靴子，一身紧身的衣袄，外面罩雪白的兔皮风蓬，抬头一看，面色一变，原来这女子竟是夏芸。

那女子见他望着她，就说：“你别看着我，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

熊倜突地大笑起来，在这空旷之地，笑声显得那么地清越。

他站了起来，朝夏芸笑道：“你不认识我了，可是我却认识你呢。”

夏芸朝他上下看了半天，再望着他的眼睛，突地呀的一声，又叫了出来，喜道：“原来是你呀，真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

她又看着熊倜说：“怎么才两、三个月不见，你变成这个样子，差点我都不认识你了，喂！我说你大年初一的清早就跑到这里来，一个人坐着，又不怕冷，是不是想自杀呀。”

熊倜笑道：“那么你大年初一的清早，不也跑到这里来了吗。”

夏芸脸一红，笑道：“我是嫌店里太吵，我又是一个人，看着人家都是一家人团聚着，有点想家了，再加上我也听说这里是诗仙李白的墓地，就随便来看看，想不到却碰见了你。”

她说完了，又嫣然一笑，低下头去，熊倜不觉看得痴了。

夏芸看到熊倜的一双鞋子，破得七零八落，白袜子却变成黑的了，

抬起头来，关切地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样子。”

熊倜微微一笑，说道：“这样子有什么不好，我倒觉得满不在乎的。”

夏芸道：“只是……只是你穿得这么少，岂不要冻坏了。”

熊倜道：“我一点也不冷呀。”

两人相对站着，都觉得有一份无法形容的亲切之感，在大年初一的早上，碰到你想见到的人，还有什么更可喜的事呢。

呆了一会，熊倜说：“我真的不冷，你不信摸摸我的手，还是热的呢。”

夏芸低着头，悄悄地脱下手套，熊倜伸手过去，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只觉满手温馨，再也不肯放下，反而紧紧地握住了。

夏芸的手轻轻地挣扎了一下，也就让他握住了，她觉得一种男性的热力，透过她的手，直到心底深处，使她也沉醉了。

雪花仍在飘着，大地显得寒冷而寂静，但他们的心却像火一般的

热。

夏芸悄悄地偎向熊倜，柔声说道：“告诉我，这些日子你有没有想过我。”

熊倜点了点头。

夏芸道：“有时我真恨你，那时我叫你陪着我，你为什么不肯。”

熊倜将握着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说道：“这次你再叫我，我就不会不肯了。”

夏芸幸福地笑了，抬头望着熊倜，忽又颦眉笑道：“只是你和我在一块，却不准还是这付样子，你看你，弄得脏死了。”

熊倜苦笑道：“其实我也不想弄得这样，不过我的衣服东西全丢了，我又不能去偷去抢，只好变成了这副样子了。”

夏芸张口想说什么，忽又转口道：“要是我呀，我就去抢了。”

说完噗嗤一笑，拉着熊倜走了几步，指着她的马说：“你看我这匹马好不好。”



熊倜见那是匹白马，浑身毫无杂色，站在雪地里，显得更是神骏。

夏芸又说：“那时候我骑着这匹马，像风一样地跑来跑去，这马真快极了，在雪地里走得更快，所以人家都叫我雪地飘风呢。”

熊倜微笑地看着她，心里想道：“我自若馨死后，本来已觉得心如死灰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看到了她只觉得高兴得很，只想跟她在一块儿，别的事全想不起了……”

夏芸轻轻一扭，不依道：“喂，你在想什么呀，人家在跟你讲话呢。”

熊倜说道：“我在想着你，我看到了你，心里就高兴得很。”

夏芸道：“真的吗。”

熊倜点了点头。

夏芸偎依在熊倜胸前，柔声说道：“我也是一看到了你就觉得快乐。”

熊倜只觉得他已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任何不如意的事他都不在乎了。

夏芸突地拉着熊倜的手说道：“我带你到当涂去，你不知道，那里今天好玩极了，本来我一个人觉得没意思，现在有你陪我，我就要好好玩一玩了。”

她挥开熊倜的手，骑到马上，说：“你也上来呀，我们两人骑在马上，一会儿就到了，你也可以试试我的大白的脚力。”

熊倜拧身也上了马，伸手扶着夏芸的腰，夏芸呼哨了一声，那马便放开蹄跑了，熊倜只觉马行愈来愈快，路旁的树木，飞快地倒退，但却又平稳已极，不禁赞道：“马真好。”

夏芸听他也喜欢大白，心里更高兴，说：“你也喜欢它吗。”

熊倜说：“当然喜欢啦。”

夏芸说：“以后你要是能到我的马场去，我一定拣一匹最好的马送你。”

熊倜问道：“你有个马场呀。”

夏芸说：“你不知道呀，我那个马场可真大，一眼望过去，连边都看不到，我爸爸妈妈最疼我，你也一定会喜欢他们的。”

熊倜幸福地说道：“只要你喜欢的，我都会喜欢。”

夏芸开心地笑了。

## 第十一回 名已动江湖，三秀并起独称神剑；情生难自抑，鸳鸯同命本是连心

马一进了当涂，就走得慢了，熊倜只见家家户户，都贴着大红的春联，店铺虽都关起了门，不做生意，但门口都站着些大人小孩，在放鞭炮，吃着春饼，穿的是新做的衣裳。

大家都是喜气满面，看见熟人，老远地就拱手打招呼，说着“恭喜，发财”之类吉祥话，碰到小孩子，还掏出一小串用红绳子串着的钱，给小孩子买糖吃，大家都高兴得很。

即使有什么困难的人，在过年的时候，也将心事抛开，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吃几天，这几天欠人钱的不怕被人逼债，别人欠的钱也不会去要，天大的事都放在旁边，过了十五再讲。

熊倜和夏芸骑在马上，夏芸指东指西，叽叽咕咕地讲个不停，又说又笑，引着路上的人都驻足而望，奇怪这美貌少女怎会和这像叫化子似的人同乘一骑，而又那么亲热。

须知清初礼教甚严，男女之防更看得很重，一男一女，同乘一骑，在街上行走，已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何况他们两人的装束又是这样地悬殊，自是难怪旁人注意。

但熊倜的个性，已与从前大不相同，别人看他，他仍然行所无事。

夏芸娇嗔道：“这些人坏死了，死盯着我们看，我真恨不得打他们一顿。”

熊倜笑道：“他看他们的，关我们什么事，他们要看，只管看好了。”

夏芸说：“喂，我说你换件衣服好不好，总不要老是这样呀。”

熊倜笑道：“好，好，你说什么就什么，只是你看，人家店都上了门，我们到哪里去买衣服呀，只好过两天再说了。”

夏芸道：“人家上了门我们不会去敲他们的门吗？”

两人骑着马在街上转了一周，找着一家卖成衣的估衣店，那门口也正有三两个年轻的伙计站在那里放着鞭炮，看见夏芸跳下了马，都被她的美貌惊住了，接着又看见熊倜也跳下了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奇怪他们是何来路。

夏芸走过去说道：“我们想买几件衣服，要特别好的。”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伙计说道：“今天大年初一，我们店里不做生意，你过两天再来光顾吧。”说着他先打量着熊倜。

夏芸说道：“不卖也得卖，我出双倍的价钱，还不行吗。”

那伙计眼睛一瞪，说道：“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不卖就是不卖，你出八倍的价钱，今天我们这里就是不卖定了，你怎么样。”

夏芸的口气本已够横了，哪知这伙计比她更横，完全不是买卖人那种和气生财的口气，熊倜心中一动，暗忖道：“这家店好生奇怪，而且这几个店伙下盘极稳，步履矫健，竟像是个个都身怀武功，看来这当涂县，倒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他正要劝阻住夏芸，叫她不要为了些须之事，惹些无谓的麻烦，哪知己来不及了。

夏芸早已一个箭步，窜了上去，扬手就给那店伙一记耳光，那店伙再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千娇百媚的姑娘，会动手打人，“巴”地一声，脸上着了清脆的一掌，打得脸上火辣辣的生痛。

那些店伙便一涌围了上来，高声道：“好家伙，青天白日之下，就敢伸手打人，你仗着什么势力，就敢这样猖狂。”

说着，说着，有的就动起手来，但这些人到底不是夏芸的对手，熊倜一看，街上的人越围越多，他暗忖：“这样一来，她倒在地头上和人动起手来了，这里人地生疏，若惊动了官府，岂不真是惹火上身了。”但他已知夏芸的性格，人家越劝她，她反越打得厉害。

动了一会手，那些店伙已被夏芸打得七晕八素，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竟然拍手叫起来，正当此时，忽店中走出一个肥胖的人，满脸油光光地，手里拿着两个核桃，搓得格格发响。

那人重重地咳嗽了几声，那店伙一听便都住了手，熊倜便知道这胖子定不是个寻常人物。

夏芸见那些店伙突地一齐停手，惊异地朝四周略一张望，便看见那胖子站在门口，她也是玲珑心窍的人，当然也猜出那胖子是个首脑人物，便走上前去，说道：“喂，你们的店伙都是些什么人物，怎么这样子对待主顾的呀。”

那胖子笑嘻嘻地说：“这也不怪他们，今天大年初一，小号本来就不卖东西的。”

夏芸见这个胖子也是这样说法，气往上冲，说：“今天姑娘是买

定了。”

那胖子仍然笑嘻嘻地说：“买不买是你的事，卖不卖可就是我的事了。”

夏芸厉声道：“想不到当涂县的生意人，都像强盗一样，今天姑娘倒要训教训你们。”

那胖子听夏芸说他是强盗，笑容一敛双目立刻射出凌人的光芒，突又哈哈狂笑道：“就凭你那两手，要教训我叶老三，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笑声是那么响澈，使人有一种刺耳的感觉，但熊倜觉得刺耳的，倒不是他的笑声，而是他口中的“叶老三”三字，熊倜暗忖道：“这胖子莫非是长江渡头那两个诡异客商的兄弟……”

他一念至此，便走上前去，朗声说道：“这位掌柜的，可是姓叶。”

那叶老三突见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走过来说话，他久历江湖，目光自是锐利，一眼便看出熊倜身怀武功，便也不敢待慢，说道：“不敢当，兄弟是姓叶，兄台有何见教。”



夏芸看见熊倜突然上来和人拉友情，便一拉熊倜，娇嗔道：“你和他噜嗦什么。”熊倜也不理她，他倒并非怕事，而是不愿在武林中多树强仇，须知他所计划的一切，在在都要武林中人的联络，而且感觉到这叶氏兄弟在江湖虽无大名，然而必有很大的力量，是以他才出来答话。

熊倜自管从怀中掏出那枚古钱，向那胖子说：“掌柜的可认得此物。”

那胖子见了此物，定睛注视了一会，哈哈笑道：“原来兄台是家兄的好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连自家人都不认得了。”他又朝夏芸一拱手，笑道：“姑娘也别生气了，快请里面坐，两位既是家兄好友，别说买衣服，就是拆了这店，也没得话说。”

叶老三又笑又劝，把熊倜和夏芸拉进店里，那些围观的人见一个花子三言两语，便化解了这纠纷，虽觉奇怪，但事不关己，也没有好戏看了，就陆续地散去，夏芸见人家这样客气，气也消了一大半。

那胖子却绝口不再提他的兄长和熊倜是何交情，一问知道是熊倜要选衣服，便选了几套精美华丽的，还带着内衣裤一齐送给熊倜，怎么样也不肯收钱，熊倜心中却更奇怪，忖道：“这叶家兄弟的是奇怪，不知究竟是何来路，日后有机会，我倒要弄个清楚。”但这些他仅仅

闷在心里而已，并没有说出口来。

坐了一会，叶胖子绝口不谈江湖之事，夏芸便拉着熊倜要走了，叶胖子再三挽留不住，便悄声对熊倜说：“家兄既然将此物交给兄台，兄台便是我叶家兄弟的好友，日后无论什么事，只要用得着我叶老三的，只管到这儿来，千万不要见外。”

熊倜也唯唯答应了。

两人走出店来，夏芸便对熊倜说道：“你怎么会认识这般人物的，我真奇怪。”

熊倜只管笑，也不答复，夏芸鼓起嘴，生了半天的气，忽又噗地一笑，说道：“好，以后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事，我也不问你，只是有件事，你却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熊倜笑着问道：“什么事呀。”

夏芸说道：“这件事，就是赶紧回到店去，换上衣服，把你身上的这套，扔到远远的。”说着她鼻子一皱，又说：“还要洗个澡。”

熊倜看看自己的身上，实在脏得不像样子，数月来他虽安之若素，

此刻对着夏芸，却也不好意思起来，笑道：“确实也该洗个澡了，我算算看，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洗澡了。”

夏芸吃吃笑出声来，一摸额角，作晕倒状说：“天呀，你身上的泥，该有十斤了。”

两人说说笑笑，不一会就到了夏芸所住的客栈，此时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只有少数一些人，或是赶不及回家的或是根本无家可归的，仍住在店里，大家虽是萍水相逢，但都聚在一起，倒也可稍慰思乡之情，解去了不少寂寞。

店里的小二也穿着新衣服，看到夏芸带了个穷汉子回来，也是奇怪得很，伸手接过夏芸的马，说：“你家回来了。”两眼却直勾勾看着熊倜。

夏芸说道：“在我的房间旁边，再找间上房，烧些热水，他要先洗个澡。”

小二连声说着是，脸上的样子，却甚滑稽，夏芸不好意思地又加上一句：“他是我的哥哥。”

小二忍着笑走了，夏芸转脸对熊倜娇嗔道：“都是你。”

熊倜只觉心头甜甜的，笑着说：“原来我是你哥哥，以后你要叫我哥哥了。”

夏芸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一跺脚，跑到里面自己的房里去了。

熊倜痛痛快地洗了个澡，将头发也洗了洗，梳好，只觉得人像是轻了十斤，舒服极了，穿好衣服，才想起鞋子却忘了买。

他将换下的衣服卷成一包，只穿着布袜子走出来，叫过店小二道：“麻烦你，替我买双鞋来，大小差不多就行了。”

店小二一看熊倜，竟完全变了一个人，心想：“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刚才我还在奇怪那么个漂亮的姑娘，怎么找了个肮脏汉子来，现在这一看，喝，真也是个漂亮小伙子。”

店小二陪笑道：“哎呀，年初一可买不到鞋子呢，这么着，我刚买了双新鞋，大小也合适，你家就将究着先穿吧。”

熊倜说：“这样也好。”

熊倜以前所穿的，俱是极为朴素的衣衫，此刻换上了夏芸所购的

衣服，更显得英俊挺拔，飘逸出群，夏芸见了，开心地说道：“你瞧这样多好，以后我可不准你再弄得脏兮兮的了。”

过了一会，店伙送来些年菜，江南旧俗，每家每户，过年时，都要准备年菜，家里本来只是十个人，也要准备一百个人的菜，客栈里自然更是如此，他们也知道外面无处去吃，店伙送来时，他收下了，又给了店小二些银子。

生长在北方的人，大多平日都会喝个两杯，御御寒气，熊倜虽然会喝，却不善饮，那夏芸的酒量却好，熊倜笑说：“想不到你还会喝酒。”

夏芸把酒杯放下，说：“我平常也不喝的，今天心里高兴，才陪你喝一点，你还要笑我，那我就不喝了好不好。”

熊倜赶紧说：“你喝嘛，我又没有笑你，只不过有点奇怪你会喝酒就是了。”

夏芸说：“我十岁的时候，就会喝酒了，那时我陪着父亲吃饭，我爹每顿饭都要喝酒，喝了酒之后，就叹气，难受，我妈看了也不管。”她说着眼圈都红了，又说：“我爹常说一个人一生不能做错一件事，只要他做错了一次，他的一辈子都会痛苦的。”

熊倜说：“这个倒不然，人非圣贤，焉能无过，只要做错事后知道不对，也就算了。”

夏芸说：“是呀，我也不知道我爹为什么常这样说，我也像你的说法，他老人家就说我年纪小，还不懂，以后就会知道，我爹说他就是以前做了些错事，弄成一辈子，心里都不舒服。”

她低下了头，像是在为那老人难受，熊倜伸手过去，温柔地握住她的手。

夏芸低低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什么话都告诉你了。”

忽地她又抬起头来，展颜笑道：“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谈谈别的高兴的事，我告诉你这么多，你也该对我说说你的了。”

熊倜叹了口气，说：“我的身世，说起来更难受，还是以后再说吧。”

夏芸道：“好，今天我们不说扫兴的话，我要今天成为我最快乐的一天。”

她举起酒杯来，和熊倜喝了一杯，又说：“你到底怎么会在路上跟人打起来的呀，我听人说路上有人打架，走出来你已经站在旁边看了，那个骑马的人正在那耀武扬威地指着你说话，你也不回嘴，我只在替你生气，接着他自己也在街上打起架来了，那人武功倒不错，其实我也不见得打得过他。”

原来她久居塞外，中原的豪杰，她根本一个也不知道，是以孤峰一剑虽然享有盛名，她也没有听说过。

夏芸又说：“看你的样子，大概连我也打不过，以后你要陪我回家去，我就叫我爹爹教教你的功夫，以后就不会给别人欺负了。”

她以为熊倜那天受了别人的气，吃了亏，她也不知道熊倜的武功，连她爹爹也不行，叽叽呱呱说了半天，熊倜微笑听着，也不道破，心想：“以后她见了我的武功，一定要更欢喜了。”

说着说着，夏芸脸上露出春花般的笑容，眼光轻轻掠过熊倜宽大而强壮的胸膛，停留在他的脸上，轻轻的说：“不过我现在可不要回家，我要你陪着我，高高兴兴地玩一段时间。”

她脸上现出幸福的憧憬，说：“我们顺着长江走，走到哪儿，玩到哪儿，你也要买匹好马，我们可以在原野上一起奔驰，累了，我们

就歇下来聊天，我真喜欢江南，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很美，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可爱极了。”

熊倜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但从他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他也是那么的幸福，人们在幸福的时候，说话反是多余的了。

他们在当涂，一耽就是好几天，当涂附近之采石矶，本盛产铁，熊倜的倚天剑丢了，就在当涂选了口剑，倒也甚是锋利。

他的武功，在江湖上，虽说不上是天下第一，也算是顶儿尖了，本不需用剑，但夏芸强着他，定要他买一柄。

她又在当涂的马市里，替熊倜选了匹马，配上鲜明的鞍子，虽非良驹，但看上去也蛮神骏的，这样一来，熊倜竟像是出来游历的富家公子了，熊倜心中暗自好笑，这几个月来，他的身份变得是多快呀，像演戏一样，其实人生，不也就是演戏吗！

他们从当涂，到芜湖，过鲁港、荻港，到铜陵，一路上，人们不再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们，而是以羡慕的神色，男的宛如凌风的玉树，女的也是娇美如花，再加上良驹轻裘，衣履鲜明，怎的不叫人羡慕。

他们的情感，也随着时日，一天浓似一天，年轻的男女，在一起



相处的日子久了，谁能控制着情感，他们虽尚未及乱，但心里却已情根深种。

这一段日子，可说是熊倜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了，他虽幼遭孤露，秦淮河畔，朱家姐妹对他虽然宛如亲人，但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心情甚乏愉快，接着又是一连串困苦的日子，又有那么多次挫折和打击，现在，他才真的享受着人生。

冬天到了，春天也就快了，他们走得极慢，到湖北的时候，已是春天了。

路上枯秃的树枝，渐渐抽出新芽，地上的，河里的，冰雪也都溶化了，溶化了的冰雪，把路上弄成泥泞泞的，马匹稍一奔驰，就会带着一大把泥浆，所以他们走得更慢。

路上有些佩着剑的劲装骑士，扬鞭而过，溅起一片泥水来，夏芸几次要发脾气，都被熊倜止住了，她还以为熊倜胆小怕事，也一笑罢了，只说：“要不是你，我早就对他们不客气了。”

湖北本为古云梦驿旧迹，湖泊极多，这也是塞外所没有的，夏芸一路上指指点点，高兴得很，春天，他们的心里也染上了春的气息了。

走过鄂城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镖车，镖头是个中年的胖子，骑在马上，顾盼自雄，倒也神气得很，镖车很多，看样子保的是一趟重镖，但镖局里的连镖头，带伙计，一个个样子都轻松得很，像是明知不会有人来夺镖的样子。

熊倜斜眼望着那镖头，只是他目光松散，身上的肉，也胖得发松了，心想：“此人就是有武功，也好不到哪里去，镖行里怎会要他来保这趟重镖，难道湖北武林中，没有能人吗？”

那镖队和熊倜及夏芸，同宿在一个客栈里，晚上，镖伙们一个个放怀痛饮，又赌又闹，那镖头也不去管，熊倜更是奇怪。

那夏芸见了镖队，却高兴得很，跟熊倜说：“你看，替人保镖也挺好玩的，还可以乘此到各处去游玩，可惜我是个女的，镖局里又没有女镖头，不然，我也要去保镖了。”‘

她望了熊倜一眼，又说：“我爹爹说当年他也是保镖的呢。”

熊倜心里正在想着心事，闻言淡淡地应了一声，也没有在意。

吃完了饭，夏芸拖着熊倜到店门口去，看那插在门口的镖旗。

只见那镖旗绣得甚是粗劣，质量也不好，上面有“武威”两个大字，旁边绣着九把小剑，每把的头尾，都连在一起。

熊倜心想：“这镖旗比起镇远的也差多了，不知道这又是哪个镖行，居然敢接这样的重镖。”

那镖局有个伙计站在门口，看见有人在注意着镖旗，再一看只是两个年轻男女，样子又文气得很，胆子立刻就大了起来，大模大样地，走了过来，大声叫喝道：“喂，你们看什么？”

夏芸说：“看看有什么关系？”

那镖伙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就是这镖旗，却随便看不得。”

熊倜也知道，镖行对自己的镖旗，看得最重，有人来观望，本是犯忌的，闻言也不怪那镖伙，正想走开也就算了。

夏芸却生气道：“我偏非看不可！”

那镖伙粗吆了一声，说：“看不出你这个小妞儿，气倒是满壮的，我劝你乘早跟你的老公跑走，不然大爷一生气，把你们两个娃娃都打扁了。”

夏芸气往上撞，正要变脸，熊倜一想，在闹市之中，何必为了小事，跟这等人闹气，硬拉着夏芸，往里面走了。

夏芸低声气道：“你不要拉我，我一定要教训那家伙。”

熊倜劝道：“算了，算了，我们又何必跟那种人一般见识。”

夏芸道：“那镖伙真是可恨极了，想不到镖局里的人，这样不是玩意儿。”

这时那胖子镖头正好走出来，刚好听到了夏芸的话，他看了两人一眼，见是两个衣履华美的少年，但他毕竟久走江湖，眼光厉害，见这两青年虽然文秀，但却带着一股英气，尤其男的更是神气内蕴，双目带采，两太阳穴高高鼓起，显见是内功已有极厚根底，若然被镖伙无心得罪了，总是不好。

于是他笑嘻嘻的走过去，拱手说道：“两位请了，不知道敝镖行的哪个蠢才，惹了两位的气，在下一定要好好告诫告诫他们。”

熊倜见他甚是客气，也说道：“没有什么，只是一点小事罢了。”

夏芸却抢着说：“你们镖行的伙计怎么那么凶，人家看看镖旗都不行。”

那胖子镖头笑呵呵地说：“这倒要怪我了，只因那镖旗是武当山上传下来的，敝镖局就仗着那镖旗，行走各省都没有出过事儿，所以在下才叫镖伙们特别守着那旗子。”

他哈哈笑了声，说：“不过我没想到那镖伙怎地不懂事，像两位这样的人物，不要说看上两眼，就是要将镖旗拿去，我史老三也只有拱手奉送的。”

夏芸一听这人讲话客气得很，她不知道他话中也带刺的，反而气平了。

熊倜一听这镖旗是武当山上的，便留了意，说道：“不知原来贵镖头是武当山上的，不知阁下与武当四子是个称呼？”

那史胖子还是满面带笑，说道：“在下哪里高攀得上四仪剑客，只不过敝镖局的总镖头九宫连环剑王锡九，是武当四子的小师弟罢了。”

熊倜噢了一声，心想怪不得我看这镖队人人都很自在，丝毫不怕

有人夺镖，原来却是仗着武当四子做他们的靠山。

熊倜说：“原来贵镖局的总镖头乃武当四子的师弟，小弟与武当四位道长也是素识，日后还请替小弟向贵总镖头问好。”

史胖子呵呵笑道：“这样说来大家原都是一家人了，不知兄台高姓大名，还望见告。”

熊倜说：“在下熊倜。”

史胖子眼睛立刻瞪得老大，说：“我史老三总算眼睛没瞎，看出阁下是个高人，可是不瞒你说，我可没看出阁下竟是近月来武林轰传的江湖三秀之一，熊倜熊大侠。”

熊倜听了一愣，心想自己怎么成了江湖三秀了，忙说：“小弟怎么名列江湖三秀了，这个连小弟自己却未听到过。”

史胖子笑道：“这个倒奇怪了，江湖中人，谁没有听到过：武林群豪，代有新人，江湖三秀，秀出群伦。”

又说道：“‘武林得异才，各各俱有奇，一异并双绝，三秀加四仪。’阁下在武林中，已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小弟如何不知道。”

夏芸侧脸狠狠地瞪了熊倜一眼，问道：“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呀。”

史胖子如数家珍地说道：“这些人都是近年来在武林中赫赫一时的人物，‘一异’就是天阴教主焦异行夫妇，‘双绝’是峨嵋的孤峰一剑边浩和江苏虎丘的出尘剑客，飞灵堡主东方灵……”

夏芸冷笑了一声，说道：“那个什么孤峰一剑我倒领教过，也未见得如何出色。”

史胖子愣了一下，接着说：“三秀就是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铁胆尚未明，天阴教下的护法黑衣摩勒、白衣龙女，和这位熊大侠，四仪就是我们武当山的四仪剑客了。”

史胖子说得口沫横飞，有声有色，又说道：“这些位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年纪也轻，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呀，哈哈。”

夏芸却冷笑地说：“我看也不见得，据我所知，就有许多人比他们强得多。”

原来她好胜心极重，一听这里面竟没有她的名字，生起气来了。

熊倜和她相处这么久，心意已通，闻言已知她的心意，便点头说：“比如说近年白山黑水间，出了个女侠，雪地飘风夏芸，武功就出色得很，不说比别人，比我熊倜就强得多。”

史胖子奇道：“真的吗，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些都是传说，不足为信的，想那雪地飘风即使有些武功，却怎比得了熊大侠，飞灵堡一会，江湖群豪都说熊大侠武功盖世，阁下也不必太谦虚了。”

夏芸哼了一声，也不理他们两人，一扭面，走进去了。

史胖子察言观色，也猜着了，说道：“难道这位便是雪地飘风吗。”

熊倜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小弟还有些事情，少陪了。”

史胖子朝他做了个鬼脸，笑说道：“当然，当然，敝镖局就设在武昌，小弟这次保着一批盐款到江南，日后有缘，还望能一睹风采，敝局的王总镖头，对阁下也仰慕得很。”

熊倜一拱手，也连忙跟着夏芸走进房去，他知道夏芸一定生气了。

果然夏芸知道他进了房间，掉过头去，也不理他，熊倜便拚命地咳嗽。



夏芸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说：“你咳什么嗽，再咳我也不理你。”

随又生气道：“像你这样大英雄，理我干什么，喂，我说熊大英雄，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呀，要不是那胖子一恭维，到今天我还在鼓里呢。”说着小嘴一嘟，又掉过头去。

熊倜暗笑思道：“真被我猜中了，她真是小孩子脾气。”

他走过去，用手抚着夏芸的肩膀，说道：“你听那胖子的瞎恭维我干什么，其实我的武功比起你来，真差得远呢。”

夏芸肩膀摇了一摇，说：“你别骗我，下次我再也不受你的骗了。”

熊倜笑道：“我真的不骗你，你看连孤峰一剑都怕你，我更不行啦，你也别生气，你在江南武林中又没露过脸，也难怪史胖子他们不知道你，要是他们看到你的武功，我担保他们更要佩服得不得了。”

夏芸高兴地说：“真的吗？”

熊倜笑着说：“当然啦。”

夏芸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其实我也不是气他们，我只恨你，明明有一身好武功，还骗我，装出一副书生样子。”

熊倜笑着说：“我又没有跟你说过我不会武功，是你自己说我不行的呀。”

夏芸想了一想，埋头到桌子上，说：“我困死了，只想睡，你回房去吧。”

熊倜说：“你不怪我啦。”

夏芸哼了一声，伏在桌上，也不再说话了，熊倜当她真要睡了，也回到房里睡了。

第二天早上，史胖子一早就气呼呼地跑到熊倜的房里来，熊倜见他这么冷的天气，额上的汗珠却一颗颗往下直掉。

史胖子一进门，就说：“熊兄千万救我一救，敝镖局的九宫连环旗，昨夜竟被人拔了去，这事关系太大，小弟实在担当不起。”

熊倜也惊道：“真的吗？”

史胖子说：“熊兄别开玩笑，熊兄若不知道，还有谁人知道。”

熊倜一听，沉下脸来说道：“史兄这话却怎的讲法。”

史胖子从怀里拿出张纸条来，熊倜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要找镖旗，去问熊倜。”

字迹清秀得很，熊倜沉吟了半晌，说道：“这镖旗的事，我是实在不知道，不过我想，大约是我那朋友夏姑娘一时气愤之下，才去拿的，史兄请放心，你我一起去她房里，史兄只要稍为恭维她两句，我担保镖旗一定拿得回来。”

史胖子伸手拭去额上的汗，连声说：“这可真吓死我了。”

两人走到夏芸房里，只见夏芸正对着镜子在理头发，看见两人进来，理也不理，熊倜朝史胖子做了个眼色，史胖子点了点头。

他走到夏芸身旁，一揖到地，说：“昨天史某人该死，不知道姑娘是位高人，言谈中无意得罪了，还请姑娘莫怪。”

夏芸眼角也不飘一下，冷着脸说：“哼，史大镖头，这可不敢当，

一大清早跑到我房里来，又是作揖，又是赔罪，干什么呀。”

史胖子说：“不知者不罪，还请姑娘高抬贵手，把那镖旗还给我们，不但我史胖子感激不尽，就连我们王总镖头也会亲来道谢的。”

夏芸故意噢了一声，若无其事的说：“原来你说那旗子呀，昨天我还没看清楚，就被贵镖局的伙计教训了一顿，晚上我就到你那儿去，想借来看看，哪知道你们全熟睡得很，我只好自己拿回来了，看了半天，实在喜欢得很，真不想还给你们，不过史大镖头既然亲自来了，我也不得不卖个面子。”

她顿了一顿，史胖子连忙说：“那真太好了，我先谢谢姑娘。”

夏芸脸一板，说道：“只是我既然拿来了，总不能就这样的让你拿走呀，别人不知道，还当我怕你们呢。”

史胖子一听，急得刚擦干的汗，又往下直掉，回头求助地望着熊倜。

熊倜也走过来说道：“人家既然已经来赔话了，你就还给人家吧！”

夏芸连理都不理他，兀自冷笑着说：“要我把镖旗还给你们也不

难，只要你们镖局的总镖头亲自前来，我要和他比划比划，看看这位四仪剑客的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我若是败了，自然将镖旗双手奉还，我若是侥幸胜了，也将镖旗还给你们，不过要借你们的口传言江湖，武林中还有我这一号人物。”

她越说，熊倜越觉得不像话，史胖子听了，也气得浑身发抖，说：“既然姑娘这么说，我史某人只有向上回禀，只是姑娘休怪，我史某人说句直话，像姑娘这样，就是武功再好，我史某人也不会佩服的。”

他说完掉头就走，夏芸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想追出去，熊倜横身一拦，挡在她面前，说道：“你要干什么。”

夏芸说：“你别拦着我。”

熊倜说：“你也是的，人家……”

夏芸没等他说完，就抢着说：“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有人欺负我、你非但不帮我，还陪着别人气我。”

说着说着，她眼圈都红了。

熊倜叹了口气，说：“你真是小孩子脾气，其实人家也没有怎样

得罪我们，你又何必这样。”

夏芸气道：“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被人家恭维了几句就帮着他们来欺负我。”

熊倜也气道：“不管就不管，像你这样的脾气，早晚总要吃次大亏。”

夏芸气得流下泪来，委屈地说：“我吃亏也不关你的事，你是大英雄，好汉，我只是不讲理的小姑娘，你别理我。”

熊倜道：“你本来就是是个不讲理的姑娘，可是我还没有想到你这样不讲理。”

夏芸流泪道：“你走，你走，我永远不要听你说话。”

两人越说越僵，熊倜正在气头上，听她如此说，怒道：“好，好，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谁也不要管谁。”

说完掉头就走了。

夏芸见他真的一怒而去，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她从来都是被人

百依百顺，受了这个气，越想越难受，越难受越哭。

对熊倜她更恨得厉害，但又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希望他还是跑回来，向自己道歉。

熊倜若真的回来，要她将镖旗还给武威镖局，她此刻也会还的。

但熊倜也是个倔强的脾气，他跑出夏芸的房里，本想一走了之，但他到底是个情种，对夏芸仍是放心不下，又怕那九宫连环剑王锡九来时，夏芸抵挡不住，一定要吃大亏。

他闷坐在房里，想了许久，忽地房门一动，他还以为是夏芸来了，喜得赶快跑去开门，哪知进来的，却是史胖子。

史胖子朝熊倜说：“令友夏姑娘这样做，实在太任性了，她不知道镖旗被拔乃是镖局的奇耻大辱，尤其是这九宫连环旗乃是当年武当掌门玄化真人未出家前的凭信，此后代代相传，武林中都恭敬得很，此番生出这样的事来，后果实是严重得很，小弟也无法处理，只得遣人飞马回报敝镖行的王总镖头去了，小弟只希望熊兄能够不要插足此事，不然日后熊兄见了武当四子，也定必不好相见。”

熊倜沉吟了半晌，叹气说：“她既然这样，我也管不得了，只是

她实是小孩脾气，还望史兄能看在小弟的薄面，转告王总镖头，凡事都请高抬贵手，不要太给她难看。”

史胖子说：“这样当然，王总镖头大约日内就能赶到了，他对熊兄也是仰慕得很，你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倒希望日后能多亲近，亲近，只要夏姑娘不认真，我想凡事都好商量。”

他停了停又皱眉道：“不过万一这事被武当山的人知道了，那些道爷虽是出家人，但一个个性如烈火，对那镖旗更是恭敬得很，若是知道镖旗被盗，一定不肯善罢罢休的。”

熊倜道：“这个只有到时候再算了。”

这天晚上，武威镖局的总镖头还没有赶来，熊倜在房里转来转去，几次想跑到夏芸房里去，劝她拿出镖旗，然后两人言归于好，但几次都被他男子的自尊所阻止了，虽然想做，而没有做。

夏芸也是如此，他们两人在房中各有心事，心里都被对方的影子，整个盘踞了，对即将发生的后果，反而不去想了。

时约三更，客栈里的人都睡了，客栈外忽有八骑急驰而来，每匹马都跑得口角白沫横飞，想是马主因有急事赶路，也顾不得牲口了。



马到客栈便倏地停住，其中一人说道：“便是这家了。”

另一人说道：“客栈里灯火俱无，想必都睡了，老赵，你去敲门吧。”

又有一个女子说道：“还敲什么门，大家一起越墙而入好了。”

那人便道：“这样也好，反正小弟现在心急很得，也顾不得这些了，老赵，你在这里看守着牲口，我们走吧。”

说完话，七人几乎是同一动作，几乎全是极快的身手，飏地一声，从马匹上就飞身而出。

七人在屋顶上，以极快的身法，盘旋了一周，找到镖车停放的院子，飘然而下，全然没有一丝声音，显见这七人俱是武林高手。

其中一人伸手敲了敲房门，幸好那史胖子因为前夜生了事故，正自心中焦忽，不能成眠，闻声急忙披衣起床，打开房门一看，不禁大喜道：“总镖头，你居然来得那么快呀。”

那人正是“武威镖局”的总镖头，九宫连环剑王锡九，闻言说道：

“我听得镖旗被拔，心里急得一塌糊涂，连夜便赶来了。”

他又说道：“我的师兄武当四子和东方堡主兄妹，恰好也在镖局，听说这镖旗乃一女子所拔，而这女子又是与熊倜同行的，也陪着我连夜赶来，现在废话少说，你赶快去将那女子唤来，我倒要看看她是什么人物，竟敢拔我们武当山的镖旗。”

史胖子一听，居然惊动了这许多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心中也自打鼓，连忙说道：“各位先请房里坐，我马上去叫她来。”

原来自从熊倜溜出飞灵堡后，东方瑛竟哭了好几天，峨嵋双小又在旁边敲边鼓，说熊倜实在如何如何不应该，一定要找他回来问个明白。

东方瑛便磨着东方灵，她一定要她哥哥陪着她去寻找熊倜，东方灵心里也想找回熊倜，将自己对朱若兰的心意说明，这几日来，若兰和东方灵已情愫暗通，只不过大家都羞于启口而已。

于是东方灵这才带着东方瑛，离开飞灵堡，四处打听熊倜的下落，但熊倜这时正在流浪之中，江湖人物如何知道。

他们寻找了许久，也未见到熊倜的下落，东方灵忽然想起，武当

四子曾坚约熊倜到武当山一游，也许熊倜是到武当山去了。

于是他们兄妹二人，又启程入鄂，他们走得自比熊倜要快，到了武当山，见了四仪剑客，都说不知道熊倜的下落，东方瑛便着急起来，怕熊倜可能遭了别人的毒手，还是武当四子极力劝慰她说熊倜一身绝技，又有谁能轻易伤得了他。

他们在武当山歇了几天，四仪剑客说要去找王锡九，他们一想王锡九坐镇鄂中，消息必然灵通，便也跟着去了。

无巧不巧，他们刚到武威镖局，那史胖子遣去送信的趟子手老赵便也到了，将在鄂城发生的事，如何如何一说，武当四子和王锡九齐都大怒，东方兄妹一听此事竟是熊倜同行之人所为，而且还是个女子，东方瑛比谁都生气，连夜便赶来了。

这里且说史胖子，他匆忙穿好衣服，跑去熊倜和夏芸所住的跨院，又不敲夏芸的门，便去敲熊倜的，刚走到门口，熊倜已推门而出。

原来熊倜这夜也没睡，王锡九等人在房上盘旋之际，虽然绝无脚步声，但熊倜听觉异于常人，他们衣袂带风之声，已被熊倜听见，而且还听出不止一人，并还俱是武林中极佳的身手。

熊倜心里：“这几人的轻功，都已登堂入室，想这鄂城小小的地方，怎会有许多好手，一定是武威镖局的总镖头带人来了。”

于是他也穿上衣服，果然，史胖子沉重的脚步声便走来了，熊倜推门而出，说道：“是贵镖局的王总镖头了吗，怎么还有别人呢。”

史胖子心忖：“这熊倜果然厉害，竟已知道了。”便说：“除了王总镖头之外，还有武当四子，和出尘剑客东方灵兄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事闹得大了，只怕不可收拾呢。”

熊倜听说东方灵兄妹来了，也吃了一惊，他心想：“这么却难办了，我若管这事也不好，不管，又怎放得下夏芸。”

他们这里的说话之声，和史胖子沉重的脚步声，却也被房中的夏芸听到，她本未脱衣就寝，此时走了出来，眼角朝熊倜一瞪，冲史胖子冷冷地说：“王总镖头，来得倒真快呀。”

熊倜走上一步，刚想说话，夏芸又说道：“听说还有别人同来，那样更好，反正不论多少人，我总一个人接住便是了。”

史胖子说道：“夏姑娘真是快人快语，那么就请姑娘跟着我来吧。”

夏芸望也不望熊倜一眼，跟着史胖子便走，其实她是多么希望熊倜能跟着他，保护着她，她倒不是惧怕，只是渴望着那一份温暖的力量罢了。

但是她回头一望，熊倜并没有跟来，她强忍住眼泪，想道：“好，这样也好，他不来就算了，以后我永远不要见他了。”

走到院中，王锡九及东方兄妹，武当四子已站在院中，王锡九一见史胖子带着一个女子同来，就知是正主儿到了，越前几步，朗声说道：“在下便是武威镖局的王锡九，姑娘想必是雪地飘风了，只是敝镖局和姑娘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姑娘为何拔了敝镖局的镖旗，还请姑娘指教。”

夏芸一看竟有那么多人站在院中，心里一横，说道：“什么也不为，我就是看不顺眼，想领教领教你的武当剑法。”

院中诸人，闻言俱都大怒，心想这姑娘怎地不讲理，武当四子里，凌云子年纪最轻，才三十出头，脾气也最躁，轻飘飘一闪身，已掠在王锡九前面，冷笑道：“原来你是想见识我们的武当剑法，那容易得很，只管动手便是了。”

夏芸冷冷地说道：“你是什么人，姑娘找的可不是你，你要动手，

也容易得很，不过要等我先领教了姓王的高招，再来收拾你。”

她话越讲越不客气，连一向脾气最好的东方灵，闻言也是作色，东方瑛见她年轻貌美，月光下看着，衣袂飘飘，竟如广寒仙子，心想：“怪不得熊倜跟她在一块儿，原来她这么美。”

东方瑛心里又妒又怒，一个箭步，窜到前面去，夏芸又冷笑道：“你们还有多少人，干脆一齐上来吧，省得一个一个地费事。”

王锡九怒喝道：“收拾你这种黄毛丫头，还用得着别人费事。”

他盛怒之下，已不再客套了，撤出长剑，便要动手。

忽地东方灵沉声说：“王兄且慢动手，我还有几句问她。”

说着他缓步走到前面来，朝夏芸一拱手，朗声说道：“这位姑娘请了，在下是江苏虎丘飞灵堡的东方灵，这是舍妹东方瑛，姑娘和武当山的纠纷，我们也无权过问，更不会和姑娘动手，这请姑娘放心，只是在下却有一事要请教姑娘。”

夏芸见东方灵气度从容，一点也没有盛气凌人的样子，而且讲话甚是和气，心想：“怪不得出尘剑客名动江湖，今日一见，果然是与

众不同。”便也说道：“堡主只管说便是了。”

东方灵道：“听说姑娘和熊倜本是同伴，不知姑娘和熊倜是何关系，那熊倜现在何处，在下有些事，要和他谈。”

夏芸一听熊倜，又是柳眉倒竖，恨声说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我和他萍水相逢，一点关系也没有。”

东方灵听了，微微一愕，随即说：“这就是了，我和姑娘虽是素昧平生，不过我看姑娘也不像是个为非歹之人，今日之事，实是错在姑娘，依我愚见，姑娘最好还是将镖旗送回，我东方灵担保武当派的道兄，也不会难为你一个小姑娘。”

东方灵在武林中，地位极高，故此他才讲出这些话，也是一番好意，哪知夏芸却丝毫不领情，说道：“堡主的话既然问完了，就请站过一边，我不管谁对谁错，今天是要向武当派讨教的。”

她在熊倜那里，受了一肚子委屈，现在却都发泄在这里，东方灵也有些生气，微一叹气，便走开了，他知道夏芸武功再高，在武当四子手里，也讨不了好去，定要吃个大亏。”

东方瑛也跟了过去，悄声说道：“那熊倜一定还在店里，你去找

找嘛。”

东方灵皱眉说道：“黑夜之中，我怎能在人店中乱闯，我想他一定还不会走，我们总找得到的，你先别着急。”

这边九宫连环剑王锡九，已将剑撤在手中，转身对史胖子说道：“你关照店家，叫住店的客人不要随便出来乱闯。”

史胖子应声出去了。

王锡九说道：“就请姑娘亮兵刃动手，我们话也不必多说了，还是手底下见个真章吧。”

夏芸更不答话，伸手向身边挂着的袋子一摸，摸出一团银色的圆球，她随手一抖，竟是条极长的银鞭，原来她是个女孩子，人又爱美，软兵刃不便缠在腰上，便放在身旁的镖袋里。

王锡九见她兵器已亮出，便说道：“快动手吧，看你是个姑娘，先让你三招。”

夏芸娇喝道：“谁要你让，你若不动手，我也不动手。”



王锡九喝一声：“那么小心了。”长剑一抖，挽起斗大个剑花，剑势忽地一偏，斜斜地刺向夏芸的左肩，这招是武当剑法里，最基本的一式，剑式本应直点前胸，王锡九到底是正派出身，怎能向女孩子前胸点去，故此稍稍一偏，刺向左肩。

夏芸微一倾身，掌中的银鞭，宛若灵蛇反噬，倏地活了起来，鞭头一抛一点，一招“龙卷风飞”连消带打，带起一法银茫，直找王锡九的锁腰穴，竟是“狂飏鞭法”里的绝招。

王锡九咦了一声，喝道：“你是宝马神鞭萨天骥的什么人。”

夏芸道：“谁认识萨天骥呀。”

王锡九口中说话，手里不闲着，剑式一吞一吐，随即使出武当山的镇山剑法“九宫连环八十一式”，只见剑光如虹，招招俱是连消带打的妙着。

夏芸手底也自不弱，长鞭风声虎虎，直如同狂飏龙卷，声势惊人。

兵经所云，兵刃中剑虽为百兵之祖，但武林中人动招过手，讲的是“一寸长，一寸强。”王锡九碰着这种外门兵器，便吃亏在兵器太短，常遇险招，只得全神贯注，凭着精妙的招式，以及丰富的经验，

来补其不足，才不致吃亏。

两人身形都极快，幌眼便已走了二十余个照面，王锡九心里不禁急躁道：“怎地这女子如此了得，我成名江湖多年，今夜若不能胜得这无名的小姑娘，岂不要被人笑死。”

他心神一分，便落败象，夏芸一连几下绝招，逼得王锡九步步后退，她得理不让人，轻啸一声，“海拔山摇”、“云如山涌”，鞭影漫天，带着遍地耀眼的光芒，直取王锡九。

王锡九连遇险招，逼不得已，剑式一挺，想从鞭影中欺身进去，夏芸冷笑一声，手腕一用力，长鞭回带，平扫头顶，王锡九退步仰身，饶是这样，右耳仍被鞭梢带着一点，火辣辣的生痛。

夏芸长鞭一收，冷笑说道：“武当的剑法，我也领教了，也不过如此。”她又自身旁袋中，掏出一物，却是那“九宫连环旗”，她随手抛在地上，说：“这玩意你们拿去，我才不要呢。”

王锡九满脸通红，羞愧地站在那儿，东方灵心中暗自吃惊，想不到这女子竟胜得了在鄂中久负盛名的王锡九。

武当四子亦是又惊又怒，凌云子闪身出来，说道：“姑娘端的好

鞭法，只是武当派的剑法，要看在谁手中使，若在贫道的手上，二十招内，我若不叫姑娘认输，我就跪下磕头。”

原来凌云子天份极高，武当诸子里，以他的剑法最是厉害，再加上他刚才在旁边留心夏芸的鞭法，觉得雄厚有余，细腻却不足，看上去声势甚是惊人，但破绽仍多，而且夏芸内力不足，更是使用这种鞭法的大忌，所以他才说二十招里叫夏芸落败。

夏芸听了，心里却不服气，冷笑：“打车轮战不要找借口，要上就上吧。”

凌云子说：“我是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人外有人，不要卖狂。”

夏芸喝道：“你少啰嗦。”长鞭原式而起，又是一招“云如山涌”。

凌云子侧身一欺，左手伸指如戟，直点夏芸的“肩井穴”，右手反撤长剑。

他避招、侧身、进击、撤剑，几乎是同一动作，干净利落，漂亮已极。

东方灵在旁暗暗喝采，心想这凌云子果然名不虚传，身法实是惊

人。

凌云子鹤衣玄冠，衣襟飘飘，长剑随意挥出，潇潇洒洒，硕长的身形围着夏芸直转，夏芸的长鞭攻远不攻近，竟使不出招来，威力大大地减弱了。

夏芸的武功，本也是一等一的身手，但此刻被凌云子一招制先，只觉得缚手缚脚，她心里暗自吃惊，想道：“怎地同一剑法，到了他手里，却是如此不同，只怕二十招里，真要落败了。”

她极快地挪动着身子，想挽出凌云子的圈子，幌眼十几招过去，她想道：“只要我二十招里不落败，便算胜了，想他有言在先，总不好意思还打下去吧。”

忽地凌云子横着一剑，剑身平着拍来，夏芸一愣，心想哪有这样进招的，但仍然脚下变步，“倒踩七星”，往后猛退，哪知凌云子如影附随，长剑仍然横在面前，她一急，鞭身回带，左手变掌为抓，伸手想去夺剑，凌云子厉喝一声：“躺下。”忽地左手捏着剑尖，直点“筋麻穴。”

夏芸再也想不到他会施出这等怪招，避无可避，右肋一麻，长鞭当地掉在地上，人也倒了下去。

这一刹那，她脑海里想起许多事，她想自己真是求荣反辱，自己以为以自己武功已是少有敌手了，哪知二十招内就败在别人手里。

熊倜的话，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像你这样的脾气，早晚要吃大亏……”

她现在多想熊倜能在她身边，保护着她，她觉得熊倜是她所唯一能依靠的人了。

凌云子慢慢地将剑收回剑鞘里，转眼一望东方灵，东方灵也自含笑望着他。

东方瑛见夏芸负伤倒地，到底同是女子，物伤其类，而且她听说夏芸和熊倜中间实无瓜葛，气已消了大半，此时她走上前去，俯身问卧在地上的夏芸：“你伤的不要紧吧。”

夏芸凄惋地摇摇头，此时她又悲又怜，满腔豪气，走得无影无踪。

凌云子回头向丹阳子问道：“这位姑娘应该怎么发落。”

凌云子道：“这个女子冒犯‘九宫连环旗’，照理讲该将她废了。”

夏芸听了，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她此刻生死伤废，都握在别人手里。

丹阳子又接着说：“不过姑念她年幼无知，现又负了极重的内伤，权将她带回武当山去，罚她在祖师神像前，当众叩头认错。”

东方灵心中暗思道：“人言武当四子最是很难缠，此事果真不虚，人家已经受了伤，还要带人家到山上去磕头。”

凌云子见夏芸含泪仍然半卧在地上，心中也觉不忍，他火气虽大，心肠却软，摇了摇头，叹气说道：“其实我也不愿伤你，只是我那招‘阳灭阴生’威力太大，对方越是闪避，越见威力，你不明其中诀窍，便妄自闪避，故此受了内伤。”

夏芸只觉肋间阵阵作痛，挣扎着想爬起来，又浑身无力。

凌云子又道：“你跟我们回武当山去，内伤也可速愈，不然普天之下，能医得了这种撞穴之伤的人，恐怕甚少之又少。”

夏芸眼含痛泪，呻吟道：“我就是死了，也不跟你们一起去。”

东方瑛心里看得难受，也帮着说：“各位就饶了她吧！”

丹阳子正色说道：“这等事关系着武当威名，贫道也作不得主，还得要回山去，请掌门师尊亲自发落，不过我保证不会难为她就是了。”

东方瑛见他不答应，小嘴一嘟，气得只管站到旁边去了。

这时已近五鼓，晓色已起，众人正想结束这件事，忽地眼前一花，一条鬼魅似的影子，轻飘飘地自眼前飞过，倏然而灭。

大家再一看，地上的夏芸却已不知去向，他们俱是武林中顶尖儿的脚色，此刻竟然当着他们面前，丢了个活人，各各心中俱是又惊又怒。

丹阳子干咳了一声，说道：“这人身法之快，我走遍江湖，实还未曾见过，只知道此是何人，有这样玄妙的身法，而又和武当为敌。”

东方瑛紧系黛眉，说：“看他的身法影子，我想一定是熊倜。”

丹阳子低低地念了两声：“熊倜，熊倜……”

## 第十二回 英雄初对掌，惺惺相惜顿成莫逆；奇士喜相逢，浩浩江湖隐伏杀机

夜仍深，怀抱着受了伤的夏芸，熊倜无助地伫立在路旁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愿和武当四仪剑客正面为敌，是以除了必须先治好夏芸的伤势外，还要留意地躲避着他们的追踪，然而在这人地生疏之处，他该何去何从呢？

借着些微星光，再加上他异于常人的目力，他可以很清楚地望着怀抱中夏芸的面孔，甚至可以看出她面上的颜色，那是一种失血的苍白色，和她以前那种娇美的嫣红，完全不同了。

微一转侧，夏芸微启星眸，像是醒了，熊倜连忙俯下头去，温柔地说道：“你难受吗？”

夏芸张目一看，见是熊倜，脸上绽开笑容，伸手勾着熊倜的脖子，轻轻地说：“我好难受呀，胸口疼得不得了。”

熊倜安慰地抚摸着她，说：“不要紧的，等一会就好了。”

然而心中却知道，这种被内家高手所创之伤势，决不是一会儿就会好的，他必须先寻得一个安静而隐僻的处所，来检验夏芸的伤势，然后再以自己的内力，来助她复原。



此刻他心绪紊乱如麻，目光爱怜地看夏芸，见她正要说话，忽地空中传来夜行高手衣袂带风之声，忙用手掩住夏芸的嘴。

风声到了熊倜所存身之处的房檐上，忽地顿住，熊倜料定必是武当四子寻来，忙屏息靠墙而立，他实不愿与他们面对。

他忽然听到屋上一个女子口音极低声地埋怨道：“都是大哥，我看着他朝这面走的，叫你快点追，你又不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熊倜识得那是东方瑛的口音，心中更是打鼓，若然被她发现，自己想走都不好意思。

接着他又听到东方灵说道：“不要怪人了，凭你这样的轻功，就是再早追，也追不上人家，平日叫你用功，你总是不肯，现在该知道了吧，以后若要逞强，就得多下苦功。”

东方瑛轻轻一跺脚，她可忘了这是深夜在人家屋顶上，娇嗔道：“大哥真是的，现在人家急得要死，你还要教训人。”

哪知她一跺脚，屋檐上的积尘，落在仰着面的夏芸脸上，她下意识地唔了一声。

这一声把熊倜唔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这绝瞒不过东方兄妹的耳目。

果然，东方瑛急速地转了个身，向东方灵说道：“好像他们还在这里。”

东方灵何尝不听得更清楚，但却因近日情感上的训练，知道情之一字，最是不能勉强，即使追上熊倜，又何苦去破坏别人呢。

于是他一拉东方瑛的手臂，说道：“你真是有点过份紧张了，人家此刻怕不早已走得远远的，还会耽在这里等你。”

说完微一作势，拉着东方瑛飞身而去。

熊倜在下面松了一口气，心里暗中感激着东方灵，他当然了解这是东方灵暗助他，不然凭东方灵的耳目，还会听不出这声音。

夏芸却忍不住说道：“这女子是谁呀，好像对你关心得很，刚才我就看出来了。”

熊倜笑了一笑，他暗忖道：“女子的心境真是奇怪得很，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会吃醋。”但是他自然不敢将这意思说出来。

远处已有鸡啼，转瞬天就亮了，熊倜不禁更是着急，他总不能抱着个受伤的女子，在大街上走呀，若是投店的话，一来怕武当四子查出，二来自己这样，行迹也太是可疑，若是惊动了官面上的人，岂非更又惹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想前思后，突然，想起一处可以容身的地方来，他心中打算：“那叶家兄弟，行踪虽是诡异，但却是个义气为先的好汉，他等有言在先，说如果有事需要帮助，可到各大城市的商铺求助，只要取出那枚古钱，便可以得到帮助。”

他转念又忖道：“但这城中商铺如此之多，我又怎知哪一家与叶氏兄是有关呢。”

于是他又茫然了，他四周打量街道，他不能在路上乱闯呀。

夏芸见他久不说话，悄悄地扭动了下腰，唔了一声，说道：“喂，你在看什么呀，我问你的话，你也不回答。”

熊倜说道：“我是在想我们该到何处去，我又想起我们在此处人地生疏，又要躲开武当四子的追踪，想来想去，似乎只有那叶氏兄弟之处，可以得到帮忙，但此处商店如此多，我又怎么去找呢。”

夏芸想了一下，说道：“他不是曾经给你一枚古钱为记吗。”

熊倜说道：“是呀。”

夏芸又说道：“那天我在当涂那家衣铺的店招上，就曾看到有一处古钱标记，何不在这条街上瞧瞧，说不定也有此标记。”

熊倜一想，到底是女孩子心思周密，于是他沿着街旁，极快地走了一遍，他目力本异寻常，果然看到路头第四家店的店招上，就有一枚古钱标记，而且也是家衣铺，心知此处必定是了。

他略一思量，觉得夜深拍门，还不如就逾墙而入，反正叶家兄弟也是江湖中人，想必不会怪自己的，于是他微一纵身，越过了围墙和前面的屋顶，落在后院里，却发现后院中的一排房子里，仍然点着灯火，而且人影幢幢，像有许多人在里面。

他本想出声相唤，忽又一转念，施展开“潜形遁影”绝顶轻功，虽然手中抱着一人，但仍不带些微声息，侧身立在窗边。

他明知屋内，一定大多都是武林中人，但他自恃功力，用手指甲在窗框边的窗纸上点了一个月牙小孔，探目向里望去。

这一望，饶他再是镇定，却也惊出一身冷汗，手微一抖，怀中的夏芸险些坠下。

这屋内共有六人，除了老三之外，他在长江渡头所遇的叶老大，叶老二也都在座，另外还有二个商贾模样的中年人，和一个丰神俊朗的年青人，桌上及地上放着四只箱子，其中三只箱子，金光灿烂，全是金银珠宝之类。

另一口箱子却是熊倜惊悸的原因，原来那箱子中竟满满堆着人头，而且一个个发髻俱全，面目如生，像是经过药物泡制。

屋中六人正将箱子的人头一个个取出，放在桌上，而且面色都严肃得很，熊倜虽也算得上见过不少世面，却从未见过这等奇事。

他此来本是想获一藏身之地，但见了这宗奇事，心中顿时又没有了主意，他茫然之中，便想抽身离去，须知江湖中人最犯忌的，便是有人窥破了他们的隐秘，熊倜也知此点，是以抽身离去，想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再做打算。

他方自在移动着脚步，窗外灯火突地灭了，熊倜一惊，知道已被人发觉，右脚一点，人便像燕子般离地而起，在空中略一转侧，落在

屋脊上。

他的身法虽因多了一人，而稍形不便，但速度仍是极端惊人的，哪知他正窜到房上之际，飏地，屋上又多了一条人影，接着屋顶的另三面也连续窜上三人，身法俱都不凡。

其中最先窜上屋顶那人，单掌一立，沉声发话道：“好个鹰爪孙，招子倒真亮，居然缀到这儿来了，今天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为。”

话未说完，左掌一引，右掌斜削，一招“玄鸟划沙”，带着风声直劈熊倜的颈子。

熊倜在星光下一看此人，却是那屋中的俊朗后生，心中极快地算计着：“此人轻功、掌力，俱都不俗，我怀中抱着夏芸，怎能与他们硬拚，而且事出误会，我在没有查明他们的来路之前，还是能乘早脱身为上，不必久缠。”

他心中在算计着，手中可没闲着，转眼间，左掌连消带打，已和对方接了三掌。

他这三掌，虽是随意挥出，但他多年来的苦练，掌上自然就有威力，而且招式之精妙，更非普通武林中人可以想见的。

那少年乃是近日江湖中声名甚大的后起之秀，掌法自亦不俗，但他“玄鸟划沙”之后，跟着“手挥五弦”，“错骨分筋”，三招俱被熊倜看似非常轻易地化解了去，再一看，熊倜手中竟还抱着一人，心中不禁激起好胜之心，双掌一错，猛一收势。

熊倜见对方突地收势，却大出意料，那少年却冷笑道：“这位朋友果真好身手，想不到却会替满人当奴才，真教我可惜。”

他双目一瞪，眼中威棱四现，那似乎不是一个少年所能有的威棱，接着说道：“阁下此刻手中抱着一人，动身自是不便，就请阁下先将抱着的人放在一边，我尚某人保证不损她一根毫毛，今天好朋友若不见个真章，要想活着回去是办不到的了。”

熊倜眼力特佳，见此人目清神朗，说话光明磊落，而且口口声声将自己认做满清爪牙，想必是个反清的志士，自己更不愿和他动手，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愿解释。

他主意已定，决定先闯出此地再说，更不答话，右手紧抱着夏芸，左掌微扬，先天真气，随掌而出，准备硬闯出去。

那人怒叱道：“好朋友居然不买账。”右掌一圈一发，居然硬接了

熊倜一掌，随即双掌连发，“秋雨落枫”、“落英飘飞”，双掌如漫天花雨，极快地向熊倜拍出数掌。

熊倜见他掌法特异，是他前所未见的精妙，竟似不是中土所传的掌法，但他掌招虽是凌厉，但却绝未拍向怀中的夏芸，不禁对此人更生出好感，但对攻来之掌，又不得不接，忙自凝神，施展出飘然老人苦研而成的无名掌法，和绝顶轻功，化解了这精妙的攻势，只见人影飘忽，两人已拆了十数招。

此刻天已现曙色，晨曦渐明，熊倜微一转脸，对着身后的那人，那人突地一声高呼，道，“呀，怎地是你，尚当家的快些住手，都是自己人。”

熊倜眼角微斜，见发话的正是那长江渡头遇的怪商叶老大，心知行藏已显，自己在无意中窥见别人的隐秘，虽非有意但也不好意思，但事已至此，说不得只好当面解说了。

那动着手的少年听到叶老大的叫声，脚尖微点，身形倒纵出去，诧异地望着熊倜。

熊倜当然也自停手，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场面，叶老大朗声笑：“长江一别，阁下却像完全换了一人，要不是在下还记得阁下的



风姿，此刻真认不出来了。”他朗声又是一笑，突又正容说道：“阁下夜深来访，想必有事，先请下去说话。”

熊倜别无他法，便抱着夏芸纵下房去，他低头一看夏芸，哪知他刚才这一番打斗，夏芸竟又昏迷过去了，他心中自是着急。

此时，叶老大和那少年以及另外二人，也俱都下了房，叶老大右手微举，肃客入屋，熊倜缓步走了进去，见屋中已空无一物，那四口箱子都不知收到何处去了，叶老二和叶老三却端坐屋中，一见熊倜出来，俱都将手拱了拱，含笑招呼。

但熊倜总觉得他们的笑容里有些敌意，心知人家也摸不清自己的来路，当然会怀疑自己的来意，那少年最后进门，并且随手将门掩上。

屋中众人，都眼怔怔地看着熊倜，和他怀中的夏芸。

叶老大走到桌旁，倒了一杯茶，送到熊倜面前，笑道：“寒夜客来茶作酒，兄台长夜奔波，想必甚是劳累，权饮一杯，再说来意吧。”

熊倜考虑了很久，才说道：“深夜打扰，实非得已，皆因敝友无意中得罪了武当四子，受了重伤，小弟又因故不能和武当四子朝相，是以必须寻一安当之处，为敝友疗伤，小弟在此人地生疏，突然想起

贵兄弟义薄云天，故此不嫌冒昧就闯来了。”

叶老大哦了一声，便低着头沉思起来，像是也在想着应付之策。

那姓尚的少年却剑眉一扬，说道：“阁下既是有因来访，何以却鬼鬼祟祟地站往窗下探听别人的隐秘，这点还请阁下解释明白。”

熊倜委实答不出话来。

叶老大却又笑道：“这位兄台许是无意的，只是兄台到底贵姓大名，贵友又怎会和名传江湖的四仪剑客结下梁子呢。”

须知叶老大不但武功高深，而且足智多谋，处世经验又极丰富，他知道熊倜身怀绝技，必是大有来头之人，而且又曾帮过自己的忙，早就有意拉拢，为的也是想替自己的计划收罗个好手，因此在长江渡头，才有赠送古钱之举。

是以他虽也认为熊倜之窥秘有些不妥，但只要熊倜所说是真，他就此乘机拉他入伙，反可省去不少麻烦。

熊倜一听，叶老大所问之话，也知道他是在查问自己的来路，便坦然说道：“在下熊倜，敝友夏芸因为年轻气盛为了些须小事竟和武

当派结下梁子，说来说去，还要请叶当家的多帮忙。”

叶老大一听，哈哈笑道：“我早就知道阁下必非常人，果然我眼不花，阁下竟是与‘双绝’、‘四仪’齐名的熊倜，近来阁下的种种传说，在下听得多了，说老实话，我再也没有想到长江渡头的少年丐者，竟会是‘三秀并四仪’的三秀，哈，哈。”说着，又是一阵得意地大笑。

叶老二，叶老三也面露喜色，叶老二突然问道：“贵友夏芸，可就是传说中近年扬名白山黑水间的女侠，落日马场场主的爱女，雪地飘风夏女侠吗，若果真是她，那我弟兄这小小的地方，一夜之中，竟来了三位高人，真是我弟兄的一大快事了。”

叶老大微一拍掌，笑道：“我自顾高兴，竟忘了替你们几位引见了。”

他用手指着那两位也是商贾模样的中年人说道：“这两位是我的生死之交，马麟、马骥兄弟，不怕熊兄见笑，我兄弟几人都不过是江湖的无名小卒罢了。”他又用手指着那少年说道：“喏，这位却也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武林中提起铁胆尚未明来，也说得上人人皆知了，你们两位少年英杰，倒真要多亲近亲近。”他说话总是带着三分笑容，令人不期而生一种亲切之感，这也许就是他能创立大业的地方

吧。

铁胆尚未明笑道：“叶老大又往我脸上贴金了，倒是熊倜兄真是我素所仰慕的人物，小弟适才多有得罪，还要请熊兄恕罪呢。”

熊倜一听，恍然想起常听人说近年两河绿林道出了个大大的豪杰，初出江湖，便成为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却也是个如此英俊的少年英雄，不由生出惺惺相惜之心，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道：“尚兄千万不要客气，方才都是小弟的不是，小弟正要请尚兄恕罪呢，你我一见如故，以后还请不要见外才好。”

他一上去握着尚未明的手，兴奋之下，却忘记怀中尚抱着夏芸，是以夏芸便刚好阻在两人中间，一眼望去，好像两人都在抱着夏芸似的。

叶老二便笑道：“熊兄不要客套了。还是先将贵友安置好，你我弟兄再谈也不迟。”

熊倜也发觉这尴尬的情形，若是以往，他必然会很窘，但他自从孤身流浪了一段时日之后，对人对事的看法，都不像以前那样的拘紧。

他朗然笑道：“小弟骤然之间，交到许多好朋友，未免喜极忘形

了。”他低头看着夏芸，脸色愈发坏了，不禁又双眉皱了起来，说道：“敝友的伤势非轻，她是被武当四子中的凌云子内力所伤，恐怕一时还很难复原呢，还请叶当家的找间静室，以后恐怕要麻烦叶当家的一段时间了。”

叶老大忙说道：“你我今后就是自己弟兄了，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我这里虽然是位于闹市，但后院却清静得很，此间绝不会有人进来的，夏女侠要养伤，再好也没有了。”

他侧脸向叶老二说：“你把朝南的那间书房拾收一下，夏女侠就暂时住在那里好了，书房的那间房间，就暂时委屈熊兄一下，正好照应夏女侠。”叶老二应声去了。

熊倜见自己和人家不过萍水相逢而已，人家却这样帮忙，不由暗中感激着叶家兄弟。

片刻，叶老二就回来了，带着熊倜走到里面，穿过走廊，便到了那间书房。

熊倜见那书房是相邻的两间房子，一大一小，和那房间的中间隔着一道走廊，而且房中布置得雅致大方，哪里像商贾之家，两间房里却准备好了两张卧床，心里不禁更是感激。

叶老二到了书房后说道：“你我自己兄弟，也不要再客气了，需要什么，等会我叫一个小童站在门口，你就对他说好了，熊兄此刻先看看夏女侠的伤势，然后再到前面来谈谈。”

熊倜应了，叶老二走出去后，他便将夏芸放到床上，但伤在内腑，势必要解开衣裳才能看出伤势，熊倜踌躇了一会，断然想道：“我真是的，在这种情形下，还避什么嫌疑，反正我今后除了芸妹之外，是不会再娶的了。”

于是他再不犹疑地解开夏芸的衣襟，一种处女温馨的香气，使得熊倜心中一荡，解衣的手竟停住了，呆呆地望着夏芸的脸。

哪知夏芸此刻正也苏醒了，突然发觉衣襟已被熊倜解开，轻轻嗯了一声，苍白的面容上泛起桃花般的红色，不依道：“你坏死了，我不来了。”但她此心已属熊倜，说是说，可也并不抗拒。

熊倜心中又是一荡，忙强自收摄着，温柔地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安静的地方，你别动，我替你看看伤势。”

夏芸闭上了眼睛，脸上的娇红更甚了，她只觉衣襟一层层的解开，她知道除了自己再没有别人看到的地方，现在却被熊倜看见了，于是

她眼睛闭得更紧，心里怦然跳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使得她甚至连伤处的痛苦却遗忘了。

熊倜强自控制着内心的那种和夏芸同样的感觉，看了看那已经由紫变黑的伤势，除了那伤处之外，他竟不敢向旁边看一眼。

然后他功聚掌心，在夏芸的“气海”、“乳泉”、“璇玑”、“气俞”等穴拍了一下，赶紧掩好夏芸的衣襟，只觉掌中的温馨，久久不散。

他低低地叫了声：“芸妹。”

夏芸睁开眼睛，看见熊倜正自深情地望着她，娇羞地一笑，又合上了眼。

熊倜情不自禁，俯身吻了吻她的眼帘，说道：“我已经替你通了气穴，只要安心修养几天，再吃些药，就不妨事了。”

夏芸点了点头，更不肯睁开眼来。

熊倜开心地一笑，说道：“你在这里躺一会，我到前面去跟他们聊聊。”

夏芸突地睁开眼睛，说道：“你到哪儿去呀，去跟谁聊呀。”

熊倜笑道：“那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后会告诉你。”

说完，他便走到前房，看见叶家兄弟以及马氏兄弟，尚未明等人，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子四周，他走到前面，又是一惊，那张很大的八仙桌子上，竟密密满满地放了一桌子人头。

天色早已大亮，初升的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照在那些人头上，更显得特别地狰狞可怖，使得熊倜竟不敢再往前走了。

叶老大看见熊倜的神色，哈哈大笑道：“今日你我弟兄欢聚，实应痛饮三杯。”他一举右手，手中竟拿着满满地一巨杯酒，又说道：“来来来，这些乱臣贼子的头颅，不正是你我的大好下酒之物，老三，快替熊兄弟也斟满一杯。”

熊倜也发觉自己的不安，心想在这些豪杰之前，怎能做出这等形态，看叶家兄弟和尚未明的行事，这些头颅必属该杀之人。

于是他抢步过去，接过叶老三递来的巨觥，仰头一饮而干，朗声笑道：“古人赏名花而饮醇酒，哪及得上我们赏头颅而饮烈酒，来来，叶兄再给我一杯，小弟酒量虽浅，今日也要喝个痛快。”



尚未明鼓掌笑道：“熊兄果然是个真正的英豪之士，我尚未明得友如此，夫复何憾，今日你我同饮此酒，他日必定生死共之。”

叶老大猛地将手中酒杯砰然朝桌上一放，说道：“你们两位俱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少年英雄，难得是又都意志相投，依我之意，何不就此拜为兄弟，那我们今日之会就更是大大的快事了。”

熊倜首先同意，尚未明自也赞成，两人一叙年龄，熊倜比尚未明大了一岁，两人也没有什么香烛，即席就结成兄弟了。

冥冥中对每一件事，似乎都早有安排，熊倜尚未明的结义，更像是天地间的主宰早已安排好了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于是大家更是欢聚痛饮，熊倜也忘了桌上的这些头颅。

喝了一会，叶老大突然问熊倜道：“熊兄弟，你我虽然相知不深，你甚至连我弟兄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你我一见投缘，我叶某虽然不才，却看得出兄弟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道：“不瞒你说，我弟兄哪里是什么商人，其实这点不用我说，你也早知道了，我兄弟眼看着满奴一天比

一天更甚地欺凌着我们炎黄子孙，但反清复明的英侠，却一天少似一天，就连当日名倾朝野的江南八侠，现在都已风消云散了，除了听说江南大侠甘凤池，和吕四娘等三数人尚在人间外，其余的怕都已遭了毒手。”

他一拍桌子，豪气干云地说道：“我弟兄虽然不成材，却见不得异族的猖獗，虽然表面上是生意人，不过是掩护我们身份幌子罢了，我弟兄处思积虑，十数年，在大江南北，也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汉，当然我也知道，凭我等三、五万人，要想推翻满清偌大的基业，是万不可能，但我等总不让那些奴才过得称心就是了。”

他一指桌上的人头，说道：“这些人头，不是剥削良民的满奴，便是全无气节的汉奸，这些人虽然杀之不完，但我们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这些金钱，是他们取之于民的，我们就要用之于民，熊兄弟，你如此一身绝艺，总不能就此湮没吧，不做些顶天立地的事，岂不是枉没一生。”

他站起来向熊倜深深一揖，说道：“你若有志于此，你我兄弟不妨一齐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叶老大感激不尽。”

这番话将熊倜说得血脉偾张，雄志豪飞，连忙一把拉住叶老大的臂膀，说道：“大哥，从今日起，我熊倜就是大哥手下的弟兄，大哥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熊倜万死不辞。”

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他们愈谈愈欢，叶老大收起人头，换上酒菜，诸人豪气逸飞，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熊倜第一次交结到真正的意志相投的朋友，多日郁积在心中的心事，都一一发泄了出来，谈及自己的身世，众人都唏嘘不已。

尚未明连干了几杯酒，叹道：“说起来，我的身世比大哥更惨。”

叶老大说道：“尚老弟的身世，到今日在武林中还是个谜，今天我们初逢知己，尚老弟又结了个异姓骨肉，总该将身世说给我们听听吧。”

尚未明咕地又干了一杯酒，说道：“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只知道在我极幼的时候，就被人从家中带了出来，不知怎的，却又把我抛在一个荒林里，后来我才听先师说那地方叫小红门村，是北平城郊的一个荒林。”

“先师本是西域的一个游方僧人，那天凑巧在小红门村的红门寺挂单，听到有小孩的哭声，见我孤身一人，就将我收留了。”

“先师将他一身绝艺，都传给了我，却始终不许落发为他的弟子，先师总说我身世不凡，但是究竟如何，却又不肯告诉我，只叫我好好练功夫，将来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说至此时，他双目中黯然竟有泪光，一举杯，又干了一杯酒。

座中众人俱都凝神听他继续说道：“可是没等到那一天，先师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告诉我，要我终生为反清效命。”

“于是我就用先师替我起的名字，闯荡江湖，哪知机缘凑巧，初出道便做了两河绿林的总瓢把子，我虽不愿置身绿林，但心中却记着先师的遗命，想将两河的豪杰聚集成一反清的力量。”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大哥，你说我的身世还不惨吗。”

他这番话，直说得满座俱都黯然，尤其是身世相同的熊偶，听了更是难受。

叶老大猛地击缶高歌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歌声歇处，叶老大举杯高声道：“好男儿该胸怀大志，熊兄弟，

尚兄弟，你们怎么也效起儿女态来了，该罚一杯。”

熊倜，尚未明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叶老大朗声笑道：“这才对了，今朝有酒且醉，好男儿该拿着满奴的头颅当酒器，以后再也不许空自感怀身世。”

### 第十三回 惊起见神魔，且惊却悟奇技；错会在朱履，就错反得神兵

这一顿酒直由清晨，吃得傍晚，尚未明早已玉山颓倒，熊倜也是昏然欲睡了。

他然后走回书房，夏芸正嘟着嘴在等他，见他便娇嗔道：“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把我丢在这儿也不管。”

熊倜此刻脑中已是不清，只管笑着。

夏芸又嗔道：“快去睡吧，你瞧你这样子，我看着都生气。”

熊倜连声说着：“好，好。”走到自己房中，带上房门，便睡去了。

他这一觉，睡得极沉，睡梦中忽地有人吧、吧打了自己几个耳光，睁开眼来，迷茫中看到有一条人影站在床前。

总知练武之人，睡觉最是灵敏，何况熊倜身怀绝技，纵然再醉，也不致于有人到他床前打他耳光，他都不知道，熊倜顿觉浑身的根根汗毛，都寒栗起来，惊得腹中之酒都化作了冷汗。

那人见熊倜醒来，冷冷地哼了一声，回转身去，说道：“混蛋，

还不跟我来。”

说着身形一闪，便由窗中飘了出去。

熊倜本是连衣卧倒，此刻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双肘一支床板，腿、腰一齐用力，自床上便飞身而出，但他空自施出“潜形遁影”的绝顶轻功，却始终无法追上那人。

他只觉得前面有一条白茫茫的人影，像是依附着空气似的在极快的移动着，他若不是苦练成“潜形遁影”的轻功，只怕那人的影子都追不上，须知熊倜近日闯荡江湖，知道自己的轻功，在芸芸武林中已是顶儿尖儿的高手了，如今这人，轻功竟又高出自己，熊倜之惊悸，是可以想见的。

幌眼之间，两人都已到了城郊的田野上，此时万籁俱寂，四野哪有人影，只见微风起处，吹动着那人纯白的衣衫，望之直如鬼魅。

熊倜猛地想起一人，他再见那人浑白色的长衫，随风而动，满头银白色的头发，直垂到肩上，更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熊倜先前满腔的惊悸和愤怒，此刻顿然化为乌有，那人停下身形之后，仍然背向着他，没有转回身来望一眼。

熊倜呆了一会，整了整衣裳，再也不敢施展身法，恭恭敬敬的绕到那人身前，悄悄一望，见那人白须，白眉，脸色如霜，果然是一别多年的毒心神魔侯生，连忙跪了下去，叩了一个头，惶恐地说：“师父这一向可好，弟子这里拜见师父。”

毒心神魔鼻孔里冷哼了一声，怒道：“畜牲，谁是你的师父。”

他神色冷峻已极，声音更是冰冷，熊倜头也不敢抬，仍然跪在地上。

毒心神魔冷然又道：“你可别跪在地上，我老头子可担待不起，我可受不了名传江湖的三秀，天下第一奇人飘然叟高足的这样大礼。”

熊倜知道侯生已然动怒，更不敢答腔，仍老老实实的跪在地上。

毒心神魔虽然仍无表情，但目光中已不似方才的严峻，说道：“起来，起来，这些年来，你已经成了有名的好汉，把我的话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吧，既不到关外来找我，把我老头子送你的剑，也抛到不知哪里去了，想必是你的武功已经高出我老头子甚多，再也用不着我老头子教你了。”



他顿了顿，又说道：“可是我老头子天生的怪脾气，倒要看着你在天下第一奇人那里学了些什么超凡入圣的本事，来，来，快站起来，把你那些本事掏出来，和我老头子比划，比划。”

熊倜连忙道：“弟子不敢。”

毒心神魔叱道：“什么敢不敢的，你连我老头子的话都敢不听吗。”

熊倜心中实是难受已极，他也在责怪着自己，委实对不住这第一个对他有恩的人，当然他更不敢和毒心神魔比划，但是他却知道毒心神魔向来行事奇怪，说出来的话更不许别人更改地。

他为难地抬起头来，偷偷地望了侯生一眼，见侯生眼中流露的目光，并不是他所想像的愤怒，而几乎是当年在为他打通“督”、“任”两脉时的那样慈爱，熊倜心中一动，暗忖道：“师父一向对我极好，莫不是他在借比武考验我什么。”

毒心神魔见熊倜仍跪在那里不动，怒叱道：“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熊倜恭敬地说：“弟子听见了！只是……”

侯生道：“没有什么只是不只是的，快站起来和我动手。”

熊倜无法，只得缓缓站了起来，口中说道：“弟子听从师父的吩咐。”

他还没有完全站直身躯，侯生已一掌拍来，快到身上的时候，忽又改拍为挥，手掌一反，以手背斜斜拍下，那左掌却后发先至，急速地挥向熊倜面门，这一招“扭转阴阳”看似轻易，威力却非同小可，熊倜焉有不识厉害之理。

他知道此招之后，必然还有其他招式连环而来，须知高手过招，第一招里往往给对方留下一条退路，而第二招却已在退路等候了。

是以熊倜不敢直接去避此招，他脚下急遽地踏着五行方位，侧身避开此招后，又巧妙地幌动身躯，以期扰乱对方的目光。

果然，毒心神魔一掌落空，双掌挥处，随即发出三招“追魂索命”、“名登鬼录”、“十殿游弋”，他出手如风，熊倜只觉得像是有十余只手掌一齐向他拍来，但熊倜眼光动处，却发觉一宗奇事。

原来毒心神魔的掌影，虽如漫天花雨，但在掌影与掌影之间，却有一条空隙，高手出招，念动即发，熊倜随手一掌，向空隙中拍去，而且部位妙到毫巅，正攻到毒心神魔必救之处。

熊倜一掌拍出，才恍发现此招正是毒心神魔数年前所授自己的十数式奇怪的剑式之一，他这才瞭解了毒心神魔逼他动手之意。

毒心神魔见他这掌发出，无论时间，部位，劲力，都恰到好处，嘴角竟隐隐泛出笑意，但这笑意仅宛若漫天冰云中一丝火花而已，若是不留心的话，是绝对难以发觉的。

毒心神魔突地口中发出一丝丝尖锐而刺耳的啸声，掌影如山，施展出江湖少见的“催魂阴掌”，那是一种极繁复的掌式和极阴柔的掌力，每一招都密切的连贯着，像是有许多手掌一齐用招。

但是他招与招之间，却永远留出一条空隙，熊倜眼明心灵，当然了解他的用意，于是毫不犹豫地连环使出那十余招奇异的剑式。

渐渐，熊倜心领神会，已能将那十余式怪招，密切的契合了。

他这才发觉这十余招式，非但内中的变化不可思议，而且还有一种专破阴柔掌力的威力妙用，那是任何掌法所不能企及的。

毒心神魔将“催魂阴掌”反复施展了好几遍，熊倜也将那十余式怪招用得得心应手了，他心中的喜悦是不可言喻的。

毒心神魔猛一收招，飘飘地将身挪开了丈余，冷冷地望着熊倜。

熊倜又扑地跪在地上，他是在感激着毒心神魔的悉心教导。

毒心神魔的面容仍如幽山里的冰岩，只有雪白的须眉在夜色中显得有少许温柔，他说道：“亏你还记得这几招。”

熊倜道：“弟子怎会忘记，就是师父的每一句话，弟子都是记在心里的。”

毒心神魔哼了一声，说道：“我的话你忘了没有，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你将我那柄倚天剑丢了，却真是该死。”

熊倜听了，从背脊上冒出一丝寒意，他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他的疏忽。

侯生望着熊倜惶恐的面色，他知道绝不是可以伪冒的，心里不禁软了许多，说道：“我偶游太行，却无意中听得天阴教主焦异行，从手下处得到柄名剑，剑名‘倚天’，我还以为你可能遭了天阴教的毒手，逼着天阴教里的小头目一问，才知道那柄剑是江苏分舵里的一人在茶馆中拾得的。”

“我听了不觉大怒，你要知道那柄剑除了本身价值之外，里面还关系着一件极大的秘密，数十年前，武林却盛传此事，我仔细地研究了数十年，也没有发现，这才将它交给你。”

“这也因为我看你心思灵敏，而且日后福缘甚多，希望你能无意发现，却不料你看来聪明，其实却是个呆蛋，竟然将剑给丢了。”

熊倜一听此剑，还关连着许多隐情，更是不敢则声。

毒心神魔随又说道：“我一气之下，一掌就将那家伙劈了，到处找你，也找不到，于是我跑到武当山去，我想那里的老道也许知道你的下落，却想不到你竟跟一个女娃娃又闯下大祸。”

“后来你自店中救出那个姓夏的女娃娃，我看着那武当老道以大欺小，而且一脸傲气，心里有气，随手给他吃了个苦头，就跑来跟着你，你却心里只挂着那个女娃娃，连有人在后面跟着都不知道，哼，像你这样，以后遇到强敌怎么办。”

熊倜心中暗暗叫冤，想道：“除了你毒心神魔，别人跟在我后面我还会不知道。”他想是如此想，可不敢显露出来。

毒心神魔语气渐缓，说道：“亏好你还有点男子气概，又交了几个好朋友，但是以后喝酒却是不能过量，知道吗。”

熊倜赶忙答应着。

毒心神魔又说道：“只是你自己丢了剑，一定要你自己去拿回来，我给你一年的限期，一年之内你若不能到太行山去把剑拿回来的话，哼！”

熊倜更是叫苦不迭，太行山为天阴教的总坛，里面自是高手如云，单是看那黑白两个司礼童子的身手，就可以知道其他，要想自教主夫妇手中，将剑取回，岂非难如登天。

但是毒心神魔却不让他说话，冷冷一挥袍袖，说：“一年之后，我再来找你，焦异行又不是鬼怪，你怕什么。”

熊倜刚想说他并不是怕，而是在考虑着成功的机会，但是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毒心神魔已然走了，只见远处淡白的人影一闪。

他站起身来，拍拍膝上的泥土，看看天色，却在不知不觉间又是清晨了。

但此时城郊路上，尚无人迹，熊倜施展出“潜形遁影”的轻功，片刻便到了城下，只是却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因为此刻城内已有行人，光天化日之下，他总不能在人群中施展轻功呀。

他看了看脚下，鞋子既没有穿，一双白袜子，虽然他轻功佳妙，脚不沾地，但在跪着时，也沾了不少尘土。

他苦笑了一下，但也并未十分在意，便大步向城内走去。

他在路上转下几个弯，却又迷了路，找不着叶姓兄弟那店的方向。

于是他赶紧问了问路人，他又不知店名，幸好城中的衣铺不多，问了一下，便知道了途径，一直向那方向走去。

路上的行人见他穿得甚是华丽，却没有穿鞋子，都在暗暗窃笑着，熊倜此时已不同往日，仍然大大方方地向前走着。

过了这条路，再向左转，便是叶氏兄弟的店铺，可是正当他走到街的尽头，一只黑毛茸茸的粗手，突地在他肩上一拍。

在大街上，他势不能闪展腾挪，来避开此一拍，只得让他拍了一下，侧脸一看，见是两个穿着短打的粗汉。

熊倜一愕，不知道这两粗汉为什么突然拍他一下，其中一个散着衣襟的粗汉，沙哑着喉咙道：“我们当家的请你去一趟。”

熊倜更是奇怪，他在此地一人不识，怎会有人来请他，便问道：“什么事。”

那个沙哑喉咙的粗汉好像很不耐烦地说道：“你到了那里就知道了。”

熊倜想了想，他相信以他的武功，走到哪里也不会吃亏，坦然地跟着那粗汉走。

叶家兄弟的店铺是向左转，那两个粗汉却带着他往右转，那两人步脚亦是矫健，像是也有武功底子，走了一会，到了一个很大的宅院，黑漆的大门，铜做的把手擦得雪亮，门是开着的。

门口本来聚着一堆闲汉，其中一个走来笑道：“喝！到底是老赵有本事，居然找到了，这一回可少不了十两银子的酒钱了。”



那沙哑喉咙的粗汉，裂开一嘴黄牙笑道：“好说，好说，当家的若真的赏下银子，你我兄弟今天晚上又可以到小杨花那里乐一乐了。”

熊倜听了这些粗汉所讲的话，更是莫名其妙，但他仍然忍受着，希望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当家的又是何许人也。

那叫做老赵的带着熊倜昂头走进门去，熊倜见院子里也聚着十数个壮汉，看见老赵也说着同样无聊的话。

老赵找了一个青头小厮，咕咕嘟嘟说了半天，那小厮跑了进去。

一会，里面走出一个白里白净，但却妖形怪状的年青后生，见了老赵说：“喝，老赵真有你的，头子真在里面夸奖你呢。等会到账房去领五两银子喝酒去，这个人交给我吧。”

老赵哈哈打了个千，说道：“李二爷，你好，当家的那里还请多照应。”

那个李二爷笑着点了点头，问道：“你怎么找到他的呀。”

老赵巴结地笑着说道：“我见这人没穿鞋子，走路又慌慌张张地，就知道准是他，果然这小子做贼心虚，就跟着来了。”

熊倜越听越奇怪，心想：“这莫非又是个误会，唉，这些日子来我怎么老碰见这些不明不白的麻烦，真是倒霉得很。”

那个“李二爷”却笑了笑拉着熊倜的膀子，怪里怪气地道：“兄弟，跟我来吧。等会头子真要怎么样你，都有我呢，只要以后兄弟你不要忘了哥哥的好处就行了。”

熊倜见此人说话妖里妖气的像个女人，心里讨厌得很，也不愿多说话。暗想见了这个什么“头子”再说吧，遂跟着他走进大厅。

那“李二爷”走进大厅后，并不停留，带着熊倜七转八转，走到一排极精致的平轩，隔着门轻轻叫了声：“来了。”

熊倜就听得里面一个中气甚足的声音说道：“带他进来。”

熊倜一听此人说话的声音，就知道此人有些武功根基，跟着“李二爷”走进那平轩，只见一个身材甚是高大的汉子正负着手在轩里来回走着。

那汉子见熊倜走了进来，眼里突现煞气，从头到脚打量了熊倜几眼，又狠狠地盯了几眼熊倜那双没有穿鞋的脚。

突然，他说道：“小李，将那双鞋子拿过来。”小李应声拿来一双甚是讲究的鞋子，最妙的是那鞋子的颜色竟也和熊倜的衣服相配。

那汉子指着那双鞋子，对熊倜说道：“穿上。”熊倜愈来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却好奇之心大起，想看看这些到底在弄什么名堂，遂一言不发的穿上那双鞋子，又极为合脚。

那汉子似乎非常生气，脸上青筋都根根显露了出来，怒极冷笑道：“朋友真是个角色，竟敢在我面前弄鬼。”

熊倜笑了一下，轻松地说道：“我和当家的素昧平生，弄过什么鬼呢？”

那汉子闻言更是气得满脸通红，说道：“大丈夫敢做敢为，朋友既然有胆子爬上我老婆的床，怎么现在又没有胆子承认了呢。”

熊倜听了，倒真是吃了一个大惊，心想：“这玩笑倒真开得太大了，若不解释清楚，看样子这汉子一定不会和我善罢甘休的。”

他暗里在转着心事，一时竟没有答那汉子的话，那汉子却以为他默认了，说道：“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而且一表人材，真想不到你

会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来，虽然咎非在你一人，但我已将那娼妇杀死，你正好到鬼门关去陪陪她。”

他浓眉一竖，又叫道：“小李，去把我的那柄剑拿来，人家既然痛痛快快地来了，我们也该痛痛快快地送他回去。”

熊倜已知此事愈搞愈精，似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明白的，忙正容说道：“当家的想必是误会了，有话慢慢地说，我……”

他正说至此处，忽地一眼瞥见那“李二爷”拿来的剑，心中一跳。

原来他看见那“李二爷”所取来的剑，剑身特长，形式奇古，竟是自己所遗失的那柄“倚天剑”，大惊之下，将所要说的话竟咽回腹中了。

那汉子拿过“李二爷”取来的剑，满脸煞气说道：“你还有什么后事，快点说出来，我看你文质彬彬，卖你这冤魂一条交情，只要你说出来的话，我总替你做到就是了。”

熊倜暗中正在思索着：他这两天听到的，全是奇事，而最奇怪的事，就是自己所遗失的“倚天剑”，明明是落在天阴教中，怎地又会在这小城里一个看似土豪般的角色手里发现。

他脑中所想的，尽是有关“倚天剑”的事，却把眼前的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全然没有放在心里，这自是他对“倚天剑”关心太过，而自恃身手，相信会将这误会化解的。

那汉子见他如此，怒喝一声，随手拔出剑，竟向熊倜当头劈下。

熊倜这才一惊，但那汉子虽然武功不弱，但怎会劈得着熊倜。

他稍为一侧自己的身躯，便轻易的避开了这看似凌厉的一剑。

那汉子一剑走空，喝道：“好，朋友居然也是个练家子。”长剑住回一带，剑尾竟也有寒芒暴起，横起一剑，向熊倜横腰斩去。

按说这汉子所使的道一招“玉带横腰”，也算得上是不坏的了，再加上他手中所持之剑本身的威力、声威看来，也颇惊人，那“李二爷”在旁边，竟惊得呀地叫了出来。

熊倜一见此剑尾带寒芒，更认定是自己所失之物，再见这汉子不明青白皂白，在家中就敢随便杀人，想必平日是个横行乡里的土豪，大怒之下，往前猛一迈步，那剑便又落空。

熊倜并指如铁，在那汉子剑势已到尾声的时候，突地用食中两指，挟着剑身，只觉得入手如冰，确是一把宝剑。

那汉子却大吃一惊，高大的身躯，往下一坐马，想从熊倜手中夺回此剑。

熊倜冷笑一声，左掌斜斜削出，那汉子忙缩头藏头，想避开此招，熊倜怎让他称心，忽地改掌为指，点在他鼻边“沉香”要穴上。

那“李二爷”见人家一出手，就将头子制住，脚底抹油，便想溜出去讨救兵，熊倜身起如风，横越过去，用剑在他头上平着一拍，那“李二爷”竟咚地一声，晕倒在地上了。

熊倜随即将这平轩的房门带起，他忽觉得手中的剑，似乎要比他自己原先那柄轻了一些，于是他将剑拿起仔细一看。

他这一看，才知道这剑虽然和自己那柄“倚天剑”，形式，大小，甚至锋利全都完全一样，但却并不是自己所失的那柄“倚天剑”。

那剑柄上，也用金线缕成两字，却是“贯日”两字。

熊倜便知道，出了一个误会，他暗笑自己所遇误会之多。

他走到那汉子身侧，轻轻用手拍开那汉子的穴道，说道：“喂，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的用剑就要杀我。”

那汉子一动手，就被人家制住，心知自己武功比起人家差得太远，但胸中之气，却是难平，咬牙道：“我小丧门技不如人，什么话都没得说，朋友是好的，就请留下个万儿，我话说在前头，今日你若不杀我，他日我却要杀你的。”

熊倜奇道：“那么我到底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怨，你非要杀我不可。”

那小丧门闻言气得发抖说道：“朋友，你这样就不是好汉子了，我老婆虽然不好。但你堂堂男子汉，怎地也如此，我小丧门的老婆与你私通，难道我就做瞪眼乌龟吗。”

熊倜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勉强忍耐说道：“你又凭什么知道我曾和你老婆私通呢，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那汉子理直气壮地说：“昨晚上你乘我出外，和我老婆苟合，被我撞见，没穿鞋子就从窗子跑了。今晨被我手下弟兄捉住，你还来气我，我虽技不如你，但此仇我是非报不可的。”

熊倜更是哭笑不得，他知道这汉子虽然看来是个角色，其实却是个任事不懂的莽汉，忍着气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怎能凭着我没穿鞋子就认定我是和你老婆私通之人，难道世上凡是不穿鞋子的人，都是你那老婆的姘头。”

那汉子叫小丧门，是当地的一霸，手底下也来得两下子，为人却不折不扣的是个莽汉，倒也无甚劣迹，闻言竟怔怔地答不上话来。

熊倜低头见那鞋子甚是华丽，不是人人都能穿着的，脱下一看，见鞋底上写着“安徽老介福鞋店特制”几个字。

于是他又问小丧门道：“这老介福鞋店可是在当涂城里。”

小丧门点了点头。

熊倜用鞋底一拍小丧门的肩头，说道：“那不就好办了吗，你拿着这双鞋到老介福去一问，这种鞋穿的人不会多，而且这鞋有九成新，一定是刚买的，你看是谁买的，再去找那人算账的好了。”

小丧门两条浓眉几乎皱到一起，想了半天，才会过意来，喜道：“这倒是个好办法。”抬头望见熊倜，又惭愧地低下头去。



熊倜知道这种莽汉直肠直肚，什么都不会拐弯，便笑道：“老实告诉你，我姓熊，叫熊倜，你听过这名字吗，你看我会做这种事吗。”

那小丧门本也是个江湖中人，而且家中住的，多是行走江湖的好汉，熊倜近年来名传江湖，小丧门焉有没有听到过之理。

他一听这人竟是熊倜，惊地站了起来，说道：“我实在没想到是熊大侠，实在该死。”又骂道：“老赵那王八蛋，做事不长眼睛，以后我非得教训教训他，免得总出事。”

熊倜心中暗笑忖道：“其实老兄也不见得比老赵高明多少。”嘴中却说道：“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害我险些挨了一剑，却该对我补偿一番才是，你说该不该呢。”

小丧门忙答道：“该，该，熊大侠说怎么办好了。”

熊倜抚弄着手中的剑，沉吟不语，他想此剑虽非“倚天剑”，但必和“倚天剑”有着甚大的关系，甚至和毒心神魔所说的那件秘密，有着关联也未可知，是以他想获得此剑。

但他究竟不是强取之徒，他想这种利器神兵，定也是人家心爱之物，就算自己就恃强取来，也不是侠义道应做的事。

因之他沉吟再三，那想问人家要剑的话，却说不出口。

哪知小丧门此刻却突然聪明了起来，抢着说道：“熊大侠想是喜欢这柄剑吧，宝剑理应赠给英雄，像我这样的，还真不配这把剑。”

熊倜大喜道：“这倒真谢谢了。”转念又问道：“这把剑是怎么得来的呀，若是你的传家之物，那我倒不好意思夺人所好了。”

小丧门却摇手道：“这哪里是我的传家之物，那天我手下的兄弟到铜山去买一批旧兵器，这柄剑就是在那些兵器里被一齐买来了，我看着还锋利可用，自己就留了来用了。”

他笑了笑又说道：“其实我也是摆在那里做样子，倒真没怎么用过。”

熊倜喜道：“既是这样，我就收下了。”他将剑收到鞘里，又说道：“这里既然没事，我就告辞啦。”

小丧门虽然再三挽留他用过午饭再走，但熊倜怎会肯呢。

于是小丧门恭敬地送熊倜走出门外，他回家后，果然着人到老介

福去问那朱履的买主，查问之下，竟是他素日的好友之一，此处表过不提。

熊倜走到街上，得到这柄宝剑，心中甚是高兴，连脚步都显得轻快了些，他暗笑道：“这真叫做因祸得福了。”

此次他倒认清了方向，沿着大街不一会，就到了叶家兄弟的店里。

## 第十四回 四仪掠飞鸿，粉蝶多事凌云狂傲；一剑斗铁胆，回风舞柳塞外飞花

此时店方开门，那些店伙正睡眼惺忪地在抹着桌椅，熊倜昂然走了进去。

那些店伙见熊倜昂然直入，又不知他来路，但店中江湖人来往本多，心想这没有穿鞋子的人，许也是店主之友，遂也不敢问，熊倜见了那些店伙面上的表情，腹里觉得好笑，他也不管，直往后院走去。

那尚未明像是宿酒未醒，这时正在院中迎着朝气吐纳，一见熊倜这个样子从店外跑了回来，也觉奇怪，问道：“大哥到哪里去了，怎么鞋子也没有穿，手里还拿着柄剑呢。”

熊倜笑着将方才所遇的事，向尚未明简单说了一下，尚未明也觉得有趣，笑道：“像这样的误会，我倒也愿意遇上几次。”

两人正谈笑间，那叶老大也走了出来，神态甚是慌张，但见了熊倜，却笑道：“原来你已经跑到院子里来了，昨天可喝醉了吧？”

熊倜笑着说：“下次我可再也不喝那么多酒了，现在还有点酒气呢。”

叶老大又笑说：“我说你也是，今天早上小丫头送东西到你们房中去，看见你们俩全不在，我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熊倜以为他所说的“你们俩”是指他和尚未明两人，便说：“他虽没有失踪，我可真失踪了老半天，差点儿回不来呢。”

叶老大说道：“我真佩服你了，你到底弄些什么玄虚，昨天你说夏姑娘伤势很重，今天一大早你就把人家带到哪里去了。”

熊倜听了，这一惊却非同小可，忙问道：“怎么，她不在屋里。”

叶老大也奇道：“怎么，她没有和你在一起，屋里没人呀。”

熊倜立刻急得如同热锅之蚁，话也不说，立刻便往夏芸所住的房中冲去。

夏芸的床褥仍然凌乱着，但是床上已无人迹，熊倜暗忖：“芸妹伤势仍未痊愈，怎会独自起床去走动，除非……”

他这一想，心里更着起急来，张惶地高声唤着：“芸妹，芸妹。”

尚未明与叶老大也赶进房来，叶老大也着急地说：“怎么，夏姑

娘真的失踪了。”

尚未明眼神四扫，忽然瞥见屋顶正梁上，飘动着一张杏黄色的纸条，忙道：“大哥，你看那是什么，会不会是夏姑娘留下的纸条。”

熊倜明知道绝不可能，夏芸身受重伤，怎能窜到梁上去贴这张条子，而且更无此必要。

于是他摇了摇头，他原想说这可能是屋中早有的，但是叶老大突然说：“这条子我看倒来得非常蹊跷，此屋中先前并没有呀。”

尚未明一听，更不答言，微一纵身，向那纸条处窜去，哪知他人在空中，却发现熊倜正也像电光火石般向那纸条窜去。

于是他双腿一撑，人在空中猛然停顿了一下，一换真气，人便飘然向下而落，他身形虽不如熊倜般那么安详而佳妙，但却轻灵无比，身体每一部分却被极周密地运用着，像是一头灵雀。

他落在地上后，抬头一看，却见熊倜仍然停留在梁上，他一只手搭在梁上，身体便平稳地垂直在空中，另一只手却正掌着那杏黄色的纸笺在细细地看着，面色觉得甚是忧虑，但却不惊惶了。

片时，熊偶像一团飞落的柳絮，落到地上，眼中满是思虑之色，无言地将那字条递给叶老大，尚未明忙也凑了上去。

尚未明一见那字条上的字竟是用朱笔写上的，心中便明白了几分，他只见上面写着：

“兹有女子姓夏名芸者，擅自窃取我武当掌教历代所传之‘九宫连环旗’，似乃有意对我武当不敬，今已将该女子擒获，得江南女侠东方瑛之助，解上武当山，听候掌教真人发落，特此字谕。”

下面的具名是写着“武当山，掌教真人座前四大护法。”

尚未明眉心一皱，正想发话，那叶老大却一挑双眉怒道：“这武当四子也未免欺人太甚，就算是官府拿人，也没有听说半夜里将一个受了伤的女子从床上架走的，他武当派算是什么东西。”

尚未明与叶老大相识以来，尚未见过他如此说话，知他也动了真怒。

那叶老大双手一分，将那字条撕得粉碎，说道：“什么字谕不字谕，武当四子凭什么就敢如此骄狂，我叶老大倒要见识。”

熊倜一直没有说话，此刻突然道：“其实芸妹被解到武当山，我倒放心些了，先还怕她遭了什么不测，想那武当派，到底是武林正宗，谅也不会对一个女子如何的，唉，事情那么凑巧，我若不是那时出去了，也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尚未明脸一红，说道：“小弟也惭愧得很，就在这个房子里，发生了此事，小弟竟睡得像死人似的，一点也不知道。”

熊倜忙道：“贤弟也不用说这样的话，现在唯一需做的事，就是该想办法怎么解决此事，唉，说良心话，芸妹当日也确有不是之处，但他们武当派也未免太狠了，既然将人击伤，还要来这么一套，说不得到时候，只有和他们翻脸了。”

叶老大道：“那纸上所写的江南女侠，是不就是那飞灵堡主东方灵的妹妹，怎么她也来淌上这一趟浑水。”

熊倜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这里面必然又夹缠着一些儿女私情，但他想东方灵一向世故，怎的却让他妹妹做出此事呢。

他哪里知道东方灵却根本不知此事呢。

原来当晚东方灵兄妹在屋顶上的时候，夏芸嗯了一声，东方灵息



事宁人，强着将妹妹拉走。

但那东方瑛却也是七窍玲珑之人，心知屋下必有古怪，两人回到店房时，那武当四子正在大怒，声言必要找着熊倜、夏芸两人。

原来熊倜救走夏芸后，东方兄妹随即追去，武当四子却觉得人家既已受了重伤，此事也算可以扯过了，遂仍留在院中。

凌云子性情本傲，人又好胜，此刻回身对丹阳子道：“师兄，你看我的剑法可又进步了些，这招用得还不错吧。”

他话刚说完，忽觉身后似有暗器破空之声，但手法却甚拙劣。

须知凌云子武功高强，对暗器也是大大的行家，此刻听那风声，来势甚缓，而且无甚劲力，手法普通得很，怎会放在心上，随手袍袖一拂，便将那些暗器拂开，转身正想发话。

哪知他刚一转身，却又有一粒石子向他面门打来，那石子非但无声无音，来势之快，更是惊人，是被人用一种内家的绝顶阴柔之力所发出的，而且部位甚刁，好像早就知道凌云子会转脸到这里来，这粒石子就在那地方等着似的。

凌云子大意之下，发暗器之人手法又超凡入圣，在此情况，凌云子焉能再躲，吧的一声，鼻梁上被那石子打个正着。

屋顶上冷冷一笑，一个极为轻蔑的声音说道：“少说大话。”

这院中俱是身怀绝技之人，反应本快，身形动处，全上了屋顶，但见星月在天，四野茫然，连条人影都没有看见。

武当四子在江湖中地位极尊，武当派又是中原剑派之首，他们哪里吃过这种大亏，尤其是凌云子，素来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如今不明不白吃了苦头，连人家影子都没有看到。

他们自是不知这是毒心神魔侯生所为，丹阳子更武断地说：“此地一夜之间，绝不会来如许多高人，想此人身手之速，内力之妙，我看除了熊倜之外，绝非他人。”

凌云子怒道：“起先我见那熊倜年轻正派，武功又得自真传，对他甚是爱惜，却想不他竟如此卑鄙，对我施下了这样地暗算，这样一来，我若不将他整个惨的，他也不知道我武当四子的厉害。”

这武当四子虽是出家人，但身在武林，哪里还有出家人的风度，东方灵兄妹回来时，他们正在怒骂着熊倜和夏芸。

东方瑛对熊倜情深一往，但熊倜却处处躲着她，而且她看着熊倜和夏芸同行，又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夏芸救了出来，女孩子心眼本窄，爱极生恨，恨不得武当四子连熊倜也一块儿对付了，夏芸更是被她恨得牙痒痒的，因爱生妒，原是常理。

此时她便悄悄地又溜了出来，再往适才听见“唔”了一声的地方去查看。

这时候正是熊倜和夏芸在找着店招之际，东方瑛远远看到熊倜紧紧抱着夏芸，夏芸的一只手还勾着熊倜的脖子，更是气得要死。

但她却不敢再往前走，也不敢发出一丝声响，怕惊动了熊倜。

接着她看到熊倜纵身进了一家店铺，就未再出，此时天色已亮，她远远望清了那店的招牌，才回到客栈去。

自然，东方灵少不得要问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东方瑛心灵嘴巧，说了一个谎，东方灵也没想到会生什么事故，便也罢了。

当天下午，东方灵急着回去看若兰，便要东方瑛一齐回去，东方瑛却说要去找峨嵋双小玩玩，叫东方灵一人回去。

东方灵拿他这位妹妹一向无甚办法，而且东方瑛的武功防身绝无问题，再加上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面子，于是他就放心一人走了。

东方灵一走，东方瑛就将夏芸、熊倜藏身的地方，告诉了武当四子，依着凌云子，便要立刻找去熊倜一见高下。

但东方瑛的主要目标，到底不是熊倜，人类的情感，往往是极端微妙和难以解释的，此刻她却反怕武当四子真的伤了熊倜。

于是她便说道：“现在光天化日的，不要弄得连地面上都惊扰了，我看还是晚上去的好，反正那女子受了伤，一时之间，他们绝不会走的。”

武当四子一想，这也未尝不是道理，遂都答应了她所说的。

东方瑛用心不可谓不苦，对熊倜的情感，也不谓不专，哪知她这样一来，反弄巧成拙，到后来终不能和熊倜结为连理。

晚上，东方瑛带着武当四子到熊倜和夏芸的存身之处，在路上，他们突然看见两条人影，以无比的速度走向城外，丹阳子暗叹道：“看来武林之中，真是大有奇人，就在这小小的地方，居然又发现了此等

人物，身手却又比我等高出几许了。”

无巧不巧地，那两条人影却正是毒心神魔和熊倜两人，是以他们到时，熊倜已不在店中了。

他们在叶氏兄弟的店中，极小心的探察了一遍，尚未明及叶氏兄弟、马氏双杰，正因酒醉而熟睡，并未发觉这几人的行动。

甚至当凌云子故意弄出声音的时候，屋里也没有任何反应，凌云子奇怪道：“熊倜武功极高，怎的耳目却这样迟钝。”

此时偌大一栋房屋里，除了丫头小厮外，唯一清醒的只有夏芸一人，她听到外面的人声，却以为是熊倜。

于是她挑亮了灯，正想出去看看，但胸腹之间仍在隐隐发痛。

她看见窗子仍然开着未关，又想去关窗子，哪知风声飕然，凌云子和东方瑛已由窗口窜了进来，她大吃一惊，身又受伤，动弹不得。

此刻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张口呼唤，哪知她声音还没有发出，东方瑛娇躯一闪，电也似地出手点了她耳旁“灵飞”穴。

凌云子随即闪入另一间屋，那正是熊倜所睡的，凌云子见床下放着双鞋，床上的人却不知去向，他暗忖此屋必是熊倜所睡，但他人呢。

东方瑛连被一卷，将夏芸娇怯怯的身子横放在肩上，说道：“我们走吧。”

凌云子道：“还有熊倜呢。”

东方瑛道：“只要捉了夏芸，熊倜还怕不来找她吗。”

凌云子心想：“这粉蝶果然心思灵敏。”遂取出杏纸朱笔写下了这张条子，也正因为是他写的，所以语气才会那么狂妄。

且说熊倜等人看了他们留下的纸条，叶老大一问东方瑛，熊倜就想到其中又可能牵涉到自己和东方瑛之间的情感，一时没有答话。

尚未明见了，暗忖道：“我这个大哥，英俊倜傥，真是人如其名，看这个情形，东方瑛横加一脚，说不定是在吃夏芸的醋呢。”

于是他望着熊倜一笑。

熊倜被他这一笑，有些讪讪的不好意思，但他随即想到此事的严重，就说道：“看来不管会惹出什么后果，我都要到武当山一行的了。”

尚未明说道：“这个当然，我也不必要赶回两河，正好陪大哥一齐去。”

叶老大立刻说道：“这件事是在我兄弟处发生，我兄弟也要算上一角。”

熊倜感激地说：“这倒不用了，有我和尚贤弟一起去，已经足够应付了，何况你的事情又多，怎可为了这小事，而耽误了正事呢。”

老大想了一想，他们本都是直肠的磊落汉子，也不多作虚伪，说道：“这样也好，只是你二人万一有甚么应付不周的事，可千万要马上通知我，凡是有古钱为记之处，都可留话。”

熊倜心急如焚，简单地包了几件衣服和些银两，因为武当山就在湖北境内，路途不远，是以也未骑马，就和尚未明匆匆走了。

出了城门，他们就走到渡头，寻觅船只过江，但此时正是长江货运最盛之际，他们到时又已近午，找了半天，渡船不是有货，就是有人，简直没有一条空船可以渡江。

此时阳光将江水闪耀成一片金黄，岸边虽船桅林立，风帆如墙，但他们直找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未找到渡船。

尚未明见熊倜焦急得很，安慰地说：“大哥何必着急呢，反正我们也不差在一时，我们不如到前面去看看，也许那里倒有船。”

熊倜道：“不是我要争这一时半刻，实不瞒贤弟说，此刻我真是中心无主呢。”

尚未明笑道：“那自然了，要是我心爱的人被人掳了，我会更要着急呢。”

熊倜听尚未明说“心爱的人”，脸上微微一红，但也不愿分辩，反而觉得心中甜甜地，和尚未明并肩向渡头前面走去。

他们两人俱都年少英俊，在阳光中望之，更如一双临风之玉树，引得岸边的船娘，频频注目。

走了一会，已是渡头之外了，岸边也没有什么人迹，熊倜不禁埋怨尚未明道：“这种荒僻的地方，更找不到渡船，我想还是回头吧。”



尚未明道：“反正那边也没有船，而且那些船上的女子，见了我们像是怪人似的，一直看着，讨厌得很，倒是这种地方，只要有船，必定肯搭我们过江的，最多多给船资就是了。”

熊倜无可无不可地跟着尚未明往前去，心中却在想着心事，他盘算着到了武当山，最好能够不动干戈，将夏芸带回。

尚未明突然笑道：“怎么样，我说有船吧。”熊倜往前一望，果然有艘小船泊在前面。

于是他们快步走上前去，见那船的后梢蹲坐个船夫，便道：“喂，船家，帮帮忙，快点渡我们过江，船钱不会少给你的。”

那船家沉着脸说：“对不起，这艘已经前面的相公包了，不能搭别的客。”

尚未明道：“可不可以找那位相公商量一下，船钱我们出好了。”

哪知舱中突有一人不耐烦地说：“什么人这样噜嗦，这船我已一个包了，任你是谁都不能再上来，你听见了吗。”

尚未明一听此人说话这么横，不禁有气，说道：“喂，朋友你客

气点好不好。”

艄舱那人好像气更大，叱道：“我不客气又怎么样。”

人也跟着走了出来，是个衣着非常华丽的少年公子，熊倜见了一愕，认得是孤峰一剑边浩，便知道这又是一场麻烦。

边浩一走出舱，横身一望，突然看见熊倜，冷凄凄一声长笑道：“好极了，好极了，今天又碰到了阁下。”

他又横眼一望尚未明，说道：“怎么阁下那位女保镖的，现在却换了个男的呀。”

尚未明倒真的愣住了，他以为两人本是素识，但怎地此人又话带讥诮呢。

熊倜虽觉边浩狂傲太甚，但他想边浩既能与东方灵齐名，被并称为“南北双绝”，而且与东方灵又是朋友，想必此人除了狂傲之外，绝无恶迹，便也不想和他结仇，是以并未反唇相讥。

边浩却以为熊倜怕了他，而且他早对熊倜不满，又不知道熊倜的姓名来历，是以狂态更作，说道：“我当是谁敢硬要搭人的船，却原

来是阁下，只是阁下的那位女帮手没来，我看阁下还是省省事吧。”

尚未明见他越讲越不像话，便向熊倜说：“大哥，你认识他吗。”

边浩一阵狂笑，说道：“认得又怎样，不认得又怎样，难道你想架个横梁子吗。”

熊倜此刻也沉不住气了，叱道：“姓边的，你最好少说废话，我不过看你是我东方兄之友，才让你三分，你却别以为我熊倜怕了你。”

边浩一听“熊倜”两字，真是所谓“人的名，树的影”，也微微一愕，随即笑道：“噢，原来阁下就是熊倜呀，看来今日我的剑倒真的过过瘾了。”说罢又是一阵狂笑。

尚未明等他笑过，突地哈哈也笑了起来，而且笑的声音更大。

边浩又是一愕道：“阁下又是何许人也。”

尚未明冷冷说道：“我是笑今日你的剑只怕真要过瘾了。”

边浩本狂，却是不得别的人狂，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向我叫阵。”

尚未明道：“我正要问你什么东西，也配向我大哥叫阵。”

他朝边浩轻蔑地招了招手，又道：“像你这样的东西，只配和我这样的东西较量，来来，我保险让你过瘾就是了。”

熊倜忙道：“贤弟不要包揽，这人是我的，不管你的事。”

边浩见他两人抢来抢去，竟将自己看成消遣似的，再也摆不出名家的架子，怒道：“你们两个一齐来好了，让边大爷教训你们。”

尚未明冷削地说道：“只怕今日是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

边浩怒极，一点甲板，身形便飘了起来，叱道：“我先教训教训你。”

他身在空中，双掌齐出，便向尚未明击下，孤峰一剑得以享名江湖，名列“双绝”，武功实是不凡，他这一施展出掌力，只觉风声虎虎，满地飞砂，声势的确惊人得很。

铁胆尚未明也知道此掌非同小可，但他自幼遇师，苦练多年，招式也许没有熊倜以及边浩两人因各有名师奇缘而施出的巧妙，但掌力

确绝不逊色，是以他曾和熊倜对了一掌，也是扯个平手。

此刻他微一挫腹，双掌蓦翻，吐气开声，又硬生生接了边浩一掌。

这一掌两人俱是全力而施，比起熊倜和他的一掌，又自不同，只听一声大震之后，尚未明固是连退数步，边浩在空中一翻身，险些跌在地上。

这一下，他们两人俱皆出乎意料之外，皆因他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是以也俱都未料到对方会有这样的武功内力。

熊倜突地一步站在他两人当中，说道：“你两人都不能动手。”

边浩、尚未明俱都不知道他说此话的原因，尚未明问道：“为什么？”

熊倜指着边浩问尚未明道：“你认得此人姓甚名谁吗？”

尚未明摇了摇头。

熊倜又指着尚未明向边浩问道：“你又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边浩自也摇了摇头。

熊倜笑道：“这就好了，你两人既然互不相识，怎能随便动手呢。”

他这一番歪理，倒将两人都问住了。

于是熊倜又对边浩说道：“可是你我两人又不同了，你自认得我，我也知道你就是鼎鼎大名的边浩，我们动手，就合理得很了。”

边浩被问得啼笑皆非，正不知如何答话才好，尚未明却又横身一掠，抢到熊倜前面，对边浩说道：“原来阁下就是孤峰一剑呀。”

边浩精神一振，说道：“你也知道呀。”

尚未明道：“当然，当然。”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就是铁胆尚未明，你知道吗，铁就是钢铁的铁，胆就是月旁加个旦字。”

此番轮到边浩和熊倜两人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了，边浩自然也听到过尚未明的名字，说：“这样看来，今日之会，真的更有意思了，原来阁下就是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

尚未明笑嘻嘻地说道：“岂敢，岂敢，正是区区在下。”

他又回头对熊倜道：“现在他认得了我，我也认得了他，我和他动手，也很合理了吧。”

熊倜暗忖道：“看样子我这位尚老弟，倒也挺喜欢打架。”

于是他笑着点了点头。

尚未明再向边浩说道：“好了，好了，你过瘾的时候到了，快动手吧。”

他话方说完，身形一晃，一个箭步窜了上去，左手曲肱而侧，右掌一抖，竟像化成三个圈子，这本是剑法中的“梅花三弄”，但他却用之于掌上，威力仍见异常奇妙。

边浩见他话到人到，而且一出手就是绝招。也不敢丝毫疏忽，须知边浩虽是骄狂，但若真的遇见大敌，却仍慎重异常。

这是一个武林中人，几乎必备条件，边浩等到掌已临头，不退不闪，身形却突地一斜，脚跟牢牢钉在地上，人却往左侧斜成坡，右手乘势挥去，“天女散花”，亦是峨嵋心法。

尚未明见边浩闪避和出击，确是和一般人大不相同，哼了一声，双掌一错，连环拍出数掌，顿时但见掌影如缤纷之落英，漫天飞舞。

他所施的正是西域异僧的奇门掌式“塞外飞花三千式”，名为三千式，其掌法的繁复变化，可想而知，边浩却静如山岳，展出峨嵋心法，以不变应万变，来应付尚未明的掌式。

那操舟的船夫，哪曾见过这等场面，蹲在船上，竟吓得呆了。

尚未明和边浩，俱是江湖上一等一的身手，变招之速，出招之快，反应之敏，连站在旁边的熊倜，也看得呆了。

晃眼，两人已拆了数十余招，边浩虽是守多攻少，但却每一出手，必是要穴。

熊倜知道两人这一动手，正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而且除非有个武功高绝的人来，否则谁也不能分开此仗，自忖自身武功虽比两人高出少许，但想拆开此两人，也是万万不能的。

须知他虽不愿意尚未明受到任何伤害，但却也不愿边浩受伤。

皆因边浩这一动手，他更生出爱才之念，觉得他除了生性狂傲些



外，无论人才武功，都端的是个人物，若然伤了，岂非可惜。

两人瞬息又拆了十余式，边浩突地一声长啸，掌式一变，竟自施出峨嵋旁支的一套亦是招式变幻甚多的“回风舞柳”掌法。

这一下两人的掌式俱是以快制快，身形变幻不息，招式亦是缤纷多采，只见掌影漫天飞舞，和方才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熊倜知道边浩这一变换掌式，片刻便要分出胜负，不禁更为留意的观看着，希望能够在最紧要的关头，加以化解。

此时正是阳光最烈的时候，但在此荒僻的江岸，可说是绝不会另有人来。

哪知此时滚滚江水中，却突然冒出两个人来，而且俱是年纪甚大的老者。

尚未明与边浩两人正在凝神动手，并未曾留意。但熊倜和那船夫，却看见此两人，那船夫更是惊得一声怪叫，连滚带爬，跌回船里。

船夫这一声怪叫，倒使正在酣斗着的孤峰一剑和铁胆尚未明两人一惊，两人不约而同的击出一掌之后，便斜斜分开，不知发生何事。

那两个老者，俱都须发俱白，少说些也正六十以上，慢慢自江水中走上岸来，像是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一眼，即使是那么轻微地一眼。

最怪的是两人穿着的竟都是长衫，但自水中爬起后，却仍然是干干的，没有一粒水珠，连头发，胡子都是干的。

熊倜，尚未明，边浩都是聪明绝顶之人，一眼便看出了此两老者的异处，若不是光天化日，他们真要将此两人视为鬼怪。

那两个老者一高一矮，但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此两人慢慢走到岸上，往地上一坐，才将眼光向三人看了一看。

那较矮的老者侧脸对另一老者说道：“这几个小娃娃在这里又吵又闹地，把我们两位老人家的午觉都吵醒了，你说该打不该打。”

那身材较高的老者，脸上像是僵硬已极，眼光也是空洞洞地，听了那矮老者的话，低头想了半天，才说道：“该打，该打。”

那矮老者随即笑了起来，说：“确实该打。”

这边三人被这两个老者的奇异的出现而深深惊异了，面面相觑，

作声不得。

那矮老头指着三人说道：“喂，你们三个小子，在老人家睡午觉的时候，都不肯安静一点，在这里又叫又闹的，赶紧脱下裤子，爬在我老人家面前，每人打五十下屁股。”

熊倜等人一听这矮老者所说的话，不禁啼笑皆非，孤峰一剑脸上，已露出难看的神色来，虽然他并不敢说出难听的话。

那矮老头似乎已看出他的不满，笑指着他说道：“你这个娃娃像是不大卖我老人家的账嘛，喂。”他又侧脸对另一老者说道：“有一个娃娃居然不卖我老人家的账，你说该怎么办。”

另一老者，全身都似乎是麻痹的，喜、怒、哀、乐、痛、痒、酸，这等人类的感觉，似乎都完全不能影响他。

他听了那矮老者的话，又低下头去，深深地思索着，像是这一句极简单的话，他都要深思很久，才能了解。

他想了许久，说道：“先打他的屁股。”

说着，好像他身体下面，有什么东西撑着似的，仍然坐着，就平

平飞落到边浩的身前，说道：“快脱裤子，我老人家要先打你的屁股。”

熊倜和尚未明见了这老头子的这一手，又惊又乐，惊的是这老者的轻功，竟似已练到传说中“驭气而行”的境界。

乐的却是这老者竟找边浩的麻烦，不知边浩怎么脱身。

边浩见那老者的这一手，心中更是惊骇，他想：“万一这老头子真抓下我的裤子，那我以后还能做人吗。”他越想越怕。

他看着那老者仍端坐在地上，两眼微微闭着。心想：这老头子的功夫，我若非亲见，别人告诉我，我却不会相信，这种人物我怎能对付，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还是乘他不注意，溜了吧。”

于是他再不迟疑，全身猛力一拔，竟窜起三、四丈高，双臂一抖，“飞燕投林”，向外又是一窜，又是四、五丈远近。

那矮老者又笑道：“哟，这娃娃会飞，哎呀，糟糕，让他跑了，我老人家也追不着。”

熊倜和铁胆尚未明见这老者滑稽突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矮老者朝他两人说道：“他跑了，你们笑什么，是不是想坐他的船，可是你们别忘了，他跑了，我老人家就要打你们两人的屁股了。”

停了一停，他又说：“你们两个会不会飞，要是也会飞，那我老人家一人的屁股也打不着了。”

熊倜和铁胆尚未明两人，自是知道这两个老者定是世外高人，遂一齐走上前去，恭敬地弯身施礼。

那矮老头却叫道：“哎哟，千万别来这一手，这一手比会飞还厉害，我老人家不打你们的屁股了。你们也别来这一手。”

熊倜，尚未明只觉眼前一花，那矮老头子不知怎地又坐回另一老者身侧。

他两人知道，这类奇人，多半也有奇僻，尤其熊倜，更联想到毒心神魔怕哭的毛病。

于是他两人走到那两个老者面前，熊倜说道：“老前辈既不喜多礼，晚辈就从命了。”

那矮老头子上上下下朝两人注目了半晌，又转身向另一老者说道：

“你看这两个娃娃如何。”

那高瘦老者淡淡地一抬目光，望着他们两人，熊倜也看了那老者一眼。

他只觉得那高瘦老者的僵硬面孔，看来却十分亲切，他暗忖道：“这倒怪了，我以前并未见过这两位奇人呀，怎么看来却如此亲切。”

于是他更恭敬地问道：“晚辈不敢请问两位老前辈的尊号。”

那矮老者哈哈笑道：“你这娃娃真有意思，我老人家还没有问你的名字。你倒先问起我们两位老人家的名字来了。”

熊倜忙说道：“晚辈熊倜，这一个是晚辈的盟弟尚未明。”

那矮的老头子笑道：“尚未明，这个名字倒真有意思。”

他又向身旁的老者说道：“喂，你说尚未明这个名字有没有意思。”

那瘦长老人却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低低着头轻声念着：“熊倜，熊倜……”

熊倜和铁胆尚未明恭谨地站在这两个奇人面前，那矮老者笑道：“你们两个娃娃，都有点意思，我老人家高兴得很，想送点东西给你们两个娃娃，喂，你们说，送什么好呢。”

熊倜，尚未明两人心中大喜，知道只要这种奇人一高兴，自己就能得到不少益处。

那矮老者又笑道：“我问你们两个也是白问，其实我老人家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几张花花绿绿骗小孩子的纸，你们要不要。”

熊倜、尚未明忙一齐答道：“多谢老前辈。”

矮老头子哈哈一笑，从怀中取出二张揉得皱皱的纸，上面稀奇古怪地画着些花纹，说道：“一人一张，谁也不许将自己的那张给别人看，知道吗。”

他们两人都极高兴地接着了，他们相信这花纸里一定有着极高深的武学宝藏。

那矮老头子仰天打了一个哈欠，说道：“你们两个小娃娃可以走了，我老人家要睡觉了。”

熊倜、尚未明不敢再耽，就恭身走了。

临走的时候，熊倜见那瘦长老者仍在低头念着，心里更觉奇怪。

他们两人走到边浩的船上，那船夫又吓得面无人色，看见两人上船，连话都不敢问，赶紧解缆走了。

江水急流，风帆满引，片刻那船已走出老远。

一直在低面沉思着的瘦老头，忽的抬起头来，空洞的目光中，满聚光采，像是终于想起了什么，但四顾无人，熊倜和尚未明早已走了。

江水东流，呜咽低语，似乎在诉说着人的聚散无常，悲欢离合，都太短促了。



## 第十五回 水流千里，豪士壮语；壁立万仞，异客奇行

熊倜伉立在船头上，那船夫谨慎地操着舵，旋着桨，顺着水流斜斜渡过江面，水势湍急，小船在江心中微微摇荡着。

熊倜虽是在秦淮河畔，但那秦淮之水怎能与这长江相比，何况他根本不识水性，此刻但觉得有些目眩，他遂伸手扶往船篷，才敢注目那滚滚东流的江水，一去无返，不禁慨然叹道：“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纵然你今日是盖世之雄，终究不免化为一堆黄土而已。”

他转身向斜坐在船舱里的尚未明道：“起先我听到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新人换旧人’这句话，虽然能了解其中的意思，但却始终没有感怀，直到现在，我才能深切的明了，这却原是和流水一般无情的！”

尚未明剑眉一扬，突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大哥怎地也会说出这些酸儒之话，须知虽然人生百年，终归一死，但是大丈夫既生于世，纵不能留名千古，也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方自不负父母生我，天地育我，万物教我之意，若然照大哥如此说，岂非人一生出就立刻死去，才算幸福的吗？”

熊倜悚然心惊，忖道：“我这二弟倒的确是个英雄，而且他与生俱来，仿佛有一种自然而然摄人的威力，这却是我所不及的。”

尚未明见熊倜默然无语，以为他自己说的话太重，忙转口笑道：“你看这长江流水，澎湃不息，古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小弟看来，这长江之水，又何尝不是来自天上呢。”

熊倜放眼江面，只见潋潋金波，灿人眼目，对岸隐现出数座高楼来，望之直如神仙台阁。

他并不太善于言词，往往不能将自己心中的情感，很明确地表达出来，是以他并不愿意多说话。

他本是一位极富于情感的人，但是环境的不幸，使他对人世抱了那种偏激的看法。初出江湖，又碰到粉面苏秦王智迷那等奸狡角色，于是他更深了解到人世的险恶，后来泰山天绅瀑下幽窟里多年的独处，他更学习到控制自己情感的方法。

但是后来他遇到了夏芸，又独自流浪了那么久，更不期然对世事又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感觉，而这感觉又包括了情感上的负担和性格上的不羁，因此，他又常会感到自己的情感里的层层矛盾，这矛盾有时会使他思端百结，不能自己。

船旋即靠了岸，那船夫见了方才的一番恶斗，将他们两人看成凶

神恶煞，巴不得他们愈早走愈好。

哪知尚未明却漫不经心地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根本看都没有看一眼，便砰地丢到船板上，船夫偷眼一瞥，见那锭银子被阳光映得灿然生光，竟是十两一锭的元宝，心中怦然大动。

尚未明随口道：“这是给你的船资。”

此时物价奇贱，十两银子，少说也够七口之家数月的嚼谷，那船夫见了，自是喜出望外，连声道谢，他方才将两人恨入骨髓，此刻却觉得他们不但不可恶，简直有些可爱了。

便是熊倜，也暗自惊讶着尚未明的出手豪阔。

须知他深刻地了解到，金钱一物，虽是万恶，亦是万能，那若兰姐妹，岂不就是因着这“身外之物”而至落溷烟花，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恨事，但尚未明却是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将银钱直视如粪土。

这就是环境在二个人身上所造成的差异，其实以熊倜的身手，将天下人的钱财都看作他的钱财，亦不为过。

尚未明望着船夫的样子，微微一笑，把臂同熊倜上了岸。

熊倜心中有事，恨不得肋生双翼，飞到武当山去，是以他们经过这鄂中重镇汉口时，也并未流览，匆匆地穿了过去。

出了城效，人迹渐少，他两人脚步功快，也不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施展出轻身之术。

但饶是这样，他们的速度已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了。

沿汉水而北上，直到夜深，方自赶到云梦。

鄂省一地，湖泊独多，本为古云梦驿旧迹，他两人遇着湖泊，便不免要绕远些路途，何况他两人湖北境的北部，俱未到过，沿途问向，也不免耽误了时候，尚未明知道熊倜心急，便提议昼伏夜行，以便夜间可以施展轻功，熊倜自大喜称是。

哪知这样一来，两人欲速不达，几乎永远到不了武当山了。

过汉水，两人连夜前赶，夜色苍茫中，熊倜远远望见前面山势横亘，他两人轻功超绝，艺高人胆大，也不顾忌什么，黑夜中便闯上山岭，山畔有几间木屋，想是樵夫猎人所居，此时四户寂然，黑黝黝地没有一丝灯光，却早已睡了。

两人一下山后，才知道这山势横亘，占地甚高，山的深处更是鸟兽绝迹，但见林木苍郁，根枝虬结，涧深峰奇，两人轻功虽是绝顶，但转来转去，竟然迷失了方向，只觉这山势奇深，仿佛永远都走不完似的。

熊倜虽目力特异，但山深处，只有郁郁苍苍地一片，四面都是一样，如何能分得出方向。

尚未明抬头一看，天上竟一颗星星都没有，不禁暗中着急：“看来今夜我们是出不了山的了。”

山峰群踞，宛如黑色的怪兽，在向他们窥伺，尚未明机伶伶打了个冷战，道：“大哥，我们还是歇一下，等太阳出来才走吧。”

哪知熊倜此刻心目中只有夏芸一个影子，其他的任何事，都没有放在他心上，随道：“我们再试一试。”他可没有想到，尚未明的心理如何，这就是“情”之一字，在他心中作祟。

其实千古以来，“情”之一字，不知颠倒这几许英雄，又何尝不是熊倜一人，为情颠倒呢。

熊倜心中惶急，将轻功施到极处，但见烟光一缕，哪里还有人影。

尚未明骇然忖道：“我先前只想武林中的轻功，最多也不过只能练到我这样地步，哪知道大哥的轻功这般出神入化，简直是匪夷所思了。”脚下虽然加紧，但却渐渐被熊倜抛远。

他可没有熊倜那样的目力，夜色迷茫中，已没有熊倜的影子，他心中更急，朝着熊倜逝去的方向，嗖然几个起落，横越出数十丈，忽见两峰夹峙，中间只留出一个两尺来宽的过道。

他为人仔细，江湖历练亦丰，不敢冒然闯进去，停住身形，四下打量，见通道旁似乎立着一块石碑，连忙走了过去，伸手要掏火折子，想照着看一看这碑上刻着的是些什么字。

哪知火折子却根本没有带着，他灵机一动，伸出右手去摸石碑上的字，一摸之下，掌心不觉微微泌出冷汗，一阵冷气，直冒到头顶上。

原来那碑上只刻着四个字：“入谷者杀。”

他暗中希望自己摸错了字，又再伸手去摸了一遍，他伸出食指，想沿着那四字的刻痕划一遍，哪知手指却正好嵌着刻痕，像是这四个字本也就是人家用手指划上去的，铁胆尚未明赫然忖道：“此人能以

手指在石上写字，指上的功夫能练到如此地步，我简直闻所未闻。

他立刻转身，再也不敢走进这谷中一步。

哪知谷里突地传出一声怒喝，尚未明一听之下，就知道定是熊倜的声音。

他义气干云，再也顾不得自身的安危，双掌护身，一个“龙形一式”身形宛如游鱼，从夹缝中穿了出去。

他目光一动，见到熊倜正站在谷口不远之地，忙飞掠了过去，哪知眼前突地宛如打了个电闪，一道剑光齐眉、挑目、削鼻，分三处刺了过来，剑光之厉，剑招之快，无与伦比。

他大惊之下，及时后沉，大仰身，朝后急窜，但觉面目一凉，剑光自他头上寸许处削了过去，他惊魂初定，吓出一身冷汗。

他方才避开此招，却见一条人影又以无比的速度窜了过来，他回肘沉腕，全神戒备，哪知那人影在他面前猛地停住，激得空气旋起一个气涡，那人影低喝道：“原来是你呀。”

尚未明仔细一看，那人影竟是熊倜，此刻正静静峙立自己面前，

就像方才是在缓步中停住身形似的。

若然尚未明也有熊倜的目力，他此刻必可看出熊倜脸上的惊骇。

熊倜右手拿着那柄巧中得来的剑，右手一把拉着尚未明的手腕，低声道：“这谷中好像不对。”

尚未明忙问：“怎地。”

熊倜道：“方才我慌忙中窜进这山谷……”

尚未明截住了他的话，道：“大哥，你有没有看到谷口的石碑？”

熊倜诧道：“谷口还有个石碑……”

尚未明道：“快朝来路退。”话声惶急。

拖着熊倜，猛一长身，熊倜也觉事情有异，不及多问，身形宛如两只连袂飞起的燕子，掠至夹缝的出口。

就在这霎眼之间，谷口突然多了一人，冷冷一笑。



熊倜拉着尚未明猛地顿住身形。

那人又冷冷道：“两个娃娃跑到我这甜甜谷来，还想出去吗。”

熊倜将手中的剑一紧，剑式斜挑，写攻于守，尚未明借着剑光一看，洞口站着的那人，行容之奇诡，连画都画不出来。

熊倜自也在打量着那人，见他全身都是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穿，头上的头发，长得吓人，拖在身上，围着身子打了几个结，身体臃肿得像只肥猪，但身形却又灵巧得宛如飞燕。

再一看他脸上，圆饼似的脸，却连鼻子都看不出来，全身上下，唯一稍具人形的，就是那两只眼睛，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放着光。

深山幽谷，陡然见了这样似人非人的怪物，熊倜、尚未明两人也不禁魂飞魄散，往后退了一步，齐声道：“你是人是鬼？”

那人突然吃吃笑了起来，笑声又娇又嫩，跟他的外形，简直是两个极端，若有人闭着眼听得这笑声，一定会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子，熊倜等两人，听了这笑声，吓得脚都有点发软了。

须知他的笑声若是刺耳的，熊倜和尚未明两人反倒不会这样惧怕，

在这样一个人物口中居然发出这样的笑声，岂非更加不似人类吗。

尚未明看到此人的怪异形状，再想起那种足以惊世骇俗的指上功力，掌心的冷汗，更泌然而冒。

忽地，他觉得手腕上也是湿湿的，敢情熊倜的掌心也在冒汗。

他两人的身形不觉有些颤抖，脸上的表情也带着些惊骇的样子，被剑上的青绿色的光芒一照，显得甚是难看。

那人见了，眼中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嘿嘿笑道：“你们两人还是快些自裁吧。”他不但笑声娇嫩，连说话都是软软的，但是熊倜和尚未明却丝毫没有发觉他声音的好听。

尤其当他说出叫熊倜和尚未明自裁的时候。

熊倜暗忖：“这厮怎地这样奇诡，我虽然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不多，但是王智逮、吴诏云和我的恩师都曾经详细地将武林中的厉害角色告诉过我，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世上还有个这样的人物呀。”

尚未明忖道：“这家伙的轻功功夫真有点玄，他怎么来到这里的，我连看都没有看到。”

“这厮虽然不是鬼怪，可也差不多了，我们犯不上和他多夹缠，走为上策。”他两人心中不禁同样地有此感法，对望了一眼，脚一顿，身形猛地突高，微一转折，向后急窜。

那人却未见追赶。

熊倜和尚未明身形如飞，隐隐约约听见那柔软的声音说道：“你们到了甜甜谷里，还想逃走，简直是做梦。”

他两人头也不回，熊倜用力抓着尚未明的手腕，两条人影如电闪而去。

可是当他们身形起落了数次的时候，就不禁停了下来，这倒不是他们不愿意再逃，而是他们发觉这山谷竟是个绝地，四面都是千仞高山，抬头望去，根本连峰头在哪里都看不到。

而且这些山峰直上直落，简直连一点斜坡都没有，仔细一看，他两人更不禁叫苦。

敢情这山壁上连附生的草木都没有，饶是你轻功再高，可也无法飞渡，尚未明道：“大哥，怎么办，这是什么鬼地方？”他气愤地哼

了一声，又道：“亏他还替这地方起了个那么漂亮的名字。”

熊倜心中何尝不是惊疑交集，他想起自己一进谷的时候所遇到的怪事，又不禁生气。

原来熊倜展开身法，回头一望，见尚未明也远远跟来，须知他自服过千年首乌后目力特异，是以尚未明无法看到他，他却见到尚未明。

他掠出数十丈后，熊倜便也发觉谷缝，他心动道：“说不定这里是条出路。”一念至此，再也不想别的，脚步微一踌躇，便掠入谷里，他速度太快，没有注意到那块立在谷边的石碑。

刚进谷，他便发觉有条人影掠来，轻功竟是不在自己之下，他不禁大骇，忖道：“当世人中，居然还有轻功能和我一较短长的。”须知“潜形遁形”的轻功，天下无双，连武当四子那样的身手，都无法企及，是以熊倜此时惊异。

他猛地顿住身形，他的轻功全凭一口真气，所以停下来时，并没有那种“悬崖勒马”的急劲。

那人影微嗯一声，似乎也在惊异着熊倜这种玄妙的身法，此刻他和熊倜距离还有数丈。

他却并没有顿住身形，也没有朝熊倜这边掠来，斜斜一指，手一扬，熊倜看到一大片暗器急然飞来。

他举掌一挥，一股狂飙般的劲力向那暗器扫去。

暗器虽被击落，熊倜可也不免大惊，暗忖：“这人的手劲好强，隔着这么远却能发出暗器，而且一挥就是这么多，这种手法，真算得上是骇人听闻的了，谁会有这样的身手呢。”

他戒心大起，抽出了剑，四下一望，那人影却已失去了踪迹。

熊倜眼光四射，希望再发现那人影的踪迹，突然听到背后有夜行人衣袂带起的劲风。

于是他再不考虑，反手削出一剑，直刺后面那人的面门。

反手发剑，而能刺敌之面门，剑式可称怪异已极，却正是毒心神魔传授给他的几招剑式之一。

一剑落空，他回过身来，发现背后的敌人原来竟是尚未明。

这就是他入谷后的经过，此刻他和尚未明沿着山根飞掠，一面将经过说了出来，尚未明也将谷口的石碑说给他听，又道：“最怪的是那碑上的字竟是用手指写上去的，大哥，你说，他这种指上的功夫多骇人。”

熊倜也骇然道：“内家金刚指练到最深的地步，也不过只能穿石如纸，分金裂铁而已，要拿手指在石上随意挥写，也还不行，这样说来，这家伙的功夫越发不可思议了。”

两人沿着山脚查看了一遍，这山谷果然是个绝地，熊倜道：“不管怎么样，我们再向那谷口闯一闯，那家伙只要是人，我就不信以我们两人的功力，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人。”

尚未明微一沉吟，熊倜急道：“我们总不能困死这里呀，何况……”

尚未明忙接道：“那当然，不过……”

他原想说等天亮再去，可是见熊倜已急得连声催促，知道他关心夏芸的安危甚至他自己，遂止住了话。

何消片刻，两人又来到那夹隙，但却见隙口空荡荡地，居然没有人影，那怪人已不在了。

尚未明大喜道：“快走。”

他见那夹隙，狭只两尺，两人无法并肩而出，便道：“大哥先走。”熊倜嗯了一声，便窜入隙中，他知道尚未明的谦让绝不会因自己的话而改变的，为了节省时间，就先进了去。

尚未明也不敢迟疑，刚窜入谷中，突然听见夹缝中“叮叮，当当”一连串声响，脚步微一迟疑，熊倜已暴退了出来，一把拉住了他，低声喝道：“快退。”又窜入谷里。

尚未明知道又生出新的变化，赶紧问道：“大哥，又出了什么事。”

熊倜一声不响，两眼紧紧盯着谷口，脸上竟露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他前所未有的事。

原来熊倜窜入夹缝之中，便听到风声飕然，又是一大片暗器飞来，他双掌护身，哪知道那些暗器并不是朝他身上打来的，却分两边向山壁飞去，熊倜微微一愕，哪知“叮叮”一片声响，那些暗器突地自壁上反击而出，熊倜大骇，猛往后退，躲过这一阵像雨一样的暗器，刚一抹汗，脚底又有风声飕然，他再往上拔，原来那些暗器自壁上落到地下后，又从地上反激而上，跟着向熊倜射去，竟似长着眼睛似的。

熊倜何曾见到过像这样发暗器的怪异手法，最厉害的是那些暗器经过两次反击后，力道仍极强劲，准头也不差，由此可以想见发暗器那人真力何等惊人，对角度，方向的计算，又是何等准确。

他仗着身法绝快，才避过这阵暗器，可是也不禁骇得色变，哪敢再停留，便恭退了出去。

两人四只眼睛，齐都瞪住夹缝，突地夹缝中缓缓踱出一人，全身尽白，长衫飘飘，洒潇已极，哪里是前见那人的丑态。

两人更是一惊，熊倜朝那人的脸上一望，见那人剑眉星目，丰神冲夷，是个极英俊的男子，尤其是他唇边已有了些短须，使他看起来更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只是他眉心微皱，神情显得十分忧郁。

熊倜和尚未明不约而同忖道：“这人好英俊。”他两人亦是翩翩佳公子，可是此人却有另一种说不出的荡人心魄的力量。

那英年男子进入谷里后，朝熊倜和尚未明两人微一打量。

此时已近黎明，东方已露出微白，借着这些须微光，练武人的目力已不难看出对方的面目。



是以尚未明能出他的面貌，他也能看出熊倜和尚未明的面貌，一见之下，也不觉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便说道：“两位敢情是黑夜之中，迷失了路途吗？”语气之中并无恶意。

熊倜忙道：“正是，在下熊倜和盟弟尚未明，深山失向，误闯贵谷，还望阁下能恕在下等误入之罪。”

那人眉头皱得更紧，道：“这个……”

突地人影一晃，那诡异的丑人已站在他旁边，接口道：“不行。”

这两人俊的极俊，丑的极丑，相形之下，更显得那怪人丑得骇人，熊倜只觉见了此人后，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像是要吐。

可是那英俊男子见了他，脸上却流露出一种温柔之色，低声道：“敏敏，你等一会再说好不好。”

“敏敏”道：“我知道你又来了，你……你是不是想我的这幅样子给别人看。”声音仍然又娇又嫩，而且竟然带着些凄楚的味道，可是他的脸却仍然是平板板，冷得入骨的样子。

熊倜和尚未明见了这两人的样子，更是大奇，听到这丑八怪居然叫“敏敏”，更是又好气，又好笑。

那英俊男子长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两位此刻必定疑团重重，而且我看两位俱都身怀绝技，可是许多年来，只要入此谷中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两位自也不例外……”

熊倜暗哼一声，心中大不服气。

那“敏敏”冷笑一声，抬头向那英俊男子道：“你再不动手，我……我就死给你看。”

那英俊男子怜惜地望了他一眼，又长叹了一声，转脸向熊倜说道：“两位都是少年英雄，这样死去确是可惜，我虽多年来未曾走动江湖，可是却也看得出两位必定是高人子弟，两位可曾听人说过，十年之前，有位叫做常漫天的人。”

熊倜脑海中极快地搜索着记忆，方自想起一人，尚未明已惊道：“难道阁下竟是十七岁便已接掌西南第一剑派点苍门户，江湖人称玉面神剑的常大侠吗。”他换了一口气又道：“常大侠九年前突然失踪，却原来是隐居至此了。”

常漫天微微点头，面上的忧郁之色更浓，道：“两位既是知道我的名字，那再好也没有，我今日权宜作主，只要两位留下两样东西来，便可走出此谷……”

熊倜接口道：“什么东西。”

“便是两位的眼睛和舌头。”

熊倜和尚未明都以为这玉面神剑甚为通达情理，再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来，一愕之下不禁气往上撞，冷笑齐声道：“不然呢。”

他两人亦是名满天下的武林高手，此刻纵然前面站的是个鬼魔，也不会再胆怯了，何况还是人呢。

“敏敏”冷笑道：“不然，你们就得把命留下。”

熊倜气极而笑，朗声答道：“我两人虽然是武林后辈，但自出世以来，可还没有见到像阁下这样的人物，来，来，我两人的眼睛和舌头都在此，阁下只管来取就是了。”

他又朗声长笑，一扬剑，道：“只是光凭三两句话，却也不行呢。”

常漫天一怔道：“你要动手。”

他十七岁便名满天下，此刻虽仅卅余岁，但辈份极高，十年前江湖中人，只要听到他的名头，莫不头皮发麻。

他成名在星月双剑之后，却又在熊倜艺成之前，是以他并不知道这两个少年，竟是江湖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听到他们居然没有被自己的名头所惧，不禁惊异，熊倜却已接口道：“正是。”

“敏敏”道：“大哥，快动手嘛，跟他噜苏什么。”

常漫天转脸向她说道：“你先让我一个人试试。”

“敏敏”笑道：“我知道这几年你一憋得慌，手在发痒是不是。”笑得仍是那么动听。

常漫天回过头去，悄悄闭起了眼睛，似乎将“敏敏”的笑声看作世上最妙的音乐般听起。

然后，他眼帘上仿佛挂了一颗泪珠，他伸手抹去了，反腕撤出背后的长剑，青气森然，也是口利器，他朗声说道：“两位请动手吧。”

熊倜傲然一笑，也向尚未明道：“二弟，你也让我先试试，我不成你再上。”尚未明点了点头。

玉面神剑常漫天当剑平胸，一弹剑身，“呛”地发出一声龙吟的声音，道：“两位还是一齐上吧，这是性命相搏，可不是比武，两位也用不着客气。”语气之中，显然自负已极。

熊倜紧闭着唇，右手持剑，左手微捏剑诀，一招“金乌初升”，剑尖下垂，慢慢右手平伸，突地向上斜削，正是“苍穹十三式”里的起手之式，他这一招神完气足，意在剑先，劲式，功力，无一不是恰到好处，比在临城初遇强敌天山三龙钟天仇时，功力又增进了何止一倍。

他此招看来平平无奇，但其中却包含着无穷变化，玉面神剑自是识货，脱口赞道：“好剑法！”

熊倜微微一笑，剑尖带起一溜青光，直取常漫天的面门。

玉面神剑身形斜走，平剑横削，刹那间但见剑影漫天。尚未明一旁点头忖道：“点苍剑法，端的名不虚传。”

熊倜二次出师，满腔壮志，此时斗逢强敌，当下抖擞精神全力应

付，“苍穹十三式”里加上“飘然老人”亲传的剑法，身形纵横起落，剑光如花雨缤纷，两人拆了三数十招，居然未分胜负。

常漫天暗暗心惊：“武林中怎地出了个这样的好手。”

尚未明在旁边看得眉飞色舞，却又不免提心吊胆，生怕熊倜动手时间一长，便抵敌不住这个名满武林的点苍名剑手。

“敏敏”的一双眼神，也随着这两人的身形转动，但是他的脸上，却仍然没有一丝表情。

当年玉面神剑接掌点苍门户时，天下武林都认为他年纪太轻，而有轻视的意思。

须知那点苍派乃五大剑派之一，好手自是极多，大家见是却由这一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来任掌门，心中不服。

常漫天当时少年性傲，重邀武林各派剑手，集会点苍山，当众声言只要有人能胜得他一招，此人若是点苍门徒，他便将掌门之位相让，此人若非点苍门人，他便立刻拜此人为师，退出点苍派，由点苍门人重选掌门。

点苍山集会三天，武林中稍有名气的剑手，都不远千里来到云南，参与此盛会。

端的是群雄毕至。

玉面神剑在这三天里，连败十一个名家剑手，武林中这才大为震惊，玉面神剑之名，遂也传遍武林。

他此刻和熊倜动手数十招，却尤未分胜负，暗忖道：“这少年剑法怪异，竟似不在当年我闯荡江湖时之下。”

他激起好胜之心，身法突的一变，但见人影闪动，剑光或左或右，四面八方地掠了过来。

熊倜缩小剑圈，凝神招架，突然剑光如虹，施展出“苍穹十三式”里的绝招，反守为攻。

但玉面神剑是何等人物，这十年来他株守幽谷，更将武功练得出神入化，剑式虽然没有熊倜的奇诡变幻，但是他内力之厚，经验之丰，却非熊倜能及，原来这常漫天禀赋之佳，并不在熊倜之下。

尚未明冷笑忖道：“原来他也只能和大哥打个平手，他凭什么要

取人家的性命呀。”转脸一看，那丑怪的“敏敏”仍不动声色的坐在那里，仿佛饶是如此，他还是胜算在握似的。

“莫非此人还有什么煞手，莫非此人比起名满天下的玉面神剑武功还高。”尚未明不禁心动神眩。

两人转瞬又斗了数十招，熊倜还是丝毫没有露出败相。

“敏敏”脸上虽无表情，却并不代表心中安详。

原来她此刻心中之焦急，远在别人之上。

突地她轻轻一笑，慢慢说道：“大哥，你刚刚说这不是比武，所以用不着客气是不是。”

尚未明此刻又正全神凝注于两人的剑影中，突然听见一个极为美妙的声音，宛如出谷黄莺，心中一动，转脸看到，原来他此刻才发现这丑八怪声音的甜。

须知若是面对着这丑得骇人，怪得无比，又胖又矮的人，她声音再甜，也感觉不出，何况这人不但丑怪，而且奇诡，根本不大像人呢，来人惊骇，恶心之余，哪有时间去听她的声音。



尚未明暗忖：“这声音若是放在一个美貌少女口中，那是有多好，却偏偏……唉，这真是造化弄人，造物不公。”

“敏敏”缓缓又说：“那么，我就出手了。”

话声才落，突探手入囊，抓着一把精光耀目的极小的弹丸，原来他不知何时，身无寸缕的身上已挂着一个极大的布囊。

他双手一挥，那些弹丸便倏地飞出，最怪的是，这些极小的弹丸，偏能穿入看似点水难入的剑影，又像长着眼睛，专向熊倜身上招呼，而且有的明明是打在地上的，突地跳了起来，却袭向熊倜。

尚未明大惊之下，不假思索，也撤剑进身，身随剑走，刚刚一剑刺向常漫天，突地风声飏然，已有三五粒弹丸上下左右向自己袭来，他不得不撤剑自保，但这时常漫天已一剑刺来。

原来这“敏敏”的弹丸，竟是和常漫天的剑式配合着的，最厉害的是这些弹丸并非全部直接向他两人的身上发出，有的是因地上反弹而出，有的两颗弹丸互相一撞，分向两边打来。

熊倜及尚未明不禁手忙脚乱，这种暗器和剑式互相配合的打法，

他俩人连听都没有听过，何况是亲自对敌，只有将剑先在自己身前排起一片剑影，暂求自保，但是高手比剑，又岂容你封剑自保呢。

常漫天“刷，刷”两剑，上挑眉心，中刺玄关。

熊倜一剑斜削，从他剑光的空隙中穿了过去，身形左侧，避过来招，本来连消带打的妙着，哪知突地几粒弹丸，袭在自己和常漫天的剑上，嗖地，又反激而出，分袭熊倜右腮、咽喉、前胸、肋下、下阴等处要害，风声飏然，显见得劲力惊人，打上哪里还有命在。

常漫天也乘势两剑，刺向熊倜臂弯的“曲池”，太阳穴上的“神封”两处大穴。

熊倜但觉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在对方的攻击之中，竟似有八个武林好手，同时持刃向自己袭来，尚未明眼角微动，也自发觉，但此刻满天弹雨，他自保尚且不暇，也无法出手援救。

这种暗器与剑式配合得如此严密的打法，为天下武林中各门各派所绝无的，须知高手比剑，剑上所带出的劲风多大，任何暗器若想由这种劲风中穿出，又有多难，何况两人身形往来的速度，快得惊人，一个不好，暗器就会打中自己人。

但是这丑怪的“敏敏”所发出的暗器，不但能穿出劲风，分出友敌，还能借物反弹，甚至连敌人手中的剑，也成了他暗器的借力之处，这种手法，简直是神而又神，玄乎其玄了。

## 第十六回 青芒紫电，流星落地；百媚千娇，玉璞归真

多年来武功的锻炼，多少次动手的经验以及他本身那一份过人的聪颖，都告诉熊倜他无论左避，右闪，仰或是上拔都无法躲开这八处攻击，除了……除了下避。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里，他决定了应该做的方法，至于他的决定是否对的，他已不再有时间去考虑了。

他身形急遽的下倒，手中的剑，乘势上挑，格住了常漫天来的一剑，削开了袭向额角、右腮的两粒弹丸。

其余的四粒钢丸，以及常漫天后发的一剑，都在他身形倒下的那一刻打空，然而却已都快触着熊倜的衣服了，若他稍为踌躇或身形稍慢，那绝不可能避开这八处的攻击。

须知高手对敌时，本身的武功，自然是分出胜负的最大关键，然而机智的判断，有时却更能决定胜负，不知若干武林高手，就是在这种关头上，不能善为判断，以至往往在可以躲避的情况下，失去了仅有的机会。

在身形倒下时，熊倜绝未停止思考，他知道身形一倒，空门更是大露，此后必定会遇到更危险的攻击。

他暴喝一声，左手扬起一股劲风，向常漫天劈去，右肘以及脚跟，猛一点地，向后急窜。

然后，他左臂向右一划，身形翻转，倏地变了个方向，向上窜了丈许，腿肘微一曲伸，又一转折，剑光前引，正是“苍穹十三式”里的第五式“落地流星”，带起一缕锐风，直取站在旁边的丑人“敏敏”。

“苍穹十三式”的绝妙招式，再加上“潜形遁影”的无上轻功，就在瞬息之间，他变幻了两个方向，全力一击，剑尾的寸许寒芒，在微弱的晨曦里，仿佛是一道电闪，前后十二年的苦练，使熊倜成了空前的剑手，超迈了数十年来许多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人物。

他这剑放开了常漫天而刺向“敏敏”，正是他聪明之处，须知玉面神剑的剑法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敏敏”的暗器与剑式配合，他知道只要制住了“敏敏”，对付常漫天，以他和尚未明两人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从此山谷的夹隙里射出的一道旭日的金光，照着熊倜的剑光一闪，“敏敏”的眼光里，突然有一种奇异的光芒，像是也作了个重大的决定，望着剑光的来势非但不避，反有迎上去的意思。

笔下写来虽长，然而当时却真是霎眼之间，就像这手上的铁块突然掉在地上的瞬息。

熊倜“嗖”地一剑，已刺中“敏敏”的肩下与前胸之间，却“噗”一声，发出一种极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绝不是当一柄利剑，被持在一个内家高手里，而刺中人体的声音。

而这时熊倜的感觉，也是奇异的。

那就好像他所刺中的一块极厚地，而毫无知觉的东西，他本能的手上猛注真力，但是手上的剑，却只在“敏敏”身上缓缓地划下寸许。

熊倜这一惊，的确是非同小可。

须知他这剑，固是神兵利器，他手上所发出的真力，又是何等惊人，莫说是人体，就是一块巨石，也不难一劈为二。

他大骇之下，猛地拔出长剑，远远落在地上，瞠目看着这怪异的“敏敏”，只见他面上仍是毫无表情，身上的创口，也绝无一丝血水渗出，只有一双大眼睛，仍在一闪一闪地望着熊倜。

玉面神剑也不理尚未明，掠了过来，看着“敏敏”的伤口，满面喜色地说道：“刺进去了？”

“刺进去了。”这一无表情的“敏敏”，声音里也满含喜悦。

熊倜及尚未明，看着这一对怪人的奇怪表情，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哪知玉面神剑却走到熊倜面前，深深一揖，道：“这位兄台可是姓熊。”

熊倜怔然道：“不敢，小弟正是熊倜。”

他实不知这常漫天为何先倨而后恭。

玉面神剑敞声大笑，仿佛心情甚是开朗，面上的积郁也一扫而空，道：“好好，不知兄台可否移玉寒舍一坐，小弟有些须事，还要请兄台指教。”

尚未明一听大为错愕，暗忖：“这厮找我大哥又有何事，莫非有什么诡计不成。”

他朝熊倜做了个眼色，意见是叫熊倜不要答应。

哪知熊倜对这对怪人，好奇心已起，像是没有看见尚未明的眼色，道：“兄台宠召，不敢不从命。”

玉面神剑常漫天又连声大笑，欢然道：“兄台的确是个豪迈英雄，那么就请兄台到寒舍一叙吧。”

熊倜微一点头。

常漫天与“敏敏”已连袂掠起，熊倜也随即展动身形，走到尚未明身前时，微微一顿，低声说道：“我们也去看个究竟。”

此谷内方圆不过数亩，一眼望去，尽收眼下，熊倜暗忖道：“还两个怪异角色，不知住在哪里。”

他这个念头方即兴起，四人身形便已到了峰脚。

玉面神剑回头微笑道：“到了。”

熊倜及尚未明见前面只是寸草不生的危岩削壁，哪有半间房间，



方自一怔，常漫天却已伸手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左右推动了两下，那块岩石竟然带起一大片山石，缓缓向后溜去。

熊倜、尚未明齐都一骇，忖道：“原来他两人是住在山腹里，只知道常漫天怎么能和这样一个奇丑的人住在一起，而忍受得住。”

那“敏敏”轻悄没声的钻了进去，玉面神剑常漫天伸手肃客，熊倜及尚未明微一迟疑。

“这两人太过诡异，而且方才显然对我等具有深意，此刻引我们到这黑黝黝的山洞来，到底有何用意呢。”尚未明满腹狐疑，瞅了熊倜几眼。

熊倜却忖道：“这两人的暗器和剑式配合的阵法，天下无双，我们绝不是对手，何况那丑人武功更深不可测，竟似刀剑难伤，他两人如要对我等不利，大可不必费这么大的手脚，将我等引到这山洞来。”

他一念至此，再不考虑，大踏步走进洞里，常漫天又朝尚未明微微一笑，尚未明见事已至此，只得也走了进去。

熊倜一进洞，便看出里面是一条极曲折的山道，尚未明却只能看到一片漆黑，随又听见“隆隆”一阵响声，洞里光线愈发黑暗，他知

道洞门已经被玉面神剑常漫天又堵死了。

这时候熊倜已从容地朝山腹走去，他的惊异远不及尚未明的多，这一方面固然是他目力特异，另一方面却是他本身也在山腹里耽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认为这并非什么太奇怪的事。

然而尚未明却不同了，在惊异之中，他甚至有些恐惧，他又想去掏火折子，但手刚掏进怀里，自己不免觉得好笑，火折子不是根本没有带在身上吗？这他方才在谷口的夹隙外就知道了。

突然，火光一闪，他望过去，火光后有一张非常英俊的面孔正带着微笑在看着他。

原来常漫天已点上火折子了。

于是他们就借着这并不十分明亮的火光，朝前走去，他们并没有施展出轻功，但脚底下却都得快。

渐渐，那火折子的火焰像是突然小了，常漫天笑了笑，噗地一口将火折子吹灭，哪知道火折子吹灭之后，洞里的光线反更明亮，亮得竟像是在白天，尚未明大奇，熊倜也回过头来望，原来洞里的山壁上，嵌着一颗一颗滚圆的珍珠。

光线，就是从这些珍珠上发出来的，尚未明却识货，一看便知道每一颗珍珠，少说点都是价值不凡的珍宝，他对这常漫天的一切，不禁又加深了几分怀疑，若说这点苍派的掌门居然当起强盗来了，似乎不大可能，但这些珍珠却又从何而来呢。

玉面神剑忽地又赶上两步，走到熊倜的前面，回面笑道：“这里便是寒舍了。”说着话，手又在山壁上推了两推。

熊倜及尚未明不禁都直着眼看着，忽地眼前照来一道猛烈的光线，一道强光斜斜地照在地上。

走出山壁，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山壁后是个极大的洞穴，四壁挂满了各种珍宝，几乎将山壁都铺满了，看不到一片灰色的石头，珍宝上发出的光芒，照耀得人几乎睁不开眼来。

常漫天笑道：“两位稍候，我去去就来。”他满脸喜色，似乎有什么非常令他高兴的事发生了一样。

接着，他走到一个用龙眼般大的珍珠织成的帘幕前，走了进去，将满怀错愕、惊异的熊倜及尚未明留在这山洞里。

这山穴非但四壁满挂珍宝，连桌几都是玉石所制，散乱地放在地上，最怪的是在这山峰里，竟似有空气在流通着。

再一望顶上，也满挂着珍宝等物，有一处挂的是一片火红色的玛瑙，似乎在微微动着，原来那里有一道很深的裂隙，空气便由此入。

熊倜暗自惊异：“这样的山洞，难为怎么被他们寻来的，这么多的珍宝，我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

尚未明却走到一个角落里，看了许久，忽然叫道：“大哥，你快来看。”熊倜走了过去，只看那边壁上并排挂着十余柄剑，长短不一，剑鞘的式样和质地，也各有不同。

练武之人，都最喜剑，尚未明忍不住抽出一柄来看，“呛”然一声龙吟，居然也是口宝剑。

他方自把玩，常漫天也走了出来，朗声笑道：“看过熊兄的‘倚天剑’，这些剑简直都像废铁了。”他不知道倚天剑之外，还有一柄“贯日”剑。

熊倜一惊，暗忖：“他怎的知道这剑。”

常漫天已又笑道：“我知道两位此刻必定疑团甚多，小弟但望两位忘却方才的事，两位有所不知，小弟实有难言的苦衷。”

说到此处，他脸上又沉露出先前那种忧郁的神色，但瞬即回复，道：“只是现在好了，要两位举手之劳，小弟多年来的痛苦，不难迎刃而解，小弟只希望两位念在同是武林一脉，能仗义相助。”

熊倜沉吟了半晌，在猜揣着此人求助的目的，只因此人太过诡异，是以他也不敢冒然允诺。

常漫天眼一瞬，道：“两位可曾听到过三十年前，武林中有个极厉害的人物，连当年霸绝江湖的天阴教主苍虚上人夫妇，武林中侠义道的领袖铁剑先生展翼，对此人都让个三分，只因他不但武功高强，轻功暗器更是妙绝人寰。”他微一停顿，更加强了些语气，道：“尤其厉害的是他易容之术。随时可以改换自己的容貌，甚至连身材都能改变。”

熊倜突地接口道：“阁下所说之人，是否就是昔年号称万相真人的田苍。”原来飘然老人曾对熊倜说起武林中的各派异人，其中这“万相真人田苍”，飘然老人也再三道及。

熊倜当时就很奇怪：“好像他老人家对这万相真人也很看重。”飘

然老人这才将田苍的一些奇行，告诉给熊倜，并说当今天下武林中，若论轻功来说，除了自己之外，就要数这万相真人了。

是以熊倜此刻听了常漫天的一番描述，心中一动，便说了出来。

“正是万相真人田苍。”常漫天道：“方才两位见到的那位，便是万相真人唯一的爱女，散花仙子田敏敏。”他笑了笑又道：“也是小弟的妻子，小弟多年足迹未现江湖，也是为了她。”

熊倜及尚未明，听到那丑人“敏敏”，竟是万相真人的“爱女”，又叫做“散花仙子”，心中又奇怪，又为好笑。

后来一听她竟是这英俊潇洒的玉面神剑常漫天的妻子，心中的疑异，再也忍不住要流露出来了。

常漫天招呼熊倜尚未明在一张很长的石椅上坐下，那张石椅很暖和，不知是什么东西制的。

而他自己却在对面一个树根状的石墩上坐了下来，一摆手，说出一宗很惊人的怪事来。

原来玉面神剑虽然凭着自身的艺业，镇住了天下武林的异言，也

镇住了本派中人的不满，然而点苍里有不少比他长了一辈的剑客，对他仍是屡有闲言，说他无论威望和武功，都不足以做这武林五大宗派之一的掌门，这些闲言，自然有不少会流入他的耳中。

这样过了几年，闲言仍是不歇，他素性淡泊，年纪又长了几岁，渐渐觉得江湖上的争名好胜，极为无聊，考虑了许久，索性将派中的事，都交给他平日相处甚好的一位师叔来掌管，自己却孤身一剑，飘游四海，寄情于山水之中。

他本无目的地四处行走，无巧不巧，让他闯入大洪山里的幽谷来。

在谷口，他就发现那块“入谷者杀”的石碑，他自负武功，非但不惧，反而想一探这谷中的秘密。

原来这“甜甜谷”本是百数年前的一个盗窟藏宝之地，内中珍宝堆积无数，不知怎地，百十年来大约那些盗党却相继物化，却被“万相真人”发觉了这个所在，他见了这些财物，也不觉目眩神驰，竟然带了自己的女儿田敏敏，住在这绝谷里了。

万相真人生性本极孤僻，爱妻死后，出家做了道士，但是“贪、嗔”之念，仍极浓厚，得了这些财宝后，变得更是古怪，见了任何人，却以为是要来抢他的财物的。

玉面神剑不知究竟，闯入谷去，遇到了万相真人，三言两语之下，便动起手来，他武功虽高，却远远不是万相真人的对手，被万相真人点住穴道，关在山谷里想活生生饿死他。

散花仙子田敏敏，此时亦有十九岁了，出落得美丽非凡，但却被父亲关在这幽谷里。

她情窦初开，平日本就常常感怀，见了英俊潇洒的常漫天，一颗炽热的心，竟无法抑制，居然瞒了父亲，将常漫天偷偷放走。

不但如此，她自己也跟着常漫天逃出谷了。

正是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人一见倾心，一路上情不自禁，在一个月明之夜，情感奔发，便成了好事。

良夜沉沉，长空如洗，月色满窗，虫声刮耳，常漫天一觉醒来，发现怀中的不再是千娇百媚的心上人，而是个丑怪绝伦的怪物。

他大惊之下，一跃而起，眼前光华灿烂，自己却又回到“甜甜谷”的幽穴了。



那丑怪的怪物想是也醒了，望着常漫天低语道：“常哥哥，你起来啦！”常漫天一听这声音，全身立刻冰冷。

他惶急叫道：“敏敏，你怎么……”

此刻珠帘后缓缓走出一人，阴笑道：“我索性成全了你们，让你们在一起，可是也别想走出这‘甜甜谷’一步。”

那丑人大喜跃起，叫道：“爹爹，你真好……”

话尚未完，低头看见自己的身上，却已完全变了个样子。

原来万相真人发觉自己的女儿背叛了自己，忿怒得几乎失去了理性，便不顾一切地追纵出山，被他在一个极小的村落里，发现了常漫天和田敏敏的踪迹，于是当晚，他便下了毒手。

他素性奇僻，盛怒之下，做事更是不择手段，对自己的女儿，竟用了一种极厉害的迷药，将她和常漫天带回谷去。

然后他不惜将他花了多年心血，得来的千年犀角，再溶以钻粉，珍末，以及一些他的奇方秘药，渗合成一种奇怪的溶剂。

就用这溶剂，他使自己美丽的女儿，变成了极丑的怪物。

玉面神剑见了这情形，心下便也恍然，他又急，又怒，掠了过去要与万相真人拼命。

万相真人却冷笑道：“天下之大，哪有女婿要找岳父拼命的。”

又道：“何况我老人家已诺了你们的婚事，难道你爱的只是我女儿的面貌，如今见她丑了，便做出这等张致来。”

须知田苍自幼混迹绿林，说出话来，也完全是强盗口气，但却又言词锋利，玉面神剑竟怔往了。

田敏敏呜咽道：“爹爹，女儿从此一定听你老人家的话，爹爹你……”

万相真人冷凄凄一笑，道：“我知道你是嫌你的样子不好看，但天下之大，能使你恢复本色的人，再也没有了，便是我老人家自己，哈，也办不到，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田敏敏一向自负容貌，一个美貌的少女，突然变成个其丑无比的怪物，心里的难受，不难想见。

何况她看到心上人望着自己的那付样子，心知就是以后勉强生活下去，也是陡然增加彼此的痛苦，她柔肠百转，心一横，决定以死殉之，让爹爹见到他自己的女儿死在他面前。

“那么，他也总该落几滴眼泪吧。”她凄然一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掠到角落里，极快的从万相真人多年搜集的宝剑和这盗窟原有的名剑里，抽了一柄，横刀向颈上抹去。

玉面神剑大惊失色，但阻截已是不及。

万相真人却漠不关心地望着，像是根本无动于衷。

田敏敏引颈自决，哪知那柄裂石断铁的利刃，削到自己颈子上，就像一柄钝刀在削一块极坚硬的牛皮，丝毫没有反应。

万相真人冷冷笑道：“若是有能削得过我这物事的剑，那你也不必自杀啦，我看你还是听爹爹的话，老实地陪着小丈夫过日子吧。”他生性奇僻，简直将父女之间的天性全磨灭了。

自此常漫天在甜甜谷一耽八年。

这八年来，世事的变化自大，他们这小小的甜甜谷里，也是历经变迁。

身具上乘内功的万相真人，因为心性太僻，练功时走火入魔，竟丧了性命，如此一个奇人，就这样无声无臭地死了。

田敏敏这八年来，性情亦是大变，在她心底深处，有一种浓厚的自卑感，使得她不时地想要折磨常漫天。

常漫天引咎自责，认为都是自己才使这个美貌的少女变成今日这种地步，是以处处容忍，决定终身厮守着她，有时他出山去买些粮食用具，也是马上就回来，不敢在山外停留片刻。

八年来有误入甜甜谷的人，无论是谁，没有一个能逃出性命的，有时常漫天见着不忍，田敏敏却气道：“我知道你好看，喜欢人家看你，但是我丑，看过我的人，我都要杀死他。”

常漫天为情所累，终日郁郁，只有在听着她的声音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丝安慰。但有时田敏敏却终日一言不发。

两人山居八载，无聊中，却练成一种任何人没有这份心思练成的暗器与剑式配合的阵法。

这种阵法，天下除了他两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的，田敏敏平日无所事事，就苦练武功自遣，轻功、暗器，早已炉火纯青，不在其父万相真人之下，若她能出江湖，怕不立时就能大大扬名。

熊倜及尚未明听他娓娓道来，不禁感叹万相真人的冷酷，田敏敏的可怜，对这位玉面神剑的情深一往，更是称贺不已。

常漫天触动往事，又不禁黯然神伤。

良久，他方说道：“刚刚熊兄那一剑，却能将拙荆的皮肤划开一道口子，是以小弟猜想，以熊兄这柄剑的形状看来，莫不是江湖传说的‘倚天剑’吗，如今苍天相佑，有了这剑，拙荆多年的苦痛，也许能够从此解脱也未可知，所以小弟这才不嫌冒昧，但望熊兄能将此剑借与小弟一用。”

熊倜慨然答应了，反手将剑鞘也解了下来，一并交给了常漫天，道：“阁下只管拿去用便是。”

常漫天大喜之下，接过了剑，手却像因过度的兴奋，而有些微微颤抖了。

熊倜及尚未明也不禁相对唏嘘，他们本是多情之人，熊倜听了这一对久经患难，受尽折磨的儿女英雄事迹，不禁想起夏芸来，长长叹了口气，忖道：“我这真是欲速，反而不达了。”

尚未明也知道他的心境，遂道：“大哥不要着急，我想夏姑娘绝对不会出什么的。”

熊倜点头道：“但愿如此。”

过了一会，里面仿佛有女子呻吟之声。

又听到常漫天像是在低声安慰着，接着，常漫天飞步而出，喜色满面，道：“好了，好了，真是苍天有眼。”

熊倜、尚未明一齐站了起来，道：“恭喜常兄。”他们也为他高兴，也在为“敏敏”高兴。

常漫天又匆匆跑了进去，他欢喜过度，竟失常态，似乎回到了幼童时，得到了糖果时的那一份欢喜。

片时，常漫天又跑了出来，道：“拙荆定要面谢各位，她这就出来了。”

话未说完，珠帘一掀，熊倜及尚未明眼前俱都一亮，一个绝代佳人，映着满室珠光，俏生生地走了出来，美艳不可方物。

常漫天得意地笑着，此刻，他为他的妻子深深的骄傲着，眼睛也亮了。

田敏敏朝熊倜及尚未明深深一福，脸居然红了，说不出话来。

他们见了她的娇羞之态，想起方才那臃肿丑陋，凶恶的怪物，心中暗暗好笑，对万相真人奇妙的易形之术，又不免惊异。

玉面神剑捧着那柄他以为是的“倚天剑”，交还熊倜，笑道：“英雄宝剑，相得益彰，两位俱是少年英侠，前途自是不可限量。”他朗声一笑，道：“日后两位若有用得着我夫妇处，只管吩咐便是。”

熊倜及尚未明忙不迭的称谢着。

熊倜暗忖：“我虽然因此耽误了些时候，又险些送命，但能交着这等人物，也算不虚此行了。”

常漫天和田敏敏四目相对，往事如烟，恶梦已逝，两人欢喜得睫

毛都挂着泪珠，像是有万千心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尚未明不禁感叹：“情之一字，颠倒众生，真是不可思议，任你是再大的英雄好汉也难逃此关。”望了熊倜一眼，见他正在怔怔地想着心思，暗笑道：“看来大哥也在想着夏姑娘呢。”

于是他笑道：“大哥，我们该走了吧。”

常漫天慌道：“两位千万要在此盘桓些时日，怎地现在就要走呢。”

于是尚未明才将夏芸被掳，熊倜焦急，现在此间事了，一定要连夜赶去，这些话说了出来。

常漫天一听，说道：“既有这等事，小弟也不敢再多留两位。”

他微一皱眉，又道：“那武当四子，与小弟也有数面之雅，却想不到他们是这样不通情理的老道，两位此去武当山，却千万要小心了，别人尤在其次，武当的掌门大侠妙一真人，端的非同小可，不但剑术通玄，内功也已到了飞花伤人的地步呢。”

熊倜傲然一笑，看过四仪剑客的武功，觉得也无甚出奇之处，不免就将武当山低估了。



其实武当派领袖中原武林宗派，垂数十年，派中高手如云，熊倜及尚未明武功虽高，若想在武林中视为圣地的武当山上去讨人，真是谈何容易，莫说是熊倜，便是飘然老人昔年，又何尝轻视过武当派，四仪剑客在江湖上名头虽大，但在武当派里，也并不能算做第一流高手哩。

## 第十七回 松籁微鸣，人入山去；飞珠溅玉，剑化龙飞

两人略为将息，便辞别了常漫天夫妇，赶往武当山上去。

常漫天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出山的路途，并说：“从此一别，后会难期，两位高风，实令小弟难忘。”

又道：“小弟此间略为安排，事了后，敝夫妇亦拟重出江湖，两位如有吩咐，敝夫妇如闻消息，必效绵薄之力。”

熊倜及尚未明再三称谢，便匆匆去了。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日一夜，熊倜心急如火，加紧赶奔，一夜之间，便赶到了城内。

两人虽具上乘武功，但也不免又倦又饥，尚未明便建议先在城内歇息一日，夜晚再赶路。

熊倜暗忖：武当山虽是海内名山，但我们从未到过，也该将路途走对，再者此去武当山，说不定又有一番狠斗，更该将精神养足，到时才好应付。”于是也自点头答应了。

两人进了城，便放缓了脚步，顺着大街往下走，想找个歇息打尖

的地方，歇个半日。

但两人转来转去，竟没有找到一个安静的客栈，仿佛每个客栈都是乱哄哄的，吵得要死。

熊倜皱眉道：“与其住在这样的店里，还不如走了好些。”

尚未明道：“先找个茶馆歇息片刻再讲，不瞒大哥说，小弟真累了，这样跑到武当山去，什么事都办不了。”

顿了顿，又笑道：“小弟从出道以来，虽然遇到不少强敌，但总算可以应付两下，不致一败涂地，可是玉面神剑夫妻两口子的那种打法，可真教我吃不消，简直连想还手都不行。”

熊倜道：“他们两人那种打法，确实奇到极处，但是只要晓得了诀窍，我看也并不太难应付。”

谈话间，尚未明瞥见一间小茶馆，里面放着些竹桌竹椅，倒还干净，便拉着熊倜走了进去。

一个围着围裙的高个子走了过来招呼，尚未明暗忖：“这店倒真小得可以，连掌柜的带跑堂的，全都是他一个人。”

熊倜已在吩咐那人拿点吃食来，高个子笑道：“你家们来得太早了，火还没有生好呢，二位大爷若肯将就吃点冷馒头，卤蛋，我再替你家们泡一壶浓浓的香片来，可使得吗。”

他一口湖北土话，幸亏说得还慢，尚未明才能听得清楚。

熊倜道：“那你就随便拿些东西来，都使得。”

“你们城里可有没有什么清静一点的客栈没有。”尚未明接口道：“只要清静，大小都无所谓。”

高个子道：“今天我们城里到了一大批由河南回来的安徽商帮，把大大小小的客栈都住满了，你家两位要住店休息，最好渡过汉水到襄阳去，那些城大，准保有干净清爽的客店。”

尚未明“哦”了一声，道：“原来你们这城对面就是襄阳了，那里离武当山不是很近吗。”

高个子道：“很近很近，只不过几十里路。”

说着便自去张罗去了。

少时，送来些馒头，倒都是白面的，他们匆匆吃了些，又问了问渡头的方向，便走了。

尚未明一路埋怨道：“这里到处都有河，行路真不方便，要是我们北方，就没有这些事。”

熊倜暗笑：“想是他也不会水，跟我一样，坐船就有点头晕。”

两人等到渡船，便到了襄阳城。

走进城里，看到市街整齐，的确是座大城镇的样子，清静的客栈也不少，便随意选了一家。

早有店伙迎了个来招呼，并问：“两位客官是住店还是打尖。”

熊倜道：“你为我们找间干净上房，我们晚上就走。”

店伙应了，又打来净面漱口水，熊倜及尚未明多日劳顿，至此算是好好歇息了一下。

他们从早上直睡到晚上，才起身，又叫店伙送来些酒菜，尚未明

出手豪阔，点的都是些价钱很贵的菜，店伙便巴结得无微不至，跑前跑后，张罗茶水，凑酒热菜，忙得不亦乐乎。

两人用过饭，店伙子走来答讷道：“看大爷们都像是秀才公子，敢情你们是到襄阳来游玩的吧，往先也有许多相公跑到这里来，对别的地方还不怎样，可是总都要到隆中山去逛逛的。”

尚未明问道：“隆中山是什么地方。”

店伙笑道：“那隆中山就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刘备三顾茅庐，就是到我们城里的隆中山来的。”

熊倜忖道：“果然天下的饭馆客栈里的小二，都是多嘴的。”又忖道：“我倒可以向他打听武当山的走法。”

哪知尚未明已在说：“我们隆中山倒不想去，要去的是武当山，你可知道是个怎么走法。”

那店伙哟了一声，道：“原来两位大爷是学武的，二位可是保镖的达官。”尚未明笑着点了点头，道：“武当山到底怎么个走法。”

店伙咳了一声，道：“出了城，朝西北走个五七十里路，就是武

当山了，山上道观里的道爷，都是武艺高强的侠客，每年从我们这里走过，到武当山上去朝香的客人，总有不少，尤其保镖的达官更多，他们对山上的道爷，却恭敬的不得了。”

熊倜暗忖：“这武当山在武林中的地位确是不少。”

尚未明问道：“前面还有河？”

店伙眼光一溜，看到他们放在床上的剑，却不答尚未明的话，指着那两柄剑道：“大爷们要上山去替真武爷爷和张三丰真人上香，可千万不能把宝剑也带上去，上山五里就有个地方，叫做解剑池，无论再大本领的人，到了那里也得把剑解下来，抛在水里，要不然，不但真武爷爷要发怒，就是真武庙里那些武功高强的道爷，也绝不会答应的。”

他这唠唠叨叨的一大堆废话，熊倜听了却暗暗发闷，忖道：“这武当山不能带剑上山，却是怎好，我这柄‘贯日剑’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在解剑池里呀，若留在山下，我也不放心。”

“但是我这次到武当山，主要的还是救回芸妹妹，能够顺利地完

成，用不着动打最好，不然武当山里的道士那么多，倒真真难对付……”

他想来想去，总不能替自己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尚未明却又问道：“为什么武当山上，不准别人带剑上去呢。”

那店伙又说：“山上的道观，都供着真武爷爷的神像，是手里拿着七星剑，背后还背着杏黄旗，旁边站着龟、蛇两位将军，因为真武爷爷手里拿着剑，所以决不许凡人也配着剑去到他眼前，客官你家们知道不，就连三丰祖师爷的神像，手里都是拿着拂尘，不是拿着剑。”

他这一遍话，说得活灵活现，像是说过不知多少次了。

尚未明掏出两许碎银，给了那店伙，道：“好，你出去吧，我们等一下走的时候，你再来算店钱。”那店伙乐得张大了嘴吧，接过银子，千谢万谢，心里在想：“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说了几句话，就得了一两银子。”

等店伙走后，熊倜皱眉说道：“这武当山上竟还有这么一个规矩，倒实在是讨厌得很。”

尚未明道：“管他是什么规矩，反正我们是非带剑上山不可，想那武当山上人本就多多，我们若不带剑去怎样办。”

熊倜为难道：“你不知道，其实我并不想要武当派为敌，此去只



要能带回芸妹就行，我们若为了这带剑的问题而和武当派结下更深的仇怨，那又何苦，而且这么一来，也许把事情弄得更糟呢。”

尚未明思索了半晌，也觉熊倜此话有理。

熊倜像是想出个办法来，道：“这样好了，你就把剑交给这店的掌柜，至于我的剑，等到了山上再说，要实在不能佩剑上去，我就将剑交给观里的道士，想那武当派到底是武林正宗，绝不会吞没我这把剑的，就是到时候要动手，他们想也不会让我空着双手，总得先将剑还给我。”

尚未明一想，此举虽非万全之策，但实在也别无他法。

两人结束完毕，都将长衫里的衣裤收拾得利落灵便，算过了账，尚未明将剑交给柜里，嘱咐了两句，便走了。

一出襄阳城，他们便展开身法，奔向西北，哪知跑了几十里路，仍然没有看到武当山的影子。

尚未明着急道：“那店小二不是说出城几十里就是武当山吗，怎么地现在连影子都看不见，莫非我们又走错了方向吗？”

熊倜也觉奇怪，尚未明又道：“大哥，你目力好，看看前面有没有山岭，我在晚上，十丈以外的东西，就看不大出来了。”

熊倜身随意动，向上拔高了数丈，夜色朦胧之中，果然看到前面有一道山岭，可是离此还有百十里路，便道：“前面大概就是武当山，可是还不近，我们这样走法可不行，到了那里，只怕真气又不容易凝练了，还是走慢点吧。”

又跑了五六十里路，见前面有一条大河阻路，尚未明道：“这里大概就是店伙所说的南河了。”

熊倜一看，河面甚宽，发愁道：“这么晚了，不知找不找得到渡船，要不然，这么宽的河面要飞渡过去，只怕不太容易。”

其实他是为尚未明着想，若以他的身手，只要少许有些着力之处，便可飞渡这数十丈的江面。

尚未明果然道：“我轻功比起大哥来，可差得还远，假如真找不到渡船，我还真过不去。”

两人沿着河岸走了半晌，忽然听到有马蹄之声传来，在静夜中显得非常刺耳，他们一惊，尚未明道：“这么深夜，怎的还有人赶路。”

话未说完，熊倜已看到有七、八匹健马也是从他们的来路驰来，到了河边，马背上翻身跳下几条大汉，熊倜惊忖道：“看这几人的穿章打扮，竟好像是天阴教徒的样子，他们到此却又为何呢。”

在这种时候，他不愿多惹是非，便拉着尚未明远远避来。

哪知那几个大汉已凑了过来，其中一人道：“这两个羊牯还在河边溜达什么，李老三，你去瞧瞧。”

有一人答应了，便走了过来。

熊倜脚步一幌，大声道：“张兄，古人云：秉烛而夜游，良有以也。今以你我虽未秉烛，但却也可直追古人了。”

尚未明是何等聪明人物，眼珠一转，便猜着了熊倜的心意，也笑道：“夜清如水，水清如镜，回去小弟定要做几首诗记此良宵。”

熊倜笑道：“对，对，张兄的诗，小弟也必定要奉和两首的。”

他两人一搭一挡，那人果真相信了，走到半路，便回转身去，说道：“这不过是两个书呆子，还在要做诗呢。”

先前那人“哼”了一声，道：“算他们两个小子走运，大爷们要不是有事，先把他们的皮剥下来，看他们还做不做诗。”

尚未明轻轻哼了一声，熊倜将他的手一紧，走得远远的，悄声道：“我们办正事要紧，和这些混蛋一般计较做什么。”

尚未明知道他此刻除了夏芸之外，什么都不想，不禁暗叹：“看来这‘情’之一字，真有不可思议的魔力。”

那几个黑衣大汉，一声呼哨，声音刺锐已极，穿过夜空，在四野震荡着，直传出几里地去。熊倜拉着尚未明，一摇一晃，暗地却在注意着。

片刻，不知从哪里驶来一艘大船，在这并不算太大的河流里，显得极不相衬，熊倜暗忖：“这倒怪了，先前我怎的没有看到。”

他哪里知道这艘船本是停泊在对岸，按着时候驶了过来，他尽在留意岸边，怎会看到此船呢。

那几个大汉跳上了船，却有一人赶着他们骑来的马，朝来路奔去，一个人赶着那么多的马，居然毫不吃力，马上功夫，也算不弱了。

熊倜等那艘船驶了三、四丈，才一拉尚未明道：“跟着这船过去。”

两人身形动处，便向那船掠去，轻飘地落在船上，绝没有发出丝毫声音，熊倜朝尚未明一笑，意思是说：“你轻功也不错呀。”

那些大汉坐在船舱里，高谈阔论，没有一个人发现船上来了人。

船过南河，离岸尚有四五丈时，熊倜便又拉着尚未明窜到岸上。

尚未明此刻才说道：“看那些人都不像是好东西，依我的性子，今天倒真要教训教训他们。”

熊倜道：“我也知道他们不是好东西，我还知道他们一定是天阴教徒，天阴教这两年在江南越来越活跃，可是，不瞒你说，我现在心里急着的只在武当山上，其余的事，也就管不得那么多了。”

过了南河，便是谷城，此时城里四处静悄悄的，熊倜及尚未明并未停留，便直奔武当山。

两人就像是两道流动着的烟光，极快地移动着，直到天色又微微亮了，才到了武当山的山脚。

武当山本是楚北最有名的一处山岳，山属巴山支脉，周围八百多里，有三十六悬岩，七十二高峰。

最高之处，名天柱峰，那就是真武修炼之地。

此外还有南岩，五龙峰，紫霄峰，展旗峰等，都是道家清修之处。

宋徽宗时，羽士张三丰苦练内家秘技于武当山，他的几个亲传弟子，便创立了武当派，流传至今，武林中尊为内家正宗，为天下各宗各派之首，内家剑术，称尊武林。

晓烟未散，山上一片清凉，熊倜及尚未明从容上了山。

尚未明道：“那武当的门人，不知是在此山的何处。”

熊倜道：“只管向前走便是了，我想总会遇到些人的。”

他们沿着山路前起，却不便又施展轻功，人踪过处，山鸟群飞。

走了半晌，于松涛鸟鸣声中，竟隐隐有泉水潺潺之声传来。

高峰白云深处，三两苍鹰在低低盘旋着，地上的野兔，急遽地在野草丛中飞奔，清阴扑鼻，晨露迎面，端的是个好去处。

熊倜及尚未明不觉心神为之一爽，只见遍山弥道，都是些苍松碧竹，十分幽静，连个樵夫都看不到。

越过一道并不太高的山岭，忽见对面一座高岩，高岩上流下一股瀑布，像是一条极长的白练，摇曳天际，澎湃溅玉，击在山石上，溅起无数水珠，又轻轻缓缓地轻轻弯曲着流了下去。

下面是一条很宽很深的山涧，涧水也在奔腾着，他两人举颈一看，就见高岩上刻三个大字，是“解剑泉”，笔力雄浑，不知是何人手笔。

尚未明道：“这里就是解剑泉了，想来玄真观，真武庙也就在前面了，怎地却还不见人影。”

熊倜手一指道：“那不是吗。”

果然前面缓缓行来两个身穿深蓝色道袍的道人，年纪都很青，熊倜及尚未明便也迎了上去。

那两个道人来到近前，其中一个身材较矮的便说道：“两位施主

可是到玄真观去替真武爷爷上香的，施主身上若有佩剑，就请在此处解下。”

熊倜微一拱手，道：“在下等是专诚来拜访武当的四仪剑客的，就请两位道兄代为转禀一声。”

那两个道人对望了一眼，道：“原来两位施主是来找护法的四位师叔的。”他一望熊倜身后的剑，道：“不过……”，

熊倜已自会意，道：“在下身上的剑，本应立即解下，只是此剑不是凡品，不知两位道兄可否通融一下，等在下见了四仪剑客再说。”

那道人微一沉吟，道：“这个贫道倒不敢做主。”

另一个道人道：“最好请两位就在此稍候一下，等我去禀过师叔再说。”又道：“七师弟，你就站在这里陪一下

说完，便自去了。

那道人静静站在对面，也不说话，熊倜及尚未明甚觉心急，尤其是熊倜，他怀念着夏芸的安危，恨不得不管一切，立时冲上山去。



但这几年来的他到底世故略深，只得忍耐着，飞溅的水珠，将他们的鞋袜都溅得有些湿了。

等了一会，远远来了三个蓝袍道人，熊倜一看，却看其中并没有四仪剑客，心中方至疑惑，那几个道人已来到身前。

除了方才那年青道人外，另外的两个却都是留着长髯的，其中一人道：“两位施主可是来找丹阳、玄机、出尘、凌云四位师弟的。”

熊倜忙道：“正是。”

那道人的神色极为傲慢，冷冷说道：“他们四人已云游出去了，施主有什么事，跟贫道说也是一样。”

熊倜一听，不禁愣住了，忙道：“四仪剑客难道全出去了吗。”

那道人道：“出家人不打谎语。”

头先道人道：“若是十分重要的事，跟贫道说也一样。”

这两个长髯道人辞色俱都十分傲慢，尚未明暗怒道：“这两个老杂毛，怎地如此说话。”

熊倜强忍住气，道：“四仪剑客既不在，就请道长们带在下去拜妙一真人，在下……”

那两个长髯道人一齐仰天长笑，打断了熊倜的话。

头一个道人冷笑道：“施主未免将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吧，掌教真人，岂是你们随便能见得的。”

尚未明怒道：“要怎的才能见得。”

那道人又长长一声冷笑，道：“这位施主倒横得紧，可是将我们武当派不看在眼里。”

尚未明领袖两河绿林道，在武林中可算一等人的人物，此刻听了这道人傲慢而无理的话，不禁更怒，道：“看在眼里如何，不看在眼里又如何。”

那道人长眉一立，亦怒道：“两百年来，还没有人敢在武当山发横的，我看你恐怕活得不太耐烦了吧。”

尚未明哈哈笑道：“好一个出家人，一开口说话，却像强盗一样。”

熊倜也觉这两个人太过无理，正想发话，眼角一斜，却见方才那年青道人又奔向山上去，心忖：“难道他又去叫人了。”

再一想：“那四仪剑客出山不知是真是假，芸妹妹不知被这些道人怎样了，看来今日我们不闯上山去，不会得到结果。”他心一横，喝道：“二弟，这两位道长既然有意指教我们，我们也不必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说着话，他进步右削一掌，砍下去却劈向那道人的左颈，喝道：“我就先陪道长走几招。”

他一出手便是杀着，意思是想快些解结这两个道人，闯上山去。

那道人连声冷笑中，避开此招，身手亦自不弱，熊倜制敌机先，连环运掌，将他逼得缓不过气来。

尚未明一看熊倜动手，他岂肯闲着，寻着另一个道人打了起来。

那年青道人在旁看着，却不动手，竟像是有点事不关己的样子。

那两个长髯道人，本是玄真观藏经阁的高手，只因他两人脾气太

暴，在外面犯了杀戒，是以武当掌门便令他两人在藏经阁里闭门思过，哪知今日又犯了老毛病，三言两语，便和人家动起手来。

但这其中亦另有缘故。

原来夏芸被四仪剑客和东方瑛送到武当山后，心中又气又急，又在怪熊倜：“你难道在隔壁那间房里却不知道我被人劫走呀。”又不禁有点后悔：“我真不该惹来一些麻烦。”

东方瑛还没上山，便走了，她也有些后悔：“其实我真不该做这件事，被哥哥知道了，一定要骂死我了，唉，我还不是为了他，可是他知道了，恐怕更不喜欢我了吧。”

四仪剑客却是扬扬得意，认为已替武当派找回面子来了。

他们回到玄真观时，掌教真人正在坐关，他们就将夏芸软禁藏经阁里，请那两位长髯道人，也就是四仪剑客的师兄，苍玄，苍荆两人看守着，苍玄，苍荆虽是四仪剑客的师兄，但是在派中的地位，却不及四仪剑客，武功也比四仪剑客差些，他两人见四仪剑客要他们看守一个女子，虽是不愿，也无法推托，但暗中却不免要埋怨几句，道：“这样一个小丫头，也要我们来守着，真是何苦。”

夏芸聪明绝顶，听了这话，更做出娇怯怯的样子来。

于是苍玄，苍荆两个道人更加疏忽，越发不将夏芸放在眼里，只随便将她关在一个阁楼里，连守都不守着。

夏芸心里高兴，当天晚上，便偷偷溜走了，须知她武功亦非弱手，再加上心思灵敏，竟从高手如云的武当山逃了出去。

第二天四仪剑客知道此事，气得跺脚，直埋怨苍玄，苍荆两人，凌云子更道：“师兄们也是太不小心了，让这样个小姑娘将武当山看做无人之境，日后传出江湖，岂不是个笑话。”

苍玄、苍荆也是气得变色，受了师弟的埋怨，却又说不出话来。

当天四仪剑客又匆匆下山，声言非将夏芸找回来不可，临走时又如此这般将事情的始末一说，他们知道熊倜日内便会寻来，丹阳子道：“他若寻得来时，师兄们就将这事告诉他，并且还告诉他，夏芸虽然跑了，但我们却一定要将她抓回来，熊倜若再要来管这事，便是我们武当派的仇敌。”

凌云子却道：“这事若要告诉熊倜，他岂非要笑我们武当派无用。”

丹阳子考虑了半晌，说道：“其实若不告诉他也是一样，你还怕日后江湖上没有人知道。”

凌云子看了苍玄，苍荆一眼，一言不发，便走了出去。

苍玄，苍荆又气，又惭，等四仪剑客下山后，便一心想寻着熊倜来出气，这日他们走到观门口时，听到有两个年青人到武当山来找四仪剑客，便知道一定是熊倜来了，所以就匆匆赶了去，动起手来。

哪知道他们一向自恃的武功，却不是这两个年青人的敌手，身形全被封得缓不开手来。

他们在观里一向人缘不好，后一辈的弟子，更全都对他们不好，是以那年青人在旁看着，根本不管，神色里反而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

熊倜及尚未明立身先将这两个傲慢的道人伤在掌下，掌影翻飞，眼看便要得手，却不料山上又跑下一人，熊倜应付苍玄，本是绰绰有余，一看来人，暗忖：“这武当派倒的确是不好斗，马上便来了帮手。”

哪知那道人半路上便高叫着：“苍玄，苍荆，两位师兄快住手，掌教真人请这二位施主到观中去一见，说是有话要说呢。”

苍玄，苍荆一听掌教真人的吩咐，哪里敢有一丝违抗的意思。

便是熊倜及尚未明二人也立刻住了手。

后来那道人来到他二人面前，单手打了个问讯，说道：“敝派掌教真人请二位施主到玄真观里一叙。”神情倒谦和得很。

熊倜便也恭谨地答应了。

那道人又道：“数百年来，敝派都谨守真武爷爷的教训，没有人带着剑上山去。”他笑了笑又说：“这不是敝派狂傲自大，还希望施主也能体谅我们的苦衷，将剑留在这里。”

这道人说得极为客气而圆滑，熊倜无法推托，只得将剑解了下来。

须知这道人若是恃强硬要，熊倜是万万不会解剑，此刻这道人如此说，熊倜反而觉得自己的确是应该将剑留在这里的。

他双手将剑送到那道人面前，方想说这剑的珍奇，又怕人家误认为自己太寒酸。

那道人接过剑来，便笑道：“施主请放心，这柄剑想必是神物利器，贫道一定命人在此好好看守。”他面上微露一丝狂傲的光芒，接着说：“我料还没有人有这胆子到武当派来抢剑的。”

熊倜知道这武当派的确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是以并不怪那道人的狂傲。

那道人又对苍玄，苍荆两道人道：“师兄们也请回观去，等一会掌教真人也有话吩咐哩。”

苍玄，苍荆答应着，面上难看已极，那道人却不理会，将剑交给那两个年青道人道：“你们好好在此看守着。”

熊倜见这道人白面无须，看起来只有三十左右，但神态庄重中却又带着些威严，不禁起了好感，问道：“道长法号弟子尚未得知。”

那道人微微一笑，道：“贫道飞鹤，虽然不曾在江湖中走动，却也曾闻得熊大侠的英名。”

熊倜暗道：“他倒晓得我的姓名了。”

飞鹤道人又用眼睛看着尚未明道：“这位施主神采照人，想必是



也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

尚未明见这飞鹤平易近人，便笑道：“弟子尚未明，只是江湖小卒罢了，哪里说得上是成名的英雄。”

他以为飞鹤子必也知道他的名头，哪知道这飞鹤子是武当掌门的徒弟，一直随在妙一真人的身侧，的确未在江湖中走动过，尚未明成名于两河，他也不知道，只说了声“久仰”。

飞鹤子领着他们缓缓向山上走去，此时旭日已升，但山道上仍是阴凉得很，一路上，飞鹤子和熊倜及尚未明随意谈笑着，丝毫没有敌意。

他步履安详，脚下尘土不兴，两眼的金光，也是敛而不露，熊倜暗忖：“看来这武当派，倒的确有几个高人。”

蜿蜒地向上走了半刻，前面一大片松林中，隐隐露出一排红墙，飞鹤子脚下加快，到了观门前，熊倜抬头一望，见观门上的横额上，写着三个斗大的金字，是“玄真观”。

观门开了半扇，松林里鸟语啁啾，松簌鸣然，看去真是个仙境，令人俗虑为之一清。

熊倜及尚未明随着飞鹤道人走进观门，院中打扫得一尘不染，干净已极，有几个道人在大殿上烧着香，诵着经。

飞鹤子引请他们两人走进东配殿，苍玄，苍荆却转到后面去了。

东配殿上供的神像，正是张三丰真人，手里拿着拂尘，凝目远望，栩栩如生，想来塑造这神像的必也是个名匠。

熊倜及尚未明看到这内家武术的宗祖，不禁油然而生敬意，走到招垫前，肃然跪了下去。

转出东配殿，又是一重院子，再转出这院子，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园子。

园子里种着的都是松梧柳柏，和翠竹之类的树木，没有花的点缀，使这个园子看起来更幽雅得很。

走进这园子后，飞鹤子的态度更恭肃了。

他轻声对熊倜等道：“贫道去回禀家师一声，两位在此稍候。”熊倜及尚未明应了，暗忖：“这里大概就是武当派的掌教真人清修之地

了。”

须知妙一真人近年虽然不问江湖中事，但武林中人对她仍是极为尊敬，就算熊倜和尚未明走到这里，都不免有些惶恐的感觉。

片刻，飞鹤道人又走了出来，笑道：“家师请两位进去。”

穿出一大片竹林，进前是一间极精致的房子，门窗都挂着青色的竹帘子。

飞鹤子轻轻地走到门口，似乎没有一点声音，门里却有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进来。”

熊倜及尚未明走上两步，飞鹤道人掀起竹帘子，道：“请进。”

房中散发出一股袅袅清香，熊倜及尚未明恭谨走了进去，见朝门放着的榻前，含笑站立着一个羽衣星冠的道人。

他们知道这就是武林的最大宗派的掌门妙一真人了，只见他清癯的脸上，带着的是温和的笑容，并没有一点傲慢或是冷峻的样子，这和他们的想法大不相同，但是他却另有一种力量，使这两个身怀绝技的侠士，在他面前，不觉感到自身的谦卑。

妙一真人的目光，闪电般在他们脸上一转，熊倜及尚未明低下头去，便要下拜，却被他轻轻拦住了，只受了半礼。

妙一真人微笑道：“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两位果然都是练武人中千百年难见的奇才，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名动江湖了。”

两人谦虚着，这谦虚是真诚的。

然后熊倜极谨慎而小心地将他们的来意说出，并且道：“夏芸太年轻，不懂世故，还望前辈能念她无知，饶恕她这一次。”

“原来你还不知道。”妙一真人微笑着道：“那位夏姑娘贫道根本没有见过她，飞鹤，你过来，将这事说给两位听。”

飞鹤道人这才将夏芸如何逃出，四仪剑客如何大怒去追，说给熊倜听。

妙一真人的脸上，仿佛永远是微笑着的，说道：“其实这点小事，贫道也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几个小徒在那里闹罢了。”

他面容一整，目中露出威严的光芒，又道：“他们几个近年来在

江湖里也闹得太厉害了，些许小事，便含怨必报，哪里还有出家人的样子，尤其是苍玄，苍荆那两位孽障。”

熊倜听见夏芸逃去，又惊又喜，喜的是她居然没有吃到任何苦头，惊的却是怕她又被四仪剑客追到，但是他表面上仍在矜持着，极力的使自己的情感，不露出一分到表面上来。

妙一真人对这两个年青高手仿佛甚加青睐，殷殷垂嘱，问及两人的师承，他又道：“飘然老前辈我在二十几岁，云游四海时，见过他老人家一面，一别数十年，不知他老人家怎样了。”

熊倜泣然道：“家师已仙去了。”

妙一真人太息道：“令师人上之人，淹留人间百数十年，终于仙去了，想来世人营营名利，又是为着何来呢。”

熊倜及尚未明两人，在精舍里逗留了约莫一个时辰，才告辞出来。

妙一真人送到门口，笑道：“两位小友，他日有暇，不妨再来一晤，贫道和两位虽然匆匆一面，但却可看出两位必非池中之物。”

他们又谦谢着，随着飞鹤道人走出园子，偌大的玄真观，静悄悄

地没有丝毫人声，熊倜暗自感叹：“世事的确每难预料，你预料中的凶险，往往却是安详，而你所没有预料得到的，往往却是极大的凶险，人算又怎敌得过天算呢。”

飞鹤道人一路相随，走出玄真观，熊倜脑海中混混沌沌，都是夏芸的影子：“她此刻在哪里呢。”他反复思考着。

隆隆的水声传来，他们又快到解剑泉了，飞鹤道人笑道：“解剑泉一到，便是贫道和两位分手的时刻了，但望二位前途珍重。”

转过一道山曲，解剑泉便已在望，飞鹤道人突然惊呼了一声，双脚顿处，身形掠起三丈余高，嗖地朝解剑池旁的巨石奔去。

熊倜也是一惊，他看到先前守着自己那柄剑的二个年轻道人，都卧倒在地上，来不及招呼尚未明，也掠了过去。

果然，那二个年轻道人像是被人点了穴道，晕迷着倒在地上。

飞鹤道人略一查看，便知道他二人此刻所点的，一是背心的“阳关”穴，一是脑后的“玉枕”穴，遂伸手一拍一捏。

哪知道那年轻道人动也不动，飞鹤大惊：“怎地连我这解穴手法

都不能解开此人所点的穴道，但是武林各门各派中，我尚未听说有我不能解开的穴道呀，此人敢到武当山上撒野，又是谁呢。”

熊倜掠到身后，看到自己的“贯日剑”连影子都没有了，再试着去解那两个道士所点的穴道，哪知道这点穴人所用的手法，竟不是天下武林中任何一个宗派所有的。

## 第十八回 解剑池畔，千幻剑气；黑煞掌下，二挫煞威

熊倜及尚未明连夜赶至鄂中名山武当，听到夏芸已经逃走了消息的熊倜，虽然觉得有些担心，但也解开一部分心事。

他们在武当掌教丹室中的片刻清谈，也使他们的胸襟开朗了不少，这位丰神冲夷的道人的玄机妙语，在在使他们心折。

于是他们带着一种和他们上山时完全不同的心境，和飞鹤子缓步下山，哪知走到解剑池边，却见到发生了这等事。

这不但使熊倜惊异，迷乱，就连飞鹤子也不免变色。

空山寂寂，水声淙淙，除了这两个年青的道人之外，谁也无法说出这事的真相，但是这两个年青道人穴道被点，口不能言，手不能动，已经形如废人，又怎能自他们口中问得真相。

飞鹤子见到自己曾经夸下口替人家保存的剑，现在无影无踪，自己的两个师侄，也被制住。

最难堪的是点住这两个师侄的点穴手法，竟不是自己能解得开的。

须知武当派乃内家正宗，点穴一法，本是传自武当名家单思南，



而今居然有武当派解不开的点穴手法，飞鹤子惭怒之外，又不免惊异。

熊倜此刻的心境，更是懊恼万分，他大意之下，失去了“倚天剑”，那是完全咎在自己。

此刻“贯日剑”的失去，却是他自己没有半点责任的。

人们对于自己的过失，每每容易宽恕，但是对于别人对自己所犯的过失，就没有那么宽大了。

是以他虽然并没有说出难听的话，脸上的神色，却已难看已极。

飞鹤子如何看不出来，但惶急之中，竟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说。

于是，这三个人都难堪的沉默着。

良久，飞鹤子一跺脚，向熊倜抱拳说道：“贫道实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在武当山上，看来江湖上未将武当派看在眼里的，大有人在，贫道除了对阁下深致歉意外，别无话说。”

熊倜暗哼一声，忖道：“你深致歉意，又有何用。”冷冷地望着他，也不说话。

飞鹤子目光四转，熊倜心中的不满，他已经觉察到了。

这种无言的不满，甚至其中还带着些轻蔑，飞鹤子不禁也微微作色，道：“等到我这两个不成材的师侄血脉活转的时候，贫道只要一知道夺剑人的来历去路，无论如何，也会将阁下的剑取回。”他语声也变得有些不客气了：“三个月之内，贫道若不能夺回此剑，那么……”

他话声尚未说完，突地传来几声极清朗的锣声，在深山之中，声音传出老远。

这锣声对熊倜来说，并不是生疏的，他心中一动，暗忖：“难道‘贯日剑’也落到他的手上。”转念又忖道：“他迢迢千里，跑到武当山来，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他真要并派各派，独尊武林吗。”

飞鹤子虽然被这锣声打断了正在说的话，可是他并不知道这锣声的来历，望到熊倜脸上的惊疑之色，暗忖：“这锣声又有什么古怪。”遂也不禁转过头去，望着这锣声传来的方向。

尚未明虽然以前并没有亲耳听见这奇异的锣声，但是他江湖阅历较丰，眼皮又杂，仿佛忆起这锣声的来历。

于是他转脸向熊倜悄悄地说道：“大哥，这是不是就是天阴教。”

熊倜一摆手，点了点头，目光瞬也不瞬的望着那条向山下蜿蜒而上的山路，“锣声响过，他也该出现了吧！”他在警戒着。

飞鹤子却接着尚未明的话问道：“天阴教？”

他足迹未出武当，自然不知道这锣声和天阴教的关连。

但是他也觉察到事情的蹊跷，探手入怀，取出一粒石子，一扬手，向池畔的一株树上打出。

石子击中树叶或树枝，应该发出“吧”的一声。

哪知石子飞到树上后，竟然“当”地发出一声巨响，声音清越悠长，比锣声传得更远。

熊倜及尚未明，惊异地朝那棵树上望去，随即了然。

原来那株树的桠枝之间，挂着一面铜钟，石子击在钟上，自然会发出那种清越而悠长的声音。

“想来这就是武当山的传警之法了。”

就在这一声钟响之后，山路上又传来三声锣响，声音比起上一次更显得清朗，想是发声之处已较上次近了些。

熊倜皱眉道：“果然来了。”他往前走了几步，靠近飞鹤子说道：“恐怕夺剑之人，就是此人呢。”

飞鹤子变色问道：“谁？”

熊倜剑眉一轩，朝山道上微微指了指，飞鹤子凝神望去，山道上果然已缓缓走出数人来。

那是四个穿着黑色长衫的中年汉子，步履矫健，目光如鹰，显见武功都已有很深的根基。

再朝后望去，是四个白罗衣裙的中年美妇。

这八个人俱都笑容从容，像是游山玩景而来，飞鹤子心中大疑：“这些人是何来路。”

熊倜一眼望去，见前面那四个黑衣汉子内，竟有吴钩剑龚天杰在，

方自一皱眉，眼光动处，看到一人向自己点头微笑。

于是他定睛一看，脸上的颜色变得更厉害了。

原来那向他点头微笑的人，竟是粉面苏秦王智逮。

他虽然心中厌恶，可是他却做不到不理一个向他点头微笑的人。

于是他也远远一抱拳。

飞鹤子疑云更重：“原来他们竟是认得的，但是他为何又说夺剑的就是这些人呢。”

此中的真相，他丝毫不明了，就是铁胆尚未明，又何尝不在奇怪呢。

这男女八个人一走出来，就像是漫不经心地，分散在四周。

接着，山路上大踏步走来一个黑衫老人，尚未明骇然忖道：“此人的功力好深。”

原来那老者每一举步，山路上竟然留下一个很深的脚印。

熊倜微一思忆，也自想起此人就是那日在泰山绝顶上，以极快的手法，点中生死判汤孝宏等人穴道的黑煞魔掌尚文斌。

他心里也不免有些砰然不定，方自转着该怎样应付的念头。

突地眼前仿佛一亮，山路上转出一双绝美的少年男女，他依稀觉得很面熟，再一细想，目射奇光，恍然悟道：“原来是他两人。”

飞鹤子及尚未明，也被这一双少年男女吸引住了目光，方自暗里称赞着这一双少年男女的风姿，山路上又转出两顶山轿来。

这两顶山轿，形状和普通的爬山虎差不多，但是抬轿子的人，却和普通的大不相同，原来这抬轿的轿夫，竟是两男两女。

再往轿上一看，熊倜不禁更是变色，但是他还忍得住。

尚未明一拉熊倜的衣襟，低声道：“果然就是这个小子夺的剑。”

流水依然，群山仍旧，山水并未因这些人的到来而有丝毫改变，依然是静寂的。

但是熊倜，尚未明，以及飞鹤子此刻的心境，却极强烈地激荡着。

虽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并不相同。

“这两个男女是谁，看来气派这么大，这男的手里拿着的剑，光芒灿然，像是柄宝剑，不知道是否就是熊倜那柄，此人竟敢在武当山解剑池畔夺剑，而又从容地走回来，武功必定不弱，江湖中又有谁敢这么藐视我武当派呢。”

飞鹤子虽然也曾听到过天阴教的名气，但是他仍然并未在意，他久居深山，对武林中的事知道的并不多，是以就算见了这么的阵仗，也没有想到这山轿上坐着的一双男女，就是使武林中人闻而色变，山东太行山天阴教的教主，战璧君焦异行夫妇。

“这山轿上坐着的，想必就是天阴教主夫妇了，若非我亲见，我真难相信天阴教主竟是个这么年轻的书生。”

尚未明虽然已经猜到这就是天阴教主夫妇，可是心中仍然有一份怀疑。

这怀疑是合理的，若是你发觉一个令武林中那么多在刀口舔饭吃的朋友一听了就头皮发涨的脚角，竟是一个这么的人物的时候，你也

会有和他一样的感觉。认为这几乎有些不可能。

只有熊倜的想法是肯定的：“这天阴教主夫妇，几年来非但没有显得老，而且好像还年轻了些，看来他们的内功，造诣的确很深。”看到焦异行手中抚着的长剑，脸色阴沉如铁。

“可是你如果这样欺我，我也要和你斗一斗呢！”天阴教主的名头虽然使他不安，甚或还带些惊震，可是却绝未使他气馁。

试想他当年在泰山绝顶还敢和焦异行一拚，何况他现在的武功，又远非昔日可比了呢。

不知是他们不愿意说话，还是不知道哪句话是适合于此时的。

总之，他们三个人仍然是沉然的，只是他们三人彼此的不满和存在他们三人心中的难堪，此刻俱已因这外来的变故而消失了。

代替着的是一种默契，一种齐心来应付这些事的默奥。

战璧君面如银丹，明眸善睐，依旧貌美如花，也怀旧是未语先笑，带着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道：“喂，你看人家武当山风景多好，不像咱们山上，不是光秃秃地没有树，就是生些难看死了的小树。”



焦异行轻轻的摸着手中的剑，像是对这柄剑喜爱已极，听了战壁君的话，朗然一声长笑。

这笑声超越了松涛声，虫鸣声，流水声，在四野飘荡着。

山轿停下，他跨下轿子来，行动和任何一个普通人毫无二致。

你甚至不容易看出他武功的深浅。

他伸手一挽战壁君扶着他的手，袅袅婷婷走了下来。

样子更是弱不禁风，像是久着深闺偶然出来踏青的少奶奶。

聪明人掩饰自己的长处，往往比愚人掩饰自己的愚蠢更热心。

因为被掩饰着的东西，更会令人生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熊倜望着他们气态之从容，而公然将自己的剑拿在手上，一时倒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怎么启口。

焦异行谨慎地将剑插入鞘里，他的目光一横，恰巧和熊倜的目光

相对。

但是他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来，微微招了招手，那两绝美的少年男女便走过了去。

他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只有对面的人才听得见，然后他伸手入怀，掏出一张烫金名帖，交给那一双绝美的少年男女。

熊倜见了他这一番做作，倒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暗暗寻思：“他巴巴地跑来武当来，难道只是为了投帖拜访吗。”

这时那一双绝美的少年男女已走了过来，在经过熊倜身前的时候，那俊美的少年竟然朝熊倜微微一笑，低声说一句：“别来无恙。”熊倜一愕，那少年已自擦过身侧，走向后面的飞鹤子。

飞鹤子武功之高，在武林中虽已可称为绝顶高手，只是临事待人的经验，却知道得太少。

是以那一双绝美少年一齐向他躬身为礼的时候，他竟不知道该怎么措词应付，这种场面是十分尴尬的，也是武林中甚少遇到的，因为在武林中混饭的人物，大都是久走江湖，即使是口才笨拙的人，在经过一段日子的磨练之后，也会变得言词便捷了。

那俊美的少年望着那少女相视一笑，朗声说道：“山西天阴教司礼坛护法黑衣摩勒白景祥，白衣龙女叶清清，奉教主之命，投帖拜山。”说着他将那烫金名帖高举过顶，交向飞鹤子。

尚未明一掩口，险些笑出声来，暗忖：“这厮真有意思，居然将老道当做强盗，投帖拜山起来。”他身为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对这些绿林道的礼数，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

可是飞鹤子却全然不知所指了，他伸手接过帖子，纳纳地正想找出话来说。

黑衣摩勒又微笑道：“就烦道长通报贵派掌教，就说天阴教主有事求见。”那白衣龙女接口笑道：“还望贵派掌教真人，拨冗一见。”

飞鹤子整容道：“贵客远来，请在此稍候，贫道这就去通报掌教师尊。”他一看仍然躺在地上的两个师侄，心中虽然疑窦丛生，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问出来，虽然他也感觉到熊倜失剑之事，必然和这一批诡异的来客有着关连。

只是人家既是这样礼数周全，自己却又如何能变颜相询呢。

于是他望了熊倜一眼，仿佛是征求熊倜的答覆。

哪知熊倜心中正在盘算着，并没有看到他这内含用意的一瞥。

于是他微一迟疑，便回身走了。

尚未明在这里，本来只是个旁观者，此时却心中不忿：“这些天阴教徒果然没有将人放在眼里，居然公然拿着夺自别人的剑——”

他不知道熊倜这几年饱经忧患，已经变得深思远虑，还以为熊倜是在怯惧着天阴教的人多势众。

他生性刚强，宁折毋弯，昂然走了上去，朝焦异行一拱手。

焦异行眼光一瞬，看见他只是个后生，很没有放在心上。

尚未明更是气往上撞，冷然道：“这位敢情就是名传四海的天阴教焦教主了。”

焦异行淡淡一笑，道：“不敢。”

“兄弟久闻焦教主大名，真可以说得上如雷灌耳。”尚未明哼了

一声，道：“今日一见，哈，哈，却也不过如此。”

他此话一出，在场众人莫不大吃一惊，须知天阴教在今日武林中，真可以说得上是声威赫赫，从来没有人敢一捋虎须，此时见一个年青人竟然敢当着教主的面说出这样轻蔑的话，焉有不惊奇之理。

焦异行自是大怒，但他摆着一派宗主的身份，故意做出不屑的样子，敞声一笑，道：“这位朋友嘴上还留些神的好。”

尚未明何尝不知道自己已身在危境，他全神戒备着，眼角微斜，看见那功力深厚的黑衫老者，正满脸煞气的朝自己走了过来，两道眼光，像刀一样地盯在自己身上，走得虽然不快，但声势煞是惊人。

其余的天阴教众，也正已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眼光看着自己，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已悬在那黑衫老者的掌下似的。

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尚未明却不在意的哈哈一笑。

他胆气实有过人之处，否则当年怎敢孤身一人，闯入两河绿林道的群雄之会。

他眼角甚至再也不向那黑衫老者瞟一眼，眼中带着些冷笑，朝焦

异行道：“兄弟虽然只是个江湖上的无名小卒，但是却也不敢忘却江湖中的道义，更不敢做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焦异行面孔一板，凛然说道：“朋友说话可要放清楚些。”

尚未明的目光毫不退缩地，仍瞪在他脸上，道：“兄弟倒想说清楚些，只怕说清楚了，阁下……”他冷笑连连，自己顿住了话。

当然，纵然他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他话中的含义，还有谁不明白的。

那黑衫老者此时已走到他身侧，阴笑道：“只怕阁下以后再也无法说话了。”语声方落，双掌齐出，风声虎虎，直击尚未明的肋下。

尚未明虽然做出漫不在意的样子，可是他心中哪里有半点松懈。

黑衫老者的双掌堪堪击到他的肋下，他猛一错步，身形向后滑开尺许，在黑衫老者的双掌方自递空的那一刹那，右手五指环扣，疾地去锁那黑衫老者的脉门，左掌向外反削，突又变了个方向，拇指外伸，竟然以拇指点向黑衫老者腰下的“笑腰穴”。

他非但避招避得恰到好处，这扣脉，反削，点穴，一招三式，不

但出手如风，招式更是诡异已极。

那黑衫老者正是天阴教里，掌龙爪坛的坛主，江湖上早已闻名的黑煞魔掌尚文斌。

尚未明这一招的运用，实在远出那黑煞魔掌的意料之外。

但他究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左掌猛地划了个半圈，竟以“金丝剪”的手法去反剪尚未明的手腕。

右肘一沉，撞向铁胆尚未明左臂臂弯的“曲池穴”。

两人这一交手，在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刻里，便已各各发出数招，尚未明闷哼一声，双臂向内圈了回来，猛地吐气开声，脚下又一换步，双掌齐发，击向尚文斌的前胸。

他这一招完全是以硬搏硬，丝毫没有将对方那种惊人的内力放在心上。

黑煞魔掌一声冷笑，双掌也自推出。

就在这一刻里，每个人心里都泛起一个念头：“这小子竟然敢和

以黑煞掌力称雄武林的黑煞魔掌较量掌力，真是找死。”

只有熊倜仍然安详地站着，他和尚未明对过两掌，知道尚未明的掌力，并不在自己之下，黑煞魔掌虽然威名赫赫，内力惊人，但是自己自忖功力，也不惧他，那么以此类推，尚未明当然也不会吃亏。

但是他对尚未明的这一番举动，并不十分赞成。

因为他心中所盘算着的是：将这次“贯日剑”被夺的责任，全放在武当派身上。

这并非他的怕事，而是有好几种的理由，使他有这种想法。

第一，他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武当派本应负起全责，自己又何苦多费力气，何况他在将自己和对方的实力估计过之后，知道若然动手，吃亏的绝是自己这方，他临事一多，自然将事情的利害分析得较为清楚。

其次，他也想到自己在武当山上总算是客，就是照江湖道的规矩，也不应该在武当山上和人动手。

他虽然不免将对方的实力估得高了些，但这是他多次的经验造成



的谨慎，须知他第二次出师之后，真正动手的一次，就是在甜甜谷里和玉面神剑常漫天，散花仙子田敏敏所交手的一次。

而那一次，他并没有占到半分便宜。

是以他对自己的实力，又不免估计得低了些，他哪里知道，玉面神剑的剑术，在十年前已可称得上是绝顶高手，而玉面神剑，散花仙子那种暗器和剑术配合的阵法，更是独步天下。

他心中的念头，一瞬即过。

那铁胆尚未明，也造成了一件令天阴教里的每一个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实。

原来他和黑煞魔掌四掌相交，每个都退后了几步，虽然是不分胜负，但是已使那些对黑煞魔掌抱着信心的人，惊异得叫出声来。

焦异行夫妇也不例外，战璧君身形一动，挡在尚未明和黑煞魔掌之间，咯咯笑道：“哟，这位小老弟，功夫倒真不错，喂，我说你贵姓呀。”战璧君天性奇特，永远带着甜笑向人说话。

即使那话中含有制人于死的含意。

可是她这种娇媚的语气，倒真使尚未明一愕，但是他立即回复平静，将体内的真气，极快地运行了一周，证实了自己的确未因方才那一掌，而受到伤害，才朗声道：“兄弟的姓名，并没有说出的价值。”他冷冷一笑：“尤其是在名震天下的天阴教主面前。”他目光一凛：“可是兄弟若是不说，别当兄弟怕了两位。”他说到此处，脸上已换了三种表情。

战璧君咯咯娇笑道：“那么你倒是快说呀。”

“兄弟便是河北的尚未明。”

战璧君又“哟”了一声，目光甜甜地围着尚未明的身子打转。

熊倜暗笑忖道：“这位天阴教主看起人来，可真让人吃不消。”铁胆尚未明报出名号后，每个人心里各有不同的想法。

焦异行忖道：“此人若能拉入我派，倒是个得力的帮手，看他武功，竟不在我教的几位坛主之下。”转念又道：“只是他和那姓熊的在一起，若想拉他入教，绝对困难得很。”

黑煞魔掌尚文斌和尚未明换了一掌，心中又惊，又怒，此刻听到

他也是江湖中成名的人物，心里反而好受些。

黑衣摩勒和白衣龙女，对尚未明不禁更加注意，心里想着：“原来他也是和我们并列‘三秀’的人物呀。”再一望熊倜，暗忖：“这么一来，‘武林三秀’居然全聚在武当山了。”

焦异行也跨上一步，朝尚未明道：“原来阁下就是尚当家的，久仰得很，我天阴教虽然和尚当家的甚少连络，但总算同处两河。”他微微一笑，目光在熊倜身上转了两眼，又道：“今日尚当家的仿佛对敝派甚为不满，这个倒要请教了。”

战璧君接口笑道：“是呀，尚老弟，咱们可没对不住你呀，你干嘛对咱们那样呢。”

焦异行自持身分，话说得总留几分余地，战璧君却喋喋呱呱，俏语甜笑，让你猜不透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尚未明冷笑道：“兄弟无名小卒，哪里高攀得上两位，更不敢对两位有什么不满。”

他目光紧紧瞪着焦异行，道：“教主说得好，兄弟和贵教总算同处两河，教主若能赏兄弟一个面子……”他此刻话还得已没有先前那

么锋利，但目光仍然是凛锐的，焦异行暗忖：“这厮的眼神好厉害，看上去真还有些威棱呢。”

战璧君又接口笑道：“哎哟，什么给不给面子嘛，尚老弟有吩咐，只管说出来好了。”

尚未明一皱眉，他对这巧笑善言的战璧君，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觉将厌恶天阴教的心理，减去了大半，但是他极端不愿意有任何人知道他心中的感觉，是以借着皱眉来掩饰面上可能发生的变化。

人类情感的难以捉摸和无法控制，往往给世间凑了不知几许喜悦和忧郁，尚未明此时虽然还不能确定他此时情感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地，他对战璧君已经有了极大的好感。

他抬头一望，战璧君的一双水淋淋的眼睛，仍带着甜笑在望着他。

他心中更乱，不禁暗自责备着自己，正强自收摄住心神，想要答话

忽地听到身后风声嗖然，他本能地错掌换步，向后退转。

哪知来的却是飞鹤子。

飞鹤子身形好快，飞掠而来，擦过熊倜，猛地停顿在尚未明身侧，一发一停，丝毫没有勉强做作的神态。

熊倜暗赞：“这飞鹤子的武功，看来竟还在名满江湖的武当‘四仪剑客’之上呢。”

飞鹤子身形停在尚未明的身侧，也就是焦异行的对面。

此时他脸如秋霜，已不是方才的和蔼，冷冷向焦异行道：“贵教远来，敝派掌教真人感激得很，只因掌教真人已经坐关，实在不能够接待各位，持命贫道前来深致歉意。”

焦异行剑眉一竖，已然有些变色。

飞鹤子眼光随着他的眉毛一扬，接着道：“只是教主，教主想要的东西，家师没有，就是有的话，也万万不能交给阁下。”

他话讲得斩钉截铁，不客气的程度，尤在尚未明之上。

熊倜暗忖：“这天阴教跑到武当山来，却又是问妙一真人要些什么东西，妙一真人根本没有见到他们，何以却能知道他们的来意呢，

难道他真的已经能够未卜先知了吗。”

但是他随即一笑，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焦异行此时脸上神色已经大变，似乎也不再摆着一派宗主的架子，厉声道：“就叫阁下转告令师，一个时辰之内，就是令师不愿接见我等，我等却也说不得要硬闯一闯了。”

飞鹤子冷笑道：“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话声方落，深处传来几声钟声，入耳嗡然，若有知音之人，当可听出这铜钟最少也是百年以上之物，是以才会发生这种声音来。

余音袅袅，久久不散。

山道上忽然一道走来四个道人，一色蓝布道袍，手中横捧着剑。

这四个道人身后，又是一排四个道人，又是穿着蓝布道袍，捧着长剑。

熊倜放眼一望，山道上至少走来四、五十个蓝袍道人，心中大定，忖道：“这武当派果然不好惹，惹了他比惹了谁都麻烦。”

焦异行连连冷笑，道：“就凭着这些人，就想能拦得住我吗。”

飞鹤子也冷笑道：“试试看。”

焦异行仍未放下手中的剑，此时他弹着剑鞘道：“这个倒真要试一试。看看武当派的四仪剑阵到底有什么奥妙。”

粉面苏秦王智速忽然急步走了过来，附着焦异行的耳朵说了两句话，焦异行不住地点头，仿佛对王智速的话赞成的很。

熊倜忖道：“不知这个小子又在出什么鬼主意了。”

此时大家都已剑拔弩张，原已是一触即发，而且一发便不可收拾的局面。

哪知焦异行突然朗声笑了起来，说道：“武当派果然是名门大派，不同凡响，既然不准敝教上山拜谒，那敝教就告辞了。”

他此话一出，倒真出了每个人的意料之外，俱都一愕。

黑煞魔掌面带怒容，叫道：“教主——”

黑衣摩勒白景祥应了一声，一伸手，自怀中掏出一面金光灿然的小锣，右手并指，方要敲下。

熊倜见事件急迫至下，也可不能再缄默了。

于是他猛地厉喝：“且慢。”

他自始至终未落一言，现在突然厉喝了起来，每个人的目光，都不期而然地落到他的身上。

战璧君又是咯咯娇笑着向焦异行道：“喂，你看人家才几年不见，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尚未明一怔：“原来这女子竟是和大哥自幼相识的。”

他却不知熊倜和天阴教主夫妇，仅仅是昔年在泰山绝顶有一面之识，他那时仅有十六、七岁，虽然身躯发育已如成人，但脸上仍是稚气未脱，是以战璧君此刻才会有此一说。

焦异行也自点头道：“不错，不错，果然出落得一表人才。”语气中一付老前辈的派头。



他一转脸，向粉面苏秦王智迷一招手，道：“王舵主，你陪这位老弟聊聊，我们要先走了。”

语气中仍然完全没有将熊倜放在眼里。

飞鹤子等心里都在奇怪：“这熊倜怎地和天阴教徒都这般厮熟。”

焦异行说完了话，用袖拂了拂衣裳，左手仍拿着剑，缓缓地走向山轿。

哪知眼前突然一花，肋下风声飏然。

他武功诡异，不避反迎，左手剑鞘倒转，右手动也不动，他自持宗主身份，不愿意做得太难看，哪知却吃了亏。

因为这时他已看清来袭的是熊倜，他并未将熊倜看得很重，是以他只轻描淡写地发出一招，但却已经是守中带攻的妙着了。

熊倜一反腕，攻击的右手圈回来抓焦异行中的剑，左手前削，闷“嗯”了一声，猛运真气击向焦异行右胸的空门。

焦异行微一大意，觉出袭向右胸的掌风的强劲，远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出手之快，拿捏时间之准，在在都骇人听闻。

他此时左手手中的剑鞘，已被熊倜抓着，如果他想避开击向右胸的那一招，势必非要撤剑不可。

但他一派宗主，名摄天下，实在不愿意失此一招。

不过除此以外，又实在别无他法解救，在场众人大都是武林名家，看到熊倜出手之劲，运掌之妙，身形之快，都大吃一惊。

王智速暗忖：“看来熊倜这几年来，武功又比以前进步了太多，此人若不好好收拢，日后必定成为天阴教的大患。”

战璧君夫妇连心，身形微动，玉指斜飞，口中娇笑道：“喝，小兄弟真动手呀。”

尚未明心中一冷，暗忖：“原来她在对敌动手时都会笑的。”

但此时熊倜已在险境，他也无暇再去寻思这些私情，剑眉一张，也窜了过去。

那时眼前黑影一动，黑煞魔掌又拦在他身前，他冷笑喝道：“好。”错步团拳，双掌又尽力而出，向黑煞魔掌前胸猛击。

那边焦异行无可奈何，在性命名誉的权衡之下，究竟是前者更重要得多，心意一决，左手撤剑，身形向后飘了开去。

熊倜一招得手，方暗喜“侥幸”，一双凝玉般的春葱，已随着娇笑而来，疾指自己右臂的“曲池”，肩下的“肩真”两处大穴，出手之“狠”，“准”，“迅”，令人悚然而惊。

熊倜一惊之下，退步变肘，曲腰错掌，方才避开此招。

焦异行后退的身形，又像行云流水，掠上前来，左手箕张，右掌斜击，上击面门，下打胸腹，一招两式，端的非同小可。

天阴教主夫妇两人合力联掌，威力岂是等闲，熊倜只觉得左右上下，全身都在对方掌力之内。

尚未明与黑煞魔掌再次对掌，这一下两人全力而施，情况更是惊人。

掌风方自相接，两人身形都已站立不稳，斜斜向后倒下。

粉面苏秦暗骂：“真笨。”心想：“你既然知道掌力和人家一样，又何苦非要和他对掌，这岂非变成拼命了吗。”

他一生所做所为，全是仗着心智机狡，凡事都想行险侥幸，见了这两个都是性情刚烈的人的行事，自然觉得太笨。

飞鹤子的心理却和他完全不同，暗赞：“这才是大丈夫的行径。”

相同的一件事，在人们的心里，却会引起不同的想法。

熊倜身随意动，右手剑鞘横扫，左手立掌如刀，身形却向左后方滑了出去，但饶是这样，仍然慢了一步。

他虽然并没有受到任何伤损，但是右手所持的剑，却又被焦异行夺回去了。

这时第一批自山上下来的四个道人突然齐一顿足，四条身躯完全一个动作，连袂而起，道袍飘飘，剑光闪闪，日光下宛如飞仙。

这四个道人不但掠起时完全在同一时间之内，落地时亦分毫不差，显见得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够做到这种完美的默契。

他们的轻功虽不惊人，但这种无懈可击的契合，倒确实震慑住了每一个在场的武林高手，不约而同地心里都泛起一个念头：“那就是除了这四个道人之外，是不是其他的每一组的四个道人，都有这种契合。”

“如果真是如此，那武当派的确是难以侵犯的呢。”焦异行此来本有所图，现在却不免暗地心惊。

那四个道人右臂一伸，将手中的剑平伸而出，手一抖，挽起四个斗大的剑花，然后巧妙地将四柄剑搭在一起。

熊倜暗忖：“这四个道士倒底在弄什么虚玄……”回头一看飞鹤子，见他也是脸色凝重。

再一回顾那些由山上走下的数十个道士，也俱都平伸着剑。

剑光闪灿，被日光一映，更显得青芒紫电，光采夺目。

天阴教徒见了这等声势，心中也不免有些作慌。

焦异行目光四转，他虽然见多识广，可也猜不出这些道士们的用

意。

战璧君咯咯一笑，但笑声中已隐隐透出不自然的味道来。

她媚目横飞，在先前那四个蓝袍道人的脸上掠过，说道：“哟，道爷们，这是干什么呀。”其实她武功绝高，人又聪慧绝顶，倒不是害怕，只是觉得这种情形有点不寻常而已。

她话声一落，却没有任何声音来回答她的话，深山流水，除了水声之外，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个发出声音来。

## 第十九回 心如赤子，飞鹤意静；矫若游龙，神剑无敌

武当道人这突然而来的示威性的动作，使得天阴教众以及熊倜，尚未明等人，都微微有些吃惊，不约而同地忖道：“这算什么。”

须知这些人里，随便挑出一人，武功也不会在这些武当的蓝袍道人之下，而这些蓝袍道人，想也必知道自己的武功，并不能吓住对方，因为方才熊倜，尚未明及天阴教主等人交手的情形，他们都是在旁边亲眼看到的。

然而奇怪也正在此处。

焦异行微微冷笑，忖道：“难道他们是想仗着人多吗。”

抬头望天，日正当中，原来熊倜等凌晨入山，已过了三、四个时辰了。

突地，山深处传来一连串清朗的钟声。

那些四人一组的蓝袍道人，掌中本是接连在一处的剑，此时突然展了开来，在强烈的阳光下，划出一道耀人眼目的剑光。

始终沉默着的飞鹤子，单掌朝四周打了个问讯，朗声说道：“敝

派午课的时间已到，请施主们就此下山吧。”

战璧君噗嗤一笑，忖道：“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原来是这些道士们要去念经了。”疑虑之心，为之顿消。

熊倜心中却有些气愤：“这武当派未免也太做作了些。”他宝剑被劫，着落就在此处，怎肯随随便便地就下山了呢。

焦异行哈哈笑道：“正是，正是，大家都该下山了。”他心中另有图谋，是以话说得漂亮得很。

熊倜剑眉一竖，正要说话，却听得尚未明道：“且慢。”他暗中暗暗感激，暗忖：“尚二弟倒真可算是我的知己。”

持剑的武当道人，几十只眼睛，都凛然瞪在尚未明脸上，尚未明却像满不在乎，朗声道：“道长们若要做功课，就请先上山去，在下等有些事尚未了，还要在此盘桓一下。”

飞鹤子脸一变，暗忖：“连天阴教都没有为难，怎地你却处处来和我麻烦。”他久居深山，对世事可说是毫无所知，年龄虽不小，却是个不折不扣天真的人，对任何事，都不会加以分析。



于是他开始对尚未明不满，冷冷说道：“阁下也未免太狂了些，难道这武当山竟是任人来去的地方。”语声中已渐不客气。

战璧君在旁娇笑着接了一句：“是呀，这武当山岂是任人来去的地方。”她说任何话时，都是同一声调，使人永远无法猜出她话中真正的含意，永远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武当山当然不是任人来去的地方。”尚未明冷笑着道：“可是却让在武当山上抢去东西的人任意来去，倒真令在下有些不懂了。”

飞鹤子变色相询道：“阁下此话何意。”

战璧君又笑道：“唷，又有谁在武当山上抢了东西呀。”

尚未明一抬头，目光接触到她那永远带着笑意的眼睛，心里突然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他从来未曾有的感觉。

他努力地将这感觉压制了下去，冷冷说道：“就是阁下。”

“得友如此，夫复何憾。”熊倜暗地欣喜着，他能交到像尚未明这样的朋友。眼角斜睨，却看到焦异行和战璧君的脸上都泛起了一种愤怒和诧异的表情，似乎对尚未明此话甚觉意外。

接着，焦异行厉声道：“朋友说话可要放清楚些。”熊倜心中一动：“难道这剑不是他夺去的。”目光接触到焦异行手上的剑，立刻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他还是谁。”

他这两种思忖在心中一闪而过，望见尚未明又要替自己说话，抢着道：“堂堂天阴教主，做事又何必推三诿四。”

他转脸向飞鹤子道：“飞鹤道兄，请看看这位天阴教主手上的剑，是否就是方才失去的。”话声一顿，又冷笑道：“制住那两位道长的点穴手法，只怕也是天阴教的独门传授呢。”

飞鹤子心如赤子，此刻被熊倜此话一说，方才恍然熊倜及尚未明两番喝住天阴教的用意，不禁微微有些惭愧。

暗忖：“我怎么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朝焦异行跟前走了两步，道：“教主居然在武当山伤人夺剑，未免太看不起我武当派了。”他对江湖上的勾当一无所知，所说的分量也完全不对。

焦异行不觉好笑，又觉得生气，暗忖：“这道人看起来不但武功深湛，而且丰神冲夷，哪知道却是个糊涂角色。”微一冷笑，道：“道人何以见得我在贵处伤人夺剑，难道有人看到了吗。”

飞鹤子又一怔，尚未明却接口道：“原来阁下不但武功高强，强词夺理的功夫也是高人一等。”他连连冷笑道：“可是阁下手中的这柄‘贯日剑’却是最好的证据，却不容阁下巧辩呢。”

战璧君笑道：“贯日剑？”笑声中透出嘲弄的意周来。

焦异行仰天长笑：“贯日剑，哈，哈，原来这柄是贯日剑。”

他夫妇两人这一来，倒使尚未明一愕，却见焦异行朝飞鹤子走近了两步，将剑柄递到飞鹤子眼前，一面道：“道长请看看这柄是不是贯日剑。”敞声大笑，不知是得意抑或是讥讽，也许这两种成份，都在他的笑声里混着一些。

就在这一刻，熊倜脑海中陡地升起一个念头：“这柄剑是‘倚天剑’。但是贯日剑哪里去了呢？如果不是被焦异行所夺，夺剑之人又会是谁呢？又有谁有这样手法呢？”

他方才后悔自己的疏虑，却听焦异行一面得意的笑着，一面又道：“不错，这柄剑是我自贵处取回的，但是这柄剑原本就是我的呀，我取回自己的剑，又怎能说是‘夺剑’呢。”

熊倜心中不禁又是一动，惊异地忖道：“怎地他又说这剑是他自武当山取去的呢。”

横眼一望飞鹤子，见他脸色一变，却又忍住了，淡淡地说道：“阁下请将剑交给贫道看看。”

焦异行略一迟疑，却又似乎对飞鹤子甚是放心，坦然将剑交了过去。

“阁下这柄剑叫什么名字呢。”飞鹤子像是不经心地问道。

焦异行又一笑，道：“这柄剑就是江湖上传闻多年的‘倚天剑’了。”

飞鹤子“噢”了一声，却突地身形一动，将剑交给了熊倜，他这一举动，又使每个人都大吃了一惊，就连熊倜都在暗自奇怪，焦异行更是面目变色，厉声问道：“你干什么。”

飞鹤子掩饰不住笑容，道：“这柄剑的剑柄上明明写的是‘贯日’两字，当然不是阁下的剑了。”他对自己的此一举动，甚是开心，仿佛觉得自己对一切，都变得机智起来了。

这却使焦异行一愕。

他怒道：“你……”居然说不出话来，身形如流水，向熊倜扑去，一边喝道：“将剑还我。”

熊倜真气猛聚，施展出“潜形遁影”的手法来，众人只觉眼花神乱，他衣袂带起的风声，在自己鼻端闪过，可是却不能看清他的身影。

焦异行如影附形，也跟了上去，突然眼前剑光耀目，原来那四个始终屹立着没有做任何动作的蓝袍道人，在他的身上排起一阵剑影。

他一提气，身形自剑光上飘了过去，却见熊倜已站在一块巨石之上，掌中光华炫目，已将剑撤到手上了。

他方才已量度出熊倜武功的深浅，此时倒也不敢轻易扑上去，顿住身形，脸上的神色，大失常态，再也没有一派宗主的样子。

惴忪情况，武当派的道人已和熊倜及尚未明站在一边，粉面苏秦王智速眉心一皱，朗声道：“教主，请等一下。”

王智速机智奸狡，这些年来在天阴教中，已深深取得了焦异行的信任。

是以他这一发话，居然使焦异行暴怒的情绪，平复了下来，因为他也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情绪的过分激动，都是于事无补的。

于是他朝王智速微一颌首，意思是说：“事已至此，由你便宜行事吧。”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王智速的临事能力，是相当相任的。

粉面苏秦满面笑容，越前了几步，向飞鹤子道：“这柄剑果然是‘贯日剑’吗？”

飞鹤子正色道：“出家人焉能谎语。”

焦异行百思不解：“难道世上真有一柄和‘倚天剑’同样的剑，那么倚天剑又落在谁手了呢。”原来他得而又失，也将“倚天剑”丢了。

熊倜大意地将“倚天剑”遗留在茶馆里，哪知道天阴教眼线密布，将熊倜的包袱和“倚天剑”全拿走了。

于是这柄“倚天剑”就由苏州分舵，又落入当年适在江南的焦异行手里，练武之人，哪个不爱名剑，焦异行得剑之后，喜之不甚。

年余前焦异行为了扩充天阴教的势力，南下江南，准备将武林中的好手，一网打尽，是以才有单掌断魂单飞乔装隐姓，在飞灵堡群雄会上的那一番事迹，但是后来单飞行踪败露，这消息被潜入飞灵堡的天阴教徒转告给焦异行。

  焦异行知道飞灵堡的能手甚多，而大多数都是对天阴教没有好感的，于是他在堡外鸣锣示警，单飞才匆匆走了。

  焦异行夫妇漫游江南，倒也收罗了不少江湖豪士，又得了一柄久鸣江湖的名剑，收获可谓不丰，他倦游思归，本欲回山。

  哪知道这时候他听说武当派的妙一真人得了一部对修习内功最有补益的奇书。

  当年苍虚上人武功玄妙，但是所习的内功，却非玄功正宗，歧路甚多，是以大大阻碍了他武功的进展，焦异行夫妇武功传自苍虚上人，自然和苍虚上人一样，因着内功而阻碍了武功的进展，此时听到有此奇书，贪心大起，遂欲得之而甘心。

  他这才想入武当，哪知走在路上，他那柄“倚天剑”竟无声无息的失去了，而且饶是天阴教眼线那么多，却也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焦异行自是疑惧交加，他实在想不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又谁有这么好的武功，须知敢自天阴教主处偷去那柄剑的人，不但武功一定深湛，胆子也的确大得惊人呢？

哪知道黑衣摩勒和白衣龙女一入武当山，就看到有两个年轻道人捧着剑站在解剑池畔，他两人本未在意，谁知道那两个年轻道人却将剑抽了出来，摸抚观赏，自是赞不绝口。

他两人这一抽出剑来，黑衣摩勒白衣龙女相顾大惊。

不约而同的忖道：“怎地师傅遗失的剑，竟落在武当派手里。”他们自然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还有一柄和“倚天剑”完全相同的剑。

是以他们突施煞手，以天阴教一脉相传的独门点穴手法，点住了那两个惊愕的道人。

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依寻常的轨迹，不禁使得焦异行大感意外。

站在巨石上的熊倜，将掌中的剑略一舞动，带起一溜灿银光华，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然后他大声地说道：“就算我手上的这柄剑是‘倚天剑’，那也本是属我的东西。”他哼了一声，又道：“好个自命不凡的天阴教主，悄悄地偷了人家的东西，还硬说是自己的。”

他话气中所含的轻蔑和鄙视，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

哪知战璧君媚目一转，咯咯笑道：“唷，干吗这么生气呀，这剑是你的，还给你就是嘛，何必大惊小怪呢。”

熊倜大怔，他想不到此事在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局面下，战璧君却突然说出这种话来，不禁对战璧君的用心，起了更大的疑念。

不但熊倜惊奇，除了焦异行是深知她的心理之外，又有谁不是满怀惊异：“天阴教主怎地会说出这么泄气的话来。”

只有焦异行腹中有数：“看来只有此时收场，最好还落个大方。”须知焦异行夫妇能统率份子那么复杂的天阴教，智慧自然超人一等，对事情的判断力，也是超于常人的精确。

他忖量情势，知道飞鹤子确不会说出虚言，那么那柄剑也绝不会是“倚天剑”，自己在根本上，已落了下风。

而且他俩最关心的，还是那本内功奇书，权衡利害，觉得犯不上为此事在此时和武当派等冲突。

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这次带来的高手并不多，没有十分的把握击败熊倜，尚未明，以及那些训练有素的武当道人。

是以战璧君说了此话，焦异行心中立刻也泛起同样的感觉，暗忖：“她和我倒真是心意相通。”心里不觉甜甜的，方才情绪上的激动，都被这一阵甜意化了开去，含笑望了战璧君一眼。

粉面苏秦王智速，也瞬即了解了他们的用意，在场中并没有沉默了太久的時候，便说道：“教主既然如此说，这柄剑当然是物归原主了。”又向飞鹤子抱拳道：“在贵山打扰了这么久，又耽误了道长们功课的时间，真是抱歉得很。”

他打了个哈哈，又道：“只是此事原本出于误会，现在误会既然已经解释清楚，我们便要告辞了，道长们自去清修吧。”

战璧君一语息事，焦异行含笑相视，尚未明只觉得心中起了一连串疙瘩，沉重得很，这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得出这种情绪的由来，却听飞鹤子道：“施主们自去无妨。”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事，赶紧接着道：“只是敝教这两个……”

他用手指着仍僵卧在解剑池畔的两个道人，王智速忙道：“这两位道兄的穴道不妨事的……”

说话时，白衣龙女叶清清，黑衣摩勒白景祥已走了过去，出掌如风，极快地在那两个道人身上拍了数掌，那两个道人一阵急喘，“咳”地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四肢已能活动了。

飞鹤子清静无为，丝毫没有江湖上冤冤相报，争强斗气的心理，见那两个道人穴道被解，心中已自泰然，却没有想到人家在自己山上点了自己同门的穴道，那该是怎么样地一种屈辱。

那些持剑的蓝袍道人，心中虽仍不忿，但辈份都比飞鹤子矮了一辈，见飞鹤子没有说话，也没有人将心中的不忿说出口来。

“站起来稍为活动一下就好了。”王智速的话停顿了半晌，直到那两个道人的穴道已被解开，才继续着说了下去。

焦异行微一击掌，道：“此间事既已了，我……”

他话尚未说完，尚未明已冷冷接口道：“只怕此间事还未了呢？”

“又是他。”焦异行微一皱眉，冷峭地瞥了尚未明一眼，飞鹤子心里也在奇怪着：“此间还有什么事未了呢。”

大家的目光，又不期然地聚在尚未明身上，战璧君娇笑着道：“小兄弟，还有什么事呀？”

尚未明极力避开她那一双春水般的眼睛，朗声道：“我大哥还有一柄‘倚天剑’，也在贵教主手中，此时也该物归原主了。”

在这情况下，焦异行自然不能将自己失剑之事说出来，须知他是江湖第一个大帮会的宗主，自然要顾忌自己的地位。

“噢，原来‘倚天剑’也是阁下的。”焦异行心中暗地叫苦，口上却不愿失去自己的威风，冷笑着道：“但是阁下有什么证据吗，不然，任何人都可以说剑是他的了。”

尚未明望着他，心中突然泛起了厌恶的感觉，那感觉中甚至带着些嫉妒的意味，但是他自己是不会觉察到的。

就因着这一份厌恶，使得尚未明变得分外暴躁，冷笑着道：“证据就是有，也不能给你看。”他哼了一声，又道：“天下虽大，我还没有听到过失主要给小偷看证据的道理。”

他此话讲得可说是已超越了常理，江湖上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有人说这么难听的话，何况铁胆尚未明亦是宗主身份，说话更应留一份余地，也是替自己保留着身份。

是以他话一说出后，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就连熊倜都在心中暗忖：“二弟的话，的确说得太过分了。”一转念又不禁感激：“但是二弟是为了我的事呀。”掌中剑一紧，准备着任何事的发生。

焦异行怒极而笑，道：“我焦某人出道以来，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样张狂的，来，来，朋友既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必定是仗着手底下的功夫，我焦某人不才，倒要领教领教。”

尚未明冷笑道：“在下也正有此意。”全神凝住，就准备动手。

话方说完，突地漫天剑雨，飞鹤子一声长啸，身躯飘然而起，站在尚未明与焦异行中间。

尚未明眼角四顾，那数十个持剑的蓝袍道人，已整整齐齐在自己和天阴教众的外面围了一个圈子，每个人掌中的剑，剑尖朝上，向外斜伸，方才那一阵剑雨，想必就是他们身形飞跃时所带起的光华。

这时候只有站在巨石上的熊倜，是在这圈子外面，他居高临下，看到这些道人四人一组，共有三十二人，竟是振着八卦方位而站，再加上飞鹤子，正是九宫八卦阵式的方位。

这样一来，情势又变，竟像天阴教和尚未明联手，而武当派却是另一边了。

飞鹤子目光闪动，像是在想说话，又不知该怎么措词的样子。

却有一个蓝袍道人，已朗声道：“施主们私下若有恩怨，就请到了山外再较量。”

飞鹤子接口道：“施主们私下的事，既然与敝派无关，敝派也不愿参与，请各位就此下山吧。”

话中已在逐客，熊倜心中思忖：“今日就算和天阴教动起手来，就凭我和二弟两人，也势必胜不了天阴教如许多高手，反而伤了武当派的感情。”于是他想发声阻止，叫尚未明走了。

那时尚未明满腹中像是都聚满了闷气，势必发之而后快。

焦异行虽然也极端不愿意此时就和天阴教公然为敌，但是他素性

极为傲岸，怎肯在这形同威胁之下，就此罢手呢。

熊倜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尚未明与焦异行已各各一声怒叱，双掌一翻，错过飞鹤子，就想动手。

以他两人这种身手，若然发动，还有谁能阻止得开，尚未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极为潇洒地展开“塞外飞花三千式”，他满腹怒气，一出手便自不同，掌影缤纷，连环拍出数掌。

焦异行领袖天阴教，武功自是超绝，双掌化了个半圈，根本不理睬尚未明那种繁复的虚招，右肘一沉，左掌疾起，两人瞬即拆了三掌。

飞鹤子眉心一皱，一声长啸，三十二个蓝袍道人掌中的长剑，一齐发动。

霎时间光华漫天，远远站着的八个抬着山轿的天阴教徒，只觉得仿佛是一个极大的光幢，被日光一映，更是彩色缤纷，好看已极。

光幢内除了飞鹤子以及正在动着手的尚未明之外，还有尚文斌，龚天杰，王智速，汪淑仙，以及数十个天阴教下的舵主，武当道人的剑阵一发动，竟然不分皂白青红的剑点乱撒，不论是谁，都朝他身上招呼，王智速心中一急，暗忖：“真糟。”剑光一掠，已有一柄剑朝他

身上刺来。

于是天阴教下的每一个人，也只有抽出兵刃，展开混战，但是这些武当道人的剑阵，像是平日训练有素，剑招与剑招之间，配合得异常佳妙，进退也是按着八卦方位，这三十二个蓝袍道人武功虽不甚高，但如此一来，威力何止增加了一倍。

战璧君娇笑连连，像穿花的蝴蝶在剑阵中飘飘飞舞。

黑煞魔掌尚文斌屹立如山，掌风虎虎，剑光到了他身侧，都被轻易地化了开去。

黑衣摩勒，白衣龙女，竟手携着手，像是两只连袂飞翔的燕子，极为轻易地化解着剑招，姿势身法，曼妙无比。

但是飞鹤子居中策应，身形四下流走，这些高手们非但无法破去这剑阵，而且片刻之间，天阴教下的两个身手较弱的分舵舵主，已被剑伤，一个肩头血流如注，一个肋下中剑，已经躺在地上了。

王智速心中忽然一动，忖道：“我们若有围成一个圈子，大家面部向外，对付这剑阵岂不大妙。”眼角动处，望见飞鹤子左击一掌，右点一指，身形颯忽，暗中不禁叫苦：“这样也是不行，他们剑圈里，



还有一个武功最强的人。”

熊倜站在巨石上，望着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混战，最妙的是有时明明有一剑刺向尚未明，不知怎的，焦异行却替他解了这招，尚未明的一掌拍向焦异行时，也会中途转变方向，劈向一个武当道人，乍一见此，真看不到其中有何玄妙。

但是熊倜对这些，非但不能抱着欣赏的态度，心里反而着急万分，暗暗担心着尚未明的安全，但想来想去，也毫无他法解救，他暗忖：“我若此刻在外面击破这些武当道人的剑阵，原也可能，只是这么一来，反成了我替天阴教徒解围，又势必要和武当派结下深仇，但是我若置身事外，二弟此刻的情势，却是危险已极，唉，这真叫我为难得很。”

片刻，飞鹤子又是一声长啸，那剑阵突然转动了起来。

这么一来，光幢里的人情形更是危急，尤其是焦异行，尚未明两人，除了彼此得互相留意着对方的招式外，还得应付那三十二个武当蓝袍道人手中三十二柄剑连绵不断的招式。

四十几个照面下来，尚未明已渐感不支，方才他和黑煞魔掌尚文斌对了两掌，真气已微受损，何况他功力本就不及焦异行。

于是他额角，鼻侧开始泌出了些汗珠，但是一种异于寻常的勇气仍支持着他，一时半刻之间，也不致落败。

焦异行是何等角色，对他这种外厉内荏的情况，哪会看不出来，掌上再发挥了十二分的功力，立心将这个心高气傲的对手，败在掌下。

熊倜目光随着尚未明的身形打转，见他渐已心余力拙，心中的焦急，甚至还在尚未明自己之上。

日已西斜，熊倜一低头，阳光自剑脊反射到他的剑上。

他一咬牙，暗忖：“说不得只有如此了。”真气猛提，瘦削的身躯，冲天而上，微一转折，剑光如虹，向武当道士所布的剑阵降下。

他极为小心地选择了一个最适当的位置，一剑刺下，“跄踉”一声，一个蓝袍道人掌中的剑，已经被他削断了。

借着双剑相交时的那一份力量，他朝向左上方又拔起了寸许，长剑再一下掠，又是一柄剑断，他又借着这一击之力，升起尺许。

武当道人的剑阵本是由左而右地在转动着，阵法的运转，快得惊

人。

熊倜却是由右而左，朝相反的方向迎了上去，以极巧妙的剑招，瞬息之间，便有十数个蓝袍道人掌中的剑，已被削断。

剑阵因此而显出零乱，而终于停住了，不再继续转动。

每一个见了熊倜这人惊世骇俗的武功，都惊异得甚至脱口赞起好来，就连天阴教里的豪士，也都被这种神奇的武功所目眩了。

熊倜再次一飞冲天，双脚互扣，巧妙地右身躯微微下沉时，换了一口气，右臂猛张，身形再一转折，掠下，“漫天星斗”，剑光如点点银星，滚向剑圈里的天阴教下的道士。

他竟不考虑地运用着他所知道的最毒辣的招式，耳中听到二声惨呼，他望都没有再望一眼，“云如山涌”，剑身微变方向，呛然一声长鸣，龚天杰掌中百炼精钢打就的吴钩剑，已被削断。

接着，他觉得眼前剑光流动，根本无法知道熊倜的剑，究竟是朝哪一个方向刺来。

猛地朝地上一滚，吴钩剑龚天杰再也不顾身份，但纵然他这么努

力地企图能够避开此招，右腿上仍然被划了长长一道口子，倒在地下，失口而呼，玉观音夫妇连心，忙飞掠过来，探查伤势。

熊倜第一次使用这么毒辣的方法，这一击之后，毫不停留，剑光一闪，看见剑下那张带着惊惧的面孔，却是粉面苏秦王智述的，想起从前的那一丝“情份”，剑尖一软，自他脸旁滑开。

熊倜再一纵身，看到黑煞魔掌面寒如水，正向他掠来。

他本不愿在此缠战，身随剑走，剑动如风，斜斜一剑，“北斗移辰”削向连掌迅速的焦异行。

等到焦异行撤掌回身，错步自保的时候，他疾伸左手，一把拉住尚未明，低喝道：“快走。”身随声动，施展开“潜形遁影”的身法，左手用力拉着尚未明，恍眼而没。

在极短的一刹那里，熊倜以无比的速度和身法，用出“苍穹十三式”精妙的招式，极快地自如许多高手中，拉出尚未明。

若你眼睛稍为迟钝些，那么你所能见到的只是一道矫若游龙的剑光，极快地打了个圈子，然后倏然而逝。

在焦异行忆起他该追赶以前，熊偶和尚未明已消失在群山里。

群山依旧，流水如故，除了山地上，平添了几滩血迹之外，一切都是毫无变化的。

当然，还除了人们的心境。

## 第二十回 贪学奇功，且施妙计；急访踪迹，权去鄂城

夏芸以过人的机智，骗过了骄狂自大的苍玄，苍荆，逃出武当山。

她内伤尚未痊愈，胸腹之间一阵阵地觉得无比的疼痛。

但是她一刻也不敢休息，拼命地在深夜黝黑的山道上奔驰着，因为她知道，此刻她还没有真正逃出武当派的掌握，而她这次若被武当派里的人再捉回去，只怕要受到更大的屈辱。

四野虫声啾然，松涛被山风吹得籁然发出一种呜咽般的声音，一阵风吹来，夏芸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心里觉得有些害怕。

好容易，逃到山下，经过这一番勉强的奔驰，胸口疼得更是难受，夜露沾到衣上，她觉得有些冷，腹中空空，又觉得有些饿。

但是此地荒野寂然，哪里找得到任何一种他所需要的东西，她只得又勉强地挣扎着朝前面走，希望能找到一个山脚下住的好心人家。

头也开始一阵阵地晕暗起来了，她几乎再也支持不住。

猛一抬头，忽然看到前面居然有灯光，这一丝新生的希望，立刻使她增加了不少力气，居然施展开轻功，朝前面掠去。

远远地就听到那间有灯光的小屋里，发出一阵阵推动石磨的声音，原来那是间山路边的豆浆店，专门做浸晨上山的香客的生意的。

又饥，又寒，又渴的夏芸，想到滚热的豆浆被喝进嘴里的那种舒适的感觉，精神更是大振，三步并做两步，走了过去。

磨豆浆的是一个睡眠惺忪的老头子，白发蟠然，身体虽然还很硬朗，但是再是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消失所带给他的苍老了。

还有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老婆，正脚步蹒跚地在帮着忙。

为着生活，这一对本应休养的老年人，仍辛苦地在做着工，忍受着深夜的寒露和浸晨的晓风，所求的只是一日的温饱而已，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事，在他们仅仅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夏芸心中惻然，悄悄地走了上去，那老头子抬头看到一个头发蓬松，衣履不整的妙龄少女，深夜突然在他面前出现，吓得惊呼了出来。

夏芸连忙说：“老爷子不要怕，我只是来讨碗豆浆喝的。”

她温柔的声调语为平静了那老头子的惊惧，他惊疑地望着夏芸。

老太婆也蹒跚地走了过来，灯光下看到夏芸气喘吁吁，脸色也苍白得可怕，忙道：“姑娘，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老年人永远有一份慈善的心肠，也许他是为自己将要逝去的生命，做一首美丽的轻歌吧。

夏芸编了个并不十分动听的谎言，在这两个好心的老年人家里住了五天，身上所受的伤，经过熊倜真气的治疗，又休养了这么多天，渐渐已完全痊愈了，精神也大为松焕。

武当山上发生的事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熊倜和尚未明两次从这小屋前走过，谁也没有朝里看一眼。

这就是造化的弄人。

五天之后，夏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两个好心的老年人，在囊空如洗，无以为报的情况下，她解下了颈子上的金链子。

于是她开始感到一种空前的恐惧，在人们囊空如洗时所发生的那种恐惧的感觉，有时几乎和“死”一样强烈。



夏芸盘算她该走的路。

“离开家这么久，也该回家了。”她暗忖：“爹爹看到我回去，一定高兴得了。妈妈对我虽然总是那么冷冷淡淡的，可是这次我想她也会高兴的。”

她微一皱眉，另一个人更强烈的占据了她的心。

“可是我怎么能就这么回去呢，偶哥哥，你有没有在想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想你呀。”

“回到那家胖子开的估衣铺去吧。”她暗忖：“在那里一定有偶哥哥的消息。”

“偶哥哥知道我被劫，一定会出来找我的。”她心中甜甜地，对熊偶，她实在有太深的情感。

“但是我一文钱都没有，怎么办呢。”她低头看到自己的脚，原来她那天自床上被劫走，脚上穿的只是一对睡鞋。

经过这么多天，那对鞋已经是既肮脏，又破烂了，身上的衣服，

已脏得变了味，夏芸苦笑，她本来是个最爱干净的人，自小娇生惯养，几时吃过像这种样子的苦头。

突然，她哭了，她想起采石矶旁看到熊倜的那付样子，心想：“现在我不是已经和他那时候完全一样了吗。”转念又想道：“那时他说：‘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只有这样了。’我还说：‘要是我呀，我就去抢了。’可是现在，现在我也不敢去抢呀。”不禁又觉得好笑，笑容甚至都泛了起来。

但是，现实的问题，瞬即又使她一丝欢乐消失了。

“假如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经过，我抢他一些银子，也不算是有什么太大的坏事吧。”沿着荒寂的路走着，她不禁泛起这种想法，忖道：“最多我问清他的姓名，以后再还他就是了。”

可是这条通往小城的路上，荒荒凉凉，别说有钱的人没有，就连乞丐都没有半个。

夏芸叹了一口气，暗忖：“只有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了。”

忽然，远处竟有蹄声传来，夏芸心头一阵猛跳，叫她做强盗，她胆子虽然大，可还是有点不敢，可是她一想到以后可以还钱给人家，

心里就舒泰了一些，这就是大小姐一厢情愿的脾气，永远只替自己着想。别人的想法，根本没有放在她心上。

她远远看到过来的两匹马，暗忖：“这两人都骑着马，而且看这两匹马行路的样子，都还不错，看样子这两人准穷不了。”

她两只眼睛紧紧瞪着那两匹马，拳头握得也是紧紧的，掌心都淌出冷汗来了，心头砰砰地跳，到底还是紧张得很。

那两匹马走得很慢，又走近了一点，夏芸看到马上坐的是一男一女，身上穿得花团锦绣，讲究得很，人也像都很漂亮。

马上那女的一路指点着向那男的说笑，不时还伸出手去打那男的肩头，显得甚是亲热。

夏芸见了不禁一阵心酸，想起自己和熊倜马上邀游，并肩驰骤的情况，历历如在目前，但是此刻自己却是孤伶的。

她在路中央踽踽独行，马上的一男一女，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她。

她低着头，等到那两匹马堪堪走到自己身侧，突地双手疾伸，在那两匹马身上点了两下。

那两匹马一声长嘶，人立了来，立即动也不动。

这又是她在苏州街头制住孤峰一剑边浩的坐骑时所用的手法。

原来如她自幼在马场中长大，马场中有一位马师傅，原先本是马贼，不知怎的，却将这种关外马贼的绝技，教给了夏芸。

可是马上的那两个人，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马鞍上，像是钉在上面似的，神色虽然微微露出惊愕的表情，但仍是从容的，仿佛夏芸这种中原武林罕见的制马手法，并未引起他们太大的惊异。

若然夏芸稍为更具有一些江湖上的历练，她立刻便可以知道此两人必非常人，须知以孤峰一剑那样的声名地位，尚且对她的制马手法大表惊异，那么这两人岂非又比孤峰一剑高了一筹。

马上的男女微一错愕之后，相视一笑，似乎觉得很有趣。

那女的笑得又俏又娇，夏芸暗忖：“这女的好美。”自顾自己褴褛的外表，不禁有一些自卑的感觉，她向来自诩美貌，这种感觉在她心中，尚是第一次发生，当然，她衣衫的不整，也是使她生出这种对她而言是新奇的感觉的主要原因。

她微一迟疑，猛想起她对人家的存心，脸不觉有些红，想说出自己的目的，想来想去，却不知道该如何搭词。

马上的男女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这眼光中包括着的大多是嘲弄的意味，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这种意味已很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于是索性骄傲的夏芸，开始生气，而生气又使她忘记了自己对人家的存心是极端不正的，竟然毫不考虑地说出了自己的企图。

“你们——”她瞬即想起了另两个更适于此时情况的字句，立刻改口道：“朋友——”但是下面的话她依然不知该怎么说。

心一横，她索性开门见山，道：“把身上的银子分一半出来，姑娘要用。”

马上的男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男的目光中嘲弄的意味，变得更浓了些，忍住笑道：“大王——”

“大王”这两个字一出口，旁边那女子笑得如百合初放。

这种笑声和这种称呼，使得夏芸的脸更红得好像熟透了的苹果。

“大王敢情是要银子，我身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银子，怎么办呢。”那男的极力忍住嘲笑，一本正经的说道。

夏芸暗忖：“他们大概不知道我身怀武功，是才会的这种表情。”

“你们不要笑，要知道姑娘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你们不拿出来吗——”

夏芸自以为非常得体地说了这几句话以后，身形突然窜了起来。

她武功不弱，这一窜少说也有二丈五六，在武林中已可算是难见的身手了，然后身形飘飘落了下来，依然站在原地。

她以为她所露出的这一手上乘轻功，一定可以震住这两个男女。

哪知道那男的突然仰天长笑，笑声清朗高亢，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夏芸虽然对江湖门槛一无所知，但听了这男的笑声，心中也大吃一惊，知道这男子的内功，必定在自己之上。

她不禁连连叫苦，暗忖：“我真倒霉，一出手便碰到这种人。”

但是事已至此，她在是骑虎难下，站在那里，脸上已有窘急的神色，本来已红着的脸，现在也红得更厉害了。

长笑顿住，那男的突然面孔一板，道：“你真的想拦路截财？”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倔强，好胜而又骄傲的夏芸，到了此刻，话虽然说得仍很硬，但内在却已有些发软了。

“就凭你身上的那点武功，和这点从关外马贼那里学来的偷马手法，想拦路劫财，只怕还差着一些呢！”

原来这男的见多识广，一眼便认出夏芸制马手法的来历。

夏芸“哼”了一声，又激起她好胜的心理，暗忖：“你内功虽好，姑娘也不见得怕你。”遂道：“那么你试试看。”

那男的又长笑道：“好，好，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气，这样好了，你从一数到三，我们还不能让你躺下，就将身上的银子全部送给你。”随手将挂在马鞍上的包袱解下，打开来，突见光华矇目，包袱里竟然全是价值不菲的珍宝。

那男的非但衣着华贵，人也潇洒英俊得很，随手将那包袱朝地上一丢，直像将这些珠宝，看成一文不值似的。

夏芸虽然也是出身豪富，但见了这人的态度，也有些吃惊。

却听那华服男子道：“你开始数吧。”

夏芸嘴一嘟，暗忖：“你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相信数到三时你就能怎么样我。”

“一”夏芸开口叫道，身形一掠，双掌抢出，向马上的男子攻去。

那男子又是一声长笑，手中马鞭“制”地飞出，像一条飞舞着的灵蛇似的，鞭梢微抖点，点向夏芸“肩井”、“肩贞”、“玄关”、“太白”四处大穴。

夏芸一惊，口中喊出“二”。

双腿一蹬，身躯一扭，努力地避开了这凌厉的一招。

她口中才想喊“三”，哪知鞭梢如附骨之蛆，又跟了上来。



她再向左一扭，哪知肋下突然一麻，一件暗器无声无嗅地击在肋下的“将台”穴，像是早就在那里等着，而她自己将身子送上却被击似的，口中的“三”尚未及喊出，身子已经倒下了。

这时她心中的感觉，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

她生长关外，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从少就是“雪地飘风”的美誉，那时来到江南，第一次受挫于四仪剑客凌云子的剑下，虽然不出二十招，但究竟还算交过了手。

哪知此刻遇见这一对奇怪的男女，一招尚未进出，就已经被人家点中穴道了。

那女的似乎心肠很软，柔声向那华服男子道：“你去将这个姑娘的穴道解开吧，我方才出手重了些，不要伤着了人家。”

夏芸虽然浑身不能动弹，但这个女子所说的话，她却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知是惭愧？是感激？抑或是生气。

“你点了人家的穴道，现在又装什么好人。”她没有想到此事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对，反而在怪着人家。

她这么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脾气，已经使她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她生性如此，正是所谓：“江山好改，禀性难移”，虽然连番吃亏，这种脾气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改过来。

那男的带着笑说道：“你的脾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以前不是动不动就要杀人吗？”

“死鬼。”那女的娇笑着骂着，心情像是高兴已极。

华服男子也未见如何作势，身形飘然自马鞍上飞起，衣袂微荡，笑声未绝，落在夏芸身旁，极快地在她身上拍了一掌。

夏芸甚至还没有感觉到他这一掌的拍下，但是她体内真气又猛然恢复了正常的运行，手一动，穴道已经被人家解开来了。

她双肘一支，跳了起来，站直身子，却见那男的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

她越想越气，觉得自己受那么多委屈，而且人家双双对对，自己却是形单影孤，感怀身世，不禁悲从中来，竟放声哭了起来。

她本是不懂世事，倔强任性的女孩子，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

时候就哭，丝毫不会做作，也一点不避忌任何事。

那男的见她突然哭了起来，倒真的觉得有些意外和惊措了。

他暗忖：“这个小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自己的太太，也是这种说笑就笑，说哭就哭的性子，心中不觉对夏芸起了好感。

马上的少女见夏芸哭了起来，心中也泛起同情的感觉，忘却了夏芸方才的想拦路劫财的行为。

原来这马上的少女最近解开了心上的死结，对世事看得都是那么乐观和可爱，对世上的人们也起了很大的同情心。

于是她也飘身下了马，眼前微花，她已站在夏芸的身侧，身法的曼妙，速度的惊人，更是令人不期然而觉得神妙。

“小姑娘，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只管对我讲好了。”她抚着夏芸的肩，柔声说道：“只要我能做倒的，我一定帮忙。”

她不但语意善良，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甜蜜，俏娇。

但是夏芸却是倔强而好胜的，人家越是对她表示怜悯，她越是觉

得难受，肩头一摇，摇开了那女子的手，恨声道：“不要你管。”

她这种毫不领情的口吻，不但没有激怒那女子，反而引起那女子的同情。

“这个小女子一定有很大的委屈，但是她一定也是个倔强的女子，心中有苦痛，却不愿意告诉人家知道。”马上女子叹气着忖道：“唉，她这种脾气，倒真是和我有些相像。”

原来这少女也是这种个性，是以她对夏芸除了同情之外，还有一层深深的了解。

“小姑娘，你听我说。”那女子以更温柔的语声道：“无论有什么事，你都告诉我好了，我替你作主，出气。”

她说得那么武断，仿佛真的将天下人没有放在心里。

但是夏芸仍然抱着头哭着，没有回答这女子好心的问道。

路的那一头，突然蹄声零乱。

恍眼，飞快地奔过来几匹健马，马蹄翻飞，带起一片尘土。

马上的是四个衣穿蓝袍的道人，看到路上有两女一男站着，其中有一个少女像是在哭，不禁都觉得诧异得很。

夏芸听到马蹄声，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其中有一个道人正好回过头来，和夏芸的目光碰个正着。

他心中一动，突然高喝道：“停下来。”

其余的三匹马便一齐勒住马缰，飞奔着的马骤然停下，前蹄揭起，嘶然长鸣，但是，马上的道人个个身手了得，双腿紧紧地扶着马鞍，一点也没有慌张失措的样子。

其中一人“咦”了一声，两眼盯在那两匹被夏芸制住的马上。

但是那一个看来气度最从容，丰神最冲夷的道人，眼光却是瞪在夏芸脸上。

那华服女子冷冷哼了一声，暗忖：“这个道士两只眼睛看起人来贼兮兮的，一定不是好人，我真想教训教他……”

念头尚未转周，却见那道人翻身跳下马来，身手的矫健，迥异凡俗。

那华服男子见了这四个道人的装束，和他们背上斜挂着的带着杏黄色穗子的长剑，眉头一皱，暗忖：“武当派的。”

那道人果然就是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武当掌教关山门的弟子，初下武当，步入江湖的飞鹤道人。

飞鹤子看到夏芸，心中一动，暗忖：“这女子不就是那自藏经阁逃出的少女吗。”马缰一勒，闪道：“叫她转告熊倜最好。”

原来熊倜，尚未明乘隙遁去，天阴教主也随即下了山。

临行时，他们还再三地道着歉，飞鹤子想着：“这些天阴教徒，倒没有传说中那么坏。”

哪知当天晚上，一向静寂安祥的武当山，突然发现了数十条夜行人的影子。

这是数十年来，被武林中尊为圣地的武当山，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那数十条的人影，身法都迅速得很，像都是武林中的能手。

武当派数十年来，被武林视为泰山北斗，当然不会想到此番有人敢来武当山侵犯，更没有想到会聚集了这么多武林高手。

但是武当道人毕竟个个都是训练有素，有些武功虽不甚高，但对道家的“九宫八卦剑阵”，都配合的非常纯熟。

这种严密配合的剑阵，此时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来犯武当山的数十高手，一时也不能将这种道家无上的剑阵破去。

飞鹤子剑影翻飞，突然瞥见这些夜行人其中数人的面容，心中大怒：“原来这些都是天阴教徒。”刷刷数剑，手底更不容情。

武当掌教妙一真人武功深湛，甚至还在江湖中的传说之上。

此时他动了真怒，持剑却敌。

一场大战，天阴教徒虽然伤之不少，但武当派的弟子亦是大有亏损。

这还是天阴教中最辣手的两个人物——铁面黄衫客仇不可和九天玄女缪天雯留守太行山总坛，没有随同前来，不然武当山就更危险了。

焦异行想得到那本内功秘笈的心，是那么深切，是以不惜倾师而出，更不惜树此强敌，不择手段的，居然夜入武当想以强力取得此书。

他原以为武当道人猝不及防，怎能抵敌得住自己和教下如许多高手。

哪知道武当派潜在的实力，竟出乎他想象之外，他久战不下，妙一真人掌中青萍剑出神入化，施展开武当镇山剑法——九宫连环剑，剑扣连环，如抽茧剥丝，层层不绝。

他当机立断，立刻发现如果这样相持下去必定是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须知他此次夜入武当山的，几乎是天阴教下大半的高手，全部出动，虽然他渴切的希望能占有那部奇书，但是若然为此而伤折自己天阴教的主力，他还是不会愿意的。

于是他一声长啸。



黑衣摩勒一窜冲天，掏出金锣来敲了几下，晴朗的锣声，传出很远。

天阴教下的数十高手，来如潮水之涨，去也如潮水之退。

片刻之间，连未受伤的带受伤的，都走得干干净净了。

明月像往前一样，照得这海内名山的外表，泛起迷蒙的银色。

玄真观大殿前后的院子里，倒卧着十数具尸体，其中有武当派的弟子，也有天阴教下的舵主。

为着一个人的野心，这么多无辜的生命死亡了。

妙一真人这才震怒，确定以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遍撒英雄帖，想动员所有江湖中的精锐，再次消灭天阴教的势力。

于是飞鹤子衔命下山，负起通知武林各门各派豪士的使务。

他在路上看到夏芸，想到熊倜和尚未明的武功，也想到他们必定乐于参加这一个行动，于是他勒住马，想将这消息告诉夏芸，让她转

告熊偶。

夏芸望见他，惊惶地想起他是谁：“哎呀，武当派的道士追下来了。”她以为飞鹤子和另外三个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来捉她回山的。

哪知飞鹤子的态度，绝不是她所想象的凶恶，客气地说出了来意。

那两个华服的男女，听到熊偶的名字时，双目一张，紧紧盯在夏芸脸上，暗忖：“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熊老弟的爱侣。”

不问可知，这两个华服男女，就是避居“甜甜谷”里的点苍大侠，玉面神剑常漫天和他幸得回复原貌的娇妻散花仙子田敏敏。

他两人静极思动，略为收拾了一下，仗着山壁的机关巧妙，也不怕有人会发现那稀世的宝窟，便连袂出山了。

他们首先关心到的就是熊偶，田敏敏对熊偶更是感激，因为他使她重得了她最珍惜的东西。

于是他们第一个目的地，便是想到武当山去看看熊偶的结果。

哪知无意之中，却遇见了夏芸。

飞鹤子侃侃而说，常漫天不禁诧异：“怎地天阴教又死灰复燃了。”  
他隐在深山几有十载，天阴教的重起，他根本一点也不知道。

但是他并没有将心中的怀疑问出来，他根本一言未发，因为他此时还不想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飞鹤子再三嘱咐着夏芸，见到夏芸点首后便上马走了。

他也曾向常漫天夫妇微一颌首，但是他却绝未想到这个儒雅英俊的华服文士，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点苍掌门玉面神剑常漫天。

四匹健马，又带起尘土绝尘而去。

站在上午温熙阳光下，夏芸愣了许久。

田敏敏一连串娇俏的笑声，使得她自迷惘的忆念中回到现实里来。

她所忆念的，自然只有熊倜，方才她听了飞鹤子的话，知道熊倜果然冒着万难，赶到武当山去援救她，心中的悲痛，霎时之间，就被甜密的温馨所替代，熊倜的一言一笑，冉冉自心底升起。

田敏敏察微知著，见她嘴角泛起的甜意，笑道：“姑娘在想着我们那位熊老弟吧。”

夏芸一惊，起先她惊的是被人说中了心事，后来她却是奇怪这个武功高绝的美貌女子，何以会称呼熊倜为“老弟”。

她暗忖：“难道她也认得熊倜。”心里竟微微泛起一阵醋意，眼光射到田敏敏身上，却见田敏敏的手被握在常漫天的手里，心中立刻坦然，反而有点好笑：“我怎么这么多疑。”

女孩子的心理，永远是最难猜测的，对于她们所喜爱的东西，她们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不允许任何人分享一点。

阳光从东面照过来，照在夏芸左面的脸颊上，夏芸脸红红的，显得那么美丽而可爱。

田敏敏温柔地反握住常漫天的手掌，笑道：“难怪熊老弟这么想你，就是我见了，心里也喜欢的不得了，何况他呢。”

夏芸脸更红，心中却又那么舒服，低首含羞：“你也认得倜……”她终究不好意思说出“哥哥”两字，顿住了话。

田敏敏朝她一夹眼，娇笑着道：“是呀，我也认得你的侬哥哥。”

常漫天微笑地望着娇妻和这个天真美貌的少女打趣，心里觉得那么幸福。

因为已经得到了爱的人，也总是希望别人也得到幸福。

夏芸不安的忸怩着，害羞着，然而她对这一双本是她打劫的对象，却泛起了亲切之感，尤其是在她几乎已是山穷水尽的时候，这种亲切的感觉更是强烈而浓厚，因为她觉得只要是熊侬的朋友，不也就等于自己的朋友一样吗。

她低着头，留心地倾听着不忍见她太窘的常漫天说着他们和熊侬相识的经过。

那些事是么的新奇而有趣，她抬头望了田敏敏一眼，心里在想着：“难道这么漂亮的人以前真会那么丑吗？如此说来，那种神秘的易容术又是多么奇妙呀。”

田敏敏像是永远都能看透她少女纯洁而多变的心，笑道：“我以前真的那么丑，你相不相信呀。”

夏芸低头一笑，暗忖：“怎么我的心事老是被她说中呢。”

“姑娘是不是想找熊老弟。”常漫天问道。

夏芸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于是常漫天慨然道：“我们也想找熊老弟，姑娘不如就和我们一齐走吧。”

这当然是夏芸求之不得的。

田敏敏娇笑着指着那两匹马说：“不过你可得先将这两匹马弄好。”

想起方才她对人家的举动和对人家所说的话，夏芸刚刚回复正常的脸色，又红了起来，讪讪地走了过去，伸手在马腹背上拍了两下。

那两匹马被制了那么久，但是立刻便又神骏异常，夏芸暗忖：“果然是两匹好马。”又想到自己的那匹“大白”，现在不知下落，心中又不禁惻然。

须知爱马的人，往往将自己的坐骑看得异常珍贵，何况那匹“大

白”的确是名驹，夏芸“雪地飘风”的外号，也是因此而来呢。

“姑娘可是在关外长大的吗。”常漫天被她这种纯熟的制马手法，也微觉奇怪，于是试探着问道。

夏芸笑着点了点头，道：“我家在关外有个马场……”她话中含意，自是告诉常漫天她不是马贼，常漫天一笑了然。

他再次探询，在哪里最可能找到熊倜，夏芸毫不考虑地说：“鄂城。”

因为在夏芸的心目中，鄂城那间有古钱为记的估衣铺，是唯一能够知道熊倜下落的地方。

于是他们又渡南河，经襄阳，鄂城，沿着汉水南下。

在绕过大洪山脉的时候，常漫天夫妇便问夏芸要不要到那藏宝山窟中去看一看，好奇的夏芸何尝不愿意，只是却有一种更强烈的欲望使她断然放弃了一看那神秘洞窟的机会。

“我知道我们这位大妹子急着要去见她那个‘倜哥哥’，怎么会去看那个破山洞。”田敏敏甜笑着，又一次猜着了这少女的心事。

一路上夏芸对这位心思七窍玲珑，武功又神奇莫测的田敏敏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三磨着田敏敏，要她教自己。

田敏敏被磨得无法，也只有教她，但是夏芸却一直不满意，她恨不得田敏敏将看家的本事都掏出来，教给自己才对心意。

因为田敏敏那种神奇的暗器手法，奇妙的轻功，和她自父亲万相真人那里学会的一些易容之术，对夏芸的诱惑太大了。

他们只有两匹马，后来虽然凑了一匹，却不是名种，再加上田敏敏和夏芸一路上说说笑笑，不时又教些武功，是以他们走得很慢。

几天之后，他们到了孝感，距离武汉，已经并不太远了。

常漫天自然举止阔绰，将孝感城里最大一间客栈的西面一个大院子全包了下来，店小二像是见了活财神，送茶送水送饭送菜送酒，招呼得无微不至，只希望多得几个赏钱。

吃过了饭，他们在厅里闲聊着，夏芸又道：“敏姐姐，今天你还得教我几套武功才行。”



田敏敏笑着“嗯”了一声，说：“你们看，哪里有这么烦人的姑娘，人家压箱底的功夫都被她迫去了，她还要人家教。”

“不行，”夏芸摇着田敏敏的臂膀，撒着娇道：“你骗我，把功夫藏起来，也不肯教给人家。”她索性坐到田敏敏的腿上撒赖，不依着说：“今天你要是不教给我，你就别想睡觉。”

田敏敏被缠得无法，她也实在喜欢这天真的少女，笑骂着说：“你真是我的魔星，好好，你站起来，我教给你。”

夏芸高兴得一跃而起。

田敏敏说：“不过你可先要做一件事，我才教给你。”

“什么事呀。”夏姑娘着急地问道。

“我坐在这里，你如果有办法将我弄得站起来，我就教你。”

夏芸道：“好。”转了两转，转到窗口，突然叫了起来：“敏姐姐，你快来看，外面有个三条腿的胖娃娃，好看极了。”

田敏敏笑道：“我不看。”

夏芸赌气道：“你不看就算了。”又转到微笑着的常漫天面前，扬起手道：“你再也不站起来，我就要用力打他了。”

“我不管，”田敏敏笑道：“何况你那双娇嫩的小手，怎么打得痛他。”

夏芸跺着脚，嘟着嘴道：“敏姐姐最坏了，用这个法子来赖。”突然心中一动，眼珠一转，道：“你坐着，我可骗不起来。”她得意地接着说：“不过你要是站着，我一定可以将你骗得坐下去。”

田敏敏笑道：“你这小妮子好笨，那还不是一样吗？”

夏芸道：“试试看。”

“好好，就让你试试看。”田敏敏说着话，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哈，你被我骗得站起来了。”夏芸拍手笑道：“这回可赖不掉吧，快教我武功。”

常漫天噗地笑出声来，暗忖：“我原以为敏妹妹已经够鬼了，哪知道还有比她更鬼的。”

田敏敏瞪了他一眼，道：“你笑什么。”转脸向夏芸笑骂：“被你这鬼丫头骗了去，来吧，再过几天，我就要拜你做老师了。”

这样一路到了武汉，夏芸想尽各种方法，将散花仙子的轻功，暗器学去了不少，连万相真人的不传之秘易容术，也被她磨着学会很多，常漫天暗笑：“这样一位诡计多端的姑娘，我那个忠厚老实的熊老弟怎么吃得消。”

他却不知道诡计刁蛮的夏芸，在见着熊倜时都时温柔体贴呢。

由武汉到鄂城，即使走得太慢，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 第二十一回 疑惧参半，芳踪突渺；嫉仇交集，孤剑施欺

武汉三镇不但是鄂中重镇，也是两湖的首善之区，长江水运的集散地。

正是所谓市面繁华，人物风流。

天方正午，常漫天征求夏芸的意见：“要不要在这里玩一天，明天凌晨再动身到鄂城。”

夏芸何尝不想在这个文采风流的地方玩上一天，但是离鄂城越近，她对熊倜的思念也越渴切，恨不得立刻便到鄂城。

“你们先到鄂城去好不好，从鄂城回来，我们再在这里多玩几天。”夏芸轻轻地说，虽然她对这地方是有些依依不舍的。

“是呀，”田敏敏笑着说：“找到我们那位熊老弟才玩，不是更有意思得多吗。”她笑嘻嘻地望着夏芸：“芸妹妹，你说是不是呀。”

夏芸红着脸不依，田敏敏依旧打趣，常漫天笑道：“这样也好，我们此刻动身，天一入黑，大概就可以赶到鄂城了。”

三人一船，由汉口乘船渡江，入武昌，望黄鹤楼，出城东去。

马不停蹄，但是夏芸却丝毫不觉得累，每往前走一步，她的心情也就随着更紧张了些。

“偶哥哥在不在那个什么叶家兄弟的店里呢。”夏芸暗忖：“但愿他是在那里的。”

入鄂城，仗着心思的灵巧和奇佳的记忆力，不一会，夏芸就找着了那间店招上画着古钱的估衣铺，道：“就是这里了。”

常漫天目光掠过店招，也望见那古钱标记，微微一笑。

夏芸下了马，店里的伙计走过来招呼：“你家可是要买衣服。”

“不是的，”夏芸直截地说：“你们店里的叶老板可在吗。”

店伙上上下下打量了夏芸几眼，摇头道：“我们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此时都不在店里，你家有什么吩咐，小的转告也是一样。”

失望的感觉，由于这店伙的一句话，极快的便占据了夏芸的心房。

她本想问：“你可知道有位熊公子可在此处。”转念一想：“既然

那叶家兄弟全不在，偶哥哥又怎么会在这里呢。”

于是她失望地转身，落寞地上了马。

那店伙暗地奇怪：“这婆娘怎地找不着我家掌柜的，就露出这么难看的神色来，好像是找丈夫没有找着似的。”

“不在吗？”田敏敏关切地问道。这些天来，她对夏芸已有了一份姐妹般的情感。

别离，是这个初次尝到爱情滋味的少女所不能忍受的。

夏芸意兴萧索，田敏敏极力安慰，常漫天道：“我们反正也没有什么事，不如就四下溜溜，也许会碰到熊老弟也未可知。”

夏芸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田敏敏道：“当然这样了，难道还有什么办法不成。”她一只纤细玉手，几乎戳到常漫天的头上：“我看你呀，简直太笨了，还问什么呢。”

常漫天只有苦笑，面对着刁蛮的娇妻，除了苦笑，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他本想问夏芸一些事情，但见她心情落寞的神色，又将口中的话咽下了。

万家灯火已上，叶家兄弟的店铺所在的那条街，本是鄂城最繁盛的一条，常漫天四顾道：“我们该找家酒楼吃些东西了吧。”

“当然啦，”田敏敏道：“又是废话。”

夏芸噗嗤一笑，道：“姐姐怎么老是拿常大哥出气。”

“男人呀，哼……”田敏敏侧着笑脸望着常漫天道：“所以我说芸妹妹，你别老是为那位‘偶哥哥’关心。”

夏芸嗯了一声，常漫天笑着向田敏敏说道：“你别以为别人也像你那么样……”

“我怎么样了。”田敏敏娇笑，不依，伸手去打常漫天。

他夫妇俩人打情骂俏，夏芸见了，又是一股难言的惆怅。

在鄂城歇了一晚，出城西去，再回到武汉。

微风轻拂，带起田敏敏鬓边的丝丝乱发，常漫天不觉忘情，伸过手去替她轻轻整理着。

田敏敏甜甜一笑，两匹马缓缓并行，两个人并肩低语。

夏芸索性跑在前面，她怕看到他们夫妇俩亲热的样子。

“我才不碍他们的眼呢。”她暗忖着，微微觉得有些寂寞，放开马，跑出老远，将田敏敏，常漫天远远抛在后面。

“哎呀，芸妹妹跑到哪里去了呀。”田敏敏一惊，自甜蜜的迷惘中醒来。

常漫天一眼望去，路，笔直地伸向远方，微微有些尘土被风扬起。

“大概是跑到前面去了。”常漫天道：“不妨事的，反正路只有一条，她一定会在前面等我们的，你担什么心呀。”

“都是你。”田敏敏娇笑，轻骂，忖道：“芸妹妹看见我和他亲热，才避得远远的。”少女的心事，也只有少女才猜得中。

于是他们两个也将马行加速，但常漫天所骑的是后买的劣马，总



是跑不快。

盪茶功夫，还没有看到夏芸的影子，田敏敏不禁着急：“她人呢。”

话方说完，突然听到前面有嗤咤的声音，她心急之下，将马加紧打了几鞭，赶到前边，见路旁有个树林子，嗤咤的声音，就是从这个树林子里发出来的，遂勒转马头，转了进去。

可是就在她勒转马头的那一刹那……

树林里突然完全静然了，她更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声更远比有声可怕。

于是她平平地从马鞍上掠了起来，身形一晃，便进了树林。

常漫天也施开身法，从他那匹劣马上飞身而起，到了树林子一看，风声簌然，哪里有半条人影。

田敏敏着急地将目光在四周搜索着，忽然看到地上有些发亮的东西。她拾起一看，不由惊地叫出声来，脚尖一动，闪电似的穿出树林的另一端，常漫天跟出去一看，四野茫茫，田里的稻子，被阳光映成一片金黄，却也没有任何人的影子。

田敏敏急得面目变色，这这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你看。”田敏敏摊开手掌，常漫天见了她掌上的东西，也自变色。

突地，树林中又隐隐似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玉面神剑，散花仙子，不约而同地施展出绝顶轻功，掠向树林。

哪知树林中也有两条人影电射而出，田敏敏毫不考虑，低喝：“躺下。”随手一挥，掌中发出一片银星，风强力劲，再加上这双方都是绝快的身法，那些银星眼看就要击在那两人的身上。

哪知其中一人“咦”了一声，拉着旁边的人向左猛退，就像鱼在水中一样，身躯由急进变为左退时那种为意的运转，几是匪夷所思的。

田敏敏再也想不到暗器居然会落空，见了这人这种玄之又玄的轻功，心中黯然一动。

她猛动身形，也是那么曼妙地顿住了前冲的力道。

常漫天突然飘飘而起，乘势抽出长剑，剑气如虹，身形如燕。

即自树林中掠出的两条人影，突然叫了起来：“常大哥。”

常漫天一愣，田敏敏已高兴地叫着：“呀，果然是你。”

那两人一掠而前，四人面面对，竟都高兴得说不出话。

原来两人一个就是常氏夫妇苦苦寻访夏芸梦魂难忘的熊倜。

另一人自是尚未明了。

原来熊倜当日以绝顶轻功，自天阴教和武当道人的环伺中，拉出尚未明后，消失在山阴里。

他对武当山的路途本不甚熟，再加上是在慌乱之中，更不曾辨清方向。

是以在一阵奔雷闪电般的奔驰之后，他顿住身形，略一打量，只见群山寂寂，四周仿佛都是一样的，根本无法分辨出方向。

尚未明身不由主，被熊倜拉着急驰了一段，停下来后，竟愣了半

晌，猛眼一望熊倜，见他正四下打量着，问道：“怎地，难道又……”

熊倜搓了搓头，苦笑着接口道：“又迷失方向了。”

想起上一次迷路时的经验，两人不禁相视苦笑。

但这一次毕竟要好办得多了，因为这是白天，武当山山势又不甚大，以他两人的轻功，自不难找出一条出山的途径。

速度往往能缩短距离，数十里山路在普通人看来，自然是一段艰难的路途。

但是熊倜和尚未明的看法，却是迥然而异了。

他们由入山的道路又下了山，经过那山麓边的磨豆浆小铺时，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想到，在那间小屋里会有他们渴思一见的人。

熊倜“贯日剑”虽然失而复得，但是“倚天剑”的下落却更渺茫。

须知毒心神魔给了熊倜一年的期限，要他在此期限内，夺回“倚天剑”，但今日熊倜看了天阴教的声势，知道要想从这些人手里夺回“倚天剑”，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他还不知道连焦异行自己，此刻也不知道“倚天剑”的下落，若然他知道了焦异行失剑，恐怕会更着急了。

两人下山后，尚未明问道：“大哥，现在我们到哪里去……”

这问题也只能熊倜自己心中在问着自己的。

他沉吟了半晌，说道：“我们先在附近一带走走好不好……”

“我知道大哥的意思。”尚未明笑着说，含蓄地保留了下面他想继续说下去的。

熊倜一笑，此刻他心目最不能忘怀的，自然还是夏芸。他也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情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份情感，是无比的纯洁和无比的崇高的。

他们细心地沿路探访，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们嘴中的描述的单身女子，皆因那时夏芸已和常漫天夫妇走做一路，已不再是单身的了。

熊倜更为心焦，更为忧虑，尚未明突然想起夏芸可能到鄂城去找熊倜了。

于是他将他心中的意思告诉了熊倜。

熊倜突然笑道：“我真是糊涂，怎地没有想到这一点。”

尚未明心中暗笑：“你现在什么都想不到了，这真叫当局者迷。”

人们对某一件事关怀太过的时候，往往会失去自己原有的机智，而旁观者却能看到他自己所不能看到的事。

他们取道武汉，直奔鄂城。

因为是白天，他们并不能走得太快，在通往鄂城的路途上，他们看到两匹马孤零地停在道旁，路侧的树林里，隐隐有人声传来，熊倜心念微动，暗忖：“也许能在此处看到芸妹妹也未可知。”

他不肯放过每一个可能找到夏芸的机会，朝尚未明微一示意，道：“我们进去看看。”

哪知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居然碰到了玉面神剑常漫天和散花仙子田敏敏夫妇。

四人惊喜交集，一时竟齐都愣住了。

田敏敏心里突然一阵难受，暗忖：“这怎么办，侗哥哥来了，芸妹妹却又不见了，唉，这教我怎么对熊侗说呢。”

熊侗也自发现常漫天夫妇面色的难看，不知怎地，心里突然紧张了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着急地问道：“常大哥，难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人类的心理，有时的确奇妙得很，常常会有一种突来的感觉，预兆着一些自己心里最关怀的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解释的。

常漫天嗫嚅着，终于说了出来：“老弟，你来晚了一步。”

熊侗一听，心情更像是拉紧了的弓弦，忙道：“常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芸妹妹不知被什么掳去了。”田敏敏无法再忍住心里的话，一五一十地将他俩如何碰到夏芸，如何一齐找熊侗，如何在路上夏芸一人先走，如何听到嗤咤之声，等到自家赶来时，已失去了夏芸的踪迹，都告诉了熊侗。

“本来我也不能确定芸妹妹是不是给人掳走了。”田敏敏紧蹙着眉，说道：“后来我看到我送给芸妹妹小钢丸，零落地掉在地上，这种小钢丸还是先父制作的，形式，功用却不和普通钢丸一样，江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钢丸，所以我才能确定这点。”

熊倜一面听，额上的汗珠一面往下簌簌而落，他焦急的神色，使得常漫天夫妇更不安。

“都是你，”田敏敏指着常漫天嗔着说：“要不是你……”

她终于不好意思说出夏芸一人先走的原因。

常漫天苦笑着，对熊倜再三道歉，他认为他实在有些对不起熊倜，其实这又怎能怪他呢。

四人之中，尚未明此刻的头脑可算是最冷静的了，他静听着，沉思了半晌，然后说道：“大哥，我看这事好办得很。”

还没有等到熊倜开口，田敏敏已抢着说道：“唷，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呀。”

常漫天看了她一眼，暗笑：“这么多年来，她还是老脾气，性



子急得这么厉害。”

尚未明道：“除了武当四子之外，谁也不会将她掳走，我们只要再去一趟武当山，不就一定可以知道她的下落了吗。”

他的话立刻得到了熊倜等三人的同意。

常漫天忽然想起那天在路上碰到武当道人飞鹤子的事，遂也对熊倜说了。

熊倜此刻全心全意都放在夏芸身上，对其他的任何事都不在意了。

这时熊倜等四人，心目中都几乎已确定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夏芸毫无疑问地一定是被武当四子劫走。

这就是人类思想的弱点，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想法最接近事实，那么无论这想法是否正确，他都会固执地确信不疑地。

这就如同一个不会水的人落入水中，挣扎之际只要抓着任何一片东西，他就不管那东西是否能救得他的生命，他也会紧抓不放的。

熊倜等人此刻也正是这种心理。

何况实际上，若以情理来论，夏芸的失踪也只有这一种推测最合理呢。

哪知道事实却大谬不然……

在常漫天夫妇恩爱地打情骂俏的时候，夏芸心情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她除了有些难受之外，甚至还开始有了想家的念头，只是她的思亲之情，还不如思念熊倜来得强烈而已。

于是她孤零地策着马，远远地走在前面。

渐渐，她将常漫天夫妇抛得很远，她也并未在意，因为路是笔直的，而且只有一条，没有歧路。

那么常漫天夫妇除了沿着这条路走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她自幼骑马，对马性的熟悉，宛如她熟悉自己的腿一样。

是以她骑在马上的姿势，看起来那么安详而舒适。

马鞭挥起，又落下，其实并没有落在马的身上，只是她在发泄心

中的堆积的忧郁而已。

这条路虽然是鄂城通往武汉的要津，但奇怪的是，此刻路上竟然没有什么行人。

她孤寂地走着，哼起一段她童年所熟悉的小调，打发这难忍的岑寂。

蓦地，远远传来一阵急遽的蹄声。

接着，路头尘土飞扬，宛如一条灰龙，蜿蜒而来。

“这马走得好快！”她心里思忖着，对于马，她可以说是了解得太清楚了，是以对于好马，无论那马是谁的，她都会有一份爱护的情感，这正如爱才的人，爱护有才气的人一样。

她留意地望着那匹马的来势……

那马恍眼便来到近前，恍眼便电闪而过……

她仿佛觉得马上的骑士面容熟悉已极，但是她却记不得是在哪里见过的了。

她正在下意识地思索那匹马上的骑士，是在何处见面的时候。

哪知那匹马奔跑了不远，打了个圈子，绕了回来。

她觉得奇怪，更令她奇怪的是那匹马奔到她面前时，竟倏地停住。

她矜持地将头侧到另一方，暗骂这人好生无理，她若不是此刻愁思百结，怕不早就回过头去给这无理的骑士一个教训了。

马上的骑士像是骄狂已极，竟侧过了头注意端详夏芸的侧面。

夏芸柳眉一竖，忍不住地想要发作。

哪知那马上的骑士突然高声笑了起来，朗声说道：“这真教人生何处不相逢，小可实在想不到今日竟能在此处遇到姑娘。”

夏芸一惊，暗忖：“这人竟认得我。”好奇心大起，怒火倒消失了不少，掉回了头，看到那马上骑士的面貌，“哦”地一声，叫出声来。

“原来是你。”她发现这马上的骑士就是曾经被她制住过坐骑的华服佩剑的骄狂少年。

原来马上的骑士，就是孤峰一剑边浩。

他在江边与尚未明一番剧战之后，又遇到那两位奇诡而武功高深的老年人。

他聪明绝顶，知道自己的武功，绝不是这两位老年人的敌手。

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他落荒而逃，谁知那老年人并没有追赶他，他才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自他来到江南之后，不出数月，几次遇到了强劲的对手，狂傲之气，不免为之稍稍削减，但是他与生而来的性格，却并未因此而有大的改变，只不过遇人遇事变得更为诡诈了而已。

对于熊偶，他恨入切骨，这怀恨的原因，绝大部分是因为嫉妒。

须知任何一个狂傲的人，他的嫉妒之心，绝对比常人强烈，永远不能忍受任何一个人，有任何地方强过于自己。

但是他对于熊偶是无可奈何的……

偶然地，他经过这条自武汉通往鄂城的道路，驰马奔腾中，他看到对面蹒跚策马独行的少女，竟是那天在苏州街头制住他的坐骑的和熊倜同行的少女，于是他又策转马头，绕了回来。

他看到夏芸居然还记得他，心中不禁有些高兴，因为他自第一眼望见夏芸的时候，就对夏芸起了非常大的好感。

“熊倜熊大侠怎地没有和姑娘一路。”他聪明的打开了话题。

果然夏芸一听到熊倜的名字，浑然忘却了一切，忘形地说：“怎么，你看到倜哥哥了。”焦急和忆念的情感，溢于言表。

孤峰一剑边浩心里，立时起了一阵酸溜溜地感觉。

但是他极力地忍耐着，试探着说：“姑娘难道要找他。”

于是夏芸完全撤消了提防的意念，说道：“是呀，我们都在找他。”

边浩眼珠一转，说道：“姑娘不是一个人吗。”他听了夏芸所说的“我们”两字，打这样地问着。

“还有人在后面呢。”夏芸丝毫没有有任何怀疑，她以为这华服少

年已和熊倜成了朋友。

因为她也知道这华服少年叫“孤峰一剑”边浩，是江湖中颇有名气的豪杰，这是她听到许多人说起过的。

“他们的马没有我快，所以落在后面了。”她微微笑了笑，解释着。

边浩“哦”了一声，突然说道：“姑娘要找熊兄弟，碰到我是再好没有了……”

他故意停顿住他的话，夏芸果然高兴地问道：“你知道他在哪里吗。”高兴里，又带着些焦急。

边浩朝四周看了看，看到路的旁边就是个小小的树林子，故作神秘地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姑娘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到那边的树林里说话。”

夏芸入世太浅，虽然吃过不少亏，但是她仍然对世事是疏忽地，嘴里说道：“他到底在哪里呀。”手中马缰向左一带，却跟着孤峰一剑边浩，走进了树林。

那树林并不太密，阳光自枝叶中，仍可以疏疏地照进来，树林中却渺无人踪，偶闻鸟语啁啾，显得甚是寂寞。

孤峰一剑边浩首先入了树林，林里的宿鸟，惊得一个振翼飞去，边浩一笑，暗忖：“此地倒真静得很。”回头一望夏芸，见她正以马鞭的后柄敲着马的后股，一面埋怨着：“为什么偏要到这种地方来说话，难道在外面说还有什么两样。”说是说，还是走了进来。

边浩侧过头去，顾左右而言其他，微笑着说：“姑娘许久不见，却越来越漂亮了。”

夏芸娇笑着啐了一口，心里虽然有些高兴，但是这种女子喜欢受到别人称赞的天性，却并未使得她忘去她最关怀的事，她随即将脸孔一板，道：“喂，侬哥哥到底在哪里，你倒是快说呀。”

孤峰一剑眉头一皱，暗忖：“这小妞逼得倒真紧。”他也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再推托了。

夏芸见他还不说话，用马鞭用力打了一下马，那马一声长嘶，马首一跃，但仍服贴贴地站住了。

“喂，你在搞什么鬼，”夏芸娇嗔着说道：“怎么说话老是吞吞吐吐



吐的，再不说，我可要走了。”

孤峰一剑边浩连忙连声阻拦着道：“别忙呀，”他笑了笑，又道：“姑娘倒真性急得紧。”

夏芸抬头一望，阳光从树林的上面射了进来。

她虽然心里有些怀疑，但仍坦然得很，因为她一来自持武功，再来也想不到边浩会对她有什么举动。

她却不知道名传江湖的孤峰一剑边浩，此刻的心情还不是她所想象的纯良，当人们嫉妒或是对某一种事有着殷切的渴望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也会时常超出了别人的揣度之外。

她长途跋涉，风尘之色虽重，却仍掩不住她天生的丽质，云鬓散乱，却更添了几分秀丽之色。

阳光照得她面孔一片嫣红，孤峰一剑边浩心头怦然大动，他本非好色之徒，但此时心中却不知怎地，升起了一种邪淫的欲望，也就是这一念之差，竟使得这武林后起之秀，几乎断送了大好前程。

夏芸再一抬头，望见这华服少年——孤峰一剑边浩的两只眼睛还

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她天真未泯，竟未能分辨出他眼中的淫邪。

两人目光相对，孤峰一剑边浩更是紧紧地挈住了她的目光，再也舍不得放松一时半刻。

夏芸一侧脸，也微微有些发觉了他目光的异样，急忙避开了，嗔道：“喂，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孤峰一剑微微有些发窘，支吾地说道：“熊——熊大哥此刻——此刻他只怕已——”

他口中在拖延着，心中却在思索着该如何编造一个美妙的谎言，来使得这天真的少女相信自己。

但是夏芸却心急了。

她心中疑惧之念大起，忍不住抢着说道：“你说什么，难道偶哥哥他——他已经遭了谁的毒手了吗？”

人们的心理，的确是最难揣测，当你对一个人的关心太甚时，你

愈容易想到最坏的路上面去。

孤峰一剑心中暗喜：“她倒提醒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面上的喜色流露出来。

然后他故作为难的点了点头。

夏芸耳畔顿然嗡然一声，像是突然失去了重心，再也稳不住坐在马背上的身躯了。

她不暇分辨孤峰一剑边浩面上的神色，何况即使她留心去分辨，也未必能分辨得出来。

边浩看见她失魂落魄的模样，心里高兴：“她真的相信了，”却又不免难过：“熊倜那小子真有福气，唉！若是她能对我有如此关心，那么我就是真的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良久，夏芸方自从迷惘中醒了过来。

她芳心倏乱，不知怎生是好，一抬头，望见边浩脸上那种奇异的神色，突地心中一动。

“你说的话是真是假。”她厉声问着。

孤峰一剑一惊，他到底亏心之事做得还不太多，还不能完全控制着自己的神色的不安。

于是惊惶之色，不期然地而他面上流露了出来。

夏芸到底不是呆子，心里的疑心越来越重，伸手入怀，暗暗掏出几粒她从田敏敏处取来的特制弹丸！

她终究是少年心情，明知道孤峰一剑是可疑的，也明知自己要对他防备，但是她却摒弃了自己浸淫多年的武功不用，而以刚学会不久的暗器手法来应敌，这岂非有些荒唐吗。

何况她的对手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人物，武功之高，被武林中尊为“南北双绝”之一，岂是寻常的对手呢？

夏芸这一疏忽，非但使得自己险些玉臂沾污，也几乎使得武林中许多高手，为着这一次事反面成仇，惹出诸大风波。

但是这些事又岂是她预料能及的呢？

## 第二十二回 滑稽突兀，怪叟传语；剑起丸飞，娇娃怯敌

夏芸有一些警觉出这孤峰一剑的奸邪之处，而他——孤峰一剑边浩，又拍马向她逼近，贪婪的目光盯在她的脸上。

夏芸已觉有辱了她的尊严。

三粒耀眼的钢珠，脱手飞出，手法虽不及田敏敏那么奇妙莫测，但是近在咫尺，跳丸飞星，而角度又那么奇巧，像有力量操纵着，迂回折射。

使孤峰一剑陡然大出意外，他借着精湛的骑术，马缰一领，拍马窜出丈余，身体也猛然一俯，平贴马背。他那匹名驹，达达向前驰去。

他受了夏芸出其不意的袭击，并不能减少他对她的一腔邪念，反而懊丧自己手段太不高明，以致使她发现了破绽。

孤峰一剑边浩抬起上身，扭转头来煞有介事地埋怨说：“姑娘为什么生气？我说的是实话呀！”他虽想把这事弥补过来，却仍很警觉地拔出他的宝剑，寒光飒飒，准备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

夏芸料到从这位骑士身上，不会问出熊侗的确实消息，跟他胡聊下去，不能有什么结果。但她生来倔强好胜的性子，如不把他惩戒一

顿，受他半天歪缠，这股气还真无法消散！于是她也拘马追去。

夏芸最擅长使用的特制银鞭，受伤以后被掳上武当山时业已失去，眼前缺少趁手的兵器，这确使她一身本领减色不少。惟一可供御敌的，就是一条两尺多的寻常马鞭，和田姊姊特制的袋内钢丸。

这也是她几乎吃亏的另一原因。自然她实际功力比这南北双绝之一的孤峰一剑，多少略逊一筹半筹。

边浩故意拍马驰去，他心中有个算计，这一带疏林就在官道旁，多少有碍他的举动，万一更不巧熊倜在此时出现，那可更使他受窘了。

双骑一前一后，渐渐离开了绵延半里多的树林，以他们的骑术之精，不过极短的时间。所以后来熊倜尚未明与常漫天田敏敏相遇，未能在附近找着夏芸，又这样轻易地失之交臂了。

前去是一片荒凉，梁子湖畔一片芦苇地带，湖水白茫茫一望无际，几片帆影点缀在碧波上面。

最近处渔村茅舍，也在一二里外，这地方对于他是非常理想的。

边浩拨转马头，抱剑提防着这位姑娘，微风轻拂着夏芸的秀发，

在马上花枝颤摇，益增妩媚。

边浩这时几乎纯是戏弄的态度，向她说：“姑娘，我们再谈谈，小可孤峰一剑边浩，只还未请教过你的尊姓芳名！以姑娘的控马之术，想必是塞外一颗明珠了！”

阿谀，赞美，使夏芸略生一丝儿快感，但这轻薄的言词，仍使她愤恨不已。夏芸冷笑说：“你报出姓名来难道我就不敢斗你这南北双绝剑么？”

边浩离镫下马，笑着说：“那小可就奉陪姑娘玩玩！听说姑娘怒拔武当派九宫连环旗，使我钦佩莫名呢。”

夏芸星眸一凛，喝道：“少说废话！”边浩一提起拔镖旗，更使她伤心不已，以为边浩讽刺她受辱被擒的事，使她一腔怒气如火燎原，无法歇止。

夏芸姿势优美，从马背旋落地上，手中皮鞭一抛一打，使出“狂飏鞭法”，宛如半截乌龙，风声虎虎，直取边浩。只可惜寻常马鞭太短了些，卷、裹、抛、带，许多威力都用不上，只像一柄短棒，这怎能使她得展所长呢。

夏芸确实有些过于自负了。

边浩剑影缤纷，使出生平绝技玄女剑法，因为交上手就看出来她鞭法沉重老辣，不同凡响，边浩也不能轻视她。

边浩这时邪心勃起，想借峨嵋派师传绝技，制服住她，在这旷野之中，做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这是人类两性间自然的吸力，尤其对着夏芸这样的娇娃，而边浩的生性，亦非纯善，他的心狂，也就可以解释了。

夏芸鞭影丝丝，漫天风雨，一连串“云如山涌”，“雨洒蓬莱”，几招猛攻，使边浩也为之咋舌，可摸不清她的门路。

边浩轻蹬巧纵，不肯使出玄女剑绝招，他内心既已沉醉在她的仙姿玉貌里，怎么肯伤着她一丝一发？二十招以后，边浩略展所长，而夏芸鞭长莫及，空有一身抱负，却处处讨不着便宜。

只见边浩剑落如风雨骤至，排空荡气，剑影初时濛濛洒洒，瑞雪纷飘，继而如同疾雷奔电，光气萧森，夏芸竟被他裹在一团剑影里。

边浩剑法独得秘传，声势不逊于四仪剑客之首的凌云子，不过他



没存心伤她，下手让着许多，夏芸方能勉强支持。自然这种局势是不会永久维持下去的，边浩面对着她，娇躯宛转，柳腰款款，更可以饱餐秀色。

边浩终于找到了机会，乘她挥鞭猛点他腰腹之际，撤剑环臂，欺身斜进，一招“春雨绵绵”，剑光溜向夏芸玉腕，一团耀眼雪花，疾掣而下。

夏芸拼了几十招，心里暗说：“号称南北双绝剑的，也不过如此！让你知道我雪地飘风也非弱者！”

但人家这次剑花逼来，如不撒手丢鞭，就无法闪让，夏芸过分倔强，娇躯往左方飘旋，虽是闪过边浩这一绝招，却恰好把左边身子凑近了他，边浩猿臂轻伸，铁腕已蓦地握住了她的左臂。

夏芸懊悔没用田姐姐所授暗器对付他，这时已落入边浩掌握之中，急得一声尖叫，想摔臂挣脱，更怕他进一步来什么花样，猛一回鞭横抽边浩那只讨厌的手。

边浩剑影又起，铮的一声把那短短的马鞭，又削去半截，剑花在夏芸脸上划了个圈儿，夏芸只有闭目等人宰割了，可是他又很快的把宝剑擎回。

边浩嘻嘻笑了，笑得非常得意，渔翁钓上了大鱼，鱼儿已经上钩，只看他愿意如何处治捞获到手的猎物。

边浩态度更使她难堪，已紧握夏芸玉臂，用力一带，夏芸几乎要扑跌入这讨厌男子怀中，如何不又羞又急。边浩反而柔声细气的说：“姑娘累了吧！像姑娘这一套奇妙的鞭法，小可还是初次碰上呢。姑娘可别生气，败在孤峰一剑手中，也是很光荣的呀！”

夏芸入关以来，这已是第三次吃人的亏，而最使她难堪的就是边浩那副贪婪的眼光，和那种存心玩弄的态度。

这时近侧芦苇察察响起，蛮苍老的笑声大作，教训小孩似的口吻，喝道：“你这个刁钻娃娃！怎么在此欺侮女娃儿？我老头子上次江边要打你的屁股，被你娃娃飞了！这次更不能轻饶了！照打吧！”

两人正在厮扭之际，突然毛毵毵的飞来一团黄彩，拍的一声，恰好打中了孤峰一剑边浩抓住夏芸的一只手，边浩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件东西忽啦散落地上，却是一盖枯干的苇叶，纷飘四散。

可是边浩这只手竟如挨上一记儿极沉重的大榔锤，痛入骨髓，皮肉欲裂，他手臂很自然的一松一缩，夏芸乘机往旁边闪出丈余。

不知何时面前已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儿，而那矮老头，盘膝坐在沙上，正扬起右手，向边浩招呼道：“你这娃娃，快过来领打，不折不扣加上上次的一百下屁股，以后你要记住不许欺侮女娃儿！”

这种滑稽无伦的话，使夏芸觉得非常好笑，她可佩服老头这种摘花飞叶的手上功夫。而边浩则在看见这两个老头之后，惶恐异常，上次江边几乎取辱，这次又犯在人家手里，再不见机溜走，那还有更现眼的亏吃呢。

边浩骑术颇精，跳上马背，挥鞭疾走，仍向那片树林穿林而没。

夏芸松了一口气，倔强的性子，使她不愿向这两个老头认小服低，向人家道一声谢也不愿出口。

坐着的老头向那高个子老头道：“这女娃儿生得模样儿怪可怜的，你说该怎么处治她？不过不能打屁股，另外还有什么办法？”

身材高些老头也发愁说：“我也想不出好办法，姑且饶了她这一次，她是无心冲犯了我们！光问问话，别让她也跑掉！”

夏芸被他俩一问一答，弄得啼笑皆非，心说：“谁冲犯了你？再无理取闹，抽你这两个老家伙一顿鞭子！谁耐烦理你！”

矮老头双手一挥，仍是坐着的姿势，已飘若飞絮，拦住了她。夏芸撮口轻嘘，把她这匹称心的马招来身畔。夏芸猛见矮老头施展上乘“流星移位”轻功飞来，心头一震，慌忙向马背纵上，准备一溜了之。

矮老头又随手一拉，相隔七八尺远，一股无形潜力，裹住她的娇躯，不由往下一沉，通的又跌落地上。

夏芸可不敢十分倔强，眼里泛出泪光，恨恨说：“老怪物！你使什么坏？为什么不让我走？我要赶快找我的熊倜哥哥！”

老头偏着头思索了一阵，笑道：“熊倜？这人老头子似曾相识，正有句话让你带个口信给他，可是女娃娃，你认识的小伙子倒不少呢！”

这话一说出，夏芸怎么受得住，一直红到耳根，心里暗骂：“缺德的老鬼！赏你几粒钢丸，让你再敢贫嘴胡嚼！”

夏芸一提起熊倜，那可爱的俊影，立时使她心头一甜。甜美的回忆，竟使她不胜怅惘，忘记了对付这可厌的老头。夏芸又如何肯虚心下气和他们答话。

高些老头皱皱眉笑说：“让她走吧！上次已经把重要路线图当面付给熊倜那娃娃，不过贯日剑也是昆仑旧物，应该与倚天剑同归玄清洞府，姑念天阴教大患未除，应该暂时交他保存使用一段时间！话得说明白，毒心神魔虽知道倚天剑关系着武林劫运，他还未必明了双剑的来历呢！”

矮老头也皱眉发愁说：“那娃娃人极聪明，可是没有适当的伴侣，配上他一块儿练习双剑，终不能发挥这两仪和合的妙用，又怎能担当这一份重任，这女娃儿又太不听话，隐居在甜甜谷那两个孩子，又是点苍派下不值得付托他们，这事还得费我们无限心机呢！”两个老头一搭一挡，把夏芸弄迷糊了。她既不知熊倜失剑经过，更不知他又受人赠送一口贯日剑，而这两口剑，几乎使武林天翻地覆，武当血染名山！

夏芸怕这两个老怪物找她麻烦，很快的翻上马背，矮老头笑道：“没慌，老头子已说过不处治你了！”

高个儿老头正色道：“女娃娃！记住见了熊倜，就说江干二老吩咐，赶快去峨嵋残云尊者窝里取回倚天剑来！然后携带双剑，去昆仑访晤银杖婆婆学习和合剑，女娃儿你也跟着去一趟，看看你有缘还是无缘！”

二老说完，不再纠缠，竟扭头向白茫茫的湖中走去。

夏芸急挥鞭登程，想迎上去和她衷心敬佩的田姐姐相会，继续找寻她的偶哥哥，岂知田敏敏熊偶尚未明四人，也正在找寻她，又误入歧途呢。

夏芸在斜阳古道上，拍马来回奔驰着，心里越着急，来来去去的人，累得她几乎望穿了秋水。

夏芸一赌气，放马一直沿大道驰去。

当晚投宿山镇上一家小客店，低矮的瓦房，肮脏的床被，使她心里更添一层恙恼。

突然店门外马蹄声如潮涌至，店里伙计迎进来三位黑色劲装的汉子，笑语喧天，旁若无人，一直走入三大间上房里。

伙计如同接下财神，忙不迭穿梭一般伺应。

这三位豪气干云，说话声音很高，夏芸疲倦的躺在铺上却被他们一番话惊醒起来。

只听得其中一人狂笑说：“单大哥，三湘豪杰，我洞庭四蛟号召一下，哪一个敢不投诚响应？何必单单要收罗拉拢这个姓熊的小子？”

另一人沉吟说：“教主这么分派下来，必有他的用意！吴大哥知会本教各处的人，注意一下熊倜的行踪。”

先那人又哈哈大笑说：“小弟若碰上了他，倒要先会会他这位武林三秀！”又问说：“玄龙堂主仇老前辈现在坐镇洞庭，据说还准备一次大规模的举动，单大哥是自总堂来的吗？其详可得见示一二吗？”

答话那人笑说：“倚天剑得而复失，若不把这口剑找回来，本教的声威从此扫地！这次夜袭武当，又不能得手，所以龙凤各堂堂主坛主，齐集此间，重作一番部署，事关机密，尚未作最后决定。”

夏芸一听别人提起熊倜，不由竖起双耳，留心谛听，底下的话，却使她颇为失望，显然这些人也不知熊倜行踪。夏芸生长关外，北方天阴教崛起，颇有所闻，她父亲虬须客却闭门谢客，绝不与江湖豪杰往来。

夏芸既听出这三位是天阴教下爪牙，天阴教势力弥漫南北各地，虬须客力戒她入关以后，不可和他们冲突。

夏芸又泛起了一个错觉，她以为天阴教下这三个汉子既然是访寻熊倜，他们眼线又多，不比自己孤伶伶一个人误走误撞，来得容易吗？跟着他们走，不是倜哥哥很容易的可以找着？

但她又不胜怀念那可爱的田姐姐。

自从被四仪剑客擒往武当，夏芸也算经历过一番风浪，艰苦备尝，本可以直回关外投入父母怀抱，但熊哥哥的影子，一直在心中盘旋不去，英俊可爱的笑容，几乎使她要伸手一把捞住，可惜这只是眼前一现的幻影！

她在迷惘中昏昏睡去，却作了个错误的决定。

次晨，梳妆就道，她却尾随在那三个黑衣人马后追逐。而这三位又是向北飞驰，依然又把她引回昨天那条路上来。黑衣人中一位年纪略大些的，虬筋栗肉的汉子，有意无意地不时回头望她一眼。

梁子湖白茫茫的水色，又在远处浮现，而那片树林，也在柔风披拂中，排列在视线之中。夏芸心中起了什么感触，只有她自己才会体味到。



夏芸随着三人，行行复行行，秋阳皓皓，照射着官道上风尘扑面的行旅，夏芸也是其中的一个。

她不能紧紧凑上去，和那三个黑衣人，多少拉长一点距离，这是夏芸自命乖巧处，避免人家疑心，天阴教下的人，多少带有点神秘性，或者有些可怕呢。

这种无意义的追逐，也可说是盲无目的的奔波，突然被后面驰来的一片铁骑声，震颤了她的心弦。

夏芸无意中扭头望去，一连串匹匹骏马扬尘而来，立时使她大为震惊。来的竟是飞灵堡出尘剑客东方灵和他妹妹东方瑛，另外两位玄冠羽衣，黄穗子宝剑在身的道士，尤其使她魂不附体，正是四仪剑客凌云子和丹阳子。

夏芸是惊弓之鸟，急忙施展她精湛的骑术，短鞭一扬，纤足一夹马腹，她深悉马性，纵辔飞驰，想脱离后面这四位扎手敌人的追袭。

而这出尘剑客兄妹却并不是专门来找她为难的。凌云子和丹阳子二马在前，远远早看清了是他们二次下山游戈的猎物。

可恶的前面三位黑衣人，却把坐骑一排儿横列，并辔而驰，几乎

占完了全部道路，使后来的她无法飞越而前。

夏芸把马头一带。她若不是精于驭马，早和三个黑衣人撞在一起了。

后面的骑声越来越近，丹阳子已远远笑喝道：“夏姑娘慢走，贫道还要屈尊芳驾回山一趟呢！你不想见见熊倜么？他正在武当山恭候你呢。”

夏芸气得花容惨变，眼前又被天阴教三位拦住去路，吃过一次亏，自然学一次乖，以逃走为最上的妙策。

她对于凌云子的剑法，仍然心中不服，只是自己单身一人，连个趁手的兵器都没有，怎么迎敌这四仪剑客中两位扎手敌人？

她摸摸袋中田姊姊的钢丸奇妙暗器，她不相信自己凭这小小珠丸，可以制敌取胜。

急得她向前面三人嚷道：“请你们让开路，后面有仇人追拿我！”

丹阳子一马当先冲来，前面三位天阴教下龙须坛主单掌断魂单飞，洞庭四蛟神眼蛟袁宙，铁翅蛟尤化宇，一齐泼刺刺拨转了马头。他们

听见身后娇滴滴女孩子叫唤，都掉转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尤化宇和袁宙被她这秀美无伦的丰姿照眼生花，愕然一怔，单掌断魂单飞也骤然惊艳，艳绝尘寰的夏芸，使他也感到意外。

丹阳子催马急驶，转眼就快到眼前，夏芸喘吁不止，急得一扬手，先飞出四粒巧妙的钢丸，精光射目，嗡嗡向丹阳子飞去。

丹阳子没防这姑娘突下辣手，四颗晶光射眼的钢丸，分上下两路，吕字形飞袭过来，忙在马鞍龙形一式，俯身躲避，上面两丸擦背而过，其间不容一发。

下面射来两颗钢丸，却突然互相一撞，妙在一撞之后，各划个半圆弧形，分自左右两方折射而下。

丹阳子没料到夏芸竟有这一手绝技，他陡然勒缰住马，两枚钢丸向他斜掣而下，呼呼带起两缕寒风，要翻身躲避怎能来得及呢。

天幸第二匹马上凌云子，也已冲到附近，他就在马上一个穿云纵，身形离鞍，斜斜跃起，手中马鞭一挥，铮铮两声响，把两颗钢丸一齐磕飞，可是丹阳子已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反手拔剑以防她再次飞丸袭击。

凌云子跳落马前，厉声喝道：“姑娘休使暗器伤人，贫道今天再让你领教几手本派镇山剑法，快亮你的兵刃吧！”

出尘剑客兄妹也催马来前，东方瑛看出正是她心中的一个讨厌的情敌，她懊恨武当四子过于疏忽，让她自武当逃走下山，没给她一点苦头吃。

但眼前又有三位黑衣男子，并排儿列马在夏芸身前，其中单掌断魂单飞，又是在飞灵堡大显过一番身手的天阴教高手，难道夏芸已投身天阴教下了吗？

出尘剑客东方灵马上一抱拳说：“单当家的，上次辱临飞灵堡，在下尚不知崆峒名手，竟列身天阴教下。这位雪地飘风夏姑娘，是敝友熊倜之友，缘何与当家的走在一路？夏姑娘和四仪剑客另有梁子，在下特先表明！”

他又向夏芸施礼说：“听说熊倜老弟为你大闹武当派法地，姑娘何故反与天阴教人为伍？凌云道长请你再去一趟武当，不过把上次的事大家开诚一谈，请勿误会！”

东方灵并没代他妹妹消除情敌之意，他内心真是爱怜这位小姑娘，

怕她误入歧途。出尘剑客用情之专，这些日中，对朱若兰已情丝自缚，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既和熊倜结为莫逆，就推爱到夏芸身上了。

东方瑛心里却正幸灾乐祸，若夏芸和天阴教人结为一党，无疑将使熊倜心情激变，把爱慕夏芸之心变为厌憎，而她自己就居于绝对有利地位了。

东方瑛年事稍长，但一想到熊倜，也是芳心寸绕，惟恐这秀美绝伦的夏芸，永久占据了熊倜的一颗心。熊倜参加飞灵堡英雄会，席上露出那一手轻功“潜形遁影”，震惊了在座的名家能手，只恨哥哥不了解她的心事，轻易把熊倜放走，而又无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让雪地飘风拔了头筹，先她取得熊倜的欢心！

东方瑛又怎不该懊悔她自己，不善于猎取男子呢？这是东方瑛比较温柔庄重不苟言笑的美德壶范，但也种下了她失败情场的因子。

男女间的关系，灵犀一点无由相通，往往会埋恨终身，而对方又何尝明了你那一份儿情意？自然人与人间总还有些遭际机缘的凑合，那时的熊倜，正还悼亡为他殉情的若馨！纵有第三人在侧，也难安慰他的心灵空虚！

单掌断魂单飞，乃天阴教玄龙堂龙须坛舵主，为人机警多谋，负

责网罗各方好手，听出尘剑客一说，方知站在他们这边的秀美姑娘，竟是落日马场名满东北的女侠雪地飘风，心里更加了兴奋。

尤其出尘剑客道出夏芸和熊倜不平凡的友谊，这位崆峒名手，立时明了了他应该采取的步骤。

若能把雪地飘风拉入天阴教下，不怕熊倜自己不送上门，眼前夏芸又受四仪剑客的威逼，正好代她接下来这个梁子，还怕她不感恩图报，乖乖就范？

单飞这个念头，如电一闪，人已催马抢着拦在夏芸前面，也一抱双拳向出尘剑客为礼说：“夏姑娘人品武功，誉满一方，本教正在欢迎她呢！飞灵堡匆匆一别，未及向堡主多多讨教，至今内心歉疚。”

他又向粉蝶东方瑛施了一礼，装出很谦和的态度，而他这种举动，也正是想把东方灵兄妹一齐拉入教下，倘若能得这位女剑客垂青，又是何等的幸运呢。

单飞遭受到的只是粉蝶东方瑛冷冷的一瞥，东方瑛不屑和他施礼，秀目微转，正在思忖夏芸和天阴教有些什么关系？单飞怎会为她挺身而出承担一切？

那单飞又向凌云子拱手说：“武当四仪护法，在下久仰盛名，昆仑崆峒武当，武林五大正宗门派，雪地飘风夏芸姑娘，究与贵派有何过节，道长不可欺凌她一个弱女子，我单飞愿替她向道长领情！”

洞庭双蛟袁宙尤化宇，乃是两个勇夫，奇怪单飞竟为个素不相识的女子，出面承担一切。天阴教和武当这一次决斗已结下了永久不可解的梁子，单飞既可拉拢雪地飘风，也可打击武当派的声望，何乐不为呢？

洞庭双蛟性烈如火，早都各拔兵刃，虎视眈眈，准备杀个痛快，江湖上这种好汉，成年是和人凶杀恶斗，只要单飞作了主，他们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

局势一变，变成了天阴教和武当派的恶斗，出尘剑客能否置身事外？而这事正为着雪地飘风而起。

天阴教势力遍布大江南北，武当派人还没邀请到各派名宿，新崛起的高手，不能立即发难，而天阴教人党羽愈集愈多，几乎构成包围武当的形势。

凌云子不把什么洞庭双蛟放在眼里，但是崆峒派下单掌断魂，背后还有许多崆峒能手做背景，飞灵堡战败了武胜文，露出崆峒镇山掌

法“断魂掌”功力也自不弱，最奇怪的是夏芸发放暗器的奇妙手法，如果出尘剑客今儿不淌这一趟混水，他和丹阳子能否稳操胜算，可也很难说。

但天阴教既公然与武当派为敌，遇上了还有什么话说，凌云子拿话挤兑东方灵说：“东方堡主，今儿狭路相逢，天阴教这位单当家的无端袒护雪地飘风，这局势显然要累及堡主兄妹了！殊令贫道于心不安。”

他这一番话，是想把东方灵逼住，使他兄妹不得不出手相助。他又向单飞冷笑喝道：“雪地飘风侮辱本派九宫连环旗，与你天阴教有何相干？她也不是你们教下的人。如果单兄找我四仪剑客，贫道另定期在敝山候教就是！”

凌云子无非想把这回事化开，也要表示出武当派的威望，并非临敌畏缩，同时也可使夏芸陷于孤立无援。

单飞却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反而冷笑嘿嘿道：“夏姑娘和熊倜，都是本教欢迎携手的武林英才，为了熊倜，我们更不能使夏姑娘受窘！”

又向夏芸施礼说：“姑娘乃关外成名女侠，在下崆峒单掌断魂单飞，钦佩已久，姑娘和武当这个梁子，在下愿拔刀相助，以尽江湖武



林道义！”

转过身又向东方灵道：“堡主也是在下和本教素日钦佩的大侠，素无恩怨，今日应为雪地飘风，一同扶弱抑强！”

单飞不愧为龙须坛主，说的面面周到，占住了理。

夏芸不明了天阴教是什么内幕，眼前总不能谢绝人家帮助的好意，不过她还是嘴硬，毅然拨马而前说：“我自己的事，我一个人接着他们就是了。”

东方灵老于世故，既不愿开罪熊倜，又不愿使武当四子失望，而且这次也应武当之邀，前往共商澄清武林危机的大计，又怎能置身事外？

东方瑛则另是一种想法，夏芸的确是太美了，美到使她无法与夏芸在情场上一较身手，只有促使夏芸，受天阴教骗诱，可以毁了雪地飘风的一生幸福。

丹阳子首先被单飞这几套挑拨离间的话，闹得气愤填膺，一按剑鞘，呛啷拔出长剑，跃下马来，剑尖一指单飞说：“单当家的，你既敢出头揽事，少不得先打发了你！用不着花言巧语，骗诱雪地飘风！”

那边双蛟——神眼蛟袁宙亮出一柄钩镰刀，铁翅蛟尤化宇也从腰间解下链子双锤，两人这种短软外门兵刃，乃是为在水中使用时方便，而两人也确各有一套奇特招法。尤化宇链子锤上下翻飞，先自向丹阳子猛攻。

丹阳子心想洞庭四蛟，武功会高到哪里去？信手挥剑一挑，想兜住链子，挑飞双锤，岂知尤化宇重手硬功夫分量不轻，反几乎把他的宝剑绞住。

出尘剑客决定了主意，他先横剑而前，向单飞招呼道：“久仰崆峒高技，上次辱临敝堡，未能领教！现在正可乘机切磋一下武技！”说着，长剑一出，虎啸龙吟，寒气森森，向单飞当头罩下。

东方灵的心理，让凌云子空开手，可以单独制服夏芸，而夏芸那种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东方灵有些看不顺眼。

东方灵既已出手，单掌断鬼自不能示怯，他仗着断魂掌和深厚内功，生平只是以肉掌与人相斗，出尘剑客剑法何等凌厉，而功力也非常纯厚，一柄剑舞起来，风起云涌，剑虹闪闪，如影随形。

任你单掌断魂游魂步法如何美妙，终逃不出剑影圈内。

东方瑛则含笑盈盈，看她哥哥使出平生绝技，一面更可亲眼再看见夏芸栽了下去，说不定武当四仪护法，这次更会给夏芸一个难堪。

东方瑛养尊处优，她哥哥除非不得已是不肯让她出手的。

凌云子则抱剑缓步走向夏芸，戟指说：“夏姑娘，上次二十招内已输与贫道，何须再试！请随贫道前往武当走一趟吧！”

夏芸被他说得冒火，上次受辱的情形，直使她愤不欲生，可是确有些寒心。但是又怎能向这道士低头受辱呢。

她轻轻挥动手中马鞭，只觉这件寻常马鞭颇不趁手，咬一咬银牙，仍然想侥幸取胜，她正迎上前去，恰好神眼蛟袁宙同时钩镰刀递了上来，一鞭一刀，双双同时扑向凌云子，夏芸短鞭一抛一点，改换了一套流星笔法，专找凌云子的重要穴道，这是她能舍短取长的地方。

短鞭如何能发挥狂飏鞭法的威力呢？

凌云子剑法精妙，在他手中的镇山剑法九宫连环八十一式，招招如天马行空，变化莫测，对付她和袁宙两人的短鞭和钩镰刀，确是应付裕如，好整以暇。但凌云子多少受到神眼蛟钩镰刀的牵制，不能短

促时间制服了她。

夏芸也是经过乃父虬须客多年调教，轻蹬巧纵，飘忽如风，手上劲力也自不弱，这第二次交手，又加倍小心，恐防着了人家道儿，她滑溜得活像一条美人鱼，步法美妙已极，真不愧为雪地飘风。

凌云子虽然恨这女孩顽强，却只存窘辱她的心，不愿着实伤她太重，这是看在熊侗的面上。对于神眼蛟袁宙，可就手上不留余地，着着狠辣，逼得袁宙险象环生，几次都险遭毒手。

若没有夏芸从旁递招，蹈瑕抵隙，乘虚而攻，神眼蛟又怎能支持得了三十余招。夏芸若是她银鞭在手，那可比袁宙要高明多多。

单掌断魂单飞，一路阴森森可怖的崆峒镇山断魂掌法，手掌过处，寒风刺骨，吃亏是肉掌疼不能和宝剑硬碰，而出尘剑客这一套秋水出尘剑法，傲视江湖，深奥莫测，处处占着上风，断魂掌风所过，他不测能否伤及身体，略有些顾忌，否则单飞是不能支持下去。

尤化宇链子锤，拿来和剑法精奥的四子丹阳子对敌，无异以卵击石，心里一发慌，冷汗涔涔在身上直冒，而身段步法越来越沉重，每躲避丹阳子一招，就得付出很大的力量，已到了山穷水尽地步。

夏芸不愿自己败，也就不愿天阴教的人败下去，三人都是自告奋勇，挺身帮助她的。她已看出尤化宇处境最劣，呼吸间就临危急，猛然想起袋中钢丸，冷不防摸出几粒，用极快的手法向丹阳子打出。

钢丸虽仅数粒，而射去的方向位置却极为奇妙，其中两枚是向链子锤上一碰，反射而出，另外两枚则是飞向丹阳子头顶，自空中交撞而下，还有一枚是朝着丹阳子心口直射。这种手法，武林中确是空前未有。

丹阳子正全神贯注，运剑如虹，突然眼前星飞丸射，寒光骤起，方挥剑上下扫磕，而头上的钢丸已翩飞而下，嗤嗤两声响，穿衣裂肉，使他双肩一阵剧痛，长剑几乎把握不牢，身躯摇晃了一下，向后便退。

夏芸这时心里泛起得意的微笑，曾觉田姐姐传授的神技，充满了却敌的自信。可是她这一分心，她的帮手神眼蛟袁宙竟一个失着，被凌云子剑尖自左颊上划过，一颗左眼珠，血淋淋的挑出眶外。

神眼蛟竟成了空眼蛟了。

袁宙惨嚎如豕，一手掩目，却仍舞动钩镰刀死拼，但是立刻气散神亏，再鼓不起以前的勇气了。

凌云子一剑“推窗送月”，把袁宙手中钩镰刀也给挑飞一丈以外，袁宙痛入骨髓再也忍不住了，只有拔步飞逃。

凌云子不去追杀这只空眼神蛟，却运剑如虹向夏芸逼来。夏芸失去了帮手，大大吃惊，她心想：“还是赶快逃走吧！天阴教的朋友，也支持不住！”

夏芸不再和凌云子硬拚，这是她历经艰苦学来的乖。

她先发出三粒钢丸，阻住凌云子的攻势。坐马就在一旁，一耸身就跳上马背，以她骑术的精妙，那马虽非神驹，仍然指挥如意，四蹄扬尘，狂奔而去。

至于天阴教的人，落个什么结果，这又与她何干呢？

夏芸也顾不及这些，她策马驰出百步以外，耳里听见那片战场上又有清脆娇嫩少年人声口喝叱，身后听不见追骑之声，但她仍不敢片刻迟延，急急拍马狂奔。

夏芸驰骋在斜阳古道上，奔过了一段里程，心里安定下来，脸上已粉汗涔涔，而这匹寻常的马，已尽了它最大力量，涎沫喷飞周身出水，已不能再奔跑下去了。所幸前面就是一片黑压压的大镇。

夏芸不得不先喂饱这匹马，否则是无法赶路的。这机无目的的奔驰，仅仅是能自武当四子手下逃出而已，又向何方找寻久别苦思的熊哥哥？

一有了空闲，心里就浮起了熊倜的影子，若有熊倜偎依身侧，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安慰！而这就是支持她勇气的唯一来源，否则天涯游子，早应该倦游思亲，她在江南游踪年余，凭一身武功，所收获的又是什么？

她下马踏入一家客栈，把马匹交与伙计去喂料。

疲乏已极的身躯，暂时找到了憩息之处。躺在床上，仰望着屋梁，思潮起伏，她不会自怨自艾，而只是恙恼熊倜怎不及时追寻她。

她岂知熊倜也为她奔波往返，尽了极大力量，两上武当，引起了天阴教与武当间的不解深仇，第二次几乎和武当反目，更挑起五大正派间的纠纷争执！

这自然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 第二十三回 语惊四座，煞费唇舌；横来夺剑，漫天风雨

熊倜尚未明与玉面神剑常漫天、散花仙子田敏敏相遇之后，因夏芸走失，而作了一番猜测，得了个错误结论。

但是夏芸驰去的方向，是顺着唯一一条大路前进的，遇险也应该在前途，于是他们一直向前冲去。

沿途不少行人，他们并不放弃询问来路上行旅的机会，夏芸一位美貌少女，单骑独行，是不难问到下落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竟问不出来一点线索。

当他们奔驰了大半日，夏芸却走向另一方去了。

伊人深深嵌在熊倜心坎里，就是田敏敏也不愿把这个可爱的小妹妹放掉，当他们在这条路上往返奔波归于失望之后，归结到一个更错误的行程。

四人竟又向武当驰去。

数日后又来至谷城城内，找干净客店投宿。



尚未明把上次在武当情形，细说与常漫天夫妇，但他和熊倜却不知道天阴教和武当派还有过一次激烈惨斗。

天阴教很大方的还给熊倜贯日剑，又偃旗息鼓退出武当山，使熊倜等捉摸不定他们究存着什么企图。

田敏敏对于武当那种声势吓人的剑阵，非常感到兴趣，饭后在室中聚谈，她劝熊倜不必自行讨人，由她夫妇夜间先去一探。

熊倜在武当山颇受妙一真人礼遇，而且飞鹤子令夏芸传话，请他去山上共商讨伐天阴教大计，显然很看重他，自不便骤然翻脸，可是又不能令夏芸受到委屈。散花仙子想法是先把夏芸救出来，正合熊倜心意。

但是事不关己，关心则乱，熊倜也不能免。

他决定不了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明知散花仙子夫妇一去，事态依然扩大，他救尚未明于剑阵之中，也曾伤了武当门下几个道士，人家竟毫不记怨，依熊倜还是光明正大，拜谒妙一真人比较妥当些。

田敏敏却已看出来熊倜外弛内张，焦急在心里不露出来而已。常漫天二次重现江湖，更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

常漫天见熊倜有所顾忌，沉吟不绝。正待说出一切由他夫妇担承的话，突然室外爽朗的笑声隔窗叫道：“熊老弟，何期在此相会，真是巧极了！”

熊倜听出是熟朋友口气，忙开门相迎。

正是飞灵堡出尘剑客东方灵兄妹，还有凌云子丹阳子两位武当四仪剑客。

东方灵是旧友相逢，一脸渴慕之色，而凌云子丹阳子则面色冷酷，非复飞灵堡座中态度，而东方瑛则于愉快心情之外，微露揶揄的眼光。

常漫天夫妇尚未明三人，虽料出两个蓝衣玄冠道士，必是武当门中，对于出尘剑客兄妹一样都不认识。

东方灵为人笃厚，不喜揭人隐私，而且他认为情发乎中，各寻所好，不能一丝勉强，他并不为他妹妹打算，而反同情熊倜和夏芸一双情侣。

他很热诚的握住熊倜的手说：“老弟自离敝堡，令我思念至今！”又一瞥眼前这三位不平凡的人物笑问：“这三位都器宇不凡，快替我

介绍一下你的新交！”

东方瑛敛衽为礼，若有情若无情的斜睨了熊倜一眼。她没有夏芸那么天真而赤诚的流露，就是有些流露出来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之间。

粉蝶默默无言，奇怪的她粉颊竟微微生晕，这是由于内心漾起一种奇妙的感觉，自然而然使她心里有些跳动。

武当二子则勉强备施一礼，冷冷的目光，仍注视着熊倜似要从他身上找出什么来。

凌云子擒服夏芸之后，当场不但夏芸被熊倜救走，反而吃了一次暗亏，他至今还以为是熊倜的恶作剧。

飞鹤子等延揽熊倜，以及武当山上所起的变故，凌云子固曾与飞鹤子邂逅谈及，而出尘剑客兄妹也就是他约来武当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恼恨着熊倜。夏芸竟与天阴教人为伍，并肩作战，尤其使他不满意熊倜。

不满尽管不满，却总不能违抗妙一掌门师谕，他一见面本就想揭发夏芸的事，但熊倜正热心替双方介绍相见。

凌云子听说是当年的点苍掌门玉面神剑常漫天，和散花仙子田敏敏时，不由为这两人的绝世丰采而心折。

铁胆尚未明在北几省的声名，大得惊人，这三位的名头，使东方灵兄妹如获异宝，凌云子也亟愿武当派能罗致到这样三位了不起的人物。因而凌云子丹阳子态度上都略略变了些，很谦虚的客套一番。

烛影摇红，八位武林豪士，聚首一堂，应该是水乳交融肝胆相照了，而粉蝶东方瑛则划计着如何替自己安排一下，熊倜的心理，也正渴欲一询夏芸的着落究竟。

散花仙子田敏敏已急不可耐，她以冷寒声口，近乎发气的语调发问：“凌云道长，熊老弟他的女友雪地飘风夏姑娘，想必已被你们安置在武当山上了！雪地飘风只是个任性的女孩子，你们做事未免过分点！”

凌云子颜色一变，没想到田敏敏骤兴问难之言。

他白了散花仙子一眼，反向着熊倜说：“夏姑娘的事，贫道猜想台端还会不知晓？天阴教单掌断魂单飞，洞庭四蛟都是她的护卫，不折不扣她已是天阴教下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熊大侠自然表面上自命清高，和天阴教也是有些默契呢！”

这句话语惊四座，不但熊倜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而这种形同挖苦的话，使熊倜怎能不无名火高起千丈。

散花仙子则更不相信夏芸会投入天阴教下，夏芸和她是无话不谈，倾囊倒篋，田敏敏气得一拍桌子喝道：“简直是胡说！芸妹妹宛如一头活泼的百灵鸟，从不与江湖邪门人往来，你侮辱她是什么意思？”

凌云子反唇相讥说：“正因为她年幼无知，才分辨不出天阴教的善恶呀！现有事实为证，贫道正苦于无法救她于陷溺之中，点苍派高手请先弄清楚是非，再责怪贫道，贫道敢不领罪！”

这一席话，使融洽不久的空气，快要爆炸起来。

熊倜目射神光，注视着武当二子，他虽未立即发难责斥，但显然夏芸这次是没有吃他们的亏了。

夏芸是不是个带有神秘性的女孩子？

东方灵老成持重，先把双方劝住，他很快的把当日官道上情形略述一遍，道：“夏姑娘纵未求助于单掌断魂，而这三人为她拼命苦斗，确是事实。后来天阴教两个司礼童子，黑衣摩勒白景祥，白衣龙女叶

清清也出面交手，否则夏姑娘岂能从容逃走？单飞等又怎能不血溅尘土呢？”

熊倜长长吁了一口气，他心里纷乱如麻，夏芸真的与天阴教有什么关系？她又逃往何处？天阴教人何故拼性命来保护她？

一连串的疑问，使他陷入迷网。

散花仙子冷笑一声说：“可见凌云道长是信口诬蔑了！天阴教人袒护她，或许别有用意，但是道长们以多欺寡，恃强凌弱，我散花仙子当时在场，也不能容你们这样胡闹！老实说我看待她无异亲妹妹！你们再说这种无稽诬蔑的话，我可不能放过！”

东方灵为顾全大局，设若这四位武功顶儿尖儿的人，与武当反目成仇，那反使天阴教得以从中渔利，武林局面更无法收拾了。他急得满头大汗，向双方一再劝说，从此彼此再不许干涉夏芸。

他说：“武林正派正应同心合力，对付天阴教，不可因小小误会，使亲者痛而仇者称快。点苍田姑娘技拟天人，贤伉俪誉满武林，熊老弟后起之秀，睥睨群伦，尚大侠领袖两河绿林豪杰，不会以我的话为无理吧！”

凌云子豪气凌云，本不肯相下，但也有些顾忌，武当派遍撒英雄帖，聘请各派名宿，为的什么？像这四位高手，请还请不到，真是一股雄厚的生力军，足够举足轻重，影响到未来武林的大局！

凌云子在气头上不肯低头认错，这也是人之常情。

丹阳子和他一样被东方灵一篇话，说得默默无言。

室中的空气异常沉重，若就这样不欢而散，熊倜这四位也绝不会再上武当，和武当一派合作了。

东方灵又再三劝解，把这回事算为一场小小误会。

铁胆尚未明本是火烈性子，又屡屡怒眉横目，准备来个惊人动作，他看见熊倜陷于沉思状态，又有散花仙子不客气的发作出来，觉得非常淋漓痛快，在东方灵竭力斡旋之下，武当二子不再倔强，倒也未便发作了。

田敏敏是何等心高气傲，冷笑向熊倜说：“熊老弟，既然是这么一回怪事，我们明天再去鄂城一带仔细寻一下芸妹妹，找着时带了芸妹一同再向武当四仪剑客，见见真章分晓，凭什么累次欺侮我的芸妹妹？”

这话一说，急坏了东方灵。

同时粉蝶东方瑛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熊倜多少因凌云子的话，怀疑着夏芸，然而他低头筹思，显然不能忘情于她，而且并非因此深恶痛绝了她。

四人如照散花仙子主张一走了之，那后果殊难预料，如何不使东方灵心急。他忙说：“田姑娘，请勿推波助浪，武当四仪剑客绝不为己甚，姑娘何苦扩大这件事呢？况且千里迢迢来此，怎可不与妙一真人前辈一晤？”

凌云子权衡利害，也恐回山受掌门斥责，勉强附和着说：“往事一笔勾销，田姑娘只知怪贫道，不说夏芸侮辱本派九宫连环旗，使本派体面何存？贫道若知夏芸是熊侠士的爱侣，早就放开手了。”

其实这是他一种遁辞，他并非不知夏芸是和熊倜在一起的。这句话多少送给熊倜点面子，确是四仪剑客委屈求全的事。

东方灵乘机又笑道：“熊老弟绝不能走！我还要向四位多多讨教，来吧！凌云道兄已经认了错，彼此握握手把以前嫌隙一齐抛开吧！”他硬把凌云子推向熊倜面前，使这一天乌云，化为晴空，让他俩极不



自然的握了握手。

熊倜虽然急于寻找夏芸，却被这种场面拘住，真要撒手一走，武当派面子上又怎么下得去呢？

尚未明却冷笑道：“妙一真人如热诚款客，应该把那些不许带剑上山之类的臭规矩暂时取消，上次在解剑池畔，几乎把熊大哥贯日剑便宜了天阴教主，如还是庞然自大，惟我独尊，尚某可无颜再上武当。”

这个难题，几乎激怒了凌云丹阳二子，但东方灵很巧妙的调停说：“武当派既然聘邀各方豪杰，必自有变通办法！况且尚当家的前次也曾被邀至玄真观，以礼相待。岂可因小小误会，永记在心？”

田敏敏笑得花枝乱颤说：“我还不晓得有这种规矩，我是剑不离身惯了的，那只有不得其门而入了。”

东方灵恐使二子难堪，赶快另寻话头岔过去。

一夕清谈，总算化干戈为玉帛，而不愉快的气氛，始终不能一扫而空。东方瑛多少得了些机会，她和田敏敏挽臂长谈，十分投合。粉蝶儿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可说是一条路线，因之能得亲近熊倜一步。

次日，东方瑛和田敏敏已无话不谈，东方琰另具一种温柔娴静的美，散花仙子冷眼看来，已看出粉蝶的心事重重，粉蝶聪明之处，是不再诋毁夏芸，反而同情她，担心她受天阴教的诱骗。

东方瑛庄重而娴静的美，使田敏敏也十分器重她。

东方灵恐凌云子丹阳子再和他们引起不愉快的争论，唆令他俩先行离去，返山谒见妙一真人，另派同门来迎迓这四位。岂知凌云子丹阳子一回到山上，竟受到妙一真人一番责斥，不许他们再下山滋事。

另由武当派下苍穹子苍松子两位道士，下山来迎接熊倜四人和东方堡主兄妹登山。东方灵上世师承，与武当渊源颇深，否则不会专替武当设想的。

苍穹苍松武功与四子相差不多，老成持重，是观里负责招待各方豪杰的人，都已须发苍苍，年逾五十了。

苍穹苍松以礼来邀，态度也与凌云子等不同，使散花仙子及尚未明无法借题发挥。

熊倜默然随着众人，一同上了武当山。

快走近解剑池畔，又有四个蓝袍道士，手提云拂迎上前来。苍穹苍松，向四道士一使眼色，领路当先，不自解剑泉前走过，却另寻一条小路，转落崖下。石磴参差，松影迷离，渡溪越壑，另向一座碧峰走去。

原来武当掌门，另选择展旗峰下玉真下院，招待各方高手，既可保持玄真观清净面目，也使各方高手，少了许多误会，这是武当山中较为幽僻之处。

熊倜等一路随苍穹苍松二道行来，清溪幽窃，奇石玲珑，既不经解剑泉，散花仙子也就无从借题发挥了。

绕过一座峰腰，前面对崖上绿树如云，微露出一片道观兽脊，苍穹回身笑说：“前面是玉真下院，敬请大侠们欢聚数日，昆仑峨嵋两派都已有人降临，给敝山增光不少！招待简慢之处，尚请海涵！”

散花仙子本想在武当山上闹他个痛快，四仪剑客欺侮到夏芸头上，她总是恨在心头。常漫天就不同了，他知道夏芸那种轻狂自负，武当派人行动也未可厚非。现在抓不着一点题目，使田敏敏也无从发泄。

熊倜则心里惦念着夏芸，面上仍笑着与东方灵谈笑，粉蝶东方瑛则有意地跟随在哥哥身畔，不时发出银铃般的娇笑，与田敏敏挨肩交

臂，笑语如珠。

若说熊倜对这个端庄靓丽的女子，毫不动心，那是矫情的话，何况东方瑛的秀目，不时暗暗偷瞟着他！

田敏敏则一味逗着粉蝶，竟含着无限深意的说：“怨不得你外号叫粉蝶儿，倩影翩翩，该使人眼花缭乱呢！你悄悄告诉姊姊，心上人儿是哪一个？”

东方瑛羞生双颊，啐了一口道：“胡说，我不跟你好了！”

田敏敏又笑指熊倜道：“我熊老弟如何？可以配得上你粉蝶吧！”东方瑛更娇羞无语，但早在四年前金陵初会，她已经芳心默许这位潇洒英俊的少年，此时年纪越大，越发窘得不能抬头。

铁胆尚未明，则深深羡慕熊倜，竟能博得许多美人垂青，他落拓江湖，还从未遇见过一位可意的英雌。

越过涧溪，香风吹送，微闻松林里有小女子呢喃笑语，倩影双双，闪出一对儿悄生生的少女。

却是峨嵋双小，徐小兰和谷小静。

她俩随着师傅流云师太，应邀来此。年前飞灵堡一会，徐小兰俩留住了半个月，谷小静心仪出尘剑客，偏偏岔出来个朱若兰，把东方灵的一颗心占据了，使她白白担了一份心事，东方灵很客气的和她周旋，使她落到个空虚无可捞摸的地境，一年来秋风易逝，更增无限愁怅。

小兰嘻笑着把她拖出树林子来，悄声说：“东方堡主兄妹都来了，那不是你的他么？”小静似喜似嗔，和小兰一阵厮闹。而熊倜等一行人已翩翩而至。

出尘剑客玉仪清姿，恍如玉山琼树涌现眼前，这使小静骤然眼中一亮，心头小鹿撞了几下，略有些儿怅惘。

她俩和粉蝶自幼手帕订交，熟惯得一齐跳过来和东方瑛凑至一处，群雌粥粥，燕语莺声，暄笑成一片绮色。

这时林中又转出来一位黑癯老尼，手扶锡杖，尼袍素履，从她炯炯照人的目光里，任何行家也可看出她内功不凡。老尼早在暗处注视了半晌。

她不待苍穹苍松替她向这几位年青的豪杰介绍，一个箭步向熊倜

身畔纵来。苍劲的声调大喝道：“好小子，本派镇山神剑，竟被你盗去！”

老尼这句话，不但使熊倜摸不着头脑，散花仙子夫妇也愣住了，只铁胆尚未明知道熊倜这口剑的来源。

老尼上乘身法，轻如一缕飞絮，闪闪而来，左手向熊倜背上古剑抓去，手法之快，使人目眩神移。

同时她又叱道：“老身先收回神剑，再从轻处治你这胆大包天的小子！”

事出意外，熊倜万想不到她飞来夺剑，而且口口声声认定是偷了她的镇山神剑，这真使他啼笑皆非。

熊倜来不及辩驳她，忙施展潜形遁影轻功，晃身飞出一丈多远，他双足尚未沾地，老尼又旋跃扑来。

出尘剑客认得是峨嵋双小之师流云师太，急急的叫道：“流云师太，请暂息怒，不要认错了宝剑！”

东方瑛则替熊倜捏了一把汗，流云师太以流云飞袖功威震西南各

省，数十年苦行修炼出来的内功，稍一不慎，熊倜岂不吃亏？她也急得尖叫说：“流云师太！事情还没弄清楚，自己人不可冲突！”

铁胆尚未明则冷冷一笑，厉声道：“老秃婆！你也有一口破铜废铁么？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那件破家伙！”

熊倜已被老尼逼得闪纵了三次，老尼不由咦了一声道：“小子，果然有两手，否则你也不能自峨嵋断云崖偷到这口神剑，小子你再不将宝剑双手献上，老身可要开三十年未动的杀戒了！”

她这么一说话的空儿，东方瑛已奋不顾身，飞跃过去拦住了她，而众人也都一齐围拢，苍穹苍松忙不迭从中调解。

熊倜昂然而立，神态悠闲，用不使她太难堪的语气说：“老尼姑不要瞎说！在下熊倜，从未足履峨嵋，此剑乃武昌一位朋友所赠。另有家师所赐倚天剑，至今还被人盗去，没查访回来呢！”

熊倜心事中，最重要而棘手的，还是毒心神魔给他一年限期，设法找回来的倚天剑这一桩事。

熊倜语气中，多半带些气愤，奇怪的这位流云师太，竟恼羞成怒，推开围绕在她身畔的二徒小兰小静，和东方瑛，一挥长袖，一股内家

潜力，破空呼啸，向熊倜卷去。她怒喝道：“胡说！姓熊的小子，你是天阴教下的角色么？”

熊倜天雷行功，已至炉火纯青的地步，又得了飘然老人的神髓，内功也火候极深，忙运内功护体，也挥手相抗。

两人相距约七八尺远，轰然一声疾风震响，熊倜初次使出本身内功潜力，和她相抗，只觉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震弹之力，使他一直身体摇摇晃晃收桩不住，身体自然倒退了几步。

而这位流云师太呢，也受到了同样的震力，踉跄倒退。这使流云师太瞠目咂舌不已，对于熊倜感觉无限惊奇。

苍穹苍松做主人的，只怕这冲突扩大得不可收拾，慌忙上前拦劝双方住手。

众人见流云师太流云飞袖神功，竟不能伤及熊倜一毫一发，都十分惊奇熊倜内功造诣的程度，已臻上乘。

散花仙子夫妇，则不为这个场面感到出奇，他俩是试过熊倜本领的，只不解何以老尼要硬诬熊倜偷她的剑？



老尼又逼问熊倜是否天阴教下，田敏敏和尚未明都觉得这是迹近侮辱的话，尚未明冷笑说：“苍穹道兄，让她把话说清楚点，她峨嵋派有什么镇山神剑，叫什么名子？无理取闹，还要栽诬熊大哥是天阴教人！这真是从何说起！话不说明白，今儿她这一番狂妄的举动，尚某是看不下去的！”

散花仙子也忿忿道：“老秃婆倚老卖老，就算你有一口剑，人家就不许有同个式样的宝剑么？”

流云师太因为熊倜背上的剑，确实是太相似，拿在手里也未必立刻分辨出来，而她天生燥烈的性子，是不能忍耐一刻的，所以才闹出这个场面。经众人劝解，又在二人讥讽斥责之下，才似感自己过于性急。

流云师太忿怒道：“本派掌门残云尊者，新近自天阴教中夺来一口神剑，乃三十年前武林驰名的倚天剑！”

她话还没说完，已足使熊倜惊喜万分了！这一来毒心神魔留给他的难题，总算有了着落，精神为之一振。

尚未明听说过熊倜失去了倚天剑，心说：“原来是峨嵋派人又从天阴教偷去此剑，你还向人家索剑，只怕说明以后，你这贼赃也保不

住呢！”

流云师太又指着说：“这位朋友背上的剑，确实太相像了……”  
她正在自圆其说，众人多半不明原委。

突然间苍劲笑声大作，自碧崖上方林中，闪飞出来两位五十左右的奇逸人来。左边黄衣黄冠的笑说：“本派神物，这可一齐有了着落了！原来流云秃婆同门人，也不过是鸡鸣狗盗之流！真该按律问罪呢！”

左边阔袖襦衫的也笑说：“贯日剑怎会落在这姓熊的手中？而且倚天剑和他还有着什么关系，真是费解！”

这两位乃是昆仑派铁剑先生门徒，塞外愚夫尧霍与师弟笑天叟方觉。铁剑先生当年与师弟铜剑书生，合用倚天贯日双剑，扫荡天阴教，手诛苍虚上人，而他自己也重伤在太行山下，铜剑书生远游江南，人剑俱不知下落。

毒心神魔在那时也站在正派这一面，他去得较晚，太行山下天阴教巢穴中，尸横遍地，他却发现了这口倚天剑。名剑岂能无主，而当时武林，以昆仑派力量最为雄厚，经过太行一役，名手死伤累累，却极少出现了。

尧霍和方觉当年幸免于难，隐居东昆仑，潜修本门内功，因闻天阴教再度兴起，才出现中原，无意中与飞鹤子相遇，遂敦请这两位昆仑仅存的硕果，前来共商大计。峨嵋流云师太师徒，也是武当派礼聘来的。

五大正派之外的江湖豪杰有头有脸的，武当派无不派人送帖子邀来助威，但是各方豪杰，已大多数被天阴教人威逼利诱，收罗在教下，少数正派的人，只有埋头不出，洁身自爱，四年来武林形势为之大变。

师门旧物，塞外愚夫俩怎不认识，倚天贯日双剑，正是他俩久想访寻收回之物。流云师太冲口说出倚天剑下落，竟因此武林正派间酿成了莫大的纠纷。

昆仑这两位高手现身出来，流云师太是认识的，他们俩都已来玉真观三日，彼此各怀仰慕之心。

塞外愚夫这时威仪棣棣，眼神一扫由山下新来的几位，昆仑双杰最惊讶的是常漫天夫妇重现江湖。

二十年前点苍派的玉面神剑，确震慑了本派群英，也使各派为之侧目。新自山下来的六位中，他俩只认识常漫天夫妇二人，其余都很陌生。熊倜的姓名，是自老尼和他问答时才听出来的，对熊倜也素不

相识。

同样玉面神剑夫妇，也因这昆仑派两个过去的奇杰，出现在武当山中，而感到了非常惊异。

四位本来相识的人，反而各各交换了四道诧异的目光，并未立即寒暄客套。

流云老尼却为昆仑双杰一搭一挡那几句话，感到了异常的不安。她是明白倚天剑原来的主人翁是谁。

流云老尼以峨嵋老辈子身分，刚才错认熊倜拿走峨嵋派人得自天阴教的字内名剑，师出无名，反而熊倜竟是倚天剑的后来所有人，更不幸的塞外愚夫和笑天叟，才是倚天贯日双剑的真正主人翁呢。

很显然的原物应归原主，虽不会便宜了熊倜，但是终必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看来反而多此一举了。

苍穹苍松，则以主人的身分，向双方逐一介绍说：“这位是点苍掌门玉面神剑常漫天，散花仙子田姑娘，名满江南飘然老人的高足熊倜，两河总瓢把子铁胆尚未明，南北双绝剑出尘剑客东方灵，东方姑娘兄妹……”二道士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自然不多不少，却使流云师太受到些震惊。

怪不得这四位少年，态度狂傲，倒也算是新近崛起武林名字响当当的人物呀！昆仑双杰，也微有所闻。

塞外愚天不耐烦由苍穹道士代他们介绍，先自接口说：“在下昆仑尧霍，与愚师弟笑天叟方觉。”

紧接着向熊倜背上贯日剑注视了几眼，叹息说：“熊小侠这口名剑，得自何人？”

熊倜冷静的态度，明知这两位必与倚天贯日双剑，极有关连，却仍神色夷然，说明了受人赠剑的经过，更爽利的把毒心神魔数年前赐剑，苏州府无心失剑种种都说明了。总之他是和盘托出，直言无隐。

最后熊倜又补充了一句话：“尧老先生有何赐教？我确不知毒心神魔重视倚天剑重于生命的理由何在？”

笑天叟头脸仰天，纵声大笑，声出丹田，响震林樾，使散花仙子和尚未明都觉得他笑得十分突兀。

笑天叟这种奇异狂笑的姿势，是他一生怪癖之一。

笑声方罢，他又以很沉重的语调说：“那么侯生老家伙的使命，我哥儿们可替你找回这口倚天剑，让你有话向他交待！熊小侠缘分不浅，竟作了本派先师遗物——倚天贯日双剑的一度主人！”

这话里含义，自不用说，他二位要收回倚天剑，贯日剑呢，则语意还不十分明朗，但也足使熊倜为之色变了。

流云老尼面对着这种尴尬局势，激怒了她，也似冲犯了峨嵋一派的尊严，她忍不住先挺身出来，冷笑一声道：“昆仑双杰！倚天剑出于何人铸造，辗转经过何人之手，这都是过去一段陈迹，只怪自己不肖，把东西丢掉，不能把合法的得主，应享的权利抹煞！改朝换帝，山河依旧，谁又能去追溯过去的产业呢！”

她这一番话，拒绝了塞外愚夫等将要出口的要求，也很轻松的排斥了熊倜的念头，究竟占了多少理，是否强词夺理？只能属于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因为倚天剑终不是铁剑先生自己愿意放弃的东西。

塞外愚夫以极冷酷的口吻，坚决的说：“流云大师竟能说出这种不近情理的话来，使尧霍不敢相信我的双耳，武林各派名宿，只怕无

人不为你齿冷！况且你峨嵋派并非正当手段获得此剑，僥来之物，算得了数么？尧某夙承先师遗命，终必亲上峨嵋断云崖评一评理！”

流云师太红涨了半边脸，叫起来道：“来吧！我峨嵋同门随时恭候大驾，倚天剑就永挂在光明洞石壁之上，等候你昆仑双杰前来收取！”

三人已剑拔弩张，继舌剑唇枪之后，当然是免不了一场恶斗。但知趣的主人，苍穹苍松双道，惟恐因此把聘请来的群英，搅得稀乱，完成不了对付天阴教的计划，慌忙分向双方劝解。

苍穹道士说：“倚天剑的事，由贵两派另行解决！目前天阴教横行不法，难得各方名宿高手，一齐降临荒山，家师定于明日午时，与各位会谈此事。万望暂忍小忿，共御强敌，为武林大局着想，贫道不能事先消除误会，确实抱歉已极！”

熊倜坚决的神态，迈前一步，抱拳当胸说：“昆仑双杰！倚天剑失自在下手中，熊倜也要算上一份，待把名剑交还毒心神魔之后，在下方能心安。名剑谁属，小子不敢过问，并且也无心久占！”

塞外愚夫炯炯出神的目光，扫视着他笑说：“台端倒很有些抱负和自信！双剑关系着武林盛衰，小侠可知道双剑作用所在么？”

熊倜被人冷冷的问住，自然他答不上话来。

笑天叟又仰天哈哈大笑说：“侯生老魔，与你什么关系？最好你去请示一下毒心神魔，看他拿什么话吩咐你！”

熊倜不肯忘本，遂抗声说：“熊倜幼时，得星月双剑陆飞白戴梦尧两位秘授天雷行功苍穹十三式，经毒心恩师加以深造，复在泰山受业飘然老人门下三载。”他又斩钉截铁的说：“倚天剑我熊倜必亲手收回！以谢侯恩师。”

塞外愚夫和笑天叟被这少年慷慨陈词，突然互相交换了一下神秘的眼光，同时呵呵大笑说：“原来是他的安排！熊小侠缘分不浅！”

塞外愚夫又正色道：“熊小侠，你可知你陆叔叔戴叔叔的师承是什么人？”这自然又是熊倜无法回答的话。

昆仑双杰的问话，使熊倜有些怀疑，难道昆仑双杰，和自己的戴叔叔们还有什么关系？但是塞外愚夫二人对熊倜的态度，显然和初见面时大为不同，由视如路人转变成十分亲切之色。

笑天叟说：“熊小侠，你再向侯老魔问一下，这柄贯日剑，暂时寄存在你身上，千万小心，不可使它再为宵小所乘！峨嵋一行，势所



不免，你也不妨去会会异派的名宿高手！至于……”

他没说下去，笑笑道：“以后再谈吧！”

昆仑双杰不向熊倜索回贯日剑，使在场的人，感到他俩必与熊倜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何以还要熊倜去峨嵋呢？就是熊倜本人，也茫然不解。

熊倜怔怔的说：“在下还要立即寻访一位朋友，峨嵋之行，早晚还不能定准日期，最好各行其事，尚请原谅！”

笑天叟和塞外愚夫相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流云老尼把两个徒弟一招手，竟自飞步下山，她已忍了一肚子恶气，以离开这个使她难堪的场合为妙。

但苍穹苍松两位道士，却笑容可掬，赶过去拦住了她，无论如何，请她明天开完了会再走。

流云老尼虽然性情爆烈，但眼前点苍双侠昆仑双杰，无一不是硬对头，对方人多势众，不能吃眼前亏，回到峨嵋以后，有诸同门共起御侮，不怕熊倜和昆仑双杰不吃上个大气。所以她没有立时再发作出

来。

经过苍穹苍松两位道士，苦口劝解，总算把这位嵯峨怪杰勉强留下。众人在彼此极不融洽的气氛中，重又向玉真下院走去。

昆仑双杰，则和熊倜述叙起来，细问他学艺的经过，出身来历等等。熊倜对于自身来历依然懵懂无知，只晓得还有个妹妹，不知下落。而仇家宝马神鞭萨天骥的名子，数年来，深深印嵌在他的脑海里。

点苍双侠散花仙子夫妇，也和塞外愚夫等互相交谈，因之使流云老尼自觉形势非常孤立，幸亏出尘剑客兄妹，和她是熟识的，谈及天阴教目前猖獗的形势，崆峒派人，已有归于天阴教旗帜下的趋势。

众人谈虎色变，对于天阴教，大家是同仇敌忾，一致深恶痛绝的。

玉真下院，在一片松杉林中，境界幽雅，碧崖环抱，修篁蔽日，而观宇却不很大，只有五间三清殿，两面都是幽雅出尘的静院。

各方高手，先后云集，正殿已打扫得非常洁净，布置了一个各正派聚会的场所，而各方高手，分住在两侧静院内，苍穹苍松引这几位少年英雄，自月洞门进入左侧道院。两排很整洁的丹房，花木扶疏。

另有照应的小道士，伺候茶水素斋。

熊倜等被迎入极洁的丹房，他们六位分住了三大间房子，同在一排，中间是个鹤轩敞厅，众人暂集厅上款茶。

流云师太则携了二徒，闷闷回到右侧院中。

谷小静厮缠着东方瑛，她又悄悄溜来，其目的不待说是想和出尘剑客多亲近些，看看东方灵究竟有情还是无情？

敞厅上昆仑双杰，熊倜尚未明，散花仙子夫妇六人加上东方灵，由苍穹道士陪坐闲谈，但谈的还是离不了天阴教的问题。

东方瑛则与谷小静在丹房中密语，同是小姑无郎，无疑的要品评一下熊倜和尚未明的人品武技。

熊倜心里的重担，减轻了一半，倚天剑不至于茫无头绪了，但是芸妹妹呢？伊人如有什么闪失，更是使熊倜心碎，何况她极有被天阴教人诱骗的可能！这使熊倜心里，沉重得像坠着一大块东西。

熊倜仍和昆仑双杰等笑语，他不能缺了礼数。

突然自月洞门涌进来三位气概不凡的人，其中一位年不满三十的汉子，巨吼如雷，远远就向熊倜喝道：“熊倜！天山三龙，与你有缘相会！今儿我钟天仇再来会会你！”

## 第二十四回 丸落风雨，掌起阴煞；仇迹乍明，战讯初传

众人都为这三位涌进静院来的人物起了纷扰。

昆仑双杰久处西北，认得这秉性残酷的天山三龙父子，最称毒辣的是老侠钟问天，不知自何处得来一套秘书，新近花了十年面壁苦功，练成了一种威力强大的阴煞手，是否和天阴教秘籍有什么关系，无人得知。

但这种阴煞手，还从未向武林中表露过。

大侠钟天宇，小侠钟天仇，父子三人仅年龄上略有差异，而一色黑衫黑履，使人看见有些刺目。

一样是苍白凄惨的脸色，只钟问天多了几络苍须。

四年前熊倜和镇远镖局二镖头吴诏云，护送何首乌在临城道上与少侠钟天仇，曾作过一次意气相争的搏斗，而钟天仇以飞龙七式剑法，没有讨到一丝便宜，怀恨熊倜的心，直到他埋首苦练，自以为足可报复熊倜了，才翩然重入江湖，同时也是老侠钟问天想要称雄武林，现露阴煞手的时机。父子三人游踪遍及江南。

他三人怀有莫大的野心，想先在武林第一大宗派的圣地武当山，

树立威名，与飞鹤子相遇，正在网络各方好手，遂把他父子邀上山来，竭诚款待，也可以说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了。

天山三龙的野心，不在天阴教主焦异行夫妇之下，而他们迟迟未向武当派人示以颜色，是想借武当派邀齐了各方各派高手，然后施展绝技，一举震慑群英，达到他父子称雄一世的目的。

钟天仇却发现了熊倜，昔年那一段过节，在他引为奇耻大辱，竟未能把熊倜打败，仿佛失了很大的体面。又听说点苍派的名手同来，恳求父兄，代他找回以前的面子，而熊倜自然是他父子借以发挥的题目。

熊倜的名望，列入三秀，确实更使天山三龙气愤。

厅上众人都愕然惊起，熊倜则以更安详的神色，向钟天仇微笑拱手道：“钟少侠，临城比剑，受益匪浅！少侠如还不能忘怀那夜的事，熊倜敬候赐教就是！”

苍穹苍松仍以主人的身份，舌敝唇焦，出面斡旋。

玉面神剑也久闻天山三龙凶暴的名气，但他在点苍比剑时，三龙却还隐居天山，课授天宇天仇的武技，未曾与会。

常漫天和散花仙子相视一笑，两人似都以武当派延聘这种似邪非邪说正不正的人物，殊为遗憾。

武当飞鹤子是有深意的，正派方面增加一股力量，就可多操一分胜算，让天山三龙被天阴教拉过去，那就太不合算，宁肯委屈将就他们些。

铁胆尚未明，二次来武当山。昆仑双杰，峨嵋流云师太等都似对他露出一丝轻视之意，再说你是绿林总瓢把子，江湖上把式，怎能与五大名门正派相提并论？尚未明目无余子，早就想自我表现一番。

尚未明轻轻一闪，已跃在熊倜前面，他双手抱拳说：“我两河铁胆尚未明久仰天山三龙英名，无缘领教，今日却正遂了平生之愿。但三龙有三位，熊大哥也无法分身奉陪，我尚某倒愿跟三龙中一两位玩玩！”

尚未明这几句话，轻松，狂傲，兼而有之，使天山三龙几乎气炸了胸膛。天山三龙真没想到一个绿林豪杰，竟敢在他父子面前，如此放肆。

大侠钟天宇苍白的脸上，青筋微微牵动，毫无表情只透煞气的目

光一转，以极不屑的态度，目光上掠，只微微颌了一下首，道：“难得难得！你尚当家的还有这份儿胆量！天山三龙，要破例教诲一下江湖后辈了！”他说出的话，更狂傲入云。

钟问天则把熊倜尚未明，以及散花仙子夫妇，用鄙夷不屑的眼光扫视一遍，他自然是不肯和这些年青人动手的。

散花仙子田敏敏娇笑着，笑得如同花朵儿摇头。

她向玉面神剑说：“那边还有个老头子呢，该我俩去打发他了！”昆仑双杰塞外愚夫见快闹得不可收拾，他顺着主人的意思向双方拦劝，说：“我们不能辜负了主人的盛意，任何人中间私下里的梁子，应该另找机会去解决，最好在明天主人主持的大会之后，老夫想熊小侠不会一走了之，畏首畏尾的！问天兄以为我这句话可以采纳么？”

钟问天多少对于昆仑双杰，有些畏忌，但是狂妄故态，依然轻轻答道：“早晚总是一样，小儿与熊倜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互印证一次武学，也不至于有负主人盛意，老夫可吩咐小儿天宇天仇，点到为止，略略诤诫一下这些不识进退的后生小子，老夫袖手旁观就是了。”

他把话说过了火，似乎他两个儿子，保能有胜无败。而昆仑双杰



也觉得这些大话，太过刺耳，至于尚未明和熊倜，更是无法忍受了。

散花仙子却纤手一指钟问天说：“钟老头儿，你也脱不了手，凭你那两头恶犬是不值人家一击的，听说你练了些什么鬼把戏阴煞手，我田敏敏倒想见识见识——”

天山老龙钟问天，多少为散花仙子刁钻倨傲的话，感到无限惊奇，吹弹得破的花样美人，竟敢来捋虎须？

武当两位道士，生恐事态愈加扩大，明天这个会也就裂痕百出，昆仑派已与峨嵋派弄得极不愉快，那这一次延聘各方高手，反而促成了自相火并，徒劳无功。但是任他俩舌上生莲，又怎能打动天山三龙呢？

天山三龙固然狂态逼人，尚未明等又何尝不是气焰冲天，这种局面之下，谁也不能先示弱引退。

钟天仇则以四年来功夫已进步不少，自持独门绝技，不相信熊倜还能在他剑下讨巧，他急爆的性子，奇快的身法已亮剑飞步而出，不料却是铁胆尚未明接住了他。

钟天仇方待喝他闪开，绕扑熊倜，而尚未明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手法，挥动一双肉掌，掌影如雨，迎面扑至。

天仇以为自己多了一口锋利宝剑，胜之不武，忙先窜至侧面，收剑入鞘，也以双拳相敌。

钟天宇却暂时收住架势，他并非怯敌，只是想先估一估这些少年们的分量，究有些什么本领！

天仇和尚未明两人的身法都妙到毫端，快无伦比，武当派苍穹苍松两位道士想出手拦阻却再也来不及了，只有分劝其余未动手的人，暂且息怒。

尚未明一上手，就使展开塞外飞花三千式，招式奇幻莫测，使昆仑双杰不由哦了一声道：“原来这少年果然有些来历呢！”同样，天山老龙钟问天也不禁神情一肃，他颇为爱子担心，因为钟天仇还没练成阴煞手功。

尚未明这套绝学，一式里千变万化，掌影缤纷，上下四方形成千条幻影，饶是钟天仇本身功夫不低，但他那飞龙七式拳招，却一点使不出来。因为尚未明已竟占了先着，他处处受制于人，落得只有挨打的份儿。

打到后来三十招以后，钟天仇费尽吃奶气力，一味躲闪，汗出如雨，苍白的脸色反而涨出些紫色。

老龙钟问天心疼儿子受窘，再也顾不得什么道义，他暗施辣手，伸出乌黑发亮的右掌，黑筋暴起，把十年来心血炼成的阴煞手，突然自侧面斜斜向尚未明猛如山崩雷震，破空震响，打出一记劈空掌。

尚未明距他发掌之处，不过一丈来远，武林中能在这么远的距离，发掌伤人，正是所谓隔山打牛的上乘功力，确实没有几人。熊倜天雷行功已至无声无息阶段，但是平素还没练过这种手法。

他无意迎拒流云师太，对拍了一掌，自己也不懂得其中奥妙。但昆仑双杰却是此中老手，不免心中大惊，以为尚未明必遭毒手。

单凭天山老龙发掌时手上黑光迸现，发出那一种奇异的啸音，这阴煞手必然恶毒无比，但是昆仑双杰也来不及趋前抢救。反而是玉面神剑常漫天，也懂得这种手法的阴毒，不由嚷道：“敏妹快些出手！”又喝道：“尚侠士快快躲避，钟老头阴煞手不可轻敌！”而散花仙子真是眼明手快，一大把精妙奇诡的钢丸，已漫天花雨，向钟问天掷去。

星飞珠跳，银影翩翩，而且四面八方，以不同的角度，齐向钟问天那只右手上面射去。天山老龙不得不抽了一口冷气，心中一震，向

后倒纵丈余。因之他发出来的掌力，自然是向后退，不能到达尚未明身畔了。

散花仙子这种奇妙的手法，天山老龙窜退丈余，钢丸还从地下跃射过去，几乎使他无法应付。

而同时钟天仇，也因侧面银影纷驰，着也有些惊慌，被尚未明五指掠过肩头，一阵剧痛，他强咬牙忍受，也不由败退下去。尚未明收往招式，兀立如山，怒喝道：“天山三龙，暗下毒手，未免太不够光明磊落！”

又道：“任您哪位，我尚某再奉陪一场。”

天山三龙，二侠钟天宇自问也未必能胜过尚未明，只有望着父亲出手了。钟问天则因刚才散花仙子这种散花手绝技，使他不寒而凛，一时疼惜爱子，暗中伤人，偏又找了个没趣，对方人才济济，还不知别人是什么门路。

钟问天有一腔抱负，却不料竟在武当山上徒自取辱。天山三龙，父子同一倔强性格，赢不了人，便立即归山苦练，所谓有仇必报，终生忘不掉一颗芝麻大小的过节，常人惹恼了三龙，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至于究研有什么恶性，却也难说。

钟问天自信以他的阴煞手，打败尚未明还不成问题，何况尚未明还在那里叫阵，他恼羞成怒，霍地耸身而前。向尚未明喝道：“姓尚的小子！接老夫几招，你这小子未免太狂妄了！”他已忍不住一腔忿怒。

但是武当两位道士，怎肯让双方再打下去，那可就要变成了拼命了。苍松苍穹双双死拖活拉，拦住了钟问天，这个场面，比山下熊倜对流云师太，昆仑派与峨嵋派舌剑唇枪那幕，还要恶劣数倍。

昆仑双杰称赞了尚未明两句，也立刻把熊倜尚未明，劝回厅上，不让再打下去。

钟问天戟指怒叱道：“姓尚的小子，还有熊倜，躲了今天，躲不了明朝！明天会罢，就在玉真院外，作个最后了断！”

熊倜点点头说：“很好，不干尚贤弟的事，我熊倜一人接着你！想不到天山三龙，竟是蛮不讲理的人！”

苍穹苍松再三苦劝，方把这场风波暂时结束。

于是这几位侠士又增加了一项话题，就是天山三龙的为人行事，以及他所炼的阴煞掌性能威力等等。

熊倜因倚天剑有了着落，心情稍为开朗，他们又谈及赴峨嵋之约，散花仙子娇笑说：“老秃婆口气不小，我倒要去看看他们峨嵋派巢穴，算得上龙潭虎穴？”

玉面神剑较为持重，他点点头说：“我们自然要陪熊老弟去一趟，赏玩一下峨嵋胜景，但凭昆仑双杰和熊老弟的身手，倒用不着别人帮助，但不知熊老弟定于何时前往？”

这可把熊倜给问住了，他不能拿准何时找着夏芸，熊倜略一沉吟，常漫天呵呵大笑道：“我竟把老弟找芸妹妹的事忘了！不妨把时间拖远一点，愚兄回甜甜谷一行，然后束装西上，只要天阴教不再蠢动，愚兄看似无需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昆仑双杰和他意见相差，认为以从速剿灭为安。

熊倜正在考虑这许多问题，突然院门中走进来玄冠羽衣的飞鹤子，还有一老一少两位衲衣和尚，并肩而入。

熊倜看那年约四十的褐衣僧人，面目十分熟惯，只一时想不起是

谁。而那位老僧，道貌岸然，目射奇光，显然是一位内功很醇厚的人物。

熊倜再一细看，脑海中浮现了四年前的往事，那不是镇远镖局托他北上保护何首乌，同行的吴诏云镖头么？

飞鹤子已邀了二僧，上得厅来。

飞鹤子先作了一番客套，并因点苍双侠，昆仑双杰，熊倜，尚未明，出尘剑客兄妹的莅临，引为莫大荣幸。

武当派对于客人，是彬彬有礼的。

飞鹤子介绍二僧，说是：“关外帽儿山大雄法师和他的高足诏云和尚。”自然可以定准是吴诏云了。

诏云和尚趋前与熊倜互相握手，欢然道故，熊倜惊讶他为什么要披剃出家，吴诏云却有他一番苦衷。

镖货轻易地落入天阴教人之手，最可耻的是由于粉面苏秦王智述的卖身投靠，镖局名誉是扫地了，吴诏云是无法再吃这一行饭，又在临城一带，遇见无数武林高手，自己越发感到渺小得微不足道。

他本想从此隐姓埋名，一生再也不提武技二字，却无意中遇见了关外隐世高手大雄法师，练武功的人是得了机会决不放松的，大雄法师一生绝技未得传人，看上了吴诏云，于是为他披剃，作为衣钵传人。

四年以后，吴诏云的武功，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大雄法师闻知天阴教兴起，他嫉恶如仇的心理，当年剿灭天阴教，他也是最出力的人，岂能容他们再度涂炭生灵，遂携徒南下，访查二次重兴的天阴教的劣迹。

他师徒自徐州南下，这时北道上英雄，七毒书生唐羽，海龙王赵佩侠，五虎断门刀彭天寿，劳山双鹤，黄河一怪都已被天阴教网罗勾结，尚未明崛兴两河绿林道上，他所能领导的已只是些二三流角色了。

大雄法师在扬州与飞鹤子相遇，武当派人是分批四出撒帖子的，而飞鹤子遍历苏杭江左各地，遂与大雄法师师徒结伴而返。

吴诏云和熊倜殷殷话旧，他瞟了在坐诸侠一眼，叹息一声说：“我不想王智逮变节出卖镖局，投身天阴教下，再碰面就是仇敌势如水火了！”他又使个眼色，低声道：“我俩找个僻静地方一谈吧！”

吴诏云一脸重要而机密的神气，使熊倜大为吃惊。



两人遂暂时告退，携手至角落一间丹房里。

熊倜不知他要说些什么，惟一希望的就是他能够报告芸妹妹的行踪。而结果却是另一件使他惊喜的事。

熊倜金陵城闯入镇远镖局，访问仇人宝马神鞭萨天骥，粉面苏秦王智述是惟一萨天骥的心腹，只是王智述不肯泄漏出来南鞭大侠的行藏，反而乘机利用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替他经历江湖上极险恶的风波。

吴诏云是个血性汉子，也很同情熊倜。

两人进入房内，吴诏云慨然道：“我这几年在关外学艺，风闻落日马场主人虬须客，是一位隐名的怪杰，终于有一次得到机缘，窥破了他的庐山真面，你知道这位在关外闻名赫赫的怪杰是什么人吗？”

熊倜摇摇头，但他却知道虬须客就是所爱的芸妹妹的父亲。

吴诏云义愤填膺的说：“十三年前的事了，萨天骥对不住武林朋友，杀害了星月双剑，使镖局里朋友，人人皆侧目寒心！”

又厉声道：“谁知他竟做了落日马场的关外梟雄！”

这一句石破天惊飞来喜讯，使熊倜震惊得答不上话来。他这时热泪盈眶，脑海里返回到金陵城外戴叔叔临死时那一幕，数年来他一直没敢忘怀的大事，终于到了眼前，正是他替戴叔叔伸报血仇的良机！

可是熊倜内心确实起了错综复杂的变化，这不是局外人所能把它描绘出来的。眼前放着三桩须他立即去办的大事：找寻夏芸，峨嵋赴约夺回倚天剑，与找那宝马神鞭报雪深仇。

熊倜不是为这三件事孰先孰后，无法决定而焦虑，却是千万料想不到夏芸竟是大仇人的女儿，将来是多么刺伤芸妹妹的芳心！况且再想和她结合，是否可能？恩恩怨怨，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熊倜毕竟不能太上忘情啊！

又加上夏芸目前行踪飘忽，很可能投入天阴教中，一朵白莲花无上高贵的气质，让它陷入污秽而不能自拔，又是何等残酷而痛心的事。

熊倜尽管内心彷徨，煎熬，焦虑，种种酸甜辛辣的滋味，使他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苦网里，但是他仍苦笑着向吴诏云道谢，谢他的关怀和盛情，以坚决如山的口气说：“熊倜如不在最短期内，完遂复仇心愿，何以对星月双剑在天之灵！吴大哥，我绝不把你今日说的话，

泄漏出去，使大哥有失对于萨天骥的情谊！”

吴诏云道：“老弟这话是多余的，萨天骥负心不义，我吴诏云也非常痛恨他！还有老弟须多加考虑的，落日马场上已出现了天阴教人踪迹，很可能萨天骥已和天阴教人，搭上了线，报仇的事不免须多费周折了！”

熊倜慨然说：“只要我晓得他在那里，就是火坑我也要跳进去！和他一拼！”他俩又互谈别后情形，匆匆返回厅上，与众人欢聚。

大雄法师的性格，竟非常爆烈，他把二三十年前的天阴教人视为毒蛇猛兽，而目今在焦异行夫妇领导之下的天阴教，他认为是死灰复燃不堪一击的。但是经过飞鹤子叙述天阴教人偷袭武当实力极为雄厚时，众人方知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很可能天阴教还结合了不少厉害的魔头！

这一个下午，他们都消磨在讨论这件大事上面。

东方灵对于熊倜，本想表明他爱慕朱若兰的心事，但是却又说不出口，熊倜最近又没见过若兰，更不知悉两人间都已发生了情怀，在东方灵提起若兰在飞灵堡安居无恙时，他热诚地连连致谢。

粉蝶东方瑛也夹在中间，很大方的说笑，可厌的峨嵋谷小静也陪伴在她身旁，所以这四人虽然避开了众人，于斜阳一抹时，在清泉碧树之间，流连闲步，而终都没有一个较好的机会，说一两句话。

自然熊倜是愁肠九回，挣扎着陪东方灵兄妹说话，内心似乎轻松，而实际上是沉重得喘不出一口气来。

他与东方瑛间，是没有什么拘忌的，因为熊倜并没有什么心事，态度自然非常大方，而粉蝶则比他大一两岁，芳心牢牢系在熊倜身上，已竟四年多了。若非有谷小静在旁，她可要控制不住快奔放的感情了。

男女间的事是极端微妙的，久别重逢之下，那一腔想吐出来的话，往往变为无话可说，于是灵犀一点就完全显现在一双眸子之中，不徒粉蝶是含情脉脉，只要碰上了熊倜的眼光，就露出无限光辉，神秘的意味是非个中人不能领会的，而谷小静更比她表现得露骨一点。

东方灵是故意用话题缠住熊倜，自然他甚至有些过分，那冷淡的程度加于谷小静投来的眼波，几乎使谷小静伤透了芳心，但是她还是不忍离去，粉蝶嫌她不自知趣，为何不走开，而尽在中间夹缠呢？

同样谷小静也巴不得熊倜自己识相，退出这个场合。

谁也不愿提议早些回去，直至半轮明月斜挂在两峰缺口，依然娓娓忘返，可是熊倜只是信口酬酢，竟不知他自己说了些什么。最后终被散花仙子夫妇出来一搅，大家才意兴阑珊，倦意促使他们提步走回去。

熊倜突然看见黯淡的月光下，涧水对面松林中，似有一黑一白两道瘦小婀娜的身影，在眼前一晃，但立即瞥然失去。他不相信是一时眼花，他猛然提身纵去，大喝道：“什么人？何方同道，请出来一谈！”

众人因他这种动作，而立时纷扰起来。但是武当派人自山口起到处都设有伏桩，熊倜相信必是天阴教人，因为那种衣服颜色是太可疑了。他以极快的身法，在林中搜寻一遍，却没找见什么踪影。

散花仙子，东方灵等，也在各处搜索，终于又会合在一处。常漫天认为天阴教人，绝没这么巧，恰在此时来偷探虚实。东方灵则同意熊倜的看法，认为天阴教中不乏好手，武当派大张旗鼓邀请各方豪杰，怎能不泄漏风声？

接着又看见武当派巡查的人，四个道士一起儿在岩峰幽涧中出没，确实武当派人也布置得非常周密。

熊倜不愿把这事告诉飞鹤子，因为怕是没须有的事，庸人自扰，

反而添了一件笑柄，他们遂各回丹房就寝。

第二天依然清谈了半日。

会场勿急布置，耽误到申正时分，方才由飞鹤子苍穹苍松等分别导引他们入席。妙一真人已星冠羽服，含笑在正殿阶前迎候。

以武当派掌门之尊，亲自迎接，这是很少有的事。

殿内布置得异常洁净精微，多半是两人一席，面前一张条桌，本山的雀牙香茗，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盖钟儿。

另有四仪剑客和苍穹苍松等一流弟子，侍立殿外廊上，照应四周，小道士们肃然往来伺应，与会的黑压压坐满了这座正殿，足有四十余位各方名宿高手。

席次的上下，是含有崇敬的意思，自然峨嵋昆仑点苍三大正派，要占着重要的位置，熊倜和尚来明也被排列在较靠上席仅次于散花仙子夫妇的位置，而东方灵兄妹又在他俩的下手。足见武当派如何器重他们四位。

峨嵋派流云师太师徒三人外，又多了个孤峰一剑边浩，孤峰一剑

竟和徐小兰并肩而坐，他有些愧对熊倜，但是为了争夺倚天剑，更恼怒这位少年，所以他一直以最愤怒的目光，瞪视着熊倜和尚未明。

点苍派也另有两位成名的剑客列席，此外受尊重的就是大雄法师师徒，丐帮龙头蓝大先生以及他的伙伴六人，天山三龙席次，排在峨嵋派侧面，也算很占要位，其他人中，熊倜只认得子母金梭武胜文，展翅金鹏上官予数人。

江南一带著名的老少武师，请来的不在少数。

妙一真人缓缓起立，以很沉重的语调，说明此次集会的意义，主张一致对付天阴教，他慷慨陈辞，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而天阴教势力弥漫江河南北，已逼得武林正派的人，几乎无法立足。

这是每个人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不仅是武当昆仑峨嵋点苍四大正派的祸福攸关，人人势所难免，不联合起来，确不容易扑灭这漫天妖氛呢。

各人对于妙一真人的话，无不欢然首肯，目前只是缺少个领袖的人，在坐各位都一致默认武当为武林最大宗派，实力充足，妙一真人德高望重，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选，不待推戴，这已成定局。

其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先把各地天阴教人消灭？抑或是聚而歼之犁庭扫穴？受天阴教勾结煽惑的人，是否可以设法离间分化，以减弱天阴教的实力，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指挥若定，步伐就不易一致呢。

蓝大先生见景生情，立刻站起来首先提出，由武当妙一真人作主，主持这次对付天阴教的大计。

众人轰然赞同，妙一真人略作谦逊，由于大家热诚拥护，妙一真人只有义不容辞的首肯。

都是武林名宿高手，也用不着歃血定盟。蓝大先生把丐帮探听得来天阴教的消息详细陈述了一番，各人也都侦知天阴教一二动静，于是经过一番互相研讨，认为天阴教势力羽翼已成，再不设法消灭，武林正派人士，就不免受他们恶势力支配控制了。

综合大家所得的消息，天阴教人已倾巢而出，而以长江中下游皖苏湘鄂诸省，作为根据地，争雄中原，而网罗的丑类也越来越多了。

武林五正宗派，惟独崆峒一派无人出场，这无异暗示着崆峒派人已和天阴教有了默契，自然这是极不幸的事。



大雄法师提议大家摒弃已往的嫌隙，先以大局为重，在消灭了天阴教之后，再各了结私下的公案。

这话可就有些人默默不语，尤以天山三龙，峨嵋流云师太，孤峰一剑面露悻悻不平之色，妙一真人慨然叹息了一声道：“承各派各方高手，辱临荒山，良机一纵即逝，先发制人方为上策，如何就此开始我们的行动！”

自然妙一真人是怕夜长梦多，萍踪四散，再召集就不容易了。众人各有恩怨，虽在正义旗帜下不容推诿，但还有许多人，未能立即首肯。恰在这时，飞鹤子自外面飞步而入，神色显得非常紧张。

众人立刻神情随之不安，飞鹤子躬身禀告：“天阴教人已派司礼童子黑衣摩勒白景祥白衣龙女叶清清送来一函。”又看了熊倜一眼说：“还有一封信是给熊小侠的，是转来雪地飘风的信！”

熊倜神色为之一变，那些不明了熊倜来历的人，都纷纷起了怀疑，而天山三龙，流云师太，更是对熊倜表示着鄙夷不屑之色。无疑的大半人都怀疑到熊倜，是否与天阴教有着特殊关系？

夏芸的信，由天阴教人转来，不是证明夏芸已经失足了么？无论出于自愿与否，这是多么不祥的事啊！

散花仙子衷心替夏芸惋惜着。

熊倜以极悲痛的心情，仍能撑持着冷静的态度，伸手接过飞鹤子交来的一封信，夏芸娟秀纤弱的字迹，这不是别人可以作假的。

散花仙子激动着，压不住急促的呼吸，不知夏芸究竟写着什么刺激熊倜的话，她秀目一直注视熊倜发抖的手。

而与会的众人，也以激动的心情，期待妙一真人宣布天阴教的来书。天阴教无孔不入，居然把武当派召集群雄的时期拿得很准，恰好在此时递来帖子，足见他们耳目爪牙，遍布在这一带了。

妙一真人且不拆信，冷似严霜的脸色问道：“天阴教来人还没走么？”飞鹤子低声说：“他们还要一声回话！而且……”他又看了熊倜一眼，说：“还请熊小侠出山外一谈呢！”这话说出以后，熊倜不啻成为众矢之的了。

昆仑双杰也以极冷酷的眼光，注意观察熊倜的表情。人言曾参杀人，曾母尚且疑子，所见虽圣贤也不能免于众口铄金，使人生疑。何况一大半人对于熊倜是不了解呢？

天山三龙已怒目发出极难听的枭笑之声。

蓝大先生却劝众人暂时保持冷静，尚未明手握剑把，他血性爆烈，倘若有人诬蔑熊倜，那他是立刻就要拔剑而起，只有武当派人明了熊倜与天阴教的不睦，上次解剑泉畔，为贯日剑一场搏斗，可为佐证。

妙一真人把天阴教焦异行夫妇示名的一封信，朗声读了一遍，大意是讥讽武当派遍撒英雄帖，字里行间充满些轻蔑的话，表示天阴教暂时决不退出长江一带，进一步以洞庭君山为大本营，竭力与自命正派的人周旋到底。

信末还表示着双方冰炭不能相容，不妨在明春草长莺飞之际，来一次大规模较量，这简直是挑战了！

妙一真人肃然变色，众人也都非常紧张不安，武当派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只有与天阴教硬拼之一途。

自然这种重要的决定，妙一真人要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结果是一致同意，明春如约和天阴教人决一雌雄，只这决斗地点，还未能决定，而且也须通知天阴教，这就是天阴教来人等候答复的问题。

熊倜则把那厚厚的封套拆开，而信里并没写着一个字，仅仅是一

枚古钱。这是夏芸得自熊倜，叶老大兄弟送给熊倜的东西。这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呢？使熊倜如坠入五里雾中，尚未明也不知他和夏芸有什么默契！

但那枚古钱尚未明是认识的。

众人也只看见夏芸信中，仅仅是一枚古钱，流云师太自作聪明，嘻嘻笑道：“原来是这点儿玄虚！这一定是天阴教人的暗记了！”这句话气恼了铁胆尚未明，霍地跃起厉声喝道：“这是在下朋友叶氏三英的标记！秃婆不要信口雌黄！”

妙一真人也觉事情非常蹊跷，忙劝两人暂时罢手。

妙一真人严肃的神态道：“除恶务尽，我们就去天阴教江南总堂洞庭君山去会会他们，各位以为如何？”

昆仑双杰等都无异议，时间就决定了明春清明节。妙一真人说：“那飞鹤你去备一张简帖，用四派及武林各位名义，写明日期赴君山候教，交付来人就是了。”

飞鹤子应了诺，立即备了拜帖文具，在场的人个个义形于色都签署了名字，于是这一桩武林空前没有的浩劫，终于在这次会议中造成！

飞鹤子封好了泥金简帖，迟迟未去，却向熊倜道：“熊小侠要不要一同去见见天阴教人？”

熊倜心急夏芸的安危，匆匆起身而出，说：“正要问问他们，为何劫掠一个弱女子！”尚未明也随着出了正殿。

天山老龙钟问天冷笑入云，霍地起立说：“待老夫出去看一看是怎样两个魔崽子！”又以极难堪的语气说：“老夫倒要看看他们卖些什么关子！别让吃里爬外的人，把大家出卖了！”这话未免太过分点，幸而熊倜等已走出下院，未及留心听到，否则尚未明的火烈性子，是不会容忍下去的。这次会中的决定，是非常沉重的。

还有些人在嘀咕着，低声议论熊倜和尚未明。

天山三龙父子，一哄而出，妙一真人恐再生是非，立即摆手令苍穹苍松，也随同去一趟，武当派人备了极丰盛的酒筵，务请这五位再回来欢筵。

熊倜却早已心飞在夏芸身畔了。会已开过，他只想问出夏芸所在，立即兼程就道。尚未明也急于弄明白这事，急性的人，什么事都说做就做，没有考虑的余地。尚未明何以也如此关心夏芸，连他自己也不明白。

熊倜尚未明，与飞鹤子驰抵解剑泉畔。

只见武当八位蓝袍道士，仗剑而立，对面却是一双俊美少年男女，若无其事的在山径上徘徊观赏风景。

他们都认识是天阴教下两位司礼护法——黑衣摩勒白景祥，和白衣龙女叶清清。这两位身手是不凡的，上次偷袭武当就表现出来他俩的惊人绝艺，而这次深入虎穴，投下战书，也显然是有超人的胆量。

熊倜一看这两位少年，就联想起来昨天月下的两条身影，不是他们还有谁呢！

天阴教果然厉害，爪牙已满布武当四周，武当派人一举一动，他们都不已探听得很明白么？

白景祥和叶清清，都面色十分和善，微笑施礼说：“熊大侠久违了！敝教教主一直在敬等着阁下，可巧夏姑娘又到了我们那边，为了夏姑娘幸福着想，教主竭诚盼阁下前往一谈呢。”这些话是何等的动听，充满了诱惑的气味，而且还挟持着熊倜的爱侣！

熊倜也略还一礼，正色道：“夏姑娘现在何处？请速明说。其他

不必多费唇舌！夏姑娘如系被你们劫掠，我熊倜可不能放松任何一个坏蛋！”

叶清清娇笑一声，笑得那么甜，又柔声道：“熊大侠太言重了，敝教何至难为一个女子，夏姊姊人生得美丽绝顶，我俩很谈得来呢！她正是我的朋友，也如同阁下一样是敝教愿意结识的朋友呀！武当派人才是一而再的要掳劫她，不是我和白哥哥及时赶到，夏姑娘倒真的危如累卵呢！如蒙阁下不弃，我们就一同驰往荆州府，阁下会见了夏姑娘，一切自然明了！”

熊倜冷冷笑道：“熊某正要去见她，任你龙潭虎穴，有何畏惧！用不着烦劳二位带路，请把地址留下，我熊倜自会前往。”

任是熊倜一再恶声相飧，两个少年却毫不动怒，依然是极和气的神态，连尚未明的火烈脾气，也发作不起来。

可是在后面窃听的天山三龙，已抓住了把柄，三条身影猛然窜出当地，钟问天怒不可遏的戟指叱道：“熊倜，还有姓尚的，分明都是骑墙派，两面倒的武林败类！昨天的事还没有了，老夫岂能让你等从容逃去！”

熊倜冷笑说：“天山三龙，信口胡嚼，我有要事在身，岂是故意

畏避你父子！你把话说明白点！熊倜在泰山顶上，独抗天阴教，有目共睹，你别想借端滋扰，我一切遵命，绝不含糊，在哪儿了断，任凭你划出道儿！”

尚未明更是气得变了脸色，长剑一挥，塞外飞花三千式，极奇诡变幻的招式，已跃过去扑奔钟问天，递了过去。



## 第二十五回 双美何来，一往情深；兼程赴约，群芳迎宾

尚未明剑花乱颤，闪成无数寒星，裹住了钟问天的身形。钟问天赤手空拳，身形飘忽如风，就以一双肉掌来迎敌尚未明，天山老龙功力醇厚，而身手异常奇诡，旋绕在尚未明四周，剑影竟沾不上他的衣角。

老龙二子苍龙钟天宇墨龙钟天仇，本想拔剑围攻熊倜，身后苍穹苍松道士赶至，竭力阻拦，而飞鹤子把回帖递与天阴教两个少年男女以后，也回身苦劝。只尚未明和钟问天已缠在一起，无法把他俩分开。

熊倜不愿尚未明为他受累，本待施展潜形遁影之法，上前把两人架开，但飞鹤子已临身畔挽住他的胳膊说：“熊小侠千万不要动手，不可使自己人误会加深！”

熊倜又向白景祥叶清清叱道：“你俩不要妄想借端要挟，熊某绝不受骗！有胆量就把夏姑娘地址说出，否则我熊倜就面见你们教主夫妇，当面索人！”

但是天阴教这两个少年，却和钟天宇兄弟俩互相交换了一下神秘的眼光，黑衣摩勒白景祥竟向钟问天喝道：“天山钟前辈，怎么这样莽撞找熊倜和尚当家交手？你们不是同气相连，反而自相残杀？”又向熊倜说：“雪地飘风原是贵相知。敝教岂敢怠慢错待了她！荆州府

地面不大，敝教随时有人专诚接待，熊大侠何必再问地址，我俩在前途专候大驾就是了！”

白景祥说的话，语意双关，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得出所含意味。钟天宇和钟天仇飘了这两个少年一眼，虽仍然挣扎着要摆脱二道拦阻，上前厮斗，但却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而同时又很注意熊倜的态度。

白景祥和叶清清使命已达，为何还不离去，是否等候武当派下令逐客？熊倜的神色又那么决绝，那么他俩又眷恋着什么？显然他俩是以极关切的神态，注视尚未明和钟问天的拼斗了。

叶清清娇笑得非常甜蜜，秀目递过去一种含意不明的眼色，她是朝着天山老龙而发，咯咯咯笑道：“你们俩这么无意义的打斗，打到几时才完呢！你们俩都是自己人呀！这不是让敝教同人看着有趣么？”又道：“可笑武当派请来的客，竟不知道怎样招待别人！一劝一劝打破了头，从此谁也不肯再光顾你们武当名山了！”

她这些话，含有讽刺意味，却又似语义双关，并且有些不伦不类，天阴教与武当派势同水火，正应该幸灾乐祸，何必又假惺惺猫哭耗子呢？叶清清把这些话说完，才扭转娇躯，拉了白景祥一同向山下走去。

但是他俩临去时，仍然彬彬有礼的向熊倜拱手告别，对于武当派

的道士，则连正眼也没有看。

钟问天游身移步，和尚未明拳剑相争，却态度略略变了些，他竟舍弃了他最擅长的阴煞掌，没有下一招毒手。

飞鹤子见他俩打得渐渐出招缓慢些，有机可乘，把天山老龙伸手拉过一边，回身拦住尚未明的剑锋，口中连嚷：“尚当家的快请收招！”

熊倜心思极细，他感觉出天阴教那两个少年刚才出语颇有神秘意味，正在凝神思考，但也随着飞鹤子走过去劝住尚未明。钟问天则仍是傲岸自负的神色，向熊倜尚未明冷笑一声道：“你这两个小子！为顾全大局，权且把梁子记下来，待明春君山大举之后，再行结算！老夫这还是看在武当派主人面上呢！”

奇怪的，天山老龙竟率领他两个儿子，翩然重返玉真道院，也不需要武当派道士们劝解了。

飞鹤子等安慰了尚未明一番，力加解释双方不可误会，并邀熊倜俩回玉真道院赴宴，他言词极为诚恳。

熊倜却心里说不出的彷徨，焦虑，恨不得立时去见着夏芸，把一切应该谈的向伊人表白一下，可以说他已心乱如麻。

他激动的握着尚未明的手说：“我自己的事，不必再麻烦尚大哥了，请回去和各位前辈，各派高手欢聚，熊某尚有要事，烦代我向妙一前辈告罪！明春……”熊倜似乎不能决定日期，叹息了一声，向飞鹤子道：“无论如何，明春我一定赶回武当，听候妙一前辈驱使，共赴君山之会！恕我不再向各位道长一一告辞了。”

熊倜把时间拖得这么长，那么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么？又去做些什么？使尚未明大为吃惊。他和熊倜相识以来，肝胆相照，无异骨肉，怎忍一刻分离？又恐熊倜为了夏芸，独闯天阴教网罗，吃了大亏，不由说道：“熊倜大哥不让我同去，使我心实不安！尚某浪迹江湖，难得知己，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不愿在这儿耽延，我回去告诉常大哥田姐姐一声，我们一同帮你些忙，总比你一人可多凑些意见办法。你在谷城客店中等候吧！”

熊倜面上微微苦笑说：“这不是大哥们所能帮忙的事，此时无暇详说，约定日期虽远在明春，但天阴教有什么信义可言，随时可能蠢动，大哥们与武当派同心协力，澄清妖氛，方为上策！”又叹息道：“我不是抽身避事，而是另有本身一宗私仇未了，并且与夏姑娘有关，大哥们能参加在里面么？大哥盛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最迟明春重在武当相会，大哥又何必依依惜别呢！”熊倜语重心长，只心事未便与别人商谈。

尚未明不知他另有什么私仇，竟与夏芸有关，相交再深，当着武当派人也不便细问，而心里焦躁不安的程度，简直和熊倜如出一辙。

这是尚未明天生来的豪侠肝胆。

飞鹤子因涵养较深，更不愿谈及别人隐私，但熊倜既拒绝尚未明同行，他就乘机敦劝尚未明回山中欢聚。

天阴教人适于群雄定盟之时授下战书，更足见他们耳目灵通，势力遍布武当四周，时刻在天阴教监视之下，不能不重作一番部署。尚未明少年英杰，正可延揽作为一个臂助，熊倜另有私事，自应让他去从速料理。

所以飞鹤子等再三恳劝，把尚未明拉回去。

尚未明心里早打定了主意，向熊倜交换了一下眼光，恳切的握着熊倜的手，说：“前途再见！”

熊倜心理上纷乱的情形，正如一团乱麻。

熊倜草草与飞鹤子等道别过，独自驰下山去。最使他惊异的山下

竟不时遇见黑衣劲装的汉子，分明都是天阴教的爪牙。使熊倜深深的吸了口气，觉出武当山实是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然而他自己的事情，又怎能一刻从缓不去办理呢！

熊倜担心那些天阴教人，或明或暗，会找他纠缠，自然在目前情势之下，为了夏芸的安全，不能弥然反目。

熊倜惴惴不安的回至谷城客栈。

夜色沉沉的垂下了一层黑影，熊倜快要燃烧起来的心，本想连夜赶往江陵，而怪异的事又发生了。

熊倜要些菜饭狼吞虎咽，甚至他不知自己吃下些什么，何况菜的滋味呢？店伙计则探身进来说：“熊客官，你家还有两位熟朋友么？”

熊倜怔了一怔，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朋友，伙计自作聪明的挤挤眼睛，神秘地笑笑，道：“你家这两位朋友，比你还年青，她俩暂借你家和尚客官的坐马一用，明天一早就送回来的。”又低声说：“好漂亮的两个小姐儿，你家，你家……”

伙计不知还想说些什么，熊倜大出意外，自然他会联想到夏芸身

上，难道她已竟来至谷城！

但是另一位女子又是什么人呢，熊倜百思不得其解，他忙追问伙计，这两个女子的容貌衣着姓名等。

伙计也愣了道：“既是你家的朋友，你家还不晓得么？”

这一说又把熊倜僵得无话可说。

这个伙计顶爱瞎三话四，而得意地滔滔不绝讲了下去：“两个小姐儿，都穿的一身雪白衣服，小说可不敢仔细盯住人家瞧，我是顶老实的人呀！一个头上包着青色绢帕，这位姑娘是个冷面孔，不大爱朝理人的。”

伙计又道：“另一位姑娘，嘴角老是带着甜甜的微笑，头上用红绢包扎，都像官宦人家小姐，尊贵无比。”

这使熊倜更加陷入迷阵，听去都不像是夏芸，但这又是什么来历的人物？明明素不相识，却要自称是他和尚未明的朋友，熊倜疑心重重，好在明早人家会把马匹送回来，到时自可看看是什么来路。

熊倜问说：“她既然知道我们的姓名，她们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她俩的姓氏可曾告诉你？请你详细说一下，使我想想是哪儿来的朋友！”

熊倜说得非常轻松，店伙计笑道：“岂但知道两位的姓名，而且还说过，等你家自武当山回来，再转达一声，临时借用坐马，不及当面致谢呢。可是两位姑娘却不曾自己表明姓名，这小的也不敢多问，你家久走江湖，该来交结的朋友很多，一时记不起来。”

熊倜托他明晨送回马匹时，务必把两个白衣女子，留住见见面。伙计没口的应诺，又神秘地一笑说：“美极了，画也画不出来，和你家同来的那两堂客，一样的美，而且还年青得多。”伙计见熊倜态度庄重，似乎把许多溜到口边的话，都咽了回去。最后仍然补上一句：“不过她们都像是老走江湖的人呢。”

熊倜由夏芸身上想起，想及生平所遇见过的少女，只有东方瑛，散花仙子数人，使他又重新加入了一种疑虑。

熊倜一夜中，辗转反侧，心事重重的人，是不会容易熟睡的。熊倜回忆到幼年时的情形，侯门似海，恍然老父慈祥而庄严的容貌，在脑海中一现。由戴叔叔们带着南下，风尘仆仆，似乎还有个可爱的妹妹。



这些印象太久，太久，以至于非常模糊。戴叔叔受伤，把天雷行功秘书留给他，那是在白茫茫的莫愁湖畔，戴叔叔亲切的腔口萦绕在耳旁留给他的遗言——为死者复仇，使他心中凛凛，不自主的冒出一身冷汗。夏芸太可爱了，但是这血海深仇，绝不能为了她而罢手！

行将出现的一幕，夏芸的父亲虬须客，该是个雄伟的老人，贯日剑横尸五步，血溅黄土，夏芸悲痛缕绝的面孔，由远而近，一步步向他逼来！

这些都是熊倜半醒半寐，脑中涌起的幻像。

熊倜是个饱经忧患的孤儿，若馨的遭遇，以至于青冢埋香，使他缺乏了活下去的生机，天幸遇见她夏芸，使他又重新获得了再生的勇气，但是现在呢？夏芸将会永远衔恨着他，这难道是造物者愚弄人么？

熊倜起初还打算悄悄奔向关外，把仇人手刃了，不使夏芸得悉，但是这种做法，问心是无法得安的。

杀了人父，却热恋着欺骗着一个天真无辜的少女，这是多么卑鄙可耻的事。熊倜深夜从噩梦中惊醒，几乎要痛斥自己，无论如何，必须向她——夏芸表明一切，宁肯失了夏芸的心，不能做这种阴险卑鄙

的事！

熊倜终于决定了，先与夏芸一晤。倘若夏芸失足受骗，更必须把她从天阴教魔掌中救出来，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熊倜脑海中没有一刻停止过这种乱无头绪的思虑，但在有了个决定之后，也能很安详的作了片刻的熟睡。

次晨日上三竿，熊倜方才起身漱洗，他惟恐误了那两位还马女子来临的机会。但是他终于失望了。

因为并没有如他意料，两个白衣少女的倩影，始终未在客栈前再现，店伙计捏着一把汗，惟恐是遇上了骗子，而多少他须担承这个担子。要赔客人被骗的马呀！

熊倜等候了半天，代替还马女子而来的却是尚未明。

尚未明昨夜返回玉真道院，武当派人以极精美丰盛的宴席和特酿的药酒，招待各方豪杰欢呼畅饮。

天阴教人出没无常，使妙一真人之为谈虎色变，众人也都凛凛自危，大多数江南武师都恐单独行动遭受击袭，武当派更巴不得众人都

留在山上，于是重新作了一种部署，决定先肃清襄阳府附近的妖氛。

尚未明和散花仙子密谈之后，常漫天以为熊倜必有隐情，无须干预他的隐私，是故他夫妇除了准备一现身手之外，仍拟暂时回甜甜谷一行，因为却不过武当派人的殷勤款待之情，决定暂留一日。

尚未明遂向飞鹤子等告别，来追随熊倜。

失马的事，也大出尚未明意外，他很机警的判断出来是天阴教人设下的陷阱，不过猜不出用意所在

熊倜无法抑制焦急的心，遂与尚未明就在当地另选购了两匹块头高大的马，即日启程南下。

尚未明乃两河总瓢把子，随身携带的珠宝，都价值连城，失去两匹马原只付诸一笑，但这事毕竟来得太突兀了，遂成为他俩研究的一项问题。

当日抵达襄阳，次晨沿汉水向宜城进发。

秋高气爽，沿途仍然林木葱笼，野花纷列。两人策马驰出四十余里，眼前出现了自西而来一条叉道，枫杉交布，翠色迎人，这条路他

俩已往返了两趟，无心去赏玩景色，却自叉路上鸾铃响处，并列驰来双骑。

马上一双十七八岁娇柔明媚的白衣劲装少女，正如那店伙计所述，美艳绝伦，而头包青绢的面罩秋霜，神色极为冷肃，红绢帕包头的则浅笑盈盈，秀目盼睐，似露出无限动人的风致。

奇怪的两个少女竟策马直向他俩冲来。青绢包头的少女只向他俩用秀目不在意的轻轻一掠，而那一位少女，却满面春色，先掠了熊倜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尚未明，而她的秋波，一直闪闪放光，盯着尚未明。

熊倜和尚未明血气方刚，自然眼前一亮之下，触目有些心旌摇摇，她俩那两匹马又箭一般直冲过来，若不收勒坐马，四人四骑会撞在一堆了。

妙在两个少女骑术比他俩还来得高明，恰好冲至他俩身边，相距不及三尺，把马头勒住

红帕少女娇笑着吁了一口气，她笑得那么甜，而秀目一直和尚未明在相对凝视，她笑得如同花枝摇颤，嗔道：“你们两个人毫无道理，不是我勒住马，早撞在一起了！真把人吓一大跳！”青绢帕少女则略

后数尺，她似看不惯她同伴的妖娆举动，向她背上狠狠盯了一眼，竟自拍马横越官道，正好挡在熊倜尚未明马前。

他俩想走也走不成了。而尚未明正为那红帕少女的丰姿愣住了，距离太近，使他得以饱餐秀色。

红帕少女又笑道：“啊呀！原来是熊大侠和尚当家的，恕我眼拙还没看清呢！两位不要尊骑了么？我和眉妹正是送还二位大侠的宝马，若是错过了那更麻烦，别让尚当家的疑心我姊妹是马骗子！”

熊倜和尚未明同时一惊，方看出两个少女正骑着他们的马，显然这其中大有文章了！熊倜毫不在意的拱手说：“两位姑娘，熊某素昧平生，区区两匹劣马，何必认真起来交还呢。”熊倜说着，留心观察两女的举动。

红帕少女妙语如珠，浅笑中益增妩媚，不过她却是把全付精神，贯注在尚未明身上，而那青帕少女，则以很庄重的神色，略为瞥视尚未明，她那清雅绝俗的高贵丰姿，竟像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

红帕少女敛衽一福道：“不瞒两位侠士，我乃天阴教白凤堂下稚凤坛主朱欢，她是我的助手，崆峒女杰柳眉，外号云中青凤。熊大侠和尚当家的，难道还不明白我们的来意吗？”说完，向着尚未明嫣然

一笑。

红帕少女朱欢倾城之貌，加上这极有魔力的一笑，任是铁石人也不能无动于心，何况尚未明已被她这种无形的吸力牵引，早已心头荡漾呢。

熊倜若不是已有了可爱的夏芸，那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红帕少女虽非十分淫荡之流，只是天生的一付骨格性情，是与夏芸截然不同的，同样和那青帕少女的冷霜孤傲，恰成了个对比。

朱欢这样大胆的暴露身分，使熊倜和尚未明都为之一怔。熊倜心说：“你的来意，怎么我们就知道呢。”

尚未明搔搔头皮笑道：“姑娘们专诚来还马，其实这是多余的，两匹马所值几何，只是姑娘们身列天阴教下，倒使尚某不胜惋惜！”

红帕少女樱唇一撇，道：“尚当家的独霸两河道上，自然看不起这两匹马。但是我们借了可不能不还，天阴教为武林同道谋取福利，凡是归入教下的，都前途事业上受到一重极大的保障和协助。”

她又神秘地霎霎眼说：“两位大侠，请勿多疑，我们不会向您说教的。尚当家的替我们惋惜什么！尚当家的是两河总瓢把子。劝你回

去看看，两河道上只怕早已壁垒一新，旌旗易色了呢！”

这句话更是惊人之言，尤其使尚未明神色大变。

朱欢又格格笑道：“尚当家的句句不离还马，其实我姊妹也不是不晓得尚当家的威名，震服两河绿林豪杰，还在乎这区区之物。尚当家的再猜上一猜我们的来意吧！”尚未明一世豪杰，竟被这姑娘说得非常尴尬。

熊倜确实有些不耐烦了，他想起四年前泰山顶上天阴教那种阴森残酷的场面，断臂残肢，使人心有余悸。

让他们自己夸张起来多么好听，但又怎能抹煞事实呢？

熊倜虽然讨厌这红帕少女，却究不能和个荏弱少女计较什么，也就是不好意思给她难堪，遂冷冷不语。

尚未明心中突然生了一丝警觉，本能地右手抚摩了一下剑柄，俊眉一扬朗声道：“难道天阴教让你两位姑娘，来对付我们不成？狭路相逢，用不着多说，就请动手吧！”

红帕少女斜睨了他一眼，巧笑盈盈道：“尚当家的太言重了！敝

教景仰两位大侠，还请不来呢！哪有把客人错待之理，我们是奉白凤堂主缪老前辈之命，特来迎迓两位侠驾的！”

熊倜已在泰山上面，受过天阴教龚天杰一番劝诱，晓得这是天阴教一向惯用的伎俩，不由对少女起了反感。

但是熊倜又不能不顾虑及夏芸的安危，猛然憬悟。眼前这两个女孩子，不正是询问夏芸下落的好机会么？

熊倜拨转马头，抢着说：“素不相识白凤堂主，何劳远道派人迎迓。只敝友夏芸姑娘，现在何处，姑娘若肯告知，熊某不胜感激！”

红帕少女眼光还不肯自尚未明身上移开，略偏过头来淡淡向熊倜一笑，娇声道：“还是熊大侠说话爽快，其实我们除了奉缪老前辈指示，一多半还是受夏姑娘之托来敦请熊大侠呢。不必耽误时间，一同上道吧！”

红帕少女又露出极顽皮的样子，笑说：“夏姊姊天天巴望您，若不是她……”

熊倜惊问：“她怎么了？”



朱欢故作神秘，一拦嘴道：“看你急成什么样子！我包给你一个活泼娇纵的芸姊姊不成么？”

熊倜吃她拿话一瘪，纵然心急，却不好再表示出来。

红帕少女的举止，多少欠庄重些。

朱欢反催他俩快些上道，但那位青帕少女——云中青凤柳眉，却始终头也不回，自然更不会给他俩的颜色看了。

尚未明初入温柔乡中，遇见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子。一个是笑语逢迎，娇媚可人，一个是冷如寒霜，傲骨凌云。可是同样的美，而又各有她的专有美。

一件东西能轻易得来的，往往使你不会十分珍重，而想望捞摸不上的反使你更加垂涎，两性之间能够一拍即合，固然可喜，可是那落落寡合独具风格的青帕少女，尤其使尚未明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红帕少女催他们就道，尚未明莫明其妙的依从下来，他似不为朱欢的魅力所吸引，相反的却是想从青帕少女身上探求什么似的。熊倜则仍有许多事横梗在心，他暂时强忍着只为了夏芸。

红帕少女看出熊倜面上神色恍然，不由娇笑说：“熊大侠谅是不满意我的答复，该不是怕我姊妹存有歹念！”

熊倜傲气如云，扭头瞪视了她一限，冷笑道：“熊某在泰山力抗贵教群雄，此心坚如铁石，更何怕什么龙潭虎穴！只是夏姑娘——”

红帕少女抿嘴笑道：“芸姊姊好好的，等着你呢！你请放心吧！”

熊倜冷冷道：“若是有人难为她，熊某可不能善罢干休！”

他说的斩钉截铁，使前面的柳眉也为之一震。她回过头来，肃然一睇这位不可一世的武林三秀。

但是她却和尚未明的目光接触上了，而尚未明是从未得着机会，现在还说到亲近，只要青帕少女目光不太冷淡，对他就是一种安慰。

红帕少女和他俩并马而行，她幽愁地叹息了一声道：“芸姊姊首先和叶清清交成好友，又得九天仙子爱顾，谁敢来难为她，又是你熊大侠的……”她想了半天继续道：“总之，你熊大侠放一百个宽心就是了！两天后你就见上了她，何苦说这些狠话。”

熊倜听她说话的口气，夏芸必无凶险，自然由衷地泛上一丝喜意，

但转瞬间又为更多的难题，使他脸上罩起严霜。

四人中熊倜是计划着如何向夏芸解释抑或是暂时隐瞒住，使她能暂时享受着心灵上的安慰而不至心碎。

熊倜是很少发言，仍然比不上那位青帕少女，她自见面以来，竟像金人三缄其口，甚至没一句礼貌上的招呼。

头一天落店，分室而息，次日又结伴而行。

青帕少女或前或后，总和他俩拉开一段距离。因之使尚未明无法和她接近，但是尚未明内心却益发难于自持，稍有机会，总要瞻仰一下这位孤芳自赏的女孩子，难道她另怀有什么隐衷。

有一次，尚未明留心听见青帕少女悠悠发过一声微叹，但这含意又是什么？临风自嗟呢，还是为着别人？

尚未明对于天阴教，怀着无穷的疑问，他一试探问及教中的情形，红帕少女立刻口如悬河，妙语生花，但是却只是推崇、赞誉，空空洞洞让你摸不着边际。

尚未明听厌了她这一套阿谀的话，但是除此之外。他又能问出些

什么呢！熊偶则连这些话也付之淡然一笑。

来至荆州府，天阴教龙须坛主单掌断魂单飞，已率领四名黑衣人迎候道旁。熊偶在飞灵堡看过单掌断魂的功夫，当时他一闻锣声，飘然离去，致未能一较身手，但这人既是崆峒派下，陷身天阴教不是很可惜么？

单飞含笑为礼说：“熊侠士久违了！这次驾临荆州，盼能多盘桓几日，若熊侠士不吝赐教，单某决心奉陪。但是现在情势和飞灵堡大不相同了！”

他这些话，表示他颇为自负，而且有与熊偶一较短长之意，熊偶虽不为忤，却仍报不屑的神色道：“朱姑娘和柳姑娘远道相迎，难道就是阁下要和熊某一较身手么？”这话自然是轻蔑而刺耳的。

单飞败于凌云子剑下，平日傲气稍为减煞些，但却换了口气道：“熊侠士误会了，我正以上次飞灵堡中未能领教绝技为憾呢。此次出于缪老前辈之命，正是为着台驾和夏姑娘双双幸福着想，请面谒缪堂主，便知其详。”

单掌断魂却似另有居心，把熊偶尚未明以及青帕少女间的态度，仔细观察着，面色原是极难看的，慢慢缓和下来，他卖着殷勤向柳眉

絮絮问话。

青帕少女被他一连串师妹长，师妹短的，问了一大篇话，口中嗯声微应，或是点点头表示答理，又以幽怨的眼光，扫视了他俩一眼。熊倜比尚未明心思细密，发现青帕少女，对单掌断魂师兄颇有憎恨之意。

单飞比她大了十几岁，对她的殷勤，却近乎轻佻，如没有非常密切的情谊，似乎不应有那种态度。

单飞又和尚未明略事寒暄，他看出红帕少女正以全副力量，笼络尚未明，使他深深得了一种安慰。

红帕少女向单飞白了一眼道：“单坛主，这次是例外，缪堂主要亲自接待，稚凤坛恕不能让你伴陪他二位，用不着坛主费神了！”

她说出的话意，等于下令逐客，迫单飞离去。

单掌断魂惟还心里不甘，毋宁说还有些不放心，但是碍于教中规例，只有怅怅告退，把这突兀的出现，既未向熊倜挑衅，也没有尽他龙须坛主的本分职责，似乎是多此一举。于是单飞一走，青帕少女精神上似乎轻松了许多。

红帕少女对引他俩向一座极大的宅第驰去。

青帕少女破例让朱欢策马走在前面，而她却与尚未明联辔而行，她以很快的身段，娇躯斜倾，与尚未明相距不及三尺。胜过幽兰秋桂的芳息，突然重袭到尚未明鼻窍之中，尚未明反而吓了一跳。

尚未明以为她不善骑术，怕她跌下马背，正待伸手持扶，青帕少女极快而极低的声调，呢喃说：“尚侠士，前途小心，茶酒切勿入口！”

她一说完，玉颊微赭，娇躯挺起来，一领马缰，达达达驰出好远。尚未明接受了柳眉这一番盛意，自然不免心神大震，忙附耳把原话转告了熊倜。果然天阴教要玩什么手段，而青帕少女开诚示警，这是表示着多么对他关心啊！一缕甜蜜蜜的快感，使尚未明身体飘飘然了。

天阴教难道要设用江湖下五门的蒙汗迷魂药对待他们么？这使熊倜和尚未明都起了戒心。那青帕少女的话，真的完全可信么。熊倜立刻心灵蒙上一层暗影。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下更无退缩之理。

这座高大宅第，似是王侯旧府，建造在城外绿杨深处，斜阳一抹，

归鸦成阵，他们似是人在画图之中。

熊倜会晤夏芸的时间渐渐缩短，而他的心情却格外激动得不住的震颤。

天阴教又是怎样待芸妹妹呢？

熊倜昂然策马至花照壁后面，和尚未明一同下马，八字缩入的大门，竟冷清清地掩闭着，而附近也极少住家，红帕少女招呼说：“马匹自有我们照料，两位大侠不必管了。”

她当前轻扣门上铜环，应门的是两个垂髫白衣幼女，逸然显得清雅绝尘，但却与这么高大的第宅不相称。

熊倜和尚未明，被邀走进去，不知何时青帕少女已是无影无踪。另有两位十八九岁白衣少女，像是朱欢的姊妹淘，她们一见面就莺啖燕咤，喧闹成一片。这两位也是出来迎接他和尚未明的。

宅内厅堂相望，楼阁连云，不知有多少层院落。

他俩随着穿堂过院，门户重重，奇怪的每一处都鸦雀无声，偶然有一二白衣少女走动，寂静得像一座尼庵。

熊倜和尚未明处身于这种境界里，觉得分外蹊跷，天阴教的作风，果然有些使人难于捉摸。他俩虽想找出些天阴教的法坛法器，也不可能。

既然号称一种教，难道就没一点怪力乱神之处。天阴教过去在武林中横行过一段时间，的确是阴毒无比，提起来人人头痛的事。但是焦异行夫妇重振天阴教，却把以前的作风，大为改变了。

他俩被对引至一面华烛高张的大厅前，廊上静肃地站着四对儿白衣飘飘的垂髫少女，春兰秋菊，各极其美，燕瘦环肥，脂光粉腻。他俩如入众香国里，目不暇接，奇怪的始终没看见一个男子。

廊柱上一列红纱宫灯，盆兰雏菊，装饰得宛如王侯巨府，而厅中的陈设更是光怪陆离，金迷纸醉。

红帕少女向珠帘内嚶吁躬身禀告：“缪堂主，熊大侠和尚当家的驾到。”

帘内妇人声口说：“快请进来！”

立刻珠帘高卷，眼前珠翠缤纷。早有一位擦胭脂抹粉，满头簪花



的红衣老妇，含笑出迎。熊侗在泰山时曾见过这位九天仙子缪天雯一面，眼前还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老怪物，四周有七八位白衣美女簇绕。

尚未明几曾见过这种怪场面，但是他头一眼留心看到的，是那青帕少女柳眉，竟也罗袂飘扬，侍立老妇身旁。

只是少女柳眉颦蹙，似望着他和熊侗含有一种深意。

红衣老妇粉面上堆出笑容，一伸手说：“名满江南的熊小弟弟，威震两河的尚小弟弟，惠然来临敝堂，快请里面畅谈一下，老身这些小妹妹们招待不周，两位都是自己人多包涵了。”

试想两个飘逸美俊的少年，处在这珠围翠绕之中，应该是什么心情呢？尚未明虽然挥金如土，偶而涉足花丛，但那些庸脂俗粉，怎及得眼前都是幽雅绝俗的人采，他俩便有凌云的豪气，也不能向还些女孩子发横！

红帕女子把他俩安置在八扇水晶屏风前座位上，九天仙子对坐相陪，群女则围绕四周，奇怪的只有红帕少女一人头上裹着红帕，柳眉头上的青帕，却不知何时业已解去，露出一头钗簪高堆的云鬟。

绢帕代表着什么意义，只有天阴教人自己明白，尚未明似乎又窥

破青帕少女微含幽怨之色，自然他又和柳眉四目接触过一次了。

九天仙子白发苍苍，而丰神冶荡，很客气的嘘寒送暖，似把他俩当作亲戚子弟，而她心中却很得意着，正如猎人捕获了猎物一般。

九天仙子缪天雯内功之深，不难自她的眼神中观察出来，但是天阴教对付他俩，却另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啊！

九天仙子笑语婆娑，道：“熊小弟弟，我说夏小妹妹是几生修来的，你一定茶思饭想一刻忘不了她，有情人成眷属，这是敝教唯一的愿望，和乐于促成的事。否则你熊小弟弟个人也不合本教入门的规矩呀！”

她这一说，像是熊倜已乐意入教，而且还要感激她玉成好事呢！熊倜自然心头泛起一丝憎厌，朗朗回答道：“夏姑娘现在哪里，请带我去先和她会会面。至于贵教宗旨我还不深悉，人各有志，熊某泰山一会已决定此志终身不变。若贵教真能造福武林，不以征服各大宗派各方豪杰为目的，彼此各行其是，我是乐于调停贵教和别人间之争端的。至于夏姑娘我也不能勉强她做违心的事！”

九天仙子闻言，不以为忤，反而笑得面上皱纹开花，宛如一朵枯败了的毒玫瑰，残红剩绿，在西风中摇曳。

她笑了一阵说：“我早知道熊小弟弟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小弟弟自然千里奔驰急于一见，但老身不能不先尽点东道之谊，难道一杯茶一口饭都吝于招待么？况且熊小弟弟与夏妹妹从此俪影成双，不能不替你们祝贺一下呀！”

她向左右的女子略一挥手，立刻有两个白衣少女趋出捧茶相敬。九天仙子又呵呵笑道：“尚小弟弟，我也替你选择一位最逗人怜爱的小妹妹，做你终身的伴侣，我想你一定猜得出来是哪一个，就是远道迎接你的人儿呀！”

尚未明驰骋江湖，宰了不少贪官污吏，目前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九天仙子竟当面替他做起媒来，难道天阴教人想用美人来笼络他的心？尚未明立刻感到极为尴尬。

但是他极盼望九天仙子能把青帕少女替他撮合。

尚未明脸上火辣辣的，又不好立即应允。他急于明了这天阴教属意于他的人儿，却不好启齿去问。

尚未明陷于瑟瑟不安的地步，虽明知这是个温柔陷阱，却终没有勇气，坚决拒绝九天仙子的话。

尚未明对于青帕的少女，确是一见倾心，尤在最后一段行程中，青帕少女倾身密语，不是含有无限深情么？

狡狴的九天仙子，似已看出尚未明的心事，却故意玩弄这个少年英雄，又笑着说：“尚小弟弟请相信我，我绝不会使你失望。”

秀丽淡装的少女，分送给他俩各一杯碧色湛湛的香茗，熊倜略一欠身接住，他已看出来尚未明神志幌漾，忙向尚未明递过一道眼色：意思说：“这茶可不能吃！”

## 第二十六回 情话绵绵，同伸积愆；芳心曲曲，辜负春光

同时，已去了青帕的少女柳眉，也向尚未明丢了个眼色，使尚未明陡然心情一震，方算把小鹿乱撞的心暂时收摄住。

那红帕少女，却娇笑得更加妩媚，她心畅神快，露出无限得意之色，和那柳眉幽怨之色，恰成个相反的对照。

熊倜揭开盖盅，嗅着那茶香之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芳馨，略熏入鼻孔，就使人浑身虚飘飘的舒适无比，他虚虚张口啜弄出声响，却暗暗把茶汁吐在地下。

又用手帕拭抹一下唇吻，连口赞美主人所赐的香茗。

九天仙子一声吩咐，众少女立即抬上席面，水陆杂陈，而且都是极精美的杯筋器皿，菜肴更是活色生香。

九天仙子立请他们入座，并且笑盈盈说：“让我这几个小妹妹，各敬两位一杯，然后就送熊小弟弟和夏妹妹……”她又笑个不止，不再说下去。

突然九天仙子一收笑容，正色向熊倜说：“夏妹妹的令尊虬须客你还没会过面吧！”

熊倜神色一肃，腾口问道：“虬须客，什么，他在这里？”

九天仙子淡淡一笑道：“熊小弟弟不要性急，早晚可以见面！但是你谅还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北剑南鞭，宝马神鞭萨天骥吧！”

这话更使熊倜愤恨之色，溢于眉宇。他强忍下去，淡淡道：“夏姑娘只身放浪江湖，虬须客自然不会放心她的。”

九天仙子却没留心熊倜的变态，依然笑容可掬道：“我们还没有请他来江南，关外本教的事务，都托他办理，夏妹妹性情倒是倔强得很，她还不相信她令尊加入了本教，我说熊小弟弟你要好好规劝她，怎能够不孝顺父母，和父亲背道而驰呢！”

宝马神鞭萨天骥加入天阴教，熊倜并不十分重视，天阴教本就是正派人士所要消灭的对象，而夏芸竟能不受天阴教人的威胁利诱，确使熊倜行为上光荣，假若夏芸投入天阴教，那该是多么麻烦的事。

熊倜眉飞色舞，为夏芸与他有相等的不屈不挠骨气，而神情分外兴奋。但是眼前莺飞蝶绕，这一群白衣仙子执壶相敬，颇使熊倜和尚未明十分为难。天阴教下的女孩子，并没有丝毫荡检越礼的地方，反而予人的是淡素洁雅的高尚之感。

熊倜又嗅出杯中的酒香，和茶杯里是同样一种异馨，尚未明不敢放怀畅饮，因为柳眉的幽怨眼光，不时偷偷窥视过来，但是多少应个景儿，不能不略沾濡了唇舌。他可没有熊倜的机变，善于应付。

奇怪的酒香入肚，并不觉出什么异样滋味，反而身体之内，异常舒适，头脑里也没有昏晕的现象。

可是青帕少女，则幽悠一声轻叹，深深垂下头去。

酒过了三巡，九天仙子似已觉胜利在握，她才滔滔不绝诉说天阴教的宗旨，无非说他们教义只在联络武林同道，主张把武林各派的绝技综合起来公诸同道，大家一同研究，于是就把一切过错安在武当派头上。

武当派有一种内功秘书，关起门来自己练习，这是不够大方的。上次就为索取此书起了个不大不小的冲突。

九天仙子这种强词夺理的话，熊倜等听去颇为刺耳。

九天仙子也很狡狴的看出两个少年不满意她的话，好在她计划就绪，猎物已入网罗，便催促他俩用饭，说：“这是本堂第一次破例的

事，承两位小弟弟远道而来，不能赶客人走，权且请在本堂留宿一宵。  
熊小弟与夏妹妹可以畅述离情了，明早盼望能给老身一个恳切的答复！  
就是不能入教，这事我们也不勉强，但总可以携手合作吧！”

熊倜胸中一亮，明了他们的步骤是非常缜密的，只要一步走错，下面就会使你按照他们的步伐，一步步堕落下去！他为了夏芸，暂时不能反脸，而且九天仙子殷勤款待，情理上也不能这样做。

而尚未明呢，他却陷入了情网，惟一希望的，是能和伊人多通疑曲，至于入教的事，他认为那是笑话，天阴教人再说得天花乱坠，还能改变了他的初衷么？

尚未明和熊倜，遂在这种不同心理之下，接受了天阴教人为他们安排的事。

尚未明由两个垂髫少女，打着一对儿红纱宫灯，引导他去向侧边一座极幽雅的偏院里，妥为安置。

熊倜由红帕少女和另外两名提灯少女，送入与尚未明去向相反的对面偏院里，烛影摇红，花径曲折，导至五间极精巧的花厅之前。红帕少女笑说：“熊大侠自己进去吧！莫使夏姑娘望穿秋水！我不打扰你们了！夏姑娘小性儿我惹不起，祝福你们花好月圆！”



她说完，嫣然一笑，依然是路上那种放浪不拘的神态，而且她还有更大的幸福，等待着她去享受呢。

提灯少女也转移莲步，随着她折回去。

熊倜这时却心里头绪纷弦，料想夏芸必在期待着他，而他呢，却竟要手刃于爱侣之父的胸腔，以快积恨！

熊倜心弦震荡，几乎无法自制。

熊倜一咬牙，拉开门涌入室中。

熊倜一跳进去，熟悉的少女惊呼声已震入耳鼓，眼前已飞跃过来他的芸妹。

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会晤迷惘而愣住了。

夏芸果然丰姿一如往日，而且被安置在这样一面珠环翠绕的香闺里，熊倜一眼掠过之下，被这过于豪华的陈设愣住，夏芸受到这样隆重招待，使他格外安慰。

夏芸的第一句话是：“倜哥，你怎不早些来看我？”

她幽怨而含着恙恙的眼光，几乎闪出许多泪花，这是久别重逢时极珍贵的情谊流露，反使熊倜起了误会。

他不自觉的双手握住夏芸的柔荑，惊问：“你怎么了？天阴教人难道使你受了委屈？我两次上武当，往返奔波，都是为了你！”

夏芸骄傲的性子一撇嘴道：“你以为武当派人能再度制服我吗？凌云子不过是用巧招胜我一次，我根本看不起他们什么九宫连环剑法呢！”

她又道：“天阴教人并不如人们理想中那么邪恶，可怕，他们没敢对我失礼，说是为了钦佩你的本领。他们愿意和你结交，我也正拿不定主意，我父亲已经投身教下，只待你来决定，决定你和我应否和他们合作。”

夏芸一提起她的父亲虬须客，也就是宝马神鞭萨天骥，使熊倜如同良心受到毒虫钻噬，他张大了眼。

熊倜抑压不住心中感情的起伏变化。

熊倜又作了个错误的决定，他决定暂时享受着夏芸继长增高厚的少女热情，陶醉在两种不相容的爱与恨漩涡里，于是他俩热烈地依偎在一起。

他俩并肩坐在最美丽的床头，款款在互诉别后的情形。

熊倜对夏芸说她对文理不深，所以那封信只封了那枚古钱，只表示她在等候熊倜相见而已，而且千言万语也写不尽无限相思！夏芸提出来关于天阴教的问题，暂时还不答覆，因为他明了夏芸天真无邪，对她好的，她不免要认为是好人了。

夏芸首先叙述与常漫天夫妇相识的经过，她没有隐藏什么，她认为田姐姐的本领确实值得钦佩，这是熊倜哑然失笑的事，这小妮子居然也有她敬服的人了！

熊倜把她的手握得更紧，夏芸感觉一种无比的热流，浸遍全身，使她心灵之扉，敞开着接受这少年所带来的温暖。

夏芸把遇见凌云子东方灵兄妹搏斗的事，眉飞色舞描绘她怎样把凌云子用钢丸吓退，表示她已不是以前的她可比了。其次她是在那客店里染上了一场不轻不重的病，心情郁结也是致病的主因。

病中，天阴教单掌断魂单飞和司礼童子白景祥叶清清竟自动找来照料她，尤其叶清清也是个活泼少女，对她照应得无微不至，以后就邀她移住荆州府天阴教白凤总堂，九天仙子缪天雯更十分怜爱她，就像妈妈一般。

夏芸又认识了不少的天阴教下美丽的姊妹，都把她当亲人看待，夏芸的病魔也开始撤退，当她要离去找寻熊倜时，九天仙子向她宣布了一项惊人的消息，已派人去迎接熊倜来此，而她更不敢也不愿再去武当自取其辱了。

夏芸从稚凤凤翼两坛姊妹口中，得悉天阴教下许多规矩，凡是在九天仙子教导下的女孩子，除了各授以高等武技，就是等待着择人而事了。而这选择对象的权利，却由天阴教人代为行使，女孩子是没有拒绝余地的。

凡是头上裹了包帕的女孩子，就是表明落花有主只等着涓吉结缡了。天阴教人从来没放弃对夏芸说教的机会，但是遇上了这个倔强无比的女孩子，也没有好办法来对付，最后才以虬须客已列身教下作为理由。

九天仙子更揣摸透夏芸的心理，天阴教人早已侦出武当派以及各正派人士的举动，因之想把熊倜尚未明诱来荆州府白凤总堂，饵以美

女，收罗在天阴教下。对付其他各派的人，他们也都有离间分化的毒计阴谋。

九天仙子既安置下夏芸，以为熊倜不会不入壳中，不料夏芸竟同样的非常倔强，但是夏芸多少对天阴教人发生好感，是无可讳言的。这对进行拉拢熊倜是格外有利，熊倜早已在武当山夺剑时，便是焦异行夫妇急于争取的人物！尚未明领导两河绿林之士，更是不容忽视的人物。

天阴教这次举动，本已十分成功，熊倜多少会因夏芸获得优厚的款待，改变些对天阴教的看法，而尚未明竟轻易的爱上了天阴教下女孩子，不幸仍然发生意外而卒告破裂，否则天阴教将不致招来日后的覆灭呢。

熊倜听完伊入吐气如兰一遍细诉，心里颇为夏芸欣慰，于是夏芸问他：“你呢？你和武当派人又怎样揽在一起？”

熊倜知道她恨透了武当四仪剑客，与其多费唇舌解释，不如顺着她的性儿好些，日后散花仙子会以大义晓喻她，而且夏芸会听她的田姐姐的话的。

熊倜先述及初上武当情形，夹着甜甜谷中，一幕惊险场面，夏芸

听说他和尚未明几乎伤在散花仙女钢丸之下，不由一撇嘴得意地笑道：

“啊呀，我的熊大侠，你也碰上硬点子了！田姐姐那种手法，我已经学会了！”她自然要表示她身手更加不凡。

熊倜乐于恭维田敏敏一番，间接也就是恭维夏芸，使夏芸心头非常得意。但是散花仙子经熊倜一剑划破皮肤，而药性顿失，恢复她的花容玉貌，这是多么一种使人惊奇的事呀，夏芸对此提出许多问题，熊倜却又怎能答复呢？

第二次武当大会正派人士的事，熊倜略而不谈，只说是和尚未明常漫天夫妇，去质问武当四仪剑客的。

夏芸听见他们都为她奔波，心里非常快慰，她问说：“尚未明这人奇怪，怎么姓名的含义，是自己尚不明白呀！”她争强好胜之念，使她追问这尚未明本领如何？

熊倜笑说：“尚大哥是两河绿林总瓢把子，和我一见莫逆，极富豪侠肝胆，上次你就在人家铺号里养伤的。”

熊倜没有称赞尚未明的武功，是怕这小姐儿任性不服气，夏芸听说尚未明也来至白凤总堂，欢然说：“我想他本领错不了，否则不能跟你熊大侠结为好友呀！”

熊倜笑说：“你还是嘴上不饶人，诚心挖苦我是不是？”

夏芸娇嗔道：“算了！难道大家不称你是武林三秀？”

夏芸一颗芳心何尝不以熊倜武功超人，引为她的光荣呢。

突然窗前人影一闪，尚未明的口音，轻声一嘘，道：“熊大哥仔细！有她们人伏在暗处偷听你们的话！”

熊倜恐夏芸不愿在她房里接见尚未明，正露出为难之色，夏芸已娇声呼道：“尚大哥，请进屋里一谈！”

熊倜这才欣然开门相迎，但他奇怪尚未明怎会半夜来找他们？比及尚未明说明他的遭遇，熊倜不胜快慰，而天阴教人一切的计划，也归之泡影了。

尚未明多少吃了几杯酒，席散之后，被二女导入北面侧院中一座精致花厅里，这厅中的陈设，对他太不适宜了，简直是大家小姐闺阁，鸳衾绣被，锦帐流苏，而梳妆台上高烧着一对儿臂粗细的龙凤花烛。

壁上的字画，如太真出浴，洛神戏水图之类，每件东西都带有一

种色情刺激，这使尚未明大为惶惑不安。

一盏热茶入肚之后，尚未明酒量是极大的，这几杯酒平时只能润润喉咙，这时却熏熏陶陶，周身渐渐起了火辣辣之感，而头脑也似有一股力量促使他向肉欲方面冲动着，尚未明神志虽极清楚，却抑制不住这种冲动。

当然这不是寻常酒力所发生的后果。

倘若目前有个略带色情挑逗的少女，在他身畔，尚未明那铁胆的绰号，名不虚传，会做出他生年从未做过的事！但是房里又空虚寂寞得只是他一个人呀！

人类天赋的本能，加进去一种药物的力量，使尚未明独守这触目刺激的空闺，几乎快达到疯狂的程度。

尚未明想起了青帕少女，娟娟倩影，如在目前，尚未明双臂一抱，空飘飘的他又能搂抱住他的幻觉么？

尚未明觉得心里非常烦燥，唇舌枯焦使他不得不吃点茶水，而这恰如饮鸩止渴，越吃下得多，越发周身发起燥热，血管里的血液奔驰加速，又无疑的增加了身体上某部分的冲动。



窗外本有天阴教人潜伏，而尚未明却一点也不觉察，突然嗤的一声娇笑，发自窗前，单是这女孩子娇嫩的笑声，已足够使他神驰魂销了。

尚未明如同制服不了的脱缰野马，竟一个箭步穿帘而出，向那发声之处扑去。这时纵令是个嫖母无盐，尚未明也会饥不择食，向她发泄一下的。

尚未明却扑了个空，带有寒意的夜风，拂面生凉，使他头脑清醒了一二分，他茫茫注视着院中花影随风摇动，是不是玉人姗姗而来呢？

尚未明终于失望步回室中，一阵阵筋肉僇张，而举目都是些刺激他的裸女图画，又使他一颗心熊熊燃烧起来。

一刹那间，窗外那红帕少女娇笑之声震耳，轻柔娇婉的声口说：“尚当家的还没就寝？一路鞍马劳顿，该早早安歇了！”

尚未明再也忍耐不住，猛掀帘跃出，口里央求道：“好妹妹，请进屋里来谈谈，我一个人烦闷得要死！”

但是却又听得噗嗤一笑，倩影晃动，哪里还有那红帕少女的影子。

尚未明望着天空银河如锦痴痴站着，而娇声又起自室中，道：“尚当家的，你请我进来，你怎么在外面呢！”

尚未明心花俱放，跃入室内，那红帕小女朱欢，果然端庄得像一尊神像，端坐椅上，秀目盈盈注视着他。

她像怕这一头野兽，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她随时准备着逃走。尚未明眼睛枯涩，也注视着她狂笑不已。

尚未明大胆地说：“缪堂主已把你许给在下，何必还假惺惺躲避我？”红帕少女啐了一口道：“胡说！缪堂主随便说句使你开心的话，你就当真了！你又没有参加天阴教，这是不可能的事！”

尚未明猛然警醒了些，显然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陷阱，但是尚未明已蒙昧了一半心窍，他浑身颤动着，似乎像一头饿狮，恨不得扑上去擒获这可爱的少女，理智使他缩退了半步，喃喃央求道：“这有什么关系，缪前辈不会见怪朱姑娘的。”

红帕少女故意矜持着，和她一路上那种放荡不拘的态度，迥然不同，以低沉而坚决的声音说：“不行！不许你乱来！除非你立刻去香

堂立誓入教，你今后永远不能再来白凤总堂！傻子，你呆想什么？”

尚未明被这种冷水浇头的话，惊呆在那里。

尚未明色念勃起，但是要他立刻宣誓投入天阴教，仍然是他不肯做的事。他喘吁着，身体上热力涌注，使他会立即做出一件终身遗憾的事。真的他这样疯狂做去，那后果是不难想像的。

而红帕少女，决心要驯服他这一头猛狮，丝毫不假以颜色，以欢快的身法，飘出室外，冷冷的说：“我给你一段时间自己考虑吧！回头我再来听取你的答复，早些决定，早一刻入教，就早使我安慰呢！”

尚未明再不能抑制自己了，他猛一旋身，跟着冲出室外，以极快的手法，扑上去想把朱欢一把搂在怀里。

红帕少女早有防备，而且武功也是天阴教一二流好手，娇躯一晃，已纵出两丈多远。她毫不踌躇的驰出这偏院门外。

尚未明两个起落，仍没把玉人追上，更加意马心猿，难以禁受。人们在饥渴难当之际，看着摆在面前的食物，而不能到手，怎能不垂涎三尺？尚未明焦燥着，又不能冲入正院去，正像猴子一般抓耳挠腮。

却听得室中悠悠传来一声女子叹息之声。

静夜寂寂，这种凄凉哀怨之音，使人毛发耸然。

尚未明略一镇定心神，拔步又跃入房中，他以为又是红帕少女捉弄他，却不料室内空空如也，哪有什么人影，只空气中遗留下一股兰麝之馨。

尚未明将要燃起了愤怒之火，他将不顾一切，只要有个美貌少女此时出现，他会做他要做的事。

窗外又是一声幽怨的微叹，使他肯定了必是红帕少女，他正以极愤怒的心情，向室外冲去。

突然眼前白晃晃一团事物，朝着他面上飞来。尚未明接暗器的手法，也是极有研究的，他一伸手接住了飞来的东西，只觉入手软刺刺的，似是一个纸团。

尚未明心头一甜，以为是红帕少女投来之物。赶快凑近红烛，把纸团打开，已折皱了的纸上，赫然现出几个字：“速服解药，幸勿自误！”而纸团内正好包着三粒淡绿色的药丸，晴天霹雳，震醒了他一场绮梦。

尚未明方才警觉自己涉身极可怕的陷阱边缘。

他把三粒绿丸嚼碎用唾沫咽下，用桌上玉石镇纸，冷冰冰的熨贴额上，一转眼间，凉意入脑，人已清醒许多，而药力也逐渐生效，一腔邪念欲火，顿时降落下去。他不胜感激这送药的人，但是这人又是谁呢？

尚未明木然立在室内，回忆刚才经过的情事，冷汗自周身直冒。几乎一失足成终身大恨，多么可怕的事！

突然身后香风微动，似有女子来至身后。尚未明以为是那个红帕少女，他心里清醒之后，对她憎厌到了十二分，比及他扭身看时，不由眼前一亮，喜出望外，竟是他一路上得不着青睐的青帕少女。

青帕少女面色十分沉重，皱皱眉问道：“你服下那三粒解药了吧！尚大侠，我警告你，快些离开此地！”

尚未明方知是她送药解救，美人这份儿浓情厚意，使他异常感激，忙躬身长揖到地，说：“谢谢崆峒柳侠女！”

青帕少女一福还礼，仍然冷冷催他说：“尚大侠勿须言谢，此地

千万不可久留，从速知会熊大侠，一同走吧！”

尚未明料知事态必甚严重，但是他以为天阴教不会立即翻脸，而青帕少女芳踪降临，正是他渴望不到的事。

尚未明敬重青帕少女，不敢稍露轻佻之态，故意说：“尚某等蒙缪堂主竭诚款留，岂可不辞而去？”

青帕少女微微叹息说：“就是现在你们想走，也未必走得掉！天阴教白凤总堂是什么地方，你明白么？”

尚未明茫茫然点首连连应是，但是他自恃一身绝技，这院中不过一群荏弱少女，心中未免不大相信，遂俊眉一挑说：“走还不容易，熊大哥在泰山绝顶也曾受逼，武当山前，贵教教主率领着那么多高手，我尚未明还不是从容来去！”

青帕少女蛾眉加蹙，冷冷说：“那是教主以前诚心延揽你们，也可以说是网开一面！不然会好端端把贯日剑还给熊倜？这次是他们最后一着手段，因为你俩确有一身本领，堪为本教羽翼，若还不受牢笼，那岂能放你俩走掉？”

尚未明心里自然不会信服，少年英杰壮志凌云，绝不为威武所屈，

况且他具有一副不平凡的身手，如何能使他口中认服？但是青帕少女这一番好意，总不能说些得罪她的话，尚未明满不以为事的神态，柔声道：“既是柳姑娘指示，我就去通知熊大哥一声，至于天阴教——”

他没说下去，换了口气道：“熊大哥现在何处，请姑娘示知！还有天阴教既不是什么正派组织，柳姑娘以崆峒高弟，何故在他们教下厮混？尚某不胜替姑娘惋惜呢！”

青帕少女青靥微泛红晕，但似有难言之隐，皱眉摇摇头叹息说：“这你不明白，不过今夜你和熊大侠一走，我只有也一走了之！”

尚未明心里非常欣慰，但不便问她走向哪里。

青帕少女闪身向室外退出，又一直在倾耳谛听外面的动静，似乎发觉了什么声音，很快的低声说了几句话，指明熊倜和夏芸的所在，立即瞥然逝去。

尚未明等待少女一去，芳踪飘渺，不胜怅惘，他心头仍然漾动着一片微漪，青帕少女虽然丰神冷艳，却得显然的是属意于他，而且要为了他脱离天阴教。但是人海茫茫，少女芳踪何处，这足使尚未明魂梦相思了。

尚未明方待携剑离去，那位红帕少女朱欢，又袅袅婷婷的走来，尚未明看见她那种柔媚入骨的姿态，不由浑身不寒而凛，心中厌煞她到了极点，恨不一剑结果了朱欢，但是对方终是个女孩子，他不能这样做。

尚未明意识到红帕少女二次前来，必要纠缠他投身天阴教，稍一应付不善，天阴教人将会不利于他。

因之不能把刚才药迷后的态度骤然改变，反而促使她起疑，但是目前通知熊倜为要，尚未明原是磊落光明的汉子，更不肯再和她胡缠，想来想去，只有把她制服住，以免妨碍自己的行动。

点穴手法，他虽跟那番僧练过，却并不十分高明，按着气血流行的时辰，应该点她的气门商曲穴，较为和平，也不至于伤她，同时下手时也较为便利。尚未明这么一筹思，红帕少女已浅笑盈盈立于灯下。

红帕少女抿嘴一笑道：“尚当家的还没决定主意么？”

尚未明故意乜斜着眼，缓缓迎着她走近。

他身体故意摇摆着，而红帕少女依然故态，总是向一边闪避。尚未明极不自然的笑着，道：“这有什么难于决定，只待告诉同伴熊倜



一下，我们总不能不一致行动呀！再说经过朱姑娘热心启示，尚某岂敢执拗！”他口里喃喃的类似梦呓，而那红帕少女神色突然一变，变得眉飞色舞，显然是惊喜她自己将获得了这英俊的檀郎。

红帕少女原先是欲擒故纵，使尚未明心痒难搔，在药性催动之下，俯首就范，这时尚未明已竟低首称臣，拜倒石榴裙下了，她减少了许多顾忌。要知天阴教下男子虽多，年貌相当而且有大好身手的，那就少之又少了。

怎不使她一颗芳心，快要跳出口腔以外呢。

因之红帕少女不愿也不忍使尚未明过于落漠失望，得不着一点儿安慰，尚未明身躯渐渐移近，她也不忍再逃避了。

事出意外，尚未明的手接近了她腰侧，却不是搂抱她的腰肢，而是重重的点下，红帕少女嗯哼了一声，穴道立刻闭过去，她想叫唤也叫唤不出来了。

红帕少女不知尚未明是何居心，立即羞满梨涡，以为他必要对她施行一种狂风暴雨般的摧残，她心想：“我已是属于你的了，何必用这种手段对付我呢？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对你的情意。”

红帕少女渴望着尚未明，给她一种温存，不要太轻狂了，但是她秋水盈盈，一直望着尚未明竟以极迅快的身法，撇弃了她，消失在黑暗之中。红帕少女这才鸳梦成空，憬悟这少年必已了解了她们的阴谋！

尚未明是这样在温柔乡中，打了几个滚儿，来找熊倜的。他被熊倜迎入室内，自然要瞻仰一下熊倜的腻友了。

尚未明望见夏芸的容貌轮廓，心中呀然一声，怎么这样熟谙，他想不起来何时见过她！而且最奇怪的，眼前这位玉人，竟和自己十分相像，所差的只是男女之别，的确容貌是太相似了。

夏芸第一眼见尚未明，也是一种同样的离奇感觉，使她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两人都努力在回忆着过去。

可惜儿时的印象不够清晰，但是他和她俩极自然的各油然而生一种亲切之感，是为了容貌太相像么？还是为了别的，他俩自然的感应是无法理解的。

熊倜正为尚未明和夏芸互相介绍，他俩却反而怔住了。尚未明离开王府时，年已八岁，不能说一点记不起来，所以他自诩是龙楼凤阁生长大的人，不过不明身世，儿时有个可爱的妹妹，一同被人携出王府，多少在他心里有点影子，以后呢，他就沦落了。他不敢想像夏芸

就是他的妹妹！

尚未明尚且记忆不清，夏芸那时更小更小了。但是两人却始终都觉得对方非常可亲。熊倜问尚未明：“尚大哥半夜来找我，有要事么？”

这一问才把尚未明从刚才那个场面中唤醒过来，尚未明勿急地叙说了上面的经过，熊倜为之勃然变色。

夏芸却笑道：“别听那姓柳的姑娘胡扯，天阴教人对我是挺好的，难道他们把倜哥和尚大哥骗来，要暗害你俩？”

熊倜知道事态极严重，现在何必费许多话向夏芸解释，他以祈求的口吻，向夏芸说：“芸！让我们先离开白凤总堂，有话慢慢再说。”

夏芸冷笑着说：“看你何必怕成这个样子，我们说走就走，谁能拦得住我们！”夏芸天生的骄纵脾气又发了。

尚未明却因把那红帕少女，点了穴道，早晚被她们发觉，必难免一场冲突。他竭力催促夏芸快些准备。

夏芸笑着，也表示同意，她原自家中带来的一囊珠宝，武当派人没有搜去，还藏在身畔，她来至白凤总堂，缪天雯特别为她打制了一

柄银鞭，分量长短，和她原用的一样，此外她也只一小包换着的衣服而已。

夏芸匆匆打叠起来，把银鞭绰在手里，熊倜和尚未明更一无长物，各自焦急的等待她收拾好！立即采取行动。

夏芸望着熊倜背上的宝剑，想起了遇见了江干二老的事，她向熊倜身边凑近些，目注他背上宝剑问说：“倜哥，这是你的贯日剑，还是倚天剑？”

熊倜不胜诧异，夏芸怎会晓得这两口剑的名字？

夏芸把江干二老的话，说了一遍，她想起那两个语无伦次的老头子，觉得滑稽可笑，而熊倜却大大吃惊。

尚未明也曾见过那两个老头，于是他们为此又耽延了半盏茶时。比及他三人准备出室时，院中突然灯火齐明。

院中九天仙子缪天雯半老徐娘的声口，发出一阵狞笑之声，笑声刺耳难听，接着听见她朗声道：“熊小弟弟和夏妹妹都要走吗？深更半夜匆匆来去，何不待明日成行呢，难道怪老身不会招待客人么？”

熊倜耳里却又听见远远处，有几声当当的锣响，那声音极为熟悉，正是飞灵堡武当山两处同样的锣声。

三人神情立时大震，但是不能困守在屋里呀，只有杀出一条血路，和天阴教人一拼之一法了。

三人立即亮出宝剑长鞭，熊倜一脚踢开了门，先后鱼贯纵出室外。只见院中一簇白衣少女，或执火把，或提宫灯，把院中照耀得如同白昼。

奇怪的这些女孩子，竟没一人手中持着兵刃。

九天仙子也还是笑容可掬，由七八个白衣少女簇拥着，红帕少女也在其中以极愤怒的目光，远远瞪视着尚未明。

青帕少女则几乎浑身颤抖，极为幽怨的目光投在尚未明身上，意思似怨他为什么还没走掉，神情极度不安。

而九天仙子则宛然是初接待他们时的神情，只笑声里似含有一股震人心弦的意味，她望望他们道：“怎么，芸妹妹也要走了！你父亲来时，教老身拿什么话交代呢！熊小弟弟仔细考虑过没有？真个老身招待之谊，不值一顾么？还有尚小弟弟，竟对于朱妹妹不能谅解，这

是格外遗憾的事呀！”

九天仙子说得这么轻松，但是含义又如何呢？

夏芸却以为九天仙子依然是诚恳的，她以感谢的口吻，施礼致谢，而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立刻离去。

熊倜和尚未明，见不过仍是这种场面，无法测透天阴教下一步骤是什么，两人相视怔了一怔。

熊倜用眼色阻止尚未明，不许他说出难听的话，熊倜彬彬有礼的向九天仙子拱拱手说：“夏姑娘意欲回关外省亲，不便久扰贵堂，熊某和尚当家的也要去峨嵋访友，至于今晚或明晨出发，那是没有什么差异的。缪堂主盛情相邀，我们衷心永记着这一份儿情谊的。”

九天仙子笑得格外动听，她依然不露丝毫恼怒之色道：“既是两位小弟弟都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那老身的话等于白费了，三位决心就走，老身亲自送你们走路！”

她最后这两个字，似乎刺耳得很，但是她又很快的摆摆手吩咐众少女：“快些开门送客！”

立即有十余个白衣少女，手执火把鱼贯而出。

九天仙子又伸出左手，说：“那么三位请吧！”

天阴教人在武当山那一幕，熊倜和尚未明经验过的，甚至和人动起手来，还是满面笑容呢。目前，九天仙子竟丝毫不加留难，殊出熊倜尚未明意外。

他三人也就不再客套，向大门外走去，尚未明还恐天阴教人埋伏着人暗算他们，但是各处庭院仍是静悄悄的，两对儿提灯少女，在前引导，平安无事走出八字大门之外。但是却不见他俩来时的马匹。照壁墙外火把高张，似有很多人高举着火把。

尚未明诧异说：“怎不见我们的马匹？”

但是九天仙子只送到门边，格格格狂笑不已说：“那么就请走你们的路！这是最后给你们选择的一个机会！本教对于各方同道，从来不忍不教而诛！三位快快回头猛醒！”她说又向身后一努嘴。

熊倜听出她口气的突变，但是熊倜的意志之坚，是任何险阻不能动摇的。夏芸笑说：“缪堂主，你还说这些做什么，我们日后再来道谢吧！”尚未明也拱拱手说：“缪堂主请留步！”

熊倜却已发觉苗头不对，因为隐隐望见照壁外空场上手执火把的都是黑衣劲装大汉。

九天仙子又一挥手，那红帕少女已绰起一面小金锣，当当当敲了三响。砰的一声，阖住了两扇大门。

夏芸笑说：“送客就送客，为什么敲锣呢？”

尚未明也发觉情形不妙，他说了一声：“快走！”人已先自照壁左侧纵出。熊倜紧紧伴着夏芸，自右侧纵去。

三人都被眼前这片广场上的情形怔住了。

手执火把的黑衣大汉，密密布了个圆圈形的阵势，中间的人宛如挺立着十余尊石像，兵器在火光中闪闪生辉。

他三人很快的扫视一匝，自然天阴教的高手，熊倜认识的较为多些，最中间一位领袖人物，白发白眉，威武无伦，身穿杏黄色长衫的乃是铁面黄衫客仇不可。司礼双童白景祥叶清清紧挨他持剑而立。

另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人，顶上白发苍苍，却面上遮了一张面具，



望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使熊倜惊讶的是四年前山东道上所遇的抱犊岗瓢把子托塔天王叶坤然，独行盗日月头陀，瘦削而精悍的劳山双鹤郑剑平，郑剑青兄弟也都在场，而且都穿了一色黑衣，显然都已投身天阴教下了。

此外如单掌断魂单飞，洞庭双蛟，这是夏芸所遇见过的。总之，没一个不是武林中久已成名的好手。

黄衫客仇不可发声如同洪钟震耳，脸上罩着凛凛肃杀之气，厉声叱道：“熊倜，尚未明，两个小子，撞入本教白凤总堂，非立时宣誓入教，便须立毙当场，不能放一个活口走掉！从速自己斟酌利害，生死两条路自行选择吧！”

## 第二十七回 腥风血雨，辣手摧花；鞭影征尘，壮士失剑

仇不可说完，凝如山岳，静候这三个少年答复，天阴教这十余位高手，都面上严肃得不露一丝纹缝。

尚未明心说：“你这老家伙强词夺理，是你们的妞儿请我们来的，怎说撞入白凤总堂？”他本想挺身和这老头辩理，熊倜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有凭本领把这些人打发开，才能脱身。

若是熊倜一身临此场面，就凭他的轻功逃走是不难做到的，但是还得照顾尚未明，尤其是他心爱的夏芸。这就不算顶轻松的事，在武当山救走尚未明，是在天阴教与武当派混战之下，才有机可乘吧。

熊倜向尚未明丢个眼色说：“不必费话，冲出去就是了！我可要照顾芸妹，大哥不可轻敌。”

但是他话音未歇，黄衫客狞笑一声，大袖一挥，早有黑衣摩勒白景祥，白衣龙女叶清清，单掌断魂单飞等五人身形飘飞在那边将尚未明团团围住。

白景祥和叶清清，四臂纷挥，轻功快速，而招法十分老辣，单是这两个少年，尚未明也不容易占上优势，何况单飞等其余三位，也都非弱者，尚未明要想从这五位高手合围之中脱身而出，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

天阴教这种群打群殴的手段，的确毫无武林信义可言，但是他们决定了采取这种毒辣手段，合乎他们各个消灭的阴谋，天阴教人是不顾一切的。

熊倜和夏芸，也同时被九位天阴教武功卓绝的人，四面围困住。劳山双鹤的双剑，日月头陀的一双雪花镔铁戒刀，一齐涌向夏芸身畔，黄衫客仇不可和那面罩面具的，却各以一双肉掌，向熊倜进招。

其余的几位，都在略远处，舞起各种不同的兵刃，冷不防袭击他们的背部和侧面。总之他们配合得非常巧妙。虽没有固定的阵法，却彼此呼应，使熊倜和夏芸四面受敌，彼此不能相顾。

因为黄衫客仇不可发掌十分缓慢，但招法诡异绝伦，而且手上带出呼啸的丝丝风声，可以表示出他内力十分雄厚，仇不可用的是天阴教五阴寒骨掌法，一连三招：“扭转阴阳”，“追魔索命”，“魂断阴山”。

仇不可这种奇妙掌法，是天阴教苍虚上人独擅之技，近些年来武林中人久已不睹其妙，而且出手如风，闪晃出十余只手掌，使熊倜为之眼花缭乱。原来天阴教这套绝技，在武当山交手时，还未轻易露过呢。

可是熊倜经过毒心神魔用此种悟招逼他交手也就同时指示了他应操什么步骤，破这些招式，他这时更加恍然大悟，毒心神魔教给他的十数式奇怪剑招，可以同样用在手掌上，也正是天阴教五阴寒骨掌法的克星。

因之熊倜，每一掌迎着拍出，恰好能抓住了仇不可的空隙，攻其必救，于是仇不可这种绝技，无形中被他淡写轻描地化解了，而且还几乎吃了些亏。这使铁面黄衫客，震惊极了！他不测这少年怎能破他们五阴寒骨掌法。

但是熊倜如只对敌仇不可一人，那他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可是戴着面具的那人，手心里黑气迸现，掌风刮过之处，冷风刺骨，而且力道威猛无伦，熊倜用尽了天雷内功所生的潜力，仅仅只能把他抵抗住，而无法获胜。

戴面具的人最初不过是一些少林罗汉拳，劈挂掌，崆峒少阳掌，招式非常驳杂，偶尔间杂着一两式特殊的招数，熊倜猛然发觉这是天山三龙的飞龙七式中的招式，不由大为惊异，这人又是谁呢？

熊倜在这两人合攻之下，虽然倚仗侯生所传的奇招，足以应付，但也付出了所有的力量，而仅仅能免于落败而已。外加上洞庭双蛟袁

宙等这些不相干的招式，固可随时把他们击退，但又不免多费许多手脚。

眼前的局势，显然对他们三人很不利了，因为尚未明那一套塞外飞花三千式掌法，没发挥威力的余地，司礼双童施出五阴寒骨掌法之后，他已手忙脚乱，左支右绌，几乎难于自保。若非他轻功卓越，闪纵灵巧，早已被白景祥叶清清所乘了。

再加上单飞崆峒镇山断魂掌法，也是奇妙无比，纵横开阖，招招不离他身上重要穴道，沾上一根指头，也就必须被人家制住，尚未明拔出宝剑，想在兵刃上找些便宜，可是依然施展不开，白景祥叶清清两口剑，比他更为轻妙。

尚未明四面迎战，五十多招以后，周身冒出汗珠儿，左肩头也被单飞掠中一掌，再不设法逃走，那就等于束手就擒了。

尚未明拼起周身之力，作这垂败以前的困兽之斗。

夏芸的几个对手，也都非弱者，当年熊倜也仅险胜过日月头陀一招，现在与劳山双鹤联手合攻，夏芸一条银鞭，银龙盘飞卷舞，施展开狂飏鞭法，还是处处受逼，劳山双鹤多年成名的好手，竟把她这套鞭法拿捏得很准。

夏芸一只左手也没法空闲，因为敌方是三件兵刃，招式又个个凌厉老辣，一根银鞭是无法应付得开的，她几次想发出钢丸，都腾不出功夫去袋中摸取。

在尚未明堪堪危殆之际，突然自院中飞落下来那个红帕少女，她虽然加入作战，却娇声呼请司礼双童黑衣摩勒白衣龙女等，不要重伤了尚未明，因之众人招法一缓，尚未明得着喘息的机会。

红帕少女横刀媚视着尚未明，她娇声喝道：“尚当家的，你真个自趋死路，还不觉悟么？快些放下武器，投降天阴教下，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

尚未明这时已成了强弩之末，宝剑劈出去都减弱了一半力量，心里愤怒已极，加上他火烈的性子，他知道若是被天阴教捉住，将会落个什么结果。求生的本能，使他不得不作冒险突围之举。

尚未明猛然想起这红帕少女，痴情未断，而且也是四周最弱的一环，若要逃走，只有从她身上想办法了。

尚未明如同一头疯狂了的野兽，猛向红帕少女，刷刷刷一连猛劈了三剑，果然他这主意收了效果，红帕少女是不忍还他以毒招的。因

之红帕少女闪身避让，眼前露出了一道缝隙，正是他冲出的良机。

尚未明把握住这大好机会，猛然自这面空隙跃出，他自然顾不得和熊倜等打什么招呼，急急向南边奔驰。

后面六个敌人，也立起直追，转眼都没了影子。

广场上这一角暂告静寂。

洞庭双蛟和另一个北道上绿林好手，却已被熊倜伤在剑下。熊倜无法战败强敌，只有拔出贯日剑，作最后一拼。他是不大愿意承认不敌就此逃走的，何况夏芸能否救出，还是大成问题呢。

熊倜施展开苍穹十三式剑法，果然使那黄衫客仇不可大为震惊，他震惊的是当年天阴教就毁在这种剑法之下，不过单凭这十三式是不能发挥威力的，而熊倜又恰好用的是当年铁剑先生的贯日剑呢。

仇不可是以前硕果仅存天阴教遗老之一，他多年来准备好一件能抵挡倚天贯日双剑的武器，是用金线蛟筋以及最坚韧的树汁合铸而成的软鞭，双剑再锋利，也没法切断这种富有胶着性的物件。

仇不可也立即自腰间解上他这件独门乌龙索，以独特的招法，迎

卷绞缠熊倜的长剑。无如苍穹十三式，大半是在空中发招，尤其变化神速莫测，辅以熊倜潜形遁影的绝顶轻功，其威力确乎不同凡响。

但是仇不可是吃过这种剑法的亏的，因之他多年精心揣测，悟解了一部分解化剑招的索式，熊倜连攻了数招：“落地流星”，“天虹倒划”，“泛渡银河”，“太白经天”，快是快到了极点，却仍不能伤着铁面黄衫客。

戴面具的人，却始终没拿出兵刃，因之熊倜对他更多发挥较大的威力，但是戴面具的人，功力却分外雄厚，他甚至以掌上的劲力，在一二尺远处，就把熊倜的长剑震了开去，所以熊倜仍不能占绝对的优势。

但是洞庭双蛟之类的绿林英雄，却就不免吃些苦头，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种剑法，熊倜连人带剑，似乎在他们头上盘旋，无法猜测熊倜这一剑劈向何处。若不是黄衫客和戴面具的人及时援救，他们会多伤几个的。

熊倜是为了解除夏芸所受的压力，不得不下毒手。

劳山双鹤日月头陀这三位，已是使夏芸手忙脚乱了，何况洞庭双蛟尤化宇等还抽冷子来一两下毒招，怎能不使熊倜为之焦急，所以他



不得已猛然撇开仇不可等，身形飘闪过去，偿这些人一剑。

但是黄衫客和戴面具的人，岂肯放松，在熊倜剑伤尤化字等之后，他俩更是如影随形，紧紧的把熊倜缀住。

熊倜不时飞临夏芸身旁助战，使夏芸更增加了勇气，在熊倜剑伤三个天阴教人之后，她也摸出几粒钢丸，以极轻巧的手法发出。

于是日月头陀也中了钢丸倒了下去。

这一来熊倜和夏芸会合在一起了，贯日剑长虹闪绕，佐以夏芸的银鞭，并肩作战，声势大为改观。

对方又少了四个能手，形不成包围的阵势，看来熊倜和夏芸已脱险境，可是熊倜又顾虑到尚未明，再一看尚未明和黑衣摩勒等一批敌人，均已离开现场，使熊倜大为吃惊，但苦于未及注意尚未明逃走的方向。

黄衫客仇不可见形势逆转，久战无功，他撮口一叠长啸，把劳山双鹤等一齐招呼略为后退，他们五位站成一线，把对面一双少年男女的身体部位亮出来。在他又一挥手之下，左右后三方立刻丝丝之声不绝。

天阴教人早安置下四周数十条莽汉，各开弩匣，三寸余长喂有奇毒的连珠轻弩箭，雨点一般射来。

熊倜却没防备他们还有这种恶毒手段，一时把贯日剑舞了个风雨不透，而夏芸也鞭影盘旋匝绕，银龙闪出无边霞光，铮铮之声不绝，他俩身旁，落了一地的弩箭。

而黄衫客仇不可和戴面具的人也乘隙发招，使他俩处势极为危殆。但熊倜人极睿智，他想只有和敌人缠斗在一起，冷箭自生顾忌。他立刻施展潜形遁影之法，穿花蝴蝶一般，反扑入敌人行列里。

果然四周冷箭不敢发射了。夏芸也看出熊倜的用意，她施展一种流星步法，围绕着劳山双鹤，长鞭旋舞，假若天阴教人再放弩箭，说不定是谁碰上呢。因此，铁面黄衫客不得不发啸制止。

熊倜虽然以巧计，使他们毒弩无功，但是一时还是不能对付掉仇不可等这两位武功极高的人物。

夏芸却在久战之下，身体渐渐不支，突然长啸音发，噗噗噗又自远处飞纵过来天阴教三位高手。

正是单掌断魂单飞，黑衣摩勒白景祥和白衣龙女叶清清。这三人胜利归来，单掌断魂冷笑着喝道：“熊倜，你俩还不放下兵刃延颈受戮，你那同伴早被我们生擒活捉了！”他自然指的是尚未明了。

熊倜可吃了大惊，他更以极巧妙的苍穹十三式，分扑单飞三人，他恐怕尚未明已遭毒手。他眼里都快冒出了血丝，他要为尚未明复仇。他又使出“星临八角”，“云如山涌”两下绝招，希望把单飞等先收拾掉。

熊倜身法神速得使人目眩，果然单掌断魂单飞，躲避也躲避不过，他想回手夺剑。而熊倜剑虹飞舞起来，宛如一条青龙，矢矫莫测，嗤的一声，已自他手臂上拂过，划了一道血槽，使他踉踉跄跄的跌抢过一边去。

白景祥和叶清清功力可比单飞还高明些，两人联剑交逼，而熊倜身后仇不可和戴面具的人，又双双掌力交至，熊倜显然又入了重围。

这座大第宅，并非在极荒凉的地带，可是夜静更深，人们都已安详地入了睡乡，更有谁来欣赏这一幕血肉交织的恶斗呢！

熊倜力敌四位高手，若不是侯生授他的奇怪剑法，飘然老人传他的潜形遁影，恐怕早已受伤被擒了。

熊倜和仇不可等过了两百多招，消耗真力不少，再加上两名劲敌，确实使他穷于应付。熊倜自出世以来，这算他第一次把全身气力都快用罄了，而敌人攻势越来越紧，他念及尚未明好友遇难，更是愤不欲生。

夏芸此时更显得疲乏不堪，因为她已喘气吁吁了。

熊倜明知恋战下去，他和夏芸难免作同命鸳鸯，但是目前形势，逃走却也不易。只要他俩往外面一纵，四周的弩弓手，必会给他俩一个箭如雨下，何况仇不可等四人，没有放过一丝机会，总是恶狠狠的向他身上招呼。

熊倜考虑了一阵，终于找不着机会突围。

奇迹又发生了，站在远处的四周莽汉，突然阵形大乱，啊呀啊呀的惨喊声，夹着扑通扑通身躯倒地之音。

竟有一排儿莽汉，纷纷倒地，而且由于自己所持的火把，引着了衣服，更烧得狼嗥鬼叫，在地上翻来滚去。

从这一排人的缺口里，已闪闪飞纵进来两位绮年玉貌，神度不凡

的人来。正是甜甜谷的点苍双侠常漫天夫妇。

天阴教这数十名毒弩手，正是被散花仙子田敏敏的散花手怯，打得纷纷受伤倒地，这些人哪里能躲得开她的奇妙钢丸呢。

夏芸远远望见了散花仙子，喜极而呼：“田姐姐！快来帮助我们，天阴教人真是蛮不讲理的！”

夏芸高兴极了，可是心神不免为之一懈，本来她已精疲力尽，不过是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支持着她的身体。

人在惊喜之下，精神也会轻松地涣散下来。

而更可恶的，那个戴面具的人，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偷偷向夏芸背上拍下一掌。这是他认清了夏芸本领不高，容易下手，而只要劫夺了夏芸，仍可能挟熊倜。所以这人的用心是非常阴险了。

散花仙子以极快的身法，向夏芸身边驰援，并且以笑声回答夏芸说：“不要慌，姐姐来帮你了！”

散花仙子如同彩霞缤纷，空中翩翩而降，她身在高处，早已发现戴面具的人猛下手，只是隔得远些，无法抢上去援救，她一望惊呼：

“芸妹妹快躲！背后有人暗算你！”同时她那奇妙无比的钢丸，又大把飞射而下。

夏芸正在欣喜忘形之际，身后的突袭原不曾留心察觉，但是田敏敏那么大声提醒，她才本能地娇躯向前闪躲。

可是已经迟了，她幸好算是躲开了那人的手掌，但是掌上寒风，依旧使她砭骨生凉，嘭的一声，背上痛得皮肉欲裂，而且浑身起栗，不自主的颤抖起来，身体再也支持不住，向前爬跌下去。

散花仙子的钢丸，则已如漫天花雨，同时打中了劳山双鹤和那戴面具的人。三人都齐声惨呼，向一旁闪避。

散花仙子飘飘而降，吓得她抢一步把夏芸抱了起来。

但是夏芸已昏迷得不省人事，而满口牙齿还吱吱打着寒颤。

玉面神剑也同时落地，熊倜已用剑逼退了叶清清，他慌得跳至三人身旁，只叫了一声：“常大哥，田姐姐。”

他就俯下头去，察看夏芸的伤势。

铁面黄衫客仇不可，一看见是点苍派玉面神剑夫妇来到，他面上神色一变，对方又来了这么两位骇人听闻的高手，今夜是很难讨着便宜了。

仇不可和黑衣摩勒等站在一处，他又撮口长啸，大袖挥动处，三面毒弩，如同漫天花雨，嗖嗖而至。

熊倜忙和常漫天相背而立，把剑光飞舞起“八方风雨”的妙招，把散花仙子夏芸二人一齐掩护住。

散花仙子气变了颜色，她可也顾不得多伤人，又施展散花手撒出无数的钢丸，向四周那些毒弩手纷纷打去。

一刹那间，星飞丸泻，夹杂着连连倒地呻吟之声，那些天阴教的毒弩手，也不是不怕死的，一阵纷扰之后，没有受伤的所余无几，也都撒腿跑得远远的。

仇不可见他们的人负伤累累，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连劳山双鹤日月头陀洞庭双蛟以及戴面具的人都受了伤，真是天阴教人空前未有的惨败。仇不可以极沉痛的语调，向熊倜常漫天拱拱手说：“点苍双杰，熊小侠，你们请吧！常漫天你夫妇竟来架起这个梁子，老夫决报禀本教教主，改日惩罚你们这些肆无忌惮的恶徒！明春清明节，把

以往所有的过节，都在君山作个最后了断！老夫决心那时奉陪你们三百招！”

散花仙子田敏敏娇笑说：“黄衫客，你话说的很硬，那又何不目前就较量一下呢？”常漫天立阻她，向仇不可拱手还礼说：“贵教安排这么多的弓弩手，恕常某夫妇不能不多伤几个人了！仇不可你既划出道儿，常某焉能失约！只是熊老弟还有个朋友铁胆尚未明，请贵教以礼送回，免得再伤和气！”

仇不可神态仍然傲岸如故，狂笑一声道：“点苍双侠伤了我们这么多兄弟和武林朋友，仇某又向何人要回公道？尚当家的也是绿林有名瓢把子，只要他肯真心投入本教，绝不伤他一毫一发，否则本教还有纵虎归山，自贻伊戚之理！”

他又道了一声：“再会”，就和司礼双童，去救治那些受伤的人去了。

熊倜和常漫天夫妇，由散花仙子背着夏芸，一同消失在黑暗里。

这片广场上，一切又归于寂静，只许多人类呻吟哀呼声，与秋虫唧唧之声，遥相呼应。熊倜这才第二次亲身经历了天阴教的恶毒阴险。



他三人以极快的身法，奔回荆州城内，天光已快大亮，遂找了个客店歇下来，为夏芸医治所受的伤。

熊倜的心情，为着夏芸一刻不能平静，他焦急之色溢于眉宇，其实田敏敏也是非常着急呢。

夏芸伤在背上，有巴掌大一团紫黑色肿块，常漫天久历江湖，他呀了一声说：“这是恶毒的阴煞掌伤啊！”

熊倜惊问：“怎么？这种掌伤该怎样医治呢？会不会伤及内腑？常大哥身旁带有医伤的药么？”

常漫天恐熊倜心碎，勉强笑了笑，令田敏敏在伤势四周缓缓捋按穴道，皱皱眉说：“这自然不是普通伤药所能疗治的了。受这种毒掌袭击，寒阴之气侵入骨髓，若没有上好的益气活血之药……”

熊倜迫不及待，催问：“到底需要什么珍贵的药呢？”

常漫天对于疗治内伤，颇有经验，他先开了一剂解内毒活血络，益气精神之药，令店里小厮以文火煎熬，苦笑说：“灵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譬如千年首乌，成形老参，天山雪莲等等，得到一种都立即痊愈，但岂是一时可以找得着的。不过经我细心体察脉势，她受伤还

不算重，一个月内觅得灵药不难根治，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就是了。”

常漫天见熊倜愁眉紧锁，他也感到爱莫能助，非常歉疚，于是不得不先从治标方面着手，最低限度不让她内部所受阴寒之气，侵入加深，这样可以使她慢慢自行复元，但是又必须以本身精湛的内功来施救了。

常漫天自然不便着手，散花仙子呢，则内功方面又欠些火候。散花仙子疼爱夏芸，和亲姊妹无异，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力量照料解救，熊倜和夏芸固然情非泛泛，熊倜自问天雷行功也还做到高深地步。

但是这需要按抚她周身各大穴，这样是否会引起夏芸的不快呢，常漫天劝解熊倜说：“老弟和她已经犹如一体，不可存这些世俗之见，目前只有从权办理。芸妹难道还会怪及熊老弟么？”

他俩又谈及尚未明遇难的事，自然这也是一项极棘手的问题，以尚未明的爆烈脾气，宁死也不会屈辱，那么结论就很难说了！这也是必须立即设法营救的事，夏芸又受了伤，这事就只好由玉面神剑夫妇去办理。

于是常漫天把用内功治疗的责任，极自然移在熊倜的身上，散花仙子较为照料夏芸方便些，于是她也不能离开夏芸，常漫天只有独身

再去白凤总堂打听一下。

但是常漫天探听的结果是失望了。

那座大第宅，竟很快的更换了主人，天阴教人竟会连夜走得无影无踪，房子新主人不过是个显宦的大绅士，车水马龙，正为新置的房产，开筵庆贺哩。常漫天在荆州府漫游了三天，所有那夜天阴教的高手，一个也没遇上。

天阴教人的行踪，确是极难捉摸的。

这三天中，夏芸经过服下常漫天所开的药剂，又经熊倜每天按着子午卯酉四个时辰，以内功之力打通周身各大穴，使阴寒之气，无法在身上凝滞，因而气血渐渐畅通，心脏也不至受害，人也清醒多了。

常漫天则徒劳无功，不知尚未明被擒后究落到什么结果。显然他们人手太少了，只有武当山还聚有各方的高手，但是常漫天夫妇这次来追寻熊倜尚未明，武当山上也屡屡告警，时有天阴教人出现。

与尚未明有交情的人是很少，而且武当派也不愿力量分散，二三流的角色请来又有多大用场呢？

第三天，熊倜替夏芸摩按胸乳下穴道，夏芸这两日已半明半昧，明知是熊倜的手掌，在她身上许多地方，散出无穷的热力，她心知是他为自己医治伤势，实在太疲乏了，使她眼皮儿都懒得睁一下。

心爱的人，在自己身上抚摸，不惟不会触怒她，反而是心灵上一种极大的安慰，但是人在病中，亲人立即想念起来，疼爱她的爸爸妈妈，若在身畔，她会不会投入他们怀里，撒娇哭一场呢。

每当她感觉出熊倜的手心，在她身上散放热力，而那些部位又是女孩子极不愿被人挨碰上的地方，她心里依然免不了小鹿乱撞。只是心念：“现在是受了伤啊——若是平时他敢这样，看我不给他颜色看看！”

这次熊倜的手刚刚按住了她的乳下穴道，夏芸双目一睁，撅嘴嗔道：“我已经好了，你还啰嗦什么？”

熊倜叹息了一口气说：“芸！你中了阴煞掌毒，寒风入骨，若不是常大哥施药并指示我……”底下他不好说了。又道：“据说按摩手法，须维持一个月后，才能缓缓复元，若有灵药就省事多了！”

夏芸轻轻一撇嘴说：“你别骗人！怎么我身上毫无痛苦呢？”她又咬咬银牙说：“是什么人打伤我的，我非找他拼拼不行！”，

熊倜道：“那人戴着面具，年纪不小了，至今我们还猜疑着这人，莫非是和我们认识的人，怕结下梁子，如此遮掩他的面目？”

夏芸又问：“需用什么药，倜哥！你怎不设法弄来？”

熊倜把常漫天所说的告诉了她，他的含有热力的手，并未离开夏芸润滑柔软的部位，夏芸并不十分倔强。因为她已试探着在体内呼吸吞吐，运用气功，而所得的结果是，周身骨节酸痛无比，气血不能归元守一。

夏芸苍白的面上，突然泛出一丝笑意，用她的纤纤素手，握住熊倜的手激动的说：“倜！那你替我费神三四天了，只是田姐姐不在跟前吧！这多么难为情呀！”

熊倜见她双颊羞晕得泛起两朵梨涡，娇艳得如同极美丽的花瓣，从苍白中泛出胭脂色来，而一双明媚含情的眼珠儿，含着无限深情，他俩相挨的那么近，夏芸身上，散发出来阵阵的幽香，使人心醉。

熊倜得到了她的感谢，心里甜蜜的滋味，使他更加收摄心神，抱元守一，把他天雷行功所有的火候，热能，尽量使展，真可以说他鞠躬尽瘁，以报效他这位红粉知己，这是熊倜自若馨死后，鼓励他发奋

有为的惟一力量。

熊倜觉着历年的坎坷，都可从她身上获得了报偿，他最担心的就是：夏芸能不能好起来，而时间越缩短才越满意，于是他只微微点首。行功时他不能再张口多说话。不过他那雄伟的男子气息，也得自然的输送至夏芸心田，而且他眼里的神秘力量，更使夏芸陶醉了。

熊倜把这一段功夫做完，他喘了一口大气，鼻端上汗星点点，他已尽到他所能做的一切力量了。

可惜熊倜的内功，实际并非玄门最上乘的功夫，否则夏芸的伤势，不会这样缠绵下去呢。

夏芸阮试验过，自身的气功已不能运行，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今后她成了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武当派天阴教都是她的仇敌，只有长期仰仗熊倜来保护她。

她又想起了爸、妈，她抑制不了感情的奔泻，胸前起伏加速，她泪珠涌出眶外，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子，但是女孩子天生的多情善感，她不能完全不具备这种弱点。

夏芸不由脱口说：“倜哥，你送我回关外落日马场吧！”

她是怕自己的身体，终于不能复元？

熊倜却被她一句话，啮噬了他的心房，脸上突然变了颜色，她要回去，回入父母的怀抱里！而这可怕的事将要发生了！他不能不为戴叔叔报仇，夏芸将不再是他的了！她会恨他终身，她以万斛柔情换来的将是无可弥补的大恨！

熊倜张大着眼惊问：“你还不曾复元，就要回家么？”

夏芸眉飞色舞的说：“回去！立刻回去！我爸爸藏有一株千年老参，回去我的伤就立刻可以治好！你不愿我回去么？你也应该见见我的爸、妈。还有我们要问的事……”

她羞赧着，不能说下去了。

她话里的含义，是多么使他心神荡漾呢！但是他能放过宝马神鞭，忍心把戴叔叔临终遗命抛弃不顾么？

熊倜陷入极端不能兼容的矛盾心理状态。但是为了夏芸的伤，为了她投入她可爱的父母的怀抱，他不能不答应夏芸的要求，而且也是他盼望的事。夏芸若不能治好伤势，将是一种何等可悲的结局。

练武功人，本身的武功更比生命还宝贵些！

他呐呐的答应了，但是他的心快要麻痹，迷迷糊糊的使他决定了这种不智之举。

夏芸兴奋极了，一双玉臂突然把熊倜的脖子搂住，她想到未来两颗并开的生命的璀璨之花！这一回去，水到渠成，她和熊倜将是永远不再分离了！她柔声说：“倜哥！我俩从此永远，永远不分离了！”

熊倜也抑制不住热情奔放，和夏芸的心强合在一起，于是他们许久，许久的相偎在一起，口唇相粘合着。

可厌的常漫天夫妇，竟于此时推门而入，把这一双情侣的美梦惊醒。

散花仙子坐到夏芸身畔，很慈祥的抚慰，关切的问着。玉面神剑听说了他俩决定出关一行，不由怔了一怔，他虽为这一双情侣，将要获得的幸福祝贺，但是尚未明的事，又将如何呢？

熊倜竟为了夏芸，而把好友尚未明弃之不顾么？



于是他们四人密切地讨论着，关于营救尚未明的事。

熊倜以为此时邀请武当各派，扫平君山天阴教巢穴，那是正派人士所不愿失信而冒然去做的，熊倜以歉疚的口气说：“为了医治夏姑娘的伤，也是刻不容缓，目前只有重烦常大哥再费点心，打听尚大哥的下落，是否已被他们架往君山？我最迟两个月内，就重来鄂中，与大哥们一同努力营救，拼了我一腔热血，出生入死，也不能把尚大哥弃之不顾！”

夏芸不知为什么听了尚未明遇险，竟激动得淌出泪珠儿，她惊问：“尚大哥不会发生意外吧？”

玉面神剑苦笑了笑说：“熊老弟，留待你办的事还很多呢！峨嵋派断云崖之约，你的倚天剑也亟待收回，而对付天阴教人，目前武当派已捉襟见肘，还有些人和他们貌合神离呢！武当派万一撑不住局面，武林大局就完了！”

散花仙子看了看夏芸，情不可却，她正以祈求的眼光望着田姐姐，散花仙子叹息说：“为了芸妹妹的幸福，熊老弟你送她去一趟吧！我想天阴教人早已离开荆州府，我们还耽在这儿守株待兔么？”

熊倜为不能分身协助他夫妇营救尚未明，而感到无限的抱歉，他

还是劝玉面神剑，且回武当与各派掌门商谈一下，或者能提早发动攻势，或邀几位高手下山一同寻访，武当派门下道士，也在各方活动，分头探听，来得快些。

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玉面神剑夫妇硬闯入君山，非不可能，但是天阴教人诡计多端，又把尚未明安置在哪里，还不可定，徒劳无功也未可知。总之，他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乱。

夏芸伤后之身，不宜于乘马，遂为她雇了一乘轿子，熊倜乘马随着照应，即日登程。他们以不愉快的心情，互道珍重，各自启程。

玉面神剑夫妇，决心再向沿江一带奔波一趟，探明尚未明的消息，只要碰上天阴教较有地位的人，不难问出些蹊跷。

四人黯然惜别，仍约定九月下旬在武当山相会。散花仙子笑说：“芸妹妹伤好了，你也来吧！”

夏芸这次才明白了天阴教人的阴毒，她很天真的想劝她父亲虬须客，摆脱天阴教。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熊倜护送着夏芸，向北方进发，每夜仍为夏芸施功打通穴道，并且继续服药，以防伤势恶化。

出武胜关进入河南省境，路上很少再碰见黑衣劲装的天阴教人。这日已快到郑州外了，突然自迎面驰过来一条牲口，比马匹还显得神骏，鞍缰鲜明，牲口上却坐着个白发如银的老婆婆。

她一直闭着眼睛，仿佛在驴背上打盹儿。

鞍头却栓着一根银光闪闪的龙头拐杖，约有核桃粗细，面容十分瘦削，枯皱纹使她显得老态龙钟。

但是这老婆婆驰过熊倜身畔时，却突然把牲口一勒，她口中咦了一声道：“怎么落在他的手中？”

熊倜对于来往的人都很注意，他惟恐遇上天阴教人，夏芸伤势未愈以前，使他不能片刻离开她的身边。

这老婆婆又叨念些什么，她又丢过什么东西呢？

老婆婆瞥然而过，她又向轿子里瞥了一眼，喃喃自语说：“好俊模样的小姐儿！要是小两口儿，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呀！”

老婆婆疯疯癫癫的，使熊倜不由的回头去打量，但是那牲口快得

出奇，只能望见黄尘滚滚中老婆婆一点背影，早驰出一箭之远了。

熊倜估料这牲口如此神骏，那么骑驴的老婆婆，必有一身武功，看样子不类天阴教人，使他仍狐疑不已。

这夜投入郑州城内大金台客栈歇下来。这大金台客栈气派不小，郑州是南北要冲，颇多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往来，所以客栈也分外讲究。

客栈里的伙计，要是高接远送，招待得非常周到，他俩选择了第二幢的上房。一路风霜，不免唤来极丰盛的酒菜，与夏芸对酌，夏芸武功虽未恢复，却已起坐如常，只周身骨节里酸软异常而已。

熊倜正和夏芸卿卿我我，浅斟低酌，隔着纱窗，却望见那个怪婆婆，也风尘满面拄着银色拐杖，被店伙计延入右侧厢房里。

熊倜不由心神一肃，他下意识地抚摩背上所背的贯日剑，不由使他惊得呆了！

## 第二十八回 疑云点点，剑踪迷离；长笑声声，人迹扑朔

原来他触手只是自己的背上骨肉，空虚无物，贯日剑竟不知何时失去，这怎能不使熊倜吃惊呢？

夏芸望见他丢魂落魄的样子，也随着怔住，再一看他背上的贯日剑不知去向，立刻明了是什么事了。

夏芸想起昨夜和熊倜，在灯下解下来赏鉴这口名剑，当时曾说那系剑鞘的绒绳快磨茸了，但是进入郑州城内，熊倜还靠近轿子窗口上和她说些闲话，剑影尚在眼中闪耀，怎么一进客栈就不见了？

以熊倜的耳目之灵敏，别人挨近他的身子偷去宝剑，他会发觉不了，那这人的身法武功不是十二分的了不起么？

难道又是天阴教高手做的手脚？

熊倜贯日剑失而复得之后，一向十分留心，无如他心理上系着许多难解的死结，而夏芸的伤势又使他没有一刻不是沉重的焦虑着，这应该是他失剑的最大原因。

熊倜也在努力回忆，这口剑可能在什么时候失去！他想起快进郑州城时，遇见那匹牲口上白发婆婆所说的语，他本来判断是天阴教高

手盗去的，但又怀疑上那携有银色拐杖的婆婆，而这婆婆又恰好不前不后也投入这家客栈。

贯日剑固然不及倚天剑那么重要，可是经昆仑双杰的关照，夏芸述及江干二老的话，都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熊倜懊恼的心情已是很难过了，而夏芸又笑笑说：“倜！你的剑……”

熊倜叹了口气说：“我真粗心，如何对得起昆仑两位前辈，塞外愚夫和笑天叟呢！况且江干二老也很重视双剑！”

遂又问夏芸江干二老当时怎样吩咐她。于是夏芸把那次怪老头的话复述一遍，因为在白凤总堂时，环境影响了心情，她还把那回事视为滑稽可笑呢。夏芸回味那怪老头的话，似乎还很看得起她呢。

夏芸提及了银杖婆婆，两人都同时呀了一声，尤其熊倜想及今天所遇的白发婆婆，不是牲口上系着一根银色拐杖，而他的贯日剑又恰好在此时失去，这难道是一种巧合的事？又焉能与那婆婆毫无干连？

夏芸说：“真是怪事，我又上昆仑山找她做什么？你那苍穹十三式剑法，果然有些奥妙，白凤总堂一战，我才看出来，一柄别人送你

的剑，丢了就丢了罢，她与倚天剑又有什么关系呢？”

熊倜坚决的语气说：“我要把它立刻找回来，双剑都关系着武林中绝大的秘密，我不能忽视他们的话！”

熊倜是在竭力回忆着半日来所遇过的人，什么人形迹最为可疑，最后他双手一拍说：“一定是她！”

夏芸惊奇地发问：“你已经发现了线索？那么你又要和人动手了！你相信可疑的人就在我们附近么？”

熊倜微微一笑说：“芸，你好生安寝，不趁这偷剑的人尚未走远，把它追回，时机一纵即逝，但是我不愿你替我操心，因为你的伤还没痊愈，你可不能帮我的忙呀！”

这时，他俩的心情都很紧张，而恰在此时，窗外似有微风掠过之声，又同时带来一阵由近而远的苍老笑声。

笑声不类男子，尾音拖得很长，一阵风般已飘渺无踪，这使他俩立刻神色一变。

熊倜以极快的身法，抢步出门，院中哪里还有什么人影，只有秋

风拂拂触面生凉而已。熊倜怅怅地望着空中半轮明月。

他极迅速的目光掠及侧面厢房，那位白发婆婆的住屋，灯光依旧耀着半明的淡影，而各室中还有絮诺之声。

熊倜伛伏着身躯，蹑步挨近厢房窗下。

不需要他多费周章，窗纸上风吹裂的口子不少，使他可以一目了然房里的情形，连一点行李都没有，室内空荡荡的，竟没有那白发婆婆的影子。

熊倜已感到极度焦急，那婆婆必早已闻声远扬，在他俩讨论失剑的事时，他们没有压低话音，就是声音低些，别人暗中窃听，还是可以留心听到的。这无异打草惊蛇，她自然要乘机一走了事，他俩真是极为愚蠢！

熊倜把一切责任都归罪于他自己的粗心。

熊倜本想立即追下去，但是四方八面，应该向哪一方面去捉她？他是肯定了那婆婆就是偷他贯日剑的人！

她与江干二老所说的昆仑前辈银杖婆婆，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



为若是银杖婆婆，她无需采用这种手段，同时也不会因他俩一谈及她，就立刻溜之大吉！但是她那一声长笑又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熊倜觉得先回去安慰夏芸一下，然后向不可捉摸海阔天空的方向，盲无指针的撞一下，撞上了便是幸运。

当他回去向夏芸表示他估计的情势，那白发婆婆室中空空如也，显已乘机离去，而正是笑他们懵懂无觉时，夏芸以怀疑的语气说：“我看不会是她，她进客栈来时，显然没有带着你的宝剑，而且她也没有理由找来和我们碰碰头的！如果真是拿去你的宝剑，她应该远避我们了。”

熊倜也认为夏芸判断的有理，但是她何故偷听我们说话？临去时又何故发笑？除了白发婆婆令人之可疑外，难道另外还有人在暗中注意他们？

熊倜这几日来，每夜歇店以后，必为夏芸施功医治一阵，肌肤相亲，夹有一番喁喁的甜蜜情话。

今夜为此，将不能享受这旖旎风光了。

熊倜正向她说：“芸！无论如何，我今夜必需设法追上那可恶的

怪婆子，她总是个值得怀疑的人物！你不要枯坐等候我，安心睡一宵！”

他又怕天阴教人密布四周，那么他一离开，夏芸手无缚鸡之力，会落入魔掌之中。他踌躇了。

顾虑过多，往往使人失却当机立断的勇气。

夏芸正向他挥挥手说：“不必关心我，祝你成功顺利！”

恰在此际，屋顶瓦陇上面似有夜行人脚步压下，接着又是一阵高朗而苍老的妇人笑声，笑声因年纪大而苍老，但仍然可辨出来是女人。这一片笑声，却和刚才那种笑声，有些异样。而老妇人的声口又朗朗发话了。屋上的人说：“小子你把你那口剑送出来吧！免得我再费事！”

屋上的人竟似知道他有一口贯日剑，或是倚无剑，而来登门索取，更不把熊倜看在眼里。熊倜以为必是那骑牲口的白发婆婆，不由得心神大震。就是夏芸也为之惊奇不已，熊倜多了这口剑，竟惹出无穷是非。

熊倜慌急中嘱咐了夏芸两句，他立即缩身纵出。

仰望房顶瓦陇上站着的人，却不由怔了一怔。原来屋面上虽是个

老婆子，却是一身道士装束，头顶束发圆形道冠，面如秋月，与白发婆婆截然不同，年纪也只在五十五六岁左右。

老道姑双目如电，向下面的熊倜，投下一瞥后，喝道：“小子，你那口剑呢？”

熊倜傲然答道：“你不配问我那口剑！你先把找我熊某的来意说说，若你是天阴教人，一切我全接着你就是了！”

老道姑愕然一怔说：“小子你竟信口雌黄，凭你这点道行，也不配用那威震武林的贯日剑，谁是天阴教人？你连崆峒老前辈秋雯师太都不认识么？我取去你的宝剑，是恐你怀藏宝物惹祸上身，你还蛮机灵的，乘我一时大意又把它偷回来是么！”

熊倜心里好笑，你偷了我的宝剑，还有这一篇歪理，主人收回贼脏，反落个偷盗之名，这不是滑天下大稽么？但是她自称崆峒秋雯师太，难道也是武林中享有盛名的人物？崆峒也是武林五大宗派之一呀。

熊倜心里又说：“你既自承偷去我的贯日剑，我倒要向你追问它的下落呢！”他忍不住飘身纵上屋顶。

熊倜对那个老年人是不肯失礼的。他一抱拳说：“秋雯师太，在

下熊倜，蒙友人赠贯日剑，武当玉真道院会晤此剑旧主昆仑双杰，笑天叟和塞外愚夫，也谆谆嘱在下保管此剑。道长不问在下得剑来历，冒然——”他本想挖苦道婆两句，却顿了一顿改换口气说：“道长谅是一时和我开玩笑，现在怎却反向我要它？道长鹤驾在何处歇宿，可容我随去面承教益，把此剑取回么？”

熊倜说出的话，非常温婉得体。

老道姑面上却僵住了，而且从面上一一直红到耳根，她本没看出熊倜的武功，她认识这口名剑，在熊倜专心一意和夏芸谈叙时，掐断系剑鞘的绒绳，把剑取去，混入人丛之中，不意又与那骑牲口的白发婆婆相遇。任何名剑，都是练武功人珍惜之物，秋雯师太也不能例外。

秋雯师太却不认识那个白发婆婆，因为比自己辈分高，久不在江湖上露面了。秋雯师太得剑之后心中狂喜，可是她又不慎，在不远另一家客栈中，因一次去厕所小解，返屋之后，名剑得而复失。

秋雯师太以为熊倜是多少懂些武艺的小子，把剑偷回去，所以她又竟找来登门索剑。没想熊倜是经过名剑主人的法嗣塞外愚夫们交他保管的，这一来她面上如何挂得住？熊倜的话又非常合理，不亢不卑，让她承认也不好，不承认也不妥，而这口剑现下又不知另归何人之手？

秋雯师太怔了半天，勉强答道：“既是阁下得自友人所赠，又经原主人嘱咐过，那老身是多此一举了！阁下与昆仑派渊源颇深，可惜此剑又被人盗去！你随我去又有何意义？刚才我见阁下轻功超人，武功确属不凡。”她又以抱歉的口气说：“一切归咎于老身一身吧！如阁下能在郑州小住三日，老身必设法找回此剑，原璧归赵，以表歉意。”

熊倜忙说：“既如此，我愿去道长住处，追随查看一下，也许还有踪迹可寻！怎敢麻烦道长一人呢。”

于是熊倜竟随着这位老道姑，来至她所住客栈的斗室之中，自然室中不会留下什么异样痕迹，因为那口剑老道姑随手放在床头，她回房以后就无影无踪了。而老道姑一双锐利的目光，早把那客栈内各房间客人都窥察过一遍。

秋雯师太歉疚不安的劝熊倜先行回去，说：“阁下先回去照料你的同伴吧！倘若找得线索，需要你做帮手时，我再去通知你，因为这是老身的责任！”熊倜于无意中提及崆峒派中的单掌断魂单飞，老道姑立刻愤怒无比，一拍桌子道：“老身此次下山，正为惩戒这不肖的师侄！”

熊倜试探着问道：“秋师太不满意他归身天阴教么？还有一位峨

峒女侠云中青凤柳眉，不知和你怎样称呼？”

秋雯师太皱皱眉说：“眉儿也被他撞掇坏了，眉丫头是老身的徒弟，也是九天仙子缪天雯的外甥孙女，她几次要把柳眉叫去她身边传授武功，我不得已答应的。可是单飞年纪和眉儿太不相称了，他总是存着坏心思！”

老道姑又叹息一声道：“单飞这人，竟助纣为恶，甘心做天阴教的爪牙，把我崆峒一派名气丢完了！”

熊倜乘机把白凤总堂的情形一说，老道姑霎着眼珠，似乎对尚未明非常感兴趣，含笑问说：“尚未明是你的友朋么？他为何溜迹绿林之中呢？”

熊倜听出来老道姑和天阴教白凤堂主缪天雯多少有些密切关系，他不能把武当派人动态明白说出，却想借这位崆峒长老，搭救尚未明，遂把尚未明行径略略赞美了一番，并且说：“尚未明年少有为，志向不凡，而且武功也很有根底！他在两河英雄会上技压群雄，被推举为总瓢把子。”

老道姑叹道：“但是熊小侠与尚当家的，怎么与天阴教人结下梁子？天阴教网罗群英，势力已遍布各地，确是不好惹的一股新兴力量。

天阴教人在江湖上有无恶迹？老身久不出山，年前才打发眉儿去见老姑母，以此毫无所悉，熊小侠能把所见所闻，详细告知老身么？”

熊倜颇觉为难，他对天阴教的内幕，也不算熟悉，又怕把天阴教人说得太坏了，触怒老道姑。

于是他只把他所经历过的简括叙说一遍，如泰山荆州府武当山三处的情形，他顺便把尚未明陷身天阴教的事，拜托老道姑设法援救。

秋雯师太已听得大为忿怒，拍的一响，手掌拍在方桌上厉声道：“熊小侠，你这些话当真？”

熊倜心说：“你暴躁什么，我还有许多话不便说呢。”

熊倜客客气气的点着头说：“确是如此。”

老道姑气呼呼道：“我被他们一派花言巧语骗了！否则我可不能让眉儿跟着她呢，眉儿冰清玉洁，我要先把她接回崆峒。”又似想起了什么，很抱歉的说：“以前老身隐居崆峒，从没注意缪天雯的行径了！你那位朋友，我一定设法救他，并且看看这位江湖后起的英雄！”她又口里念叨说：“塞外飞花三千式！”熊倜虽提及尚未明所擅长的掌法，却不知这套掌法的渊源。

而老道姑却连连念叨了三四遍，似乎她想起了一件事，眼神怔怔的望着面前的熊倜，脸上隐然掠过一层凄怆的暗影。老道姑不因天阴教人与她有交情，而泯灭了正义感，这已使熊倜异常钦佩。

老道姑突然神色一肃道：“熊小侠，你快些回去照顾夏姑娘吧！天阴教人逻辑四出，留在太行的一部份实力加上北方各地教徒都召集起来，倾贯而出，不日要经此南下了！老身立即替你寻一下贯日剑，尽三昼夜之力，若我不出头绪，也只有——”

她以一声长叹，来表示她的歉意。

熊倜则逆料贯日剑，十之八九，必又落入天阴教人之手，但他不愿表示出他的猜度，熊倜也打定了主意，暂时住下留心天阴教人踪迹，不难找出蛛丝马迹！他同时憬然醒悟夏芸只身在客栈非常可虑。

熊倜遂起立告别，但仍表示他自己可以留在郑州，找寻贯日剑，请秋雯师太勿须费神。这是一种礼貌的谦辞。

老道姑却摇摇头说：“这事咎在老身，老身不能尽绵力，用不着多说，三日后必有佳音！”



熊倜以焦急的心情，驰回他住的客栈，夜静更深，他施展潜形遁影轻功，自屋顶飘落院中，望见上房里灯光微弱，落叶掠地之声嫩嫩，这时北方的气候，已黄叶满地了。可是又使他大为吃惊。

当他刚刚跃落下去，脚尚未沾地之际，几乎比他还要快捷一倍，闪飞过去一道黑影。

转眼之间，这位夜行人已闪入上房之中。熊倜恰好慢了一步，门已呀然而开，他可以望见夏芸以腕支头坐在灯下，夏芸虽然是枯坐等候他，熊倜失了宝剑，使她也不能减去烦恼。

夜行人在灯下涌现，那一头白发，更显出她瘦削的背影，夏芸尖叫一声叱道：“什么人！快些出去！”

又呀了一声道：“老婆婆是你！贯日剑原来在你——”

夏芸的话只说了半句，剩余的几个字突然襟声不出，而熊倜已望见那人以极快的手法，点封了夏芸的穴道。

熊倜很直觉的想及天阴教人，那么这人必将不利于夏芸了——怎能不使他惊骇欲绝？熊倜轻功之高原是出类拔萃的，他又一纵已至门侧，而这夜行人面目毕露，却正是在郑州城厢相遇的白发婆婆。

这白发婆婆是否天阴教人呢？熊倜心中起了疑问。

但这白发婆婆身法快捷得出乎想像，她似已觉察熊倜跟着踪来，她已把夏芸挟在腋下，态度非常从容，并不挟着她远去，一旋身间，已把夏芸平平放在床头，而床侧桌上，则赫然放着熊倜那柄贯日剑。

饶是熊倜生性沉着，也不由大声惊呼起来。

白发婆婆面上略无恶意，嘴角微微泛起笑意，很快的扫视了熊倜一眼，左手连连摆动轻声喝道：“你先出去！”

熊倜不知她是怎样摆布夏芸，况且贯日剑又在她手中，怎忍得住这乱跳的心，不抢过去夺回宝剑解救夏芸？

于是熊倜发出他从来未有的怒吼：“老婆婆，快些放开她！怎么贯日剑又被你从崆峒秋雯师太手中偷来？”

白发婆婆似乎迫不及待，不愿回答他的话，只冷冷喝了声：“小子不得无礼！”她的手同时很快的向夏芸身上各处大穴，嘭嘭嘭一连点戮下去。

这可急坏了熊倜，这些穴道，点中一处都可以致命，白发婆婆竟如此心黑手辣，使他急出一身大汗。

熊倜猛然身躯暴跳，口里大喝一声：“老婆婆，我和你拼了！”

以熊倜的轻功，一两丈远，一纵即至，但是他刚一脚下用力突然一只怪手从背后搭住了他的右肩。自怪手上发出一股强韧无比的力道，把他整个身体扳得向后倒退。

熊倜以为是白发婆婆埋伏下的伙伴，正待双拳向后面抡击，他这两膀之力，常人是吃不消的，熊倜天雷行功火候已深，内力贯注在臂上，数尺以内掌上劲风也可伤人，可是他又遇见了克星。

熊倜刚一用力，搭在他肩头的手劲力悠悠，按紧了他的肩井穴，使他身躯一阵酸麻，双臂软软垂了下来。

一个很熟稔的声口，在他耳畔喝道：“不许动！你敢向昆仑前辈银杖婆婆无礼！”

熊倜听出来是两次教诲他恩比戴叔叔们的毒心神魔，心中可就明白了。毒心神魔指出面前就是昆仑银杖婆婆，那么当然不会是来害夏芸了！熊倜不明白毒心神魔和银杖婆婆的关系，何故他老人家恰在这

时出现？

但是毒心神魔已轻轻把他肩头的手移去，又在他腰眼穴道上轻拍两下，熊倜立刻身体缓和过来。熊倜不敢再向白发婆婆发横，他慌忙旋转过身子，欲待向侯生行礼拜谒，眼前只见飘飘然白色高大身影一闪，已飞出对面墙头之外。而白影临去时一串儿极清晰的话，注入他耳鼓之内，道：“倜儿！一切听候银杖婆婆安排，倚天剑的秘密你可以向她请教吧！三月后峨嵋再见，老头子要看看热闹，有常漫天夫妇帮助你，谅可把它收回！但是神物有主，我老头子保管了二十多年，更是你一件奇缘呢！”

毒心神魔又飘然而去，为什么他不和银杖婆婆谈谈呢？这是熊倜无法理解的事，只侯生这次对他毫无责难之辞，反而希望他去峨嵋夺剑，三月后毒心神魔将暗中帮助他，使他非常欣慰。

熊倜又想起昆仑双杰江干二老的话，立刻对眼前这位银杖婆婆，油然而生无限的敬意，这么多神奇的高手，如此重视双剑，而自己却能做双剑的主人翁，这又是什么道理，难道他是个幸运的宠儿么？

当熊倜扭过身来时，看见银杖婆婆，已端了一杯温茶，撬开夏芸的唇齿，把另一只手中三粒红光闪闪药丸，塞入夏芸口中，咕嘀咕嘀，灌下去。

熊倜再笨，也会领悟银杖婆婆是替夏芸治伤了。

熊倜怀着敬慕感激之情，垂手走向她身畔，肃然站着，行礼说：“昆仑老前辈，晚辈熊倜拜见。老前辈是为夏姑娘医治内伤吧！尤其使我衷心感戴！”银杖婆婆枯瘦的脸上，露出无限慈祥之色。

她正双手在夏芸各大穴上，缓缓揉摩，似乎不便开口回答，含笑点点头，示意他暂时不要絮叨。

熊倜以极恭敬的态度，低声叙述倚天贯日双剑得而复失的前因后果，以及江干二老的垂示，武当派撒英雄帖对付天阴教，塞外愚夫等的嘱咐等等，他不厌详，娓娓而述，又略说明夏芸的父母与她娇惯的性情等。

银杖婆婆听来似颇为满意，尤其两次说及江干二老时，银杖婆婆表露出一种肃然起敬之色。

银杖婆婆停住了手，双手缓缓移开，微微喘吁了一口气，又向夏芸睡穴轻拍，使夏芸呼呼进入睡乡。

银杖婆婆才笑向熊倜说：“我最喜欢夏芸这个女孩子，同时自然

连带的要调教调教你了！你经过飘然老人三年的培育，想来他不会看走了眼，目前武林浩劫，就应在你身上了！倚天剑也是昆仑旧物，应早日设法取回！”

她又说：“夏芸姑娘，服过老身配制之药，阴煞掌寒毒可于七日以后，完全除去。这七日内切勿令她运用气劲，与人搏斗，否则又须费多日调养了。待老身把调过气血排除余毒之法告诉你，转教她自行疗治吧！”

熊倜又欣然拜谢，银杖婆婆道：“还有双剑合璧之后，你可率领芸姑娘来修南山子午谷见我！须待双剑妙用传授以后，方可荡平天阴教余孽。”

熊倜唯唯应是，他又问：“江干二老两位老人家，究是何派高人，望老前辈示知！”他又将江干二老赐信他的一张折皱了的纸，自身上取出，呈与银杖婆婆过目。

银杖婆婆把信纸展开在桌上，细看了纸上的线纹，呵呵一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且收起来，以后再给你解说吧！至于这两位老人家，行辈甚高，五十年前就如神龙一般，时隐时现，老身也不能确定他们是什么来历呢！”她又正色道：“昆仑一派，上次太行山一役，门下伤亡殆尽，只余方尧两位师侄，想不到将在你身上光大宗门呢！”

熊倜已经拜过毒心神魔，飘然老人家两位本领绝高的师傅，银杖婆婆言下颇有把他收入昆仑门墙之意，熊倜迟疑了一下，不敢立即应承，他不知毒心神魔是否喜欢他这样做！再拜别人做师傅。

熊倜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却不敢一一细问，因为在长辈面前这样是失礼的。他恭聆银杖婆婆指示，关于夏芸如何调治之法，牢记在心。

银杖婆婆欠身而起，微笑说：“一切安排得很妥当，我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芸姑娘吧！”她翩然出室。

却又一停脚步，皱皱眉说：“你是不是送她回关外落日马场？”熊倜自然应了一声“是”。银杖婆婆微微叹息道：“那你还要小心，路经太行山时必会惹出麻烦！而且那老怪物居然没有死，竟在此时突然出现了！”

熊倜摸不着头脑，不知她所指的老怪物又是什么人？

熊倜看了桌上的贯日剑一眼，肃然请示说：“这口剑呢？”

银杖婆婆笑道：“自然还是你暂时佩带，它对你有很大用场呢！我发现崆峒秋雯老道婆，顺手牵羊取了你的剑，夜间去找她，恰好见

天阴教一个老家伙乘机自她房中盗走，我追下去制服了那个老家伙，才把贯日剑带回来的。”

熊倜听说天阴教人，又在此间活动，不胜惊讶，难道他们消息这么灵通又派人跟缀他和夏芸么？

熊倜又问盗剑的是什么人，银杖婆婆笑说：“你不是和他交过手么？就是那个老不死的仇不可。”

银杖婆婆说完，就翩然离去。

熊倜立刻又增加了一番戒心！

银杖婆婆走后，熊倜剔亮了残灯，看夏芸香梦方酣，双颊绽着两朵极美丽的梨涡，熊倜轻轻替她盖上一条棉被，他自己也另上别床睡下。



## 第二十九回 名马归来，美人生色；令旗所至，侠女惊魂

大半夜的折腾，使他睡得十分甜美，只是他既知天阴教人在侧，心情自然存了警觉，而夏芸获银杖婆婆妙药医治，使他更为欣慰。

夏芸反而先睡醒了，夏芸唤醒了熊倜。照例的梳洗过后，熊倜把昨夜银杖婆婆替她治疗，以及七日内应如何调养之法都告诉了夏芸，又问她：“芸！你身上觉得怎样？”

夏芸这一觉醒来后，只觉体健身轻，周身骨节里已消失了那种酸软的感觉。她也想起昨夜白发婆婆闯进来的情形，眼前人影一晃，心里已迷迷糊糊，被人挟放在床上了。夏芸欣然笑说：“老婆婆真的让我去终南山么？这次离家漫游，才知道我的本领比不上别人，老婆婆喜欢我，我会跟她再学些高深功夫。我要把四仪剑客一一败在我的手下！”

熊倜道：“四仪剑客并没有错，他们只做的太过分些！”

夏芸一嘟嘴嗔道：“算了，都是我的不是，我吃了多少苦头，从武当山溜下来，只讨得一碗豆渣吃……”

这女孩子越说越气，眼圈儿都快红了，熊倜慌忙软语温存，柔声劝慰，又问道：“你试试看，可以运用武功了么？”夏芸柳眉一挑，

嘴角绽开了笑容，她欣喜得跳起来说：“银杖婆婆真是一位神仙！”

原来夏芸一试体内，各处暗穴脉络畅通无阻，真气凝聚，抱元守一，随心所欲，她那一身功夫又恢后了旧观，怎不欣喜欲狂呢。

已经保有的东西，往往不会珍重它，一旦失而复得那比未失以前还要快活十倍！夏芸立刻嚷道：“侗！你快去替我买匹马，谁耐烦坐那闷死人的轿子！”

熊侗也陪着她，分享了无限的快乐，但是想起银杖婆婆的话，忙又嘱咐她七天之内，切勿耗用真气和人动手，熊侗猛然触想起一件事，他不愿再随夏芸远赴关外，现在她的伤已经好了，去关外不是多此一举么？

况且尚未明在难中，峨嵋倚天剑亟待收回，需要他立即去办的事太多了，于是他以温软的声口，劝说夏芸暂勿回落日马场！夏芸却瞅着他低声说：“你应该跟我去见见我的爸妈，也好决定我俩……”

熊侗故意说：“决定什么？你说明白些吧！”

对着柔情似水的夏芸，熊侗能不销魂么？

夏芸一撇嘴，道：“你……你装腔什么？哼，我一辈子不理你呢！”熊倜突然神色一震，他又想起了虬须客——宝马神鞭萨天骥，这可恨的仇人！他一念及戴叔叔，立刻决心随夏芸前往落日马场了。

可是他眼光中不自觉露出一种肃杀之气。

熊倜说：“随你说吧，应该决定的我们就把它决定吧！路已走了一半，又何必中途折回去呢！”

夏芸才略为回嗔作喜，但是熊倜又想起了一件事，贯日剑既已归来，不可不通知崆峒秋雯师太一声，何必让她再茫无头绪的乱找呢！

熊倜告诉了夏芸，昨夜会晤老道婆之事，夏芸武功业已复原，她是好动不好静的，她跳起来说：“那我俩一起去见见她。”

他俩并肩走在街上，熊倜按照昨夜的方向位置，遍问这一带的客栈，果然找到了那老道姑所宿的客店。

但是那秋雯师太却早已匆匆离去，她飘然一身，既无行李又无伴侣，店伙计也不知她几时归来，甚至她一去不返也有可能，这使熊倜非常歉疚与怅惘。

老道姑偷去他的剑，固然居心可鄙，但既已觑面相识，没有理由让她再茫无头绪去寻找这已收回的宝剑，这根本是不可能了，岂可累她四处奔波？

熊倜本想在客店中守候一阵，但夏芸是没有耐心的，她认为：“理她呢！谁让她起了贪心！应该自取这种麻烦呀！”

熊倜看出夏芸的心意，他只有陪伴着她走出客店。

夏芸突然向远远两匹奔骑一指，呀然说：“那不是我的大白么？怎么会来到中州，落在那人手里呢！倜！我记得我的马是在鄂城客栈中呢！”

熊倜才注意南方百余步外的那两匹马，一个赤红脸相凶横的汉子，骑在一匹棘红色马上，他另外牵着一匹通身云白的高头大马，那白马昂首扬鬃，纵声长鸣。

熊倜也认得那就是夏芸的大白，后悔自己只顾和尚未明追踪前往武当，竟把夏芸遗留下的神驹忘掉！

对于夏芸的话他觉得非常抱歉，他说：“真糟，你被四仪剑客架走，我就急得头昏！经过甜甜谷武当山两次激斗，把什么也忘掉了！

你认清楚果是你的大白么？”夏芸一拉熊倜的手说：“快追，我一定要把大白追回来。”她突然向南方飞奔，把熊倜拖得随她一口气跑下去。

熊倜因为她内伤初愈，不应多耗真气，以免影响了功力的恢复，他轻声劝她：“芸！你内伤初愈不可过于劳累！”夏芸娇笑吟吟，声如笙簧乍起，银铃微震，她说：“我不怪你，你当时也急坏了，不过现在可不能放过，大白是我从小骑惯了的，关外有数的名马呢！”

熊倜想劝她不必为一匹马奔驰，况且就是她的大白，谅也是辗转经过许多人转卖，否则不会又回到北方来，假如马主也深爱此驹，岂不要经过一番交涉，又怎能硬把它要回来呢？

但是他深知夏芸个性非常要强，只有顺着她的性儿。

他俩一直追出城厢，顺官道又向南奔驰，但是他俩因对话略一迟延，前面那汉子已驰出很远，远得只能望见马后的一团轻尘。

夏芸心里极不自在，她撇起小嘴，前面恰好一片黑乌乌的树林，路上行人又络绎不绝，竟把她的马追得看不见了影子，眼前却左右两方各出现一条叉路，向西去那面隐现一座瓦舍村落，距官道不及半里。

叉路旁有个乡下佬摆摊子卖零食，他俩远远望去，南行大道上不见骑影，究应从哪条路去追呢？夏芸也怔住了，她喘吁着问他：“倜！我们应该从哪一条路追？”熊倜心说：“你教我怎样答复呢？我不是和你一样没看见马去的方向！”但是他可不愿使她失望，而眼前恰好有这个乡下佬可以问问。

熊倜遂劝她暂时歇脚，他上前向那乡下佬询问，他把那两匹马的特点，马上汉子的服饰年貌说一遍。

这老人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他听了熊倜的话，脸色一变，先把熊倜这英气逼人的小伙子，打量一番，眼光又移向夏芸的身上，他听出他们是外路口音，诧异地反问说：“你打听人家做什么？公子认得他么？”

熊倜很难回答，他微微摇头，他说不出任何理由。

老人叹气说：“最好不要惹他，你们既是外乡人，谅必和他没有什么瓜葛？”他还东张西望，似乎非常畏惧那汉子。

夏芸霍地跳下来说：“老头子！那家伙抢了我的大白，快说他往哪条路走的，不要吞吞吐吐惊闷我！”

者人翻翻眼珠，皱眉说：“大白是那匹白马么？姑娘，我劝你忍口气，他不好惹的！一匹马所值几何，犯不着太岁头上动土！”夏芸双目一瞪，杀气迸射，她更加不耐烦了，吆喝着说：“你说吧！我们的事用不着你担忧！”

老人心说：“还位姑娘可真横呢！”他又看见熊倜背插宝剑，夏芸也腰裹长鞭，显然都是练家，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两个倚年玉貌少年男女，敢去碰一碰这中原有名的一双裘霜，他见夏芸目射凶光，这才诺诺连声道：“好了，我说说说！只是不关我的事，请别把小老儿抖搂出来，那红脸汉子骑马还牵着一匹马，他就是西面那梁家寨人，赫赫有名的赤面灵官王钰，那匹马怎么来的——小老儿可不清楚！”

夏芸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她不再逼问他了！

熊倜估料这赤面灵官王钰，必是这一方著名的强梁恶徒，所以这乡下佬害怕成那种样子。他正待和夏芸一同走向那个村庄，身后又一片鸾铃声喧！远远驰过来一群快马，陡然使他吃了一惊。

因为马上几全是黑衣劲装的壮汉，其中一位身高八尺以外面貌黝黑，活像庙里周仓的大汉，体格魁伟之极，虬筋粟肉，豹头环眼，尤其惹人注意的是他背上那柄四尺多长的长柄开山大斧。

那巨斧连柄用精钢铸造，表皮髹了一层金，分量是特别重，可想而知使用它的人膂力是如何的惊人了！

其中唯一一位普通服色的壮汉，容貌之丑，是要从阎王庙泥塑的小鬼里面才找得出来，颊上不规则的几片蓝色大疤，而身材却较为瘦小，嘴有些尖，双耳也尖尖耸着，几乎活像个鬼子脑袋。

夏芸闪在熊倜身后，又有那乡下佬在旁，以她只露出一身苗条婀娜的腰条而面貌却遮住了。

否则这一群马上的暴徒，又要垂涎她的国色天香而惹起一场风波了。这些人无疑是天阴教徒。

那面生蓝疤的人，正裂着獠牙突出的大嘴，怪笑格桀，向背巨斧的大汉说：“黄堂主威名远震四方，现在天阴教独掌分舵，谁不景仰你这位黄河一怪！竟肯和愚兄弟下交，我蓝面鬼王镒，真是三生有幸了！”

原来那背巨斧的人，竟是名震遐迩的黄河一怪巨灵斧黄滔天，就连熊倜也久闻大名呢，怎不为之一震？

巨灵斧黄滔天笑声上澈云霄，连口称赞蓝面鬼王镒，赤面灵官王



钰兄弟俩的武艺，并以恳切的口气说：“贤昆仲成名武林，又是少林本寺达摩院洗尘老法师高足，黄某也久想识荆了！以阁下这身硬功夫，江湖上是很少敌手呢，本教谒欢迎贤昆仲携手合作，在本教是锦上添花，对少林一派来说也可报复武当各派的旧仇了。”

巨灵斧傲视群伦，语无遮拦，在这旷野里，他更无所顾忌，显然是要游说少林派人，加入他们的天阴教了。

可是那蓝面鬼，经他一番恭维，几乎轻飘飘的被他捧上云端，乐是乐得心花开放，而却不敢冒然答应参加天阴教，他虽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而少林派作风是清律谨严，从不轻易参与武林争端的。

少林派自然有他的苦衷，因而约束门下非常之严。这王氏双豪，偷偷的做些欺凌善良的事，并不敢作出太大的恶迹，更不敢答应黄河一怪邀他入教的话。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而已。

黄河一怪也看出他滑溜不肯上钩，那么他这件使命就无法完成，他绕着大圈子换了个方式笑说：“其实本教也是为武林同道谋福利，和争取自由呢！武当和点苍各派把江湖道儿垄断着，使同道几乎不能生存，老是受他们的恶气，何时才能出头。这不必多说，少林派也隐忍吞声很久了！阁下何尝不晓得。”

他们大笑大说，一群快马，已自北面越过熊倜身畔，他们正谈得起劲，并没注意路旁这两个英俊少年。

那些簇拥黄河一怪的下三流把式，看不出熊倜的功夫，他们又团在四周，遮住了黄河一怪的视线。可是巧合的事又发生了。

自南面官道上扬鞭飞驰过来一骑，而马上正是个千娇百媚的少女，她穿着一身天青色劲装，腋下悬着宝剑，人生得美到无以复加，而面孔却冷于冰霜。

她不时瞻前顾后，像怕有人追蹑她。

熊倜和夏芸目光一瞧那少女，立刻又起了一团疑云，他俩都认识她，她是迎接熊倜去荆州府的崆峒云中青凤柳眉啊！她既是天阴教徒何以又不穿那种白色异服？而远远北上，又是奉了什么使命么？

总之，铁面黄衫客，黄河一怪，白凤堂的少女都出现过了，那么熊倜和夏芸显然又要陷入天阴教人的重围了！

黄河一怪，拍马直迎上去，在马上一拱手说：“白凤堂柳香主，芳驾匆匆北来，谅必有重要使命，黄河道分舵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如有需黄某协助处，就请柳姑娘吩咐吧！”

这一群人在前面把熊倜等挡住，云中青凤只在远处望见极像是夏芸和熊小侠，她一脸慌张之色，她唯恐黄河一怪是知道她已竟叛教，故意留难她。果真如此，那她是不能轻易闯过去的。

云中青凤面上装出十分镇定，但是她目光仍然闪闪不定，这是任何人在掩饰自己的心情下不能免的。

云中青凤遂想尽快的敷衍他两句，以早早抽身离去为妙，她表示是回太行总坛一行，至于奉有什么使命，那她故意神秘着，好像不便奉告。以云中青凤的绝色丽质，在天阴教下是无人不垂涎三尺的。

黄河一怪，纵横江湖十余年，年近四十，在天阴教下原可替他撮合个年貌相当的女人，但是白凤堂稚凤坛中他最渴慕朱欢和云中青凤二女，而两女年龄比他小了一倍，是不会喜欢他的。

平时他远在洛阳，执掌黄河道分舵，是没机会和她亲近的，这时猝然相遇，正是他献殷勤的好机会，他如何肯放云中青凤走去？至于江南白凤堂发生的事，他虽经黄衫客告知，却不认识熊倜和夏芸。

再者他并不知悉云中青凤是叛了天阴教，因为仇不可并没提及这回事，仇不可这次北上，奉派有极重要的任务，他将集会北方和东西

关外各地的天阴教徒，率领着南下和各正派人士一较短长，他们的声势是极为庞大呢。

巨灵斧黄滔天也素闻云中青凤冷艳之名，诚恐稍有失态，要会引起反感，也是恭谄笑着说：“柳香主自江南总堂北来，在下还有许多事请教，官道上不便长谈，我想借地一谈，这位是梁家寨驰名遐迩的王氏双豪——少林派洗尘法师法嗣蓝面……”他拟不愿说出这个鬼字，改口说：“这位是王镒大侠，极为好客，敢烦香主同往王大侠家中，在下借花献佛，王大侠新得宝剑名马，设筵相邀，香主也可稍卸征尘，暂为休息一下呢！”

他说得非常委婉，实则不过想多套些近乎，略亲芳泽。

那蓝面鬼王镒，这一双贼眼，直勾勾的瞄着云中青凤，他何曾见过这样倾城绝色佳人，咽咽咽下去许多唾液。

而云中青凤则始终面罩寒霜，不唯正眼看这可厌的蓝面鬼，就是巨灵斧黄滔天，她也漫不为礼。

云中青凤超越了一般少女矜持的限度，她的丰神是更含有极高贵的气息。但是她隐忍着，唯恐脱不了身。

她见黄河一怪，语气中似不悉她叛教之事，态度不似初到时那么紧张了。她从人缝中偷偷瞧着夏芸。

夏芸和她在白凤总堂中相识，云中青凤落落难合的性格，夏芸则是心高性傲，两人自然保持着一段距离，而无法亲近呢。

柳眉是羡慕而兼妒嫉她和她的情侣，鹣鹣双飞，而柳眉呢，正为着她的心上人悬着一份沉重的心事。

妒嫉推广到别的情侣头上，这真是女孩子心理微妙的地方！

云中青凤对于黄河一怪所表现的丑态，她不屑嗤之以鼻，因为她是冷酷而寡言的习性，她只以一声轻哼，和摇摇头，表示拒绝他的话，她把缰绳一带，偏过头去，准备催马离去。这一下连蓝面鬼王镒都急坏了。

蓝面鬼胸无点墨，十足的粗手笨脚，他大张口叫道：“柳侠女，你这是瞧不起我蓝面鬼了！彼此虽是初会，可都算是武林同道，柳侠女崆峒名手，不赏给我兄弟们个脸，王氏双豪从此在江湖上字号叫不起来了，容在下薄备一席水酒，略尽地主之谊！”

他这一番话，若是向江湖好汉表示殷勤，他还可说得过去，但是

对方是个妙龄少女，未免拟之不伦！

这还是他呕尽心血，挖空了心思，想出来的江湖客套话，平日惯用的粗话，亏他能没顺口带出。

云中青凤并没有给他任何反响，因为她觉得回答这种无聊的莽汉的话，那更降低了身份，于是她理也不待理他。

黄河一怪真不敢得罪她，虽想留她却找不出理由，论武功黄河一怪是比云中青凤高多了。而且天阴教还有许多规矩，你不能对于稚凤坛一个未婚少女有非分之想啊！但是不巧的事又遇上了。

恰好自南面飞驰过来一位黑衣劲装的人，他在马上不住的拭汗，显然他神态疲倦已极，满面风尘之色，经过多少天的奔波了。这人望见黄河一怪，正好交差，他不由张口叫道：“黄舵主！龙凤令旗到！”

黄河一怪立刻神情一肃，而随在他身畔的七八个教徒，都一字向南排开，跳下马来，垂手恭立，云中青凤也听见了这句话，更是娇容惨变，黄河一怪招呼她说：“柳香主！快接令旗！”

当南来的汉子，把令旗自黑色绫子锦囊中取出交与黄河一怪，那张怪旗上面，只有：“一体缉拿叛徒柳眉”几个字。

官道被这一群人摆满了，云中青凤的马冲不过去，她略一迟疑，骤然拍马向西面叉路驰去。

云中青凤知道龙凤令旗，是传令天阴教各地分舵的唯一信物，而且必有紧急事态，她原没想到那令旗上竟专为缉拿她呢。

黄河一怪裂嘴大喝：“叛徒柳眉，往哪里逃走！还不与我下马受缚！”他顾不得和蓝面鬼招呼，一拍马颈，当先向叉路上疾追紧赶，而那些天阴教徒，也哄然上马，各亮兵刃，如临大敌，随着黄河一怪驰去。

那传令的天阴教徒，拭拭汗珠，把令旗依旧收入怀中，他依旧跨马北上，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传令各舵。

那蓝面鬼为这奇异的场面怔了一怔，这自然是天阴教本身的事与他无关，但是他却替云中青凤焦急，让天阴教人把她擒回，其结果不问可知，蓝面鬼起了怜香惜玉之念，他要设法救她了。

凭蓝面鬼这微末字号人物，他敢和势力滔天的天阴教作对么？蓝面鬼的行动，可以答复这个问题，他也拍马追下去了。

眼前这一幕，使熊倜和夏芸为之惊奇不已，云中青凤为什么又要脱离天阴教？谅必有她的难言之隐了。

这女孩子高贵的气度出尘的丰姿，使熊倜不禁为之生了怜惜之意，他突然想起尚未明说的，云中青凤指示他们不可吃天阴教人的茶酒，又赠给解药，难道这女孩子真个有意于尚未明么？

熊倜不能表示急于去救她，因为他知道女孩子的心理是难于捉摸的，他以轻松的口吻说：“我们快去那梁家寨找你的大白，顺便也可救救这个逃出天阴教的女孩子！”夏芸秀目瞪视他的面上，想从他面上找出什么蹊跷似的，她目光的尖锐，足使熊倜为之一震！

夏芸放刁的说：“那你为什么刚才还不愿我追我的马呢？现在就急坏了！”

熊倜陪笑说：“难道你不想追回大白么？你不要——”他说不出适当的字句，而代之以附耳两声悄语。

夏芸满意了，于是他俩提步向西疾驰。

往西去距梁家寨的村门是很近的，很窄的一条车路，两边一半是青纱帐起的玉蜀黍田，绿油油长有一人高，另一半是收割过果食长满



了野草的田地，云中青凤不能顺这条路逃窜，若顺路入村，就要逃不脱了。

她带起马头，在荒田中急窜，但是田里荒草野蔓，还有不少荆棘，她策马奔驰到田塍尽头，却被一条两丈来宽小河阻住。于是后面的黄河一怪等展开扇形的包围圈，把她拦截在小河岸上。

黄河一怪示意他手下的人暂勿动家伙，他怕伤了这位美人，他把那柄巨灵斧交在左手，在马上闪露着一片隐藏野心的奸笑，说：“柳姑娘，你不是本教的柳香主了！现在我和姑娘开诚相商，只要姑娘——”他又奸笑了笑，说：“我黄河一怪心仪姑娘已久，恨不能为你效点微劳，姑娘重入天阴教人手中，那结局是不难想见！只看姑娘愿意走哪一条路！在下倒愿和峒峒一派留个交情！”

云中青凤本以为山穷水尽，免不了一死相拼，希望很微，但是还有一线逃生的希望，却被他这种不尴不尬的话说得更加气愤，她脸上的颜色变得更如冻僵了的石像，柳眉冷哼一声说：“黄滔天！你原是黄河道上的豪杰，既甘心做天阴教的走狗，废话少说，你就执行龙凤旗令吧！”

云中青凤凛然不可犯的神色，她把宝剑亮在手中，挽起了一大蓬剑花，静候着黄河一怪动手过招。

黄河一怪却依旧目注着云中青凤，他那贪婪而怀有恶意的眼光，更加触怒这位冷酷高傲的女孩子。

黄河一怪假惺惺说：“龙凤令旗，令下如山，不过我黄滔天还有种担承起来这件事，左右都是在下的亲信，只要姑娘留下一句话，黄滔天立刻拱手送行！”

云中青凤外冷内刚，她更是任何恶势力不肯低头的性子，否则她也不会决心脱离天阴教了。

云中青凤一晃手中宝剑，青光闪闪，她冷笑一声：“那请问问我手中这个伙伴！”

这时小河对岸一片荒芜的原野上，正有一个红脸大汉，暴跳如雷，和一匹牲口，在苦苦的拼斗。

那是那个王氏双豪——赤面灵官王钰，他买了一匹公认为的劣马——也就是夏芸的大白，他还算识货，他认出那是一匹千里神驹，他试着去制服它。

他被那匹神驹，狂踢乱蹦，滚翻了七八次，跌得满身是伤，但是

这匹蒙古种神驹，是忠心耿耿于它的主人，任何人也不服从，它拼了鞭打，忍受饥饿，使一般马贩子对它毫无办法，以低廉的价格辗转售入赤面灵官之手。

赤面灵官得了这匹无法驾驭的劣马，他偏要凭借一身横练功夫，和它一较身手，亏也吃够了，还是控制不了大白。目前正在秋郊试马，他已使尽了他的周身气力。

那匹神驹，昂首向天，发出悠长的嘶鸣，马身上的汗水，潜透了雪白的毛，它像是表示着它的尊贵。

赤面灵官又一个“燕子翻云”，双足一并，纵上了马背，他是尝过这匹劣马的苦头的，不敢怠慢，双手牢牢拖住马颈，用带铁刺的马靴，一夹马腹，鲜血从马腹上汨汨流下来了，他以为这一次可把它制服住了呢。

那匹白马却忍痛长嘶了一声，一双前蹄腾起，马首左右摆摇，想摔脱背上的压制者，它人立着和赤面灵官挣扎，赤面灵官全身伏在它背上，双足仍然套在镫里。

夏芸和熊倜也跟踪来至这片荒地上，她一眼看见她的大白，正在赤面灵官铁蹄之下挣扎，她心里何等怜惜，也气愤得脸色变为铁青，

而熊倜却注视着云中青凤的安危，他觉得黄河一怪，非常讨厌。

他正借着优越力量，要挟这位崆峒女侠。

夏芸已自他后领上揪了他一把，笑说：“管人家的闲帐，快随我去把大白牵回来！”

熊倜也自觉失态，他虽已向夏芸解释明白，但仍恐夏芸怀疑他的举动，而云中青凤又生得那么漂亮，不让他的夏芸独擅其美，将来或者还会引起尚未明的误会呢。但是若黄河一怪，真要向云中青凤下毒手，他仍不能坐视不救！

熊倜随夏芸溜至小河岸边，黄河一怪等都没注意他们，固然有两个生人出场，在视线中出没，但是黄河一怪更没功夫理会这两个少年，他正威风凛凛的在马上静候云中青凤的垂青。

夏芸阶何打了几下手势，捏着嘴唇，嘘起了一种奇异的啸声，这是她从小操纵她的神驹的本领。

那大白和敌人翻腾旋转，它听见了它所熟悉的声音，滴溜溜在当地滚转过来，可怜的赤面灵官，陪着它在泥地上翻滚着，而大白回头望见了它的主人，一声长嘶，尾巴刷的左右挥舞。

它如果会讲话，恐早已要叫唤主人了，它兴奋得拖着半挂在它背上的王钰，四蹄起伏跳跃，箭一般向河这边窜来。赤面灵官受了不小痛楚，他乐了，他以为是这匹神驹被他驯服了。

赤面灵官刚刚爬上了马鞍，那大白恨透了它背上的人，它不能让这蛮横多力的家伙，安坐在背上。

大白突然前腿一蜷，后足随之一跷，庞大的身子，直朝着一株遍生芒刺的枣树横倒下去。大白真是会计算敌人，它自己并未碰上枣树，而恰好使赤面灵官上半截身子接触了那一蓬长满硬刺的树枝。

赤面灵官是过分乐观而松懈了注意，因之赤面灵官更加名符其实了，他一脸的血痕，染成了更鲜明的红色，而痛得哇呀怪叫起来。

赤面灵官仓猝间躲避那株恶树，双足不得不脱离鞍镫，咕碌碌翻下马背，在荆棘草蔓之中，翻滚过去。

他依旧丧失了对大白的控制能力。

当赤面灵官挣扎着爬起身来，检视他半边身子所沾染的芒刺时，那匹劣马已展开四蹄，飞跃过小河这边。

大白长鬃飘风，倏忽之间驰至夏芸身畔，找到了它的旧主人，极亲切的依偎在夏芸身侧。

夏芸喜极而又怜惜它的遭遇，她尖叫道：“乖啊——大白，你回我身畔来了！”

她轻轻抚摩马身，察看大白身上所受那些恶贩子鞭打的伤痕，掏出些伤药，轻轻敷上去，又替它拭揩汗水。

那位蓝面鬼王镒本想挤入天阴教人圈子里，拔刀相助，替云中青凤抱打不平，但是他也被一位突如其来的怪客迎面拦住办起交涉！

这位不速之客，竟是位鬓发苍苍的老道姑，也足使熊倜惊喜的，她正是云中青凤之师崆峒秋雯师太。

秋雯师太是从梁王寨村中那个方向飞纵而来。

秋雯师太以很客气的语调，说：“阁下想就是驰名附近的王氏双豪蓝面鬼王镒了！贫道崆峒秋雯，有一事相商，打扰了王施主啊！”

秋雯师太乍然跃至，他没看清楚熊倜和夏芸，因为他俩正在密林

中调马，同时她更不知黄河一怪和许多天阴教徒，围在河岸边做些什么？天阴教人密密排列着阵势，因之她望不见她的徒弟柳眉。

假如她早一步发现云中青凤受窘，她不会和蓝面鬼办这个无关重要的交涉了。她是个侠义道中正派人士，不轻然诺，许过熊倜为他找寻失剑，她这半日来已极尽奔波的能事了，毕竟她还是找错了门路。

她探听出来的是：王氏双豪所获一口古代名剑，很可能就是熊倜失去的贯日剑，无如仅是一种巧合，她却煞费周章了呢。

王氏双豪得了一口名剑，而这口剑竟关系着未来武林的盛衰呢！

### 第三十回 逞强梁，蓝鬼受创；献殷勤，黄怪多情

蓝面鬼怀着一腔邪念，本待过去劝一劝黄河一怪，向云中青凤卖个顺水人情，却被老道婆拦住了他。

他是吃江湖饭的人，再糊涂也能明了这位老道姑自称崆峒派，必然是武林中有数的高手，他不敢轻易得罪她，而他师门少林派与崆峒同属外家，多少还有点往还，他更不能怠慢了。

蓝面鬼一套江湖口吻，先说了两句：“久仰。”的客套话，然后抱抱拳说：“秋雯师太有何示下，就请直说吧！”

秋雯师太和颜悦色道：“敝友熊倜，遗失了一口名剑，听说阁下新近获了一柄古剑，请赐借贫道一观，如果不巧就是敝友那口剑，那贫道愿提出条件，与阁下一商！”

蓝面鬼性情是特别狡诈而凶横，他听见老道姑这种老气横秋的口吻，气愤汹汹，无法忍下去了。

蓝面鬼冷笑如雷，横了老道姑一眼，怒吼道：“那……不错，在下是买来一口古剑，并不是抢来偷来的，而且——”他不好出口说下去，因为他新得来最心爱的东西，竟被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当面巧取豪夺，名为暂借，实际无异换了主人，已不属他所有了。



蓝面鬼后边这一句话，什么抢来偷来的，像一只利剑刺伤了秋雯师太的尊严，这位崆峒老手，不期然而然的红了脸，但是她皈心玄门，出家人总能多忍一分恶气，她心里满不是滋味，而蓝面鬼却是信口开河，无意讽刺她的。

秋雯师太勉强陪笑说：“贫道也自知出言冒昧，刚才去梁家寨府上，府上人说阁下与令兄在村外试马，所以特来与阁下一谈。阁下能将所得古剑的名称见告么？”

蓝鬼面被她一味纠缠，他的粗鲁脾气发作了，他说：“道婆，你怎一味啰嗦！告诉你你也把这口剑讨不回来！这是一口叫做什么？……”

他沉思了，他真是个健忘者，他拍拍额头说：“你问它捞什子名字有何用处？剑已给华山玉女峰秋阳道士借去了！”

老道姑不由愕然一怔！

秋阳道人乃是个武林怪杰，独往独来，超然各大宗派之外，而又生性乖戾已极，最著名蛮不讲理的怪物。

她想：“熊倜的剑，若落在此人之手，那可要大费周折了！”但是幸而蓝面鬼这粗鲁的家伙又发作了。

他似乎为避免老道姑的纠缠，而实则他被秋阳道人强借了他心爱之物，正说不出那么糟心，他哈哈大笑说：“那剑么？他们说叫什么玉魂剑。”蓝面鬼本不懂这口剑的名贵之处，他带着一种轻蔑的笑声，而却使秋雯师太大吃一惊，同时也喜出望外。

老道姑猛然握住蓝面鬼的手，摇了几下，说：“阁下此话当真？”

蓝面鬼愚而多诈，他还以为道婆要对他猛下辣手，吓得面上青黄交替，蓝面鬼快要变成了黄面鬼了。

他定了一下神，才知老道姑还是感激他的表示呢！

秋雯师太发现了失去多年本派镇山名剑，怎不教她惊喜欲狂呢？

蓝面鬼挣脱了手说：“我所知道的都一一奉告了！道婆，你还有什么话说？”他的意思是要去照护云中青凤了。

这一起儿在相对话，正和夏芸唤来大白，黄河一怪围住云中青凤说那些无聊的话是同时发生的事，叙述起来无法同时表明而已。

老道姑正待向蓝面鬼表示两句感谢之意的话，但是她为云中青凤一声尖叫所惊醒了——声音是那么熟悉，云中青凤从小跟她长大，若非是三起儿喧闹声过于嘈杂，她早就该发现她的徒弟，竟会在中州不期而遇呢。

于是秋雯师太和蓝面鬼同时向那河边天阴教人围成的圈子里，纵身窜了过去。

云中青凤慷慨激昂，不为黄河一怪所屈，她指着宝剑，回答黄河一怪极强硬的话，使黄滔天暗暗钦佩她的胆量。

黄河一怪并无擒她向天阴教邀功之意，他又说：“柳姑娘，再仔细想想！我黄某并非甘心寄人篱下的人，我师兄秋阳道人独树一帜，名满西北道上，只要——”

他又“只要”说不下去了，继续以恳切的语调叹息道：“黄某愿与姑娘归隐深山，永远长相厮守，黄某倒还不怕天阴教人找我为难！姑娘，还不能接受我的愚诚么？”

其实云中青凤早明了他话里含意，用不着他再三表白，对黄河一怪既丑又怪，年龄堪做她爸爸的人，她怎不讨厌之极！何况她早有了

心上人呢。

黄河一怪既然作了露骨表示，云中青凤不能再装糊涂了，她这半天早已计划着逃走，她不肯舍弃坐马，否则她虽敌不过黄滔天，脱身一走尚非不可能之事。于是她知道没有妥协之余地她立即采取行动。

云中青凤猛然催动坐骑，向那些天阴教三流角色中冲去，手中宝剑，展开崆峒少阳剑法，以极快的手法，一剑“力劈玉龙”向左侧一个汉子刺去。

那汉子手持双刀，拼力迎架。

云中青凤虽望见熊倜和夏芸在不远处调马，她倔强的性格，不愿求助于人，她和熊倜俩原没什么关系，或许熊倜俩还认为她是敌人呢。

手持双刀的汉子，本领差多了，三四个照面，就几乎被砍下一只膀臂，黄河一怪始终凝坐马鞍，不肯出手，而那一干小喽啰，却一拥而上，把柳眉围住厮杀。柳眉一口剑舞起来，左拦右架，招式异常轻灵曼妙。

黄河一怪忽然又动了个歹毒念头，他心想：“我当然得不到你的欢心，但是我把你捉住，怕你不乖乖依从我？”

他这才一挥开山大斧，纵马近前，他神力惊人，一斧劈下去，噓噓生风，而招法又那么诡谲。

他的巨斧钢锋，已快到云中青凤背上了，云中青凤手中剑正封架前面的敌人，那一群人的刀枪剑棍横七竖八，使她无法抽身回头迎战，云中青凤吓得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忙拨马向侧面躲避。

黄河一怪，大斧一起，心中不胜懊悔，怎能用兵器去伤她呢，所以巨斧又猛地往回一撤招儿。

晃眼之间，蓝面鬼已拔下他的鬼头刀跳了过来，他往黄河一怪马旁一站，立眉竖眼，怒冲冲说：“这儿是梁家寨王氏双豪的地面，黄堂主你要在这儿拿人，可得先冲着我蓝面鬼，把话交代清楚！”

黄河一怪被他这一喝闹，倒楞住了！他立即明了王镒这小兔是什么用意，他正想把闷气出在王镒头上。

秋雯师太也突然飞纵至当场。

云中青风力敌七八个天阴教壮汉，她仍然不感吃力，剑锋闪闪，把那些小喽啰，一齐逼得团团转，她一看见师傅，心里惊喜欲狂，而

黄河一怪也恰好在此时一声震喝，把他手下人一齐喝住。

云中青凤高叫：“师傅”，她跳下马来，扑入秋雯师太怀中，想及以往所受的委屈，她在秋雯师太怀中啜泣了。

老道姑搂住她的爱徒，抚慰着说：“眉儿，我正是来接你回山的！不要哭了，你怎么离开白凤堂的？”

黄河一怪看见秋雯师太来至，他立刻见风收舵，喝住手下人，秋雯师太是崆峒名手，他未必能胜过人家，而且老道姑与九天仙子缪天雯有旧，多少要给她点面子，他想正好向秋雯师太献献殷勤呢。

黄河一怪一收大斧，向老道姑拱手道：“秋雯道长，令徒云中青凤脱离本教，现有龙凤令旗一体捉拿她，我黄某久仰崆峒诸前辈，正想筹商个妥当办法，把令徒交给师太自行保护，是再好没有了。而柳姑娘却一时误会，和本教这几位管事起了冲突！”

黄滔天这样奉承秋雯师太，又表露了自己对云中青凤原无恶意，秋雯师太自然十分感激，她忙还礼说：“黄堂主，你倒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老身的徒弟，回山看看她师傅，这是天经地义的正理，焦教主不能这样不通情理啊！”她又安慰柳眉说：“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快给师傅说说——你没和你缪老姑母闹翻吧！”

云中青凤却面含愠色，抬起头来说：“缪老姑妈还是照旧的疼爱我，不过我不能再在白凤堂耽下去！我是糊糊涂涂年幼无知的入了教，现在我懂事了，我决心脱离他们天阴教！还有许多话，待回了再告诉师傅！”她又白了黄滔天一眼。

黄河一怪唯恐云中青凤把他刚才那些不尴不尬的情形说出，幸好她没说什么，她却是认为黄河一怪举动不值一笑啊！

黄河一怪心安了，他反而误会云中青凤是属意于他，因此黄河一怪还死心塌地单思单爱着柳眉，日后甚至反了天阴教，也在所不惜。

秋雯师太叹息说：“我本没允许你投入天阴教，不过缪天雯是一番好意，要传授你武技，而她也是崆峒别派出身！不想——”老道姑说不下去，因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还没弄清楚呀！

蓝面鬼这时在一旁非常尴尬，他白白向黄河一怪发了几句横，得罪了天阴教人，而黄河一怪却是冲着秋雯师太，极尽恭维奉承的能事，轻轻把云中青凤交给崆峒派人了，他站在那里又算什么呀！

黄河一怪向他手下人一丢眼色，他准备带着那些人走了，他又向秋雯师太拱拱手说：“关于柳姑娘的事，在黄河道上地面我承担下来

就是了——将来缪堂主也会原谅我这份儿好心，改日再去崆峒面领教益！”

秋雯师太觉得黄滔天为人颇为直爽，以为这人很懂得江湖道义，自然微示感激之意，忙和黄滔天道别。

秋雯师太笑说：“黄堂主有兴来崆峒山一游，老身当竭诚款待呢！”黄河一怪得到了这么亲切的召唤，他快活极了，但是他再偷偷瞧了云中青凤一眼，柳眉还是没好气儿，直撅着嘴。

他以为女孩子的性情，是惯于撒娇弄痴的，心想：“下次多陪些小心吧！”他以愉快的心情，率领他手下人走了。

这时熊倜那面却又发生事故了。

那赤面灵官爬起来以后，眼望着隔河树林里，夏芸接收了那匹神驹，极熟惯的抚摩马身，而大白更是千依百顺，一变了对他那种跳踉厮闹的态度。

赤面灵官快气破了肚子，他擦擦脸上血迹，暴跳如雷的越过小河，直奔熊倜二人身畔，怒吼道：“你这两个家伙！快还我的马来！”



夏芸投以不屑的目光，鼻孔中哼了一声说：“这是我家从小养大的大白，我还没追问这贼赃的来源呢！你发什么横！真是个不通情理的浑蛋！”

夏芸的性情是骄纵不可一世，何况她还占着理！

熊倜却不愿为这匹马和人无端拼斗，他从中劝解说：“这位是王氏双豪赤面灵官王兄吧！这匹马确是这位夏姑娘家中豢养之物，在下熊倜，阁下花了多少钱自马贩子买来，我们照价赔还就是了。天公地道，物归原主，你阁下也不吃亏啊！”

熊倜这话颇合乎情理，但是赤面灵官却不伏这口气，而且他恨透了大白，他说：“大爷不稀罕这匹劣马，这畜牲把我整苦啦，大爷有的是钱，我就是撒开手，也要在它身上出出气！”

夏芸秀目一瞪说：“小子你说明白点，你待怎样？”

赤面灵官道：“我买来的马你管得着？”他一咬牙说：“我受了一身伤，不打它个半死，怎能心甘！钱！大爷豁出去不要就是了！”

熊倜没想到这人说话如此不通情理。

那蓝面鬼站在那边不是味儿，他提着鬼头刀窜过来了。他远远就喝叫道：“大哥！马我们是要定了，别理那臭丫头，我们牵回去慢慢整治它！”

秋雯师太也注意到这面了，她望见熊倜背上的贯日剑，她心里可有些气愤。心想：“熊倜你既早偷回你的宝剑，还捉弄我去找寻，你太冤苦人啦！”这一阵云中青凤正趴在她肩头，娓娓细语。

女孩子的心事，对于她最敬重的师傅可以替她拿主意的人，用不着隐瞒的。秋雯师太听的更加生气，她说：“单飞他敢！他敢欺侮你，不告诉他师傅从严惩处，如何能使你消消气呀！自有为师作主！不过尚未明——”

云中凤在她师傅身上一阵厮扭，撒娇说：“师傅，你别说嘛！这么多人，提他做什么？应该从速把他救出虎口呀！”

秋雯师太被这个女孩子磨得心烦了，她却对熊倜有些不甘，她拉着云中青凤向这边走来。

秋雯师太存心挖苦熊倜两句，而她也正要看看这一场争马的纠纷。她心里更念念不忘那口崆峒镇山名剑——玉魂剑，但秋阳道人也是个难缠的家伙呢。

蓝面鬼远远发着横，片刻他跳至河岸上，才看见夏芸乃是个比云中青凤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绝世佳人，他不由眼前一亮，深悔自己刚才一阵胡嚼，而赤面灵官，则没有他这种下流的德性。

赤面灵官那些话，也够凶了，加上蓝面鬼这一套，怎不气坏了夏芸？夏芸看见蓝面鬼气势汹汹，挺着一口鬼头刀，她立刻解下那趁手的丈二银鞭，准备来一场痛快的厮杀，熊倜慌忙拦住她说：“芸！千万不能过招儿，珍重你的玉体——万不得已，我会打发这两个红面蓝面的小鬼——这七天里你要多多珍重！”

夏芸撅着嘴说：“那你快替我打他们——抢了我的马，还敢信口雌黄，这还了得——你不动手我可忍不下去！”

熊倜扶着她的娇躯说：“好好好——我来对付他们！”

他俩说得这样轻松，简直把王氏双豪看成了瘸三，赤面灵官测摸不透这一双少年，究竟是什么来历？

熊倜虽然名满江南，在北方只保镖路过临城时，和日月头陀交过一次手，武林中还不晓得他这个角色。

王氏双豪平日夜郎自大，又确实是少林嫡传的俗家弟子，手底下确有些真功夫，哪里受过这种恶气！

蓝面鬼虽不忍动夏芸一根汗毛，却看着熊倜宛如眼中钉，这小子竟和她勾搭得很亲密，他说溜了嘴，嚷道：“姓熊的，冲着那位姑娘，一切还好商量！要是你小子出头多事，那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又向王钰说：“大哥，王氏双豪这旗号，不能认栽！我们先打他！”

熊倜呵呵笑了，他以雍容高贵的丰度，说：“自然熊某随时接着你弟兄两个！蓝面小鬼，你弟兄俩一齐上吧！和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有理也讲不清呢。”

熊倜傲然峙立，凝如山岳，而秋雯师太师徒恰好跑过来，秋雯师太向熊倜冷冷一笑说：“恭喜熊小侠，名剑原早就在你手中了！”

她这句话极尽讽刺的能事，使熊倜非常不安。

熊倜心说：“现在越郑重解释，她越犯惊拗了——索性给她个含糊去。”而夏芸却和云中青凤打起了招呼。

云中青凤说：“夏姊姊，听说你受了伤，不妨事吧！”

夏芸点点头，提起她的伤，她自然引起对天阴教人的憎恨，云中青凤现下脱离了天阴教，原来也是骗诱熊倜尚未明的呀！若不是熊倜告诉她那一番话，她真不愿意理柳眉。

她勉强含笑叫道：“眉妹妹，你又为什么反叛了天阴教呢？你在天阴教不是很有地位的重要人物么？”夏芸这句话，确实太过分些。

云中青凤被她说得脸都红了，她反唇相讥道：“我是崆峒正派门人，不过缪天雯是我老姑妈，我才跟她学本事！你父亲虬须客才是天阴教的关外分舵舵主呢！”

她针锋相对，向夏芸作了个有力的讽刺。

熊倜也讪讪的向秋雯道婆说：“昨夜幸有一位武林前辈，夺回此剑，我赶到那家客栈通知您，师太已经外出了！这事我原不愿重烦师太！”

熊倜不能说出银杖婆婆和毒心神魔，他只轻描淡写的表白一下。果然秋雯师太还是冷笑不止。

但是毕竟是熊倜的宝剑，人家找回来不找回来，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氏双豪又在一旁叫嚣了，他们怒吼着说：“姓熊的，你不交代一声，我们可就要牵马了！”

那蓝面鬼却偷偷瞧着这一双绝色少女，夏芸和云中青凤，春兰秋菊，各极其美，他无法判断她们之间的优劣。

夏芸见他一双贼眼，老是向她和云中青凤身上钉着，讨厌极了，她抓了三粒钢丸，冷不防向蓝面鬼掷出。

蓝面鬼王镒，色迷迷的正在胡思妄想，而那三粒钢丸，闪闪发光，已飞追面前，使他吓了一大跳。

蓝面鬼也学过收接暗器的少林独门真传，称为“龙爪手”和“虎掌功”，他不慌不忙伸手迎绰，被他绰住了一粒钢丸。

那另外两粒却斜斜飞上他头顶，他以为夏芸手法不精，错了准头，不料那两粒自行在他头顶一撞，丝丝一阵响，竟又翻翻飞下来，这一来他才慌了手脚，背上嗤嗤，嵌入两粒莲蓬大小的东西。

立时深入皮肉，血流如注，蓝面鬼痛得怪声嚎叫。

田敏敏这种发暗器的奇妙手法，本领略低些的是很难躲得过的。四仪剑客尚且不免受伤，蓝面鬼怎能应付过去，因为暗器发出后，那刺射的角度，往往是奇诡莫测，使人防不胜防呢。

夏芸露出了这一手，震惊了赤面灵官王钰，同时也使秋雯师太惊奇不已。云中青凤却闻名已久了，天阴教人那夜伤在散花仙子钢丸下的不在少数，他们立刻传令各堂各坛，一体研究被这种暗器手法之策。

所以武林中就是这样，你有一种绝技可以称雄一时，别人立刻精心研究对策，而头脑聪明内功深厚的人，同样也可悟出一种专门对付你的特种本领！金钟罩铁布衫功，就有许多方法专门来破它。

云中青凤称赞说：“夏姊姊好俊的手法！”

熊倜见夏芸出手打伤了蓝面鬼，想阻止也来不及了。除了天阴教人已成了死对头，此外没有轻易和人结仇的理由。而且王氏双豪，又是少林正派门下，将来不要添许多麻烦么？但他不敢责备夏芸。

蓝面鬼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皱眉苦眼，他恨极了，忍着痛跳过去就要拉那匹劣马——夏芸的大白！

熊倜不能不出手了，他已经答应过夏芸，否则这任性的女孩子，

又要闯出更大的乱事！

熊倜以极快的身法，潜形遁影，闪晃之间，已到了蓝面鬼身后，他用了几成力道，抬腿踹去。

踹在王镒的臀部，王镒怪叫一声，向前翻扑下去，咕咚咚向前滚去，夏芸看得呵呵笑了说：“快滚你们的蛋吧！别在这儿出丑了！”

秋雯师太也向赤面灵官叱道：“王钰——快搀扶你兄弟回去养伤吧！”熊倜却取出两锭银子，估计够偿还这匹公认劣马的价格了，托秋雯师太送过去。

赤面灵官见对方合为一起，人多势众，自料决非他们的对手，今儿王氏双豪算是塌了台，只有向他师傅搬弄是非了。江湖上的规矩，学艺不精，几年再见这一类套话，敷一敷门面，他也顾不得说。

赤面灵官憋着一肚子恶气，扶起蓝面鬼来，一声不哼，兄弟俩垂头丧气，蹒跚着走向梁家寨村里去了。

云中青凤只冷哼了一声，而夏芸却很写意的抚着她的爱马，现在她满意了，宝马名驹回到她的身边，熊倜也将永远和她厮守，她需要的一切都拥有了。



她还有什么缺憾呢？

哪知她心爱的偶，不久就要自她身畔离去呢！

王氏双豪走后，他们四人款款一同步回郑州城内，熊倜很礼貌的邀请秋雯师太至他俩所住客栈中。

熊倜怀念着尚未明的安危，他想从柳眉口中问点线索，所以他邀请她师徒作一席长谈。

云中青凤恢复了她少女应有的高贵和矜持。

熊倜陪笑发问：“柳侠女，敝友尚未明的下落，你能见告么？”这一问似乎唐突得很，而使柳眉冷若冰霜的娇靥上，微微泛起了红霞。她躲在师傅身后，还是掩饰不了她的娇羞，同时引起了熊倜和夏芸的注意。

云中青凤蛾眉一蹙，她心里也正悬念着她的心上人，她还访不出尚未明的消息呢，她一双秀润的眸子，斜睨了熊倜一眼。她为难了，她不能表示她关心尚未明，实际她是最关心的人呀！

她脸上焦急之色并未少减，她不怕天阴教人麻烦了，却芳心缠结在尚未明身上，她不能不答覆熊倜的话呀！

云中青凤触动了心事，有些忸怩不安，她师傅却以慈祥而怜爱的眼光，扭头向她一瞥，秋雯师太知道了徒弟的心事，她不能勉强柳眉回答熊倜的问话，秋雯师太更怕云中青凤不防口露出什么。

因为云中青凤终究和尚未明还仅仅一面之缘啊！

云中青凤淡淡说：“我这次自白凤总堂出走，缪老姑妈原不让我走，可是我想着师傅！”她这一篇极巧妙的谎话，尚不至引起熊倜俩的疑心。

她又道：“这样就是叛教么？崆峒派又不是天阴教，我自然应该回本派师长的座下了。至于熊小侠那位朋友——尚未明，按照天阴教规矩，多半交由龙爪坛执行……”她眼圈儿潮润了不忍说下去。

顿了一下，声音变得颤抖起来，道：“最好的结局，是交龙爪坛监禁起来，但这不可能！你们打伤了天阴教许多人，这仇恨怎不要算在他头上呢！”

云中青凤言下，神情竟有些凄然了。

熊倜失望了，他从云中青凤口中，问不出他急欲明了的事。同时却很欣慰，崆峒派人能与天阴教人分开，他说：“柳姑娘回到令师身畔，这是非常明智之举！武林各派正酝酿着一场浩劫，置身局外，自不至玉石俱焚了。只不知令师兄单掌断魂单飞，他作何打算？”

柳眉神情又突然大变，她似极憎厌她这位师兄单掌断魂，悠悠一声叹息，摇头不说什么。

而秋雯师太立刻忿忿说：“单飞竟敢倒行逆施，违背本派戒律，老身要通知他师傅，立即驱出门墙！”

熊倜怕这火气太大的老道婆又发脾气，不再提单飞这回事，信口谈些武当派点苍派的闲事。

夏芸则和云中青凤呢喃絮语，女孩子在一起，自另有许多话说。她们虽无世俗儿女娇揉造作之态，却终有些女孩子间的闲话。譬如说两人为一件衣饰，也会讨论好半天。而爱美更是女孩子的特点。

熊倜小小作东，留她师徒吃夜饭，她渐渐和云中青凤亲热起来，她俩性情原有些相近啊！

于是夏芸又获了一位闺阁朋友。

华灯初上，客栈中又纷扰起来，许多远道旅客，纷纷歇店，闹哄哄的，他们则浅斟低酌，正谈得十分融洽。

熊倜发现院中有两个黑衣人影一闪，他们很机警的拔步退走，无疑是来探道儿的天阴教徒。

熊倜不愿告诉夏芸，怕她会立即找碴儿惹事，他假作离席，比及他跑出房外，那两个黑衣人已走得没了影子。

熊倜直觉地判断今夜必会发生点小小事端。

饭后，夏芸此时和秋雯师太也很熟惯了，秋雯师太赞美她白天发暗器的手法，问知是点苍双侠独擅的绝技时，更加倾倒，秋雯师太和玉面神剑夫妇原也在点苍一派比剑大会上见过一面的。

更漏一滴一滴滴下去，夜渐渐归入静寂，人们停止了活动，而各寻安息之所，秋夜绵绵，微觉寒意袭人。

熊倜眼快，猛然发现窗前有黑影晃动，他非常警觉，立刻撮唇一嘘，使夏芸柳眉都为之一惊。

秋雯师太却勃然起立，向窗外喝道：“是天阴教的朋友么？不必鬼鬼祟祟，缩头藏尾，快请出面一会！”秋雯师太以为天阴教人是冲着云中青凤而来。

熊倜呢，则自银杖婆婆说出从铁面黄衫客手中夺回宝剑，他就料及他们不会放松他和夏芸了，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窗外却呵呵响起一叠苍老笑声，声震屋瓦。

窗外的人朗朗说道：“熊小侠！今夜务请留意！”

这句话音甫歇，屋瓦上一叠轻微足音，显然那人已飞身上了屋顶，继之就音响俱寂了。

秋雯师太性情非常急躁，她已一个箭步窜出屋外，但是她仍旧没看见这发笑人的面目，只侧面厢房屋顶一条高大身影一晃，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秋雯师太非常懊恼，因为她没抓着那发话的人。

夏芸也跃跃欲试，紧扎了一下衣裳，熊倜急以柔声劝她说：“芸！你何苦和自己过不去呢！你内伤未复，万万不可生气拼斗！今晚我守它一宵，总之我俩切不可离开，在一起什么事都有我呢！”

夏芸冷笑说：“现在我一切都复原了，你就是太小心了！倘若白凤总堂那些家伙都追了来，凭你熊大侠，只怕一个人也打发不了呢！”

熊倜笑说：“真个需要你帮忙时，我自会求助于你啊！你那一手散花手，在白凤总堂外确曾击败许多能手呢！”

熊倜早听出刚才窗外的人，说话口气，是友非敌，所以他没有追出去查看。听声音那人年纪不小，却并非毒心神魔，这可使他坠入五里雾中，究竟是谁来向他们示警呢？他想不出答案了。

熊倜安慰夏芸说：“天阴教高手，云集湘鄂，不会有多少人来北方，缘黄河一怪之流，谅都是些北道上人物吧！”

经过这一番惊扰之后，秋雯师太师徒告辞走了。

秋雯师太是怕天阴教人目的在于她师徒，她们赖着不走，反而别人误会她们依赖熊倜俩。秋雯师太傲骨凌云，她宁肯自己独当一面，不屑求助于这两个少年。秋雯师太对于熊倜的本领，尚不深悉。

熊倜也是同样心理，不能留人家替自己壮声势，更不愿使老道姑牵入这是非漩涡里。他和夏芸现在不再怀疑云中青凤了，她确实是站

在反对天阴教的一方。

秋雯师太师徒走后，熊倜哄着夏芸睡下去，拴妥门窗，把应用之物放在手边，然后吹熄了灯。

夏芸却仍然穿着一身紧扎小衣裤，而且把银鞭放在床头，这女孩的个性强得谁也劝不住她。

临睡前，熊倜和她照例有一阵温存，互相溶洽在爱河里，今夜稍有例外，因为各人心里都存了警觉。

熊倜又再三叮咛，无论有什么变故，劝她就在房里别出去，在暗中以逸待劳，也可重创三两个敌人。

夏芸笑笑说：“你真啰嗦！可是倜！你也不能大意呀！”

他俩交换了个甜蜜的微笑，熊倜和衣躺在自己床上了。

三更初敲，万籁无声。

奇异的声息，在屋瓦上面轻轻颤动！

熊倜翻身溜下床来，把贯日剑提在手中，他屏息以待。

屋上沙哑而苍老的声音轻轻喝道：“熊倜！快些出来会会本师！  
本师在城东教场候驾了！”

说完，屋上脚步声已悄然移去。



### 第三十一回 喜怒无常，怪老僧负气；神明内疚，虬须客迎仇

熊倜听这人口音陌生，又不像是天阴教人，他唯恐惊动了夏芸，蹑步溜出房来，略迟疑了一下。

他想：“这人既来叫阵，绝无畏缩之理。”他轻轻带上房门，施展上乘轻功，纵上屋顶，向四方望去。

那夜行人早已去远，屋舍鳞次，夜静更深，成了黑寂寂的一片，熊倜就从屋面上飞驰而去。

东教场相距不过二里，熊倜怀疑着这位夜间来访的怪客，他猜想不出来除了天阴教徒还有什么人找他麻烦！

冷静而昏黑的广场上，却呼呼的响起了一片风声，那声音是有武功人肉掌硬拼，所带出来的衣袖飘风之音。

远远望去，两个庞大的黑影，都是宽袍大袖，四只衣袖在空中翩翩飞舞，一上一下，一起一落，那姿势非常曼妙飘忽。

残月繁星之下，虽尚未辨出面貌，却已看出两个人头顶上光秃秃的，显然是两个僧人，熊倜想起刚才屋面上人自称本师，自然是和尚

了。

既然约定自己来教场相会，他们为什么又先打起来？难道先行练习一下拳法么？但看去又像是在硬拼！

熊倜跃落平地，他远远向那广场上的两人喊道：“两位朋友邀约在下，我熊倜前来领教了！”

他话音一出，其中一位光头和尚，怒吼说：“正点子来了，老朋友你该歇歇啦！”

这面的和尚哈哈大笑说：“得放手时且放手！我让你多休息一阵，不要和他过招落了下风，把这笔账赖在我和尚身上！咱们是不见不散，待我和尚太行山归来，再去嵩山少林寺达摩院找你！”

说着，两个人倏然衣袖一分，各自收招，飘然落于当地。他俩又都哈哈大笑。先前那和尚说：“跟你走这几十招，还不等于逗小孩子玩耍，你替我喂喂招儿，省得本师多年不和人动手，把招式都荒疏掉呢！”

这说话的和尚，显然就是指名叫阵的夜行人了。

熊倜正待提步向他俩身畔走去，看看这两位都是什么人物，却听得身后有细巧脚步声，飞纵而至。

熊倜扭头看时，只见一条纤弱身影，向他身畔窜来。而空中立刻一声娇笑划破岑寂，熊倜听出来是夏芸声音。

他心说：“她又来了！原来她也警觉跟下来了。”

熊倜回头走去，迎住夏芸，笑说：“芸！你怎么也来了？”

夏芸披着她那件白猢猻斗篷，鬓发在夜风中摇拂着，她冷笑着说：“怎么！不许我来看？”

熊倜忙说：“只是夜里风寒雾重，你还是休养内伤的好！既然来了就算了！我总是好意为你着想呢。”

夏芸娇笑着，偎依在他肩膀，说：“我谢你的好意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关心你！”

熊倜更没话说了，他享受着夏芸的柔情蜜意。

道貌岸然一位老和尚，挪步走近他俩，熊倜才看清楚来者原是武

当会过面的吴诏云之师——大雄法师。

大雄法师合十见礼，他诧异着熊倜身畔的夏芸，他对于熊倜的一切，明了的太少了。

大雄法师笑说：“熊小侠，你怎么开罪了这位少林恶秃——脱尘和尚？傍晚时分，老衲发现有些可疑的人，在小侠房屋四周窥探，特地通知小侠一声，早作准备。却没想到找你麻烦的人却是我一位老朋友呢！”

熊倜慌忙称谢，并说：“大法师几时北上？武当——”

大雄法师拦住不让他说下去，道：“诏云还留在武当效力，我和尚自己讨了这趟差事，不忙说这些，你先把人家脱尘和尚应付一下吧，这位是——”

他望了一下夏芸，熊倜忙为夏芸介绍相见。大雄法师呵呵笑道：“我在关外，久闻雪地飘风的芳名，不想却是熊小侠的——”他顿了一顿，才说出“朋友”二字。大雄法师还不知他俩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夏芸也听说过，大雄法师武功超绝，她表示出一种敬佩之态，大雄法师显然看得起她，使她芳心非常得意。

熊倜这才挺身走过去，拱手为礼，同时已看出少林派这位高僧，鬓发俱白、面孔红馥馥的，内功显有很深的火候。

他彬彬有礼的说：“在下熊倜，想阁下就是少林脱尘法师了。只不知大法师呼唤在下，有何赐教？”

那脱尘和尚，双目把熊倜仔细观察一番，呀然失声说：“阁下倒是一位内功好手呢！无怪愚师侄王氏双豪在阁下手中吃瘪了！”

脱尘和尚一提起王氏双雄，熊倜自然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一定是来替王钰王镒来找场的。

果然脱尘和尚又呵呵纵声大笑，说：“那匹马想就是这位姑娘豢养的了！愚师侄王钰从马贩子手中买下这匹劣马，究竟因何引起冲突，本师不能听信王钰一面之词，还得请阁下自己交代一下。少林派门徒，不能随便受人欺侮的！”

这老和尚显然是大兴问罪之师，不过他话还说得不太使人难堪，熊倜抱着息事宁人之旨，他照直把白天的情形直述一遍，以温和的语气说：“良马识主，自动回到敝友夏姑娘身畔，令师侄赤面灵官，就说出难听的话来，在下忙表示愿偿还马价，那位蓝面鬼更是气焰凌人，

逼得夏姑娘不能不出手！这确是一场误会而引起的冲突！”

熊倜以为经此一番解释，总可使老和尚满意了。

脱尘法师却摇摇头说：“这自然是阁下一方所持的理由了！让我再和那姓夏的丫头办办交涉，她自己丢了马，竟信口雌黄，诬蔑别人抢她的马，这真是蛮不讲理！怎么把错处全归在王氏兄弟头上？”

老和尚显然有些袒护门下，他又冷笑说：“熊施主倒还略通情理，马匹原是一件小事，是她的让她拿回去，不过不能不给她点教训！黄毛丫头，竟敢欺凌少林门人，这是令本师看不下去的！”

脱尘和尚归结到底，还是不肯放过夏芸。

熊倜更加为难了，让夏芸一出场，那只有再增加一层误会，以夏芸的性情，她还会向这老和尚低头认错么？

熊倜连忙说：“大法师年高德劭，夏姑娘不过是个年青女子，这点过节，由在下代她向大法师领罪吧！”熊倜以为这样卖给老和尚面子，老和尚应该没什么说的了。

而岂知大谬不然，脱尘和尚竟连连摆手说：“熊施主！你不能代

她受过，事情是她闯下的，让她自己来了结！那个丫头号称雪地飘风，想当然是个武林儿女，本师倒要看看她究有多大本领？”

熊倜没想到这老和尚性情如此怪僻，他正待替夏芸承担下来，还来不及说话，夏芸苗条的身影，飘然纵出。

夏芸哼了一声娇嗔道：“我不错是个年青女子，什么事我自己作出就有本领承当！让他少说废话，要动手就快些，雪地飘风可从没皱眉含糊过！”

她言下，还有些因拔九宫连环旗，独斗四仪剑客，怪熊倜没有顺着她去敌御凌云子之意。

熊倜知道再要自己揽事，更引起夏芸的不快！

这女孩子倔强的小性儿，你是劝不下来的。

幸好那大雄法师也摇摇摆摆走过来，他呵呵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脱尘老秃头你尽管欺侮个后辈女孩子吧！王氏弟兄恶迹昭彰，你少林一派宗风，原来是如此庇恶护短，我和尚不替你在江湖上宣扬一下，你脱尘和尚的本来面目还不会揭穿呢！”

大雄法师和脱尘和尚有过节，他真会用这种讽刺挖苦嘻笑怒骂的话，把他激得无名火高起十丈！

而夏芸也响啾啾亮出软银鞭来，鞭梢向脱尘和尚一指说：“脱尘老和尚，我可没功夫陪你瞎扯，咱们是家伙上面见分晓，还要不要划出道儿呢？”熊倜以为脱尘和尚一定更加忿怒，这一场冲突势所难免了！

脱尘和尚却脾气乖谬得出奇，他反而一阵狂笑说：“丫头！你不配和本师接招！本师倒欢喜你这种不屈不挠的横劲！刚才大雄老鬼拿话挤兑我，本师再以大欺小，反让这老鬼抓住邪理！”又向大雄法师道：“老朋友，你从旁一架梁子，咱们一并结算旧账就是了！这丫头的账，也算给你啦！几时你办完事呢？迟早本师在嵩山候你的臭驾！我们找个僻静处，考究考究你这十几年来的造诣，说准了到时不来，就算你认栽！”

熊倜更没想到夏芸硬挺起来，老和尚反而虎头蛇尾轻轻把她丢开，这真是白担了半天心事！

这种方外高手，果然性情怪僻，使你无法捉摸呢！

熊倜却不知道，这老和尚听了他一篇解释的话，早已默认熊倜和



夏芸，原没有什么过分的错处，他是抓着碴儿下台。而这和尚性情确实怪异，他是服硬不服软的，夏芸若是向他赔罪讨情，那他就抓住理了，他会以为你是自承无理了！世外高手，岩居穴隐，怪僻处往往如此。

大雄法师也狂笑入云，说：“你算给我就算上吧！十余年没和你痛痛快快较量一下，今晚我瘾头也没过够！不过武当点苍昆仑三派，和天阴教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没有结束之前，我和尚没功夫陪你玩的！那就明年端午节吧！只要你我两个老不死的还活着，总得再碰碰头呢！今夜承你还看得起老朋友，明年嵩山之会，一定拼这付老骨头，让你尝尝我和尚大雄掌的滋味！”

脱尘和尚呵呵大笑说：“大雄老鬼，我们一言为定，咱们可得避着别人，别又搅得什么人出来搅扰，就玩得不痛快！”

老和尚话音甫歇，长袖飘扬，人已向西方飘飘逝去。

老和尚这份儿轻功，使熊倜也不胜心折。

熊倜再一看两个和尚刚才交手的这片地上，显露着横七竖八，踏陷下去的一片脚印，显然脱尘法师内功非常醇厚，刚才如果夏芸和他交手，那是不出十招，必然吃上大亏了！

脱尘和尚乃是少林派内功最深的一位高手，在达摩院中数他行辈最尊呢。熊倜当时可还不明了老和尚的来历。

熊倜心里暗暗庆幸，但是他不能把这话说出口来，否则夏芸又不快活了。

一天的阴霾，竟尔风消云散。

夏芸虽然倔强，但是她自己的事，被大雄法师承担下来，她不免有些歉然了，她向大雄法师敛衽为礼说：“大雄老师傅，我自己的事，不能让你去代劳，明年端阳节我还要去嵩山会会他！”

大雄法师皱皱眉，他真不愿这个骄纵而又可爱的女孩子，去嵩山自寻烦恼，他合十还了礼，笑向熊倜说：“熊小侠，依我和尚，这位夏姑娘不必去找啰嗦了！小侠和夏姑娘交情很不平凡，你可以劝劝她呢！”。

大雄法师这句话，使夏芸粉脸红了半边。熊倜连忙应诺，询问大雄法师北上之行，有何重要情事。

大雄法师性情火烈，而又非常风趣，他是口没遮拦，什么话都冲

口而出的。他笑着说：“折腾了半夜，熊小侠和夏姑娘，快回客店休息！太行山天阴教老巢，将有一番大规模的蠢动，又有一位老怪物出场，我和尚先来探听一下虚实，而且时机非常匆迫，不及细谈了！”

大雄法师表示急急离去之意，熊倜歉疚着自己没担任一点重要工作，更不能坚留大雄法师了。

于是就在教场互相握别。

大雄法师内功深厚，所以他能看出来熊倜的造诣，日后他们竟成了忘年之交呢。

大雄法师嵩山之约，熊倜为了夏芸也不得不去参与，这也是一件关系武林大局的关键呢。

大雄法师走后，他俩携手返回客店。

夏芸认为那脱尘和尚，震于她雪地飘风的声威，而不敢和她交手。她得意地表示出她的看法。

熊倜却深为夏芸免于和脱尘和尚动手而欣慰无限，他明白就是他和脱尘和尚较量，也多半要失败的。

熊倜叹息说：“少林龙、虎、豹、鹤、蛇五形罗汉拳法，达摩杖法等等七十二种奇功，也未可小视啊！”

熊倜没有直接说出脱尘和尚功力超绝，而夏芸已感觉他的话是旁敲侧击了，她一撇嘴嗔道：“那脱尘老秃头怎么不敢和我接招呢？”

熊倜不愿再激怒她，只有奉承她两句：“自然你雪地飘风的名气，也是威惊武林呀！”

夏芸撅着嘴，她已高兴了，仍说：“你骗我！看你就不是真心话！”

熊倜叹气说：“你疑心真多！我用不着辩论！”

他又软语温存把这件事撇开，再三哄着她，两人回去匆匆就寝，这一夜已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他俩用过早点，夏芸精神焕发，扬鞭试马，她那宝驹，依然神骏无比，他俩没有再耽下去的理由，虽然天阴教人踪迹出现，但夏芸既已恢复原有功力，那就没有丝毫顾虑了。于是他和夏芸并马重新踏上了征途。

过了黄河，莽莽平川，在秋高气爽的阳光下，一双爱侣，载驰载驱，各自施展精湛的骑术，扬尘若飞。

他俩喁喁情话，是不愿向外人道的。

两日马程，经过了卫辉府，彰德府，进入北直隶省境，他们是沿官道北上的。这天他俩越过沙河，向顺德府进发。

西面自北而南，宛如锦屏翠帟，蜿蜒而来的太行群峰，巍巍在望，熊倜触想起青帕少女的话，后悔不曾问明天阴教人在太行的老巢，而他的好友尚未明，很可能被囚禁在太行山中他们的龙爪坛内！

熊倜又念及和玉面神剑散花仙子夫妇分手以后，他夫妇不明内幕，反在长江一带盲目踏穿铁靴，但是若不是遇上青帕少女，他不是同样茫无头绪么？

天阴教势力发展到什么限度，除了白凤堂外露面交手的人物，还有没有本领更高的人？似乎武当峨嵋昆仑点苍各派人联合起来，颇可稳操胜券。但是天阴教人行动诡谲，阴谋多端，确也未可轻视。

夏芸却不大谈论天阴教，她多少因她父亲虬须客列身教下，而有所顾忌！熊倜怀着绝大疑问，虬须客既就是宝马神鞭萨天骥，为什么

亲生的女儿又姓夏呢？难道他隐迹关外，连姓氏也改了？

熊倜不愿揭开这个谜，隐忍着他一腔悲愤，倘若因此竟刺穿人家隐讳，当然也会使夏芸不快。

熊倜眼望着距离山海关，路程日渐缩短，所谓图穷匕首见，终将到来的会是一幕无可挽救的悲剧。

自与夏芸重聚以来，两人感情上的结晶，越来越浓厚，而这已结晶的感情，正如尚还灿烂盛开的花蕾，将有被秋风肆虐，一扫而空之虑。

熊倜享受着这短暂的甜蜜爱情，也期待着它变为一场泡影！

他于无可如何的心情下，遂把一切隐讳在心房深处。

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也是波诡云谲变幻无常！

他俩这时，都淘淘然沉醉在爱河里，互相欢愉地看着在身旁的爱侣，他俩恨不能溶为一体，一声一笑那又何足表现于万一呢。

夏芸扬鞭指向东北，欣然笑道：“那边就是我的家，我俩可以欣

赏大海的风涛了！”

熊倜回眸注视着这兴奋欲狂的女孩子，笑说：“我没来过北方，但是还远呢！”远就是他暂时的聊以自慰之法，甚至熊倜希望这宝马神鞭，会自己害病死去，使这场悲剧永远不会发生。

他没想到悲剧的来临，竟如此之快！

当他俩谈笑着，渡过了沙河来至对岸，前面丘陵起伏，路较为荒凉些，斜阳古道，道旁的树木，光秃秃的摇落下去仅存的几片黄叶，衰草一望无际，西边高地上散散落落几许柏树荒冢，又有谁去凭吊呢。

路上行人越来越少了，他俩迎着朔风奔驰，从不会考虑天色早晏，夏芸是唯恐不能多赶些路。

突然一片土丘背后，啾啾发出三声极熟悉的锣声。这是多么刺耳的怪声呀！连夏芸也不觉为之一震！

熊倜立刻警觉，忙向夏芸说：“芸！这儿就在太行山脚下，一定是天阴教出没之地，这次可要小心，他们毒计很多，趁早冲过去吧！”

夏芸一嘟嘴说：“怕什么！我不信会比白凤总堂一战聚集了更多

扎手的家伙，那次就够使他们胆寒了！”

她虽然嘴上从不服输，却也随着熊倜的马疾驶。

而这条路，偏偏又向西绕去，因为当前是一面高岗。大路两旁，密密列着树林，叶落枝稀，鸟雀飞绕，似乎没有什么异样征象。

树林中一眼望穿，也不见有人隐伏，但是锣声显然是顺这方向送来的。他俩跨下骏马达达达向前奔去。

前面突又锣声大作，这次很显然的距离很近，熊倜也估料天阴教的好手，都在湘鄂集结，应付武当派人，来北方的当然不会太多，二三流的角色，让夏芸一个人也都能打发过去，所以他并未在意。

他俩依然联辔而前，弛过这条丘陵间的隘道，两旁树林也更加稀少，顺路向北面绕过去，眼前一片旷野。

当路上却密密满布着十几条黑衣劲装大汉。

中间又是那位铁面黄衫客仇不可老人，左手侍立着熊倜曾会过的吴钩剑袭天杰，另外还有他当年初出道时打伤过的金陵三杰之一，神力霸王张义，和江湖上威镇边陲的生死判汤孝宏。



还有几位体格雄健的江湖好汉，一色儿黑衣劲装，显然是北道线儿上朋友。

熊倜和夏芸，见天阴教人拦住大路，便同时勒马收缰，熊倜以为这一场冲突是无法避免了！

可是大出意外，那位黄衫客却向他抱拳说：“熊小侠久违了！请勿误会，老夫是特地来迎接夏姑娘的！彼此已有约定，明春洞庭君山再见真章，今日却不拦阻你熊小侠的大驾呢！”

夏芸已把她的银鞭自腰间解下来，提在手中，准备一显身手，再和这些北道英雄决一雌雄。熊倜也何尝不是分外紧张，而仇不可却很轻松的表明态度，他们的人也都很悠闲的神气，像并不在准备厮杀。

熊倜反而莫明其妙，遂以诧异的口吻还礼说：“夏姑娘北上返家省亲，不能在此耽搁，更不烦贵教派人迎接！仇堂主这话是什么意思？熊某颇难明了！”

夏芸也冷笑道：“要打就打，何必多说闲话！”

仇不可却一本正经的皱皱眉说：“夏姑娘，你令尊虬须客就在附

近，片刻即可到此，老夫诚恐你父女错过会面的机会，率人来此等候！所以连熊小侠的大驾也拦住了，夏姑娘还见怪老夫么？”

这一说，夏芸可喜出望外，她怎料她父亲会来到关内，而且就在太行山边等着她呢。但是熊倜却内心纷扰地激动起来，虬须客此时突在太行山边出现，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天阴教又是什么诡计？

但如果宝马神鞭，亲自来接夏芸，没有理由不让她跟她爸爸走，熊倜应该怎样呢？就在这场合把仇人手刃掉？还是让她父女欢聚一段时间，隐去自己真面目，暗中下手呢？熊倜一腔悲愤的热血快要沸腾了。

不过他还是疑信参半，一个人的心情，无疑地要在脸上表现出来，黄衫客已看出他怀疑而复杂的神情。

仇不可笑说：“熊小侠谅还不信老夫的话！请看那边山道上！”他向西边山坡上一指，又奸笑着说：“虬须客眼看就到了，小侠还有什么疑问？”

果然那面山道上，数里外电掣风驰一般，驰下来一大群骏马，奇怪的是马上竟是八个貌如冠玉十五六岁的俊秀少年，而在这八个少年中间，巍然高耸着一位苍发虬须，高大威猛的半百老人。

可厌的是这雄伟老人，也穿着一色黑衣。

熊倜纵然当年见过宝马神鞭萨天骥，但是印象久已淡得没了影子，这马上男子，是否虬须客？又隔了这么远，他是无法判断的。可是马上男子提着一根发亮的乌金鞭，竟与夏芸的银鞭，长短式样完全无异。

夏芸是再远也看得出是她父亲的，她激动得一把拉住熊倜的手，笑了说：“真的！爸爸来了！”

熊倜挣脱了夏芸的手，他脸上神色已惨然大变，他把马缰一领，一鞭紧抽下去，不知他是否在马身上泄气？

那马放开四蹄，向来路上奔回。

熊倜是否缺乏面对这现实的勇气？

熊倜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他不能和夏芸分离，也不能不报戴叔叔陆叔叔的血海深仇！那他应该如何呢？

在夏芸初投入慈父怀抱之时，就使她痛失父亲，那是多么残酷的

事！何况天阴教人在场的不少，未必就能顺利的把仇人毁掉呢？

夏芸又是什么感觉呢！太使她惊奇了！怎么熊倜突然决绝弃她而去，不愿见她的父亲么？又为什么呢？

哦！虬须客投入天阴教，熊倜是与天阴教人无妥协余地的！夏芸以为她猜测的完全对的，她内心说：“熊倜！我也讨厌天阴教，但是不能讨厌爸爸啊！这又不是不能挽救的事，我可以把爸爸劝说得脱离天阴教！你既然爱我？就不该如此使我心伤！”

夏芸也立刻拨转马头，紧追下去，并且亲切地唤道：“倜！你不能走，听我的话！”

熊倜却头也不回，策马狂奔。可是他的心也碎了，他支持不住他的情感，眼眶里闪着晶莹的泪光，而心里却燃起了熊熊的愤怒之火。

夏芸又大声疾呼：“倜！你不能这样，你应该听我把话说明白呀！”

他俩在隘道中一前一后的追驰着。

站在那边的天阴教人，却都为这突变的一幕怔住了。黄衫客满以为熊倜这次可要堕入彀中，却不料又猝生变故！

从山坡上疾驰下来的九位，其中那虬须客策马到的最快，他也看见了夏芸追赶熊倜，这位宝马神鞭萨天骥，多年来内疚神明，他做错了一件无法弥补遗憾终身的事，甚至使他避仇关外，隐姓埋名！

他接受了天阴教的命令，带着张义，专骑驰来太行，一半为了消弭这以往的仇恨，他忏悔了十年，他愧对江湖上的朋友，天阴教人告知他熊倜和他女儿爱情已达沸点，他从夏莲贞口中得悉这两个孩子，可能是嫡亲兄妹，他不忍她——夏芸和熊倜再热恋下去！

宝马神鞭只略向仇不可施礼招呼了一下，便也策动他坐下赤炎神驹，向隘道上追了下去。他看见了熊倜的背影，这孩子将使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他十余年来良心上的责罚，使他宁肯早日接受了这应有的惩罚！

他抑不住激动而悲怆欲绝的心情，但是他追上了这位可怕的少年，他又该怎样？他将把以往误会全部坦白说出，以求换得这少年的饶恕么？他自忖：“应该勇于认过！听凭这少年决断吧！”十余年的自疚，犹想把这事一吐为快！

一切的后果，他不愿再考虑了。

宝马神鞭这种决定，确是无可如何的，他不失北剑南鞭英雄的本色！他一追下去，黄衫客仇不可也挥手招呼众人一齐随着疾驰而去。仇不可并不明了虬须客和熊倜还有一段永不可解的仇怨！

天阴教人这是最后一次对熊倜所施的手段，倘若这次计划失败，那只有把熊倜置之死地，以绝后患！

熊倜的坐马奔驰的再快，也不及夏芸骑术之精，而她的大白，脚程比一般的马快了一倍，他俩间距离逐渐缩短！

宝马神鞭也和夏芸相距不及半里。

萨天骥思潮起伏，他不怕和这少年决裂——一较身手，但是在目前就宣布他和夏芸并非亲生父女，多少更不利于自己，于是宝马神鞭默默寻思一个更妥当的办法。总之不能让这两个孩子结合！

夏芸气得要哭了，她的心上人就在数丈之外，她颤声呼唤，几乎等于祈求哀恳的语调道：“倜！你忍心这样对待我么？你只不过是為了爸爸归身天阴教，可是这与我俩的事又有多大妨碍呀！”

熊倜眼含泪光，在马上扭回头来，激动着说：“芸！海枯石烂你的倜永远是你的！但是请你原谅我，我另有隐衷，不忍也不愿立刻见

你父亲！”

夏芸张大了眼，她看出熊倜的神情大异，她无法了解熊倜的心，如坠入五里雾中！她心说：“你有什么为难的心事，还不能对我说么？”

她又亲切地呼唤：“倜，任凭你有什么心事，我都能原谅你！只是你不能不明不白的丢下了我！倜，你不是欢欢喜喜随我去落日马场么？怎么你又变了心！”

熊倜无法解释，他俩都心碎了！熊倜猛然双目圆睁，他本想把这事揭穿，因为这是终不能避免的事，但是感情又征服了这少年的勇气，他低低垂下头去，也以同样恳切而祈求的语调说：“芸！你不必问，我求你暂时不要问！可是天日在上，我对你的心是永不改变的！芸，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夏芸对他的话满意了一大半，她仍然唤道：“倜！那我俩还要计划以后的事呢！你不能撒手一走，也不和我约定以后我们怎样相聚呀！”

她的马已快追上了熊倜。

而前面又扬尘飞驰而来两匹快马。又一桩新参入的事情，将使这儿立刻愁云笼罩，化为一片血腥的屠场！

马上的人，无巧不巧却是崆峒派的秋雯师太，和她的爱徒云中青凤柳眉。

这两匹马纵辔飞驰，几乎和熊倜撞在一起。

双方都唤了一声，彼此都认识的，各收勒住坐马，互相致歉。因为有了生人的介入，夏芸一腔的话，不便倾吐了，于是四匹马发声长嘶，会在一处。

夏芸以幽怨的眼光，睨了熊倜一眼，说：“倜！你今日的举动太离奇了，但是我自信总要把你追回，现在你有什么话，快些痛快的告诉我！我永远同你站在一起！只要你恨天阴教人，我永远不和他们携手，我爸爸他强不过我的，他会回到你们这边来！”

这时，宝马神鞭，一骑先至。



### 第三十二回 珠泪成行，檀郎义愤；阵影回环，侠女突围

夏芸破涕为笑，张着双臂，向他叫道：“爸爸！我和他正要赶回落日马场拜见你老人家呢！怎么你会在太行山下等候我们？”又一指熊倜说：“他叫熊倜，武林三秀之一！爸爸你不认识他吧！”

夏芸几乎恢复了童年无邪的天真，这时她最快乐，可爱的爸爸和最可爱的熊倜，都在她的身边。

她想：“不要再用什么亲热的话来替熊倜介绍，爸爸也应该明白呀！”

可是宝马神鞭的答复，使她非常吃惊！他苦笑说：“熊倜？我早认识他了！”

夏芸不测虬须客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她一双秀目，陷入迷惘之中，她看看父亲，又看看熊倜。

宝马神鞭，仰天喃喃自语道：“星月双剑，我祈祷你们看着这悲惨的一幕！我不能再隐藏着十余年来的死结！我听凭他替梦尧兄——”

他眼里泪珠掉下来了！

宝马神鞭英气挺生，他向熊倜招手道：“好，你就是熊倜吧！老夫就是当年的宝马神鞭萨天骥，你和星月双剑什么关系，我不深悉，但是孩子，你说实话，戴梦尧临死以前向你说过些什么？”

这宛如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了熊倜，也震惊了夏芸，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爸爸虬须客乃是当年的宝马神鞭萨天骥！那么为什么爸妈都说他一家姓夏呢？看来这其中大有难言之隐了。

虬须客又追问什么星月双剑的遗言？这是什么道理呢？而熊倜与星月双剑又有什么不平凡的关系？

夏芸瞪着一双眼，她激动地叫着：“爸爸！你这话我怎从未听说过？”

熊倜一看，眼前这位虬须半百老人，就是戴叔叔的仇人，而他却慷慨自承是宝马神鞭！又追问戴叔叔的遗言。

熊倜按把不住一腔悲愤，以极难堪的话气，冷笑说：“不错！我就是戴叔叔的门人熊倜！戴叔叔留下什么话，我想阁下自己应该明白的！两位叔叔都死在你这不仁不义的家伙之手，戴叔叔陆叔叔在天之灵，绝不能让你再逍遥法外！熊某今儿就和你结算这一笔血债！”

他话音悲痛激昂，句句震颤了虬须客的心弦。

而夏芸呢，惊骇得宛如泥塑木雕，她怎会想到心爱的人，竟是她父亲的生死对头！她猛然策马向熊倜身畔冲过去，双手擒住熊倜的一只胳膊，她声尖叫道：“倜！你忍心杀死我爸爸？你不能饶恕了他老入家？”

夏芸生性再要强，总是个女孩子，她眼泪如泉，随着话音，扑簌簌掉了下来，她芳心已快寸断，又说：“倜，你不是说永远爱我吗？你连我一齐杀死吧！”

宝马神鞭也被夏芸感动得虎目落泪，但是他是坚毅不屈的血性，他激昂入云，一声断喝：“孩子！你快过我身边来，你不能拿你和他的爱情，减没了天地间的正义！熊倜这样做是对的！”

宝马神鞭恨不得自杀以谢戴梦尧，但他不忍夏芸和她的手足相恋，他虎眉一挺，向熊倜道：“熊倜，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好男儿——这不能不承认，戴梦尧确是伤在我的手下，但这是一场误会，你能容我把这回事始末说一下么？如果你不容我解释，萨天骥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一切听候你划出道儿，也不必费话了！”

夏芸哀哀欲绝，仍然紧紧抱住熊倜，她央求说：“当年的事，我

太小了，应该听爸爸把经过说明，是非曲直，自有个公道。你连这一点要求都不答应我么？”

熊倜何尝不是一颗心，宛如碎割凌迟，只是他不能违背戴叔叔遗命。夏芸是占据他心灵，永远不能排除的生命之花！他处于这种场面下，要在夏芸面前，手刃宝马神鞭了，这是虬须客自己找来的结局呀！

宝马神鞭仰天长叹一声，向夏芸喝道：““孩子你过来！我不许你和他结合！无论怎样，海枯石烂，你应永远记着我这一句话！”他心里沉痛到了极点。

他又道：“熊倜，我不能怪你，你动手吧！”

但是他仍忍不住十余年心里埋藏着的遗憾，他指着天日为誓，说他当时以盛意款待戴梦尧陆飞白，筵前比较武技，他虽输给陆飞白一着，但并不因此怀恨陆飞白，而陆飞白死于何人之手，至今还是一个哑谜。

当然陆飞白死在和他比较武技之后，戴梦尧很容易的认为是他暗下毒手，造成了一场失恨终天的误会。

至于他和戴梦尧交手之际，他又无从解释这场误会，戴梦尧剑法

原足以胜过他，反在无意中卫护熊倜不幸受了伤，他失手伤了星月双剑戴梦尧，他实在痛心已极，所以无面目再见武林同道，隐迹关外的。

夏芸听他爸爸说出那么决绝的话，芳心又受了一次残酷的摧残，她不由放下熊倜，拍马驰回她父亲身畔，哀声说：“爸爸！你不能因为他是仇人门徒，说这种无情的话！戴梦尧又不是他的父母，仅仅是师徒名分，我能使他化仇誓为友好，而我和他之间，更没有丝毫仇恨存在？为什么要硬生生把我俩拆散呢？”

宝马神鞭一把拉住夏芸的手，面容十分严肃，道：“孩子，我不能告诉你！但你与他是不能结合的！他大义复仇，我拼了老命也接着他的义誉，就是他放弃复仇，我还是不准你再和他在一起！”

这可使夏芸迷惘得无以复加了！她对于虬须客这种乖谬的严命，实在想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心说：“你既然承认失手伤了戴梦尧，又为什么还这样痛恨熊倜？你这样重伤女儿的心，岂不使我抱恨终身？”

情场里的儿女，把一切都看得无足轻重，就是拼了一死，也要偿还这一场情债？夏芸显然觉得他父亲是不能谅解她了。

夏芸自马上纵身，扑入虬须客怀中，她趴伏在虬须客肩头，抽抽噎噎的哭了，说：“爸爸！这事我求求你，求你不要记恨熊倜！并且

不能和他交手，无论谁胜谁败，总之都使我活不下去了！”

熊倜也推开秋雯道姑说：“熊某和萨天骥的事，非口舌可解，任凭他怎样自圆其说，戴叔叔临终的话，绝不会是假的！待我和他了断这以往的恩仇吧！”熊倜一手拔剑，贯日剑青霜夺目，临风闪出一片似水寒光。

那边萨天骥也硬着心肠，要把女儿推下去，然后亮兵刃和熊倜交手，可是天阴教人已来了多时，数十匹马排列在两旁疏林之内。

黄衫客仇不可突然一挥手，向那随伴虬须客而来的八个少年喝道：“就请八位护法，准备摆开八卦游魂阵，收拾这姓熊的小子！”他又向熊倜戟指叱道：“熊倜！宝马神鞭乃本教分堂堂主，你想伤他分毫绝不可能，你把老夫胜过再跟他动手！”

他说着也立即扬起他特制的乌龙软索，向空中舞动了个圆弧圈儿，又扭头向宝马神鞭说：“萨堂主请先带着令爱回山，听候八翼神君分派工作，这里的事你用不着管了！只留下汤香主他们几位，对付崆峒秋雯道婆师徒，把叛教的柳眉丫头，擒回总堂，按律治罪就行了！其余的人都回去吧！”

玄龙堂主令出如山，宝马神鞭不敢不听他吩咐，于是他拉着夏芸

的手，一同乘马向西边山坡上驰去。唵喇喇一片马蹄声喧，其余的人众也走了一大半。夏芸知道天阴教人又要向熊倜恶斗了，她如何不心急。

夏芸想拨马回去，和熊倜并肩作战，朗声道：“爸爸！我要回去看看他！”

萨天骥苦笑说：“熊倜屡屡和本教作对，这是他自投网罗，任何人也无法救他！孩子，你不许走！”

夏芸本待拨马回去，但前后左右，拥来了二十多匹马，宝马神鞭又是大白的老主人，他一打手势，那匹神驹，就放开四蹄，驮着夏芸向山上奔驰，夏芸被萨天骥紧紧挽住了手，脱身不得。

这里黄衫客又向秋雯师太冷笑一声说：“崆峒秋雯道长，令徒已投身本教，应受本教节制，莫非道长亲自送她回来领罪么？如她尚知悛悔，老夫可代恳繆堂主从轻发落！道长请把柳姑娘交给老夫吧！”

请想崆峒乃武林五大正派之一，秋雯道长也不过因徒儿柳眉与九天仙子有亲戚关系，因而相识，并非崆峒派人甘心依附天阴教，黄衫客这样盛气凌人的口气，秋雯师太任凭有多深涵养，也忍不住这口恶气了！

老道姑立时脸色大变，也以极不屑的口气回答道：“九天仙子与老身不过见过几次面，她也不敢对我这样无礼！我崆峒派门下弟子，岂能受你们教下控制！”

这时熊倜心情纷乱得无法收拾，他正遥望着远远驰去的爱侣，一份儿无比的惆怅，同时眼看着宝马神鞭远去，更增加了无比的忿怒！他踌躇起来，他怕刺伤了夏芸的心，他不忍立刻追上去，拾掇虬须客！

他更不愿和黄衫客这些人厮杀，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他在考虑，天阴教人巢穴中必然徒众不少，纵是龙潭虎穴他也不惧，首先应该把夏芸接出来，免得她陷身邪教！夏芸毕竟是个女孩子，她能违抗父亲的乱命么？

至于崆峒秋雯师太师徒，对他是无恩无怨漠不关心，但是崆峒派人和天阴教决裂，是足以削弱天阴教实力的。

以此他迷惘地望着那一群天阴教人，包括虬须客夏芸在内，只剩下一团尘影，没入了松柏交集的峰坡之中，他神游象外，竟忘记了天阴教大敌当前呢！

天阴教人则静待玄龙堂主发号施令，仇不可还在和秋雯道长办着



交涉，所以都还未向熊倜下手。

但是从山坡上驰下来的那八位少年，一色儿玄衣劲装，宛如粉装玉琢的金童，却很自然的各踏一个方位，把熊倜和崆峒二女团团围住，距离约在一丈六七尺以外，他们手里各捧着一柄奇形兵刃。

这种兵刃形如一面圆形齿轮，只后面多个把手，钢锋似霜，寒光耀目，极自然的滑动着，不知有何妙用？

此外就是生死判汤孝宏手中一柄判官铁笔，吴钩剑龚天杰倒提着一柄吴钩剑，和其余两位绿林好汉一排站在仇不可身后。

仇不可仍然很悠闲的向老道姑说：“崆峒是本教友派，本不能就此反目，但是秋雯道长如此强横不讲理，只有把柳眉这丫头留下了，对于道长，我们还是不愿留难！”天阴教要硬把人家的女弟子留下，还说别人不讲理，熊倜听去十分刺耳。

仇不可又向熊倜说：“怠慢了熊小侠了！请试试本教这八卦游魂阵吧！”

仇不可袍袖挥动，大喝道：“敬请八大护法，留下本教叛徒柳眉贱婢，严惩熊倜这顽梗不化的小子！”

随着黄衫客话音一发，四面八方呛啷啷响起一种刺耳的怪声，八个少年风起云涌，手中钢轮迎风旋转起来。

八个少年像是训练有素，出招进击，配合得非常巧妙，立时黑影纷纷晃动，或高或下，那怪兵刃同时向他三三袭来。而且再巧没有，左右前后，一齐递到，肩腰胸背，处处都在钢轮闪闪之下。

钢轮闪转过速，挟着那种怪音，耀得人双目难见，他们的身法也矫捷无伦，足以想见轻功不凡。

最妙的他们突发一招之后，八个人逼拢过来，竟旋绕着他们三人以极快的游魂步法旋转起来。

秋雯道长拔出一口寒光飘飘的好剑，迎削这些袭过来的东西，但是她手法再快，依然是无法着手，因为钢轮究如一片银光结成的盾牌，连敌人的身形都遮得看不见了，若是钢轮碰上些儿，怕不要血肉横飞。

秋雯道长以极快的少阳剑法，呛呛一声震响，把一付怪家伙震碰回去，但是她那口剑已如经过一番锯锉，立刻添了许多缺口。并不是那八个少年功力比她还醇厚，而是钢轮旋转之速，出乎想象，增添了巨大威力。

她还来不及察看宝剑能否再用，而同样的钢轮银影又涌了上来。这是一种什么玩意，使秋雯道长不胜骇异。

云中青凤手中的一口柳叶绣鸾刀，因为质地较薄，竟被钢轮一绞之下，“克察”一声折为两断！柳眉吓得一声尖叫，赶快把身子缩藏在老道姑背后。她恰好夹在秋雯道长和熊倜之间，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熊倜一柄贯日剑，原是锋利无伦，寻常兵刃碰上了立刻可削成数段，但是这奇怪的兵刃，乃是白金钢铁合铸，竟没法摧毁。熊倜被这漫天盾影阻拦住，他的苍穹剑法却有所顾忌不能施展，因为他一离开，秋雯道长师徒，就失去了屏障，将不免为这八个少年所乘。熊倜也正要研究他们这种阵法呢。

八个少年都有相当的功力，他们运足气劲，把钢轮平伸侧扑，都送出一股相当雄浑的劲头，固然不能与熊倜的功力相比，但是和秋雯师太的宝剑相遇时，他们的力道是相差无几的。

八个人的怪兵刃，轮番进袭，而且同发并至，时间配合得妙到毫端，秋雯师太虽以崆峒镇山剑法相抗，而往往几道盾影同时俱来，使她毫无喘息的机会，因而她没法攻击对方，只有拼命的自卫。

在这种奇妙的阵法包围之下，在熊偶尚非无法攻破他们，但是考虑到秋雯老道姑师徒，他空有一身绝技，像也只有束手待毙了。柳眉看见师傅手忙脚乱，有两次几乎把钢轮磕不回去，她只有希望熊偶能够把她们救出去。

她虽钦佩这个不可一世的少年，但她的芳心，却早已有了专属，尚未明和她在白凤总堂短短一刻的交谈，两人是灵犀早通，而且使她终身不能忘掉。尚未明更是死心塌地，一见倾心了。

云中青凤为这奇异阵法而震弦着，她不禁柔声说：“熊侠士！你有法子破这怪阵法么？老是被困在里面，我师傅年纪太大，恐支持不了多久呢！”

熊偶把天云功内力贯注在贯日剑上，长剑起处，青虹闪绕，击起一股肃肃的寒风，他也不耐烦和这八个少年僵持，他剑尖上自然涌出一蓬劲力，每次钢轮碰上他的剑锋，立刻嘎察怪响，把对方震退得很远。

但是他们循环不息，穿梭而来，虽被震退下去，却并没受什么重伤，因为钢轮旋转的力量，就把剑上劲力卸去，而他们练成这种游魂步法，辅以童子功浑元气功，一两个时辰，他们是不在乎的。

因此，他们是此来彼去，旋转速度快，几乎是永无停息的进扑，若非熊倜澄心定念，抱元守一，以静制动，他也会感觉应付为难了。

这比武当派的剑阵，作用又自不同。但同样的使人防不胜防。熊倜也恐她俩不幸受伤，急中仍然安慰背后的柳眉说：“柳姑娘，你怎不和秋雯道长，施展轻功跳出圈外呢！你们不用顾虑我，我自有方法对付他们！”

熊倜这一句话，也同时提醒了秋雯师太。

她心说：“这才是冤枉透了！为什么早想不出从空中突围之法呢？”老道姑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自信是很容易从空中跃走。但是云中青凤的轻功，比老道姑自然欠些火候。老道姑便伸手挽了柳眉的手臂。

她俩要走的一刹那，同以极关切的语调，嘱咐熊倜留意，因为熊倜背后两侧要立即空出许多部位呢。

她俩突然并肩而立，老道姑采取一鹤冲天的身法，平空拔起两丈多高，正准备向斜刺里飘纵出去。

站在圈子外的天阴教人，早已安排好了，四周一片呵呵狂笑，丝

丝嗡嗡之声大作

立刻从四周飞起了四五种精巧的暗器，原来这也是天阴教八卦游魂阵法配合的一种武力，正好对付与冲出逃走的敌人。

暗器是从四面八方涌至，密如繁星，都向秋雯师太师徒二人身形附近交穿飞射，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网。

黄衫客是以漫天飘絮的手法，发出一大蓬杏仁镖，其余是飞蝗石，没羽轻弩，子午闷心钉等等，都细巧无伦，而且多如牛毛。秋雯师太虽以少阳剑法中的银龙舞爪招法，磕落了许多暗器。

但是嗤嗤几声响，她俩衣袖襟袂都连穿了七八个小洞，有些擦肤而过，划破一层肉皮，若不是熊倜机警援助，她们早已丧身暗器之下了。

熊倜在这一路上，才和夏芸研究散花仙子那种绝技，而恰好他也留下几十粒钢丸，想偶尔试它一试，不想此时却救了秋雯师太和云中青凤的危难。他以散花手法，击落袭击她俩背面的暗器，她俩才幸免于难。

这一刹那是生死间不容发的事，秋雯师太和云中青凤她们衷心感

激着这位少年，她们不能放过这逃走的良机，她俩立刻斜斜纵出圈外，天阴教的生死判汤孝宏，龚天杰等已拔步追来。

黄衫客则以总指挥的身份，操纵着这八卦游魂阵，准备把熊倜累个力竭神疲，然后活活的擒获，施以极残酷的刑罚，逼使他乖乖就范，再以夏芸的柔情感动他，不怕熊倜是个铁打的硬汉，谅他也熬不过去！

秋雯师太师徒能够突围而出，多少算是八卦游魂阵失败了，因为阵法困不住人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们本来是准备围困熊倜等三人一段时间以后，就喂以暗器，仇不可已看出秋雯师太露出败象，他觉得连暗器都可以不用了，自然更为光彩些，没想她会见机逃走，而暗器网又没有把人家伤着。

仇不可专心对付熊倜，他相信生死判等几位能手，不难把云中青凤擒回，因为他已看出来秋雯师太功力不算顶高，生死判汤孝宏一人就够对付她，那么云中青凤还能逃走得掉么？

所以他一心贯注，如何收拾熊倜，他自己不须去追了。

秋雯师太拉着柳眉，她施展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几个赶落，已纵出十余丈外。生死判汤孝宏也轻功超人，追了个首尾相衔，而龚天

杰之流，脚程就要慢些，落后数丈，在数丈之外，他们虽发出子午闷心钉之类，可是效力就微乎其微了。

熊倜不肯立时突围，他要钯八卦游魂阵法的妙用，全部领略一下，将来便于使正派一方面人士，有办法应付。

同时他想绊住仇不可这些人，使秋雯师太师徒，可以从容逃走。武当派的剑阵，困不住他，这八卦游魂阵法，他也不难冲出。不过起初他是感到非常惊异的，熊倜当秋雯师太等走后，他背后门户大开，险象环生。

八个天阴教少年，招法虽不过几式，却配合得天衣无缝，使敌人上下前后都同时受攻，他们进退起伏，像有固定的法式节奏，而那钢轮旋成的盾幕，敌人是无法伤及他们的，因之他们居于绝对有利的地位。

加以这八个少年，功劲不弱，确可与武当派剑阵比美，这是不是他们自领略了武当剑阵想出来的对策呢？

熊倜觉着在这阵中，虽然他仗着潜形遁影之法，四面应战，也仍然非常吃力。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战术，就是和八人中的一位，联肩接刃，随着他进退俯仰，以同样速度和角度打旋儿，那么他反而变成了



阵中柱石之一了。

于是这八个少年，失却了围攻的核心，若是把兵刃硬递过来，反而会和自己人碰在一起。

熊倜是在研究他们的招法，和怎样应付这种奇怪阵法。

黄衫客眼也看花了，因为熊倜快和他们的阵势融为一体了。他无法打出他的精妙暗器，而八个少年脚步逐渐缓慢下来，因体力已发挥至饱和点了，继之而来的效能递减是免不了呢。

熊倜把握着时机，他把八卦游魂阵法妙用全部了解之后，他再和他们厮缠，就毫无意义了，于是他立即准备突围。

熊倜猛然把最擅长的苍穹十三式使出，他奋力一剑，“银河倒挂”，向他身边一个少年直劈下去。

这少年筋疲力倦，而这一剑又自上而下，劈向他的后脑，无论如何，来不及用钢轮所产生的盾影迎拒，他只有向前陡窜两步，幸好还没和他的同伴厮缠在一处，但是熊倜人影一闪，已从他这个缺口纵出。

熊倜闪出圈外，那位黄衫客已怪啸出唇，他想再把这八卦游魂阵摆布起来，重新困住熊倜。但是熊倜身法何等迅捷，一纵已飞出三丈多远。那几个少年立刻收住脚步，他们为阵中的人影失踪而一齐愣住。

仇不可奸笑着含有无比的阴险语气道：“熊倜！你并没有破了我们的八卦游魂阵！这样逃走算不得英雄！”

熊倜却还给他一个轻蔑的笑声，道：“仇堂主，你们这阵法的确很好玩！无奈困我不住！至于他们八个小孩子，辛苦练习这种兜圈子的本领，想该是从武当山剑阵学来的，改头换面，更显不出什么精彩之处，不如我再奉陪堂主几招呢！”

仇不可老奸巨猾，淡淡一笑说：“熊倜，你用不着嘴强，明春君山自有人制伏你！不过最后我向你尽一句忠告，天阴教的门，始终敞开着等候你觉悟归来，因为教主挺喜欢你这个小弟弟呢！”

熊倜摇摇头报以一阵冷笑。

仇不可又叹息说：“熊倜！你不管夏芸姑娘了么？你若仍然和天阴教作对，以后你的夏芸就会属于别人了！”

熊倜被他这种要挟的话，激怒得无法忍耐，他暗骂：“无耻，下

流的贼子！”但是他却有些惶恐，天阴教人真的要在夏芸身上玩什么花样？他以坚毅不屈的神态，朗声大喝：“胡说，我熊某三天以内必把她救出你们的魔窟！”

仇不可阴恻恻的脸上挂着微笑，而以赞美他勇气的口吻，叹息道：“熊偶！你算是个有种的男孩子！那就请你来我们龙凤峪一趟！你的心上人正在期待看你呢！”

### 第三十三回 间关探魔窟，捷径轻驰；妾意感郎心，深仇难解

仇不可虽以轻松的口吻和他谈着，暗暗又一挥袍袖，那八个少年立即又哗然四散，从四面向熊倜身畔围拢。

熊倜虽知八卦游魂阵困不住他，但是尽和这些少年缠斗损耗力气，是毫无代价的。乘他们尚未逼来之前，他立即以潜形遁影之法，腾空斜驶，飘飘然像一只大鸟，他选择了来路那个方向纵去。

仇不可则在他跃起之际，已撒出一篷篷白色杏核形状的暗器，幸亏他身形飞去过速，那些小白色物件，追不上他，纷纷落于身后。熊倜知道这是他们的惯技，笑里藏刀，随时给你一个冷不防的毒手。

意外的仇不可并没有率领八个少年追赶他，而相反的他们翻身上马，一同向西面太行群峰驰去。

这一群人，马蹄如飞，曳起了一团尘影。

这一片空地，虽过一场苦战，却转眼平静如初。

冉冉将落的一丝残照，使西面山头上闪出绚丽的红色，熊倜听得一声马嘶，他那匹马幸而没被天阴教人裹去，竟识得主人又奔回他的

身边。

现在只剩下他一人一骑，身边缺少了娇纵多情的芸！

熊倜怅望着颜色逐渐黯淡下去的西方，他懊悔了！他懊悔轻轻把戴叔叔的仇人放走了！他又失望了，夏芸被宝马神鞭带走，将不会再回他身边来了！

熊倜心上袭来一种孤寂之感，宇宙一切对他都只是一片虚空！仿佛戴叔叔临死时所说的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他良心上受到一种严厉无比的谴责！他不应为了夏芸而姑息宝马神鞭萨天骥！

何况萨天骥已投身天阴教，正是武林的公敌！

夏芸在宝马神鞭身边，将是何等的盼望着他！再三的熟思，眼前只有一条路给他走——就是手刃了宝马神鞭，把夏芸救出天阴教魔掌之中，他不能再求夏芸的谅解，他只有这样做良心才可得安。

至于夏芸会反目仇恨他，他不能顾虑这些了。

天阴教的老巢，自然已聚集了许多能手，而这龙凤峪究在何处？应该何时前往？顺哪条路去找寻？都是疑问。

但是天阴教人驰去的方向，就是替他留下的指标。

于是熊倜决定先找附近人家吃饱之后，夜晚是最好的行动时间，他希望能不惊动天阴教这些家伙，而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计划。

他乘马转出隘道，他记得道旁有几家饭店，于是很快的找到了他果腹之处。他把马匹寄放在小店里。

他低头吃着干涩的食物，却望见远处斜驰过去几条身影，这时已暮色朦胧了。他望不清那些人的面目，但都是黑衣劲装，而且都抄捷径奔向山顶。这或者是追赶秋雯师太师徒那生死判汤孝宏几个家伙。

由此他又念及老道姑和云中青凤，不知他们又逃往何处？她们由此北上，又恰好碰上了天阴教人，幸好自己设法绊住仇不可等，否则她们更是不堪设想，单是那八卦游魂阵，她们也不易逃走得脱呢。

熊倜把肚子填饱之后，多给了些钱，托这小店主人替他饲喂马匹，并告诉他回来时间早晚不一定，小店主人是个驼背老人，对他很惊奇，但是驼背老人极为诚实，没理由拒绝一个行路人的嘱托，而且对他还有报酬呢。

熊倜丝豪不再踌躇，他于茫茫低垂的夜幕中，向西面高峰驰去。出了隘道，那路就步步爬高。

黑夜中，星斗灿然，迎面巍巍挺峙的高峰，宛如列峙的一排巨人，而一步步和它接近，至山脚约有三十余里。

以熊倜的超人轻功，只不过半个更次，已到入山的峪口，滔滔奔驰的沙河，冲激着奇形怪状的巨石，响奏着一种震耳的锵锵之声，四野荒寂，北风拂拂，而竟没看见一个天阴教人。

这时若碰见个天阴教人，问问他入山途径，总比瞎摸瞎撞好些。天阴教按说应该安置些明桩暗卡，难道他们大刺刺不怕有人去找他们为难么？而事实却正是如此，天阴教和地方官府都有勾结。他们的势力已深入各地了。

他们拥有着无比的实力，北道上英雄几乎全被收罗在教下，更有谁敢冒昧去他们巢穴中捋虎须呢。

入山以后，熊倜以为穷山僻壤，应该是满目荒凉了，而情形却大出意外。沿着沙河源水北去，用青石板铺成的山路，宽达八尺，路两旁还有大树成行，显然他们气派非常之大，各处小坳平坡上都有稀稀落落的房屋，灯光犹明。每当险要处，还筑有丈余高的关墙，黑衣人

持械守卫。

这些是不能阻拦熊倜的，他以绝顶轻功，飘若烟雾的身法自暗中窜过，他一连越过三重关口，都未被人发觉。

这条路仍然很宽，不过坡度时高时底，自两面高峰一带清流中，盘旋而上，又走了约一个更次。

前面突然地形开拓，灯火齐明，竟是一座圆数十顷的盆地，松柏密集，瓦舍鳞次栉比，宛如一座不夜城市。

前面人声喧动，沿石道两旁竟如同街道闹市一般，店铺林立，人影憧憧，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路上往来的都是黑衣劲装的天阴教人，自己这身衣服与众不同，立刻便会被人发现。

他站在百步之外，隐身一株大树后面，远远望见簇拥而来十余名大汉，各持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

当先一位却正是吴钩剑龚天杰，他率领着十余名大汉，沿山路疾驰而过。幸而他们并未发现熊倜。

熊倜眼看着这一批人奔向三里以外，那座较雄壮的关口，或者他



们是增加关道的守卫力量，也许是例行的巡逻。

熊倜正想找一条较为僻静的山径，设法混进去，但是一面是极高的削壁高峰，另一面是临着溪水的悬崖，只有从前面过去了。而那路口上黑衣劲装的人比比皆是，并且有些是来回踱步，显然他们警卫非常森严。

任何本领好的人也无法越过雷池一步的。

熊倜仰看天上的星斗，约近亥初时分，难道他们彻夜不眠不休么？熊倜心想给他来一次硬闯！

但是他又为一件突发的事件怔住了！来路那三里外关口上突然一阵纷扰，闹成一片，嗤的一声，天空里腾射起一只起火，在空中爆裂开来，闪成一团蓝色火花。于是这面路口上长啸之声大作。

显然是此呼彼应，互相示警而联络的信号。

熊倜猜不透他们是发现了什么敌人，因为吴钩剑一行人走过他面前时，不像发现了他，那么必另有别人了。

他正在踌躇之际，身后一片细碎的脚步声，轻蹬巧纵而至。使他

大为骇异，不过听声音来人轻功尚非上乘。

他在暗中回身打量，果见两道黑影冉冉而来。

前行的秋雯师太也看见了他，轻轻扞唇一嘘，跃至他身畔，低声说：“熊小侠，日间承你相助，至为感荷！老身也料定阁下会来龙凤峪一探呢！谷口天阴教徒防守森严，小侠恐不易进去的。”

那云中青凤柳眉也挨肩纵至，她急急说：“既是熊小侠，不必久耽，师傅快请他一同走吧！我久居龙凤峪，认识另外一条捷径，请随我来！”

她又连连催促说：“第三关上人已发现我们，再不走就难免和他们遇上了！”

熊倜本想询秋雯师太来此之意，但时机不容他们再多说闲话。云中青凤以极快的身法，向悬崖下面跃去。

熊倜紧随在老道婆身后，云中青凤对于龙凤峪中地形极为熟悉，看似削壁断崖，她却能找着落足之处。

转眼间，他们已跃至峪底。

峪底是两丈多宽的上游源头的溪水，天阴教人称为玄龙溪，而溪对岸一带危岭，他们叫做白凤岭。

溪水深才及膝，石笋露出水面，正可落足。云中青凤目力特强，而且她是轻车熟路，迎着南来的溪水上溯。

熊倜耳中听见崖上人声沸扬，料是天阴教人自相惊扰，大约他们发现过老道姑师徒而又没法搜获她们之故。

三人沿溪水奔窜了一阵，便到了那条溪水转折之处，沙河是从西面一条峪中流出，西面的峰更为峭拔高耸，形成了一道深峡，而北面则重峦叠嶂，境界颇为幽遽。天阴教的总堂则在东面一带山峰之下。

三人至松林深处，驻足稍憩，熊倜以诧异的口吻，问她师徒深夜来此何为？云中青凤却拉了她师傅衣角一下，不让她说出，老道姑也觉有些碍口。老道姑沉吟了一下道：“我带她来一探天阴教人的阴谋举动，没别的事。”

老道姑又叹息说：“熊小侠可要谨慎行事，天阴教那位老不死的怪物又出世了！本领大得骇人听闻，今日白昼那种八卦游魂阵法，就是他的杰作！”

熊倜惊问：“难道比焦异行夫妇还可怕么？”

老道姑点点头说：“焦异行夫妇不过是苍虚上人两个司礼童子，因为执掌着教下练武功的秘籍，逃出性命之后，深藏山中，揣摩研习，实则他俩并未学得天阴教的全部秘笈，而这位老怪物却是苍虚上人的一位师兄呢。”

老道姑又道：“此人号称八翼神君，当年昆仑各派高手削平天阴教时，他却远赴天山采药，病倒在托托洛宁坡，因此正派人士少了一名劲敌，又经这多年来的深藏不出，一定练成了可怕的本领呢。”

老道姑长叹一声说：“单飞师侄竟以天阴教为护符，无异忘师叛祖，眉丫头又脱离白凤总堂，本派从此和他们势如水火，无法兼容了！”熊倜这才乘机把武当派柬邀各正派人士，共起扑灭天阴教的计划告诉了她。

“熊倜小侠，翻过左边那座山峰，就是龙凤峪总堂所在之地，不过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小侠独身一人，怎能敌得住他们无数高手！我和师傅要往西面玄龙峪一行，不能替你带路！”她似乎立即要和熊倜分道扬镳了。

熊倜不便问她们去玄龙峪做什么，料她们必有很重要的事，他又问：“不瞒道长，我是来劝劝夏姑娘，不可受天阴教人蛊惑，只是能否找见她还成问题！”

云中青凤微笑道：“你到了峪中，别往总堂里面乱闯，那是他们发号施令的地方，能手很多。其余各处的人，一大半随着焦异行去了江南，白凤堂就在紧靠这面峰下，但是很可能她父女是被安置在风云馆，因为那儿是招待客人，外面教友和未入教人的地方。”

熊倜忙问：“风云馆又在哪儿？还望柳姑娘指示。”

云中青凤道：“风云馆和白凤堂相去不远，也在这一面，而且极好分辨，只有风云馆建造着一排楼房，你一去就找得着。小侠见了夏姊姊替我问好！出山时还是这一条路回去较为稳妥。”

熊倜连连称谢，但是他又不放心这两个女子，凭她师徒的本领，遇见天阴教劲敌，是很难自保的。

熊倜很不在意的问说：“玄龙峪又在哪儿？那位八翼神君，是否就在龙凤峪总堂？柳姑娘离开太行不久，总该清楚些吧！”

云中青凤眼珠一转，笑说：“玄龙峪就是西面那条峡谷。你不管

了，那一面天阴教没什么高手把守。八翼神君行辈很高，他很少在龙凤峪出现，还是焦异行夫妇远赴湘鄂之前数日，他突自天山归来，因此教中没人晓得他栖身何处，只仇不可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住处！”

云中青凤似乎明了熊倜问话之意，她在天阴教下四五年了，自然她把教中情形，摸得十分熟悉呢。

熊倜向西面溪水上游望了一限，他的脸色已表示出来，他怀疑着那儿究有些什么？为什么老道姑师徒要去那荒凉幽邃的峡谷之中呢？

老道姑却似时机不再，匆匆和他道别，领着徒弟一同向玄龙峪驰去，两道黑影，冉冉没入山峡深处。

熊倜不能再迟疑了，时间不容许他多作考虑。他立即施展绝顶轻功，纵上了左面高峰。到了峰顶以后，那龙凤峪一大片平地，豁然呈现眼底。深夜中仍然有不少的灯光，散布在这一片平峪之上。

高大而类似宫殿形的建筑，显露出天阴教人绝大的规模，房舍之多，颇像一座城布。而唯一的是朱栏画楼，正是他要找的风云馆。风云馆却在紧靠南边的峰麓下，矗立着一带危楼。

熊倜激动的心情，他已快到了目的地，他愿立即会晤夏芸，却不愿碰上宝马神鞭萨天骥。

因为再遇上虬须客，就免不了流血五步，横尸以谢戴叔叔在天之灵呢！至于虬须客本领如何，熊倜从不加以考虑，他只有尽他的力量去报仇，当年的星月双剑，已能比萨天骥技高一着，何况熊倜又经过两位明师教诲呢。

熊倜自峰头箭一般的奔跃而下，他斜斜直趋风云馆。这面高峰并不陡峭，接近平地时，更形成一片斜坡。而斜坡的尽头处，瓦舍排列得非常整齐，一排排的苍松翠柏，做了它们的屏障。

这时快四更天了，到处人声岑寂，不过天阴教人因三关上发现了敌人，还分派些巡逻的人，在各处守望。

其余的人应该都早入了梦乡。所以熊倜踽踽行来，没遇见有阻拦他的桩卡，很轻松的来至那一排高楼背面。

那一排高楼由北而南，长达三十余丈，楼分三层，下面一层分为七面大厅，只尽靠南端一座厅中灯火未熄。第二层楼头，也有一排栊扇窗上透出黯淡的弱光。廊下花木掩映，静悄悄的不闻声息。

熊倜半伏着身体，使能为那些花树掩蔽住，他蹑手蹑足，挨近楼下。可是楼上楼下房间这么多，又知道夏芸住在哪里？熊倜不敢挨上廊去，因为厅里既有灯光，可想而知他们必然有了防备。

熊倜的猜想，夏芸是个女孩子，必被安置在楼上，而楼下或者他们埋伏了很多的人，等候他来对付他。

熊倜的猜测倒是大半对的，不过天阴教人自以为外有三道关口雄峙路上，而峪中各处也有高手巡逻，估料熊倜路径不熟，他是无法深入天阴教腹地的。他们用不着多担这份心事，他们认为熊倜只身是不敢冒险深入！

熊倜窥视楼上的情形，距地面的高度不及三丈，不过他若纵上去时，总不免弄出声响，以此他还在观察四面地形，万一被人发现，如何退走，这是熊倜细心之处。他没有冒昧立即行动，而廊上突然纵过去一条黑影。

夜间是不易辨出面貌的，他忙缩身花丛下，窥看这人已沿着回廊自南而北，轻轻纵了过去，由于这人一手捉着明晃晃的判官铁笔，脚尖点地，目光向外掠扫，显然是他们夜间巡逻的人了。

这人身法矫捷，如同风飘落叶，轻功端的超人一等，他的背微微



有些驼了，似是一位年纪不小的人。

但这条黑影很快的掠过，又消逝在黑暗之中。于是一切重又归于岑寂。夜风摇动着花树，秋虫断断续续叫着。

熊倜不能枯候下去，或许一拨巡夜的人过去，又来一拨，只有乘个空隙赶快跃上楼去。不过他发现了由廊柱可以猱升上去，比较是可免弄出声音，于是他沿着廊柱，施展猿揉功爬了上去。

直至他一手攀住了二层楼栏杆，再一个“金鲤翻身”，轻轻翻入栏内，他身子已在二层楼上了。

熊倜首先去那有灯光的窗下，伏身探视，使他喜出望外的，室中银灯余烬，光影黯淡，而他的芸，却双手支颐，呆呆坐在一张桌前。

夏芸脸上神色憔悴，她惦念着他，她的生命离不开他，离开了他像缺少了阳光雨露的花蕾，她怕他会割刃于她父亲，但是她还是希望和他重聚。她不愿虬须客置身邪教，她反而被带到天阴教巢穴里。

总之，夏芸不是痛恨熊倜，而是讨厌当年星月双剑造成的悲剧，她内心彷徨不宁，她如何能睡得安稳呢？

夏芸心里打算着，找个机会，把她父亲劝一劝，设法脱离天阴教，如果辩不通的话，那只有她私自逃出太行，去寻找熊倜了。夏芸生性的坚强，是和熊倜差不了多少，而爱情的驱使，其力量是不可思议呢！

熊倜见夏芸为他而夜不安寝，心里更加感动了，他把报仇的心暂时抛开，他推开了门，轻轻跃入室内。

夏芸还凝神沉思着不能解决的问题，直至熊倜溜至她身后，一手抚按在肩头，低声唤了一声：“芸！”

她才惊觉，转身一看是熊倜，夏芸惊喜了，她娇嗔说：“我知道你要找来呢！为什么悄悄进来吓人？”

熊倜也笑了，他俩的手热辣辣握在一起。他说：“芸！我来接你走吧！你愿意在天阴教里混么？”

夏芸摇摇头，幽怨地说：“为什么要这么快？爸爸非常关心我，我问你一句话，倜！你说真心话，你还记仇我爸爸么？”熊倜叹息了，他不能说出违心的话。夏芸双肩抽动着，几乎是声泪俱下，她含着泪光的眼，瞧着熊倜，她肯定地说：“倜，你真个要替星月双剑报仇么？那我和你又有不共戴天之仇了，你想想看——那不过是一场误会！”

她又说：“我不能跟你走，除非你答应我！”熊倜觉得他和夏芸是一个生命的两面，他不能少了她，但是他又不愿放过宝马神鞭，他又不能回答出肯定的话来，他又不愿骗她，那他该如何呢？熊倜陷于无可如何的沉默里。

夏芸把手一摔，扭转了娇躯，她吞声呜咽，啜泣了。

熊倜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慰她，除非，除非把宝马神鞭永远忘掉，可是他良心上又无法得安。

熊倜最后只有啜嚅着，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听得出：“萨天骥！你投身天阴教，就是武林公敌，自然终要受正义的制裁，不过除非不再相见，见了时还是一一”

他不忍说下去。他眼里也潮润了，他能不能换得夏芸的谅解呢？夏芸听见他低微的语音，她转过身来道：“倜！那我们走吧！让我们走到荒山幽谷，厮守十年，不，再长一些的年代，你不必再参加武当派人的约会，至于我爸爸呢，我希望他能觉悟退出天阴教啊！”

熊倜不能再拒绝这个要求，因为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也只有接受夏芸的提议了，至于戴叔叔的仇恨，将会永远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壮举了！

熊倜眉宇间略为开朗，他心房颤动着重复握住夏芸的手，说：“芸！我答应你，那我们立刻走吧！”

夏芸把身子偎依上去，他她都眼里闪着泪花，各把自己投入对方的怀抱，他俩都为着未来的快乐，破涕为笑。

他俩陶醉在无边的爱河里，这片刻的温存，是自结识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因为更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熊倜为了爱情，真的牺牲了自己另一种责任么？

熊倜附耳低声细语，催夏芸快些采取行动，天快亮了，破晓以后，他俩的行动将为天阴教人所阻，他们不能再耽搁多久呢。

夏芸天真而诚挚的爱着她父亲，她不忍立时抛开，但是又不能离开熊倜，而且熊倜是有危险性的人物，倘若让他和宝马神鞭相遇，必会一死一伤，或许两败俱伤也未可定，那都是夏芸芳心所不忍睹呀！

夏芸还有一点彻底明白了，天阴教人将不会放松了她，投降在天阴教旗帜之下，她是不会心甘的。

白凤堂的一战，她力创几位能手，使她心怀凛惧。虽然此次来龙

凤峪，在她父亲羽翼之下，天阴教人尚未露出狰狞可怕的面目，但是那事情终要爆发的。于是夏芸同意立即随熊倜逃出龙凤峪。

夏芸耿耿不忘的，还有她那一头神驹大白。

夏芸没有什么行李多费时间去收拾，只是匆忙中留下了一张信，写给她父亲宝马神鞭的，上面写明不告而去的苦衷！不愿在天阴教中厮混，而把避免熊倜和他冲突的话只字不提。

夏芸写完了信，想及从此远离双亲，将不知何年何月再回到父母膝下，她丰富的感情，又黯然落泪了。

夏芸毕竟是个女孩子，她几乎支持不住她的身体。由熊倜扶掖着走出房外，熊倜看看楼下依然寂静无异，他遂挽着夏芸施展潜形遁影轻功，自楼头翩翩跃落。

夏芸轻功固然比熊倜稍逊，但她身体轻巧，也是一等一的身手，所以才博得雪地飘风的美号！

他俩飘飘落地，只略扬起一缕轻尘，并没发生重音，但是不幸的他俩行踪，早已为人发现，而且在他俩情意缠绵之际，楼下的人早已展开了包围网，他俩溶浴在爱河之中，谁都不曾注意。

所以他俩刚紧扎了一下衣服，携手向西北方纵窜不出数十步，突然一叠苍劲的老人腔口叱道：“熊倜！你这小子倒胆量不小，擅入本教圣地，可是你来得去不得了，乖乖听候本教发落吧！”

话音一起，立从四面闪跃出来七八位手持兵刃的武林能手，包括仇不可，生死判汤孝宏在内。而正是生死判汤孝宏在巡逻时发觉了楼上他俩低声蜜语，因而就近把宝马神鞭一行关外的英雄唤起，藏伏在四周等候。

随宝马神鞭来关内的东北好汉，有长白派天龙和尚门徒宇文秀，号称雪岭神鹭，和他师弟渤海神蛟曹学诗，以及神力霸王张义等人。

熊倜见敌人云集，他低声向夏芸说：“我不难逃出去，但是你呢？你能随我和他们厮杀一场么？”

夏芸却芳心大震，她唯恐宝马神鞭此时出现，使她进退两难，至于随熊倜杀退这些人，她还颇有自信心。

夏芸呛啷啷解下她的银鞭，恨恨回答道：“走吧！白凤总堂一战和他们已杀成仇敌，我还顾虑什么，只要——”

她原想说只要我爸爸不来拦阻，但是时机已不容许他们说下去，八位好手已转眼刀剑齐挥，围攻上来。

仇不可挥舞着黑龙一般的软索，汤孝宏一只判官笔，闪飞如电，疾点熊倜周身大穴，另有宇文秀一柄护手金槊，渤海神蛟曹学诗一柄三环金背大刀，这四位功力超人，先把熊倜围住动手。

其余四位，在远处没有看清夏芸面貌，他们跃至切近，都把兵刃一收，他们都是宝马神鞭的好友，还有张义等都是萨天骥镖局旧日的把什，怎么不认识她。张义首先呀了一声说：“夏姑娘，你要跟这小子跑么？”

夏芸平时都喊他黑叔叔，她自然也都认识他们，她不能动手了，神力霸王这句话，更使她面上泛起红霞。

张义又笑说：“姑娘快回楼上去吧！萨堂主正担心你呢！让我们来收拾这小子！”夏芸一时反怔在那里。

她既不能和黑叔叔们厮杀，更不忍熊倜独身苦斗这许多能手，她能做些什么呢？

夏芸眼看着这四个人，也跳过去一齐围攻熊倜，她想不出怎样帮

助熊倜，但是她不忍离开这顿时变成了腥风血雨的战场。她希望熊倜打败这一干人，她还有机会跟着熊倜逃走，于是她成了局外人作壁上观。

繁星晓露，黯淡的光影里，她也分不清谁是熊倜，因为众人兵刃闪闪掠过去的光辉，使人目不暇接，而熊倜正以潜形遁影的轻功，在人群中穿梭来去，他没有这种本领，他早就敌不住他们了。

不过熊倜那柄贯日剑，矫若游龙，闪划出一道一道的青虹，使夏芸能略辨出熊倜飘忽若风的身影。

但是仇不可，汤孝宏，宇文秀等这四位的本领，也仅仅比熊倜略次一筹，以这四人联手合攻，熊倜很难脱身突围，其余四位不过壮壮声势，自然在熊倜想突围时，他们也可发挥一点拦阻的力量。

许多兵刃，在黑夜中极易磕撞在一起，但听见呛察铿锵之音，和金铁交错激射出的火星飞闪着。

夏芸本想用散花仙子传授她的钢丸，向这些人暗中狙击，但是黑叔叔等又都是她父亲的好友，而且黑夜中弄不清楚会误伤了熊倜，这可使她为难了。



一盏茶时过去了，她心爱的偶，依然青虹闪舞如电，她心里暗暗称赞着熊偶的本领，确是超人一筹，她觉得熊偶确实是值得她引为骄傲的人儿。

夏芸突然看见一条高大黑影，自侧面闪掠过去，使她心中立刻起了一阵震颤。因为那是宝马神鞭啊！她怕父亲和熊偶碰了头，将演出一场惨剧！但是那高大身影掠过之后，竟未再现，使她仍瑟瑟不安。

熊偶的声音，又在呼唤她：“芸！随我一同走吧！”

于是这声音提高了她的警觉，她知道熊偶并未为众人所困，他还能从容走去呢！她立刻准备着只要熊偶一跃出重围，她立刻追上去。若有人拦阻她，她也顾不得是谁了，她将尽可能的对付拦阻她的！

夏芸猛然看见熊偶的身影，自圈子里跃起三丈多高，从众人头顶纵了出去，剑虹还在他身后闪闪飞舞。

夏芸不能迟缓了，她立刻耸身也朝着那个方向纵去。

她银鞭在身前舞起一蓬银影，以防不测，于是她的视线稍稍受阻。但是她距离熊偶不及四丈，她身后那一群天阴高手，竟比她还迟了一步，他们于熊偶跃出以后，还捉迷藏的向附近搜索了一阵呢。

夏芸又奋力纵上峰麓，前面松柏密布，突然自松林中窜出一条高大身影，挟着一蓬黑色光影，恰好乘熊倜来之势来了一个迎头痛击。这人所用的鞭法，是夏芸熟习的“狂风落叶”招式，萨天骥的乌金鞭腾起，夏芸就明白是她爸爸了！

这一鞭来得太突兀了，宝马神鞭藏伏林中突然发难，而且使出了他平生最毒辣的招数，当然他是想把熊倜一举而毙之了！熊倜正急急逃窜，没看清对面是什么人，而来人的毒招已至。

熊倜不得不施展苍穹十三式中最精妙的“漫天星斗”招法去应付，而对方却旋身闪躲，又以“天风狂飙”的绝招，攻他的双足，因为熊倜这一式，人还在空中未落下去，这人这一招确实够毒辣了！

岂知熊倜的贯日剑削铁如泥，而他剑上的功劲，远比当年星月双剑戴梦尧为高，又学了毒心神魔的奇怪剑法，所以他长剑迎着鞭影一绞，呛啷啷一迭响，对方乌金鞭竟削落了数截，而熊倜顺手又一剑“天虹倒划”，直刺下去。

萨天骥原以为熊倜本领再好，也强不过当年的星月双剑，而刚才他发出“天风狂飙”毒招，自信已经得手，不料熊倜另以十三式以外的剑招，中断了他的乌金鞭，因此大吃一惊，而贯日剑已疾如闪电，

贯顶而下，他本还可以用铁板桥功夫，向后仰倒下去躲避，但是他疏忽了贯日剑的威力，他只往后缩退两步，又抡起半截金鞭仰磕来剑。

于是熊倜得心应手了，他剑锋用力又一绞，把乌金鞭又绞为数段，而剑锋迅若奔电，嗤嗤洞入宝马神鞭的前胸，这时熊倜才看清楚是萨天骥，然而已收招不及了！十余年前戴叔叔的血仇，终于眼看着仇人倒在剑下了。

熊倜拔出贯日剑来，血柱自宝马神鞭胸前喷起。这位宝马神鞭，当年幸胜了星月双剑的苍穹十三式一招，但他仍免不了死在苍穹十三式绝招之下。

熊倜心中懊悔了，他面对着这位爱侣的父亲，由衷的忏悔着，他确没看清楚是萨天骥，他也是出于误会而失手伤了他，他已经答应了夏芸，他竟不能遵守自己的诺言，从今他将和夏芸永不能和好了么？

深峪寂寂，北风猎猎，待晓的疏星正似霎着眼注视着地上这一幕未了的悲剧！

### 第三十四回 铸此大错，情天难补；摄人心魄，鸳梦孰温

太行山深峪里，待晓的愁云，沉重的向大地上面笼罩下去，像要带给人寰一种恐怖的恶运！

从云层里眨露着朗朗的疏星，似乎正在注视着这巍峨高峰之下，苍松翠柏中的那位英俊的少年——熊倜！

他正茫然失神的注视着眼前他所造成的悲剧，鲜红的血迹，依旧斑斑淋漓粘在他手中贯日剑霜锋上面。

面前倒下去这位宝马神鞭萨天骥，胸前鲜血湿透了重衣，沿着身体流向衰草乱石之间，热血还不断汨汨地冒着，而这苍老的虬须人，口唇微微翕张，痛苦地抽颤着他胸前的肌肉，他只剩最后一刹的生命了！

少年为这副残酷的景象震慑住，或者他是迷惘，但他眼帘中涌现了十三年前湖畔戴梦尧那一幕，戴叔叔含着笑容的面孔，恍惚感谢着他的勇敢行为，这影像只在眼帘前一现，代之以他心房一阵痛苦的啮噬！

熊倜茫然手足失措了，他不知应该做些什么？

这可憎的虬须客，显然已因伤及内腑，而没有任何灵药足以把他的生命延续下去了！他只是临死前一种短暂的神智保留，这位神鞭大侠，脸上痉挛的表情，尚未瞑去的双目，是否他还谴责忿恨着他的仇人——熊倜呢？

宝马神鞭，藏伏林中，乘人之危，出其不意的狙击这少年，他泯灭了理智，想以最残酷手段，消灭这最后足以制他死命的复仇者！可是他残忍的计划失败了，他得到了应得的报偿！

熊倜的心房碎了，快碎成粉末，他并不憎恨躺在他面前的人，死前那种不光明的狙击，他反而原谅这虬须人！他和虬须人之间，总要有一个倒下去的！他不能原谅的反而是他自己！他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遗憾！

在他身后数丈外的夏芸，夏芸是无辜的被牺牲者，她还幻想着一场幸福的美梦，她以飘忽的速度，追上了熊倜！

当她欣喜着能和熊倜，一同逃出天阴教人的巢穴，而将与心爱的人，远赴和一般人隔绝的地方，相依为命，很快乐的生活下去，让一切烦恼、愁苦化为乌有，她憧憬着未来灿烂和幸福的远景！

但是当头劈下来一道震雷，使她从迷梦中惊醒过来！

她猛然发现那躺在地上的人手里还握着一条乌金鞭，胸前鲜血染成了一片，正是她的父亲虬须客！

夏芸看见熊倜提剑呆立在她爸爸前面，剑上血迹犹殷，她还不明白虬须客的受创，就是她心爱的人一手杰作么！只是在她最坏的想法，不过两人曾经一场格斗，虬须客不幸受了伤而已。

她没想到虬须客受伤到那种呼吸垂死的程度，因为她把她父亲的本领估计得太高了。虬须客在关外确是数一数二的英雄呀！

夏芸惊骇得变了脸色，她以为熊倜还要再下毒手！

熊倜和宝马神鞭一场激烈厮斗，恰在树林深处，夏芸在夜间相隔稍远，她无法看得清楚的。

熊倜竟忍心刺伤虬须客，这是多么使她痛心的事！

她不由心里起了忿恨之念，又加上为她父亲将遭仇杀的一份儿焦急，她怕熊倜再下辣手，一腔热血自她心中翻涌，热泪夺眶而出，她尽了她最大的力量怒吼了！人在最紧张的时候，声音特别高朗，她疯狂的喝道：“倜！你怎么伤了我父亲？快些住手！你忍心杀了他么？”

夏芸想起了熊倜对她的诺言，心里更加气忿，她心说：“你原来是哄骗我的！你这口是心非薄情寡义的人！”

熊倜被她这一声怒吼，惊觉了！夏芸悲惨惊颤的呼声，震碎了他的心弦！他是个性情坚强的男子！

他终于对这女孩子俯首了！他衷心忏悔着，他不忍说出虬须客已濒临死亡，但这是无可避免将为夏芸发现的事实！

熊倜很坚决地说：“芸！我后悔，因为我在黑暗中碰上了他，我没看清是你父亲，才失手误杀了他！”

他悠悠长叹道：“芸！你能原谅我的过错吧！”

夏芸几乎疑惑她的耳朵，她不愿熊倜所说的这个“杀”字含有真实性，她还以为只不过是点儿伤，不足以致命的伤，但是不祥的预兆，已经从熊倜失神的面孔上现示出来，她直觉的感觉熊倜的态度变了！

夏芸对熊倜这几句解释，会认为满意么？

一个蓄意十余年报仇的人，会放过他的仇人？

夏芸不能谅解他的！纵是一丝儿轻伤，也无可饶恕！夏芸女孩子的心理比较窄狭，就是任何人也都不会相信熊倜的解释，夏芸觉得他完全是在骗她的！目前更重要的是，先察看虬须客的伤！

夏芸含着热泪，俯下娇躯，触目而使她留心的，就是她父亲胸前那个洞穿前后的巨大血洞！

夏芸看见血迹一片模糊，她已意识出来刚才熊倜的杀字，含着多么沉痛的意义了。而宝马神鞭微弱和急促的呼吸，黯黯无力的眼神，映射在她的脸上。这垂死的人口角微微泛起一丝笑意，他断断续续极低微的声音说：“芸儿！我……我……死……得……其……所……我对不起……星月……双剑…”二字只在唇上轻轻扇动了一下。

虬须客喘了两口气，又继续着他的遗言：“永远……不能……和他结合！尔赫……为什么……改名换姓……听熊倜……”他的嘴唇微微开阖着。

显然他还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呼吸即将中断，没有气力发出声音了。一半的话，随着他赅恨以终。

当年名满武林的北剑南鞭！所剩留的硕果南鞭萨天骥，就这样死



在他女儿雪地飘风的面前！

猎猎的秋风，灰白色中显露出来的山峰林麓，荒草乱石，似乎都蒙着一层灰色暗影，样样助人哀悼。

而天色却由黑暗，逐渐转入了光明。

夏芸发觉虬须客已竟含笑而逝，她不由呼天抢地放声悲号，眼泪串串滴下去，和虬须客胸前的血迹融合成了一片。

哭声是那么惨凄悲伤，震惊了大地上的一切，宿鸟惊飞，长风嘶啸，只有破晓的曙光，却逐渐送来了光明。

熊倜木然凝立，他的感情也崩溃了，他为这已死的虬须客，而默祷，而志哀，同样的泪水挂满了他的双颊。

他无声之恸，确实含有极多忏悔的成分。

这个自幼孤苦伶仃的凶手，他还在期待什么？他杀了情侣的父亲，希望她仍旧爱他么？

熊倜自若馨青冢埋香之后，早已觉他的人生毫无乐趣，现在第二

次重获得生命花朵，将又要凋落枯萎，而使他依然虚空漠漠，了无归依！他直觉地觉出唯有横剑自刎于夏芸面前，以酬谢她相爱之意！

但是毒心神魔，飘然老人，以及江干二老郑重的嘱咐，使他觉得尚有未了的责任，他不应就死在此时此地，他应该取回倚天剑，交还毒心神魔或直接送呈银杖婆婆，协助武当各派，完成清除天阴教的大患，方可从容就义！

其次好友尚未明的安危，也是他应立刻即去做的一件大事！生对于他虽没有了多大意义，但是一切的责任，都还担在他肩头。至于他若横剑以殉，是否更使夏芸心碎，那他是只求心之所安了！

他以最沉痛的语调，向夏芸呼唤说：“芸！我杀了宝马神鞭萨天骥。我对不起你！我终会自刎在你的面前，以谢你父亲！芸，让我们暂时分手吧！”

他又说：“芸！我熊倜言出必行，你不必仇恨我了！”

夏芸正哭得泪人儿一般，她的一颗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吞噬得片片罄尽，这时她怀着一腔悲愤，眼前的情人，就是她不共戴天之仇，她半昏迷于哀恸之中，哭得力竭声嘶，若不是熊倜这几声大喝，她是无法制止感情的泛滥！

夏芸听见他说的话后，她以为熊倜又在骗她，并且要求她不再仇恨他，自刎以谢虬须客，这是多么动听的谎言！

夏芸立刻警觉了一种她做儿女的责任，她不能尽着悲恸，而把杀父的凶手放走！她猛然跃起来，叱道：“熊倜！我算是认识你了！还我爸爸的命来！”

夏芸一抖银鞭，一招“斜风细雨”，白龙卷舞上去。出招非常歹毒，她是决心和熊倜拼了，她把过去爱他的心，一齐抛入东洋大海，她一腔悲愤，只有把熊倜立毙鞭下，才是以使她满足。

噗噗噗一连几声响，自那边跃过来六七个天阴教能手，就是刚才围攻熊倜的生死判汤孝宏，宇文秀等一千人，其中只缺少了黄衫客仇不可。他们黑夜中，在各处搜寻，直待他俩发声叫喊喝叱，才闻声而至。

夏芸的黑叔叔，神力霸王张义，发现了夏芸身畔死去了的他的旧主人宝马神鞭，他大吼道：“这小子杀死萨舵主了！不要走了他，开膛摘心血祭萨舵主，神力霸王现也要和他拼了！”

众人一拥而上又把熊倜团团围住。

夏芸也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银鞭舞起来，白浪滔天，银蛇舒卷，而每一招都用尽了她毕生之力。

这女孩子疯狂的向熊倜猛攻上去。

熊倜不能用绝招伤她，也不忍伤她，于是他只有挥剑自保，向山麓更密的松林中闪退逃窜。

不过这时天色已经大亮，眼前的敌人都红了眼，关外的豪杰，都要替萨天骥复仇，那生死判汤孝宏，被削去了左手，这几个人中以他的功力为最好，虽然失去左手，仍是与夏芸的功力相比。

熊倜面前，以夏芸汤孝宏递招最猛，宇文秀等也都功力雄厚，招法老练，神力霸王张义则发出愤怒的吼声，他更为当年败于这少年之手，而渴欲报复。

熊倜仍循着来时的陡径，施展潜形遁影之法，瞥然驰去。只汤孝宏夏芸等四五个人还能追踪纵跃，落后不算太远，神力霸王张义等就越追越远了，夏芸把狂飏鞭法十二式绝招都使过了，仍被熊倜从容逸去。

她眼里冒起了血丝，她疯狂的使用身上的力气，她没想到她所受阴煞掌内伤，仍有余伤未复，在她感情发挥了最大限度，又加以拼力的苦斗，不歇气的奔驰腾跃，她终于周身骨节一阵酸软，真力猛然虚脱！

她双腿一软，眼中金星飞旋，她咚的晕倒在陡坡上了。

满天的愁云似都向她身上压下，她哇的喷出了一口鲜红的血！她失去了可爱的父亲又逼走了最爱的熊倜！一切都落了空！她恨不得手刃了熊倜，但是她又下意识里潜伏着一种力量，使她仍然爱着他！

宇宙的一切，一齐变成了凄凄惨惨的，在她心灵中，仿佛都是可恨的东西，她心里充满了恨，她觉得她不能再在这宇宙里活了下去！她又体会到内伤终于重新爆发了，她的一身武功，不复存在！

她将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但是一线的光明，引导着她想起了她的妈妈慈爱的面容，已在她眼中幻现——还有疼爱她的人呀！

虬须客惨死的最后几句遗言，使她震颤着。

她想及和熊倜初逢时神秘地互相倾爱着，以至白凤总堂她受伤以后，熊倜为她施功疏通穴道，这一路上彼此轻怜密爱，形影成双，她意识里仍然是一片甜蜜的滋味，但是为了爸爸，她不能不变爱他而为恨他！

爸爸既是当年南鞭萨天骥，为什么自称姓夏呢？

萨天骥最后一句话，尔赫改姓名做熊倜，这是什么含意？熊倜的身世！难道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么？

她想起了爸爸，她挣扎着爬起来，脚下虚飘飘的！胸前阵阵翻逆，她头重脚轻一步步挨下山坡。

比及她走近萨天骥尸体侧近，她又哇的大哭起来！

她同时杜鹃啼血，巫猿震鸣，哀声震动了山石林樾，直至她流尽了许多眼泪，声音渐渐嘶哑下去。

熊倜怀着无限悲怆的心情，他不恨夏芸和他决裂，他宁肯延颈受戮让夏芸手刃于他胸中，这是他应得的报偿，正如他刺死宝马神鞭也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但是他和夏芸，爱苗已经长成，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排遣。

在一起是不可能了，纵相隔千山万水，他仍然缠缚在情丝爱网之中，渐渐他由哀悼宝马神鞭而化为一片轻愁，相思的愁加上怜惜夏芸的遭遇，真是相见争如不见，当初为什么要和她相逢相识，以至于相爱呢？

他心情因此而有些恍惚，这是陷身情天恨海不能免的。

当他用上乘轻功翻过来那座峰头时，居高临下，他可以望见溪水转弯处斜坡上站满了黑衣劲装的天阴教徒。

这面峰腰，噗噗穿林飞纵之声，黑影箭激而上，那是汤孝宏宇文秀等，也追踪蹑迹而来。

要循溪水回去，那就不免一场苦斗，而他又想起了那崆峒秋雯师太和云中青凤，她们是向西驰入玄龙峡谷的。

在他进退狼狈之际，新生了一线希望，也许那面另有出山的路径，他觉得身体软软的，不像平时那么孔武有力，这是他心理上负担过重之故。而他唯一顾虑的就是怕再碰上夏芸。

他暗暗相思着她，却没勇气再见她。

现在他只有朝着那玄龙峡方向走了。因为这三方都布满了敌人。他以飘忽的身法，跃下峰去，轻快的步法在松柏密丛中疾驰，他和那些包围他的天阴教人保持着一段距离，使他们不至于发现他。

他听见两面的敌人会合了，他们鼓噪喧闹，议论着他逃走的方向，幸而那条峪谷，怪石林立，使他处处获得安全的掩蔽。那些黑衣人，只在附近一带搜索，并未怀疑他走向玄龙峡中。

没有人向这面移动，使他得以很轻巧的逃出他们的视线。这条峡谷，两面削崖笔立，中间清浅的溪流，宽仅两丈，而且随着山势转折回绕，一步步向高处攀登。熊倜不会想到，他将有更奇特的遭遇！

他在水中岩石突出的部分上，落足垫力，鸟雀一般向上游逐溯，而那峡谷非常深长出奇，头顶几乎望不见天日。

幸亏是在白日，夜里他会疑惑置身鬼域境界！

峡谷极不规则，时宽时狭，他估约奔出七八里有余了，还没把这条峡谷穿行出去。静寂得只有溪流潺潺之声。

他看见那两头削崖，一重一重的过去，他怀疑这将是一条走不完



的深谷，而秋雯师太二人来这幽窈不测的峡谷，又为了什么？

峡谷快到尽头了，迎面是一座着翠如滴的绿崖，其高百丈，似乎封住了峪的出口。而溪水却更狭了。

两头峰壁也逐渐向外拓广，溪旁奇石罗列，乱草纵横，因在深峪中寒风吹袭不至，还是一片绿色，松柏之类的乔木也偶然出现。他很快的纵至峪口，眼前溪水却分为南北二源，自玲珑峻拔的碧峰幽谷中奔流而来。

至这峪口互相冲激着，漩为巨大的溪流，自峡中款款流出。碧峰幽岩，互相环抱而形成了个巨大山环。

对面的绿崖则坡势不算太陡，距地面三丈以上，另有一片斜平的山坡，绿树离离，树后一排极光平的岩壁。

绿色岩壁，由南而北延伸蜿蜒有半里来长，熊倜已逼近崖下，被山石树木所阻，望不清坡上的情形。

可是眼前却出现了一桩怪事！

崖下离石中，躺着两具黑衣人的尸体，鲜血已凝结成紫色，有一

人甚至身首异处，死得非常凄惨。

由这两具死去不久的尸体推想，附近必是天阴教人出没之区。这两个天阴教徒又被何人杀死呢？熊倜判断必是秋雯师太等与他们相遇，为了办什么重要大事，杀之以灭口了。但是这附近绝不止这两个人！

他起了戒心，沉静下去谛听了一阵，山谷寂寂，仍只有南北两方远处满瀑奔泻，和两溪合流处造成的冲激漩流的三重合奏，此外只有异鸟偶然在树枝头啁啾两声，听不出什么异样声息。

秋雯师太师徒，是否把她们要办的事办完已经走掉呢？他再向南北两源碧峰幽岩中望去，山势更为峻峭幽深，他不知道应该循哪一面攀登，可以找见出山路径？他正陷入迷惘，无法决定他下一步骤。

崖上那绿色壁下斜坡上异响突起，似是四五个人的脚步辞沓声，自南面绕至他头顶上，皮靴踏着碎石喳喳作响，而粗犷的话音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人怪笑着，以极诧异的声音说：“呀！尚坛主何以如此疏忽，洞门敞开着，竟不派人守望？”说话的人，似向崖边走来，他又大声嚷说：“崔明，崔锡这两位又不在下面把守，真是怪事！”

熊倜怕他们跳下来，必然发现了他，他立刻意识到必须赶快离开

这儿，当然这都是天阴教人，那么这儿必蕴藏着什么秘密！他身子紧贴着绿崖，向南边沿石壁溜过去。而崖上人又发话了，另一粗壮声音说：“先进洞里去看看！应该知会尚坛主一声！陈文龙，聂重彬这些家伙，也太贪睡了！倘若出了事该怎么办？”

熊倜身体移向南边，他好奇心生，遂选择一处可以攀上崖去的地方，蹑足而登，他露出半颗头，向这斜坡上面窥望！只见四五个黑衣劲装的人已鱼贯进入一面石岩洞口。洞顶磐石刻成一个斗大的“丑”字。

这丑字代表什么呢？熊倜想不出来它的含义！

那几个天阴教徒已全数进入石洞，石壁下又归入一片静寂，依然是北风呼呼的吹响了四面的松涛柏浪。

熊倜跳上崖头，当他向南面望去，那绿色岩壁转弯处，隐然又露出来个八尺宽丈余高的石洞门。

洞门额上却镌刻着另一个不可解的“丙”字。

在他仔细观察之下，这面岩壁竟是石洞林立，他刚才看见那些天阴教徒进入正面石洞里，南面谅没有多少人看守，他不知该从哪面进

去，窥探一下洞内的秘密，而这南面岩壁上的各个石洞，都紧紧阖着石板门。

这一来他明白了秋雯道姑和云中青凤来此的理由了，但是他只能明白一半，而另一半正是他渴欲明了的疑问。

他猛然一个窜步，窜向距他最近的一座石洞口。

他用手摸摸那厚约半尺整块的石洞门，分量怕不有两千多斤，这不是他力量所能打开的。

他用力推了推，那石板门沉重得宛如天然铸成，丝毫没有摇动之意。他废然失望了，他想另寻蹊径。

又挨着岩壁移步走去，两三个洞门过去了，都是一样的紧紧阖着，他没功夫再细看洞顶石上所刻的字。

但是他这次徘徊在一面石洞门外，不得其门而入，却隐隐听见洞中深邃不可测之处，传来一片低微的人类痛苦呻吟声，甚至还夹着许多柔弱女子啜泣之声。他毛发耸然了，这些洞中，究竟是什么悲惨的境界呢？

他停留在这个洞口外，脚步无法挪开，他想明白这洞里的情形！他不忍听那里面的悲切声音，却又想明了个究竟，他又倾耳谛听那面，几个天阴教人所进入的石洞附近，依然静悄悄的毫无声息。

会不会再有天阴教人，从他面前走过，无论他们是否执行巡逻的任务，总之天阴教人应该不会这样疏忽吧！

突然石洞门里传出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似是一种巨大轮盘旋动的咕隆隆异响。

他不测天阴教人安排下什么古怪的埋伏，本能地身体向后缩退了两步，但是他已来不及躲避了。

那扇巨大石门呼悠悠移动起来，而且是向里移转，顿时敞露出来将近丈余宽的洞门，熊倜神情不免一震！

他怕天阴教人突然自内涌出，他没料想眼前出现了一位几乎没有生人气息的怪物！

那是一具僵尸么？任何人接触了她，会吓得发抖。

她那像冻磁般的青色面孔，加上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球，射出冷飕飕的寒光，从她面上找不出一丝表情！

枯涩惨青的双手，伸出衣袖之外，那躯体僵直瘦削到皮包骨的程度，若是去了衣裳，想必是根根支骨排列了！由于面庞的轮廓尚属极端的秀整，使人无法判断她的年龄，稍稍可耐人寻味的就是眼角隐现两缕鱼尾纹。

熊倜乍然看去，这女人太阴森恐怖了，她周身似散放着一股骷髅恶鬼应具的寒气，而衣饰迥非天阴教徒！

熊倜误会了，他以为石洞是这怪物的窟穴，她当然是主人翁，而洞内鬼哭神嚎的惨叫声，都和她有着关连，甚或都是她一手的杰作！他由于惊奇这位出现的怪物，他反而又偷偷瞟了一眼！

类似僵尸的女人，突然发出一声怪笑。

笑声似比哭还难听，尖锐刺耳，其声阴肃肃的荡人心魄，她口唇张开，桀然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从她牙齿齐如编贝来看，她不会是个吃人的怪物吧！

怪物的话音，悠幽婉转，微带着激动而兴奋的情绪，她冷冷惊诧说：“呀，是你！”

熊倜想不起这怪物怎会认识他，这是他从出生以至今日所梦想不到的事。她既然发生什么误会，应该向她解释一下，他说：“在下熊倜！”

那女人微微摇头，又纵声狂笑说：“胡说！龙！你敢骗我！”

熊倜的面貌，的确是这女人二十年来处心积虑要营救的人，他俩太相像了，若说年龄上没有差别熊倜还真的无法辨明他不是她所要救的“龙”吧！

熊倜皱起眉头，谁又是你的“龙”呀！他又大声说：“我是熊倜！不叫什么龙！”

那女人黑眼珠突然翻转了两转，冷酷的神光，投射在这位少年身上，约半盏茶时使熊倜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恐怖气氛，笼罩住他！那女人却似证实了一件不祥的消息，愤怒，失望，夹着一种潦倒难以慰藉的心情，她突然自背上拔出一口寒光夺目的好剑，她脸上肌肉不规则的抽搐着。

那女人把她手中宝剑一顺，剑尖直指着熊倜的心口，但是她突然长叹一声，把宝剑又抽回插入鞘中。

熊倜在她宝剑向他一送之间，微觉顺着剑尖肃肃送过来一丝寒意，而这口剑柄上赫然呈现一颗栩栩如生的蟾蜍，就那剑身构造，和耀闪在空中的霞光，已可想见是一柄远古的名剑。

而熊倜也下意识地一手扣着剑鞘哑簧，他准备她真个发难时，唯有挺身自卫，和她一战。但是这种可能没有了，她已经收剑入鞘，而她惨白的眼角，晶莹欲滴，挤出两颗热辣辣类似珍珠的泪滴。

熊倜陷于茫茫然迷惘之中。

这类似僵尸脸色的女人会具有正常人所有的感情么？

那女人喃喃自语了：“熊倜！熊倜！我的龙又在哪里？”

她脸上抽搐的动作停止了，代之以凝枯如霜的紧绷着的青色皮肤。熊倜心里仍然毛耸耸的，他如获大赦，他说：“我确实与你素未谋面，那么我们再会吧！”

熊倜不能用其他的话刺激她，这是表示离去之意！因为和这种不



具生人意味的人，相对着是毫无兴趣的。

若是换了个胆小的人，会早就拔腿跑掉呢。

那女人却胸前突然起伏得很快，她似乎一种无法控制的激动，使她不忍舍去面前这位少年，她尖叫：“熊倜也好！你陪伴着我吧！你不能走！”

熊倜心说：“糟了！这怪物要如何处治他？把他当作捕获的猎物么？”但是“陪伴”二字的含义是蛮有趣味的，多少有些温和匿爱的意味，那女人又凄凄惨惨声如悲泣说：“二十年了！我炼成了奇功，可是仍不能找见你！杀尽这些坏蛋又于我何益呢？”她转以祈求的口吻说：“熊倜，我无意害你，只要我常常能看见你的轮廓，接触上你的声音笑貌，我就满足了！你用不着了解这里面的含义！”

“这与你无损！”她补充了理由。

熊倜经她一番解释，反而更迷惘了！他暗暗好笑：“和她鬼混什么，走吧！另外找个洞门进去就是了。”

熊倜却不能不回答她的话，否则她会不会再来纠缠？他微带讽刺的说：“可是在下还有要事，恕无暇奉陪！”

那女人多白眼珠，溜了两转，点点头说：“你是不是和那个青衣女孩子一道来此？我想你一定有个知心相爱的女孩子，而且就是她，一定是她！你应该感激我，不是我制伏了凤隐坛那黑煞魔女尚丽云一千人，她和她师傅一定不得脱身了！”

熊倜被她说得触动情怀，夏芸悲切忿怒的面像，立即涌上眼帘，他想象夏芸这时该是采取什么态度，笑着时是那么甜美可爱，她越娇纵，越值得可爱，她悲伤的时候呢，除了自己，又有谁能安慰她？

他又怎能看出眼前这怪物的心理，也是深深触发了一股潜伏已久的爱，而要向他身上找寻它的痕迹呢？

熊倜听她说的青衣少女，还有一位师傅，是否就是秋雯师太和云中青凤呢？于是他很爽朗的回答：“不错，我认识她们，假如你说的就是崆峒秋雯道姑师徒的话，不过她不是我的——”他真有些说不出口。

这个眼前冷酷的怪物，怎么她会替他设想，想到这一方面去，熊倜心想：“原来你也是个女人啊！”不过他不敢设想这女人对他究竟存着什么心理，那太离奇而近于不可能，怪物的年龄少说些也比他大出一倍呢！

那女人却神秘地一笑，笑声含有揶揄之意，她说：“熊弟弟，你自然还年青啊！用不着我提她的名字吧，你比我更熟悉呢！她的确很美，而且她的性情很像我，只是她比我幸福！她们来找一个男子，她们又怎知你已逃出天阴教人魔掌？我带你去见她吧！”

她又说：“省得她们还在盲目瞎找，而你也找不见她！她虽原是天阴教人，凤隐龙尾二坛情形，却还不及我弄得清楚。你当然想进洞去找她，可是你不明白洞里的机关和路径，那会失去良机而失之交臂呢！”

怪女人自作聪明地说了一大篇话，她又神秘地笑说：“可是你还不认得我，论年龄你该叫我一声姐姐，我号称青魄仙子，姓名——”她叹息了，道：“不必说了！”

她没想她的一厢情愿的话，还没说完，熊倜竟扭转身要走了，熊倜本估量不出这女人本领的高低，所以他没有施展潜形遁影本领，他刚一扭身，那女人身法竟如电闪风驰，快到无法想象的程度。

他突觉肩头搭上了一只枯瘦的纤手，一股阴森森的寒意已透体而入，使他不由冷冷打了个寒颤。

那只手恰好按在他的肩井穴道上面。熊倜猛运天雷内功，他这种功夫已至无声无息地步，刹时气贯重楼，他振臂一扬，想卸去肩上的手，他不用扭头看视，就知是那青魄仙子和他纠缠了。

熊倜无意伤她，只想挣脱了自己走路，他没想那只瘦削的手指上，突然涌出一种软绵绵的潜力，竟把他一个极壮健的身躯，硬拖转过去。熊倜大大吃了一惊，因为凭他一身内功，尚且不能与人家抗衡，宁非怪事！’

这时他被扳转身来，和那女人几乎撞到一起，那女人娇躯略为闪让一点，吃吃笑道：“你看你走得掉？倜弟弟你的功夫很有根基呢。错非是我，别人还很少能制伏住你！快随我进洞找你的云中青凤吧，我是一片好意啊！”

熊倜本可乘空发拳狙击，但是怪女人似并无恶意，云中青凤师徒也正好会会面，而且他想一探洞中秘密，遂不再倔强，只用手推推她的玉臂说：“好！我随你进洞去看看，用不着拖拖拉拉的。”

怪女人冻结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丝笑意，她满足了，她只要熊倜暂时不离开她身畔，她就获得了隐埋在心房深处的无穷安慰。而熊倜的手碰上她的玉腕，却惊讶得尖叫出声，他又吃了一惊。

青魄仙子的玉腕，竟冷冰冰的触手使人生寒而凛。

但是她又说又笑，并不是一具僵尸呀！

青魄仙子柔声说：“我这青魄仙子之号，是因为我获得了这一口古剑，剑名青魄，因之我觉得这个绰号是很别致的！”她又说：“你叫什么？奇怪我这种态度和皮肉有异常人么？那是我炼的一种奇功，素女灵元秘籍中的寒魄功！”

他俩挨肩走入洞内，洞顶石缝中嵌有琉璃羊角灯，光线尚不昏暗，直行数丈之后，进入一道纵列的长甬道里。

石洞现出人工凿削之迹，这条甬道向里的一面，又密密排着许多窄狭的小洞门，那种悲切呻吟之声，正是自这些对洞门中发出，声音更加真切，如在耳畔，在这阴森的甬道里，听了这种凄凄惨惨之音，宛如置身鬼域世界。

甬道石壁极不规则，凸出的石笋，奇形怪状，熊倜的胆量是极大的，但也为之毛发森然。

当他要钻入小石洞里欣赏一下里面的情形时，青魄仙子却伸出瘦臂拦住他说：“这里就是天阴教人的屠场，处置叛教的人和幽禁些反

对他们的人的所在，断肢残骸，再加上些残酷的刑罚，称得起暗无天日了！寻你的青凤要紧，不要作无谓的耽搁了！而且省得你惊心动魄呀！”

不过熊倜还是瞄了一眼！

这小石洞里阴森的灯火之下，有两个焦头烂额的男子，胸背洞穿，穿以带着芒刺的铁丝，使他们呻吟在求生不能欲死不得的世界里挣扎！还有几条毒蛇，很悠闲的向他们下半身随意啮噬着。

他们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双手用铁丝反缚在背后，忍受着垂死之前的痛苦，的确是惨不忍睹！

其余石洞里的情形，熊倜不及一一细看，因为青魄仙子拉着他走得很快，而那些洞里呻吟啜泣宛转哀号之声就是铁石人听见了，也会为之垂泪。奇怪的青魄仙子竟视若无睹，她脸上似永远不会露出一丝表情。

熊倜这才加深了他对于天阴教的认识！

他也几乎不忍再去小洞内探视。他明白了，云中青凤师徒来此要找的人，一定是她所最关心的人，而此人必已触怒了天阴教，陷身于

这种悲惨的地狱之中。会不会是来找尚未明？

一想及尚未明，熊倜的热血沸腾了，如果尚未明也遭到这种命运，他不由紧握了双拳，他要向天阴教人代天行诛！为这些受他们毒荼的人类复仇！泰山上那一幕，不过是小规模的残暴举动，他们隐藏着这种更厉害十倍的秘密呢！

熊倜联想到这位青魄仙子，她来此又为的什么？莫非也找寻她要找的什么人？熊倜燃起了愤怒大火！

### 第三十五回 仙子重诺，壮士托友；鬼蜮弄人，剑客追踪

青魄仙子领着他向前走去，甬道前面又有一重紧紧关闭的石门，青魄仙子态度又渐渐变得十分沉默。

熊倜从她脸上看不出她内心蕴藏着什么情绪，他现在还需要她帮点忙，这一带石洞里的秘密既已揭穿，熊倜也意识到好友尚未明，被擒以后，可能幽禁在太行山中？但他判断这种可能性甚少。

青魄仙子的内心，却着实得了莫大的安慰！这少年虽仅仅只是貌似，但亦是慰藉她二十年来的枯寂心灵了。

青魄仙子偶然冷电似的目光，瞥这少年一下，她看得出来少年的心情，勉强忍耐由她领导着，只要把他的目的达到，立刻会飘然远逝！谁又愿意跟她这样毫无生气的人搅在一起呢？

青魄仙子内心暗暗发生叹息，但她二十年来，忍受石洞风穴之苦，炼成了寒魄功，以至皮肤颜色，连心情都起了剧烈变化，她不能牺牲她这一身奇功，她如果断定她的龙是早受天阴教人惨害了，她将把天阴教人任性屠戮一次！

但是当年害她的龙的天阴教人，早已伏诛了！



青魄仙子心情仍旧激动着，她纵然忠贞不二于她的龙，可是下意识的潜力驱使，她不能片刻放掉这少年。

她决定了她所应采取的方式。

她想：“我不必显明地找你的厌烦，但是我可用另一种方式，获得我所希望的安慰！直至情感消失之时为止！”

人类的情感，恐怕只有阖目死去才是它的终点！

如果她知道不久她仍能找见她的龙，她不会做这种傻事！然而造物却替她早几年安排下一位熊倜。

孤独，郁闷，渴想，一切由于情的驱使，使她性情确乎异于常人，而无法控制她自己的行动。

至于熊倜有没有他自己相恋的人，她是不愿过问的，甚至她更热诚地促成熊倜完成他的美满良缘。

她所需要的太微乎其微了，却仍替熊倜添了不少的枝节烦恼。从另一角度看，这确是武林中一件可喜的事！

他俩默默无言，走进石门。青魄仙子极熟练的找到了石壁上一颗铁制的龙头，她用力向右扭转。

一阵哄隆巨响之后，石门悠悠自行移开。前面仍是同样的一条甬道，靠里又是一排石洞，而每个洞门上，都悬着洒金红细软帐，遮住了小洞内无限旖旎春色。

这甬道里却没有呻吟悲嗥之音，代替的是轻微鼾声，和些尤云滞雨，极狎邪亲昵的轻巧笑语声，男女两种！

熊倜有些迷惑不解，当他想掀开节帐一睹里面的情形时，青魄仙子却以极冷酷的声调，说：“不堪入目！”

她又招手令他快些走过去，意思是怕里面的人觉察吧！

她又在这面甬道中，很快的扭动了件什么东西，他俩所经过的石门，又发着沉重的声音，自行合拢。

如法炮制的又进入第二重石门的甬道里。

但是青魄仙子却愕然地声调较为尖锐，她的表情只能从说话的声调表示出些微，而且并不充分，她说：“怎么？云中青凤和那道婆走

了！这是最末一座魔窟呢！”

她无疑的还以为熊倜的目的，是在找寻爱侣——云中青凤，她替他非常惋惜，因为没使熊倜如愿以偿。

熊倜的神色仍有些不自然，他是关切着夏芸，而与云中青凤无涉，自然他并未露出失望之色。

这一段甬道里，靠里一面也有许多垂着红细绵帐的小洞门，只是静悄悄的一无声息，像没有人在里面。

青魄仙子估计云中青凤师徒，出洞不久，料尚未去远，她率领熊倜找着靠外一个洞口，这是出洞的路。

至于那洞里的甬道，是环绕碧崖修筑而成，原是一条长近一里的甬道，用石门隔为若干段而已。他俩开启了出洞的石门，眼前就是一段碧崖。

他们已转至这座峰崖的南方，崖下水声清越，而正南这一面横亘着一道松柏青葱的长岭，熊倜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正想如何摆脱这女人的厮缠。

青魄仙子已扭过头来，冷电一般的眼光又注视着他，她冷冷没有丝毫抑扬顿挫，一个字换一个字的硬板板地说：“她们走了，熊老弟将去哪儿寻找呢？”

熊倜却摇摇头，道：“我要回去再看一下夏芸！”他吐露出心声了。青魄仙子眼睫毛眨了两下，她才领悟这少年另有所爱，夏芸是怎么样的女孩子，则非她所知，但她估计这叫做夏芸的女孩子，一定非常美丽。

她发问：“夏芸？她在哪里？”

熊倜淡淡回答：“她在龙凤峪风云馆。”熊倜多少因为他冲口而出说及夏芸，心里有些懊悔。

青魄仙子却摇摇手道：“熊弟弟你不能去那儿！我忠告你，他们把八翼神君连夜自太岳齐天峰请来了，那人……”

熊倜高傲的性子，忍不住说：“那人来了又怎样？”

青魄仙子微叹道：“那八翼神君本领极高，我自问敌不过他，再加上许多爪牙，八卦游魂阵等等，确算得龙潭虎穴了！有事让大姊姊我替你效效劳吧！”这话更使熊倜心中不服，他不刚自风云馆中逃出

么？

他面上表乎着无声的抗议，他和夏芸的关系，由爱生恨，已经成了敌人，他自己去了，也未必能博得夏芸的好感呢，更非别人可以越俎代庖的事。

而青魄仙子又以关切的语调，劝他万勿盲目行动，又说：“夜间行动较为方便些，熊弟弟你多加考虑，除了这件事，弟弟你下一行动，能告诉姊姊我么！”

她一厢情愿，和熊倜竟如手如足了。

熊倜报以极冷淡的几个字：“我还没有决定！”

青魄仙子知道他讨厌她，她却不以为忤，仍然尽她做大姊姊的爱护之忱，她指着对面长岭说：“那请你暂在那边岭上一候，姊姊有事暂去即回，假如天黑以前我不能回来，岭那边另有一条出山的路，你可以离开太行山，越快越好！”

熊倜对于她的话，实在感觉到非常蹩扭，这样形同僵尸的人，却竟对他关切备至，而这份关切之意，究竟太离奇了！骨子里又埋藏着什么念头呢？熊倜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青魄仙子和他太陌生了。

萍水初见的人，又是个半老年华的女子，或者是妇人吧，对他这样关切，是值得怀疑的。的确太离奇了！

熊倜横梗在胸中的几件事：营救尚未明，峨嵋取剑，明春君山之约，他早胸有成竹，如何挨次去料理，不过他不愿向这离奇的女人表示。青魄仙子早看出他心事重重，而她却自信能帮助这位少年。

熊倜对她的话，依然一无表示。他又跌入沉痛的深渊之中，他想念着失去父亲的夏芸，另一个可怕的念头袭上心来，天阴教人又怎样处置夏芸？他双眼快瞪出眶外，这女人自告奋勇去探看夏芸，可否郑重拜托她？

熊倜并不畏惧天阴教人，但是他怕和夏芸再起误会，再引起冲突，让她感情冷静一段时间，恢复理智吧！

他于是欣然向青魄仙子，略表明以前和夏芸的关系，自己因复仇而误杀宝马神鞭，以及萨天骥乃天阴教爪牙等等，他最后说出他关心夏芸，是怕她受天阴教人凌辱，他以虔诚的口吻，向青魄仙子拜托！

青魄仙子听了他这段缠绵悱恻动人心弦的故事，她虽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终于将头略点了几下，像是非常同情熊倜和他所爱的夏芸，

她以坚定的口气说：“弟弟快去岭上等候我，这几天阴教人不时出现，不大妥当！那么假如姊姊把她接出来，时间上可难预料，姊姊又去哪里找你呢？”

她这么亲切，慨然承允这件事，使熊倜不能不衷心感激这位陌生人了。

熊倜猜测到另一个错误角度里，他以为怪女人误认他是她的龙，那或者是她的亲弟弟，由于面孔的相似，起了好感，而她虽面部缺少生人气息，却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不过因练什么寒魄功，而使她容颜僵硬化！

熊倜既获得了答案，他就很亲切的叫了声：“大姐！”并说明他将赴荆州府援救尚未明。

青魄仙子举起惨青色的手，向他一挥而别。她以极快的速度，自崖头飞纵而下，宛如一缕轻烟。

熊倜潜形遁影之功，固然超越寻常，但是青魄仙子这一身轻功，也是以使他为奇不置呢！

熊倜越过溪水，跃登南面那座长岭。

这时红日当头，时将正午，他浏览一下附近的风景，崇山峻岭连绵无际，反被近处的山峰，阻挡住视线，望不很远，但是岭下却岩壑幽窃，果有一条蜿蜒其间的羊肠小径，或者就是出山的另一条路吧！

他置身华盖般巨松之下，而饥饿又和疲乏的感觉，同时袭来。他盘膝端坐，把天雷内功，澄心定念做了一遍，疲乏的感觉消失了，生理上的需要，却更碌碌肠鸣，使他难以忍受。

他后悔没准备些儿干粮，他从未山行野宿过，而荒山幽峪，更没什么果类可资果腹，野菜之类他不懂得所含性质，不敢入口，他陷于无可如何之境。最后竟为他发现了几只野兔，以他的轻功，是可以空手搏飞鸟的，捉来尚非难事。

这是熊倜第一次山行的经验。

他带有火折子，找些枯枝干草，虽经一度烤炙，仍有些茹毛饮血的风味，但是他毕竟填饱了肚皮。

他枯坐一阵，又起来徘徊眺望一阵，时间一分一刻的挨过去，他坐立不宁，正是代表着他焦急的心情。



渐渐又半天过去了，夕阳西下，凉风习习。

青魄仙子仍然没有回来，他有些急躁，为什么把这事委托给一个素昧平生，冷如僵尸的女人呢？

几次他都想跳起来，自卖余勇，去那面龙凤峪一行，但是他怕再和夏芸动手！一日三秋，使熊倜脑海中，久久盘旋着夏芸的情影，夏芸正如何的痛恨他！她不会也想念着他吧！

爱情确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

仇人，异国，它都可以把你们用一缕情丝穿在一起。熊倜回忆起了若馨，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埋骨青冢，他应该再去青冢之前凭吊一下。其次，他想到粉蝶东方瑛，她多么端庄娇丽，她太端庄了，不屑施展什么手段去笼络男子，然而她对他是脉脉含情的，只把深情深深的藏起来。

他岂知粉蝶儿正期待着别人去救她呢？熊倜如不为青魄仙子替他去照料夏芸，在这条岭上枯候，他将不会与东方瑛作一次患难中的腻友，而因此反造成一场恨海难填，终身遗憾的事呢。

他又由东方瑛第二个接触的异性，回到夏芸身上来。夏芸对于青

魄仙子会不会起反感？她能随她回向自己身边么？他渴于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他陷于沉思之中，他自怨自艾，他不该失手杀死宝马神鞭啊！

青魄仙子那么冷酷的性格，她会耐心劝慰夏芸？她能用什么方法，挽回这倔强女孩子悲愤难堪的决裂！

他烦恼了，烦恼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最可恨的是天阴教人夹缠在中间，处处不利于自己和夏芸，天阴教的罪行，是足使正派人士为之发指呢。

他的眼神枯涩不瞬，遥遥向那石洞所在的方向望着，而脑海里却萦绕着无数的死结。终于为他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面前突然闪出两位他极熟识的人！

正是郑州城内替他俩解围的大雄法师，另一位则是武当山阔别不久的一一南北双绝剑出尘剑客东方灵。

大雄法师原自称来太行天阴教巢穴一探虚实的，他的出现是当然的事。出尘剑客的来此，却非常突兀！

大雄法师道貌岸然的脸，再加上极严肃的表情，而出尘剑容则完全露现一份儿异常恐慌焦急之色。

他俩看见了他，同时咦了一声，诧异的程度，不下于熊倜。

大雄法师合十说：“熊小侠，恰巧竟在此处相会！”

出尘剑客，面色由慌急而更现出忧伤，匆匆拱手说：“熊老弟！你怎么来了这里？”熊倜也以同样语气反问他。

双方都表示着极端的诧异。

大雄法师悠然长叹一声说：“我和尚是第二次重来龙凤峪陪东方施主来办要事的，二十年前我足迹已踏遍太行天阴教的巢穴了！目前救人要紧，前夜之行，正好探听出来一点线索！又巧遇东方施主，可以证实就是她！”

大雄法师说得没头没脑，使熊倜茫然莫解！

出尘剑客以极忧伤的语调，把他来此的经过告诉熊倜。

天阴教人手段毒辣而卑鄙，他们想把武当派所邀来的各正派人士，

离间分化，各用一种手段来对付，于是粉蝶东方瑛兄妹，受了他们的暗算。

武当山各派豪杰集会之后，熊倜尚未明散花仙子夫妇，以次离去，而天山老龙父子，行踪非常诡密，也神秘地离开武当。大雄法师则经大家商讨之后，认为有探听一下天阴教内部虚实的必要，这样才算知己知彼呢。

大雄法师自告奋勇，来太行天阴教总巢一探。

昆仑双杰则向洞庭君山方面，踩探一下，而峨嵋流云师太诸人，则满腔不愉快，径自返回峨嵋，不过明春君山之会，她们仍应允按时聚齐，协助武当一臂之力，她们既然签名加盟，也不能表示畏缩了。

其余各地豪杰，由飞鹤子留下许多位，替武当派壮壮声势，同时他们也把武当山附近，作了一次清除。天阴教的爪牙，不敢像以前那么公然出没了，他们遵守战约，静候来年清明节的较量。

表面上天阴教人是偃旗息鼓了，而实则他们暗地里策动了许多阴险的计划，譬如说，对付熊倜尚未明那一套脂粉陷阱啊，另派人去峨嵋游说啊，以及对付出尘剑客兄妹的恶计之类，他们正积极的活动着。

东方灵兄妹，粉蝶儿是个女孩子，久住武当山自属不便，所以出尘剑客亲自送妹妹回飞灵堡，出尘剑客也怀念着若兰，隔了两个月，异地相思，是使他不胜惦念的，于是他兄妹辞别了飞鹤子凌云子等，即日东行。

当他兄妹到了襄阳府，想换乘一只快船，沿江东下，他们把马匹寄留在武当山，雇船时却被天阴教人做了手脚。

他兄妹江湖经验原很老练，但是没看出来所雇的船夫竟是天阴教人的爪牙，而天阴教许多知名人物，却潜伏在这一带，他们大规模完成他们的计划！

凡是从武当山出来的人，能以智取，就使之归入教中。否则，他们另有毒辣的手段，暗中包围狙袭，直至毁尸灭迹而后已。

武当派还在睡梦之中，昆仑双杰，对于天阴教人的阴毒，二十年前就领教过了，他俩行动非常飘忽神秘，以此尚未为天阴教人所乘！

他们对付出尘剑客兄妹，却想收入教下，如愿以偿之后，武当派就要削弱一半力量，因为他兄妹可以号召江浙一带许多豪杰呢。

此外，单掌断魂单飞还垂涎着粉蝶东方瑛，在和他师妹云中青凤

闹僵之后，他是个较孤峰一剑边浩更为风流自赏的人，在女色方面，活动得格外频繁，天阴教里的女孩子，都非常怕他。

云中青凤脱身出走，大半是为了躲避单掌断魂，而她不能忘情于铁胆尚未明，也是积极的因素之一。

出尘剑客自然明白了天阴教人布置得如此森严，因为天阴教徒本领低的都改换了服饰，在探取什么行动时，另各有一种暗记，他兄妹雇的这条船上，船老大和艄工，无一不是洞庭帮中的小头目。

那些江湖下三流投入天阴教的也不少，但是天阴教还不肯用那些下三流玩意算计人，他们讲究的是硬铮铮制服你！

船自码头启锚之后，不过刚刚正午，他兄妹不愿闷在舱里，站在船头眺览两岸风景，一弯一沱，映着晚红秋树，风景是远比陆地上清幽可爱，暖暖远村，渔舟笛唱，尤合于他兄妹苏州府人的脾胃。

但是竟有两条客船，一前一后，簇拥着他们的船前进，艄工水手身上，看不出什么异样，而两船搭船的客人，却只偶而钻出舱蓬，伸头望望。出尘剑客听得后面船上一阵哄堂大笑，单此仍不足启人疑窦。

两船上载客不少，是可以想见了。

前行的船吃水不浅，像满载着货物，后舱门垂下一层黑色布帘，布帘偏用这晦暗的颜色，却有些与众不同，而舱内很少人声，两个艄工，虬筋粟肉，袒裸着上半身撑篙，那两只篙长达两三丈，铁头包有四五尺长，显出分量不轻。

他们不时回过头来，和东方灵船上的艄工水手们兜搭，嘻笑自若，出尘剑客看这两个艄工好生扎眼，从他们臂膀和身体壮健的组织看来，很像懂得几手。他怎知这两人就是洞庭四蛟中的老三玉麟蛟郭庆生，和老四翻浪蛟姜清和呢。这两位的身手，在水面上是一等一好手！

却有一种怪声，自前面舱中透出，类似庞大动物的喘息，却又口里塞着东西，于是嘘嘘，呼呼，颇为难听。

江流宛转，日落之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前面的船，一个把舵不稳，船头似乎撞上了浅处的沙堆，于是喧隆一声震动，把船撞得横转过去，恰好横列在东方灵这只船前面，阻住水路，而后面的船，也从旁窜过，和他兄妹的船并列而驰。

两船上的水手，却因为无法前进，赶不上前面码头，粗鲁地喝骂吵闹起来。前船两个艄工，则表示他们的船搁了浅，让后来的船忍耐

些！因为船大货重，一时掉不过头来，粗鲁的言词也在所不免。

出尘剑客则颇谅解前船的苦处，他甚至劝解船老大要帮同行的忙，单是叫骂，解决不了问题。

疏星，月光照在水面上了，前船依然无法脱险，自然这是他们故意造成的麻烦，江上风高，月昏星暗，正是天阴教人布置下的网罗。

出尘剑客兄妹，站在船头上，看这一幕混吵混闹，而右边船舱里也跳出来两个身穿黑衣的瘦长汉子。

其中一位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身畔挂着个鹿皮镖囊，双手戴着一双似绿非绿，乌光闪闪的手套。

这种奇异的手套，使出尘剑客感到惊奇，因为颇类江湖上传言的一位奇毒人物，七毒书生唐羽。

而这人的风度，是饶有文士意味，文绉绉的。

另一个汉子，则以腋下所悬的一件奇形兵刃，五福梅花夺，使出尘剑客怀疑他是不是名满关中的神夺何起凤？



但是他尽管怀疑着，却不便去请教别人姓名，他和人家素不相识啊！旁船又伸出两个脑袋，很快的又缩回去，粉蝶东方瑛眼快，看见像是两个俊美少年，而这两个少年，一男一女，颇像天阴教司礼双童。

并行的两条船，水手吵嚷不休，船缓缓淌过去，和那横阻水面的大船撞上了，嘭嘭两声响，那只挡路的船身摇簸起来，两个艄工气急了，竟挥篙和两船上的人动起手来。两船的水手也不示弱，长篙变成了武器。

四五个水手被扫落水中，可想见前船那两个艄工，力气不小，三条船挤作一团。落入水的水手们，水性是很好的，他们唿喇唿自江面上钻出来，一手攀住东方灵的船舷，恰从他兄妹俩身后冒出。

东方灵和粉蝶为这水中泼刺巨响惊觉，比及他兄妹扭头看时，那些水手手法之快，叫人防不胜防，撒网一般，撒出软掌银钩，钩住了他俩的小腿，银钩粗如小指，而且分为许多小钩，只一缠上了腿，人一挣扎必受重伤。

东方灵大叫一声，施展千斤坠重功，站稳了脚步，因为水中的人已用力把他向水中拖拉，他兄妹生长太湖边上，却对于水底功夫不大高明，若被拖下水去，那就施展不成他们的本领了。

粉蝶东方瑛生性娴静，她不及她哥哥警觉得快，又出于不意，尖叫了一声，扑通跌落江中去了。

出尘剑客自顾不暇，方知着了道儿，他愤怒无比，拔出长剑，嗤嗤划断软索，顺势俯身一剑，向水中的人刺去。但水手们扑通扑通一齐钻入水底，把粉蝶东方瑛拖得不见了影子，水面上冒起一片浪花。

当东方灵俯身解去腿上银钩之际，他已明白三条船都是一伙儿来算计他兄妹，但是右侧船上那书生模样的人已双手一扬，嗡嗡丝丝，飞出十余道寒光，都齐冲他的下半身袭来，东方灵来不及解那些银钩了。

他嗖的向舱蓬背后窜出数尺，船身突然随他身形，向左侧一倾，使他几乎翻落水中，情势已迫于危急，在船上交手，他一定吃亏！他没看清那书生发出的是何种暗器，都已飘落江中了。

至于救他妹妹，那更是办不到了。

船身剧烈地颠簸摇晃，很明显是船底有人作怪，使他脚步也站不稳，他施展轻功“燕子穿云”，纵上舱蓬。

再一看，那两条船已疾驶如箭，远在数十丈以外了。而他脚上这

只船上，所有的艄工船老大，形影俱渺，空荡荡的在水上飘浮着，船身也安定下来。

出尘剑客空具了一身武功，就这样轻轻把他的妹妹让别人抢走！这些人又是什么门路？他立刻警觉，莫非都是天阴教徒么？此外他想不出还有什么大帮的仇敌，这种猜想，他不久自会证实的。

出尘剑客还懂得操舟，不过究竟此不上那些经年在水面上活动的水路豪杰，他还能望见前面的两条船，他并非绝望，他急得满头大汗，他只有驾船去追吧！

东方灵的生疏的手法，把这条空船撑去，用力撑篙，而船行并不如理想之快，他精神过于紧张了。

他猜不透那些家伙，架走他妹妹是何居心？但是一个漂亮女孩子，落在歹徒手里，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还没肯定这帮人就是天阴教徒！

东方灵弄得啼哭皆非，若在陆地上，以他兄妹的本领，绝不是这些毛贼们轻易能得手的，现在这一场风浪，险些连他自己也被人擒住，懊恼，焦急，愤怒，他的心情非常紊乱！除了追上和这些匪徒们一拼，

别无良策！

前面两条船速度本较他操纵的船，快过一倍，相隔的距离，是更加拉长了。东方灵手不停篙，仍然越追越远。

出尘剑客更加急躁起来！

出奇的前面的两条船，竟靠了岸边，自原先前面船舱里，牵出十余匹快马，一位白衣中年妇人，腋下挟抱着他的妹妹东方瑛，翻上一匹通体黑色的乌骓马，还有四五个汉子，包括旁船上书生模样的两位在内，一同策马向东北驰去。

另有些人乘马沿江而南。

大约那两条船上，不会有人留着了。

出尘剑客东方灵，以救妹妹为第一要义，他当然不能去追那些南下的匪徒，乘船也毫无意义了，他立即把船点向岸边，他想抄一条捷径追赶。可是他缺少坐马，他只有施展夜行飞纵之术了。

东方灵跳上岸去，那条船他忿忿的用脚一蹬，使它飘流江中，随波而去吧！这是他泄忿的一种举动吧！

东方灵斜趋东北，他相信会抄上那条路，匪徒们驰去的大道。他从水田阡陌中窜纵，速度是他有生以来最快的一次，他毫不吝惜体力，他已达拼命狂奔的程度。比及他追至直趋东北的大道上，面前却凝立着一双俊美少年。

东方灵和四仪剑客凌云子，丹阳子，那次与夏芸，天阴教人单掌断魂单飞，洞庭双蛟袁宙，尤化宇等一场恶斗，袁宙丹阳子都受了伤，夏芸乘机溜走，他们本可把单飞等三人一鼓歼灭，却平空天阴教来了帮手。

就是眼前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黑衣摩勒白景祥，白衣龙女叶清清，以催魂阴掌——又称五阴寒骨掌法，反把他兄妹和四仪剑客击退。他自然认得这天阴教两位司礼双童了，现在只他一人，殊难敌对这两个少年。

这两个少年阻住去路，出尘剑客起了戒心，而那黑衣摩勒白景祥已含笑向他迎上来，双手抱拳说：“东方堡主！夤夜奔驰，想必有要事吧！”

出尘剑客不屑和他酬酢，但不测他究存何心，不禁为之一怔！那白衣龙女叶清清却娇笑格格，也移步过来，并说：“东方堡主正焦急

他的妹妹不知下落呢！你让他去追吧！大名鼎鼎的南北双绝剑，我们可惹不起呀！”

他俩一搭一挡，分明是揶揄东方灵，东方灵气得喝叱道：“不错，在下正是追那些亡命的恶徒，扮作船户，把我妹妹施诡计架走，我想必是你们天阴教徒所作的鬼魅伎俩！在下静候你们动手了！”

东方灵把长剑领在手中，展开秋水出尘剑法的门户。他无法再忍受他们的揶揄了，他准备和这两个少年一拼！

黑衣摩勒却假装恍然大悟的样子，他一跺脚说：“东方堡主恕我太粗心了！我们把令妹接了去，怎能怪你心急如焚呢！可是我们那几个伙伴已经去得很远了，阁下徒步奔波，未必追得上呢！堡主如果有耐心的话，我们开诚布公商讨一下吧！”

出尘剑客真想一剑劈死这两个少年，无如妹妹在他们手中，凭本领未必能取胜！司礼双童慢条斯理说着，无疑是借以要挟他，他气呼呼道：“这有什么商讨的，在下拼了一条命，也不能让舍妹受辱！无关重要的闲话，请不必多说！”

白衣龙女娇笑说：“堡主冷静一点吧！我们是敬佩东方堡主兄妹，剑法超人一等，而堡主又为武当几个杂毛老道蛊惑，使我们无法亲近，

所以才想个变通办法，招待堡主兄妹，怎么敢动东方姑娘一毛一发呢！”

天阴教人口舌生莲，说得真是非常动听，却行事一点不择手段，说谎的技术，未免太不高明些。

这种话真能使你气炸了胸膛，东方灵忍不住要怒斥他们一顿，黑衣摩勒白景祥又发话了，他文绉绉的说道：“堡主不必担心，敝教绝不会错待令妹，只要阁下肯随我们去君山一见教主，化干戈为玉帛，敝教竭诚欢迎你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呢！令妹不日自可送回飞灵堡府上的。”

东方灵强忍住万斛怒气，冷笑说：“请先把舍妹送回，其余的事再行斟酌，在下可不是首鼠而毫无信义的人，只要是行径光明磊路的武林同道，在下一律推诚结纳！”

白衣龙女娇笑着说：“啊呀！东方堡主是不放心我们那几个伙伴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不先和阁下把条件谈妥呢！东方姑娘，我们请她去北方一游，安置她一个最稳妥的地方，说不定还替她介绍一位乘龙佳婿呢！”

白衣龙女这几句话，极尽勒持要挟的能事。

白景祥也附和说：“崆峒名手单掌断魂单坛主，中馈犹虚，他是非常景仰令妹呢！我们就以这桩婚事作为谈判的条件吧！只要阁下首肯，我们还要拥护你执掌太湖分舵，阁下也不必依附武当派了！”

黑衣摩勒这才把他们的真面目露出，东方灵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仰天狂笑一声，说：“好！我东方灵算是认得你们手段的毒辣了！倘若我不答应这件婚事，你们又怎样？”

白景祥也呵呵奸笑说：“那怎么能由得了你呢！人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们有办法感动令妹，只是这事不能不和堡主商谈一下！”

东方灵无法再忍耐下去了，这对他极尽侮辱，他剑走中宫，以极轻妙的招法，猛攻过去。天阴教两个少年，却笑嘻嘻分向左右一闪，黑衣摩勒白景祥说：“阁下既然自命不凡，那就请你去救你妹妹吧！我们留个日后相见的余地，这次不拦阻你！让你碰个小钉子，知难而退，我们还等待你回头觉悟，我们仍以最忠实的朋友立场，替令妹撮合良姻！”

司礼双童，仍然恭而有礼的向他各施了一礼，各以极快的身法，遁入道旁树林中，转眼都失去了踪迹。

出尘剑客呆了片刻，天阴教人这种阴森恶毒的手段，使他进退维



谷。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这将等于卖身投靠天阴教，把南北双绝剑一世英名，付之东流，而且将使武林同道唾骂不齿了！

东方灵只有拼了自己，追上天阴教人决一死战，侥幸能救回妹妹，若再回武当山邀请几个帮手，那将坐失时机铸成大错了！出尘剑客考虑的结果，只有从速追赶那六个天阴教人，除此别无良法！

当局者迷，他竟没想到天阴教人诡诈百出，实力雄厚，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能济什么事？但是在变起仓卒之下，任何人也急得昏了头，又何暇深思远虑？东方灵遂澈夜奔驰于这条去向东北方的大道之上。

出尘剑客仆仆风尘，天色破晓以后，赶至一个叫作黄龙档的市集，还算他运气好，市集上有人天光未亮以前赶早集，在路上曾看见几个黑衣人骑马东行，其中一匹通体黑色的马上，有两个女子。

那人指示了这一批人去的方向，他已澈夜奔跑疲乏不堪，摸摸身上还带有不少银两，就在当地选购一匹快马，扬鞭登程。

奇怪的他一路追去，这一批天阴教人总比他略快半日，先过去州县镇集，始终追不上，幸好沿路还能问出那些人踪迹，东方灵就如此日夜疯狂一般，经过桐柏山平靖关，信阳州等等地方，而直向直隶省行来。

### 第三十六回 荒山寂寂，分道扬镳；良夜悄悄，曲径通幽

当他抵达郑州时，熊倜和夏芸已先启程一日了。

出尘剑客生长苏州，未曾来过北方各省。到了郑州以后，商贾云集，很不容易打听出来那六个天阴教徒的行踪，因为那一批人，有些另有使命留在豫南，和大都市里，骑马的大帮客人太多了，问不出一确实消息。

但是天阴教人好像故意捉弄他，并且要把他诱入龙潭虎穴，然后驯服这一头威猛的巨狮，所以夜间他竟接获夜行人投来一张字柬，指示他速入太行山接他妹妹！出尘剑客明知天阴教人已安排下陷阱，但是他不能不往里面跳！

幸好在沙河渡口遇上了大雄法师。

大雄法师先熊倜一日，进入龙凤峪探听了一次。他当年协助昆仑各派，扫平天阴教，对于山中路径颇为熟悉，他无意中碰上一宗怪事，天阴教人用密封的小轿子，抬着一人，抬入玄龙峡中。

玄龙峡后面这条岭下的路通出山外，大雄法师就从此出入，但是新兴的天阴教人，规模较二十多年前的天阴教更为宏大，他们坛堂布置，均与以往不同，以故大雄法师往返玄龙峡，经过那座石洞比比的是

绿崖之下，他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所在！

东方灵把以上妹妹粉蝶失陷的经过，简略向熊倜述说一遍，他焦急之色溢于言表，熊倜在好友面前，自然要表示十分关切，但是他内心为着夏芸，忍受着无穷的熬煎，而他也被出尘剑客追问着。

熊倜长叹一声说：“一切变得太快，世事难以逆料，本是陪雪地飘风长驱关外的，却碰见了宝马神鞭萨天骥，终于无意中刺死了他！”他不忍细说，反问东方灵有没有得到关于尚未明的消息。

出尘剑容连尚未明被陷的事，根本还不清楚呢？他又能提供什么线索？他们一同叹息着天阴教人的阴毒，除了各有一番惊奇对方遭遇之外，更增加了一致对天阴教同仇敌忾的心理。

大雄法师，也表示他这次探听龙凤峪的结果，天阴教的势力，确实远非昔比，三个人交换意见，大雄法师判断他前夜所见那乘小轿，必就是掳来的粉蝶东方瑛——他们正积极营救的人。

大雄法师深恐武当派和各方英雄，又有许多中了天阴教人诡计，峨嵋一派再不能开诚合作，那前途是更可怕了。

根据熊倜的估计，粉蝶东方瑛，极可能被幽囚在那些石洞里面，

而究竟如何向这可怜的女孩子肆虐，熊倜实在不敢想像，他亲身看见了那些石洞中的惨状，他只有安慰出尘剑客，幸而他没见天阴教人怎样虐待女孩子。

天阴教人又怎样款待粉蝶东方瑛呢？

三人都认为应刻不容缓，前往营救，熊倜对于粉蝶东方瑛，固然没有纯笃发自内心的爱情，他的心整个被夏芸据有着，但是第二次在武当山上相逢之后，由于散花仙子从中安排，他和粉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些。

东方瑛秀丽而端庄的风姿，言吐温柔而常常保持着大家闺范，较之在飞灵堡时，她吐露出的情感，是足以打动少年的心的。设若没有夏芸先入为主，熊倜一定早堕入她的情网了！

散花仙子则觉这两个女孩子——夏芸和东方瑛，同样可爱，她的心理恰和熊倜相同，宁肯偏爱雪地飘风，因为她活泼自然，近乎娇憨天真，而另具一种说不出的美，但是两人她都喜欢极了，一样看作自己的妹妹。

她觉得在这两个女孩子之间的选择，是很难由第三人参加意见，应该看熊倜他的个性，和哪一种类型较为接近，再自己去决定！

男女两种性格的协调，将是互相结合的主因！但是本身性格之外，另各具有特殊的两性的各别特点，有时会喜欢与他性格有出入的女性，正可相得益彰。

熊倜幼年孤独，养成沉郁，而冷静，再结合上一位端庄娴静的女性，那将不足以补救他的缺陷，他无疑的需要活泼，玲珑而能启发他的那种个性！

这些留待以后的事实来说明它吧！

出尘剑客同情夏芸的处境，但是他暗中认为她和熊倜是恨海难填，永无结合之望了！他不为熊倜下一个需要感情寄托与慰藉女性而联想到自己妹子，他心中充满焦急的成分，如果，如果妹妹不幸！他不敢想下去！他立刻敬请熊倜予以援助。

熊倜义不容辞，他没夹杂着丝毫爱情成份，而只是为好友尽一点力，他的义姊若兰，不是正受东方灵兄妹的殷勤款待？

当他们正准备下岭之际，对面那座碧崖上突然人声嘈杂，而且有一大批黑衣人，转向他们藏身这条岭方面走来。

人群中间是那位黄衫客仇不可。

还有东方灵在汉水遭遇的一群人，包括那戴发亮手套的书生，和持有奇形梅花夺的人在內。另外还有些天阴教徒，为他们所不认识。大雄法师顾虑营救东方瑛，不愿和他们正面冲突。招呼熊倜等暂时隐入密林。

那些人叫嚣的声音，还略能听清。仇不可正以严厉的腔口，斥责他们的人，意思是怪他们粗心，让奸细混入玄龙峡。这峡后的绿崖他们称为凤尾崖，崖下守望的人又被杀死了两名，更是使他们吃惊，加紧的搜捕了。

仇不可又向这条岭上指点着说：“唐坛主，虬龙岭上怎么可以不设个卡子，这是一条隐僻小径，可通山外，这两晚上都有奸细神秘出现，而且还杀了萨舵主！你要特别注意这面，或许就是从这面溜进来呢！”

那个书生模样的人，点头应是，又喃喃低声辩论着，似为他们不曾玩忽失职，自作申辩。

仇不可则仍然老气横秋的，训诫了他们一顿。

东方灵所疑心的那两位，熊倜认识就是七毒书生唐羽，而另一位也经大雄法师证实确为神夺何起凤。

七毒书生阴恻恻向黄衫客笑说：“听说她们经白凤堂翠华夫人感化，已允诺入教并参加本教龙凤缔婚大典，单坛主们洞房小登科之喜，想必今晚很热闹了！”

仇不可却神气活现，冷冷说：“凤尾崖双坛地位也很吃紧，不得总堂传令，可不能擅离职守！大家多辛苦点，耗过今夜，把那南北双绝剑东方堡主对付掉，明儿老夫替唐老弟们设宴庆功！若万一出了事，老夫也顾不得素日交情呢！”

七毒书生以下那些教徒，更是唯唯应是，诚惶诚恐。

苍茫暮色，由淡而浓，隔着溪水已渐看不清什么了。凤尾崖上人声渐远，却自对崖飞窜上来两条身影。

时将入夜，两人的黑色衣服，在苍树乱石中闪闪而近，颇像两具幽灵的出没。显然这是天阴教人派遣来岭上埋伏的暗桩了。

大雄法师和熊倜附耳交谈，认为应先把这两个家伙制住，正好从他俩口里，问一问粉蝶东方瑛的下落！

熊倜今晨来玄龙峡，是天阴教人出于不意，少了防备，才能行动自如，这条岭既是出山的捷径，留下天阴教徒把守，那自然是极端不智的。

大雄法师嫉恶如仇，他表示杀掉最妥，这么两个天阴教三流角色，是很容易收拾的。这两位果然只是龙尾坛下两个不算杰出的人物，叫做蹙脚虎覃幼碧，醉泥鳅冯驾凡。他们是少林派的叛宗弟子。

这两人已走至他们原先会面之处，风声习习，草虫啾啾，他俩四面瞭望了一下，并未发现熊倜三人。

粗胖的蹙脚虎气说：“从何说起，咱哥儿俩轮到这种苦差事，这条路多年不通人迹怕什么，依我说不如咱俩再分个班儿，一个守前半夜，一个守后半夜，比较——”

那醉泥鳅苦笑说：“覃老弟，你真敢回洞去找妞儿暖暖被窝么？”

蹙脚虎说：“只要我们这一段不出事，管他娘的淡！先玩玩也好！风地里站一夜班，我可受不了！”

他俩嘻哈一笑，真个讨论换班了，于是他俩争着要挑前半夜这一



班，终于用一种碰运气的儿童游戏方式，握些石子猜猜单双，把这件事草草决定，那个蹩脚虎，和醉泥鳅约好时间，他欢喜跳跃而去。

这条醉泥鳅忍着风寒，抖擞着精神，自顾来回踱步，他手里提着一柄单刀，自然这是熊倜等动手的绝好良机了！

但是岭侧荒径上，噗噗噗飞纵上夹三条身影，一老二少，都是古铜色短衣紧扎，各提兵刃，自他们纵上峰崖的身法看来，身手颇为不弱。大雄法师正作势跃出树林，去拾掇那条泥鳅，却为这三位夜行人骤然来临而缩退了一步。

年老多须的人，身法颇为巧妙，他猿步轻蹑，已首先闪至醉泥鳅身后，醉泥鳅出身少林名门正派，耳目倒也灵敏，他已发觉后面有人，猛一旋身，右手抡刀急刹，这是一招少林招法“犀牛望月”。

老年人轻轻咦了一声，好像已看出醉泥鳅的面貌，他低喝一声：“原来是你这叛宗背师的恶徒！驾凡！你还认得师伯龙向高么？”

醉泥鳅一刀砍去，老人只轻轻一闪，就避开了，而他的一只左手，疾如流星，“云龙探爪”，转守为攻，已点向醉泥鳅的右肋下方穴道。醉泥鳅五形罗汉掌，练得不算差，但是碰上道地的少林老辈子，他还有什么施展的余地。

醉泥鳅在黯淡星光下，仍然立即看出来，当前竟是他的师伯禹州三杰之首，摘星手龙向高，他吓得浑身颤抖，单刀也当啷啷由手中滑跌下去，他不敢和本门的师长顶撞，他投入天阴教，已经是罪大恶极了。

若还有天阴教高手在侧，醉泥鳅这种坏蛋，他会狗仗人势，硬挺起来不认的！但是现在孤身一人，龙向高是少林高手，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做懦种了，他叫了声：“龙师伯。”双膝直挺挺跪在地上。

他还诉说了一段谎话，被逼投身天阴教的苦衷，来换取老人的怜悯，他不能再充硬汉，只有这样可以希望获龙向高的赦免宽恕。而那老人虽不耐烦听他这些鬼话，却因正在用人之际，醉泥鳅身列天阴教，必能有助于他们。

老人古板严肃的声调说：“驾凡师侄，你真的悔悟前非么？那你不妨拿事实作为你忏悔的证明！老夫唯一爱女，在邯郸道上失踪，天阴教恶徒，还敢留镖寄柬，你既在他们教下，谅必知他们掳来的女子，藏于何处！快快据实告诉我！并替老夫作一次响导，老夫可向令师缓颊，容你回首改过，给你一条自新之路！否则——”

老人说至此，目中稜稜发威，他那副威严仪表，亦足以震慑这条

泥鳅了。醉泥鳅不敢违抗老人的命令，却又不愿作反天阴教的举动，他怔怔的跪在地上，终于他怕死，他怕老人会处死他，摇尾乞怜的声口说：“新近自江南河北各地接回来的女孩子，都送往翠华峰下，神隐堂，交由翠华夫人感化，就在那边。”

他用手向北面一指说：“沿这凤尾崖下过去，翻过那座断崖，就可望见神隐堂！师伯你自己去立可找到，可怜愚侄，还奉命在这儿！”老人不容他说下去，轻声叱道：“驾凡？你胆敢违抗师谕！还不与我带路，你还贪恋着鬼天阴教么？”

醉泥鳅不敢再说什么，他只有执行老人的命令了。

熊倜和大雄法师，在暗中听见醉泥鳅所说的话，粉蝶东方瑛，或许被送至神隐堂，抑或是幽禁在龙尾凤隐两坛这些石洞里，无法确定。于是三人作了短短的几句商量，因为时机一纵即逝，几个人由醉泥鳅领路，无疑的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们决定分头找寻，这样力量固然分散，可是不至于顾此失彼，大雄法师对于龙尾凤隐两坛这些石洞，从熊倜口中问明了机关，他选择了这一方面的任务。

那老人龙向高，已斥令醉泥鳅在前面领路，率领他带来的两个少

林派下年青小伙子，扑奔岭下。龙向高紧紧缀在驾凡(已还俗的和尚)之后，使他无法逃遁，若这条泥鳅稍萌异念，会被龙向高从后面立即置之死地！

熊倜和大雄法师出尘剑客，拉开数丈距离，尾随在他们之后，蹑足鹤行而进。

这时不过起更时份，凤尾崖上人影幢幢，显然天阴教徒防范很严，大雄法师想找个他们防守松懈之处，再纵上崖去，以此他也随熊倜等沿着崖下溜去。顺崖折而向北，眼前却出现了一桩奇事。

前面龙向高等四人，立刻收住脚步。

百余步外那玄龙峡口处，火把烛天，许多黑衣人纷纷走过，他们抬着两乘软轿，很快的向峡中转去，在火光中可以望得十分真切，而他们伏身暗处，却不至为这一批人发觉，轿内又抬着什么人呢？

两个轿子后面，还有几位天阴教好手，拿着兵刃拱卫，其中有宇文秀，生死判汤孝宏，还有关外两位豪杰，青面狼童震西，白面狼童震北兄弟等，似乎他们护送着两个重要人物呢，这立使龙向高，熊倜这两起人引起警觉。

两乘轿子里，必是妇女无疑，他们傍晚时谈话中露出，正要举行什么龙凤结婚大典，龙向高估料他的女儿璠姑就在这两乘轿内，绝不会错。同样大雄法师和东方灵也立即判断，粉蝶东方瑛百分之百，被他们劫持去举行什么鬼婚礼，必是招往龙凤总堂了。

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东方灵身上的血液沸腾了！

紧张的人，还有龙向高那三位！

大雄法师改变了他的计划，他主张立即把那些天阴教徒对付掉，营救轿中女子他们都相信那其中必有一位是东方瑛，而出尘剑客则颇为怀疑，他深知妹妹庄重的性格，绝不会允诺这种被劫持下的非法婚事！

那么这两乘轿子里未必就有东方瑛在内，他很快的提出他的意见，他主张分头一面追截这两乘轿子，一面仍去翠华峰神隐堂搜寻一趟。事机迫切，不能再耽延一分一刻了。而熊倜心正想着另一个人和另一位朋友。

熊倜下意识地仍不忍离开凤尾崖，他无疑期待着夏芸的消息，他却不愿去龙凤峪！但是越不能立刻去见他的芸妹妹，越使这少年想思尖锐化，渐渐走入苦思的愁境！其次，他想起了尚未明，别人不去营

救，那尚未明如何能从天阴教人手中插翅逃出？尚未明是否也被他们幽禁在这玄龙峡后面呢？

云中青凤师徒蹒遍了那些石洞，若是她们就是同样的目的——援救尚未明，那崖上石洞里必无尚未明的踪影了。因为她们已费尽心血，而翩然离去！尚未明会不会关在神隐堂？熊倜生了一线错误的希望。

于是他选择了去翠华峰搜寻的任务，出尘剑客匆急中郑重拜托一番，他自己则决定随大雄法师拦截那一双软轿。三人口里商议着，脚下并未停步。那些火把早都转入峡中，这山凹里依旧暗黑如漆。

龙向高等已施展开夜行术，疾驰而去。

但是他们已只剩下一老二少三位少林派侠士，那位醉泥鳅却被龙向高点了穴道，曳入一丛灌木之中，龙向高多年经验，颇有知人之明，而这条泥鳅，竟想效法鲤鱼龙门一跃，脱身追随他那些同伴——前面的天阴教徒。

在醉泥鳅猛然脱逃之际，龙向高立即以八步赶蝉步法追上了他，把泥鳅点倒，这只是一段小小插曲。龙向高无心处死他，同时也为拯救爱女刻不容缓，仅由随从中的两个弟子，把泥鳅拖入树丛，他们就又噗噗飞驰而去。

不过龙向高等多少须警戒着天阴教人他们随地掩伏，辨明附近没有埋伏后，才放心向峡口跳窜。

熊倜与东方灵等，缄口疾走，和他们距离甚近，比及行至峡口，峡中地形迂回，已望不见前面那一群天阴教人，寒风拂拂，溪声澎湃，而夜幕垂得更低沉，十余步外就茫茫不辨五指。

熊倜要和大雄法师东方灵分手了，他和东方灵的心情是各自纷乱而紧张，大雄法师较为冷静些。他准备予天阴教徒以迎头痛击，以大雄法师数十年的精深造诣，对付这些天阴教二三流角色，谅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他们约定成功与否，都出山以后在沙河城内，互相鹄候三天，以便磋商下一步行动，假使这次不能救出东方瑛的话。

东方灵心里泛起了个念头，倘若妹妹真在神隐堂而不是这两乘轿子中的俘虏，那么……但是他明白妹妹的心理，粉蝶东方瑛固然从未说出她芳心所属，自金陵一会熊倜之后，她是一直讳提她自己的婚事的。

只有两次和熊倜相见后，她与平日沉默寡欢的态度，判若两人，

她会显出无限兴奋而开朗的心情。

熊倜去救她，会不会有些不方便之处？熊倜若没有他的腻友夏芸，那应该算“天作之合”的机缘啊！但是熊倜未必能舍弃夏芸而转向妹妹输诚，出尘剑客却以为至少妹妹东方瑛一身武功，也不会拖累上熊倜。

就目前情形判断，粉蝶儿被抬往玄龙峡外，确是占极大可能，自然他不能放弃这眼前的良机！他太关心妹妹了，他不能放弃做哥哥的责任，粉蝶和熊倜将可能发生些什么后果，他应当考虑的。

出尘剑客还有个乐观的估计，就是追上两乘轿子，倘若没有妹妹在内，再折返翠华峰，也不至耽误太多的时间。

于是他郑重嘱托一番，才和大雄法师一同窜入峡中，顺流而下。两个人的身影，瞬即消失在黑暗里。

熊倜一个人又开始一个陌生的旅程，他像一头夜猫，潜形遁影，飘风一般冉冉向北方山岭猱升。

他没有考虑到遇见粉蝶以后会怎样？他一半心情，都为尚未明激动着。另外就是夏芸的情影，又盘旋脑际。



青魄仙子果能照他的意思，劝动夏芸的芳心么？

以青魄仙子本领之高，熊倜还略有些望尘莫及，她决不会失风被天阴教人困住吧！最低限度她也应能保她自己的安全，不过能否接近夏芸，出入于天阴教无数高手之中，不至被人发觉，熊倜确有些悬心！

他行行复行行，攀登了北面的峻峰，他心情一直复杂着，而眼前更复杂的，是那峰后纵横起伏的无数崇山峻峰，幽壑深涧。夜间人的目力是有限的，比不得白日可以把四周的情形，一目了然。

除非你走近每一处峰峦，你发现不了所要找寻的目标。

熊倜的目力由于内功醇厚，还算超人一等，被这一带岩峪幽深，峰峦环耸弄迷糊了，他仍一时找不着神隐堂所在。

翠华夫人又是怎样一位妇人呢？

熊倜的心暂时为眼前的现实问题忙乱了，他翻越了两重危崖，崖下荒凉寂寞，乱石和稀疏的松柏茂草相间，他望不见所要找寻的翠华峰神隐堂。

夜是那么的沉静，而山中竟无一点野兽嚎叫之声。当然这是在深山中最隐僻的去处，奇怪的这面他们竟没一道伏桩，也没遇上来往的人，夜中他不辨路径，从这荒山幽壑中，找寻路径确非易事，何况根本没有路呢。

他沿着深峪，环绕着山峰走去，似乎转了个大圆圈儿，而到处都是荒草乱石，几乎疑惑又转回原处！山峰的形势竟略有些儿相似，使熊倜为之愣然迷惘住！

他觉得自己心神太恍惚了，以至把目标忽略过去，他不相信这神隐堂竟有这么远，深藏在人所不能找见的地方！他岂知既然名为神隐堂，自然不是任何人随便就能发现的，而这螺旋形的幽谷，号称九曲十八环呢。

以熊倜的轻功，这一阵急行，怕不有一二十里，他心里泛疑，很想从原路折回去，他以为他是误入歧途了。

熊倜停立在荒草乱石之间，他仔细端详四面的峰麓，想发现什么可能通行的险径，他从下面一层逐渐望上去，由左移向右边，前面的峰峦，挺拔陡峭，没有多大可能，另外右侧有个突出的小崖，和一带削峰崖壁紧紧贴合。

黑夜里，那崖峰似连接在一起，绝不会引人生疑，熊倜若是判断错误，勇往直前，他会走出太行山的背面了！

他下意识的扭转身躯，本想把走过去的地方，再考察一下，而涧峪那面，突然火光斜斜射出！

这是个足够惊喜的信号！

火光所现，那道光影是向这面转过来的，那边是天阴教人了！他慌忙找块大青石，隐藏起来，他不放过这个出现的人，他将是替熊倜指路的明灯！

由于火把熊熊的炎光，照亮了附近的岩穴面目，火光中的人影也被映现得极为清晰，两个黑衣汉子手持火把前导，后面这人使熊倜非常惊奇！

却是个白衣秀丽少女，而她背上另驮着个比她还大些的少女，头斜斜垂在她肩下，为她身体所掩，看不出是否就是粉蝶东方瑛。背人的少女，大约只有十八九岁，也算中人以上的姿首，比起云中青凤要差多了。

这少女背着个人，她仍然脚步十分矫健，想见她的身手不弱，她

并没有喘吁声音，虽然她自凤尾崖来此，走过一段不算短的路程。

在这女子身后，却尾随着一位黑衣壮汉，腋下悬着奇形兵刃五福梅花夺，就是那位名震关中的神夺何起凤。

何起凤双眼却注视着她背着的女子，神情极为关切。

少女冷冷然扭回转首，说：“何副坛主，请回凤尾崖吧！朱坛主行同叛教，这几天承你格外关照，没让她受一丝痛苦，我分外感激，我也很痛惜朱姊姊竟做出这种不可饶恕的事！自被缪堂主擒回之后。奉命送回总堂发落，这是教下规例，我也无法救她！只望翠华夫人能够格外施恩，原谅她的过错！”

她又说：“那面情势吃紧，你不可怠忽职守！”

何起凤柔声悄语：“刘妹妹，你知道我是如何爱慕着她！我担了不少干系，恳求仇堂主和各位哥哥姊姊帮忙，才算能做到这一步，带她去让翠华夫人重新审讯，这就是她最后一线的生机了！我恳求妹妹！”

他又迈前一步，在那少女左侧，深深长揖说：“只求妹妹多添几句好话，把话说得活软些，妹妹和她情逾骨肉，只要这次能从轻处罚，我何起凤永辈子不忘你的好处！”

那少女却抿嘴一笑说：“我说何大哥，你可不能过了河，忘却渡船人！”

熊倜听不明白他们话里的含义。

所背的少女，可能是东方瑛，也可能是夏芸，或者其他，总之是个不幸落入天阴教魔掌的女孩子。

熊倜估料她们是去神隐堂，须先找到了神隐堂，再下手救人，他想偷窥那被背的少女面貌，却发现用白绢帕连脸一齐蒙住，他想不必就在这峪中动手，省得把援救尚未明的机会错过了。

若熊倜预先知道他将会救出什么人时，他会废然而返么？隆厚的友情，他也不能这样做呢！但是这是一件终不能完成的喜剧，造物专一愚弄着女孩子吗？

三个天阴教人自熊倜面前绕过去，她们扑奔那个小崖和峻峰衔接之处，而神夺何起凤，不敢再跟下去了，他还痴痴的站着，目送着少女们。他内心正缠结着一个死结，他也是为了情侣而神不守舍呢。

熊倜恍然省悟，那里必有一条隐僻的路径，无怪自己找不着。待

那何起凤一扭转身，他就以潜形遁影身法，飘然驰去。

丛密的林木，高可及人的枯草，只略辨有人涉足的蹊径，而且还赖前面的火光照耀，才能辨出。

走近那小崖侧，方看出来只是崖峰间一条三尺宽狭窄隘径，而曲折环境，真可算是曲径通幽了。

左弯右曲，那些峰崖竟凑搭得十分巧妙，熊倜虽在夜里，仍能记清这些路径，他亦步亦趋，走了顿饭时光。

自两面削壁中钻出，前面才豁然开朗，宛如世外仙源，垣平的一所数十亩宽大的绿峪，松柏乔木，杂以各种花树，不过此际绿叶已所剩无几了！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茸草和黄叶，石径引导他们至一座碧沉沉的峰壁之下。

所谓神隐堂者，已赫然入目。

那是一座极宽大的厅堂，四周围以小屋，和虎皮布成的围墙，境界清幽绝尘，高大的木栅门，门柱上点燃了两盏气死风灯。

熊倜不能走近了，灯火照耀之下，他将被人发觉的。他以为这神

隐堂中的翠华夫人必有一身绝世的武功，否则天阴教人怎么如此尊敬她！而实则大谬不然。

他眼望着少女们敲开栅栏门，由里面的人迎接进去，而应门的殊出熊倜意外，却是两个半百以上的老婆婆。

这一簇房屋之中，灯光尚明，却颇为寂静。

熊倜选择较为幻暗之处，闪身纵上了围墙。然后由墙头轻轻跃登屋瓦。他四面窥探，屋顶竟无守伺之人。

熊倜仍然小心翼翼，他总以为这儿非常神秘，岂能无丝毫防备。他蹑手蹑脚，屏声止息，纯以上乘内功提纵之法，翻上了那座高大厅堂屋顶。

巍巍绿崖，距面前不过数丈，厅房后檐椽柱，竟嵌入石壁，这座神隐堂除了较一般房屋高大之外，并无些微特异之处。熊倜翻身伏于瓦上，壁虎般向檐头游去。他微微探首下垂，自窗隙中只目望进去。

堂前平平一段地面，花树骈列，夜风中非常寂静，不见有人在阶下守卫。木栅门外两只火把，又照耀着向来路隐去，火光闪闪中，望见刚才背人那个少女，也渐行渐远。绕地一段低崖，闪入那两面削壁

的幽峡之中。

而这神隐堂内，收拾得颇为洁净庄严，正面有八扇极高大理石屏，屏风遮住了视线，按房屋的深度后面应该还有些地面，或许安排着暗室夹壁之类。此外堂中也没什么奇特陈设，一色楠木器俱，几案上灯烛高张。

墙壁上颇多名家书画，甚至琴棋古玩，陈设颇类书香世家，而没有丝毫邪教气味。

屏风前红木高榻，其上端坐着个年约五十的老妇人，看去丰姿秀冶，却淡妆素服，不施脂粉，端的丰韵犹存。

榻前侍立着四名短扎黑衣的老婆子，另有个十八九岁娟秀少女，双膝直挺挺跪于榻前。从那四个老婆子举动看来，都像不懂武功的寻常庄家老妇，而跪伏的少女面向着高榻，熊倜不能看见她的面目。

上坐的老妇人，应该就是天阴教的翠华夫人了，可是从她眼神太阳穴各处看来，竟是个极平凡的妇人。

倘若把粉蝶东方瑛那种本领的女孩子，交给这老妇人看管，那老妇人又制伏得住么？难道这翠华夫人懂得一套邪法？熊倜深深觉出



可疑，由这神隐堂情形看来，东方瑛绝不会被幽禁在此，尚未明更无此可能！

熊倜后悔白费了许多时间，却来到这么个平凡所在！若以熊倜的大好身手，来对付四五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岂非杀鸡动用牛刀！

熊倜心里虽然懊悔，但在未确实探明之前，他仍不忍离去。

跪着的少女，嚤嚤啜泣，浑身竟颤抖不已。显然这位老妇人操着什么生杀大权。

榻上的老妇以冷静的腔口，说：“小妹妹！你静静的考虑一下，然后据实招供，本教素来宽大为怀，只要自知悛悔，教规处罚女孩子是最轻的！缪堂主已详细开明你的罪状！抵赖是最愚蠢的行为，反求招致更严厉的惩处！你明白么？”

那少女连连伏地叩首，老妇人越是笑容可掬，她越怕得萎缩俯伏，不敢仰视。室内除了老妇人几句话音以外，更无些异响。熊倜明了这就是他们所谓“审讯”了。

那老妇人双目微向左右一瞥，并没见她打出什么手势，而屏风后立即涌出八个十七八岁的白衣少女，不过这些少女生理都颇异寻常，

面容不止算不上娇美，而且皮肤漆黑，体格壮健，步履轻捷异常，显然都有相当的武功。

而那跪伏着的少女，偶然偏过头来，似乎去偷视那八名自屏风后出来的黑色丑女，她脸上泪痕斑斑，宛如带雨梨花，含露牡丹，那极娇艳的玉靥，已让熊倜的目光接触上了！使熊倜出其不意怔了一下。

原来那少女却是钹他和尚未明邀去荆州府白凤总堂的红帕少女——天阴教稚凤坛主朱欢！

朱欢犯了天阴教什么教规呢？那次她不是很忠实的执行他们的计策么，她牺牲色相骗诱尚未明，难道她反因此获谴？熊倜脑中回忆起了那夜尚未明被擒以前，奋力苦战的情形。他想这红帕少女的犯罪是否与尚未明有关！

屏风后出来了八个少女，可见屏风后面必是个神秘所在，或者东方瑛被囚在隐僻的复室之中，于是熊倜觉得此行才算有了意义！他自信对付这八个白衣少女，还有把握！

榻上的翠华夫人又发话了，她笑问朱欢：“铁胆尚未明，自然是个极英俊的少年郎！你属意于他无可厚非，哪个女孩子不爱风流倜傥的儿郎呢！”

八个白衣丑女，分两排走近高榻，垂手恭立。

翠华夫人——高榻上的老妇人，原是天阴教已死的教主苍虚上人之妾，苍虚上人生来惧内，特在深山中盖了这座神隐堂金屋藏娇，不时前来与爱妾幽会。翠华夫人则根本不懂武功，那次群侠扫平天阴教，司礼童子焦异行战璧君就悄悄溜入这神隐堂躲藏，未受显戮，而苍虚上人许多秘书，也藏于此室，所以焦异行夫妇非常尊重这位翠华夫人。

翠华夫人提及尚未明，使熊倜惊喜得心说跳了！翠华夫人又喝问朱欢：“但是你放走了尚未明，这不是冤屈你吧！快说，尚未明现在何处！”

### 第三十七回 甘为情死，可怜弱女；渴慰芳心，羞对檀郎

翠华夫人讯问朱欢的话，也正是熊倜急于明了的事！

朱欢娇滴滴带有颤抖的声口，她辩得非常巧妙，她说：“我随司礼双童叶姊姊们追下去，单掌断魂劈了那小子一掌，白哥哥也砍中一剑，他不支倒地，叶姊姊们交由骆明骆亮押往君山，叶姊姊们就回白凤堂前助战。我在中途迷路，五通桥畔遇见缪堂主才把我带回去。谁放走尚未明我确实不知，否则我还逗留在那儿等候捉拿我么？”

她又哀哀自陈：“我替本教出了不少的力，那尚未明狡猾异常，本已上钩，却不知何人解了他的药性，他诱骗着点了我的穴道！我忠心耿耿遵守教规，这一点亦可证明！望求夫人详察！”

熊倜心情激越，料想尚未明当时受伤不轻，听她们说话口气，尚未明似又从天阴教人手中逃出，熊倜一颗心放下了大半，但是尚未明又走投何处？救他的又是什么人呢？自然熊倜仍存着许多疑问。

任何人也会相信朱欢这一套动听的谎言呢。

翠华夫人却轻声冷笑说：“那么缪堂主是冤枉好人了！”朱欢吓得俯伏在地，女孩子最擅长的手段！“哭”，哭是否足以打动翠华夫人呢！

翠华夫人又淡淡道：“朱小妹妹，你擅自出堂与尚未明交手，又逗留在五通桥附近，将及天明，这么长的时间里，你要做的事自然都可以消停不迫做完吧！尚未明从何而来解药，你能指证出另外有人帮她的忙么？故意让他点上穴道，从容脱走，这还不是一种有计划的阴谋么？”

朱欢像受了极大冤屈，呜呜咽咽地说：“为什么只疑惑我，不疑惑云中青凤柳眉呀！她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逃走？而且那一晚上我确曾看见柳眉自偏院中飞跃出来，事后缪堂主也认为她行动诡祟，夫人您请明察，最好把柳眉抓回来，严刑审讯，小女子的冤枉就可洗雪了！”

翠华夫人皱皱眉说：““柳小妹妹不久必擒回，按律惩处，用不着你多说，她和你是两回事，朱小妹妹！你还能把你逗留在五通桥的理由，再自圆其说说得动听些么？迷途是不可能的！当时就应该随你叶姊姊回堂呀！”

看去翠华夫人对朱欢的罪状，已经肯定了。她仍说：“小妹妹暂时忍耐些，面壁忏悔反省，待你觉悟以后，自承罪状吧！本教绝不以没须有的罪名，加诸女孩子头上——不久我们便可把尚未明找回，那时还怕不真相大白！”

朱欢听她说到这里，身体又不自然的抽动着。

两旁的白衣丑女，突然一齐上前，把朱欢拖起来，朱欢娇慵无力，不知她为什么丝毫不敢抗拒，听任她们服事着，她原有一身武功啊！她这时泪痕犹在，口里依然喃喃哀求着，并连呼“冤枉”。

翠华夫人摆摆手说：“先把她关在第七号里！三天以后，再与她服一剂软骨酥筋散！让她可以永久安适静养下去！”

八人中一个请问说：“还有那个江南来的女孩子，该怎样处置？”

翠华夫人淡淡笑说：“多让她休息几天，我们没和她家人办好交涉以前，不必难为她！”

熊倜欣喜此行收获不菲，既明了了尚未明的消息，而她们提及的江南女孩子，不是粉蝶东方瑛还有谁？

天阴教女子朱欢，和尚未明之间，必还有不可告人的纠葛，只是熊倜猜想不出究是如何发展至朱欢被擒而已。

熊倜踌躇起来，怎样去救东方瑛？

天阴教人说的话，总有另外的含义，什么软骨酥筋散，难道是使

人宁神安睡的药？他们说的话，你往往应从反面去推测，口蜜腹剑这几个字，可以代表他们的一贯作风！熊倜不禁替东方瑛焦急了。

为着出尘剑客风尘知己，应该不避一切嫌疑，踊跃去拯救粉蝶，熊倜估计只要救出来，以后并无多大麻烦。东方瑛也是上等武功的身手呀！但是屏风后面，密室复壁，难免不布置些机关埋伏之类，熊倜踌躇的原因在此。

那八个黑丑少女，一声不响，把红帕少女朱欢拖进屏风后面，啜泣声随之而隐没了，熊倜觉得这个女孩子也很可怜，倘若她真心爱着尚未明，而尚未明确由她救出的话，她是值得救出天阴教魔掌的！

何况她已站在反对天阴教一方，多救出一个苦命的女孩子，是道义上的责任，熊倜并非浮浪好色之徒，有了夏芸，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始终爱着他的芸呢！

大厅里那位翠华夫人，由四个老婆子簇拥着进入侧面套间里，像是去安寝了，厅内的灯火尚未熄灭，空荡荡的归于寂静，一切于寂静，夜已深了！熊倜静静的守候着，守候他最有利的时机下手救人！

一盏茶时以后，套间里隐隐传出鼾声。空山寂寥，只有一阵阵夜风呼啸！

熊倜其实并不畏惧翠华夫人这些平凡的老妇人，他只是想把这件事做得手脚干净利落，不必多杀伤这些人！

熊倜以超等轻功身法，自屋顶翩翩跃下，大厅胡门敞开着，似乎太平岁月夜不闭户的景象，还有人敢来天阴教的深巢妄觊非分？上次各正派名宿，都没找到这神秘的神隐堂，而熊倜却来去自如呢！

当熊倜蹑步绕入屏风之后，眼前流苏软帐拂地，像是一条复室通道的入口，熊倜的猜想并没有错，这条复室是通入石岩之内，是当年苍虚上人把天阴教许多秘籍重器珍藏的地方，多少布置下些埋伏，以防不测。

焦异行夫妇继长天阴教之后，也还有许多珍贵之物，藏于石岩之中，而凡是他们计划接来的女孩子，都交由翠华夫人教养，感化，直至自愿加入天阴教为止，才能重见天日，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一种秘药——软骨酥筋散。

此药投下之后，使人在百日内骨软筋酥，武功全失，他们却有一种解药，使你很快可以复原。否则药性散去之后仍然终身等于残废，仅能行动步履，永远筋骨之间，伸缩不能自如，武功丧去大半，但却不至伤人性命。



这是对付有武功的人唯一毒辣手段，就是你能苟全性命也必饮恨终身，何况你既落入他们手中，除了俯首就范之外，是根本无法逃出的呢！

焦异行重兴天阴教，泰山一会，裹胁了北道上无数豪杰，直至和武当派开衅，他们是一船风顺日渐盛大，在武当派召集各派各方人士加盟敌对天阴教之后，焦异行夫妇才碰见了对手。于是焦异行决定使用当年苍虚上人的秘药来制服异己，而妄想把各派人士一网打尽，收入教下。

女孩子意志比较软弱，天阴教人又口若莲花，他们征服的对象，正是有地位有武功的人，鲜有不入他们的圈套的。粉蝶东方瑛在灌了江水，昏迷之后，就被天阴教人做了手脚，而翠华夫人正以能替她恢复武功，作为劝诱的手段。

熊倜于无意中，听见了这种秘药，但是他还懵懵懂懂，不明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若不是熊倜这次侥幸成功，那武林中日后更要天翻地覆了！

熊倜揭开软帐，探步而入。

这条复室通道长达十数丈，地上满铺着雪白的地毯，由于构造的精巧，使你感觉不出而已身入石洞之中。

满壁都是精致的湘绣画屏，一幅一幅接下去，最深处一道圆拱形木门，墙壁上琉璃灯隔一两丈就点燃一对儿，光线颇为明澈，熊倜停步谛听，通道内既无人踪，也无丝毫异响。这种神秘幽隐的所在，他们本用不着再设明桩暗卡了。熊倜正是第一个陌生客深入这神隐堂中呢？

熊倜试探着脚步，轻轻穿过通道，熊倜心思极为细密，他虽望见那圆拱木门开着半扇，他不敢冒然踏入，而是慢慢沿着墙壁挨着身子贴壁滑溜进去。

木门之内，光亮与通道内初无二致，他恍然置身一个极豪华富丽的场面里。石岩扩大至纵横各卅余丈，而迎面却是一座类似宫殿式的大厅，龙凤抱柱，雕梁画栋，大厅的匾额上题着两个泥金大字：“神隐”。

厅门敞着四扇隔扇，可以望见里面收拾得金迷纸醉，气象万千，但是静悄悄的不闻一丝声息，只有入耳他自己的轻微呼吸声。任何人到了这种神秘所在，他会不疑置身仙人洞府或王公大邸么？

静寂的气氛，越是显得可怖！越是没人守卫的地方，越发使人凛凛生畏，正如俗人进入古庙，乍睹宝相庄严的神佛一般。何况他们还是一种可怕的邪教呢！

神隐堂原来是在山腹深岩之中！

神隐堂中究有些什么神秘不可告人之处，熊倜是无法想象得出的！倘若熊倜此际能把这座魔窟付之一炬，日后武林中就减少了无穷灾害！遗憾的是熊倜以为这不过是天阴教人一种秘密享受的地方，甚或是暗藏春色，欺侮女孩子的淫窟！他从外面望进去，竟一无所见，里面并没有人！

神隐堂内布置确属极端巧妙，若你不留心观察，它是与一般富丽堂皇的大房屋没有两样的。

熊倜木立当地，考虑着他们是否把粉蝶东方瑛之流，藏在这座厅房里，但是他立即有了新的发现！

熊倜的目光扫及大厅左右两侧的墙上，他发现了左右壁间，各有一排儿六个月牙形石洞门，洞门之上还赫然编着号码，由一至二十四，显然每个小洞里，可以容纳两个女孩子，或其他他们所幽禁的人。

但是那八个白衣丑女呢，怎么不见她们的踪影？

而且这神隐堂前，竟不留一两个人守卫，这不是太疏忽了么？这使熊倜非常怀疑，他像一尊石像贴伏壁隅，不敢骤然举步。他忽略了他伏身的这靠外的一面石壁，如果站在另一角度位置，他就可看出这面石壁上也有许多洞门了。

左右有十二个小洞，他不能确定粉蝶东方瑛究被藏在哪一个洞中。他再仔细察看，由左而右，那些石洞门顶的号码，却显然有了极大的差异，其中只有“七——八”号这两个字，下面燃着个小琉璃角灯，因而分外望得清晰。

其余的洞门上号码，都没有这盏灯照耀，较为黯淡不明，仅仅是别处灯光斜射过去，光影就极为黯淡了。

熊倜再看所有的小洞门，黑黝黝的天衣无缝，深入石壁之内，就是那燃有油灯的“七——八”号，也不例外。

熊倜假定只有这一面小石洞被幽禁着人，除了红帕少女朱欢之外，有无其他的女子——东方瑛之流，固难逆料，但这个小洞，确有一探的价值，很显然它比其他石洞特殊些，洞门上有无暗藏的机关？

他想起了凤尾崖那些石洞，于是他很细心的观察洞门附近有无龙凤一类形状的设备，那应该是开启洞门的机关，其次有无其他可疑之物！找见了机关，至少可免弄出过大的声响，惊动那八个少女，甚或还有其他可怕的天阴教人！

他耳鼓中微微传来一阵纤弱少女鼾吁之声。

他潜伏不动，那种均匀而发自多人的香鼾，使他确定这是最有利的。夜深沉了！据他估计当在亥子之交。

所有的洞门外，竟找不出丝毫异样的痕迹，他以极轻灵飘忽的身法，挨壁溜了过去

在他身畔闪晃过去四个垂有彩凤图样的白绫软幕的洞门，绫幕摇曳及地，遮住了里面的无限春色！

使他脚步缩停了四次，但是他终于飘在右侧那一排小石洞前面，他伸手摸摸洞门，光平而冰冷，轻轻倭指弹下，铿然有声，果然是钢铁之类铸就，厚薄却无法测出。门上发出声音颇为沉厚，略可显示出铁门的厚度！

熊倜缓缓移至第四个月牙形洞前，石壁峻嶙，上下左右虽都是斧

凿痕迹，却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他用力推撼，那铁门深嵌在岩壁之内，下面也似深入地中，自然纹丝不会动摇了！熊倜不由愣在那里！

铁门过厚，既无一丝缝隙，他也听不见门内有无人声，即令有什么声音，也会被铁门隔绝呢。

熊倜正对着那洞门发怔，原以为既容且易的事反而弄得缚手缚脚，无法可想。却不料这巨大石岩中，突然脑后寒风丝丝，传来一阵夜行人衣带飘风之声。立时熊倜为之一震，他手问剑鞘，嗖地旋身。

黯淡灯光之下，他面前出现了个青衣妇人，僵尸一般毫无血色的脸孔，一双冷光射人的俊目，使他既惊且喜，却是白日和他纠缠过半天的青魄仙子！青魄仙子恰于此时此地出现，使他不胜疑惑！

但一丝希望也立即涌上心田，她是给他带来夏芸的消息么？熊倜不禁满腔期望的声口，向她拱拱手说：“青姊姊，你怎么晓得我来神隐堂呢？”

青魄仙子也目光冷冷的在他面上闪过，带有歉意而加上一份诧异的情调，回答他：“熊弟弟，我也不料你自己会来这儿找你的芸妹妹呢！”

青魄仙子轻轻长吁一口气，又说：“龙凤峪中凡可能是女孩子安身的地方，我都找遍了，由风云馆一座楼房上上下下，以至白凤总堂许多院落，我在黄昏时分全部找过，没有你所说的雪地飘风夏芸。”

这几句话，似晴天里劈下一道闷雷，熊倜心上受了一记惨痛的打击，伊人芳踪缥缈，难道她被……

熊倜的心，由怅惘而纷歧，愁苦的相思，更加上一层沉重的焦虑！他觉得自己的魂魄，快由躯壳里面激射而出！而青魄仙子却继续着平平淡淡的声调，说：“我把太行山他们各处的情形，探听得极为熟悉，又恰好在玄龙峡口遇见他们的一干爪牙抬着两乘软轿，搭向龙凤总堂，我才想起这翠华峰的神隐堂！他们把教外的女孩子，多半藏在这里，我想夏芸妹妹只有从这儿找寻一下！”

她又略带些忿恚之意说：“你不在虬龙岭上守候，却先跑来神隐堂，使我白白在那一面逗了个圈子，我几乎要撒手不过问你的事了！而且我若救出夏芸，怎样交给你呢？”她话意非常责怪熊倜。

熊倜忙以极亲切的语气，向她致歉，因为自己拜托人家冒险深入重地，而竟爽约不辞而去，当然无限的歉疚！

熊倜不得不把他遇见大雄法师出尘剑客寻找东方瑛的事情说出，

反问青魄仙子那两乘轿子里又抬着什么样女孩子？大雄法师和出尘剑客追入峡中，怎没把轿子截住？青魄仙子对于大雄法师等颇为陌生，怎么会又搅进去一个唤做粉蝶东方瑛的女孩子，熊倜却又舍了夏芸而来救她？

一连串的疑问，使青魄仙子凝思了一阵，她是情场中混出来的人，她开始对熊倜表示不满。这是女子妒嫉的特长，最痛恨用情不专的男子！她几乎要扭身退去，不理熊倜这个儇薄少年。

终于她用大姐姐教训小弟弟的口气发话了，她说：“你应当对于那个身世可怜的夏芸妹妹，始终如一！这个粉蝶东方瑛呢？是不是你对她也有很浓厚的感情？”

熊倜面孔绯红了，他急急自解，他自承是为好友东方灵效劳，丝毫没有其他关系，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和粉蝶是素日相识啊！青魄仙子内心略为舒快，因为她喜欢男子对于女孩子，有坚定不二的忠实爱情。

她又摇摇头说：“两乘软轿里，不错是两个女孩子，我探听明白是一个姓刘，另一个叫龙璠姑！并非东方瑛！”

她又像回忆什么，眼光直直出神半晌，道：“不错，那玄龙峡外一带松林中，有些人在动手厮杀，天阴教人另有一条隐僻石洞，轿子



从石洞钻进去，抬往龙凤峪了！我为赶回来告诉你，没注意他们厮杀的结果！究是些什么人在林中恶斗，我也未加注意！”

她又说：“时光无多，闲话以后再说吧，先找夏芸妹妹要紧，你认定就是这七——八号石洞里藏有女孩子么？”

熊倜遂告知她窃听的结果，以及他的判断，青魄仙子自然又为其中夹杂着个天阴教女子朱欢，而微感不快。

熊倜表示找不着开启洞门的机关时，青魄仙子却淡淡一笑，仅有低低的笑声，僵硬了的面部却无变化。

她突然闪身向那复室过道里纵去。

熊倜正测不透这不具生人气味的女人，离开他是为什么？他没获得夏芸的确实消息，夏芸目前处境如何，反而成了一个谜，使他心神恍惚一时不能冷静下去，几乎把此来的任务，也从意念中消失。

但是很快的眼前洞门侧壁间起了一种轧轧重轮旋转之声，而那么厚的铁门，呼悠悠的自行向上徐升，不过洞内光线更为昏黯。使他一目望见的只是一片昏暗，宛然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

青魄仙子脚步声已至身后，她冷冷说：“快进去吧，还迟疑什么，不在这个洞内，再向其他洞里找找吧！”青魄仙子处心积虑救他的龙，神隐堂中各处埋伏机关，她都以极大耐心探听得清清楚楚，这些小石洞的开关，原分两排儿安置在过道墙壁上。

熊倜衷心感谢这位怪姐姐，她真替他帮了不少的忙，谢字又从他口中吐出，而使青魄仙子心里加倍的愉快。

她晓得这少年，可以象征她的龙的少年，无论性情，谈吐哪一方面都几乎是造物者的杰作，一无二致！

至少——熊倜今后不会再讨厌她了！

她只企求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安慰，而并不愿以感情加诸这少年身上！以此她保持着她的冷酷的风度，使熊倜也始终退避三舍。

熊倜在她催促之下，进入洞内。

只墙间有个小小夜油灯壶，油少烬残，发出青荧如豆的微光，乍一步入这小洞内，是需要张大了目力，才能辨出一切。面前却是一排木壁矮屋，分为两间。木壁高仅及肩，薄薄的白色木板门虚掩着，而门上各有几个号码：七和八二字分列着。悠悠几声叹息，发自不同的

女孩子口中。

夜静更深，在这阴森森恐怖气氛浓厚的境界里，使人毛发俱竖！

熊倜掩入第八号木壁之内，他无心再管那七号里的红帕少女朱欢了！板壁里面两方都是石笋参差的岩壁，右方和第七号隔以五尺高的板壁，地面极为狭小，只堪称半间斗室，仅借门中透进来一道微弱光线，那里边又黑暗一层了！

既无床铺，更无陈设，地上只铺着一层极厚的干草。正有个苗条女子伏身地上，嚤嚤啜泣。

她的身体蜷曲着，蓬松着一头秀发，虽没施以枷锁，但身在樊笼。足够这女孩子伤透芳心了！

从她的优美线条，抽动着双肩看来，果然就是粉蝶东方瑛！熊倜任是专爱着夏芸，也不能不油然而生怜惜之念。

这仅只是基于侠情道义上的同情心！

这位身遭幽禁的女孩子——粉蝶东方瑛，在水中被人捉住之后，被灌服下去一种天阴教秘药，软骨酥筋散，暂时消失了一身武功，路

上被人点了睡穴，昏昏迷迷的被带至翠华峰神隐堂，经过翠华夫人几次不入耳的劝诱。

天阴教人为她指定的金龟婿，竟是那位单掌断魂单飞！东方瑛厉声相抗，她被翠华夫人鞭笞了两次，她无丝毫抵抗之力，含羞受辱，而命运之神已攫牢她的咽喉，她除了自杀一死，保存清白，就只有等那单掌断魂自江南返回总堂，完成这粉碎她一生幸福的花烛大典了！

粉蝶外柔内刚，她早不惜一死，以全名节，但是却还存着一线希望——希望哥哥出尘剑客来救她，被架来翠华峰后，她忍辱偷生，五日来没出神隐堂一步，暗无天日，她朝夕以泪洗面，女孩子心窄，她早已存轻生之念了！

东方瑛正伏地饮泣，却听见人声脚步，深夜到来，她以为天阴教人又向她玩什么花样，索性不加理睬。

熊倜不便动手去扶她，细看她手足并未受缚，就轻声唤道：“东方姑娘，令兄和在下一同来此接您了！”

东方瑛骤闻男子声音，她惊喜得翻身坐起，扭转头来，首先第一眼看到这位来救她的人，竟是多年心里最敬慕的熊倜！而熊倜也正伫身和她相对，近在咫尺，黑暗中两人的目光骤然交接在一起。

这是一种神奇的遭遇，粉蝶年过二十，她的心小鹿乱撞，卜卜跳动着，泪痕斑斑的娇靥，竟晕出无限红色，她是个端庄持重的性格，她尽量让感情藏伏在深处，患难之中，情郎施以援手，这是最值得她衷心感激的呢。

粉蝶东方瑛张大了秀目，她不忍移开他的视线，她将从熊倜目光中探求她所需要之物！她掩饰不住心情的惊喜，她叫出声来：“熊小侠啊，是你！我哥哥呢！”

熊倜灵犀中的含意，仍和在飞灵堡武当山时是相同的，他不能也不忍冷落了像粉蝶这样值得人赞美的女孩子，他虽不至充分露出衷诚的爱，但是他那出尘的风采，雄伟的男性气息，是足以使这女孩子心醉了！

熊倜心里正怀念着夏芸，使他不自觉而有些出神，恍惚，但是他仍很快的垂下眼皮，因为粉蝶东方瑛眼里放射出的异样光辉，几乎像一副柔韧的网，紧紧缠缚住他的心神！

熊倜低声回答说：“姑娘幸好尚未受伤，令兄和我分道营救，他现去龙凤峪那面拦截两乘软轿，还有大雄法师同行！另有位青魄仙子姊姊在外面等候着，就请姑娘一同走吧！”熊倜的态度，是彬彬有礼

的。

粉蝶东方瑛却为这少年所说“青魄仙子姊姊”而心中漾起微波，她不测这少年又结识了一位什么样的姊姊，女孩子往往会为别人担着心事，尤其在情的支配之下。但是眼前却另有一宗更使她伤脑筋的事！

东方瑛自忖：“我武功全废，哥哥又没在侧，怎样出得龙潭虎穴？只有……”她不自禁脸上发起潮热，这是一个年过及笄处女应有的矜持与娇羞。她低垂了粉颈，半晌不肯启齿，使熊倜为之也怔住了。

板壁外面的青魄仙子生硬的字句腔口，催促说：“熊弟弟，此处不可久耽，迟则生变！怎还不劝东方女侠从速走去呢？”冷漠无情的声音，若不是自天赋尖锐的女人声带发出，东方瑛就无法辨明是出自个女子口中了！同时那副不具生人气味的僵尸面孔，也在门框上隐然一现！

东方瑛吓得几乎尖叫出口，若不是熊倜预先告诉她有一位同来的青魄姊姊，她会疑心是一具僵尸而吓晕过去呢！

粉蝶吃了个空前未有的惊骇，却把刚才所担的心事一扫而空，她看出来这位青魄姊姊确是四十左右年华，又是那么一副可怕的尊容，她转而奇怪熊倜为什么与她——青魄仙子结伴同行？

熊倜慌忙应诺，并说：“青姊姊，这就是南北双绝剑出尘剑客东方灵堡主的妹妹，粉蝶东方瑛姑娘。你俩位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呢。”

同时他以期待的目光，向东方瑛望去，他期待粉蝶表示出来立即同行，他没想东方瑛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美人，举步维艰呢。自然他希望东方瑛能和青魄仙子亲近一番，只是他无法解释他和青魄仙子友谊的程度。

东方瑛粉颈垂得更低，她阵阵红潮登颊，呐呐说：“可是——熊小侠，我不幸遭了——”

熊倜吃惊了，他不知这女孩子吃了什么亏，急急惊问：“东方姑娘，你快说什么事？”

东方瑛悠悠长叹了一声，在她叹息声中，对面那板壁上却爬上来一个秀丽如画，十七八岁少女的头脸！

这就是隔壁第七号中被幽禁的少女朱欢！

熊倜背朝着板壁，他自然看不见，而粉蝶却微觉板壁上伏着个少女，闪闪的眸子，在偷觑着他们。

东方瑛眼里溢出颗泪儿，使熊倜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她。东方瑛又叹息道：“可恶的天阴教人，不知用什么药，使我武功全废，筋疲骨散，只怕要麻烦小侠和青魄姊姊呢。”她自然愿意由熊倜来救她出去。

但是女孩子口中，矜持是应有的态度，虽则她并未减少对青魄仙子的憎厌，实际上多半还是畏惧之心呢。

熊倜领悟了粉蝶的话意，他自幼只与若馨和夏芸，肌肤相亲，而且都种下了浓厚爱苗，现在呢？夏芸？他真不愿再和东方瑛弄上这一层瓜葛，他觉得不应乘人之危，做这种与本心有违的事，而且也对不起他的芸！

但是眼前有青魄仙子在侧，他减少了一切的烦恼，他忙向粉蝶说：“我替姑娘介绍见见青魄姊姊，她是古道热肠的女侠，赐与我无限的帮助。”熊倜何尝不明了粉蝶的心理，粉蝶娇羞的表情，无疑的要把娇躯借重于他呀！

试想一个荏弱女子，怎能逃出这险阻重重的太行山呢？

熊倜尚未及说明，他的话已显示出来可由青魄仙子代劳了。但是



室外冷冰冰的青魄仙子腔口说：“熊弟弟，东方姑娘一身安危，你应始终负责，你和她令兄莫逆之交，一切可以从权！勿作世俗儿女假惺惺之态！还有什么话，出山以后再慢慢叙说！”

青魄仙子则以为东方瑛应该是熊倜的理想终身伴侣。她没见过夏芸，她也不知熊倜和两个女孩子间，情感孰浅孰深，她先入为主，从内心一见之下，就喜欢粉蝶这个女孩子。

青魄仙子的话正合东方瑛的心！

熊倜却反脸上有些潮热起来，他不能表示接受青魄仙子的话，那更显得他刚才是一种虚伪的做作了。

突然板壁上呜咽出声，另一个女孩子朱欢痛哭了！

朱欢自身生死莫卜，眼前有人援救东方瑛，而自己从前受天阴教人驱使，陷害骗诱熊倜和尚未明，怎有脸求人家援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她确是打心坎儿热恋着尚未明，她为了援救尚未明，落难神隐堂中！

这一声悲号，惊动了熊倜和粉蝶。

熊倜早晓得这洞内幽禁着红帕少女朱欢，他虽觉红帕少女过去行为不值得原谅，但如真是她放走了尚未明，那还算勇于改过的女子，而且他还想从她口中问出尚未明的确实下落呢！

东方瑛则厉声喝问：“你是什么人？”

更突然的事又发生了，一阵轧轧异响大作，青魄仙子已预料是被天阴教人发现她们踪迹，一个箭步纵去。

可惜晚了一步，那机关安置的铁门，已阖得天衣无缝了！青魄仙子不由恨恨一跺脚，咦了一声，说：“熊弟弟你不听话快走，这又须多费一番手脚了。”

朱欢却向熊倜呜咽诉说：“熊小侠，我知道上次欺骗过你和尚当家的，那是身在教下奉命行事。至今问心有愧的！不过尚当家的身受数创被擒，解往君山，若非我毁了那两个本教兄弟，怎能救出尚当家的性命！”她又叹息说：“我因此被擒解回总堂依规惩处，我早存心脱离天阴教了！望求熊小侠可怜我这个落难的弱女子，予以援手吧！”

可是熊倜却被青魄仙子的惊呼，更为神情大震。

他匆匆回答：“朱坛主，我有些话关于尚未明的，正想请问一下，

不过待我过去看看再说！”

熊倜那份儿焦急，只不愿露在口上，他怕东方瑛吃惊。设若他都被困在这洞中，三天之后，单是饥饿也不能忍受，何况天阴教人还能没有更恶毒的手段？他以极快的身法，纵至青魄仙子身畔。

青魄仙子正细心的察看洞门附近的岩壁，有无异状，她用纤指轻轻试敲。面部既无表情，因之暴露不出内心的焦急。但是熊倜可从她动作上看出些儿，显然她正在试用种种方法，研究脱险之策。

首先就是找洞门的机关了！另外还有没有办法可想呢？就石洞门厚将一丈来看，想挖掘个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铁门更非寻常兵刃所能摧毁，此外还有什么方法从岩腹中脱颖而出呢？

板壁室内，两个苦难的女孩子相会在一起了，朱欢和东方瑛虽然初次见面，朱欢又是天阴教人，但因处境相同，同病相怜，自然容易谈得拢。二女也为这洞门又重新阖闭而感到无限惊惶！

尤其是粉蝶东方瑛，刚刚盼望来了她最心爱的熊倜，反而——她的心沉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难道造物者安排好她和熊倜将作太行山深处山洞中的同命鸳鸯么？真如此，东方瑛也聊以自慰，可以死而同穴了。

粉蝶不敢想下去！她以为这次将和熊倜……这是一个幸福的开始，不应该就葬入爱情的坟墓！

熊倜的心理，则视死如归，戴叔叔们血仇已报，所欠的未在夏芸眼前自刎，以谢他的芸而已！但是他又感想到青魄仙子，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为他而埋骨魔窟，是何等使他歉疚不安的事！

假如他们不能找到出洞的路，一日、二日、七日之后，将流为饿殍！人在患难中感觉非常过敏，以熊倜和青魄仙子的身手，不能替武林消除天阴教这些元恶大凶，反而埋骨荒山那将是如何值得后人惋惜的呢。

只有红帕少女朱欢，她心中泛起了一丝喜念。她有把握使她自己脱险了！下一步骤，她将舍死忘生，回到尚未明的怀抱中去！

### 第三十八回 河畔定情，黯然销魂；月下蹑踪，阿谁共语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安危担着心。

青魄仙子和熊倜在昏暗灯光下，找了又找，终不能发现一丝可疑之处！熊倜的鼻尖上微微冒出汗星儿。

青魄仙子则在绝望之下，仍然保持着她那种冷僵面孔！

而东方瑛与朱欢，均自板壁门中走出，停立在他俩身后，参加这同舟共济患难相共的心理上负担。

时间一分一刻的溜过去……

终于红帕少女朱欢发话了：“熊小侠，请和这位姊姊暂停寻找，待我把机关地点奉告，只求两位把我救出太行山，终身永戴大德！”

东方瑛惊喜欲狂说：“朱妹妹，你何不早说，这半天把人全急坏了！”

青魄仙子扭回头来，向朱欢投下一瞥冷冷的目光，她略略颌首，像是代替熊倜答应了朱欢的要求。

熊倜掉头皱眉说：“目前同处患难，就是朱坛主不作此请，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把你留在魔窟之中呀！”

朱欢一寸芳心，欢跃欲狂，她是天阴教下白凤堂一位坛主，自然能够参与不少的秘密，以故她知道神隐堂中机关所在，朱欢遂指示他们在洞门下方地上，撬开两块岩石，露出一具带着把手的轮盘！

熊倜依照她的话，转动轮盘，轧轧之声复起。巨大的铁门方又冉冉升起。眼前已现出那座神隐堂广阔石岩！

青魄仙子冷冷说：“朱妹妹想也步履不大方便，我带你走！”又向熊倜递了个眼色，她很快的一伸瘦臂，把朱欢拦腰挟起，她意思是说：“快走吧！东方姑娘应该由你来照料了！”她已当先向洞外闪出。

熊倜为难了，他抬起眼光，而粉蝶东方瑛正姗姗向他身畔走来，兰芬桂馥，悠然使人神往。

东方瑛脸上也娇羞无似，双颊晕若鲜花。

这庄重温柔的女孩子，羞于启齿了——熊倜的脑中却横亘了夏芸一道倩影，他不忍为难这个值得敬重的女孩子，他俩谁都没有启齿，显然陷入一个僵局。

粉蝶并非不愿启齿，而且正如其愿，但是她勇气不够，尤其还当着青魄仙子、朱欢二人，反之更显出她的庄重！

青魄仙子已纵出洞门之外，略回螭首，冷冷说：“怎么了熊弟弟，还不背起东方妹妹？你让她自己怎么走？”

东方瑛可以改称绛蝶了，她红的双颊更增加了无穷妩媚。

熊倜不能再缄默了，他把身子背过去，低声说：“东方姑娘，快请爬在我背上，一同走吧！”

东方瑛更是娇羞无似，她秀目一掠熊倜，只把头略点了一下，渐渐挨近熊倜，两条白如粉藕的玉臂，勾住熊倜脖颈，软玉温香，伏在熊倜背上了。熊倜伸回左臂，搂紧她的腰肢，粉蝶幽香的气息，自他脑后飘送过来。

这时洞外两声异响，扑通扑通似有人倒地。

原来青魄仙子已把两个轮番守夜的天阴教白衣丑女，封闭了穴道，瘫软在地上，那两女连惊叫都不及叫出声来。青魄仙子的身手，真是矫若游龙！

时当味爽，正是人们好梦方酣之际。

熊倜背着粉蝶，随在青魄仙子身后，两个人都以绝等轻功，离开了神隐堂，向玄龙峡驰去。

熊倜自问轻功超乎寻常，但是他奋力飞纵，仅仅能肩随青魄仙子身后，而且还微感吃力，青魄仙子则同样挟抱着个女孩子，却施展开一种巧妙的“行云流水”步法，她似顾虑着熊倜，还没发挥她最高的速度。

堪堪日出之际，掠过凤尾崖下，再翻上了虬龙岭。

朱欢忽然长叹一声，她似有什么话要说，青魄仙子略一停步，俯首柔声问说：“朱妹妹，有什么话请说吧！”

朱欢答道：“不！出山以后，我再禀告青姊姊！”她想及本身受软骨酥筋散之害，她不敢立即向这陌生的青姊姊，渎烦人家寻找解药！

熊倜却为粉蝶在他耳畔轻声说的话：“我太累你了，熊小侠！我将怎么谢你呢！”他不禁心房漾起微漪。



熊倜只有谦辞说：“我和东方大哥刎颈之交，份所当然，令兄约定在沙河相候，姑娘不久就见上令兄呢。”

青魄仙子和熊倜又展开了极快的脚程，驰下岭去。

山峰涧溪，一重重的过去，快到出山的一道峪口，熊倜却有些躊躇，接近官道以后，背着个女孩子，是会惹人议论的。自然粉蝶的脸上更为难堪。但是青魄仙子路径极熟，一直找些荒僻无人的坡麓，疾驰而下。

熊倜暗暗佩服青魄仙子不但武功造诣莫测，而且心思极为细密，只不解她何以永远拿着这种面目对人？

熊倜找回他那匹马，于是东方瑛和朱欢一骑双跨，另外两个人步行，很快的进入沙河县城内。

但是他们把所有的客店都访寻遍了，却没找见大雄法师和东方灵，不得已暂在一家来顺客店歇下来。

两大间房子，供青魄仙子三人住宿，熊倜另选了侧边一个单间，朱欢重新向青魄仙子拜谢。

长途劳顿，澈夜不眠，是都需要一番休息了。

睡至日落时分，熊倜熟睡醒来，听见隔壁她们有了说话声音，才推门进去，东方瑛容颜焕发，起身让坐。

店伙计也跟着托来一只条盘，送上精洁的晚餐。

青魄仙子向熊倜掠了一眼，正色说，“我们还忘了一件重要大事，两位妹妹身受天阴教秘药软骨酥筋散之害，如无解药，终身即成残废！这事刻不容缓，我饭后立即再去神隐堂一行，设法盗取解药，熊弟弟好生照料她俩，千万等候我回来再议行止？”

东方瑛又连连致谢说：“青姊姊，你待我们真好！萍水相逢，竟为我们出危入险，几次深入天阴教巢穴……”

她的话还待滔滔不绝说下去，青魄仙子却以一声叹息，打断了她的话，她双目冷光外射，怔了半晌。

青魄仙子自埋首炼成寒魄功以来，她目的只在营救她的龙，不想因熊倜救出二女，获得了她们的尊崇爱戴，多少年来，孤独伶仃，怎料及又重获人情的温暖，而且还有熊倜足以慰藉她芳心深处的寂寞之情呢！

因环境而造成的特殊心理，也会因环境改变而潜移默化呢。青魄仙子的叹息，是发自内心的，使她感觉自身并不孤独了！青魄仙子对于她俩身体上受的残害，在未寻获解药以前，她也无能为力。

四个人感情快融成一体了，朱欢和东方瑛渴望着解药的取来，粉蝶则更庆幸与熊倜的感情，更进了一层。

青魄仙子于夜色茫茫中飘然离去。

东方瑛和熊倜娓娓叙谈。朱欢见机，托辞进套间里去假寝，她可以清晰的听些这两个少年男女的情话。

熊倜并非忘掉了夏芸，而只是和东方瑛一度肌肤相亲之后，东方瑛已自认终身舍他莫属，她转而不再避嫌了，熊倜也深深领略粉蝶专有的美，温柔，娴静，而端庄，这些是夏芸所没有的，熊倜至少不能使粉蝶遭受情感上的冷落和打击，他今后一面向夏芸忏悔着，一面却不即不离的应付粉蝶！

但是熊倜仍抱定他的宗旨，把一切大事办完了，找着夏芸，以死来酬谢夏芸的深情，他的人生观趋向了极端的路子，他可无法向东方瑛表明他的心！他心内爽直的认为东方瑛可作为不杂其他念头的朋友。

东方瑛身脱险了，却又关心着她的哥哥。

她仍然愁眉双锁，她不敢想象她哥哥会遭遇到什么危难，而东方灵正是为营救她而招致的呢。

她和熊倜互诉武当山别后的情形，熊倜对于夏芸的事，避讳着说得很简略，东方瑛也不深加诘问。不过熊倜杀了夏芸之父——宝马神鞭萨天骥，已与夏芸决裂，这是使她最为安慰的一点。

东方瑛称赞熊倜的勇敢，报仇更是值得钦佩的义举。

熊倜面上浮起一层苦笑。

东方瑛同样也正以万斛柔情，默默无言中或者极少的字句流露些，感动着这位少年，对于熊倜正是眼前暂时的安慰。熊倜的态度，比在武当山时又少少改变得轻近些，东方瑛并不急于吐露她的内在的热情。

以此他们挑灯夜话，并没朱欢猜想的那些，而只是关切着东方灵，以及青魄仙子身世等等而已。

一直至次日夜间，东方瑛和熊倜等候得十分心焦，而青魄仙子方

始姗姗归来，她被热烈的围住接待。

青魄仙子面上僵冷一如往昔，她只低低一声叹息。

朱欢迫不及待，急急问说：“青姊姊！解药就存在神隐堂中……”

青魄仙子摇摇头说：“不，八翼神君已率领大批的教徒南下君山了，他行前把重要之物一齐带走，看来只有去君山一探！不过我却替蝶妹妹探来一件消息！”

东方瑛惊呼：“是关于我哥哥么？”

青魄仙子不忍令这可爱的小妹妹悬心，她隐瞒了东方灵受伤的情形，她是从把守龙凤总堂的人口中问出来的。

她说：“令兄和大雄法师与天阴教人苦斗了一场，就离开了龙凤峪，大约他们疑心你仍在天阴教人手中，追下去了吧！”

熊倜也为此大大吃惊，他曾与大雄法师东方灵约好三日内在沙河相候，他们不应这样匆匆离去。

熊倜和青魄仙子共商以后的事，青魄仙子非常爱惜粉蝶，她决心

再去君山天阴教巢穴中盗取解药，而熊倜至少要把粉蝶护送至安全地方，最好是武当山，然后才能抽身办事。

熊倜遂向红帕少女朱欢细问尚未明的处境。朱欢蛾眉深锁，她为心上人尚未明悬系忧虑着，她说：“尚当家的受伤不轻，恐须一两个月方能痊愈？所担心的就怕他再落入天阴教人之手，那夜是这样的……”

“尚未明重伤倒地，司礼双童派遣湘南四杰的骆明骆亮，押解他送往君山发落，沿江岸而南，我假装随他们拆返白凤堂。我故意落后，又向那个方向追下去。因为夜近三更，骆明兄弟在五通桥附近找了道旁人家借宿。”

朱欢胸前起伏加速，她仍然十分激动，虽则已是过去的陈迹了。她有许多话不便说出，她把骆明骆亮二人，一齐残忍地收拾掉，把尚未明背走，另找了一家五通桥客店投宿，自然她和尚未明有过半夜温存相处，无限的相恋。

尚未明也不再讨厌她了，由她服事他，包扎伤处，敷贴伤药，以及其他饮食起居等等，朱欢一变而成了尚未明枕畔的娇妻样子，体贴得无微不至，尚未明方知这女孩子确是打心坎儿里热爱着他。

尚未明怎能不感谢她呢。她救了他的一条命！

尚未明起初确未和她海誓山盟，但是已互相误会冰释，尚未明急于返回武当养伤，他又心急熊倜和夏芸，不知白凤堂苦战的结局如何。朱欢则大胆的表示决心脱离天阴教，送他去武当山，尚未明于是开诚的接受了她的深情。

尚未明表示永远感激着她，今后将永远和她……

朱欢和尚未明浸浴在爱河之中，欢渡了半个良宵。

次晨，朱欢考虑尚未明的身体，不能乘马，而她也不敢抛头露面，她出店去雇较大的轿子，以使两个人同乘，不幸竟为九天仙子缪天雯一行人发现了她，她怕露出尚未明的行踪，反而自行投回缪天雯身畔。

云中青凤柳眉，也就是在这一晚上悄然失踪。

九天仙子则在白凤堂他们许多高手，被熊倜散花仙子夫妇战败之后，决定撤离荆州府，率领了所有白凤堂的女孩子，连夜前往君山，共商大计，同时也发现了柳眉和朱欢双双不辞而去。

以后朱欢就被九天仙子制服，灌下去软骨酥筋散，递解回太行山

凤尾崖后神隐堂，他们处罚女孩子是另外有一套残酷的手段，或用硝酸水毁容，或交凤翼龙尾两坛幽禁！供天阴教人纵虐行淫，类似豢养的娼妓。

朱欢自然有许多话不肯说，她好说好笑的快活性格，却为被擒幽禁改变了常态，救出神隐堂来至沙河以后，仍然郁郁不欢，因为她悬念着尚未明，而自己受秘药残害尚未复原，她夜夜枕畔，都是在伤心落泪呢。

尚未明以受伤之身，能逃出天阴教魔掌么？

四人商谈的结果，盗取解药依然刻不容缓，熊倜则担任护送她们至武当的任务，其次他将以全力访寻尚未明，明春则决心赴峨嵋之约，倘若能会合上散花仙子夫妇，那就可以分头行事了。

青魄仙子自告奋勇，由她尾追天阴教人，弄来解药后，再去武当山找他们。熊倜对于青魄仙子这种豪侠义勇的心性，已佩服得无以复加了。

熊倜因毒心神魔的那句话，三个月后，无论寻得见尚未明与否，他必须去峨嵋一行。



于是他们匆匆决定了对策。

至于出尘剑客和大雄法师的行踪，夏芸的下落，都还是一个谜，使熊倜和东方瑛各自担心着自己的事！

次日，青魄仙子飘然南行，熊倜等送了一程，互道珍重而别。

熊倜决定再留住数日，等候大雄法师和东方灵。

但是他们终于失望了，他们期待的人杳如黄鹤。

天气入了初冬，熊倜为粉蝶等制备寒衣，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向武当启程，为二女雇了一乘讲究的轿车。

他跨马后随，寒霜遍地，蹄声达达，依旧过黄河来至郑州，繁华的街市上，迎面却碰见了大雄法师和东方灵。

东方灵面色仍有些苍白，健康似尚未全复，他俩是从西方飞步而至，大家惊喜交集，仍下榻大金台客栈。

出尘剑客和他妹相见之下，都热泪出眶，各有一番惊险的遭遇，熊倜救出粉蝶，更使东方灵感激无限。

大雄法师和东方灵，那晚上与熊倜分手后，转向玄龙峡追去，首先碰见那摘星手龙向高，率领两个弟子向虬龙岭方面逃走，他们不但没有救出他的女儿龙璠姑，而且都受了伤，多半是伤在天阴教人的毒弩手，昏夜中吃了暗亏。

大雄法师和出尘剑客追出峡外，才追上了两乘软轿，而天阴教的雪岭神鹞宇文秀，生死判汤孝宏，青面狼童震西，白面狼童震北等押送的人，拦住他俩，发生了一场恶斗，在那面山坡松林里酣斗很久。

大雄法师功力固然比这些人高强，在黑夜中天阴教人人都懂得武艺，被他们重重围住，后来那两乘轿子已走得没有踪影了，而龙凤峪那面又增援兵，七毒书生唐羽，渤海神蛟曹学诗，还有许多二三流角色。

天阴教人愈聚愈多，黄衫客仇不可竟劝他俩放下武器投降天阴教，七毒书生唐羽又打出他的奇毒暗器“金蒺藜”，东方灵疏神之下，中了一枚，毒发倒地。太雄法师不得不抱起他来，突围逃走。

金蒺藜是用疯犬口涎及其他几种毒物毒汁喂蒸过，中入人体，七日内不治毒发必死。大雄法师没有这种解药，他想起了洛阳白马寺的老友一知大师，善于医治毒伤，洛阳远隔千里，他不能耽延一刻了。

大雄法师先封闭了东方灵穴道，使剧毒散发得慢些，然后背起他来，星夜取捷径直奔孟津渡。他们无暇再来沙河城内与熊倜相会了。

东方灵内毒经过七日治疗，算是完全净尽痊愈，但是元气大亏，体力尚未全部复原，因心急舍妹，匆匆又赶来郑州，准备过河北上，幸而和熊倜一行相遇。这是他们所经过的一段艰苦旅程。

自然目前他们会晤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替粉蝶解去药性，而这种药大雄法师也不懂，他主张再去一趟洛阳白马寺去请教一知禅师，因为青魄仙子能否自八翼神君手中，盗出解药，那几乎要出现一种奇迹了！

出尘剑客看出妹妹和熊倜的关系日益亲密，心里说不出的欣慰，他和大雄法师，都惊奇着那位青魄仙子。

她虽然年纪不老，也算得上一位热肠侠风的奇女子了。

他们没有留在中途之理，事实上也以先返武当较为安全，大雄法师则一肩风尘，又向洛阳去了。

熊倜与东方灵经过这一场患难，交谊更进了一步。

只有朱欢，是强作欢笑，她一心系念着尚未明，她岂料她的情郎，不久就要被别人夺去呢？她又武功未复，陷于一筹莫展之境。但是她目前改邪归正，也受到出尘剑客兄妹的重视，因之她渐渐恢复了原有的愉快心情。

东方灵心里盘踞着若兰，熊倜心里则时时涌现夏芸的倩影，眼前粉蝶又和他形影不离，照顾他无微不至，这种情意是熊倜不忍拒绝的。以此朱欢虽然陪着谈叙欢笑，而她自己终是虚空落漠，不过她希望着重会她的尚未明。

粉蝶若非受这毒药残害，她应是四人中最快乐的人，她得到了她从未获得的慰藉。

熊倜在她眼中已专属于她了。

他们由方城山经南阳府，抄捷径出河南，向襄阳进发，漫漫长途，东方瑛笑语如珠，但是她仍然端庄不苟。

熊倜有时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种离奇的动作，他往往在马上突然掉头向正北方出神，呆呆向着苍茫的长空。

熊倜把一切隐痛，深深藏于心房深处，然而仍然免不了下意识的莫明其妙的冲动，而粉蝶更为他这些离奇举动，担了不少心事。只有她——敏感出熊倜内心藏着什么秘密，更显然是与那个女孩子有关。

他俩一路上时常在一起谈笑，可是仍然保持着一点礼貌上的距离，互相客气，也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粉蝶自己已感觉她的言语举动，有些过分，她自认为大胆的感情暴露，实则仍不足以笼络住这位少年。

她是大家闺秀淑女型的性质，她的矜持有时近于虚伪，遇上沉默冷静的熊倜，这种作风无疑是会落空呢。

终于在最后的机会里，他俩都向对方摊牌了。

四人缓缓来至谷城，在街头碰上了武当派的飞鹤子，与苍穹苍松几位道士。武当派为清除山下附近的天阴教爪牙，已明争暗斗过七八次，吃亏的是天阴教下的喽啰，武当道侣们也略有伤亡。

众人在客栈里面会谈。

武当派道士们，也为尚未明的遭遇而焦虑，因为正派人士损失了

一位，明春君山之会就减少了一分力量。

熊倜把二女已送至武当山下，这方面的责任是尽到了，他要立即折而南下，寻访尚未明，兼会合青魄仙子，盗取解药，一探君山虚实。昆仑双杰则离开武当以后，杳无音讯，正派人士近乎风流云散了。

飞鹤子等挽劝了一阵，但是他们也不能拦阻熊倜，为朋友出力，而且这也是与大局有益之举啊！

来春之约为时尚早，熊倜自无必须留在武当之理。

飞鹤子等殷勤接待，仍嘱熊倜找着尚未明早早返回武当，因为事前需要慎重的部署一下，天阴教实力庞大，确未可轻视。点苍派玉面神剑常漫天夫妇，恐已返回甜甜谷，山上所留的各方高手，实在太少了。

熊倜将与粉蝶分手了！分手的前夕，熊倜心里也泛起一层涟漪，不知怎么他总觉有些对不起东方瑛。

粉蝶破例邀他单独在郊外散步。

起初只是表示依依惜别之情，渐次话题由浅入深。深刻而充分地

表露出来她内在的深情。她和熊倜并肩相偎依在小河畔垂柳行列之中，她掠掠秀发，笑问：“你找见尚未明，立刻就回武当山来么？”

熊倜稍作沉吟，答道：“茫茫人海，时间久暂很难……”

粉蝶幽怨的目光，投射在熊倜脸上，她叹息说：“我知道你还是为我奔波，天阴教巢穴中，凭你的本领出入一趟，我还可放心。只是……”他们已此较熟惯而亲昵，不再相称“小侠”和“姑娘”了，但是仍没习惯用那最亲昵的称呼，熊倜紧接着说：“这两件事办完，明春峨嵋约期也到了……”

粉蝶摇摇头说：“可恨天阴教人用药废去我的武功，否则我不是还能多少帮你些忙，不至于反而累你奔波么？”

熊倜被她这款款柔情感动了，夕阳欲没，彩霞横空，霞光反映在粉蝶倾国容颜上面，这是多么摄人心魂的场合！

熊倜略和她偎依得紧些，但是夏芸悲凄幽怨的一副影子，又袭上心头，粉蝶虽然可爱，然而他不能把夏芸忘掉，硬把眼前这位也是爱他的女孩子，填补这个空虚！若馨埋骨于前，夏芸赝恨而分开，他能再爱第三个女孩子么？

熊倜陷入彷徨，复杂，异常激动的情境里。

这少年用许多不必要的话，安慰着她。他像大人哄小孩子一般，多少给点嘴上的甜蜜，而不是出自内心。

他保证大雄法师，不久必有佳音带来。

东方瑛悠然叹道：“那你一直就去峨嵋了！我如果得服解药，一定劝同哥哥去帮助你，而且我们和谷妹妹，流云师太尚有交情，大家把倚天剑这回事化解开来，这一次若是划破了脸，武林四派，就无法通力合作了！”

熊倜点头称是。

粉蝶浅笑盈盈，从她眸子里散放出来更为明艳的光采，是一个端庄女子所能发出妩媚的最大魔力，使熊倜为之心神飘飘然，熏熏陶陶，恍如羽化而登仙，粉蝶继之以极愉快的腔口，说：“那你是喜欢我……我……常在你的身畔么？”

熊倜面部痉挛着，由于内心的痛苦或彷徨而引起的，他于无可奈何之下，微微点首。但是他以更大的勇气，突然握住粉蝶的手，睁大了眼睛说：“我明白瑛姊姊……你是多么……但是——”



粉蝶羞得粉颈低垂，她以极低微的声口，说：“但是什么？两个月内药性驱除不净，我将是个庸俗无能的女子，不足以配——”

熊倜忙用手掩住她的口唇，急急道：“你错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怕我所欠别人的情义都无法还清，而我已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呢。”

他不忍也不能说出他将为杀死宝马神鞭，而将一死以谢夏芸，这样更将使粉蝶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又忙加解释说：“总之，待削平天阴教以后，你就可从事实表现，明了我的心迹！”他确实也为辜负了粉蝶一番深情，而惶悚不安，但是熊倜坚忍不移的个性，他决定了的事，他终身不改变一分一毫的。

东方瑛陷入迷惘不可解的境地，她不知他话里所指事实是什么？他的心迹又是什么？她怔住了。

但是熊倜显然并非不了解她，而且也似被逼于什么更大的隐衷，使他不能立即决心接受她的浓情！

他俩默默无言了。

熊倜握着粉蝶的手，尚未松开，呼吸相接，两人各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不过熊倜灵犀深藏起来不使对方明了！

夕阳将没之际，这两人仍然互相温存，温暖着粉蝶的芳心，整个宇宙渐渐昏暗下去，代替以繁星斜月，而这种富有诗意的夜空，正是情侣们的悄悄良夜呢！

次晨，熊倜和她们辞别。

粉蝶为昨夜的一幕，于兴奋之外加上一份儿彷徨不安，她眼里闪出晶莹的泪光，使这少年脚步为之沉重了一倍。

他终于硬忍心肠撒手走了。

熊倜的心依旧恍恍惚惚，他拍马驰出十余里外，心神更加怅惘，他勒停坐马，回头向来路怅望。

他是想念着东方瑛么？抑或是回忆他的芸？

朝日焕彩，寒风乍拂，行行复行行。

熊倜又来到了荆州府，他是个刻舟求剑的傻瓜么？隔了这么久，

他还能在五通桥客店里找着他的好友尚未明？

熊倜很细心的先向城外那次白凤总堂的大第宅周围考查一遍，那座大第已换住了寻常百姓，并无可疑之处。

附近就是郊野田地，疏落的竹篱茅舍。

他跨马顺一条小路到了五通桥，那是个不大不小的镇集，而客店仅仅三家。熊倜耐心一一访问，由于深更半夜，一个白衣红帕少女，背来的是个浑身淌血的男子，这印象应该予人太深了。

果然有家客店伙计，记忆犹新，不过他说：“客人早已走了，而且是他的朋友接他走的！”

熊倜欣喜有了线索，便试探着询问是什么样人接他走的，他举出散花仙子夫妇的年貌，那伙计摇摇头说：“我记得来人不少，他们备着软轿，口音也很庞杂，你家和他认识吧！可是那个美貌少女，却从未回来过！”

伙计每天送往迎来阅人太多，他实在无法记清那些客人的面貌，不过据他说，那些人抬着轿子是向湖南省方向走去。

熊倜大为吃惊了，百分之百又落入天阴教人之手。果然他把天阴教人衣服颜色特点一述之下，伙计连连点头说：“不错！有好几位是你家所说的装束！”

熊倜赏了他一小锭银子，作为酬谢，并向他询问赴洞庭湖的路径，伙计笑说：“洞庭湖周围八百里，你家是去哪里呢！”不过他得了赏钱，见钱眼开，他指示他最捷近的路前往华容县，从那里坐船过湖去岳州也不太远，熊倜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称谢离去。

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华容城内，投客店歇脚。

城东南十来里就是洞庭湖岸，有个小渔村，渔帆点点，而当地并不是什么大码头，外来的游客就很少了。

当天已近黄昏，他只有暂时歇下来，又向店伙计打听水路赴君山的情形。店伙计以诧异的腔口说：“你家是外省人，去君山找什么人呢，那儿是洞庭渔帮总会所在，不认识四位水上豪杰，可别自寻烦恼！”

熊倜问四位豪杰是什么人？自述他的目的，不过是游览一下湖上风光，并无必去君山的要事。

伙计说：“你家连洞庭四蛟的大名都不晓得么？”于是他描绘这

四位如何英雄了得，江湖上朋友极多，果然洞庭四蛟在这一带声名不小，而他们却仅仅是鱼帮的大牙子，并非设寨立柜的大王，但却极受一般人尊重，而且有些畏惧。

熊倜正和他扯些闲话，以掩饰他问话的痕迹，店里却闹哄哄的又有客人陆续投店，伙计慌忙出去接客。

熊倜深悔自己不懂水性，而他的轻功，在万顷烟波的湖面上，没有用了，纵能登萍渡水，也不过短时间提气轻身，越过十数丈的河面，若想继续一气飘纵十里数十里，那是不可能的事。

熊倜饭后在床头盘膝而坐，做他的天雷行功，气行四肢百骸，舒畅无比，不过这时他心里却涌现了两个倩影，夏芸和东方瑛，夏芸在太行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而粉蝶温柔明媚，款款深情，也使他无法忘掉。

他停止了内功，静静的享受着甜美的回忆，他不是从二者之间加以选择，如果选择仍然是夏芸占先，他只是歉疚着，他已决定自杀以谢萨天骥父女，他再想和女孩子结合，那是白废，反而是一种罪过，因为他占据了别人的心，吞噬了别人的情感，又而他却涓滴不肯还给对方！

他自觉从白凤堂会见夏芸起，一直至离开谷城止，他一直是在做着极不光荣欺骗别人的事。他是个大骗子！

窗下突然有夜行人衣袖飘风之声！

熊倜慌忙一挥手，挥熄了桌上的油灯，这儿既在洞庭湖畔，很可能便是天阴教人，来侦查他的行藏呢。

熊倜从绮梦幻想中惊觉，他轻轻起身，推开后窗户，系紧了贯日剑的绒绊，嗖的一声，窜出房外。

再一纵纵上屋面。

眼前突然出现了两条黑影，自店内激射而上，翻墙越脊，向东疾驰而去。不过黑影身段颇为苗条，类似女子。

此外别无迹象。

熊倜好奇心动，他立即施展潜形遁影轻功，尾随追去。

转眼翻过城垣，十八九的月亮，刚自林梢升起，大地上灰色黯淡，眼前却是一片密林，两条黑影一直没入林中。

当熊倜走近树林，他略一止步，因为敌暗我明，他测摸不透这两个妇女深入林中的用意，只好略作防范。

但是林中竟爽朗地有了对话的声音！

先是极娇嫩清脆的少女腔口叱道：“黄舵主！你夤夜投帖，招呼我们来此做什么？”

粗壮的男子声音，奸笑着说：“秋雯师太何必劳神跟着来呢！柳姑娘，我奉命带着几位兄弟们在这一带巡逻，怕他们无知冒犯了姑娘，特约你来谈谈，通知一声，当心本教那些头顶包巾上锈有月牙形的人，躲避些儿，就彼此相安无事了！”

粗壮的声音又说：“我黄河一怪一颗忠诚不二的心，只是为姑娘担心，秋道长既离开了郑州，何事又来洞庭？”

熊倜明白了，这林中隐藏着三个人，而后来的正是崆峒秋雯师太和她的爱徒云中青凤柳眉，男子则自称是黄河一怪。黄河一怪自然又是向云中青凤大献殷勤了！云中青凤师徒又来洞庭湖畔何为？该不是找寻尚未明吧！

云中青凤冷冷的腔口说：“用不着舵主操心，天阴教那些爪牙，我师徒还不放在眼里！”她赌气的话，被苍老妇人拦截住，而代以她的话：“黄舵主，前次郑州城外蒙你划道儿相让，老身始终铭感在心，我们来此，本想会会缪堂主，把劣徒那回事撕罗开，另外还有老身一个后辈，被陷在天阴教中，顺便替这人讲讲情，免得大家误会到底！”

这人自然就是秋雯师太了，她的声音熊倜也可听出。

秋雯师太涉险去会晤九天仙子缪天雯，这不是自行投入虎口么？和黄河一怪这种人打交道，想向天阴教人讲交情，岂非与虎谋皮么？



### 第三十九回 轻信谰言，惊碎芳心；横渡烟波，倏陷魔掌

不再听见云中青凤发话。

那粗壮的声音又怪声大笑说：“秋道长和缪堂主关系很深，原都是一家人啊！白凤总堂临时驻在扁山，缪堂主正忙着训练一种阵法，她住在螺狮坳里，非常僻静，不过码头上随时有人接待，道长以崆峒高手，肯和敝教携手合作，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您这位后辈是哪一位？”

秋雯老道姑似乎有所顾虑，没有立刻答复。

别看他三人谈得非常融洽，但是天阴教人包藏祸心，笑脸迎人，背后也许埋藏着很可怕的毒手呢。

熊倜顾虑秋雯道长和云中青凤的安危，他慢慢的蹑步溜入林中，向他们说话的地方凑过去，以密树掩蔽身形。

走近四五丈外，可以很清晰的望见她三人了。

老道姑踌躇一阵，突又发话说：“就是两河总瓢把子铁胆尚未明！他也是崆峒别派门下。”

那位黄河一怪巨灵斧黄滔天，背着他那柄开山大斧，黝黑的脸孔上，闪动着一双朗朗的贼眼，他的目光总是向云中青凤的秋波寻觅接触的机会，虽则很难碰上一次，碰上了也仍是凛然不可犯的霜棱严威。

黄河一怪怪笑入云，说：“不错，那小子很有骨气，不屈不挠，可惜我们已经把他废了！”这一句话，震惊了云中青凤，她芳心如同刀割斧削，忍不住芳容惨变，呜咽一声，双手掩住了她的脸孔！而熊倜也一阵心酸，眼里泪珠直滚。

秋雯道姑怒喝道：“什么？你快说！把他废了？”

黄河一怪道：“这有什么稀奇，他和本教作对，不废了他的武功还留下后患么？”柳眉的芳心，要跳出腔子以外了。

黄河一怪又冷笑说：“教主因为他还有点利用的价值，暂时不要他的命，只灌下去软骨酥筋散，使他终身失去武功，变成了个无足轻重的废料！”

他不理秋雯道姑那一副惶急不安的神态，和云中青凤悲凄无比的神情，得意地继续说：“教主已派人通知武当妙一真人，让他们派人来援救，援救出去也不过是一块废料，而本教正安排好了天罗地网，等待他们自行上钩呢！主要的我们要对付三个最厉害的坏蛋，什么熊倜，和玉面神剑常漫天夫妇！”

天阴教人险阴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真使熊倜热血上涌，发根立竖，果然他现在来自投罗网了！

老道婆以极严厉的口吻，叱问：“黄舵主，快说贵教把这人幽囚在哪里！他想还活着吧！”

黄河一怪，看在云中青凤面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了，他竟不为老道姑这种疾颜厉色，稍感忿怒，反而奸笑说：“这是我应忠于教主保守的秘密，恕不能奉告！道长和缪堂主关系不浅，您还怕不能向她问出确实消息来！”

老道姑冷笑，加以一声叹息说：“黄舵主，以令师兄秋阳道人的地位，你投身依靠天阴教，未免是一种奇耻大辱，以阁下一身武功，也犯不着寄人篱下！天阴教多行不义，各正派人士，正要加以扫荡，

老身劝你早早抽身引退，方为上策！”

黄河一怪奸笑说：“道长用不着巧言笼络我，倘若您这位高足有一句话交代，我黄滔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说时，林外噗噗有夜行人飞纵足音。

黄河一怪双指扞唇，轻轻一嘘，示意老道姑们不要出声，他两个起落，向林外纵去，很清晰的听见他向几个汉子说：“这一带很清静，没有那些家伙的踪影！不必多跑冤枉腿了！回头在杏花楼喝几杯！”

另一个粗鲁声音笑道：“我们早料黄舵主该出城来巡风呢！不过癞蛤蟆邬庆英报告上来，那悦来客店里，扎眼的人很有几个，其中就有那个熊倜，黄舵主不可大意，别让奸细从我们这地段溜进湖里去！还是一同去查访一下吧！”

黄河一怪，虽想脱身回来和云中青凤泡一阵，却怕使他们启疑，搭讪着一同向城内来路飞纵而去。

眼前那云中青凤，却因黄河一怪等走得远了，她忍不住悲悲切切哭了。

老道姑长叹了一口气，抚慰着她说：“孩子别哭了！哭又有什么用？老身带你连夜去见见缪堂主，只要他尚未受害，拼了老身师徒，总要把他救出来！”

熊倜为这痴心多情的女孩子，感动得愣住了！

她师徒数千里往返奔波，可见情之一字，力量有多么伟大！而她们正和他是同一目的！援救尚未明。

云中青凤收住悲声，拭泪说：“师傅，你老人家待我太好了，我

真累坏了您！可怜他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不知被可恶的天阴教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师傅，我们不回店房了，这就去吧！”

老道姑叹息说：“阿眉，你可把我磨坏啦！油绸子衣服带出来没有？还有兵器也须用油绸套子裹住呢！湖里不比陆地，凭我师徒的水性，倒不会吃亏，不过一切须准备妥当！”原来秋雯道姑师徒，竟有很出色的水面上功夫呢。

云中青凤指指背上包袱说：“师傅，都在里面！”于是她师徒头也不回，星夜向东南疾驰。

她们的身后，隐隐尾随着熊倜。

熊倜知道她俩是去设法营救尚未明，而且又都会水中功夫，正好和她们一道淌过湖面，君山也好，扁山也好，碰巧还可把解药弄到手。另一方面，她师徒实际本领并不太好，羊入虎口，若不去援助，于心难安。

但是他又不愿露面和她们相见，一来女孩子的事，你最好让她自己去做，更加深了她和尚未明的感情，假如由她亲手救出尚未明的话！熊倜不知为什么，总不愿红帕少女和尚未明结为连理，虽则她的心意也值得感激。

还有一层理由，熊倜不能露面，因为秋雯道姑和九天仙子颇有渊源，夹了他进去，也许反把事情弄得更糟！

熊倜遂暗中跟着她们，十来里路，在她们脚下是很快就到，穿过这一带渔村，唤做二郎坞的。

夜甫二更，她师徒走至码头上雇船，这儿都是些渔船，更有谁激

夜不眠，送她们过湖，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竟有一条双桅大船，兜揽上这件生意，艄工水手就有四名，船舱也非常宽大。

熊倜等她们都进入舱中，拖去跳板，拔锚开船之际，才施展潜形遁影轻功，纵上了船舱顶篷，身子平伏下去。

熊倜手脚非常轻妙，船篷上多了个人，艄工和船客竟都不曾觉察，而那篷顶是长方形，中间一道深槽，卧在低洼处，不怕被人望见，纵然是大白昼，也很稳妥，熊倜听见篙桨荡水之声，船已缓缓向波心漾去。

他俯身舱篷，又听见秋雯道姑师徒，商议着换了水靠油绸衣服，她们言明是开往扁山，越快赏钱越多。

她师徒脚步声，也走出舱外，参加了摇桨撑篙。据她们说生长水乡，上了船如到家乡，弄着玩儿。

她俩的手艺还真不错，这条大船，平空增加了一倍速度！万顷茫茫，水波微起！夜风轻轻掠拂人面。

熊倜本可安安逸逸睡上一觉，但是他关心着这条船，所谓同舟共济，夜里湖面上是很少有船只了，有的只是岸边的渔火，她们是直冲着湖心疾驶的，熊倜只能仰看着星斗的转移，以判断夜里时辰的转换。

熊倜为这可爱的女孩子，勾引起他对夏芸的愁思，以及对于东方瑛的系念，夜一分一刻过去了，而熊倜浑然不觉，初冬的夜寒清露，若在北方，这一宵风霜之苦，男子尚且难以禁受，何况女孩子呢！

水程是直的，恰好仗着入冬的西北风，挂满了帆，更加快了激进的速度。里程不及百里，这一夜却够辛苦了！

渐渐曙光将临，秋雯师太师徒，替换着各睡了个大觉，而熊倜也不知何时深入睡乡，被霜天寒露冻醒来了。

一轮红日，自地平线上涌升。

湖面上万道红霞，湖面上看日出，虽不及海洋里面的奇幻美妙，但也是一幅极难绘出的美丽画面！

只可惜他和老道姑都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丽景！

熊倜舒舒四肢，仰起头来，看那湖面上的风帆沙鸟，气象万千，前面扁山已遥遥在望，正有四艘快速长艇，向她们这条大船迎面驶来。快艇上面人声嘈杂，不像是普通渔船，转眼相距约二十余丈了。

快艇分为两列，各一前一后，箭也似迎上前来。

左边艇上船头站着个结实壮健的大汉，手捻一根两丈多长的铁篙，上身半裸，露出茸茸当胸的黑毛。右边艇上也同样站着一条大汉，手中却提着一双分水峨眉刺！每只艇各有两列十二个黑衣大汉摇桨。船行若飞。

持峨眉刺的大汉，远远向这条大船上吆喝道：“什么船？快些停缆，听候检查！”

老道姑和云中青凤，手提宝剑，穿着一色绿油绸水衣，凝立船头，老道姑向船上艄工们摆摆手说：“只管摇楫，贫道自有办法应付他！”

那艄工却吓得魂不附体，悄声说：“那是玉鳞蛟郭庆生，翻浪蛟姜清和！道婆你可别弄坏我们的衣食饭碗！”

凡是湖上的船，犯在四蛟手里，那就一条命都难保，轻则逐出三湘江湖，永不许你吃水面上的饭，所以怕成这样。

老道姑也厉声喝道：“贫道崆峒秋雯，特来扁山访谒九天仙子缪天雯堂主的！”

玉鳞蛟一听是白凤堂主的朋友，他不认得柳眉，颜色放和缓了许多，快艇已渐渐逼近，玉鳞蛟横刺抱拳说：“在下玉鳞蛟郭庆生，道长既与缪堂主相识，就请催船前行。不过船上还有何人，这位姑娘是什么人？”

秋雯道姑面现不悦之色，但她不愿和这些粗鲁莽夫计较，微微冷笑说：“船上就只贫道师徒二人，郭君还有什么不放心？请登舟一查吧！敢烦代达缪堂主，如无暇接待故人，老身即行返棹告退！”

她这一篇话，非常强硬，玉鳞蛟连连告罪说：“在下是奉令巡查，秋道长勿须介意！码头上自有兄弟伙替您通报。在下恕不奉陪了！”他说完，又向那四只快艇，撮口胡哨，高声说：“这位是崆峒秋雯道长，兄弟们随我去湖心巡查就是了！”又一摆手，四只快艇，擦舷而过，让开水面。

那位翻浪蛟又把长篙一连向空中高举了三次，不知代表着什么意义，不过总算是把这条船放行了。

秋雯道姑历年行道江湖，对于洞庭四蛟也仅略闻其名，蓬船又向扁山对岸漾去。岸边渔帆点点，不时有同样形式的快艇出没。老道姑为了徒弟，算是横了心，她以为九天仙子缪天雯不会和她翻脸！

第一拨快艇过后，又有两只快艇朝着她们的船乘风破浪而来。这两只船上，触目都是黑衣劲装的汉子。

艇上的指挥者，却是一男一女，两位俊秀少年，正是天阴教司礼

双童，白衣龙女叶清清，黑衣摩勒白景祥。

围绕在他俩身后的，还有西北道上英雄冲天雷雷震，东北关外的渤海神蛟曹学诗等。白景祥认识崆峒秋雯道姑，他和叶清清分立两艇船头，同时也发现了云中青凤柳眉。快艇分左右钳形并进，刹那间已接近了大船。

白衣龙女叶清清敛衽一福，仍然笑得十分甜美，说：“原来是秋道长，把柳妹妹送回来了！”

白景祥也拱手为礼说：“道长大义灭亲，不袒护门徒，确值得我们钦佩！我替道劳谢步了。请把柳妹妹交给叶龙女，一切听候缪堂主转请教主发落，在下不敢怠慢亏待了她，道长尽管放心！”

白衣龙女也笑说：“道长如无其他的事，倒不妨游览一下洞庭风光，岳阳楼各处名胜呢！”

司礼双童一搭一挡，说得十分轻松，却暗含着请你把人留下趁早走路之意，使秋雯道姑怒气勃发。老道姑勉强忍住怒气，还了一礼说：“老身特来拜访缪堂主，劣徒回山省亲我，不知又触犯了贵教什么规矩？”

老道姑又肯定说：“待老身会会缪堂主，当面把话说清楚，崆峒弟子该不能不听她师傅的吩咐吧！”

叶清清抿嘴一笑，唷了一声说：“那道长是一定要见缪堂主了——缪堂主为令徒的事，非常气恼，不过我们还是十二分尊重崆峒各位朋友，缪堂主刻下正教导几位姊妹，练习阵法，无暇会客，我可不敢代说挡驾二字。道长您自己应该知趣些！令徒既已投身本教，教规森



严，可不能因过去是崆峒门下而另眼相看啊！”

叶清清这几句话，更是咄咄逼人，请想老道姑怎不恼羞成怒呢。她仍然按捺住火性，冷笑说：“叶姑娘，凭你几句话，就能算数？老身不会见缪堂主，一切只好留待日后解决！眉儿自然暂时由老身管教了！”

三只船相距不过数丈，两只快艇内许多汉子都勃然而起，似乎要发动什么手脚，叶清清却回身一摆手说：“暂勿轻动！”

她又向老道姑呵呵笑了两声，柔声说：“这儿是洞庭，不是贵派的崆峒山，道长总算是位来客，未便立刻兵戎相见！你既然来了，不过就为柳妹妹的事，我们俩担保绝不害她，而且还照旧器重她，请她继任稚凤坛主，不过她须答应一件事！”

老道姑脂油蒙了心，以为天阴教人还算卖给她人情，急急问说：“答应什么？老身可以替她斟酌一下！”

叶清清笑说：“道长肯作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她又向云中青凤招招手说：“柳妹妹，你忍心一走不想煞了我们么！恭喜柳妹妹你就要大喜了！缪堂主也赞成你和贵派令师兄单掌断魂坛主，早谐鸾俦，妹妹如无异议，就请过我船上来，一道回白凤堂吧！”

云中青凤脱离天阴教，正为不愿和她的师兄单掌断魂结婚，她立时气得面色铁青，仗着师傅在侧，厉声回答：“婚事应该由我自己选择决定，我就是瞧不顺眼那个家伙，叶姊姊你应该原谅我的苦衷！这事万难从命！”

叶清清笑得前仰后合，说：“傻妹妹，你另有什么心上人么？你还不懂得教中规矩，替你指定了丈夫，姊妹们就应该顺从才是！别说傻话，单坛主哪一样不好，论人品，论本领不正是崆峒派的名手么！快来姊姊身畔，让我替你慢慢筹划一下，婚前应该准备些什么！”她简直是在哄小孩子了。

云中青凤双目含泪，拉住师傅的胳膊说：“任凭怎样，我也再不回白凤堂，望求师傅作主！”老道姑连忙抚慰爱徒，答应她绝不把她交与天阴教人。果然天阴教人以为云中青凤逃出白凤堂，目的只在逃婚，不想怎样难为她。

格于教规，才传出龙凤令旗，一体缉拿，单掌断魂早已替她求了几次情了。谁知柳眉又不领他这份儿情呀！

两只快艇，转眼已至船边，老道姑是个诚实心地，她以为天阴教人还可磋商这件事，没想司礼双童猛然纵身一跃，已上了他们船头，紧接着又纵上来一位黑色道袍，满脸络腮胡，相貌丑陋的怪道人。

这道人乃是四川青羊宫的瘟皇使者赵百胜。

白景祥向他微微一递眼色，他和叶清清则仍然笑语风生，彬彬有礼，白景祥说：“道长再仔细考虑一下，令徒年已十八，女大当嫁，放着令师侄单掌断魂这么个好手，何必再打着灯笼去乱找对象呢！”

老道姑正不知该如何办这个交涉，冷不防那瘟皇道人，从袖中掏出一面黑色绣有龙凤的旗儿，迎风一展，一片黑烟，挟着一股强烈的香味，向老道姑师徒卷了过去。

秋雯师太师徒猝不及防，被那股黑烟袭中，鼻中闻着这种异香，

心中大惊，头脑立时晕眩，只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阵模糊，四肢无力，同时软下去，咕咚倒于船板之上。其实不过是江湖下五门的迷香，他师徒疏于防范而已。

快艇上又跳来两名黑衣汉子，携来吊水桶的粗索，很快的把她师徒五花大绑，绑了个结结实实。

熊倜一直伏于蓬顶，找缝隙偷窥下面的情形，他吓了一跳，老道姑和云中青凤已着了道儿！他本想跳下去拯救，苦于他不懂得这种迷香的性质，既无法解救，反会连自己也上了当，他默思等这黑衣道人走后，再行下手。

凭武功他是不怕他们的，但是司礼双童武功也非弱者，船在湖心，他想救出云中青凤师徒，还不算太容易呢。

熊倜静以观变，他想找个机会先把丑道士除去。

白景祥立刻吩咐那两只快艇，继续在湖面上搜查。

他宣布这只蓬船，擅载奸细进湖，应该连船一齐没收，艄工船老大等经过一番苦苦哀求，仍然被他们用一条长索，一串儿捆起来，解往扁山发落。这些人不会武艺，天阴教不收留他们的，从轻罚他们做三个月苦工。

于是由天阴教人驾船向岸边驶去。

黑衣道人，始终随侍白景祥与叶清清身侧，他得意地为他所立的功劳，奸笑着，等待黑衣摩勒们的称赞和奖励。

白衣龙女浅笑盈盈说：“白哥哥！我们不能得罪崆峒一派，把她们送交缪堂主吧！乘此机会，把崆峒派人拉到我们教里，一致对付武

当派那一干恶魔，再好不过！柳妹妹人太糊涂了！教主已有了对付峨嵋派的新计划了！”

白景祥欣然称是。他们也自居正派身份，把别人看成恶魔呢！但是熊倜却暂时得到了一点安慰。

以秋雯师太和九天仙子的交情，谅她师徒生命是没什么问题，显然天阴教人又要在她俩身上玩花样了！

熊倜决心深入他们巢穴！

其实他这时想走也无路可走，他不通水性呀！

熊倜手中扣了三枚散花仙子的钢丸，以防不测！同时他想暗中先把那黑衣道人收拾掉。听他们互相称呼，熊倜方知那是四川青羊宫的瘟皇使者。但熊倜看不起这种下五门的路数，他决心除掉这瘟皇使者。

白景祥和叶清清都穿着油绸水靠，只外面罩着天阴教的衣服，他俩一定水上功夫了得，这又增加了熊倜的顾虑。他自己可没这一套本领，决不能在湖上和他们交手。而熊倜正想探明尚未明的现况。

这条船驶近岸边，不少的渔船，夹有那种快艇，密密排列在码头四周，岸边也有黑衣大汉梭巡，在岸上指挥的却是那位黑煞魔掌尚文斌！岸上瓦舍鳞次，像是个小小渔村，而其中是一条石径。

石径的末端，矗立着一座红墙高脊的白龙庙！

庙前很威武的排列着两排黑衣劲装的汉子，很显然的那该是天阴教一个办事的处所！距码头约在百步之外。

渔民们照常的晒网打鱼，儿童们也向阳嬉戏。不过他们却受天阴教人的节制，不敢违抗他们的意旨。表面上倒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

规模。天阴教原来并非啸聚山林的绿林可比！而他们的组织却非常严密。

白衣龙女等和黑煞摩掌，交换了一礼。

黑煞魔掌笑说：“又有什么差使，交给龙爪坛么？”

白景祥也呵呵笑道，“将来只怕所有我们的对头魔星子，都要以次落网，那时尚大哥好好招待吧！这两位是本教叛徒云中青凤柳眉，和她师傅崆峒秋雯道婆，应该送去螺狮坳，交由缪堂主处理的。”

他们说笑着，派了一拨人，由白衣龙女带着，挟抱着柳眉师徒向东面绕去，那另是一条沙滩上的小路。

一条绳子把船上所有的船老大水手牵上岸去，交付了尚文斌，这条船也被划入船坞，下了锚，系在木桩上。

船上只留下一名黑衣人看守。

熊倜还可望见尚文斌和白景祥瘟皇使者三人，在岸边聚谈，有些话很清晰的顺风传入他的耳鼓。

这该是熊倜探取行动的时机了！但是另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天阴教人正满布四周，他一上岸就得先来一场厮杀，对于他救尚未明和柳眉师徒的计划，颇为不利。只有到了天黑以后，他的行动才有了掩蔽，也最为有利！

熊倜耐心着，在可爱的阳光之下，微风披拂略带些寒意中又放心沉沉睡去。他为了应付肚中的饥饿，以睡为宜。

熊倜的耐心和心思之细密，使他不至于把事情弄糟。单身处在孤悬湖中的岛上，是值得多加考虑的。

傍晚时分，他酣睡了半日，很舒畅的恢复了昨夜的疲劳，他伸缩一下四肢，立时饥肠雷鸣，整整一日夜没进食物了。他轻轻爬起来，向船中张望，很巧，那个看守的黑衣人正自岸上携回一篮食物，还有一瓶酒。

自然这人正预备饱餐他的一顿佳肴了。

熊倜以极惊人的速度，翩翩自天而降，落于黑衣人背后，只稍微伸二指，一点那汉子的精促穴，他就成功了。

天阴教下三四流角色，都是依附天阴教的可怜虫，武林中的混饭吃三脚猫把式，熊倜不肯杀这些无名小卒。

他很快的吃了那人带来的丰盛晚餐，那人则四肢僵直，看着他享受自己应得的东西，眼中溢出愤怒之光。而他僵麻的身体，连张口骂一句也不可能。眼看着这少年消逝于夜幕之中，他却最少要忍受三个时辰的禁锢呢。

熊倜上岸之后，先向那座白龙庙溜去，而石径上火把高张，光影里黑衣人纷纷扰扰，他们正为发现两只很快的小船，在附近出没，而自相惊扰，一时划桨启锚声，几只快艇出发去湖上搜索了！

黑煞魔掌尚文斌，率领着瘟皇使者，翻浪蛟姜清和筹作了个临时部署以后，他们又折回白龙庙里去。

熊倜踌躇了一下，他不能确定尚未明就幽禁在扁山，他遂决定先找螺狮坳白凤堂，看看秋雯师太的情形。

他还没有确定他的目标，一簇火把向他匿身之处涌来。熊倜慌忙窜至瓦舍矮墙后面伏下身躯。

火把照耀着走近，当前却是黑衣摩勒白景祥和那位太行山中交过手的雪岭神鹫宇文秀，渤海神蛟曹学诗三位。随在后面的两人，高执火把。三人边走边谈。白景祥说：“近来君山扁山常常闹警，该是尚未明好朋友来救他了！”

宇文秀笑说：“可是扁山这面，囚着这两个小子！外人又如何得知呢？他们应该去君山自投网罗呀！”

熊倜的心立刻发生激跳，果然他们谈及尚未明了。

但是他们已向东蜿蜒沿小径走了过去。熊倜不能再放过这个良机，他以潜形遁影轻功，从后面追了上去。

熊倜保持着三丈以外的距离，尽量减轻足音，前面的宇文秀果然得意地呵呵笑道：“尚坛主安排在这么个好地方，武当派人踏遍了君山扁山，他们又怎知道幽囚在那片荒寂无人的荻洲上面呢！”

熊倜心头一喜，却又立时变得沉重了，他不通水性，更不知这荒凉的荻洲又在何处，有了下落，仍然无用！

前面白景祥突然向一片杉林中，叱道：“喂！哪位同道，请出来相会！躲在树林里，殊令小弟黑衣摩勒白景祥，有失迎迓呢！”这话立使熊倜为之一震！

他和武当派飞鹤子等在谷城会面，武当派人并没提说过派人来救尚未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尚未明的下落呢。

那么这位隐身杉林的人又是什么人？

白景祥立刻双手示意一挥，宇文秀和曹学诗立刻分向左右包抄，但是逢林莫入，这是江湖名训，敌暗我明，白景祥却不理这一套，他

又冷笑着说：“阁下再不露面，休怪在下不够朋友了！”

杉林里响起一叠爽朗而苍老的笑声，震耳如雷，而又显然非出一人之口。熊倜只觉那笑声入耳颇为熟悉。

苍劲的老年人声口道：“黑衣摩勒！有什么手段尽量使展吧！老夫塞外愚夫尧霍，乘兴一游洞庭，行辈差得远呢，实在不敢高攀你这位小朋友！”这话极尽挖苦的能事，昆仑双杰之名，黑衣摩勒早有所闻，而且是武当加盟劲敌之一，如何不使他吃惊呢？

黑衣摩勒知道昆仑双杰是不容易对付的，他立刻从怀里取出一枚起火箭，箭头在空中可亮出一团蓝火，这是他们互相联络的信号，那只起火箭火把上燃着，嗤的一声，上冲霄汉，蓝色火光很明亮的在空中闪了两闪，爆为万点火星，四散而没。

林中苍劲的声音又呵呵笑道：“白景祥，你要招呼你的伙伴么？为什么还不动手，好，老夫就出来指教你们这些后辈几招吧！”

话音甫歇，对面已飘然纵出一位黄衣黄冠老人。

熊倜认得正是武当山会过的塞外愚夫，却不见那位笑天叟方觉。塞夫愚夫手中也是一口晶光耀目的好剑。

白景祥拔出宝剑，迎上前去，说：“昆仑尧君！本教以礼接待武林各派豪杰，阁下来此如非恶意，一切尚可商量，本教绝不愿立即兵戎相见！”

塞外愚夫点点头说：“司礼童子，你何必多费唇舌呢！你也明知我的来意，老夫把君山游逛一番，也该来扁山玩玩呢！孩子你如果忍不下这口气，就动手吧！”黑衣摩勒再也无法用话骗诱这位怪杰，而



且他确实气忿到了极点。

黑衣摩勒冷笑说：“我倒要看看你号称昆仑双杰的，怎样逃得出洞庭湖！”

塞外愚夫冷冷说：“难道来得去不得么？老夫为遨游君山扁山，先埋头苦练了几月的水上功夫，否则岂能来去自如呢！”

黑衣摩勒不肯再和他斗口，一挥手喝声：“上！”

立刻宇文秀曹学诗各挺兵刃，左右夹攻，而黑衣摩勒也独当正面，使出天阴教的五阴寒骨剑法，一连猛攻三招。

这三位天阴教好手，确乎不同凡响，兵刃所过，带起了一片呼呼的风声，而且出招其疾如电，都向塞外愚夫周身要穴点刺劈削，声势非常惊人，因为三种兵刃，同发并进，恰好把塞外愚夫裹在金风铁雨之中。

塞外愚夫以极巧妙的身法，招式，左拦右架，身形旋转如风，在三种兵刃缝隙中出没隐现，确使熊倜心中敬佩，果然不愧为昆仑名手。

最使他吃惊的，塞外愚夫倏又展开了一套巧妙剑法，竟和他最擅长的苍穹十三式，大同小异。

而塞外愚夫所使出来的招式，和他所学的又次序上稍稍不同，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另外几种招数，因之他能对付黑衣摩勒那套五阴寒骨剑法，而应付裕如。熊倜本应该立即出面相助，但他为欣赏塞外愚夫的剑法而怔住了。

这是一场极有意义的搏斗，因为使熊倜平添了许多学问，塞外愚夫和他的苍穹十三式，同出一源，那已毫无疑问了！

熊倜这一耽搁，背后杂乱的脚步声已纷然而来。

他身后也亮起了一片火光！

天阴教人的帮手，又来了一大群人。

正是那位黑煞魔掌尚文斌和瘟皇使者，以及洞庭双蛟姜清和郭庆生等，而且还有二十余名毒弩手。

熊倜正待拔剑迎敌这些来人，他夹在两片火光中间，光照须眉，无地遁形，可是突然眼前人影一闪，一位阔袖襦衫的老者，已电闪一般来至他身畔，熊倜吓了一跳，细看时却是笑天叟方觉。

笑天叟仍然打着哈哈，整个脸仰向夜空，他的习惯是改不了的，他神情却分外紧张，掏出一个瓷瓶，倾出些粉末，向熊倜鼻孔下抹去，笑说：“快抹上解药，那些下三滥来了，要用那种瘟皇香呢！”

熊倜决心和天阴教人一战。他忙向笑天叟见礼称谢。

但是笑天叟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臂说：“跟这些魔崽子混打混闹，没什么趣味，有话离开扁山再说，跟我走吧！”

熊倜却心急云中青凤安危，一时又说不清和这二人的关系，只有急急说：“方前辈，尧前辈身受众贼围攻，我们怎可以撒手走掉呢！”

笑天叟摇摇头说：“老尧有一手，他还怕逃不出圈子来？熊老弟，你只管跟我走，跟他们闹闹玩儿，也够天阴教这些魔崽子伤脑筋了！”

熊倜迫不得已，说：“前辈，我还要去螺狮坳白凤堂拯救两位朋友呢！”

## 第四十回 绿树迷离，蟾魄幻彩；碧波浩荡，青凤生姿

笑天叟诧异熊倜来此救什么人？他对于东方灵兄妹，尚未明等的遭遇，一概不知，熊倜当后面天阴教人瞬息即至之际，也无暇详述，反是笑天叟一拉他的手说：“那我俩去一趟白凤堂，小侠要救的自然是我们这一方面的朋友了！”

熊倜刚一点头，已被笑天叟拉着向黑暗中隐去。

他俩绕过前面塞外愚夫和黑衣摩勒白景祥宇文秀等交手之处，以极快的身法，闪入迎面一片密林之中。

笑天叟忘不了他的老毛病，仰天又打了两声哈哈，中间夹着一声锐长的啸音，笑声震动了林木枝叶，沙沙作响。

他俩一直向树木最密的地方钻进去，笑天叟说：“我已经跟老尧打过招呼，他逗这些魔星子玩玩之后，自会溜回船上等候我们，我俩弄了一只船，停泊在渔矶那边，不会被他们发觉的。你要救的人是武当加盟的朋友么？这儿很僻静，略谈谈你别后的情形吧！”

熊倜用最简括扼要的叙述，使笑天叟能够明了崆峒秋雯师太云中青凤与尚未明的关系，他希望先把老道婆师徒救出以后，再一同去找荻洲！熊倜语焉不详，没提尚未明被困所在，使笑天叟略感惊愕，但

是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熊倜把他的意见表示出来，如此做法可以把崆峒派拉入阵营，增加一份实力，而且柳眉这女孩子，情义深重，的确感人肺腑！

笑天叟长叹一声说：“不想武当山聚会的各位好友，许多朋友遭遇了不平凡的厄难！天阴教人手段之阴险毒辣，是无可比拟了！”

夏芸的事，熊倜不愿明说，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私事！

熊倜最后提及遇上银杖婆婆之事，笑天叟肃然庄容说：“那是老夫的师姑，崆峒派朋友被擒一整天了，还是从速前往援救，迟则生变，白凤堂就在前面，这就去吧！”

那边厮杀之声，渐渐宁静下去，没有声息了！

天阴教那两起儿人，像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火把的光焰分向两面摇闪过去，却无人走近这片密林。

笑天叟与熊倜，一前一后，向南面越过一带高冈。

螺狮坳的形势，颇为险峻，树木庞杂，路径曲折回环，笑天叟虽

然探听明白白凤堂的方向位置，但是走起来却颇为不易，夜间常常遇见叉路，他俩拣那平坦而较宽的路急急奔驰，不料却反迷了方向。

越走越荒凉，前面一堆岩石，路径突然断了！

显然他们走迷了路，如往来路倒转回去，是否返回原处，也成了疑问！笑天叟怔怔的停了脚步，打量着四周情形。

他心里极为鳖拗，自诩探明岛上的形势，却反而把路走错，耽误的时间过久，天光一亮，行动就非常不便了！

难道这就是天阴教人练的阵法？

熊倜提议纵上那一堆岩石看看有无通路，当然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他俩瞬息间都攀登岩石之上。

立时又把他们弄迷糊了，眼前丛林随着地势高下起伏，有许多十余丈高小崖，一排儿列峙着。

他们姑且向前面纵去，但是并未找见路径。

螺狮坳其有很复杂的地形，天阴教人故设疑阵，他们却有另外辨

认的标识，不过夜间生人很难发现而已。

无论怎样转来转去，其实总是在这个山坳里，不过荒林密菁，茂草丛生，使迷路的人难于发现正确的方向。

他俩也正为这种天然地形困惑着。

绕过一座小崖之后，自密林中突然闪映过来一道灯光，他俩不禁为之大喜，灯光所在，至少可以找见正路吧！

但那一线之光，在林中闪晃不定，为浓厚的枝叶掩映，而正向侧面隐去。

笑天叟急急拉了熊倜一把说：“快追上去！只要碰上个人，总可以问出白凤堂所在！”

他们理想中的白凤堂，应该规模不小，孰知并不如此。所以任何人也会忽略了隐没在密林中的房屋。

何况还在夜间呢！

他俩以迅如奔电的速度，向那一线灯光隐现之处驰去。

岂知又碰上了一片巨大的绿岩，而灌木茂草一直接上了不算陡峭的岩壁，灯光竟不再显现！

他们又碰壁了，仔细窥察地上衰草倾侧的迹象，显然是有三四个人踏过去留下的痕迹，绿岩两侧，却和其他的山崖相连，不知哪面通着路径，他们又踌躇不前，若再走错一步，将会迷途更远了。

但是在静寂的夜空里，突然一声惨厉的长嗥，声震林表，那声音极为刺耳难听，竟像夜鸣的鸱梟！

立使熊倜和笑天叟大大吃了一惊！

怪声发自绿岩背后，纵然凄厉欲绝，仍可辨出发自人口，而并非野兽之类，对面绿岩并非高不可攀。

而这怪声发出，无异指示他们强敌当前，这一片境界，更变得阴森可怖，若是寻常人无疑以为遇上山妖鬼魅了！

接着又有杂乱的叫嚣之声，而那些人声，都出自娇脆的妇女口中，莺啭燕咤，乱糟糟喧成一团闹声。

笑天叟老于江湖，但也为眼前这种情形怔住！

熊倜首先向绿岩上面跃升，笑天叟也用不着迟疑，只有翻过山岩，一窥究竟，说不定那一面就是白凤堂！

他俩纵至岩顶，眼前却突然一亮，火光烛天，岩下丛林中却辟出一亩方元平地，像个空旷的场子！

火把高举在九个白衣少女的手中，她们另一只手中，却各挺着一面白缎绣着彩凤的三角旗儿，那旗旂前端，锋利如剑，她们各占据一个方位，晃摇着手中白凤旗，蛮妇跳月一般，舞起一种奇妙的姿态。

奇怪的四周并看不见房屋！

他俩又为这怪现象相视愕然！

绿岩这一面却比较陡峭，挺出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笑天叟拦住熊倜说：“熊老弟，千万注意，这谅必就是他们的九宫迷魂阵法，那些旗儿上面，必有蹊跷，我和老尧珍藏前辈传留的一般迷香解药，不知能否抵御得住她们旗子里卷裹特制的迷魂砂呢！”

熊倜遂也不敢轻易跃落下去。



他询问迷魂砂是种什么东西，笑天叟说：“我俩多日来经过多次的偷探扁山，只听说及这迷魂砂之名，其详细的内容，尚不得而知，若是江湖下五门那一类的东西，就好应付了！只怕她们另外有些鬼名堂，因为主持这九宫阵法的人，乃是岭南一魔勿恶夫人呀！”

眼前只有这九个女孩子，刚才那一声怪噪，又出于何人之口？颇为费解。她们的白凤堂，又比荆州府时神秘多了。

他俩却又不能不下去一探，笑天叟正用肘骨撞他一下，低低说：“下面一定埋伏森严，千万仔细！”

熊倜连忙应是，他们正待寻可落足的石笋，跃下去，突又一声怪噪，就发自他们立足的岩下莽莽密林之中。

首先一道婀娜身段的青影，自林中激射而出。

那人显然是个女人，却用一道青纱掩住面孔，她手中一柄青光闪闪的古剑，在她身后挽了个剑花，化为点点寒星，那身手的确超乎寻常，似乎在截击后面追来的敌人，果然紧随着她又纵出来一道身影。

熊倜看那前面的女人，身材入目颇为熟悉，只一时想不起是谁。

而后面的人双足沾地，露现了一副狰狞面孔。

竟是一位四十开外的妇人，一身雪白衣裳，而苍白的发髻上居然簪满了花朵，和那副天生的獠牙大口，狰狞可怖的面孔，极不相称！天阴教中年老妇女，往往打扮得妖妖娆娆，使你作三日呕！

后面白衣妇人，手中却是一幅白绫长巾，质料颇为怪异，因为夹着许多金色线纹，一闪一闪的放出光彩。

她的内功相当可观，她像就以这条白绫巾作为武器，而白巾卷舒自如，呼呼随着上去卷那青衣人的长剑，而那种软巾，被她运用得可柔可刚，挟着极大的劲力。

笑天叟一收脚步指着说：“那丑妇人就是勿恶夫人，未可轻敌，但是前面这个女人，又是什么人？”

青衣女人总想用她的剑迎削那幅白巾，而那丑妇——勿恶夫人，却滑溜溜不肯上当，她那条两丈长的软巾，在空中荡起了呼呼的啸音，伸缩上下，宛如匹练横空，游龙腾拿，招式诡谲已极。

但是青衣人的剑法，却更使熊倜吃惊，既灵巧而又奥妙，远非寻常剑法所可比拟，是熊倜从未瞻仰过的。

笑天叟也叹为观止，又大为惊奇说：“啊呀，这是武林中久已失传的蟾魄剑法，但非本身炼成寒魄功，是不能发挥它的妙用，看来她是个身怀绝技的女子！”

他一提及寒魄功，熊倜恍然大悟，眼前这青衣人，不是青魄仙子还有谁呀！

他于是向下面大声疾呼：“青姊姊！熊倜和一位朋友在此，一同营救尚未明和崆峒秋雯师太师徒来的！”

笑天叟对这少年怀疑了，他怎会和这青衣人相识？昆仑双杰连日在君山窥探，也曾瞥见过两次这青衣女人，她轻功绝佳，一晃就隐去，使他们无法接近。

岩下正在翩翩恶斗的青衣人，侧耳一听，她向发声之处注视了一下，左手却向左面一段山崖信手一指。

聪明心细的熊倜，他会意了，青魄仙子是示意他们去那里相会。他很快告诉笑天叟：“那是青魄仙子姊姊，我们快过那边崖上去等候她！”其实下面的勿恶夫人早也听见他的叫喊，立时大为愤怒，而又暗为吃惊。

熊倜的名气，使这位新加入天阴教的岭南一魔，也久闻盛名了。一个青衣人她尚且斗不过，再加上个熊倜，那岂不使她乱了手脚。

勿恶夫人向青衣人喝道：“朋友，你这一套剑法从哪儿偷偷学来的，你又擅入白风堂捣乱，罪不可逭，朋友你敢领略一下我的九宫迷魂阵么？”

青衣人以死板板的腔调回答，带着轻蔑的冷笑：“勿恶婆娘，你调教她们九个女孩子，还没有成熟，也不会有多大威力，明年清明节，我一定来欣赏一下你的阵法，单只迷魂毒砂一种不算高明的玩意，还难不倒我青魄仙子，这是‘百毒神诀’中的玩意儿吧！”

青魄仙子自通名号，又提出”百毒神诀”，这种迷魂百毒砂的渊源，如何不使岭南一魔大为震惊！

她又强颜说：“青魄姊妹，我看不出你的年纪，无法称呼，既然是同道，何必还帮助外人？”原来百毒神诀，创自明末的百毒魔君，著成此书后，称雄武林三十年，终为明末七隐把他殛死在九岭山，门下弟子也伤亡殆尽。

他这本秘书，仅有两个逃得性命的弟子，各珍藏了一份抄本，从

此分为北毒南蛊两派，岭南一魔正是南蛊的后世弟子，所以她疑惑青衣人是北毒一支的后裔，颇有结识同门之愿，却不料青魄仙子得自中岳石室的，只是对于百毒神诀的克制方式，反而是正派高人亲手留下的呢。

青魄仙子正想和她的熊弟弟相会，她心里已兴奋透顶，隔了多日不见，宛如失去一件与本身不可分离的至宝，她更不愿和勿恶夫人厮缠下去。她乘机假充内行，遂神秘地冷笑了一声，收回她的青魄剑，故意说：“那我们以后有缘再会吧！彼此盘盘道行，也无不可！崆峒秋雯道婆师徒，与我有点泛泛之交，所以不忍她们遭受毒害，百毒一宗门下，又何须依附天阴教？”

她说完，身形飘然逝去，一晃眼已没入幽林深处。

勿恶夫人莫测高深，她也停手不攻了，急得叫道：“青家姊妹，我俩就此谈谈吧！你真和她们有交情，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两个又是崆峒友派，一切都好商量！”

她又再三呼唤，态度非常亲切，勿恶夫人竟似他乡遇故知，心情一变而为欢欣愉快，然而青魄仙子却一去不回了！

当熊偶笑天叟飞跃至左面崖顶，青魄仙子也差不多同时到达，他

三人互相介绍厮见。勿恶夫人回想起刚才绿岩之上，有男子声音，称青衣人为青姊姊，而他又自称熊倜，心中又不免泛疑！

她一挥手，暂停操演九宫阵法，分派那九个女孩子，分为三起儿，向四下里搜索，因为熊倜是天阴教人必欲得而甘心的劲敌，至于熊倜和百毒门下的青魄仙子，怎会结为相识，她无暇多费心思去推敲个中内幕了。

笑天叟并未听过武林中有这么一位青魄仙子，她又蒙着面纱，那副僵冷不具生人气息的面孔，无从窥见，但既是熊倜的朋友，他俩彼此又那么亲切称呼，也就毋庸置疑，自然是正派一方的高手了！

青魄仙子刚才那几手奥妙的剑法，使笑天叟极为钦佩。可是他不知该按什么行辈称呼，遂含糊称她“青魄侠女”。

熊倜则娓娓细述来洞庭扁山的经过。

青魄仙子打断他的叙述，点首说：“正好，我也是来救云中青凤柳妹妹的，她是个冷静而多情的女孩子，尚未明既是你的结拜兄弟，她钟情于他，以至舍死忘生来救他，陷身扁山，那更值得人赞许了！弟弟你确是个侠肝义胆的好男儿！”

青魄仙子说话的冷漠口腔，使笑天叟引为奇事。

其实青魄仙子已大大改变了孤独冷酷的习性，她和初遇熊倜时判若两人，因为她已获得了熊倜，和东方瑛朱欢等人的温暖友情，人类的感情，往往如此隐藏蓄积日久，颇有一泻千里之势，只怕没有足以开启心灵之扉的机纽而已！

但是若揭去面纱，她的庐山真面，还是可以吓倒一般人的！青魄仙子心情愉快之后，是也有些觉出自己的面孔，太过于惊世骇俗，不得不以一层薄纱，躲避一般世人的眼目，这正是她心情逐渐恢复固有的温暖和热诚——人类的善之本能啊！熊倜则对她非常感激，极愿作为她的小弟弟。

他和她俩各自的愉快心情，是很难互相彻底了解的！

熊倜正苦于没法找寻秋雯师太师徒，青魄仙子又说：“我白天发现道婆们被他们押送来螺狮坳，我就跟缀上了！姊姊我惭愧出入君山数次，竟不能得手，连软骨酥筋散解药贮藏之所，都没探听出来，天阴教计划的周密，确属不凡，恐怕只有八翼神君自己独掌这个秘密了！”

她又说：“白凤堂人并不集中一处，而是分散在一带密林之中，每个角落都有她们的踪迹，而且互相连络得非常严密巧妙，姊姊本是

来探听那解药的，却无意中追随至此，起初我把她们也追丢了，后来才从那绿岩下面发现了巢穴！”

青魄仙子一指刚才熊倜等站立的岩峰，又说：“紧靠着岩壁，只有一间茅草房子，被大树密密遮住，任何人来回走过十几趟，也无从发现，不过这片空场子太扎眼了！由茅屋通入石洞，更可洞穿绿岩的那面，仿佛是个狡兔之窟，出没无常，设计得的确巧妙极了！”

熊倜问道：“那么秋雯道婆们就在绿岩下石洞之中了，青姊姊帮助我们，快些拯救她俩出险吧！还有尚未明被囚在荻洲，不知荻洲究在哪里？”

笑天叟呵呵仰面低笑，说：“荻洲么，我们的船就泊在它对面渔矶之旁！巧极了，老夫从荻洲下面来往过两次，一片长满芦荻的荒凉沙滩，谁能相信那上面囚禁着人？迟不如快，先救柳眉师徒为要！青女侠轻车熟路请你作个领导的人吧！”

笑天叟以昆仑高手，仍对于青魄仙子表示着钦佩之意。

青魄仙子却冷冷摇手说：“且慢！待我先把下面情形说明，再作计议！”



熊倜非常信服他这位青姊姊，笑天叟则不相信白凤堂的缪天雯、勿恶夫人，会厉害到什么程度？

青魄仙子说：“绿岩下面这座石洞，只是勿恶夫人和些操演阵法的少女，我刚才无意中撞进去，和她交起手来！缪天雯并不在此。秋雯道婆和柳眉，据说送至佛头崖石洞里了！所以还须搜查这佛头崖所在呢。”

她又考虑了一阵，才说：“熊弟弟随我去找佛头崖，方大侠在下面监规她们，如果勿恶夫人出洞声援，把她们缠住游斗，免得碍手碍脚！但是切记勿恶夫人那条绫巾浸有奇毒，不可让沾上衣服，迷魂砂也非常歹毒，总之以避免和她们纠缠为最妥！”

笑天叟赞成她的主张，遂把他和塞外愚夫藏舟的渔矶位置所在说明，约定天明以前，在船上相会。

于是他们立即分头行事。

夜近三更，寒风搅动着林叶，到处生簌簌之音！

三条黑影，自这座小崖头飘闪而下，分向两个方向，冉冉没入林中。远远可见绿岩前那一片旷场，已一片寂黑，她们已炼完了九宫阵

法，像各回洞室就寝了！笑天叟活像一头夜鹰，他在这片旷场周围出没隐现。

他负着监视勿恶夫人这一批恶煞活动的任务！

其实这一着是多余的布置，天阴教白凤堂中的妇女，早经各自安寝了，而她们都栖宿在神秘的处所。

熊倜和青魄仙子鱼贯自林中驰过，沿着那旷场边缘，又接近了绿岩右方的许多低矮的峰崖，他俩细心的搜索。

青魄仙子估计这面必有她们的巢穴，但是挨着峰崖壁脚溜过去，竟连一点可疑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更不会发现茅屋之类的简陋建筑物了！再往前去山坡倾斜而下，反而成了坦平的地面。

他俩感觉到十分迷惘！

如果这样转下去，越去越远，简直等于白废劳而无功！

他俩又顺原路蹶足而回，二次越过旷场时，他俩的想法只有向左面一带找找，他俩可以望见笑天叟的身影了！

三人用约好的暗号，互相打了个手势，表示都是自己人，以免误会。突然一缕火光，在前方百余步外林中闪了一闪！熊倜忙随在青魄仙子身后，由侧面横绕过去，不能迎着火光烛照的方向，一旦被人发现，就很难得手了！

他俩横绕在火光后面，又往前逼近些，只见一个白衣少女手举火把，另一少女双手捧着个食盒。

两个少女依稀是在荆州府见过的，脚步如飞，她们专拣那灌木丛中，钻进去。外人怎能晓得这种诀窍呢？

她们利用天然的森林，凡是平出来的路径反而都是死路，把你引入荒僻地界，而她们却另有一簇簇的东坡竹，作为引路的指标。果然循路来至一座圆形土崖下面，那崖头土石相间，草木畅茂，遮住了山崖的面目。

所以熊倜们无法注意及此，山崖高不及五丈，而后面连着更高的山峰，圆形的崖顶，配合上天然的凹凸部份，居然像个人的头颅，那么正是佛头崖了！难道天阴教人把柳眉师徒幽囚起来，不让和九天仙子会面么？

崖下很小巧的一间瓦房，里面也灯光荧然。

自房里出来两个同样妆束的少女，迎迓这后来的人。四个女子彼此笑谑了几句，咕嘟着，诅咒着，因为她们深夜不能入睡而奉命看守伺候着两个囚犯！这是多么讨厌的苦差使啊！

捧食盒的女子说：“都别瞞怨啦，赶快喂她们吃下去这一盒美味食物，以后就可放心睡大觉了！”

屋内的一个鹅蛋形脸少女叹口气说：“柳姊姊素日和你最要好，现在你忍心！”

熊倜和青魄仙子都心神为之一震！这次送来的食物，或者竟是要柳眉师徒命的毒药，也未可知！

捧食盒的少女，把食盒交与鹅蛋形脸的少女，说：“你们喂她俩吃吧！夜已深了，我们就先回去复命了。”

那少女接过去，骂道：“懒透了的小蹄子！你也该进去劝劝她呀！倘若她不肯吃，难道强灌下去？”

捧食盒的笑道：“整整饿了一天，不怕她俩铁打的人也熬不住！好妹妹你再宽解她们一番，说明缪堂主的恩惠，不就哄了她们么？”

于是后来的两个少女，又转头向来路走去。

熊倜和青魄仙子躲在树后，俟那原先二女没入丛林之后，他俩立即蹑步推门而入，室内陈设简陋，后面就是崖壁，通入一条石洞，洞口有铁栅栏门，洞内隐隐传来喝骂和少女的劝慰声，室内却寂无人迹。

他俩顺手端起桌上的手照灯，探步入洞。洞内壁间也燃有油灯，光线却极为昏暗。

数丈长的甬道末端，向右折入一间广大石岩之中，纵横各七八丈，果见云中青凤师徒，被人反剪捆在木桩之上，连两腿也牢牢缚紧，面色委顿不堪，她们面前，正站着那两个白衣少女。

一人捧着食盒，鹅蛋形脸的正在花言巧语的劝说：“道长和柳姊姊，又捆又饿这大半日，缪堂主是道长的老朋友，派人送来饮食，这是她一番好意，请勿误会。”

秋雯道姑怒叱道：“她还认得老朋友？怎不把我的手脚松开？你把缪堂主请来，贫道要和她当面办清交涉！万恶的卑鄙下流贼子，用迷香擒人，算什么家伙！”

少女笑吟吟说：“那是他们不择手段了！现在未禀明教主夫妇以

前，连繆堂主也不敢作主，这是教下规矩，我们又怎敢松解道长的束缚呢。这是繆堂主特备的八宝碧粳粥，和两样细点，道长何必苦坏了身子？”

云中青凤尖声叫道：“师傅，千万不能吃一滴水，你别听胡媚这丫头胡说！教里有很多害人的秘药，我们见了繆堂主问清楚再吃！”

那叫胡媚的少女，把一碗粥端至道婆嘴边，说：“不热不冷，刚刚可口！柳姊姊她太任性，不然怎么闹出这会事来！”这女孩子确也算完全学会天阴教那一套手段。

老道姑却紧闭了嘴，怒目一横说：“滚，滚远点！”

青魄仙子把油灯置于转弯处石壁缝里，她向熊倜挥手示意，两人同时捷若游龙，分纵至两个少女身后。

冷不防各伸指点向她们的商曲穴，于是两个天阴教女孩子四肢一麻，僵立不能转动了。云中青凤师徒望见她们，柳眉惊喜唤道：“熊小侠，我猜她就是青魄仙子姊姊！小侠怎么知道我师徒落难呢？”

青魄仙子只把带有面纱的螭首，微微一颌，她动作快到极点，拔出青魄剑，把捆缚两人的绳索，齐齐削断。

老道姑师徒被捆半日，四肢血脉不活，摇摇晃晃的站立起来，谢了两人一声，各自揉搓穴道，舒展四肢。

四人自不免要略为交谈别后的情况。

秋雯师太师徒在太行凤尾崖石洞中，营救尚未明，被黑煞魔女尚丽云等围住厮杀，幸经青魄仙子制伏了那一干人，所以她们早就互相认识的。青魄仙子俟秋雯道姑俩活转筋络之后，立即催促她们快走！

云中青凤听说：他们立即会合昆仑双杰，去荻洲援救她的心上人尚未明，使她惊喜欲狂，她心说：“不枉受这一次苦恼了！”至于秋雯师太，这次幸未受天阴教人荼毒，她下了决心，要回崆峒邀请同门，和天阴教人一战！

青魄仙子却记得跟随天阴教人来此的路径，在密林深菁之中，钻入钻出，旁边就是有平坦的路，也视若无睹。

秋雯道姑和柳眉，饿了一天疲乏不堪，自然走不太快，又在暗中摸索前进，而昆仑双杰约定的地点，又在扁山的背面，这是一段不算短的里程，因而他、她们走近那片渔矶，把残余的更次也走完了！

天将破晓，寒露为霜。

他们的心情，却泰然了一半，笑天叟也正隐身道旁候着她们，相见之下，自略有一番客套的话。

笑天叟撮口长啸，波声微动，很快的自暗处荡来一只快艇，形式与天阴教人的“快蟹”船相同，原就是夺自天阴教人手中的，众人欢然道故，昆仑双杰竟和秋雯师太，也是旧相识呢。然而天阴教羽翼已成，实力却未可轻视！

他们纷纷登舟，各划动桨篙，其中只熊倜一人不谙水性，其余各位都是内行，以故名符其实，快艇激驶如箭。

湖上又见金蛇闪跃，日出的丽景，闪烁着万道光霞！

熊倜远远望见前面一片荻洲，沙滩平铺，而芦荻居然有一丈多高，枯黄了一半，随风嚓嚓作响。

熊倜又向背面望去，突然自扁山山脚下，转过来一只同样形式的快艇，艇上有八名水手，两个玄衣劲装之人。

他们的快艇，也是斜斜直奔荻洲。



相距在半里之外，塞外愚夫也发现了这只天阴教人的船，他皱皱眉说：“大家要设法对付了这只船，否则回去通报他们的堂坛，就难以脱走了！”

他话音未毕，后面船上的天阴教人，已高声喝叱：“什么人的船？快些停船！”

云中青凤师徒，原就穿着油绸水衣，各把衣服紧扎一下，拔剑在手，青魄仙子那身青色衣服，也用桐油浸制，她是在山中深潭水眼里练成的潜水奇功，加以本身寒魄功，更适宜于水底下的活动。

昆仑双杰，是临时学来点泅水本领，比起这三位就差远了，所以他俩不能下水去作战，他们决定了应战之策。

于是故意把船停下来，等候后面的快艇。

青魄仙子宛如一条活跃的美人鱼，她把面纱一揭，呼喇一声，人已没入万顷碧波之中。可是她的尊容在这一刹那间，却惊奇了昆仑双杰，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女侠，却具着一副僵尸面孔？

笑天叟则又仰面向天，以习惯的笑声，宣泄他惊讶的心情。云中

青凤吃过天阴教人的亏，恨不把这些坏蛋一一手刃，她立即随在青魄仙子身后，金鲤穿波势，头下脚上，倒插入汪洋碧波之中了！

她双手前伸，把碧波呼喇一分，苗条的娇躯，已被碧波吞没，旋起了一片浪花，汨汨冒着水泡儿。

她和青魄仙子没水的姿势，都异常美妙！

老道姑则顺着船侧，缓缓溜下波心，负着保卫自己这条船的任务。熊偶则自惭形秽，在这万顷汪洋的湖上，他虽有通天本领，也减色不少了！

天阴教人那只快艇，越来越近。

船头上很威武的站着两个汉子，一位是独目的神眼蛟袁宙，他提着一把钩镰刀，油绸水靠，他水性极佳。

另一位则是熊偶在太行凤尾崖见过的神夺何起凤。

碧波接天，扁山的码头，在这面望不见，只远处渔帆出没，另外并无其他快艇，他们船上由八名水手划桨。

熊倜船上只留下三个年纪老少不一的男子，又都为袁宙何起凤所不识。神眼蛟一摆钩镰刀，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来这荻洲水面上干什么？把话交代清楚，倘若无知冒闯，尚可从轻发落，否则——”

熊倜回叱道：“恶徒！你们又是些什么人？交代不清你又敢怎样？洞庭湖面上，任何人都可以驾船游览一下吧！”

何起凤人颇老实，他从旁劝道：“袁舵主，原来是些无知闲杂人们，让他们走吧！”

神眼蛟却怒气勃发，又恶狠狠的呸了口唾沫，骂说：“瞎了眼的小子，敢冲撞洞庭四蛟！”他还待骂下去，不料他们的船身一歪，扑通花拉之声不绝。

他们船上的水手们，怪声惊叫起来！

袁宙忙扭身看时，船上只剩下四名喽啰，其余四人却踪影不见。剩下的四个水手，也都吓得面无人色。

其中一个结结巴巴的说：“水里面有鬼！伸出四只手来，把王七李四们倒拖下湖里去了！”

袁宙喝道：“胡说！岂有此理！”

他举目四顾，不远数丈外，水面上直冒气泡儿！

昆杰双杰却划转船头，向天阴教人的船迎了上去。

笑天叟仰天呵呵一笑，他一顺铁尖长篙，向对方船上的人扫去，呼呼随着响起一阵风声，力道很可观呢。

神眼蛟也是水路英雄，此中能手，不过几乎猝不及防被长篙扫中，他慌忙也绰起一根长篙，用力拦架。

无如那四名水手，缩做一团，仍然有两个硬被扫卷得滚落湖中，神夺何起凤施展铁板桥功夫，弓腰贴地方免击中。

这一来袁宙何起凤都晓得碰上硬点子了！

袁宙虽有很好的武功，他却不能下水厮斗，因为他为此行负有重要使命，怀中带着极珍贵的物件。

他们快艇上残余的两名水手，也都精通水性，渔帮里称为“水鬼”，袁宙勿急一摆手说：“快些准备‘水金刚’下手！”

所谓“水金刚”者，乃是很锋利的钢钻，这些水鬼，勉强可在水底张目视物，一钻船底，敌船就要沉没湖底了！

两名水鬼，各带了一柄钢钻，扑通扑向波心，但是他们刚一下水，湖面上突然冒出个铁冠道髻的老道姑。

秋雯师太长剑一挥，两声惨叫，两个水鬼都被拦腰削劈，在水面上一冒一冒的随波逐流而去。

血水和碧波相融，泛起一股股的红丝，而水鬼的钢钻子早有一把被老道婆夺在手中，秋雯师太又一个猛子钻下水去！神眼蛟只眼看着他艇上的伙伴，全被人收拾掉，而他却挥篙和笑天叟相敌，无暇顾及，他已经有些寒心了！

神夺何起凤空有一身武功，相隔数丈，无法施展手脚。

熊倜拔下贯日剑，纵起空中，迎着神眼蛟的长篙发出他全身劲力，克鏖一声，神眼蛟的长篙，轻了一截儿！

熊倜微笑着，又飘落船头。

那塞外愚夫自腰间解下一条数丈长的软索，头上系着几把钢钩，这是他预备好的，无论何处，都可把船靠岸，只要钢钩一搭就行了。塞外愚夫挥手一扔，钢钩抓住了天阴教人快艇船边木板，顺手一牵，那只快艇，自然就向他们三人的船旁靠来！

塞外愚夫呵呵一笑，向水面上嚷说：“捉活的——别把这两个魔星子宰掉！”

神夺何起凤吓得呆住了！不料快艇下面作起怪来，突然当当几声响，钻穿了几个大洞，湖水顺着大洞涌溢，何起凤连立足地方都没了！

那位神眼蛟知道大难临头，他自恃水中功夫出色超人，他匆忙把怀中一包东西，用油绸包好，塞入贴身袋内，准备跃入湖中逃命。云中青风水淋漓的自天阴教快艇后面冒出水面，左手搭住快艇的船舷。

柳眉又用力一扳，快艇快要翻个儿了，何起凤站立不稳，他急得反耸身一跃跃至熊倜三人的船上。

笑天叟轻轻伸手一拍他的笑腰穴，何起凤整个身子快活得要松散了，他忍不住颤抖着浑身肌肉，呵呵狂笑起来。

笑声越来越惨厉，塞外愚夫怜念这人刚才尚有一念善心，劝神眼

蛟放他们走，尚非不可救药的恶徒，遂另点了一处活穴，把他的笑穴缓开。神夺何起凤仅狂笑了一盏茶顷，身上已痛苦不堪。

同时神眼蛟袁宙，在云中青凤扳翻快蟹船时，他不能坐以待毙，以很快的身法，踊身跳入水中。

神眼蛟沉入水底之后，仍须隔一段时间冒出水上换口气，他刚一没水，云中青凤师徒立刻泅水同时向他扑过去。但是神眼蛟非常滑溜，他像一条鱼般在水中分波急窜，约莫窜出七八丈远，才脚分碧波，浮起身来。

却不料脑后命门穴上，已被纤细的手指点中，身体一麻，而这人手的指尖端，一缕寒气直袭周身脉络。

独目的神眼蛟，像死尸一般听敌人摆布了。

天阴教这只船上，八名水手均已了账，柳眉师徒先后跃上船来，她俩正为不曾捉住神眼蛟有些懊丧。

青魄仙子却已在波上，箭一般推波逐浪而来。

她一手提剑拨水，另一只手却拖着个黑衣大汉——神眼蛟袁宙，

熊倜心里更加钦佩器重这位青姊姊。

天阴教那只快蟹艇，灌满了水，悠悠下沉，没入湖心之中。而他们六人又聚合在艇上，划桨前进。

依秋雯道婆便要处死这两个被擒的天阴教爪牙，塞外愚夫忙说：“且慢！先问问他们荻洲上的情形，再作处置！只要他们有心向善，洗心革面，何必多事杀戮！再者擒贼擒王，被他们裹胁的人未尝不可设法感化呀！”

于是先替神眼蛟、何起凤活了颈部血脉，他俩都能张口说话了。而神眼蛟粗犷的脾气，泼口大骂不止。

那何起凤却垂首无语，暗暗吞声叹气。

何起凤原是关中有名侠客，却和生死判汤孝宏刎颈之交，经汤孝宏一番游说，误投入天阴教中，一旦身入教中，行动就不由自主了，稍有违背教中派遣，即遭受严惩，九天仙子又曾以美色为饵，许了他一件美丽幻梦！

天阴教白凤堂那些女孩子，作用就在此。何起凤心醉朱欢，缪天雯也佯为应允婚事，但是却口惠而实不至。



何起凤在朱欢解回太行之后，到处请托人情，朱欢才少受许多折磨，而他和朱欢，平日也还相处得不坏。

朱欢遇见尚未明之后，才舍了何起凤，专心云笼络尚未明的。何起凤年纪刚过三十，略不及尚未明英俊而已。

笑天叟和颜悦色，首先询问神眼蛟荻洲上面的情形，尚未明幽囚禁何处等等。神眼蛟强充硬汉，口里还是一派不干不净的混骂，笑天叟又转而询问何起凤时，何起凤却两行清泪夺眶而出，他叹气道：“天阴教规例极严，逼我说出来我也不免一死！”

笑天叟仰天而笑，用手抚摩他的肩臂，说：“何起凤，你也是江湖白道上一条汉子，昆仑双杰绝不会亏负朋友，把你再送回天阴教下！你放心实说，天下正派人士，正由武当派邀合，共除天阴教，只要你有心悔改，就是我们这一方的臂助呢。”

何起凤心意有些动摇了，他以哀恳的语气祈求着：“昆仑双杰，真个看得起在下，允许在下追随骥尾效力么？”

神眼蛟却瞪了他一眼，叱道：“何副坛主，本教待你不薄，你敢泄漏教中秘密，你……活得不耐烦了么？”

笑天叟气得食指一伸，点了神眼蛟的哑穴！这个穴道三个时辰内不予解开，终身就成了哑巴！笑天叟还是不忍立时处死。

如果立即处死，他们将会后悔无穷呢。

笑天叟制止神眼蛟发话，却更使何起凤心惊肉颤，他以为已被点死，他决心从新做人，突然叫嚷：“昆仑方前辈，千万不要把袁宙丢入湖中，他身上还带有宝贵的物件呢！”

熊倜等大为愕然，不测这只独眼蛟身畔藏有何物？

何起凤于是详述荻洲上面的情形，沙洲广约四十余亩，并没建有房屋，只有一排木棚囚牢，一两个喽啰看守着，囚禁着铁胆尚未明，和武当派下王锡九镖局里两位镖头，这两位镖头被他们投以软骨酥筋散，废去武功。

这两个镖头不耐痛苦，在他们利诱威迫之下，竟甘心效忠天阴教，所以经焦异行夫妇特准收留，交下来两份解药，恢复他们的武功，而神眼蛟和何起凤正是奉命来此，提回这两个镖头，分派去扁山效力的。

何起凤说：“解药就藏在神眼蛟怀里，诸位侠士救了铁胆尚未明，

正需要这种解药救治，否则尚当家的就难以复原了！”

他最后这几句话，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青魄仙子、昆仑双杰，在洞庭逗留多日，始终还弄不到手呢！

除了尚未明，还有粉蝶东方瑛，也受软骨酥筋散之害，正陷于痛苦的深渊之中，岂料会绝处逢生，可以获得了解药？熊倜的心里，也顿时开朗了许多，最欢欣鼓舞的还是云中青凤柳眉。

尚未明如果医治不过来，纵然救出那仍是伤透她的芳心了！

云中青凤喜上眉梢，忙问何起凤：“何侠士懂得解药的用法么？”

何起凤点点头说：“很简单，再加两样新鲜药引服下去就成，焦异行分派时，我也在侧，不过——”

柳眉又急急问他：“不过什么？”

何起凤皱皱眉说：“药引子很特别，一时却还不易找吧！一味是金色鲜鲤，另一味是岳麓山特产的墨菌。刚才原放在那只船上，可惜连船一齐沉没了！”

金鲤，洞庭湖偶有发现，而墨菌则必须自岳麓山采取。

这两味药引，都是协助发挥药性之物，纵然不容易寻找，总算有了可靠的办法，但是熊倜却有些为难。

目前受天阴教秘药之害的，已有尚未明东方瑛朱欢和这两位镖头五人，究应该先救谁，不能把另外三个人，弃之不顾呀！而笑天叟却很快的自神眼蛟身上，搜出一个油绸包儿，里面用白缎特装的两个荷包，包着解药，封织甚为精巧，大家都围过去，看了一番，由熊倜珍重藏好。

云中青凤恨透了天阴教的爪牙，她猛然一脚，把神眼蛟踢得滚翻船外，载沉载浮，与洞庭湖中水族为伍去了！

秋雯师太，于心不忍，微微摇头叹息！

这是他们第一次铲除的天阴教徒！

何起凤吓得有些发抖，笑天叟却伸手拍开他已封闭的穴道，说：“我们欢迎你共同敌御天阴教人，朋友前途无量，好自为之吧！”他伸手和何起凤颤抖的手握在一起。何起凤还有些赧愧，但大家都一致称许他了。

于是他才认识，熊倜和秋雯师太、青魄仙子诸人。

另外一个重要的秘密，由他口中说出，就是天山三龙暗投天阴教，明里参加武当结盟，做着很秘密的间谍工作。

昆仑双杰等大为愕然，熊倜则在武当山时，早已窥察出些儿蹊跷，仅仅由何起凤加了一层有力证实而已。

船抵荻洲，在何起凤响导之下，很容易的找见了囚禁尚未明等的木棚。

那是在沙滩中低洼之处，只有三尺多高，聊蔽风雨，下面是泥泞不堪的深坑，尚未明就被囚禁在这矮棚之内。

由何起凤熊倜等俯身进去把三个囚犯背出棚外。

尚未明已奄奄一息，昏迷不省，看去憔悴枯瘦，不成人形，使云中青凤一见之下，惊骇得一声尖叫，眼圈儿红了——

谁又认识以前这位英俊不凡的少年，当年两河总瓢把子，竟成了这副惨相？他没有死在天阴教魔掌之下，已算万幸了！

云中青凤和尚未明终未有什么关系，她不能表示出过份亲密，她却搀掇着老道姑——她师傅，一同上前看视。

那两位镖头，则颇受天阴教人优待，依然行动步履自若。他们内心怀着隐愧，腆颜向昆仑双杰诸人致谢。

熊倜为尚未明揉按穴道，使他气血活动些。

尚未明依然昏迷未醒，他周身伤痕累累，他在重伤之后，又遭受天阴教人的酷刑，灌下去软骨酥筋散，更无法支持，但是他始终不屈不挠，许多处皮肉都脱落露骨，天阴教人认为他不死也成废物了！

熊倜和昆仑双杰同施内功急治，尚未明仅能微微睁目，他明白他已遇救，而却无力说出一个谢字，仅只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当他无神的目光触及云中青凤时，他喉咙里微微咳响，他嘴角笑意更浓了！

但是他又一阵痛楚袭入头脑，他重复不支而昏去！

泪珠从柳眉的眼角挂下来了！她真怕这位心上人，会就此撒手而去，含笑瞑目！她比熊倜还更焦虑。

对于这么一个垂死的朋友，昆仑双杰虽携有些伤药，一时也无从救治，确实尚未明已至死亡边缘了！

看守木棚的两个天阴教三流角色，被他们点了活穴，没有加以诛戮，这是他们存心宽厚之处，没有杀这些无名小卒的必要。熊倜等略作计议，以从速离开荻州，先到岳阳城替尚未明医伤为要。

加上救出来的三人，十个人驾了一叶扁舟，冲波激浪而去。他们避开天阴教人防泛之区，绕了个大圈子。

次晨，安抵岳阳。

在城内云梦客栈投歇，昆仑双杰以多年的经验，先行配药医治外伤，另请了一位当地高明的大夫，开药内服，益气调元，设法滋补虚亏，再由熊倜等以内功辅助治疗，尚未明方渐有起色。

几个月来的折磨，伤毒内淤，非短期所能痊愈。

云中青凤师徒则亲赴岳麓山寻找墨菌。

何起凤不敢抛头露面，终日藏于室中，服事尚未明。

两位镖客，则打发他们回鄂城镖局。解药只有两份，经昆仑双杰作了决定，以医治尚未明为第一，其次青魄仙子力主把那一份给粉蝶东方瑛，因为她喜欢蝶妹妹。熊倜终觉有些歉然。

因为那两位镖客，和武当待救的朱欢，不将遗恨终身了么？但是凡事有个亲疏远近，又岂能舍己救人？

青魄仙子则一力自任，她还要再探君山，直至把解药取获到手为止，她这种坚定不移伟大的精神，使熊倜和昆仑双杰非常感动。塞外愚夫也自告奋勇，和她结伴同行，于是他俩又飘然离去。

熊倜守护着尚未明，还要防范天阴教人偷袭，笑天叟也责无旁贷，他俩轮换着替尚未明施功救治。

尚未明清醒之后，略微能进饮食，自不用说他对于熊倜诸人铭感于心，熊倜把云中青凤往返太行，出生入死，历经艰危的情形，详细告诉了他，尚未明被柳眉这一份儿情意，感动得流泪不止，但是那位也热爱着他的朱欢呢？

尚未明觉得有些对不起朱欢，因为云中青凤是他心房深处潜伏着的最大热流，融入了他的生命，以及周身之内，他和她早已结为一体，不容再有任何东西渗入，他并不是感情的转变，而确是感情的正当归



宿。

熊倜也勾起了他对夏芸的怀念，而东方瑛也占有了一小部分地位，单纯的相思——愁思尚可忍受，加着许多不可解的死结，熊倜的心理状态，确实难以形容了——这是两个女孩子对于他付出情感的代价！

沉默冷静而内向的性格，他将更趋于冷静，他不懂用什么酗酒之类，来减轻自己精神上的负担。

若换了一种个性的人，他将乐天地随遇而安了。

十二月初，云中青凤师徒悄然归来，她们行踪是非常隐密的，终于找到了不少的墨菌，而金鲤熊倜早已收购存着备用了。

柳眉和尚未明两人间的轻怜密爱，娓娓情话，熊倜局外人，却也分享了一份儿的快慰，尚未明解药服过，渐渐身体也复原了！于是第二件要事，就是返回武当，送药救治粉蝶，他们又重新商决行止。

塞外愚夫和青魄仙子也参与了这次商谈。

因尚未明体力未复，暂由笑天叟云中青凤师徒以及神夺何起凤护送返回武当，并医治东方瑛内伤。

青魄仙子独留洞庭，侦查天阴教人的击动，并寻取那种解药，她功力绝高，出没无常，又有绝佳水底功夫，担任此一角，颇为适宜。

熊倜偕塞外愚夫，西上甜甜谷，会合散花仙子夫妇，明春同践峨嵋之约！

## 第四十一回 三龙投毒，尊者受愚；双剑合璧，侠士轻生

感情啗噬着熊倜的心房，他不肯再返武当，他像做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夏芸的情影，永远盘旋在他的脑中！

塞外愚夫老于世故，他看透了这少年陷入了郁闷枯寂，而痛苦的境界里，但是他无法拯救这少年！

人的性格，和内在的支配因素，愈结愈牢，不是用寻常几句慰藉的话所能奏效，也就是说，必须对症下药，不关痛痒的慰藉，反而更增加了当事者的感慨怅惘！他从这少年的目光里，已竟窥出他心理上的复杂变化，而更趋向于忧郁！

沿途许多名胜，大好的山青水秀丽景，塞外愚夫邀他欣赏，反而更增加了他的感慨怅惘！正如杜甫诗中所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良辰美景，反而倍增情愁，塞外愚夫对于熊倜固然还不算十分明了，但是他已替这少年非常悬心了。

塞外愚夫只有以事业前途，与本身侠义责任，敦勉这位少年，而熊倜态度确实有些失常，他狂笑一阵，说：“峨嵋一行，收回倚天剑，我的责任就完了！”

塞外愚夫正色说：“熊老弟，你忘记银杖婆婆的话么？飘然前辈，

毒心神魔又怎样嘱咐你的？天阴教大害未除，你能置身事外么？”

熊倜摇头叹息，继之以一声苦笑！

他双目注向滚滚东流的江水，似乎他已沿江而下，置身秣陵城内秦淮河畔，眼前一片青冢，若馨临死前那种凄怨欲绝的神态，又映现眼帘，他突然垂下头去，凝思，又凝思，他应该相随若馨于地下！

接着又来了第二幕——他转首痴痴的望着北天苍空，另一个幻像发生了一一夏芸在太行风云馆楼上，最后互相温存的情形，夏芸又伏在宝马神鞭怀中哀泣着，她的银鞭晃闪卷舞，他竟不肯引颈受戮，他太自私了！他逃避了应得的报偿！这一幕久久在他脑中轮番隐现着，他情感麻木了！

熊倜这种不时恍惚出神的异态，惊骇了塞外愚夫！

在荆州府附近和笑天叟尚未明诸人分手之后，他俩驰向荆山甜甜谷，那次熊倜和尚未明是夜间入山，迷失方向，只略略记得些影子，这时宛如追寻一场梦痕，碧峰深涧，到处都像是曾经踏过，而又都不像是原来位置！

塞外愚夫信赖着他，以为他应算老马识途了，而熊倜却连自己也

迷迷糊糊，他的心里正在恍惚神往。

他又因甜甜谷散花仙子，即将会晤，而触想起了夏芸。

苍苍翠微，横岭侧峰，他俩东奔一气，越过几重峰岭，又西奔一气，依然是层峦叠嶂，熊倜凝立而思。

深山之中既无显明的路径，熊倜极力在搜寻他的回忆了。塞外愚夫也以锐利的目光，向四周搜索着。

他们来回奔驰，许多双峰夹峙的谷口，都看过了，熊倜找寻那块石碑，碑上刻着：“入谷者杀”四字，但是他无法找见那块石碑，玉面神剑常漫天早已在熊倜尚未明入谷之后，把它废去，他觉得那种禁例无存在之必要了。

他俩停步伫立在一处双峰夹峙的谷口，云山横亘，这条谷深幽险峻，有些像了，但是还未敢轻入，一旦找错了地段，再退回来，就很费一段时间！冬末衰草披靡，淡云封锁了峰腰，回环如带。

突然谷中传来一阵马蹄达达之声，他俩立刻精神为之一振，熊倜眼前一亮，常漫天和田敏敏已双双跨马驰来。

他们四人骤然相遇，互相惊喜。

倚马而谈，班荆道故，熊倜遇见好友，精神为之一度开朗，散花仙子力邀他们回谷中款待，稍作勾留。

熊倜的经历，沧桑变易，他以无限感慨，挑灯细述。田敏敏叹息着夏芸的遭遇，她同情夏芸，但也欣慰粉蝶能由熊倜亲手救出太行，她不测熊弟弟现在究竟是什么心事，由夏芸而移情东方瑛么？

熊倜心情的恍惚，表露在面上的，使散花仙子为之非常焦虑，她柔声软语，劝他应该珍重别人所付出的情感。她却不能代熊倜有所抉择。而散花仙子最关心的是夏芸，她认为宝马神鞭，死不足惜！

夏芸终会向正义求得谅解，散花仙子几乎要亲自去找夏芸，她向熊倜担保，她终能把夏芸的心挽回来！

残冬岁暮，散花仙子夫妇遂准备款留他们，渡过这微雪阴霾的除夕和元旦，熊倜伤感的心情，反而有增无已。

他不愿散花仙子插入他和夏芸之间的恩怨！

新春随着时序降临，家家爆竹，户户屠苏，而川鄂道上，正冒着

朔风，急驰着四匹骏马，马上三男一女。

乘舟进入三峡之后，他们又以骏马代步。

沿江而上，他们来至嘉定府。

到处一片升平景象，天阴教的势力，尚未蔓延入川，他们丝毫不加防范，欣赏着四川境内的风物名胜。

过了眉县，他们已接近终点，巍峨崇峻的三峨，遥遥在望，峨嵋号称天下秀，也是佛教三大圣地之一。

马行至山脚的伏虎寺为止。

他们在寺中投歇下来，寄存了马匹，向知客和尚探问去断云崖的路径，奇怪当地僧人竟不知断云崖所在。

至于残云尊者和流云师太的大名，山下僧人也竟不大熟悉，他们说：“似乎有这么两位僧尼，但是很少遇见过。”

峨嵋一派，在武林声势不小，而在当地，反而不为人知，可见他们是如何善于韬光养晦了。

他们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既来峨嵋，只有入山一探了。他们还期待着峨嵋派人，自动出山来迎迓他们。

正月里上香的游客是非常稀少，他们头一天歇在中峨的宝光寺，又向这山寺僧侣，打听断云崖所在。

所得的结果，仍然是杳无下落！

一夜朔风吹拂，彤云密布，飘下一天大雪！

雪封山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知客和尚兜揽生意，劝他们待雪消之后，再朝金顶。极殷勤的以山上的药酒异味相飧，知客和尚，颇为健谈，细细述说山上的佛光神灯所有的灵迹，使人听来娓娓忘倦。

他们在斋堂中，享受着山中佳肴，和寺僧特为香客准备的荤味，暮色朦胧中，突然自山门涌进来三位人物。

一色儿黑衣劲装，前行的是位苍须老人，而后面却是两个年青汉子，这三人的出现，使熊倜等大为震惊。



在峨嵋山中会碰上了天山三龙父子？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天山三龙还伪装着正派人士，武当加盟者的身份，他父子不远数千里跋涉至此，其目的又何在？塞外愚夫忙嘱咐熊倜不可露出痕迹，最好仍保持着同盟友谊，反可从他们身上，刺探出来些消息，窥察他们的动向。

于是他们四人不动声色，仍然低头饮着酒。

天山三龙，被迎入款待香客的净室之中，老龙钟问天，选定了房间，大声急问知客：“知客师傅，老夫留下的话，老夫几位下江朋友已否到此？你只记着和我们衣服式样相同的人就好好招待吧！记着还有一位黄衣的仇老先生呢！”

熊倜和塞外愚夫等又神情一震，天阴教人大规模齐集峨嵋，他们一定有什么毒辣的计划，难道也是为倚天剑而来？峨嵋派人应该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了！峨嵋派门徒也不少，何以如此粗心大意，竟没有一人出现？

他们把光明洞夺剑之约忘掉不成？

天山三龙，趾高气扬，而他们面上都露着无限自满与得意之色，好像已把武林各派完全征服一样。

知客和尚足恭的回答他们：“下江口音的客人，只有昨天来的四位，又与老施主所示的服色不同，小僧不敢确定是否你老的朋友！”

和尚一指斋堂说：“他们正在用斋呢。”

天山三龙哦了一声，他们急急相率而出，一直往斋堂踱来，他们像急于明了这四位远来的生客！

当这七位武林名手觐面之下，那神情是异常紧张的。

苍龙钟天宇和墨龙钟天仇都手问剑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龙钟问天却向两个儿子递了个眼色，抱拳呵呵一笑说：“尧大侠，点苍双侠，还有熊小侠，不期而遇，幸会幸会！四位新春岁首，竟远道有闲来游峨嵋么？”

他装着同盟友人身份，塞外愚夫也正想从他口中，刺探些秘密，遂很客气的答礼，散花仙子则一直闭着嘴，不屑为礼，玉面神剑也徐徐起立，点首为礼。

熊倜随着他俩起立，微一抱拳说：“名山幸会三龙，往日的梁子，到不妨在这名山胜境，作个了断！”

老龙呵呵奸笑着又向二子连使眼色，说道：“老夫既已加盟武当，公仇重于私怨，我们先把以往的过节收起，将来随时都可以解决一下！老夫不能让同道骂我不识事体，破坏今春清明节的义举！我想四位此来一定是约峨嵋一派高手东下共襄大举吧！”

塞外愚夫拦住熊倜，陪笑说：“正是如此！在武当玉真下院，我们和峨嵋流云师太，还发生过一件小小不愉快的事件，其实不过为了一口剑！来此顺便一游，却不料竟问不出断云崖所在，那只有废然而返，无法一登断云崖了！”

钟问天听了塞外愚夫这种轻松而不着边际的话，他眼光灼灼，似想从塞外愚夫态度上判断什么蹊跷，但是他也为“一口剑”那三个字而神气一变，他笑声震彻了整个斋堂，他面上仍然不露一丝怒意，又笑说：“那很好！老夫父子就刚从断云崖回来，颇蒙行云大师款待，四位如不识路径，老夫可以奉告。熊小侠如不记以往的嫌隙，老夫今夜具点薄酒野味，痛饮一宵，老夫倒很愿结交武林中后起之秀呢！”

又向塞外愚夫拱拱手说：“今夜禅堂洁樽候教，不知昆仑尧大侠可肯赏光？”

天山老龙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使熊倜等大为愕然，真不知这老

家伙存着什么心？钟问天已吩咐天仇天宇，把自山顶打来的野味，交付和尚们烹调烧烤，并向和尚订购两大坛松露酒。

细心的熊倜，散花仙子，和老练的塞外愚夫都猛然想起天阴教人，制有不少各种性能的秘药，像软骨酥筋散之类，难道他父子想施展这种下三流伎俩，暗算他们？塞外愚夫则客客气气满口答应下来。

他又追问断云崖的位置路径，天山老龙笑说：“今晚煮酒论英雄，慢慢谈吧！”

他和天仇天宇等满面春风的先行告退。

禅堂分外宽大，厚厚的棉布帘隔绝了寒气，室内正熊熊燃烧着一大盆杠炭(四川的木炭)，暖洋洋的春意盎然。

墨龙钟天仇正把酒坛子偎在火盆之旁，去了泥封，他以极快的手法，取出大包药粉，倾入酒中，立刻冒起一层浓泡，他又掺入另一种药粉，使先前这药的怪味几乎消失掉，他舀了点尝尝，酒香依旧，馥馥扑鼻。

他得意地裂嘴微笑。

又很快的回身四面张望，却听得屋上薄瓦格登一响，接着竟是一声猫叫，和极轻的一叠瓦响。

他投下去的不是软骨酥筋散，也非蒙汗迷药，另外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他将置熊倜等于万劫不复之境的！

苍龙钟天宇招呼着和尚们，把烹制好的鹿脯、山雉、野兔等，水陆杂陈，一味味端进禅堂之内。

老龙钟问天缓步而入，他和他邀来的知客和尚打招呼，说：“那边尧大侠熊小侠们在屋里吧！烦大和尚请一请，就说老夫钟问天，已在这儿煮酒相待了！”

知客和尚唯唯应是，正待向门外走去，突然门帘揭处，涌现了一位年近五十的苍白发髻丑怪狰狞的老妇。

她一身雪白色的衣裳，肩头缠绕着一条白绫软巾，金丝熠熠生光，她还簪满了一头花朵！真是老怪物！

知客正惊异这位生客，闷声不响的走入庙内，天山老龙忙说：“大和尚，这位勿恶夫人，也是老夫的朋友，请勿见怪！”他忙迎过去，附耳向那丑老妇不知叽咕些什么，丑老妇却尖声笑道：“钟老龙，何

必费这么多的手脚？仇堂主他们——”

天山老龙慌忙使眼色制止她说下去，并说：“那我先随夫人去一趟，回来再收拾这些恶煞——断云崖那面的事，老夫已经办得妥妥帖帖，不出三天——”

他又俯在老丑妇肩头咬耳朵，声音非常微细。

知客和尚自然奇怪他们的举动，有些不伦不类了。

禅堂屋顶，突然划破夜空，一叠冷酷的笑声荡震开来。立刻使天山老龙和丑老妇勿恶夫人大为震惊！

丑老妇忍不住一声尖啸，声如鸱枭夜啼恶鬼悲嚎，凄惨惨的摄人心魄，她立即晃身飞出禅堂，老龙也倏然随之而出。

接着外面一片喝叱之声，渐喝渐远。

苍龙钟天宇正在准备两把锡壶，旋满了酒，知客和尚猜不透这些人是什么门路？但是绝非善类！

他还来不及去请那边净室里的四位远客，熊倜塞外愚夫等，他迟

疑着等候这位钟老头回来以后，有何吩咐。

棉布帘一掀，熊倜和塞外愚夫双双缓步而入。

塞外愚夫呵呵笑道：“主人把酒配好了吧！今日不醉无归，我尧霍来领情了，怎么不见令尊大人？长宵围烬，旨酒佳肴，不妨先痛饮三杯！”苍龙和墨龙，狡诈异常，怎能听不出塞外愚夫话中带刺，他俩都神色一变。

知客和尚不明内幕，他起来张罗着，让这两位客人就坐，墨龙钟天仇还想装傻，立刻斟了一大杯酒，递与熊倜说：“熊小侠，有种的请干一杯，我再奉陪你几手高招，咱们把以前的过节，作为一笔购销！”

熊倜他们饭后回净室，相商应付天山三龙之策，散花仙子则招呼熊倜，同借上乘轻功，跃上禅堂屋顶，把天山三龙施展的手脚，窥看清楚，散花仙子装成两声猫叫，他们就跃回那边净院墙头。

他们临去时，却发现了两条黑影，自庙外电射而入。

前面是个白衣老妇，后面是个面覆青纱的青衣女人。

熊倜认识这两者，前面正是扁山螺狮坳的勿恶夫人，后面则可以

想象而知是他的青魄姊姊。

青衣女人远远向他打了个手势，意思是不许他声张，她更显示着有什么重要的事，亟待办理，她无暇来和他晤谈。熊倜遂和散花仙子，匆匆返室，知会塞外愚夫和常漫天。关于青魄仙子，玉面神剑夫妇也非常景慕。

他们立即向正殿禅堂这面走来，玉面神剑主张把天山三龙一齐制伏，逼问他们的恶毒计划，但是恰逢勿恶夫人和天山老龙，发觉屋上笑声，追出庙外，散花仙子夫妇自愿去协助青魄仙子，侦查天阴教人的举动。

熊倜嘱咐他夫妇千万注意勿恶夫人的恶毒迷魂砂等，约定仍在净室里互相等候，以决定下一个行动步骤。

他们都明了峨嵋山顶，出现天阴教人踪迹，必有巨大的阴谋，而那柄倚天剑又是峨嵋派人自天阴教手中盗去，倘若让他们得手，平添无穷的麻烦。可是他们又岂知天阴教人的野心勃勃，还不止为了这口剑呢！

所以塞外愚夫和熊倜坦然来赴这类似鸿门宴的约会。



墨龙钟天仇斟过酒来，熊倜怒不可遏，以疾如闪电的手法，五指突伸，扣住了钟天仇的脉门手腕穴道。

钟天仇猛然一惊，想挣脱手腕，熊倜已朗声喝道：“天山三龙，投身天阴教下，还鬼鬼祟祟自充正派人士，为虎作伥，来武当卧底，暗中算计各正派豪杰，真是无耻之尤！我熊倜绝不暗算你！你亮兵刃动手吧！”

熊倜把五指一松，顺手一送，加上了八成内力，把钟天仇送得踉踉跄跄倒跌回去！

恰好他哥哥苍龙抽剑奋身而前，再没有这么巧，墨龙的背部竟向钟天宇剑尖倒下，苍龙吓得尖叫一声，慌忙收剑已来不及了，哧的一声，他的利剑已穿入弟弟的腰部，他虽然撤去剑上力道，却因墨龙跌回去的势子过猛，依然刺入七八寸深，墨龙惨叫如牛，脸上一阵抽搐，倒下去了！

苍龙心痛手足误伤在自己的剑下，轻轻把剑抽出，鲜血依然涌起一条血柱！剑上完全是他弟弟的血迹！

熊倜不禁为之一怔，他很抱歉的说：“在下误伤令弟，实出无心，而阁下也应负失手疏神之咎呀！你如找在下报复，就请动手吧！”

钟天宇咬牙切齿骂道：“我父子念及同盟之谊，设筵招待，谁知你这小子狼心狗肺，暗算我弟弟！你还想逃出钟某手下么？看剑！”

钟天宇志切为弟弟报仇，他顾不得为墨龙急救，展开了飞龙七式，刷刷刷直攻了三剑，顿时禅堂内寒风肃肃。

知客和尚见出了人命，两方面又火拼起来，他吓得面无人色，东抢西跌的躲避不迭，哆嗦着乱嚷：“救命！”

塞外愚夫却认为天山三龙父子，穷凶极恶，笑里藏刀，罪无可恕，耸身过去，骈指又一点钟天仇太阳穴。

把这个狂妄作恶的少年，点了死穴。

钟天宇连攻三剑，熊倜只以潜形遁影轻功闪避，并未拔剑还招，苍龙看见塞外愚夫骤下毒手，更是愤不欲生。

他舍了熊倜，向塞外愚夫挥剑猛劈。

庙里的种尚，听见救命的呼声，涌来了一大堆光头，塞外愚夫以一双肉掌，封拿苍龙的长剑，还略占优势。

熊倜见闹成这种场面，是非曲直，在这些和尚眼中，显然他们是坏人了！遂向塞外愚夫招呼说：“尧老前辈，我们去接应常大哥们吧！不必伤及钟天宇，刚才是他误伤了他的弟弟，别让和尚们发生误会！”

塞外愚夫以极巧妙的手法，倏指一弹苍龙手中剑面，当啷一声，长剑震飞出去，撞上了墙壁，又跌落地上。

苍龙不自量力，他疯犬一般，抡拳猛攻，塞外愚夫喝声：“去吧！”他一掌拍出，苍龙虽然挥掌硬碰，毕竟内力相差太远，砰的被震退一丈多远，他胸前气血翻逆，身子抵住了木隔扇，颓然坐在地上了！

外面的和尚们一齐口宣佛号，吵得乱哄哄的，有人说：“这位施主，打出了人命，可怎么办？”另一个惶急的声音说：“老施主你不能走，陪人家打场官司吧！”

塞外愚夫挽了熊倜的手，掀帘而出，他俩飘身跃上屋檐，向庙外飞纵而去。下面有人叫嚷：“别让凶手跑掉，他们都是飞贼——”

熊倜和塞外愚夫飞出山门，突然迎面林中纵出两条身影，并肩而至，正是玉面神剑夫妇。常漫天匆匆说：“尧大侠来得正好，我已探明他们的毒计，正要通知你两位，连夜赶往断云崖——事机已迫——”

迟则峨嵋一派从此烟消云散了！”这几句话，使熊倜和塞外愚夫惊惶莫名，不知究有多么严重的事态？

熊倜急急问说：“青魄仙子呢？”

散花仙子笑道：“天阴教人满山狂追，也没追上她的影子！青魄女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

塞外愚夫也急询究竟。常漫天说：“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我们边走边谈吧！”

原来他夫妇随在天山老龙身后，他们没追上青魄仙子，就进入附近崖侧一座佛光寺里，天阴教来了黄衫客仇不可和黑煞魔掌尚文斌勿恶夫人三位高手，他们互相计议着对付熊倜等的手段。

天山三龙以加盟友人的身份，拜访峨嵋派的残云尊者，适值残云尊者外出，由流云师太，行云头陀两位尊辈接待，天山老龙鼓起如簧之舌，挑拨峨嵋派与熊倜及昆仑双杰间剑的争执。

天山老龙奉有特殊使命，乘机偷偷在峨嵋派法雨禅院香积厨中水缸里投下秘药，据说叫做“夺命散”，效力非常毒辣，究是何种毒性，他们没有谈及。不过所有峨嵋派两世的名手男女一十四位，都已束手

待戮了！

天山老龙做好手脚，他就率领苍龙墨龙告辞下山，回转中峨宝光寺，恰好与熊倜等相遇，天山老龙自忖在他们四位跟前，讨不着便宜，遂伪装友好，邀他们饮酒，仍用夺命散来收拾熊倜等，那就把天下有数的几位高手，一网打尽了！

仇不可等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乘峨嵋派人毒性发作后，连夜前往断云崖法雨寺取回倚天剑，同时夺命散乃苍虚上人手制，隔了多年，未知效力如何，又恐熊倜等不肯上钩，也去争夺倚天剑，他们遂采先发制人之策。

散花仙子匆匆窃听到的，只是他们急于星夜前往断云崖，和投过秘药夺命散，以及争取倚天剑寥寥数语而已，但已约略知道他们的计划了！至于断云崖，天山老龙提过在金顶侧面深峪云海之中，不难找见。

他们四人遂连夜往上峨峨嵋金顶驰去。

熊倜和塞外愚夫点死墨龙钟天仇，又重创苍龙钟天宇，宝光寺一般世俗和尚不明内幕，自然误会他们是凶手了。四人一路急脚疾驰，多半讨论夺命散秘药和青魄仙子身世师门渊源等，也仅仅是推测之词！

得不到确切答案。

险峻崇高的峨嵋山，夜间行来确很吃力，不过他们轻功绝高，较常人要快上一两倍。愈行愈高，接近金顶下面，山尖上积雪如银，四周削峰壁立万仞，群峰之间云海汪洋，只有日出前后，云收雾敛，山容略为清晰。

熊倜等于昧爽时分，攀上金顶，浓厚的晓雾，他们飞跃巉岩削壁之上，初自山外涌升的日轮，旭光竟无法消融那层浓雾，他们无心赏玩奇丽的风景，而浓雾也正遮绝了他们的视野。

他们身临峭壁之下，攀藤拊石，立足处正当万仞削崖的边缘，正不知从何处找寻下去的路径，身旁却有个高大的白影子晃了一下，那白影子竟直穿云层雾影，向深壑中扶摇而下！而且还响起一片笑声，苍老的怪声说：“哈哈！下面就是断云崖呀！”

笑声和话音，在熊倜耳中十分熟悉，不禁使他想起了毒心神魔，老人在郑州曾允诺他来峨嵋照料他！

散花仙子等却如临大敌，留神警戒起来。

熊倜虽不敢确定就是侯生，但是这人似乎专为指示他们方向而言

的，塞外愚夫略为迟疑了一下，熊倜却欣然一跃而下，他想招呼一声，如果是毒心神魔，那更使他非常兴奋，熊倜目前来到峨嵋，他正努力做着取剑的大事，他恍惚的心情，反而暂时集中在这件事上。

他的心情异常激动，好友尚未明已被他亲手救出，双剑都回到身边，那他还有什么事留待他去完成呢！

若是他人生旅程尚未结束，就应该只剩下最后一着——自刎以谢爱他而又恨他的夏芸了！沉郁而冷静的性格，使他把他的决定，隐藏自密，任何好友如玉面神剑、尚未明、新识的青魄姊姊，都无法测知他自己安排的结局！

再见上毒心神魔一面，而正好把倚天剑如命交还，这是他乐于完成的任务，他乐观地充满了自信之心。

一个人的心理，倘若走向枯木死灰万念俱寂的路子上，他往往会类似精神分裂性的患者，实际这也就是人类精神分裂的边缘，熊倜把若兰义姊安置在飞灵堡，他漫游江南之际，已经走近这危险的讯号！

若馨控制了他的灵魂，反而邂逅夏芸，夏芸重新鼓舞了他的生机，现在又该让夏芸主宰着他的灵魂了！

他仍然很理智的去完成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收回倚天剑，毒心神魔似乎就在他身边，无疑的这算是一种鼓舞他的力量。所以他在瞥睹白影听见笑声时，他立即兴奋起来！熊倜一向就是沉郁而冷静，散花仙子夫妇以故毫无异感！

四人鱼贯向着峭壁，穿越云层，雀跃而下，这自然是一幕惊险的场面，稍一不慎，就会坠落不测的幽壑之中！

穿过云层之后，奇丽的境界豁然呈现！

云海铺砌的巨大空间里，依然是削峰林立，碧崖环拱，不过各个峰崖之间，幽峪深峡，深不可测。

这是一个寻常人不能到的境界。

而前面碧翠交错，竟是一座极广的平顶断崖，三面环以幽窈不测的深峡幽谷，与这面高峰之间，也天然隔绝。

隔着一段百余丈的绝壑！

碧树蒙笼，再加上一层轻纱似的薄雾，断崖上面的情形，很难望得清晰，他们仔细地寻觅着路径。



终于发现了有一条凸出的小岭，岭脊狭仅丈余，蜿蜒向北，似乎可以接近断崖的侧背，当然很可能那儿就是断云崖。

以他四人的轻功，走起来捷若猿猱，轻如飞鸟，是不难飞越过去的，他们仍然付出很大的力气，方始抵达断崖之上。远望颇为平坦，实则仍有若干丘壑，乱石堆叠，密树交覆，异鸟仙猿，啼啸出没。

他们跃上以后，仍然怀疑是否找到了断云崖？

但是绕过一带石丘之后，密篁中显出一道石级小径，而小径的终点，法雨禅院的正门已赫然在望！

这座夔绝尘嚣的禅林，处境之幽雅，确算得世外仙源呢。松涛竹浪，使人有飘飘遗世出尘之想。

从粉垩的围墙，可以望见墙内也是花木森罗，静悄悄的不闻人声，院门虽是虚掩着，他们仍遵守礼节，伫立轻叩门环，以俟峨嵋派人的迎迓！他们不想采用激斗豪夺的方式，而是想晓以武林道义，不能贸然作意气之争的。

良久而又良久，竟无人应门！

峨嵋乃五大正派之一，这儿又是他们高手们隐遁聚集之所，何以竟对于来客不加理会？难道久久与世隔绝，竟不屑招待来人？

他们又叩击铜环，熊倜用内力发出朗澈的音调：“小子熊倜，特来断云崖拜谒峨嵋一派高手前辈！”

沉重的脚步声，夹着一声凄楚苍凉的叹息，门内似有人走近！于是大门呀然而开，应门的却是一位身被衲衣，目光炯炯的瘦削缙流，他眉峰愁锁，面呈戚容，怀着重重的心事，目光向他们四位射来！

塞外愚夫认得此人就是峨嵋掌门残云尊者。

残云尊者瞪视了他们一眼，怒目喝问：“谁是熊倜！”

熊倜以彬彬有礼的态度，躬身应诺！

残云尊者骤然右臂一伸，发出了他排山倒海一般的内力，猛向熊倜当胸穴道拍下，手法之神速，令人眼花缭乱，而这一掌带出来的力道，激震得气流暴旋，发出尖锐的肃肃啸音，他同时以哀痛愤怒的腔口喝叱：“熊倜，你心术竟如此恶毒，毒害本派两世十四位同门，抢走了倚天剑，还不放过老衲这仅存的老年人么？”

残云尊者的举动，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一见面就痛下辣手，熊倜几乎无法躲避，他当门而立，首当其冲，固然因为这口倚天剑，引起些儿误会，然而却不料残云尊者，竟不顾武林规矩，一见面就以全力狙击！

残云尊者喝叱的话，更使他们非常惊异，峨嵋派人受了天阴教人暗害，却把责任一齐加诸熊倜头上，显然误会太深了！熊倜仓卒间想运内功迎阻，其势万来不及，而这一掌之力，熊倜着上了，不死也该重伤！

突然檐头呼啸之声下遏，一股巨大带有凛冽气息的寒风，自上而下，迎接住残云尊者的掌风，砰然一声震响，把残云尊者一掌之威反震回去，熊倜仅仅本能地向后缩退了两步，一条青影已自空而降。

面覆青纱的青魄仙子已飘然堕地，她冷冰冰喝道：“残云大师！你一门人受天阴教秘药之害，濒临绝境，你轻信人言，开门揖盗，反而认贼作父，把仇不可勿恶夫人一干恶魔款为上宾，真是老悖昏愤到了极点！倚天剑早为他们觊觎之物，我不暂时取去，凭你只手双拳，还能保得住么？快快觉悟，解药就在黑煞魔掌尚文斌手中，还不从他手中夺下解药，你峨嵋一派人，休想活命了！”

众人再一看，青魄仙子背上果然系着两口古剑，一柄是她自己的青魄剑，另一柄塞外愚夫认得正是昆仑旧物！

塞外愚夫和熊倜，急促中先向青魄仙子作礼招呼，而不及向散花仙子夫妇介绍！他们正处于极端紧张的局面之下。

残云尊者一掌未劈中熊倜，反感觉一股砭人肌骨的冷气，直逼身畔，而眼前落下来个四肢僵硬的青衣女子，他惊问：“你是什么人？”

青魄仙子冷酷的腔调，死板板的说：“我么？自号青魄仙子！倚天剑原是熊弟弟受自毒心神魔，真正的原主，还是昆仑铁剑先生！这口剑应归何人，大家慢慢磋商！应该先救贵派诸同门为要！黄衫客仇不可借此要挟，让你一派人集体投降天阴教，不是他们投下的毒药，他们又怎能有这种解药，送上门来？”

残云尊者被她说得有些迷惑，他迟疑而俯首深思了。

原来残云尊者昨夜归来，发现法雨禅院，他一门的师弟师侄弟子等，都卧床不起，发作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四肢酸软，寒热交加，而又不是痢疾伤寒，全身的筋络，抽缩痉挛，抽风一般抽缩成一堆儿，痛苦不堪言状。

天光甫亮，他投下许多药物毫不见效，而天阴教的仇不可勿恶夫和尚文斌三人，踵门求见！

他们诬陷熊倜暗中投放毒药，目的只在夺取倚天剑，恰巧倚天剑也自残云尊者练功的光明洞中失踪，自然残云尊者要信以为真，仇不可则自述懂得这种毒性，但是他力主峨嵋一派，加入天阴教。

他说昆仑点苍各派，不顾信义，以卑鄙恶劣手段，残杀异己，只有天阴教竭诚愿与峨嵋合作。

他们提出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宣誓加入天阴教，他们负责配制解药，医活峨嵋派所有受毒的人的性命！

对残云尊者来说，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空前惨祸，流云师太行云头陀，以及徐小兰谷小静孤峰一剑边浩等十二个男女弟子，一个打尽，峨嵋派从此在武林绝迹了，这是何等悲痛的事！

残云尊者忧急同门，糊糊涂涂的就相信了天阴教人的话，所以他一开门，就怒不可遏，狙击了熊倜一掌。

他经过青魄仙子的当头棒喝，他怀疑天阴教人了！他们远在川边，素与天阴教人风马牛不相及，天阴教人竟恰好在他们中毒之后，登门

送上解药，这绝非巧合的事，而投降天阴教，是残云尊者绝对不屑出此下策的！

熊倜介绍常漫天夫妇和青魄仙子相见。

塞外愚夫也和残云尊者互相见礼，并证实青魄仙子的话，催促他快快作个决断，表示他们愿协助残云尊者，一致对付天阴教人。

但是局势却急转直下，不容残云尊者多作考虑了！

院内突然一片喝叱夹着尖声怪啸。

自墙中飞跃出来个白发白眉白衣的通体白色怪人，紧紧随着他纵出三位天阴教高手，黄衫客仇不可、勿恶夫人和黑煞魔掌尚文斌！后来的三位，剑掌白绫软巾，一齐涌上，把白衣老人围住厮斗！

熊倜认得是他恩师之一，毒心神魔，被天阴教人围攻了！他慌忙拔剑纵了过去，加入搏斗。

毒心神魔呵呵笑道：“青魄仙子身手的确不凡，而且她处处占了先着！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他们这三个魔星子，要下手屠戮峨嵋一派同门了！你能获得青魄仙子的帮助，将来与你裨益甚巨！用不着你帮

忙，我会消遣消遣这些魔星子的！”

毒心神魔在三人兵刃影中，闪飞飘忽，旋转如电，他乘空把一个大白缎包袱，掷向残云尊者，笑说：“老残！这是老夫夺来他们带的解药，快些拿进去救救你峨嵋一门弟子！老朋友我不烦你道谢，只是我交给劣徒熊倜的那口倚天剑，关系着武林劫运，银杖婆婆在子午谷，立等此物！你不必再撒赖吧！”

毒心神魔和残云尊者，也是老朋友呢。

残云尊者这时不由他不相信了，他以感谢的口吻说：“老毒！你为何不早些现形？让老衲几乎把你的高足劈了！而且也对不起青魄仙子老尧这几位武林同道呀！”

残云尊者也高兴起来，因为他的同门获救了！

他本想和这几位远客客套一番，而散花仙子等已加入加战，青魄仙子也立即挥剑助阵。

天阴教三人，被这一群武林顶尖儿高手联手合击，他们吓得抱头鼠窜而去，论实力相差太远了，他们是见机逃走，这次在峨嵋枉费了许多手脚，黑煞魔掌尚文斌还被青魄仙子砍中一剑，他们狼狈不堪的

逃去！

侯生拦住不让熊倜他们追赶，他只警告仇不可，让他转告焦异行夫妇，从速解散邪教，洗心向善，以免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仇不可等狼狈遁走，连他的话也没听清楚，即或听见，他们也不肯敛迹的。

熊倜忙收剑还鞘，上前拜见毒心神魔。

塞外愚夫已协助残云尊者，张罗解救峨嵋受害诸同门的事，因为经这一番惊险，峨嵋昆仑两派摒弃了一点儿意气之争，和睦得像一家人了！青魄仙子则正与散花仙子执手互致倾慕之忱，不过她还是不愿把面纱揭去。

青魄仙子得来的倚天剑，已交给熊倜，熊倜双手把倚天剑呈上侯生，他算完成了毒心神魔交付他的使命。

毒心神魔叹息：“此剑原系我暂为保存，银杖婆婆既有安排，自当交还她分派用场，多少会与你发生些缘分——天阴教这一场浩劫，方兴未艾，应该是你们几个年青人的责任！老夫从此归隐八达岭了！武林局面澄清以后，你再来告慰我吧！”



他又慰勉了熊倜几句，径自去禅院找他的老朋友——残云尊者谈叙去了！残云尊者也把几位邀进去款待。

流云师太等经服过解药，毒性立解，大吐大泻，吐泻出来的都是深绿色污汁，他们仍须多日调养始能复原。

而这种夺命散所含的毒性，仍然无法研究出来，只知道是一种剧烈的毒药而已。若无解药救治，三天以后就不免丧掉性命！

青魄仙子在君山探听出来，天阴教派仇不可等携带解药，约定时间，由天山三龙以友人身分，设法投下毒药，而另由仇不可等出面，以解药为饵，要挟峨嵋一派归依天阴教，青魄仙子以为还是那种软骨酥筋散的解药。

所以她一直尾随在仇不可勿恶夫人之后，星夜驰来峨嵋。

他们没有得到软骨酥筋散的解药，仍然不无遗憾。

熊倜佩了倚天剑贯日两柄古剑，与散花仙子夫妇、青魄仙子、塞外愚夫，五个人出了峨嵋山，在伏虎寺借宿一宵。

塞外愚夫多年没参谒他的师姑银杖婆婆了，他愿陪熊倜同赴子午

谷，他知道银杖婆婆的住址！

青魄仙子则拟把熊倜伴送至终南山，然后东出关洛，回她的太行山风穴，她的内心却不愿离开这位少年呢。

散花仙子夫妇，则多年隐居甜甜谷，久未参加点苍同门的盛会，他俩准备遄返点苍山，顺便邀请几位同门于清明节前赶往君山，应武当之邀，共同与天阴教人周旋，以故他们就和熊倜等作别，另自寻路南下。

熊倜的心理散漫了，倚天剑已亲手交还过毒心神魔，他心里再没有什么中心课题，虚空！空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三个人沿江北上的途中。

熊倜突然把双剑一齐解下来，交付塞外愚夫，不自然的狂笑说：“昆仑旧物，何烦小子送交银杖前辈，敬恳尧前辈代劳吧！”他面上露出坚定而决绝的神态，他表示要离开他们！

塞外愚夫十分惶惑，而惊奇他这种举措，忙说：“银杖婆婆既有指示，小侠应该如命亲自去子午谷，我想她老人家必有深意！小侠为什么要这样矫情见外呢？”

熊倜由于心理上的重重负担，他目前只有一件事，萦绕心中，无论如何，海角天涯，先找见了夏芸，然后了结他的心愿，自刎以谢爱他的芸！

他精神确有些恍恍惚惚，饮食乏味，坐卧不宁，他彷徨着，夜夜辗转反侧，他觉得，应该立即找寻他人生的归宿！

熊倜依然狂笑不止，也深深郁结在心里，而不肯表示任何理由，最后，他猛拍坐马，另向一条路驰去！

青魄仙子暂为佩上了双剑，她和塞外愚夫都惊得呆了，熊倜显然是精神错乱！青魄仙子只知道这少年可以代表她的龙的人，有两个爱他或相爱的女子，其中一个粉蝶她见过的，另一个夏芸，则为她所未曾谋面。

粉蝶和熊倜在沙河客店中表现的，他俩是相敬如宾，非常融洽，而夏芸这女孩子呢，又有多大魔力，攫住这少年的心灵？他究竟为了哪一个女孩子而失魂落魄？青魄仙子很难猜测而知了！

塞外愚夫虽知道熊倜和他的芸，有着不平凡的关系，却不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纠葛，熊倜杀死宝马神鞭的事，他是讳莫如深，从不愿

告诉别人的。反而只有粉蝶兄妹，能了解他心理上藏着一种隐痛！

青魄仙子和塞外愚夫，费了很大力气，又找着熊倜，熊倜深深低头不语，青魄仙子怜惜而又焦急，问说：“熊弟弟，你还认识我么？”

熊倜低声应道：“你是青姊姊呀！”

他并没有神经错乱，他只是不能控制他自己的行动，青魄仙子和塞外愚夫用很多的话来劝解他，问他：“你要去哪里？”

熊倜面向着东北方的茫茫苍空，出神的目光呆呆望着，不发一言，他的嘴唇轻轻颤动着，微吐他的心声：“芸！你不会孤伶伶回了关外落日马场吧！”

塞外愚夫急得惶惶无主，他不知该如何劝醒这位呓语着如在梦中的少年。青魄仙子较为细心，她听出来“芸，关外”三个字！心病必须心药医，眼前只有她算了解熊倜的心事了！她欣然拉住熊倜的手说：“弟弟，你要去关外找你的芸么？”

熊倜被她刺穿了谜底，这少年竟红了脸无限愧赧，而且他积蓄已久的幽郁孤愤的情感，突然奔泻而出！

他伏在青魄仙子身上，呜咽，失声而哭！

青魄仙子被他这深情感动了，她了解了情的真谛，她跋涉关山，又是为了什么，她陪着洒了几滴热泪！

青魄仙子以从来未有的情调，柔声叹息说：“侑弟弟！只要你说出心事，姊姊我送你去关外！顺路出川经过子午谷，把双剑呈还银杖婆婆，然后姊姊随你天涯海角，不找着夏芸，我们绝不罢手！你听姊姊的话吧！不可忧苦坏了身子！”

熊侑的全部理智又恢复清醒，他像从大梦之中苏醒过来，他激动的心情，颤抖的声调，接受了青魄仙子的盛意安排。他点点头说：“就这样吧！不过会见了她，希望你不要干与我俩间的交涉！”

青魄仙子为安慰他幽郁的心灵，她完全顺着他的性子，一切都赞成，于是熊侑方始渐渐回复了说笑，心情也开朗一些。塞外愚夫则十分惊奇这少年的隐情，同时也诧异他和青魄仙子间究算一种什么情谊？

青魄仙子内心仍然爱怜粉蝶，显然这少年对于粉蝶只是些虚情假意，而可怜的粉蝶，一片痴情，怎不遗恨终生？

青魄仙子把熊倜和两女之间的情形，判断一下，她恨不立时设法找来粉蝶，使她灌输柔情，挽回这少年的痴心！但是她又不能离开熊倜，因为塞外愚夫绝不肯那么细心体贴照拂他，一个男子也做不来的。

他三人经剑阁栈道而至汉中，无意中遇见了武当派的飞鹤子，飞鹤子来汉中邀聘关中正派豪杰的，于是青魄仙子塞外愚夫暗暗嘱托他回去转告粉蝶兄妹，务须急速来终南山子午谷一趟，她觉得粉蝶温柔多情，还可以设法慰藉他的倜弟弟。

他们循捷径，出蓝关北上。

终于他们来至子午谷，银杖婆婆的云峰小筑。

一片岩壁上，一带竹篱，靠石壁一排儿数楹精舍，清幽出尘，而崖上翠竹蔽日，寒梅争艳。

他三人走近银杖婆婆的云峰小筑，熊倜把双剑捧在手上，塞外愚夫隔着竹篱笆，向里面肃容高叫：“银杖师姑！愚娃尧霍，陪同熊倜小侠，青魄仙子拜谒你老人家来了！”

精舍的风门开处，出来迎迓他们的，却是一位十七八岁披着雪白兔皮风蓬的绝丽少女。

少女飞步而出，和熊倜骤然对面相逢，他和她立刻都呀了一声，那种离奇而突出的表情，双方都呆呆怔住！

他俩都神情剧变，少女却只感到意外的惊喜，而加上一份儿隐愧！

塞外愚夫和青魄仙子都不认识这位少女。

夏芸出乎意外在子午谷出现，使熊倜周身热血喷涌，他仰头狂笑，声音突然变了，说：“芸！快拿你的银鞭动手吧！你应该替令尊宝马神鞭报仇呀！熊倜的一颗心，永远交给你，我决不畏缩引避，让你任意处置，决不还手！”

少女芳容又为之惨变，她不胜内心的隐痛，她没表露丝毫愤怒之色，她反而掩面哭泣，泪珠涔涔下滴，她激动得尖叫道：“哥哥！你听我把话说明白……”

她不叫“倜”，而另以一种亲切称谓——“哥哥”来称呼他，她的眼光里是纯挚的爱，而不复是情人的眼波了！

少女还来不及说下去……

熊倜已陡然拔出倚天剑，他积蕴已久的悲愤沉郁的心情，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以豪放的笑声语调说：“芸，你不肯动手，我来履行我的诺言吧！”

他猛然横剑向他自己咽喉刎去，青魄仙子极神速的一掌，向他臂腕上推出一股劲力！熊倜的手臂顿抖了一下。

鲜血自熊倜的胸前激射而出，这少年全身抽搐着，徐徐倒在地上了！

伴以三声惊呼，少女伏在熊倜的身上，哀哀悲号起来！

哭声震动了山谷，佐以塞外愚夫的两声长叹！

苍穹神剑的唯一传人——熊倜，就此死在他的爱侣——夏芸的面前么？造物者不应安排这样悲惨的结局吧！

天地含悲，风云变色，似乎子午谷中，被一层凄凄惨惨的阴霾愁氛所笼罩，而杲杲的红日，却正送来无限的光明！

（全书完，凌妙颜 OCR 并校对，2018.5.7—2019.6.10，→孙悟空  
←、张探花、兔子先生等复校）